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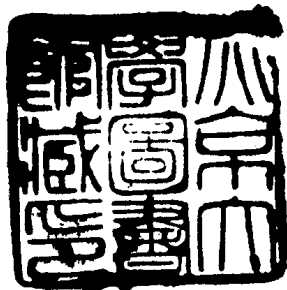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耿天臺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耿定向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劉元卿刻本

.....一

濟美堂集四卷粵西疏稿三卷留都疏稿一卷

〔明〕吳文華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耿定力刻清印本

.....四九六

耿天臺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耿定向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劉元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耿天臺文集二十卷》提要

耿天臺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耿定向撰
耿定向字伯敬 號龍谷 長洲人 萬曆二十六年 劉元卿刻
耿定向 字伯敬 號龍谷 長洲人 萬曆二十六年 劉元卿刻
耿定向 字伯敬 號龍谷 長洲人 萬曆二十六年 劉元卿刻

耿天臺先生文集序



門人安福劉元卿譔

蓋予讀耿師盲子喻而稍有啓
云夫蘇氏之喻盲子謂日不可
以形求也師之喻盲子謂日不
可以色求也然皆就生而眇者
言之未及夫眇而復明者也有
眇而復明者見天日燦爛驚駭
張皇詡詡不能休旁有曉之者
云爾昔固在天日之下特日用
不察耳此不足異也顧今所以
用明何如如視不踰只尺之間

其為用也小即察及於烟霄之
外其為用也虛惟審諦出門之
途智及邦畿之大庶幾子之目
與子之足始相遊於無窮於是
復明者悟曰善哉子之曉人也
斯又盲子喻未竟之旨乎吾師
始以畫倫為志猶探盤而求日
之形也既舉策有悟蓋從有入
無如盲子雪然見日色矣俾世
穎慧者覲斯光景非玩弄狂恣
則眇無微妙其不為張皇天日
者幾希乃先生不自己也而求

友資切方殷殷焉故慎獨樓之
証又從無入有如墮橋踐實地
矣而先生猶未已也審伯夷伊
尹堯舜孔子之途究可仕可止
可久可速之故於是灼信淵淵
浩浩為孔子之邦畿而立人達
人乃學孔之路徑蓋自此若亡
若虛不厭不倦以遊乎無窮斯
則踐實地而尤能辨於所踐者
乎其及益遠大矣師誠斯世斯
道之正法眼哉未易與方外玄
觀闡中管見者談也往師詩文

未有成集余於都邸合諸所刻
顓輯成編先生之精蘊帙括幾
盡叔子銀臺君見而悅之時予
方請告歸里銀臺君捐俸屬予
付梓踰年梓成為識其日月因
發盲喻未竟之旨明師入悟次
第以觀示來學且質之銀臺君
謂何肯萬曆戊戌六月六日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總目

珠字集

卷一 詩賦

卷二 奏疏

藏字集

卷三 書牘一

卷四 書牘二

澤字集

卷五 書牘三

卷六 書牘四

自字集

卷七 論說解

卷八 論說解

總目錄

媚字集

卷九 紀言下

卷十 紀言

王字集

卷十一 序記

卷十二 碑誌祭文

韞字集

卷十三 傳一

卷十四 傳二

山字集

卷十五 傳三

卷十六 傳四

含字集



卷十七

雜著一策問

卷十八

雜著二牧要

輝字集

卷十九

雜著三題跋

卷二十

雜著四詩義

附採輯書目

耿子庸言

譯異編

教學商求

牧要編

初醒臆語

牘草

總目錄

奏疏

耿子應迹

儒宗考

學彖

詩賦

耿氏時藝

已上十二種俱收入集中

集外完書六種

碩輔寶鑑

先進遺風

小學新編

權子雜俎

閩訓禮纂

觀生紀

總目終

學集目

卷之一

詩并像贊誄詞

反身四詠

小像贊

三言訓語

四言

三老圖

誄劉魯橋詞

四求圖

評白下兩生詩

傷孟篇

遷喬篇

戲嘲陶

誦陶邵詩有感

六目錄

論交

論末後着

贈徐茂才

憫時謠

別李士龍

七十吟

詰知

病懷

贈劉調甫應聘

答楚王孫

老苦吟

哭吳蕭子

病疇呻

誄張饒山

別時都丞

重遊天臺

題天臺圖

天臺

賦

春鳥秋虫解嘲賦

卷之二

奏疏

劾吏部尚書疏畧

申飾科場事宜疏

應詔請褒殊勲疏

明學術正人心疏

廣賢路端士習疏

審異同慎舉刺疏

救海主政疏

申公論辨忠邪疏

薦方面疏

薦境內賢才疏

六目錄

保留賢能疏

求退疏

撫闕乞休疏

申白忠直疏

議從祀疏

申法典斥奸瑯疏

乞骸疏

藏字集目

卷之三

書牘

與胡廬山

與羅近溪

與郭穎泉

與焦弱侯

與周柳塘二十一

卷之四

書牘二

與鄒汝光三

與吳少虞四

與楊復所三

啓徐存翁二

與管登之三

與劉調甫五

與蔡見麓三

與王龍溪二

與李卓吾七

與胡杞泉五

與劉養旦四

目錄

三

澤字集目

卷之五

書牘三

與胡小渠二

與洪芳洲二

與周少魯二

復喬戶部

與袁松江

與陶左山二

與程心泉

與劉仁山

與劉魯橋

示里中後生

與劉晉菴

答錢廬陵

示應試生

寄白下友

與田生

與許生

示樊生

答唐元卿二

與吳提學

答潘印川

朝顧桂岩

與汪督學

與邑大尹

與謝文選

與張濂濱

與北臺諫

與徐魯原

與習豫南

與劉中丞

與沈君典

目錄

四

與直指

與鄭昆崖

與余符卿

與南中諸弟

與管延平

卷之六

書牘四

與吳伯恒二

與張大岳六

與王相公

與申相公

與楊朋石二

復錢懷蘇二

與張陽和三

與涂黃岡二

復王龍池	與李義河
與鄭範溪	與趙汝泉 _三
荅李性甫	與蕭給舍
與沈督學	與鄧令尹
與同志 _八	荅友人問 _二
寄示里中友 _二	求儆言
與子健 _五	
自字集目	
卷之七	
目錄	五
論 _三	
伊尹先覺論	求放心論
馮道論	
說	
虛亡說	內觀說
洗心說	大人說
觀海說	真我說
尋常說	致曲說
用中說	知天說

置身說	耐煩說
窮理說	識先說
爲已說	立達說
出世說	本末說
明哲說	立本說
出離生死說	
解	
格物解	愛衆親仁解
知命解	執御執射解
達解	不動心解
慎衡解	顏子爲舜解
卷之八	
紀言 _上	
雙塔語言	漢濟訂宗
吳門寤語	心齋語記
清涼對荅	從零緒言
文潭別話	都邸通言 _二
活人忠告	大事譯

病間寢言	遇聶贅言
俳言	
媚字集目	
卷之九	
紀言 _下	
學彖	輯聞
明道語錄輯	
卷之十	
釋書	
目錄	七
釋石經大學	釋中庸
釋論語	釋孟子
釋五經大指	譯異
王字集目	
卷之十一	
序	
碩輔寶鑑序	先進遺風序
小學經傳序	象山先生要語序
觀生紀序	唐言序

牧要編序	譯異編序
教學商求序	刻奏疏牘草應述序
大儒治行序	劉調父述言序
近溪子集序	鄒文莊公年譜序
南伯子集序	周氏族譜序
福建鄉試錄序	黃州府志序
浮湘集序	徐存齋翁壽序
王愛荆翁壽序	康安人六十序
別曹學惇序	趙學惇壽序
李邑侯膺獎序	三遷圖序
記 _五	
留經記	繁昌遷學記
勿幕泉記	閩貢院記
附記涇野逸事	
卷之十二	
碑誌 _五	
胡廬山公誌銘	鄒伯子誌銘
劉養旦公誌銘	稚川先生神道碑

廣德州祠碑	祭文八	告彭東義	祭羅近溪	招梁子詞	祭李義河	韞宇集目	卷之十三	傳一	陸楊學案	薛文清公傳	白沙陳先生傳	卷之十四	傳二	王心齋先生傳	東廟鄒先生傳	念菴羅先生傳	山字集目	卷之十五	傳三
-------	-----	------	------	------	------	------	------	----	------	-------	--------	------	----	--------	--------	--------	------	------	----

宋文憲公傳	于肅愍公傳	劉端簡公外傳	萬崖黃公傳	黃忍江公傳	李節婦傳	二孝子傳	節孝小傳	劉文元傳	夏叟傳	李棣傳	卷之十六	傳四	海忠介公傳	孝節傳	儒賈傳	無為僧傳	赤脚僧傳	里中三異傳	劉莊襄公事畧	吳伯恒傳	舍字集目	卷之十七	雜著一	策問 五十八首	卷之十八	雜著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牧事末議

公字集目

卷之十九

雜著三

復西涯故第疏

題岡靖節集

題條友約

題黃安鄉約

題涇野語錄

觀摩記引

跋徐相君答問語

跋已易

讀慈湖語錄

讀東廓先生語錄

目錄

十一

讀念菴先生二遊記

讀塘南先生語錄

讀卓吾與王僧書

別劉調父

別蕭生

別詹潘兩生

警言十四條

辛卯夏書牋二

書扇

書孝節傳

書大事譯後

書勉胡達夫

書謝來學

書勉萬孝廉

書勉新進士

書勉示志姪

書易贈劉調父

紀夢

傳家牒

紀怪

優諭

諭談

狂泉諭

上大人偈

只這等二條

諭童生

天竈別引空僧

書孝空卷

盲諭

卷之二十

雜著四

時義十三首

目錄

十二

吉水李父馬

取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誄詞像贊附

反身四詠示諸姪

維汝耳萬感由茲始聲聞思乃通入爾慎出爾
逆尔能反求於道斯幾矣

維汝目見前皆已物泰山一以登入荒舉一矚
收視而反觀其妙在見獨

維汝鼻形成此一初呼吸同造化存神有若無
願尔親蘭友那堪逐臭夫

卷一

維汝口入出皆應少飲食暨語言謹節方是好
止酒而忘言其中蘊至寶

小像贊

皓髮境齒而亦老矣爲何營營于此延佇不斲
佛乘不叅玄旨守道待後如斯而已是故無行
不與二三子也

三言訓語

萬曆庚辰先通議棄世余筑倚廬居三四
孺孩姪子在側余述先通議意作訓語

尔尔慙質近仁友于弟篤于親言若訥行則恂
麟之趾堪比倫計尔齒幾一旬學如何當日新
長勿替吾家珍

尔尔思式歸聽汝六齡云作聖時漸長志須定
作聖功在養正曰孝弟孩提之道在是無他徑
言顧行德斯盛永懷茲吾家慶

尔尔憲性頗慧日千言能強記祖愛尔不在是
希聖賢敦孝弟母殘忍毋傲戾惟仁厚能長世
位念茲吾家瑞

卷二

尔尔恕時四齡憶汝週示翠盤置富貴取功名
仲父咲大父欣冀汝長不虛生功思立名思成
卽道德富貴臻永懷茲吾家禎

四言

堯夫詩曰無病之安無災之福舉世之人而
不知足溪有味于其言因廢之

無藏之富無位之貴舉世之人而末之契○無
恩之仁無文之禮舉世之人未可與議○無名
之德無言之教舉世之人未知其妙○無意之

學無事之樂舉世之人而末之覺

三老圖

陸郎作三老圖中爲宗伯姜公寶乃翁大宰
陸公光祖左右爲老夫蓋齒列也圖成索余
贊

奕奕宗伯巋然儒宗茹真抱一兼綜猶龍桓桓
大宰妙悟聖諦釋陽孔行出世經世猥子固陋
學無所至事賢友仁于斯斯取

誄劉魯橋詞

卷一

王

秋良金

嗟惟世降衰歎亂教曷其維之曰維守道維道
廣大浩蕩無垠曷其凝之曰惟其人彼誕之子
吊詭標奇嚙拾伯陽戈倒摩呢公獨恂恂言稱
其師原本姚江遵聞行知彼宕之子讐禮爲縛
龍門爲管竹林爲倬公獨溫溫敬恭惟恪病卧
迷惛衾亦不忤彼佻之子倚學爲弄行若風顛
儵猶歸訟公獨斤斤繩趨矩動日醉百觚令儀
嚴重彼溺之子羞貧醜正士羨善營宦巧捷徑
公獨恬恬居易俟命四宦念年室如懸磬嗚呼

斯世何世異論嘈嘈撫今思昔我心孔悵譬彼
賓筵載嗽載號匪公作監亂不終朝譬彼狂瀾
防夷堤席匪公砥柱汎濫何極嗚呼維道於人
孰存孰亡維道之衰惟德之涼道裂教湮風第
俗靡耻尙乖貞所從來矣不有巨源疇訝寧馨
不有申國疇重小程惟昔莊襄當代人傑勅諸
聞孫負牆侍側嗣也端簡洽比芳隣子姓從之
矩矱是承繫于不類束髮論交非亭湫夜芸館
連朝天臺栢舉比歲遊邀惟公之引翼吾黨者
不在言論見諦而挹公容止儀矩者澆習浮氣
恒顧化而坐銷也嗚呼公茲逝矣邦失典刑士
喪耆龜老我衰齡其誰因依清絮臨風有淚漣
漣蓋爲斯道世風傷匪以哭吾私嗚呼神之聽
之其允格思

四求圖

萬曆己庚歲承乏寓閩愧蘧保之無任念簡
書之可畏矧家有耄嚴鰥居在堂而仲叔良
朋各天一涯屢疏乞歸不得所謂四求而未

能也勢勢嬰懷爰作此四圖寄意云

閩臺告帝

勿謂遠徼 帝閭伊阻於赫 上帝日監臨汝
晝天與謀夜天與語竊比趙公于茲凝竚

海嶠望雲

白雲孤飛遙遙楚野有懷余親舍于其下焉得
兩翼與雲偕歸念彼梁公實獲我私

廐洞孔懷

前身豈李涉雅耽丘壑娛家傍天臺勝携弟披

卷一

五

六

榛墟欽巖厖幽洞恍忽昔人居一杯有餘歡萬
鍾焉可如爲我馴白廐行矣吾歸與

龍潭聚樂

青青南嶺松嚶嚶羣鳥鳴下有澄潭水皎潔瑩
心神至哉川上嘆千年誰復醒之子述孔業班
坐含餘情三徑爲誰開搔首暮雲平

評白下楊焦兩生詩

余素不爲詩嘉靖甲子歲典學南畿白下楊
焦二生呈詩以觀余覽已援筆書此評之二

生說曰先生素不爲詩即此評若溪于詩矣

予莞尔曰詩然乎哉嗣間有作自是啓也

淳也雅而淡城乎簡且狂翩翩鸞鳥雛噉噉鳴
高岡交口媚泗沂意指凌虞唐各各有自得我
心亦以降林壑已足共何以報明王願言惜光
景努力再梯航淡勿入枯槁狂更詣中行先師
有遺訓用行舍乃藏

傷孟篇

癸巳初夏與徐思中夜談話及孟子感而賦

卷一

六

此

我讀孟子篇撫卷長嗟吁嗟彼古賢聖而胡恒
處睽俛仰惟異代並世無心知蘇張馮從衡孫
吳神兵機談天炙轂徒各以智舛馳蒙莊與禦
寇虛誕而恣睢何物許行子陳相以爲歸張吻
祖神農丘旦亦姍識邪嗟橫黃霧行子惑故蹊
狂瀾倒徐沛堤防盡圯夷仁義匪迂遠舉世以
爲喧遽遽守常道常道安所施願學魯中叟靡
緣相因依翹翹待後學河清俟幾岢寥寥千載

下惟有一昌黎昌黎偶天啓道未聞蒲離真云
接孔傳孔脉未曾窺濂洛後象山稍稍識其微
疇信孔此學展我軼唐虞悠悠千古思獨契舍
孤悽多子抱琴來靜言獲我私理曲成商調何
方有鍾期

遷喬篇

余誦伐木篇而深有味乎遷喬之興也爲賦
此贈符卿周元平嶺南行兼懷復所楊官沈
嚶嚶谷中鳥奮翼遷喬木喬木在何許乃在羅

卷一

七

浮麓羅浮亦何高人荒舉一矚俯視塵中衆塵
寰徒碌碌飛搶枋榆間競爭黍與粟飽食雖云
適安知處幽谷仰止江門翁春陵同芳躅陽春
臺久荒塵鏡誰爲拂願君覓巨航南海一濯足
濱海莫辭陋同聲有貞復令我起遐思月光時
繞屋

戲嘲陶序

陶逃迹于酒者也得酒趣矣茲詠戲之耳既
老年高處其未得酒趣而不節賦以盡規

可惟陶元亮世共推其高耻爲米五斗不肯輕
折腰而何吝口腹脫巾漉酒糟心總爲形役慾
境未能超可惟陶元亮世共稱其守謂能崇名
教不爲慧遠誘既謝運社朋胡戀菊籬友白衣
人不來盼盼頻搔首飲酒貴孔嘉明訓垂自古
一飲成酩酊名教之所醜如何到晚年方自賦
止酒偕哉知非遲醉生良已久元亮知非遲耆
年已止酒于今計君齒已是七十五氣血益以
衰杯勺能勝否但飲至微醺停杯思邵叟

卷一

八

誦陶邵詩感賦并序

世酒酒者類援陶邵爲解予諷陶邵飲酒篇
益所云酒中得道者述而申之寄漢陽張翁
并示里中酒友元亮飲酒篇中云不覺知有
我安知物爲貴

惟陶匪崇飲實得酒中趣內外至兩忘斯爲酒
實際陶然沉醉中惺惺亦不昧而思順性命藉
酒遣物累咄彼沉酒徒那能識此意逐物任物
戕安知已爲貴決性至傷生眞然不知畏

元亮獨飲篇云試酌百情遠重醺忽忘天天
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載諷陶此咏充足發妙詮忘天天在茲任真天
已全出彼醉身者皆管若狂瀕天眞已喪盡渾
是酒爲藿藿彌而載歌倣倣舞側弁繁獨喪今
儀語言亦多愆不戒罔用耻此趣那可言緬懷
陶以後惟邵得同然

邵堯夫詩曰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眞不喜
成酩酊但喜成微醺微醺景何似襟懷如初

卷一

九

春初春景何似天地乍細縵不知身是人
知人是身但覺身與人與天都未分

於惟陶與邵曠世何同情天人未分處此理妙
無倫堯夫得此意立命以安身匪寧醉中景足
已躡天根咄彼凡俗子荒湛何惛惛終日醒亦
醉何言醉能醒狂藥一入口迷罔甚妖氛父母
養弗顧肝脾一越秦如此天人際何可與極論
惟道在天壤縱來無古今滔滔者皆是那堪醒

眼人

論交示兒姪

事合已則離勢交衰自絕彼美將徑朋不是翟
門客駢肩立雪人趨異涪州別智哉管幼安割
席幾先决志一情自汲道同謀乃協頻頻鸞斯
儔投分慎所擇

答胡正甫書論末后着

顏復一日歸曾唯一呼覺舍却當下了懸想末
后着贊詰多逃禪宣尼不可作念此攬衣興晨
星已落落

卷一

十

贈徐茂才茂才文貞孫弱冠工古文詞以
集爲贊謁書此贈之

尼父著書遲刪述直待老十四作中庸阿孫何
大蚤悟超未發前一語闢幽耿祖述執中傳炳
然日中昊矯矯而大師弱齡志此道三朝佐命
勛位育功已兆美爾瓊琦姿脩能富文藻願言
惜景光家學永思紹闡然崇內美 淡簡中尋
討

調時謠

嘗惟猶龍氏嘗大為不仁吁嗟我遺黎而乃丁
此辰管歲在戊子年谷已無登何當歲復歲凶
災日相仍越維已丑歲魁鬼虐滋頻經年無滴
雨蘊隆一火城涸困化平陸長林亦忌焚金石
欲銷鑠勺水羣蛇爭株禾無入土半菽將何營
枵腹播秋種螟螣迭相侵窮簷瓶既罄巨室困
亦傾家栖畜種絕村犬吠無聲茅茹且枯稿蕨
薇何所尋林樹無完膚粒米抵陌珍棄產不言
值鬻兒割所憐何言食無魚相望突無烟善良

卷一

十一

查

變奸宄康衢為綠林劇市潛惡少磔人城之闔
道傍樵採婦持鉦亦禦人老幼轉溝壑殍殮遍
郊垌彥士忍去帷貴介甘沒身少婦抱嬰兒號
踊赴河濱相生不相保願以死相殉有目不忍
睇有耳不忍聽那望醉為瑞敢期鼓腹吟逢人
無菜色已若覩鳳麟休問他村落試觀阿邇隣
卜室九逖徙十徙幾歸寧妻賣擁人帚女賣執
人中孤身歸故里為復靡所因低回時舊廬棟
宇已為薪舍樓簷草萊延頸冀有春庚寅春健

秋疫厲殃聯綿甚者闔戶殲次者比屋呻吟暮
奔亟醫亟醫不自神市纏停列肆孔道草成茵
阡陌耕誰耦旅宿莫啓門麥稿委泥淖汗邪盡
蕪纂破屋僵積屍環堵薨蛆吊問莫能舉篤
義無周親親友偶相值相顧各眉顰顰眉愁
語氣餒不能伸緊獸生病苦死亦不安魂咄咄
椎埋醜貪夜發人墳鑿棺解衣襦暴屍野裸程
藁埋反無力狐狸任縱橫郭郭成京觀暝畔等
長平鄭俠圖不盡雲漢詞為真傷哉此子遺囑

卷一

十三

八

非天所生天既莫為佑胡復賦與形即今蒙莊
徒駭形亦損心我欲叩天問天高杳莫聞悲傷
為此謠行為當路陳當路豈不念輪軒已幾巡
故知管無歲未知今無民彼蒼苟悔禍何以亨
茲屯願言啓召伯特垂棠下陰願言借召杜十
年勤拊循

右譚萬曆庚寅秋中賦時料闔境民戶饑殍
與疫死者約四萬有奇嗣是越年卯春莫診
鬼未嘗以生相繼者且無算也即今逃亡之

屋荒蕪之田滿目而是矣

別李士龍詩四十韻萬曆癸巳冬余年滿七十李士龍自白下來為壽士龍年亦七十余重其別也賦以贈兼訊諸同志友

人生至七十世道古來稀今吾幸與爾年齡俱及斯美爾何强健千里能驅馳目辨蠅頭字氣雄獅吼機握塵談深夜揮毫借夕暉耽為津梁樂罔知筋骨疲孜孜研釋典恂恂蹈孔規悟從法華入不為法華迷茲來更精進匪直得佛皮

卷一

七

秋

解脫自繩矩玄同忘是非累遣神應王情輕性乃怡學共年滋長德將齒日躋嗟我年雖若自覺倍衰頽心長力不副意遠行多違悠悠延歲月墨守舊門楣英俊厭淡薄白駒莫我維春爾德意厚南北恒相依愛助心無已頻來致切憇情難禁離別老去益懷其此晤已不意後晤安可知踟躕立河滸欲語難為辭往諗同聲友何慰我私惟道關世運須共力肩仔乘舟兩跨湖登車多指疑曷哉崇明德擇術慎所趨聖教

雖多術主善是常師佛遺教云萬致一亦其歸夫道一而已末學何多岐岐分狃所見見僻識陰支所識緣所習結習那能移試旋識若見友身一近思學語分齊楚愛敬兩孩提不識亦順則不習而性之只此愛敬心蒸民所秉曩自心能自信大道何籓籬有無言俱陋諸子菽且離尼迦總過影同異辨等癡卓哉曾氏子一唯微顯微發此從心訣大學篇可稽火傳千萬載為壽允無期

卷一

十四

七十吟

二首

人生至七十禮謂老而傳吾年已屆期欲傳今何宣栖栖世所營夙生少此緣維茲世守業統承已多年我恒安固陋耻與世爭研匪俊門閥峻欣此好園田宅身有所止範圍彌八埏分疆明左券載在聖人編患無從戎策胡馬踰郊阡患無擊楫志雁安江左邊斯道一綫脉奕世其誰延吾衰茲甚矣佇望世英賢

其二

尼父七十齡從心不踰矩吾儕凡近資安敢恣
妄擬但願天假年志學自今始志學何所學宗
傳惟曾子臨潁履薄心易簣而後已胡為此斤
斤上帝日臨只斯矩自帝命踰則惟危矣咄彼
澆薄夫淫縱而邪唆任放爲解脫斯豈聖人指
爲語同心人慎勿迷蹈此此關世理亂匪身淑
慝以

右南中諸英髦各爲詩來祝賦答

七十吟

卷一

十五

自視尚若蒙俄驚七十至人羨古來稀我嗟歲
已去得句瞬即忘遇事惛如醉恒懷千載憂拙
爲一身計憂等杞人愚時時慮天墜欣慕王生
達裸葬返真趣蔣徑日纂蕪周庭草交翠那得
知音人會此無弦意

詰知

咎賢稱介良近覺介可疑良友與人交存沒關
休戚良友醮人婦之歟矢從一唯介實有良盛
衰胡改易粵自形生來與爾何親睚未嘗離須

史未嘗萌間鄰視聽介聰明言動介捷給作事
介勤渠運思介智慧云胡到晚來漸漸殊疇咎
疇咎介炯然今介漸昏翳疇咎介朗然今介漸
聾瞶疇咎介便今介漸寒慄疇咎介矯矯今介
漸跛蹇何處介盈虧何事介趨避想當盛壯年
介便謹附麗值此桑榆境介便漸疎逖醜阿形
枯槁介便生憔悴憎阿體龍鍾介便生厭數蔑
阿筋力脆介便懷安逸欺阿血氣衰介便多疾
疾渾是炎涼情乘時附氣勢恠介忒無良稱良

卷一

廿一

殊未實毋乃阿慢介介便生乖異周文介緝熙
商湯介顧諟何當徂落時介亦永遐棄彼美尋
丈身胡忍終相失尼父暨子輿於介何汲汲七
十不介踰七篇惟介述奠楹蓋棺日汝遁將何
適堯顓臾肩形委等溝中瘠泰山巖巖度滅去
無踪跡介竟何所之尋之無處覓是以世英賢
垂老皆宗釋縱口談無生離介思歸宋忘頭求
首領釋子何訶斥不生不滅真面目從何覲孔
孟傳湯文匪緣聞見及盡性而至命斯理惟默

病懷

言衰美父生匪爲世緣縛生平枉過多勉以餘
生學奮指魯陽戈遲日西山落愛陰惜寸分何
苦病常作前歲既病瘡昨歲病胃惡夏復病逆
欬日日理醫藥展書時復捲濡毫竟度閣天命
不可知任化從吾樂

贈劉調甫應聘北上國子之任 二首

出山亦遠志漫疑小草強 明主軫羣蒙廣詢

卷一

七

美藥資世多飲狂泉醒昏若罔迷醒心須良劑
此味胡可遺夫君醫國手擇術仁是依活人功
最管用行道在茲途路阻且長蚤晚慎驅馳

夜坐訂學載賦贈

大道浩無朕何處覓真機本心不容已天根自
秉彙本心不容昧天則那能違天則亦天根統
承天命之維君知天命於此更何疑體取無生
意生生理入微知生便知死生滅見成支子與
河知言邪詞知所離云胡恣橫議孔孟亦嫻譏

斯道關世運辟靡化教基丕顯 皇祖謨昭揭
在堂楣彙倫紹放勳炳煥千古垂願言時顧謨
執此導群迷致却世太平老我穩崑崙

楚王孫潛智見示詠懷之作用意贈答

蒼雅止屋號荒雞亂夜啼俗謂兆凶警隣父相
驚疑疇謂世理亂而靡徵先幾野祭雒川沉清
談胡馬窺罕有與山濤倬哉炳前知於惟我

皇祖天啓造九圖道術統聖真彙訓日星壽

列祖續鴻烈熙洽到今茲寰中無異學士學無

卷一

六

異師輒近何勞勞祖左宗毗尼况復悖本教縱
誕而恣睢釋迦釋戒律大雄曷大悲惱淫稱解
脫憐妻妾神機下流便情慾一唱百追隨靈氣
橫四塞行子失故蹊有美 天潢胄高目哀羣
迷博雅驅中壘藻績擯陳思競競循 祖訓恂
恂蹈孔規兄弟相師友怡怡更切憇賦詩陳雅
志不我耄遐遺何以報瓊瑤崇德矢襟期營道
先擇術求朋仁是依忠孝承家國邪唆未能移
永言翔皇序萬世鞏不基

老苦吟 爲哭吳存甫周子徵二丈

萬曆庚寅余以病得予告歸田值歲凶荒麥飯藜羹頗能甘之類垣陋室頗能安之斯予所慣嘗不爲苦也疋歲燂燂時接于目愁嘆呻吟時聞于耳初殊苦之頃漸習以爲常勿爲苦矣僮僕遞病田蕪不治薪汲靡共躬自應門亦勿苦也惟二三同心相繼凋謝所懷美人又天一涯念有口不能已於言言出期有賞余音者時言出而賞音者誰耶有耳期

卷一

九

聞善言有目期見善事有以沃吾心者時耳所聞目所見足愉快人意者幾耶又余心有所營期人贊之同心所營期常附之頃余心有營靡所與同忖人心所營非吾所志此非人生最苦者耶爰賦此吟以辨于天嗟嗟知余心獨苦者其天乎

嗟余撓弱姿抗志欲希古古道未易臻引翼當須友束髮結心盟論交徧寰宇盍簪豈乏人莫逆可指數歲忽丁龍蛇芝蘭遞萎腐悲悽因倦

遊投劫遂解解縛何適去去歸吾楚咎孔

邁周流卒老還歸魯謂魯君子多豈謂懷鄉土

睠茲里中賢疇可托肺腑駟馬有遽緩龍潭有

山甫瑗也嗚知非寡過匪尚口面柱覲性真攸

履往無咎甫也曹柔嘉懿德世歎伍性安自聖

真光霽繩祖武歸與幸有託吾道在隴畝緘書

戒兒姪慙慙葺環堵開徑并下榻相將時聚首

天胡不憖遺倏奪我二侶猶龍既返真秦失徒

跼走子來不恒化犁也但倚戶時來去復順薪

卷二

五

窮火已溥逝者長已矣存者自悽楚豈爲情好牽牽聞生死故鄭僑無爲善子休莫可與郢斤何所施牙琴空獨撫若劍失其雌如車喪其輔悠悠千載心鬱結向誰剖命駕靡所如停雲日延佇聆彼林鳥鳴嚶嚶若道苦感之賦茲吟代曲和琴鼓

哭吳蕭三子

吳司寇伯恒蕭司徒思學咸予督學時所識
故士也接武巍科駢肩撫仕休聲懿績當代

人倫冠冕而閥識遠養尤大爲斯道所倚毗
倏焉企逝傷如之何桃僵李仆匪直嗟秋門
之蕭條顏夭冉亡實重悲孔壇之落莫歌以
代哭情見乎詞

天高不可問兀坐默然思禪妖兆興亡萬事有
先幾賢達生歿故豈不關世機被髮兆戎亂辛
有豫已窺宦馨誤蒼生山濤早見嗤杜鵑鳴天
津堯夫重歎歎往世理亂徵詰士多前知猗與
我皇祖天啓造九垓道術統聖真萬世輩不

卷一

五

基近代何紛紛相率宗毗尼掉臂悖本教淫縱
而恣睢程朱蒙詈詬孔孟亦姍譏風澆維盡裂
一倡百追隨狂瀾山嶽倒孤柱何能支所幸同
心友前後相挽推白下吳司寇穎質邁等夷類
煩資三益能疑自得師早解天根意博不惑多
岐閩人精鑒評忘言耻煦濡書來訂久要勸我
勿憂疑人家聰俊子輒欲改門楣吾矢遵所聞
門戶謹護持守道以待後不敢隨時靡宛陵蕭
司徒朗識能鑒微當司諫議日侃侃立彤墀祀

定盈庭議俎豆增光輝疏抒先憂志云不在邊
睡原本朝廷上人心跡是非心源旣已汨政事
其從陳攷攷明學術漸爲一轉移卓哉二子見
千聖孰能違身際風雲會語並日星垂衷謂得
二子斯道永有資致却世大平便可老崑栖霞
嗟彼昊天胡不爲憫遺今年歲在巳兩賢相繼
萎嶺表星隕營中州淚墮碑仁賢皆不壽吾道
將焉依車兩亡其輪千里何能馳鳥兩鍛其翼
圖南安所施百身誠莫贖千載空傷悲彼蒼豈
不仁不欲醒羣迷吾衰今甚矣那堪此悽其悽
其復悽其有淚重漣漣益爲斯道慟匪以哭吾
私

卷一

五

病痛呻

辛卯仲秋耿子病痛伏念天降災於里中者
甚酷且烈予幸不病內而病外其外病也毒
不集於一體而散布之周身天之厚我者亦
至已顧踰月弗瘳不能無呻賦韻以代

嗟予衰已甚何當病復仍趾間一疥瘍如黍忽

然生初延勝及腓已由股漸升兩臂并項領時
疑蟻橫行爬拂無停指痕隨指累茵耳倏垂玉
環肩忽被珠纓四體渾鱗甲驚非舊腓形寤寐
夢覺間他自未能分延醫期我瘻醫術何紛紛
火攻用瓦礫塗膏雜烟熏宣謂陶唐世不免炮
烙刑豈酬國士遇而乃添其身恠茲瓜與膚本
爲一體親何當費防檢相值若讐隣撫摩挾刺
刃搔抑恣鋤耘快心思大骨剝肌任血淋骨肉
互戕賊天君亦靡宣終宵不成寐反側至凌晨

卷一

三

誄張醜山五言古

六十四韻

維今歲在己維時月建酉越朔之八日厥辰日
己丑醜山返眞計耿子與疾走中道據梧吟編
曲和琴鼓曲響何吝嗟嗟近世風蠱宦潤稱雄
傑蕭貧噉晷魯有美漢陰翁雅操獨踽踽何處
更得來直須求舊古子淵樂算孰原憲安環堵

公也希前修曠繼其武徽哉樓下人安可與
比數公蚤非不達弱冠魁全楚公非不祿仕敷
歷抑已久教桐遷胃監歲其首宿苦鬻婢賙士
喪室子躬操金銓司晉地官清要且崇臚危論
忤鈞衡左遷出外補既攝畿封篆再縮蜀邑紐
宦遊廿載歸舟不停漢許迂道余廬相將學
農圃歸裝僅敝笥檢之一無有門生或饋遺蹙
焉若蒙垢幘被不掩脛緼袍常見肘說爲子孫
誦耳之若爲詒懷恩矢託孤萬金揮如土友愛
拊從子不減漢第五蟻已掩僚瑕捐生解師罟
銜感 肅皇恩慟慘隴鵲鴟宴介娶吳姬洞房
悲惻惻公匪遠人情忠孝植靈府栖栖朋友間
屢空至黃耆苦節且好施介信交則溥解衣忘
膚寒推食常傾缶聞人一善言長疏數頓首聞
人一節行好之鏤肺腑含咲任人嘲逢人丐箴
炙牢內諸名賢十親已八九偶得里中英如徐
拾瓊玖懷少少常懷依戀若保母殷殷畏後生
式是魯中更行仁頂可摩效忠心欲剖爛姬

學誠謂等夷廣舊交位崇極抗禮同儕伍畫規
逆未同不頃儉者吼時入箐林中獨坐試豺虎
時入疫厲家啓手爲存撫帶索今罷歌氷骸蛻
在聊惟公能外身不能頃離友化去誰作朋珊
珊風是耦惟公常絕粒老不能止酒清絮酬几
筵度公必不吐胡世園域觀良璞視爲砥或訝
爲矯飾或譏爲迂腐智譽擬寒蟬癡姍類喪狗
疇省爲難能背憎滋多口惟天鑒賞之俾晚遇
賢守周乏時分廩視疾頻自牖治棺躬含歛擯

卷一

五

文傳不朽福善應今終際會良不偶借問許史
儔咎曾得此否余爲此誄章中言一無忸卽此
誌且銘行將納之幽匪爲公墓諛垂爲末世誘
惟公神聽之來歎亦翔舞

別時郡丞一律有序

十月十日子誕辰也壬辰歲子病子健弟在
汴聞而投劾歸時子念先淑人劬勞日往展
其墓而子健適至今歲癸巳子年七十矣以
霜降節展先通議墓寓坐所經理坐域是日

慶源丞時煥卿來自淮因與論心五宿而別
賦贈兼訊同心

去年舍弟棄官回今日良朋自遠來老去光陰
容易過閒中懷抱好爲開月朗華表盟心語露
冷松楸觸目哀歌入蓼莪詩久廢傳家幸喜得
英才

重遊天臺

萬曆癸巳九月也

惟咎嘉靖丁巳仲弟子庸始遊歸道其勝子
因偕劉應周子官吳府諸門弟繼遊凡七

卷一

五

萬曆丙子先通議年八十曾一遊余時年七
十叔弟子健輔行年亦五十也

自與茲山有夙盟不辭老病往來輕看雲憶昔
思何極刻石書游事幾更八袞翁強七袞子五
旬弟傍七旬兄兒曹爲續岡陵頌欣對山靈一
舉觥

又

解紱歸來苦病侵愛山時復強登臨蒼崖不改
千年色古檜猶垂十畝陰風谷坐驚饑虎肅霜

林卧聽曉猿吟舊遊朋輩今何在手把茱萸淚滿襟

題天臺別意圖贈李士龍 二首

層巖宰律與雲平一望關門紫氣橫地坼東西分汝漢天連南北見嵩衡丹丘幾度虛遊子白髮孤征念友生此去秣陵江萬里臨流應憶濯長纓

又

天臺佳氣鬱從龍悵別瞻依意不窮路側徘徊

卷二

七

吾道遠尊前處贈古人同當年蚤見二三子今日相看七十翁一覽岱宗天地小無勞西極訪空同

天臺

誰壘層臺着此岑洪濛天造到于今盤懸仙掌朝承露泉注瑤池早作霖雪立中天成玉柱風迴石籟振金鈴到來絕頂援琴鼓萬壑千崑得我心

其二

足躡丹梯步紫雲息緣離詎達天門題天臺三名門題長嘯一聲千谷應低回四顧萬山蹲崛超孤標身建極石交羣聚孰移文化工巧作支天柱好炷銀缸破夜昏

其三

臺傍青天可扣關巍然獨踞衆山尊乍疑溟渤橫波浪亦似高堂列子孫楚魏光黃表封域河淮江漢水從分套風坐雪經千古漫擬層樓羨海氛

卷一

七

賦

春鳥秋蟲解嘲賦

結鞠鳴也鳴春命曰催耕青蟹蟋蟀也鳴秋命曰促織或當永晝而曉曉或屆中夜而唧唧載飛載鳴如訴如泣田父惕兮于耜機女驚兮載績青蠅子鼓翼而前曰維性有欲生也貴適噫尔燕燕孰如子得有警兮星散有聞兮雲集既噉餘腥復飲殘瀝醉醺飽鮮焉往不給彼其之子胡為役役未嘗粒粟為人謀饑未占寸縵為人

謀衣胡不自爲而徒爲人爲粘鞠子顧青蟹子而嘆曰陋哉卑卑青蠅之爲言也彼惡知哉維覺有先維家有督嗟此蒸民誰其率育一夫輟耕或受之饑一女休織歲亡以卒匪蚤夜以提撕將無溺宴安之醜毒肆于與子異侯同心春維暮矣予先聲以聞來秋風起兮子繼往而嗣音相將引恬而引養于時整脩以相勤咄彼次膺惟知棘慾終日營營曾不知足援湯不戒忽焉滅沒是以李赤之傳寓譏于子厚而三害之

卷一

五

憎致厓于永叔也青蠅子赧然面赤無以應已蜚螳子上則聞之曰子則穢矣惡能誚彼我將造而諷之更其詞曰欲生于愛性蔽于情孰如予介靡勞我生潔廉其操委迤其行渴飲黃泉饑食稿壤土處而蟄兮將龍潛比淵暑至而歌兮與鸞聲爭響邈世無悶未知來往彼其之子胡爲攘攘止桑中兮飼子巽床下兮依人羗有求而不獲故向人而丐嗟耶青蟹子顧謂粘鞠子曰鄙哉經經乎蜚螳之爲言也不知我憂

我何求豈不諱哉顧我小子塵迹幽岐維王風之四達始太愜乎予思惟子厥職典在司空寧獨飼子之惟均寔期大道之爲公若彼蠢蠢受氣最偏東西詰屈南北賁緣無逸足兮遠舉無洪翼兮高騫屈以求伸兮步柳陰之雙隱而未見兮希蹤井底之蛸逢險縮胸遇世迤邐是以蛭蝦醜類于賈賦而仲擬跡于孟篇也蜚螳子聞已縮首而退以告即炤子黃也即炤子曰爾則闇矣惡能誚彼子將造而牖之載更其

卷一

三

秋

詞曰不有猷照孰醒羣迷既明且哲其孰如台藉茲腐朽倏化神奇含光內朗下上于飛交虛赴遠靡適不宜蓋炯然自了之爲得雖溘焉朝露以何悲羗不住而不滅將生於其出離是以駱生頌德武子取資智囊不美于家今而傳燈遠紹乎牟尼彼其之子噉噉何爲介匪田畯疇令號于臆介匪宮宰孰使督爲繭絲且也介春不鳴釋未介秋不鳴婦孰斷機介惟無明之故徒曉話以自疲于是 子仰天

而謂青蟹子撫床而吁相謂曰噫小智不足與
語大猶井蛙不可以語海也夫大化無垠陶人
與物厥類雖殊厥氣相屬是以明德者視人惟
我貴同賤獸今此下民並生並育故一夫之號
寒猶已之剥膚一夫之阻饑猶已之枵腹余我
得氣之先安忍不爲之告矧吾與子受命自天
時至機動應節罔愆非得已而不已蓋莫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余乃苟全于蘊崇之餘幻輪于
埃壘之場智不能以周物明僅足以自防偶炫
精于閭閻終匿景于太陽媿昭昭之偉節矜頽
頽以宵行若石火之暫耀共野燐之微茫參纖
曄以傲予徒遺冊于大方粵易贊大明終始肆
玄稱旁燭無疆帝茲揭二曜以耀天子奚屑與
魑魅而爭光哉卽炤子聞已爽然失憮然思招
青蠅蜚蠊二子而款語曰嘻日月出矣燭火何
施明命有赫吾乃妄嗤已矣乎矢遺形而釋智
永惟大道之與歸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

奏疏

劾吏部尚書吳鵬疏

爲糾官邪飭吏治以固邦本事近該兵部題覆
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題爲倭寇猖獗懇乞
聖明申飭督撫臣工等因該兵部覆奉 聖旨
安民在守令得人近年各官恣意貪殘剝害以
致百姓困苦這所議是吏部都察院便行文與
各該撫按官將司府州縣正佐等官嚴加考察
貪暴殃民的限一月內指實奏來處治欽此臣
有以仰見我 皇上汲汲安民之盛心也臣聞
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詩云君子萬年保
其邦家夫保邦之道誠在安民安民之責誠在
守令 陛下興念及此固宜永保邦家於萬萬
禩也但臣竊以爲本正而後末治源潔而後流
清銓衡者守令之本源也欲察守令之貪殘而
不察銓衡之淑慝是舍本源而求之末流臣慮
其難矣臣在見謁選者下自吏承以至科貢諸

途未聞有無因而得美缺者故未任之日已積
負累千指望剝民膏脂而償後欲責其恤民不
貪是引犬上堂而叱之下也不特此也卽今部
院府寺之屬資俸應陞司府官者其始也必謹
講以賄也其去也必謝謝以賄也否則雖資俸
應陞勿陞矣卽陞亦未必如意矣及其到任也
曾未及朞於當路必有問安之禮歲時必有慶
賀之禮至歷俸將次則因公差朝覲而通賄
講陞或今家人狎吏而通賄催陞如是卽得速

卷二

三

化否則雖治行第一俸資應陞勿陞也卽陞亦
未必如意矣彼往守令之恣意貪殘而不恤民
者拚不爲官者也苟有愛官之心其貪殘猶不
至極今美缺以賄得美秩以賄陞是貪殘者不
惟肥家且得榮身苟非實心愛君體國孰
肯安於偃蹇坎坷而不貪殘也且大臣法而後
小臣廉也卽今督撫之臣陞任之日輒取藩司
庫藏動數千金名曰謝部相爲當然固然恬
不知怪其不盡然者可指其也如此又何以禁

守令之不爾也凡此皆中外所共見共聞非臣
一人之風聞浪說也推本所原秉銓衡者惡得
辭其責哉察照吏部尚書吳鵬素頗曲謹亦微
時名遭逢聖明陟居家宰固宜委身殉國
公爾忘私以爲百官率也矧今海內多事財賦民
窮仰屋聖慮鵬爲大臣獨無分猷共念之心
耶何乃竟替初心不終晚節雖少有自好之意
顧全無特立之操渙浥脂韋如木偶然者何也
臣謹按其踪跡顯著不厭公心者爲陛下言

卷二

三

之夫冢宰號稱天官以奉天而不私也今天
下公道惟科目一節猶存耳乃董份鵬之壻也
吳紹鵬之子也壻主試事而子竊高科羣議已
沸騰矣已掌銓衡而子擇美秩是豈和奚之公
心哉無亦焦芳翟鑾之故智也矧秩宗典禮之
司宜優文學者居之以文學言蔡茂春固會試
第一名也止授兵部而紹以乳臭孟浪之子乃
得禮部其何解於士論哉夫以百官之長先爲
登陞之行又何以禁天下守令之不貪殘也此

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臣前任行人時聞江都知縣李一科差吏丁守仁同伊妻弟持銀數千兩潛此營陞吏部臣時嗤其駭意謂清朝安得有此等事及臣差回而一科果陞本部主事矣臣痛憤撫膺以爲科則何誅顧援之者誰忍負國家如此也隨有御史林騰蛟指實一科賊罪論劾仰蒙聖斷罷回聽勘臣躍足合手稱頌聖明且慶國家尚有忠直之臣曾未幾時而騰蛟出爲僉事矣蓋近日御史陞僉事

卷二

四

抑之也又查得前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劾前文選司郎中白璧等貪汙當蒙聖斷將白璧等罷斥中外稱快乃今洪愈淹滯累年矣伏思陛下於二臣者既已用其言固將顯其身而鵬乃抑之是直欲箝言官之口使皆垂首濡足於其門俾得肆無忌憚而不欲其效忠於陛下也此其心何逆哉或曰彼等衙門然爾夫琬琰寶器偶積垢穢或爲洗滌固所以珍之也主人顧可怒而斥之耶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臣

又訪得前文選司郎中何海宴嘗納賄稱助昭彰卽據騰蛟論疏皆鑿鑿可指已奉明旨謫調示謹曾幾何時卽陞河南叅政是陛下所欲黜者彼固以私庇之又訪得前驗封司員外宗臣本以貢緣李默得改吏部後因考察自度不齒免求外補人猶憾其漏網亦幾何時卽陞福建提學副使提學士人所宗如此干進無行之人卽文藝可觀豈足當茲任哉吏部以貪敗者胥得私庇凡居吏部者何憚而不貪居吏

卷二

五

部者旣貪又何怪爲守令者之不貪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三也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司員外張九一陞入爲稽勲司主事中外開然嘲之曰此財旺生官者也或指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臣始未信隨訪彼先任黃梅知縣全無實政一味剝民奉迎以要譽耳其所以得陞吏部者實假手伊妻父王監生潛此爲之納賄營求也旣居要地遂稔前非據今汝寧府同知楊秉和納賄索百金於其家差吏商城人龔勝

在此坐催爲屬陸南京刑部員外此其貪則之
可指者其他得於人言而未有指實者不止一
二人也夫以乞墦丐子之傳置之銓選華要之
地是爲天下貪殘者樹標幟又何以禁守令之
不貪殘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夫因能授
任因資叙遷至銓者宜自有定論往有京堂缺
出漫無可否顧曰俟彼自講定然後好處或曰
事不在我致使講者車馬紛馳如羣兒爭餅此
豈盛世所宜有哉獎恬退抑奔競銓衡職也

卷二

六

士風若此鵬得無動心耶至於蔡克廉病夫而
擬陞南部尚書沈坤惡人而改補北監祭酒雖
曰會推主擬者誰乎何不辨之早也向非聖
明獨斷則計曹止爲養病之所而大學將爲播
惡之區矣在朝之臣鵬尚不能甄別况能使
天下守令得人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夫
吏部爲六曹之首而冢宰又爲四司之長非徒
曰吾自潔已而已必能約束其屬使皆肅然不
玷清議而後可以正百官也乃今司府縣官人

觀者公是來者改調興起復者督撫陞任者於
各司私門納賄猶委曰不知至盈篋書帕公然
送於署中視爲常規曾不之禁其中卽有清謹
自守之士亦皆制於成風而懼特立之難容矣
夫本部既受司府之賄以爲常而今移文撫按
以察其貪臣忍卽不反唇亦腹誅也又各司貼
班官吏不可計數甚至家之庖丁乳母悉取償
於此中間有等貧寒無力者往往陵轢於輿阜
窘辱於僕廝其情殆有不堪者夫此官吏雖微

卷二

七

他日亦均有一命之寄者今身被貪殘如此又
可責其不貪殘于民耶僚屬之內尚爾狼籍又
何以禁天下之守令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
也卽此六者大小臣工孰不心非巷議顧未有
爲陛下言者蓋以本部職擅黜陟且根據株
連人懼斥擯故寧負陛下不肯負吏部耳臣
每念自育庠序暨登仕版自頂至踵毫髮皆
朝廷恩也卽甘擯斥忍負陛下哉用是不敢
顧忌昧死盡言伏乞聖明先將臣考察心行

如果懷私妄論乞照浮躁不謹事例亟行黜治
如察臣言有據不誣乞 勅鵬自疏陳或 容
令致仕別 簡公忠之臣或 重加切責使勵
桑榆之節仰惟 聖裁其何海宴張九一宗臣
吳紹等乞 賜查究分別黜治以爲貪汙奔競
之戒則本源之地肅清而官邪警守今之貪自
戢而民生遂財用由之以充邦本由之以固矣

卷二

八

申飭科場事宜以重選舉以隆 聖化疏
竊惟兩都實四方首善之地而今歲乃 龍飛
第一之科天地交泰之期固拔茅彙征之會也
國家選舉已有定制近奉 該部節年題准通行
事理已極詳盡但有議之雖詳而奉行容有未
實亦或行之已定而時宜畧有當通者臣待罪
學職爲日頗久其於士習時弊竊有疚於心者
謹摭一得之愚條陳數款少爲補伏惟
皇上俯垂聖覽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斯文幸
甚世道幸甚

計開

一兩京考官率用翰林坊局儒臣近該部
題准迴避原籍南北互用其於遠嫌杜
弊之道已得無容再議矣但主考秉衡

持鑑其任至重故必得其人而後衡鑑
不爽也晉宋臣歐陽脩知貢舉而士習
一新呂祖謙司文柄而真儒斯得是故
存乎其人耳今茲館局之臣俱係朝
廷甄育固多俊乂之儒第文行難備而
士望未孚者恐亦不終無也若止以資
次輪及不慎擇以使竊爲未便益育才
之任譬則場師主考掄材譬則工師也
介梧檟而求臧棘則場師亦安能自效
哉臣故慮之矣合于臨場之期 勅下
閣臣秉公推舉務極一時德望之選不
爲尋常次序之拘庶具眼所臨自能得
士於北牡騁黃之外而風聲所動可冀
還淳於文敵習蠱之餘矣伏惟 聖裁
一科場試卷悉聽考官去取此國家典制
也前科題准分考參用京職等復報罷
今一專任教職無容再議矣第即臣歷
試合屬教官其文理未充足者此衡者

卷二

四

十難一二舉一方而各省可知也訪得
前時兩京場中儔異茂才主考官往往
於落卷中拔之今主考官重於引嫌凡
卷不經分考取中者更不檢閱且近來
卷數浩繁即欲遍覽日亦不給合無於
臨場之期監試提調官會同臣等精選
合屬文學優長官員入場執事監試提
調官悉將墨卷嚴謹彌封分令品第列
爲三等除無足去取者悉置中等外其
最優最劣者列爲上下二等仍呈監試
提調官署爲裁校記號在彼每場主考
官於分考呈卷閱畢之日弔取外列三
等字號參查如內外相同者勿論已其
內簾取中者即係外簾中等亦可勿論
但外簾取列上等而分考原未收錄者
即行檢出硃卷覆閱惟文是取外簾若
有徇私則主考官之衡鑑自不得而眩
也如內簾難在選中而外簾原置劣等

卷三

五

熊長九刻

監試官查實不通亦卽據此以相稽覈
如此則主考官得集衆思之益監試官
得握糾察之機况外簾雖彈校閱之力
而至考實專去取之任事權歸一於典
制原不相違也伏惟 聖裁

一近奉該部題准通行考官閱卷務要兼
重論策一款誠爲近日取士至要臣遵
奉歲校各庠每發策問一首其志行純
潔才識通明者往往於此得之若其論

卷二

六

策腐拙經義雖有可觀則其人庸下不
問可知矣此非經義不足以觀士顧近
日士習經義之弊有難言者耳訪得考
官閱卷惟是初場取中方吊二三場校
閱前科雖奉有此行不免仍踵故常質
之則曰卷數浩繁力實不給以此剽竊
記襲之輩多倖進取而茂才異等不屑
勦模者終無以自見也合無行令主考
官除初場分經校閱外其二三場不必

以經爲分督令左右分考更互品校校
閱既別主考官仍加意評品遵照前行
題准事理其三場俱取者自應高選若
初場雖未盡純而二三場優異者仍置
取列如初場雖取而二三場空疎者不
准收錄夫既集思於內外復參考於三
場士之蘊蓄始得畢見而羅才者可免
遺珠之恨矣至其揭曉直以卷完爲期
不必拘定常年月日俾得盡力校閱可

卷二

七

也伏惟 聖裁

一生儒與選謂之中式者謂其不戾於國
家一定之程式也國初科場所取初場
經義多不過三二日餘字故士得有餘力
以及於二三場當時不獨人有實學世
有真才而爲主司者亦有據憑得以悉
觀其蘊即嘉初年曾申限字之法一
時文體尙有可觀近日場中所取多至
千餘字者初亦不下七八百字標綱

夫莫意義無當士方學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於無用之虛文又何暇博習古今曉練世務以待國家異日之用也哉此其為弊淺鮮矣近奉該部題准通行考官閱卷必文理純正簡實方准中式蓋鑒於此然竊謂須是嚴定限之法明示中外使士人咸然知有章程而後可臣又惟先年限字之制經義止是二三百字今積習已久欲其卒改一時難

卷三

八一

行令無限定五百字漸令復古但過此一字即為違式不勝紅如更能簡潔者尤當甄錄其論亦量為程限毋令浮冗如此行之適時可使士習崇雅黜浮不至虛費精力而主司亦不至為浮靡之所眩瞶矣伏惟 聖裁

一近奉該部題准通行科場之後悉將原卷解部以便 聖裁此防姦杜弊之慮至周也但訪 各省所解仍多非原卷殊

夫建議初意應天雖已遵行但竊謂間有倩代等弊必待許出然後面試親墨驗其真偽則亦晚矣假有檢姦不至發覺何從辨之合無開榜之後監試御史會同臣等吊取原錄科舉文卷合連硃墨二卷比對相同仍令本生親供脚色于上先行解部備照勘有情弊即行究理仍嚴行各省一體着實遵行如此則不惟代倩之姦弊可剔而考官提學諸

卷三

九

臣之盡職與否亦即此可考矣伏惟 聖裁

一場中之制糊名易書止編字號正所以昭公選防姦弊也至如會試取士因地掄才卷署南北字號者蓋恐西北文藻不足故為此以兼收朴茂之士其意廣矣乃若監生生員初非兩途鄉學國學原無二教不知始自何年兩京監生卷面俱以四字號為別致使關節易通妨

議時起夫國家設科掄才惟文是取何故爲是分別開此弊孔哉合無自後監生教官等試卷混同生員一例編號彌封除去從前皿字等號庶可以章大公之選而杜物議之原伏惟 聖裁

一我國家選士待用不徒詳於法制以防姦欺已也所以恤其隱而養其氣者亦罔不至矣據應天府經歷司呈稱該府貢院規制欠宏棘圍之外居民闌雜巡

卷二

十

邏不便姦弊由此蘊叢又文場之內舍號窄狹廁所逼近穢氣薰蒸既已難堪而江南多霖泥濘沾塗尤爲甚苦士人挾藝而入抱病而出者比比然矣欲要量爲增拓修治等因到臣竊惟掄才重地固不可使姦弊得容而賓賢盛典尤不宜顧惜小費查得嘉靖四十三年順天府貢院曾經提學御史徐燝題准增廓該部題議動支各院贓罰解修今應

天貢院應修事體與順天相同而估計工費可視順天少省伏乞准照前行事例輒行該府相度估計從長增廓修治則不惟防範謹嚴而於選士欽材之典亦隆重矣伏惟 聖裁

應 明詔乞 褒殊勳以光 聖治疏

恭惟 皇上御極之初 詔下中外揆剔幽隱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

卷二

十

經科臣列舉題 請顧其功在 社稷道啟羣蒙是不可以槩凡論也臣敢特爲 陛下言之臣伏聞 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 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脩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尋至末年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 宗社時非守仁在

倡義擒賊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 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 武宗以親征為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 武宗因得還京厚終于以啓 先皇帝逮我 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為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即據所著

卷三

三

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為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 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咎 先皇帝入繼 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 召入密勿以資啟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齋志以沒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乞 皇上俯垂軫念 勅下廷臣虛心集議 特賜復爵贈

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臣此請在 國家詔功藝典當如此爾乃若為忠知道之臣其心惟願 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 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 伏惟 皇上省覽及此潑惟往事之鑒益弘保泰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即已表章於今日而守仁之志即已獲伸於九原矣即令奕世紈窮永言消滅亦其所安於爵與諡何有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

卷三

三

明學術正人心以贊 聖治疏 隆慶元年恭惟 皇上御極開天廣闢言路恢弘化理窮巖實谷懷有一德者亦思屢斤曝之獻矣臣至愚極陋廁位言官豈敢無一念狗馬之忠乎竊嘗擁衾以思輟哺而擬矣伏惟方今 社稷神靈之統在 陛下 一身天下萬化之原在 陛下 一心臣所欲效者惟 陛下正心修身要

矣乃今列在 左右者故多迪德知道之臣是
先帝所遺以贊 陛下者臣踈遠微眇即有所
效何如其密勿感格之親乎惟願 陛下日親
而倚任之則所以正心脩身者在是矣次如用
人行政非不有所當效者願今忠言嘉謀之臣
殫精畢議爲 陛下樹長畫進讓論者日且盈
庭是皆積蓄之生平而幸發抒於千載一時之
遇也臣職卑智短即有所效又豈能踰惟願
陛下擇取而力行之則諸臣之忠亦臣狗馬之

卷三

五

忠也臣又何言但念臣典在庠序職所明者學
術學術不明人心不正則臣罪在不赦然欲明
學術使天下人心曉然易慮而嚮道則又自
朝廷始臣是以竊有陳焉夫臣所謂學術者非
淺漫而無要也亦非虛玄而無實也根本於一
心而平情於應感消融其意必固我而切志於
天下國家如是而已仰惟我 國家奕世隆儒
尊崇孔氏今學士大夫孰非誦法孔子者乎夫
孔氏指歸於求仁而已今學士大夫恒言曰

仁者以天下爲一身此豈直爲虛見空談爾耶
試即今言之 陛下元首腹心也大臣股肱也
言官耳目也爲大臣者嘗忍耳目之血脉不貫
於元首腹心則壅蔽之患生偶有翳塞之病則
療之而已而不知有我爲言官者嘗忍股肱之
血脉不貫於元首腹心則痿痺之患生偶有疽
腸之毒則治之而已而不知有我如是乃爲一
體此間以着些子意思便爲不仁不仁則不可
爲人矣 陛下何賴焉故今欲爲 陛下興平

卷三

五

致理者要莫先於明此道耳是道也夫人之所
共明也而臣故剿此常談仰鑽於 陛下之前
者私心過計以爲世之任智數挾恩怨儉壬卑
鄙妨賢病國而不仁者當自不容於堯舜之世
矣顧高明魁傑之士願忠於 陛下者何限第
恐此學未明則不免膠滯於意氣搏激煩煩傷
國家渾厚之體毀譽失實懈賢士彈冠之心其
病治也不淺臣午夜念此至切也故一言之願
人人共明此道虛平其心好惡不作逼其真以

天下爲一身而後三五之治理可臻耳至其大本大原實在 陛下孔子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願 聖明留意焉夫天地不交萬物不生上下不交德業不成 陛下誠於左右之迪德知道者而日親之不爲虛拘於忠言嘉謀之有裨於治理者而力行之不徒空言常使股肱耳目血脉流通則爲仁之資行仁之實只此在矣臣又何言臣自分愚昧平生所學者止此故敢特爲芹曝獻惟 陛下不以爲迂俯賜省納天下

卷三

六

幸甚萬世幸甚臣無任祝望懇切之至

廣賢路端士趨以弘 聖治疏

竊惟古咎求才之路其廣故士生其時亦得各盡其才粵考國初制猶近古顧邇來歛才之制惟是科貢二途而士之所由進身者惟是文藝一事其中故有抱奇才遠畧而文采不足亦有績學篤行而數遇不偶往往老死巖穴欲爲朝廷用而無路矣方今 國家需材至急奈何拘擥常調而棄此有用之才乎且立表以程藝

懸的以命射人靡不協然同者誠示之也今取士者紛紛惟以文藝爲用舍而造士者又紛紛惟以文藝等優劣乃徒掉空舌張虛文欲令士之躬懿行而弘遠猷也豈不難哉茲欲士習丕新真才畢用誠不可膠常滯故矣但思里選之制勢泥而難復徵聘之舉典重而難常臣查永樂年間曾開增貢事例後弘治九年一開至十二年而止正德十五年又開至嘉靖二年而止今茲遇 聖明御宇恩覃閭閻實谷寒巖草木

卷三

七

俱被况宮牆矜佩之士清真雋彥之才忍使永謝盛時竟淪草莽乎試畧舉臣所知應天府學生員楊希淳寧國府學生員郭忠信蘇州府學生員管志道松江府學生員胡永錫廬州府學生員謝忠太倉州學生員曹胤儒無爲州學生員楊蘆又如臣原籍黃州府學生員劉思召福建莆田縣學生員林兆恩或具遠學純履或負奇氣疎才是皆翺翮之姿固非徒背腹之毛也年歲有訖桑榆行盡矣終淹不遇豈不悲哉且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舉臣所知而臣所不及知誠猶多也乞准此例暫為一開而尊以甄拔俊彥為主嚴勅督學諸臣不得混與常貢槩施務須分別才品詮註考語除灼知其人材良行脩名實允副如臣前所舉者先儘取貢外餘須年三十以上屢次首選行誼無失者方准此例如未得人止守常格不得槩增仍視其所舉以為督學殿最濫施者重行黜罰即甄拔禮遇之間默寓里選徵聘之意庶茂才異等不遺於野

卷二

六

而士習亦由此風勵矣

審異同慎舉刺以惜人才疏

臣聞舉劾異同者參近例也顧惟唐虞之廷都矣俞矣而或吁焉心非有我固無戾於和衷之義也臣茲遭際聖明各就其列有懷當吐矣安敢違心傍吻徒切雷同而已乎近接邸報該巡撫謝登之論劾原任宣國府知府羅汝芳一節切詳本官性本疎簡政欠整嚴撫臣所論必有其因臣何敢贅但照本官東髮學道世味

卷一

九

如自登第以退藏者十餘年矣已而筮仕太湖時亦無赫赫聲也臣往按其邑邑中父老相迎者數千百人臣招中耆老而就問之曰自汝有識以來與民相安者幾何令耶僉對曰五六十年來前止一翁後止一羅耳臣因切嘆一邑之中民生總總不知其幾而五十年間能寄民命者止一二數其聲稱又不顯也臣茲感矣近守宣國臣再按其地日視其政不礪廉隅不動箠楚鷹鷂之智誠少矣顧其慈祥愷悌之真民物一體之意只於古人中求可也且即其新三城均田糧行義倉申鄉約弦歌之聲至今盈耳去思之感愈久不忘續用章章如是矣計當特褒以為勸者而今欲抑之第恐俗吏口實於此攘臂操切以賈聲稱而學道愛人者退遜也民命其何堪耶又前撫按二臣交章論劾原任蘇州兵備副使王道行一節切詳本官人倫所遭聞有不幸今茲交論必有所指臣又何言但訪本官庸自弱冠即領州牧其才識精敏世稱無

幾已用佐郡大名治績益懋繼守蘇郡尋陞兵
憲臣數遇之熟察其志意所存淡然如水一切
世紛似無入其中者而性體澄徹事機洞然臣
竊以爲一時之選矣往聞此中豪宦有不利於
本官者曾編謗書梓行流布投付之爨或釀於
此耳夫吳下固人文數也今士習獨號不笑有
司至視士類爲讐者止爲一二冥頑飛語撰謠
得行胸臆故蒙惡聲如此若本官復以此敗誠
恐澆薄之風日長豪橫之勢日張而疆直自遂

卷二

二十

者銷阻也士習何可挽耶夫撫按所論二臣者其
事也往也得於所聞者也固非作惡臣所信於
二臣者其心也行也得於所見者也亦非作好
况撫按之職重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
覈也恒嚴臣之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
保惜也恒切舉劾雖異固不害其爲同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叅訪如以臣言不謬亟將
二臣照舊器用如以臣爲阿私不當情實臣其
罪譴不敢言

披瀝血誠懇祈天威保天和以彰聖德疏

臣草茅竊食 陛下廩祿十餘年矣伏見

陛下端拱宥密而注措常周寰宇虔恭上帝而
意念切在民瘼此中外大小臣工所共明也亦
所共戴也臣聞戶部主事海瑞者僻處遐陬歷
任遠方未能仰測聖心乃謬執有犯無隱之文
敢肆狂愚直蕙之語中外臣工咸謂其罪宜死
無赦矣荷蒙聖明不卽誅譴優容數月天下臣
民咸藉藉仰頌 陛下如天之仁而海瑞狂謬

卷三

主

之罪也何者君仁則臣直又曰君聖則臣直自
古記之矣邇者又聞 陛下下旨逮瑞送付法
司流傳欲重罪之夫 陛下容忍於數月之前
而震怒於數月之後誠如天之包含爾殺曲成
萬物而不可測矣但臣竊觀史冊所載自古狂
蕙之臣不學無術者每每拚一死以徼忠直之
名而不恤蔽君之德臣竊恨之然而古之君
或容而生之則光昭載籍天下萬世稱仁聖焉
是人君之德之盛故得狂直之臣而益彰也

人有云諫者之愚意示君之能容諫者之狂誣
明君之能恕信哉是言矣乃今瑞之敢於狂譴
而不知者豈不知其身之立至齋粉哉臣遙度
其心或亦欲辨此一炊以博後世忠直之名者
耳儻奉行諸臣不明 陛下曲成之意而一旦
卽致之於竊恐藏 陛下仁聖之德使彼幸微
忠直之名雖曰罪之實成之也且其言雖狂悖
而心實忠愛則又何罪焉伏惟 陛下少霽雷
霆之怒暫寬斧越之誅則 陛下仁聖之德上

卷三

三

通玄穹下徹九地太和保合而 聖壽益永無
疆矣夫 陛下仁聖之德益彰而狂憊之名益
泯此臣狗馬血誠實効忠於 陛下而非為狂
愚小臣游說也惟 陛下熟察而回思之臣于
冒 天威不勝戰悚隕越之至

申公論辨忠邪以定 國是以永治安疏

南畿
丁州

臣頃見邸報內開御史齊康論劾輔臣徐階不
勝駭愕一時所在官僚暨來往士紳聞者相顧
歔歔憤嘆不已臣惟趙璟構陸贄而唐祚不就

李沐排趙汝愚而宋事日非往牒所傳可為永
嘆奈何當此 清明之朝亦有敗類無良如康
者出耶康所論臣未省其詳顧階之忠 陛下
所鑒天下人所共知實 社稷之臣也而乃詆
之曰奸曰儉曰貪穢是何頗昧是非之真蔑蓋
惡之良而敢干天下公議如此也臣據道路流
傳士紳族語皆曰康之為此必輔臣高拱族之
矣夫病國莫大於妨賢而凶德惟甚於圮族使
此實拱之所使則只此一事拱益不容於清議

卷三

三

矣它尚何論哉即使非拱所為拱也於此亦當
自省 陛下於此亦可加察矣彼均一輔臣也
往論及於拱則人人稱快如拔眼中之釘茲論
及於階則人人共憤如玷連城之璧天下何私
於階何怨於拱哉階惟一念孜孜體國之誠殷
殷好善之篤素為正人君子所諒耳而拱顧任
權術逞忿怨躁迫逼懷其何以厭償衆心乎幾
微應感之際拱固當反躬自省者而惟人之尤
何哉自古言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之害為

所謂戾者惟是學術無本心乖和平之謂也
竊拱近狀所謂戾者非耶夫古者命相上諸人
情天下是非定於公論拱之不厭輿情若此
陛下將焉用之此係邪正消長之漸天下理亂
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 聖明俯循公論
斷自 宸衷卽將拱罷免將康究治庶小人道
消君子道長而 宗社久安長治之道基於此
矣臣愚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薦舉方面官員以振風教疏

卷三

五

臣嘗聞宋臣朱熹有言曰凡人光明正大疏暢
利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依阿淟忍回
互隱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竊昧於其言
以爲察言觀人之鑒矣往見藩臬之臣其與按
臣遇也拱揖多爲過禮言語甚不近情至於民
物所關相與責成者則固奉行靡謹臣竊病之
伏見淮揚海防兵備叅政劉祐躬峻潔無淄之
操負伉爽不阿之性抗章抑奔競掖垣之風采
猶存脩俸表孝廉牧郡之聲施自別再來瀕海

重慰黜卹慮周全懷雖平定之日而不忘棄士
之謀念切痾瘼當憔悴之餘而益竭撫循之術
傾蓋披肝膽肫肫皆體 國之懷鎮日聆話言
疊疊悉匡時之畧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
此亦其人矣所當特薦以爲世表者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願爲
推用庶取舍之極定而士風亦因以振矣

表薦境內賢才以章風教以弘 聖治疏

卷三

五

效於 國人君歛才以資理不必於備而後有
裨於用自古帝王之馭世也曰敬老曰尊賢曰
使能各有攸當焉此教化所由隆理道所由舉
也如茲南國故多才賢茲遇 皇上御宇顯遂
忠良凡在幽滯者悉已蒸蒸彙進無容臣舉矣
顧臣私心所敬慕者猶有三人焉臣謹按原任
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端凝簡重亶乎士類之
典刑忠亮清貞允矣人倫之冠冕解組而願真
繕性何殊洛社之英表鄉而正己淑人可擬顏

川之長雖几杖之年已及顧齒德之備可尊所
當存問以示優崇者也原任吏部右侍郎林
樹聲避榮若浼嗜吝如飴淡泊性成蟬脫於滓
濁風塵之表趣操堅定勁挺於紛華波蕩之中
其德本足以鎮俗格心其風猶足以庶頑起懦
雖採薪之憂未釋顧倚冰之需方殷所當亟爲
召用以資啓沃者也原任福建巡撫汪道昆秉
軒豁恢弘之度負駘宕磊落之資識敏本雄抗
莫不矜小節氣豪志銳斯馳實抱遠猷雖茲堅

卷三

三

忍於困衡器信可投於艱大所當量才錄用以
備緩急者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酌議如果
臣言可採或爲存問或爲召用則率屬屬
化之教章因材器使之道得而

聖治由此益弘矣

保雷賢能疏

題爲懇乞 聖明俯念邊海要區改留賢能方
面官員以安地方事臣於本年七月初二日接
得邸報漳州府同知沈植陞授廣東南部道僉

事隨又報分巡興泉道副使喬懋敬陞授江西
布政司叅政俱各欽遵赴任該臣會同巡按福
建監察御史敖鯤議得閩省阻山帶海而漳泉
二府界連東廣壤接島夷瀕海居民尤慣操舟
勾逆煽亂自倭寇芟定之後瘡痍未起民心易
搖十數年來泉州府賴副使喬懋敬誠才并合
安壤兼猷前由僉事歷任叅議至今皆駐劄其
也任任九載殫心經畫漳州府賴同知沈植實
心任事畢智運籌五年職任專管海防簡兵備

卷三

三

餉繩姦察愚與喬懋敬戮力同心內銷兇獮外
攘逆孽由是林鳳林道乾諸酋素稱劇寇皆遠
避外番相戒不敢犯閩而沿海姦民帖然安堵
不敢倡亂勾引者多二臣力也近年海氛雖稱
宣謐但今歲春夏雨澤愆期佈種稍後漳泉之
間穀價騰湧民情憂惶兼以連界廣潮地方亢
旱尤甚近報彼中流賊數十潛突詔安樓仔林
倭聚倏散及報林道乾船迫遲遲向未定乘
風內犯亦未可知則所藉二臣以脩內攘外救

荒弭寇誠不容以一日緩者今一旦并爲他轉
豈惟臣等有地方之責者心切隱憂卽漳泉之
民亦遑遑如失怙恃矣繼來卽係賢能克堪倚
任而於海防事體境內民情自非更歷歲時豈
能一旦熟識矧江右腹裏平寧南部又安無事
較之閩境責任稍緩伏望 皇上軫念福建海
隅之地皆 陛下土宇福建漳泉之民皆 陛
下赤子外變未寧內防當預 勅下該部查議
上請將副使喬懋敬就改福建叅政以便緩急

卷三

天

贊襄其分巡興泉道缺卽以同知沈植陞職改
補仍將本省叅政二員內調改一員往任江西
其廣東僉事亦另行銓補庶因地擇官而海徼
藉保障之益先事政備而姦宄絕窺伺之謀矣
病篤不堪重任懇乞 天恩放回調理疏 一
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
年進士本年十月內除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二
十八年九月內陞授前職切緣臣受質薄弱素
患痰火怔忡之疾自列仕途親識陰憐福薄臣

亦自疑不能長久恐虛負 朝廷作養矣仰蒙
聖恩初授行人司行人賴本司職務閑散得以
習靜將調病始少減因益感念以爲無論官秩
卽此身亦 皇上之所造也敢不自誓捐糜圖
效狗馬哉去年四月內蒙差甘肅等處巡按臣
自莅事罔敢怠違衝冒風寒遍行絕塞因緣水
土不宜兼以簿書勞瘁舊病復作視前轉劇痰
火盛而頭目常眩心血虛而忡悸靡寧羸瘵之
形自難言狀但思前項差役素稱險阻迹陟避

卷三

无

難不敢 上請邇者伏蒙 聖恩改差南直隸
提學竊惟本差原係部推清選世所共榮臣卽
蠢愚豈不欣慕感激顧文衡本 國家之巨任
而南畿充文物之萃淵苟以病疴之軀肩占就
列雖鞠躬盡瘁義固當然而尸位蔽賢罪則大
矣用是激切具疏以請乞 勅吏部將臣准回
原籍調理別差素有文行御史前往提學重任
不致虛曠微軀或伏生成而 聖明任賢之義
體臣之仁盡矣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患病比例乞 恩放回調理疏上二

臣原籍湖廣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本年十月內除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三十八年
九月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十年差往
甘肅巡按嘉靖四十一年四月 欽依改發南
直隸提督學校切緣臣稟氣薄弱夙患痰火怔
忡之疾時發時止比來供職因江南江北地方
寫遠在學人數倍增往時兩年之間巡歷考校
無間寒暑一向勉強支持今年八月內痰濕傳

卷三

三

遞變成痢疾調理月餘方得差愈復自不謹感
冒風寒用藥發散氣血益虛眩暈咳嗽百病交
作遷延至今尙羸日甚延醫診治皆云臣病積
勞所致非止旬月可療臣竊念職司學校任亦
重大徒擁病軀苟延不無曠廢常職若欲盡瘁
就列自量力不從心尤懼溝壑之遂填消埃之
未效也查得嘉靖三十五年間提學御史趙鏜
因病具奏該吏部題覆奉 欽依准令回籍調
理臣與趙鏜事體相同懇乞 聖慈矜憫 勅

令該部容令回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依限前
來東西南北任所驅馳以圖補報

都察院劄付准吏部咨前事

為照本官志行峻潔學術宏深南畿士子方觀
感興之效况經近日題奉 欽依提學官久任
雖有暫時小疾不妨在任調理所據奏稱前因
難以議覆已將奏詞立案訖為此合咨貴院煩
為轉行御史耿 查照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
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依奉查照施行

卷三

三

久病再懇 天恩放回調理疏上三
臣原籍湖廣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本年十月內除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三十八年
九月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十年四月
內差往甘肅巡按嘉靖四十一年四月 欽依
改發南直隸提督學校切緣臣素稟薄弱疾恙
時嬰去歲時當大比無分寒暑巡歷考校積勞
內傷一病幾危去年十月三十日曾具奏乞
恩放回調理蒙 勅下該部移咨本院勘行臣

在任調理延今一年脾胃不調氣膈逆脹寢卧不寧疋羸日甚尋醫診治皆為臣危云非謝事靜調便難愈痊臣伏念一介微軀誠不足恤但學校重務苟徒擁病軀日糜廩餼廢常職則臣罪死不可賞矣懇乞 聖慈矜憫 勅下該部容令回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依限前來東西南北任所馳驅以圖補報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乞

恩放回調理疏

丁卯上四

竊念臣稟素薄弱時因疾疚性復駁雜皆慾根

卷二

三

深向非置身師友間潛消默磨其為朝露久矣比因承乏典學南畿日懼深曠貽辱簡命屢思以病求退中為該部停議尋以場事孔邇恐誤大典盡瘁巡校無分暑夜因此積勞重傷精血日耗今年六月中偶病重暑誤用藥劑以致元氣益虛百病俱出延至八月初旬忽接邸報蒙恩陞授大理寺右寺丞自恃草野賤微計得一覲龍光為幸用是強勉與疾就道無何緣淺福薄行至江北地方復染痢疾晝夜呻吟諸藥不

效只今體貌纍然形息僅屬心雖戀闕勢不能前伏枕自憐仰屋竊嘆誠恐溝壑之遂填消埃之未報也伏望 聖恩垂憫勅下該部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理倘得此苟延神氣漸復任所驅馳就令終沉草莽亦當勉自脩為以圖報稱不敢自負以負 陛下也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吏部照會前事

為照本官學行兼優年力方壯正當何用之時

卷二

三

雖或偶有危疾不妨在任調理除將奏詞立案外為此合行照會本官作速赴任供職施行

中途病重不能赴任乞

恩准回調理疏

五

臣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陞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十一年差往南直隸提督學校隆慶元年八月間開報陞授大理寺右寺丞本年九月中行至和州地方感染痢疾沉重不能赴任具奏乞 恩回籍調理欽蒙 旨下該部未覆至今年二月中接到該部照會

伏蒙 聖恩陞授本寺左寺丞力疾行至河南汝寧府地方復患痰火暈眩泄瀉怔忡諸症齊發尋醫診治諸云血氣虛耗至極非旬月可瘳臣伏念草野賤微奉職無狀幸遇 聖恩數月之內再冒 新命雖病在床褥安遑宣處顧疾已危篤寸步難前如卽朝露圖報何由若復遷延恐于斧鉞伏望 皇上垂憫勅下該部准臣回籍尋醫調理倘得少延殘喘尚期罄竭駑駘補報於萬分一也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卷二

三

撫閩乞休疏 庚辰上

奏爲患病沉痾不堪供任懇乞 天恩准令休致以延殘喘事竊念臣行能淺薄無所比數猥廁仕版積詬累愆中蒙 嚴譴嗣遭凶釁幸遇聖明掩瑕滌垢始拔之淪落之餘繼起之占土之後存冒清顯濫竽節鎮臣卽捐糜百身何能報稱柰臣受氣薄弱賦命迺遭自咎憂居以來百病交侵神耗形衰止餘皮骸支離就列非不自量第以 聖恩未報盛世難逢又疆場之任

正臣子所當致身自效義不容辭避者以此疆勉尸素踰年于茲心忡忡而內疚口悛悛而未敢請也本年三月初旬巡歷建寧回省瘴癘內侵夙病頭眩比日一發發則混混沉沉不解人事又以海上警報頻仍防汛戒嚴日猶扶病視事狼狽實已不支矣今月初九接到家書報臣父三月廿旬以來感病胸膈疼痛久卧床第切念臣父年八十又四原如風燭聞今復病臣方寸益亂前病增劇伏枕呻吟罔知攸措幸今防

卷三

三

汛將畢敢昧死陳 請伏乞 皇上鑒臣誠惻憐臣微生 勅下所司查議准臣休致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尚畱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恩地下不忘啣結之報矣臣不任哀懇祈望之至

申白忠直以彰公論疏

萬曆甲申

奏爲披瀝愚誠申白忠直以彰公論事前該吏部侍郎陸光祖因御史羊可立論劾再疏自陳奉 聖旨陸光祖原以素望起用着遵前旨照

舊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舉手加額仰頌 聖
明卽詩書所稱惜老成重黃髮何以殊焉本月
初九日爲南京工部尚書員缺臣等奉 旨會
推吏部尚書臣楊巍首舉光祖且號於衆曰本
部侍郎陞南者例多吏禮二部今以工部處光
祖若拙矣但光祖夙志爲 國不屑擇官故擬
及之戶部尚書臣王遴則曰光祖劄方正直留
在 朝著足爲砥柱改南未宜巍曰南部亦係
重地應得仁賢衆議僉同乃推議奏 上請

卷二

三

旨簡用隨該御史周之翰具揭到臣論劾光祖
臣不勝駭愕切詳中所論光祖事情正光祖平
生之所取重士林有功 國家前 聖旨所謂
素望者以此也今以濶爲白以直爲枉大乖公
論矣臣既心知之而不爲 陛下一白是臣自
違本心以希世容孔子所謂竊位者方今 聖
明在上庶明勵翼臣安忍忝竊乎哉臣於光祖
平無一面之識識自今始但嘗聞賢士大夫稱
說光祖臨杜縣令循廉有聲時其族叔陸炳者

爲 世廟樂近親臣欲引光祖爲重光祖力求
改南隨請告歸田避炎恬退此士林所爲重光
祖也而今謂其附籍陸炳以希清華大異矣先
是故相嚴嵩溺賄銓政濁亂 世廟鑒察遂嵩
簡任徐階階舉光祖以掌銓司時陸炳之墓木
拱矣光祖引用忠賢如尙書胡松毛愷吳嶽等
布列要位一時善類茅拔殆盡天下翕然稱盛
多光祖之功也而謂光祖誑惑首相堂官亦大
異矣至於捨己原買滿蕩爲放生之所是其愛

卷三

三

物之仁也而今謂其假放生占官湖朱大英以
私讐怨光祖謗訕百端而光祖曲爲救解是其
寬身之仁也而謂之徇私撓法又大異矣詳光
祖之初被論也以其急於進賢執於秉公爲不
遂其私者所譏構其再起被論也以其規切故
相張居正至于相忤爲其黨與所嗾害此尤賢
士大夫所推重者而今卽其屢黜爲不肖則柳
下惠之三黜非賢矣大抵光祖之爲人也厚于
宅心而疎於守口忠於爲國而拙於自全任真

推分坦衷率意是雖不謂物情不理衆口故邦家之司直善類之基杖也又卽光祖前爲御史孫丕揚惑讒論列後知丕揚之材賢而亟爲薦引近光祖疏詆御史江東之後知東之材賢而引爲已誤此非有爲 國之篤忠好善之真誠而無以有已者不能矣矧光祖係 三朝耆舊百十數年來所作養而今臺省諸臣所公舉者也譬之喬松古栢託根於岩谷沍露幾何年矣千百年長養之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

卷二

三

長

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臣竊自揆一念爲 國朴忠雖不敢讓光祖而材識遠不逮一念好善真心雖亦不讓光祖而剛果則不如使光祖以人言去位而臣猶在列耻矣若之翰論劾光祖雖是乖謬然御史以言爲職後生晚進惑於風聞未可爲罪以阻抗直之風惟臣側席臺端又與之翰同鄉居常不能與之別白天下人品以致顛倒是非此實臣之罪也臣願甘黜罰懇乞聖明畱用光祖庶忠直得伸公論昭明而臣亦

不至違心覲顏於世是大願也臣無任 云

議從祀疏

甲申左院草

題爲奉 明詔議從祀明道術以弘 聖化事

准禮部咨開云云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

儒臣及九卿科道官從公品騰議奏務協輿論

欽此臣等備員中臺職司風紀竊惟章明道術

尤維風振紀之要領也茲奉 明詔議何敢後

粵考漢唐宋廟學之制皆閱數世未遑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御宇之二年卽 詔天下郡

卷二

九

縣皆建學尋 詔監學通祀孔子蓋以孔子能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足爲天下萬世治平之

矩也孔子之道雖微垂於六籍總其要指歸於

求仁仁人心也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致理之

原本也伏聞 聖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三代

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本於法本於心者

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

用益有時而窮又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

已能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尙難能也大哉 皇

廟之言一哉 皇祖之心其崇祀孔子者蓋符
契其道矣非徒祀之而已也故凡志孔子之志
學孔子之學者皆表章而祀之廟廡爰布 功
令士非習孔子之學者不得與進 列聖相承
世崇勿替歷代重道崇儒無復有踰我 國朝
矣以是道化翔洽鴻儒輩出未可指數據御史
詹事講所舉先臣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
特其最者也守仁之學措之行履信在鄉邦發
之事業功在 宗社臣不具論迺其講學淑人

卷二

四十一

單揭要指曰致良知夫曰良知云者即孔子之
所謂仁是人之所以生生者也本諸身而能視
能聽能言能動顯諸倫而為忠為孝為弟為信
是非淑慝靈昭不昧迺蒸民之所同具無聖凡
古今一也特有致有不致耳書曰維皇降衷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曰恒性即良知
也曰綏惟后寔有待於 今曰矣仰惟我 皇
上孝養隆於 兩宮誠敬虔於 九廟是此良
知之根荄也念民命之為重而 欽恤之綸載

頒觀畿甸之負窮而蠲租之 詔屢下是此良
知之發越也 孟子曰克之足以保四海蓋謂此
矣守仁管揭其旨皇上今綏其猷此非千載一
時哉臣等集議咸切切焉願 皇上俎豆守仁
於孔廟之廡者非曰祀其人已也蓋藉此以樹
杓的將令天下臣庶率由於其道也所謂由其
道者非謂揭揭然徒剿談其緒論已也願人人
反身著已致此良知輸其精忠血誠於以仰達
皇上之仁孝於天下襄贊熙明之治於無疆也

卷二

四十二

蓋秉銓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顯忠遂良為心
而凡罔上行私妨賢病國者必不為矣司牧者
不昧其良知則必以拊循懷保為心而凡辜較
侮虐朘民自肥者必不為矣司理者不昧其良
知則必以平恕矜恤為心而凡深文巧詆嚴鉗
密網者必不為矣司封疆者不昧其良知則必
以折衝敵愾為心而凡全軀避難飭虛奸利者
必不為矣司獻納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引君
當道志仁為心而凡希意逢迎矜名釣奇者必

不爲矣推之敷天下凡爲人子爲人弟者皆不昧其良知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悖德犯上奸軌怙亂者無有矣惟良知不容一息而泯於人心故良知之道不容一日而不明於天下是守仁從祀之舉蓋章明道術之微機化成天下之上務也顧往之請者數矣間有異議者或膠於言論意見之異同而未求諸心或眩於傳聞疑似之羣吠而未核其實耳臣惟答孔子之在當時或譏其佞或疑其黨紛紛多議得孟軻

卷三

聖

氏推尊之而始顯至我國朝專祀表章之而益以大顯今守仁之學天實啟之以鳴我昭代文明之盛蓋真繼孟軻之絕而追蹤顏曾之班漢唐宋諸儒似有未或之先者魏臣等愚不足爲守仁重幸有聖明在上良知之在人心萬世炯然有不可泯者也若獻章當訓詁汨溺之餘名理焚歟之日而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貞明懿之履抑可謂醇乎醇者矣昭代學術知反約而

求諸心不爲口耳支離之齷者實其開先也或以著述無傳勛業未見少之然答宋臣歐陽脩謂立德者不必立言立功亦自不朽如顏閔是矣由是以譚獻章似亦可附德行之科所當與守仁併議者也其他諸臣所舉如吏部侍郎羅欽順禮部右侍郎呂柟祭酒章懋鄒守益布衣胡居仁等或肅括束脩行無滌聖或弘深敦大學有淵源要皆熙朝之碩彥承學之模楷也但于人衆俟論定另議外若王守仁陳獻章二臣者其議祀已久輿論已孚伏乞勅下該部先行從祀庶今後學者知所嚮往而道術由是以大明我昭代之休美且將軼光於前代垂鴻於奕世矣臣等昧死謹議伏候勅旨

卷三

聖

申法典斥奸璫疏

南臺已丑

奏爲共瀝血誠載申法典懇祈聖斷俯順輿情亟斥巨姦以定國本以保萬世治安事臣等竊惟人主能擅千萬年之崇名者莫先於去大姦培千萬世之鴻業者莫急於定大本去姦

貴乎斷定本貴乎豫然二言者非聖武神明之君弗能納也而臣幸逢 聖武神明之主亦何憚而不言乎近者司禮監太監張鯨智足通神富能敵 國誠天下之大姦也 皇上燭其姦而屏之私宅矣顧不出都城則易通關節退閑日久則將復營求又鯨黨與心腹揚言惑眾謂皇上旦暮必復召入臣等數千里外竊料聖明之君必無此事也但鯨之險惡實有諸臣之不敢怒而敢言者則事關 宗社臣請不避斧鉞

卷二

四

昧死爲 陛下陳之夫 元儲者 九廟之所憑託萬方之所瞻依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皇上三年前 冊立已有成命矣所謂即宣明詔者蓋欲擇吉以待時耳內外臣工皆知聖心久定候 旨遵行惟獨張鯨變詐多端混淆觀聽欲徼非望之福罔恤非常之禍誠恐愚民無識以訛傳訛萬一有干紀之夫煽動或釀他虞此又臣之所大懼也故張鯨一日不去則 邦野之人心一日不安 皇儲一日未建則

祖宗之神靈一日未懼入下安危之機繫於是矣 陛下奈何不割棄造孽之小豎而深圖保祚之長計乎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則布交外庭公行賄賂大之則潛援官禁動搖國本公行賄賂者蕩敗官常動搖國本者傾危社稷今張鯨蕩敗官常諸臣已言之詳矣而鯨之傾危 社稷則臣之所謂敢怒而不敢言也臣等久荷 厚恩職司刑憲且衰殘老病報効之日甚短若心知 國家之有隱憂而不盡言

卷二

四

悟 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其目不能瞑也伏祈 皇上早發宸斷將張鯨依從部擬明正刑章或竄逐遠方避絕流議以安百官萬姓之心仍 勅閣部大臣恪遵 前旨豫上 冊立事宜候陽春熙泰之時應 天順人舉行盛典則四海懽懽 寶曆有無疆之慶矣臣等不勝懇切惶懼之至

已丑乞骸疏

奏爲陡患危疾懇 恩乞骸得遂首丘事臣謹

劣庸虛未可比數伏蒙 聖恩拔自沉淪荇萍
崇撫自匪木石敢忘報稱奈臣無幸福過災生
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忽感齒痛延及舌本腫脹
口不能書延醫王弘道等診驗俱云舌絡于脾
而係于心二經受病未易治療伏乞 聖明念
臣病屬危急非緣矯飾 特賜罷免令得生還
倘苟延旦夕誠萬一之幸即填溝壑亦當銜結
於地下也臣無任急切待 命之至

乞骸疏二

卷二

哭

奏為病久未痊再懇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
延殘喘事臣於本年正月初偶患痰火口不能
言自分危在旦夕急切陳乞放歸祇以得遂首
丘為幸伏荷 溫綸勉留供職臣竊念遭茲
泰運卽草木且蕃臣獨何心忍甘自棄顧惟臣
所患者乃心脾痼疾非歲月可以卽痊而臣所
職者風紀重任非病疴可以虛據臣自患前病
以來雖幸須臾苟延而痰涎時涌則言語仍前
謄極卽今奉 旨不遑盡處力疾就列而強支

柴骨累累若木偶之形內省心神搖搖如風中
之燭故知 君恩深重分當盡瘁未可身圖而
垂老戀榮病不知止妨賢尸位是重為臺端辱
也伏望 皇上鑒臣衷懇原非飾情 特勅放
歸就醫調理倘不卽填溝壑感戴 聖恩尤為
罔極臣無任懇祈之至

乞骸疏三

卷二

哭

奏為自劾不職祈 賜罷免仍乞錄用材賢申
飭臺綱以重風紀事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誦習斯訓從來
矣觀 大明會典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
御史職專糾劾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
公不法等事其屬有十三道監察御史 高皇
帝所定職掌開載甚明伏思臣暨各道御史均
有糾劾之言責而臣職曰提督是固言責之長
也臣自去年六月履任就列經年矣時自檢勘
一年內所管職業未効涓埃第目及各御史糾
劾二三撫臣而已昔宋臣王素有言人材難得

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古人用心如此臣竊慕效之念近日人材之難莫難於巡撫若撫饑饉荐臻之省師旅勦勦之日與夫賦役煩重之區是又難之難也臣茲備位言官之長不能爲陛下愛惜一仁賢而徒擁病軀以蔽塞賢路其名曰叨曰竊臣故亦有良者何能覩顏尸位於臺臣之上與朝著之賢士大夫並列耶查前御史方萬山之論江西撫臣陳有年也疏發在臣未到任之先謂其遇災閉糴有戾陛下六合

卷二

哭

一視之仁亦有辭矣顧此其所見之偏一事之失耳有年世勵清貞力行古道撫臣中求約躬勵屬節用惠民者無踰其選矣此臣夙所傾心者御史未知其人就事論事猶可原也臣既知其人矣坐視其被論罷斥不能申一喙於陛下前是言責之不盡臣職之不舉也臣於心能自安耶繼御史王麟趾之論撫臣徐元大謂其調度失策致有馬湖之釁也惟蜀當戎醜縱橫之時正財力俱絀之際元大經畧五稔心膽俱瘁

矣馬湖之喪師原非由其調度乃武臣之違節制也况前秦建南之凱嗣報賦乃之殲功過相准奉有明旨事下按臣勘覆矣麟趾時尙外任聞之未悉亦可原也臣則稔聞之矣元大引疾求去想亦惕於煩言不安其位也臣故糜廩安食不能申一喙於陛下前是亦言責之不盡臣職之不舉也臣於心又能自安耶近又有異馬臣咎叨佐北院時御史凡有糾劾疏上後卽以揭投堂此中相沿舊規疏上三日以揭投堂

卷二

哭

乃自臣之受事也率七八日或十數日始以揭投今聞御史王藩臣復有疏上踰月矣竟不投揭是弁髦臣也是易臣不足與議也不然是謂臣之職掌無與于糾劾也臣又何顏立於臺臣之上耶夫使所論者果係奸邪巨慝不聞之臣猶可言也今訪所論者爲應天撫臣周繼也此一臣者前任順天府尹興化教均賦後其節愛之政勤恤之心近在輦轂下輿人藉藉頌之矣今巡撫江南也其政治如順天而苦心倍之

頃者宿松盜起繼聞警疾馳七日夜而直迫賊壘卒使渠魁就擒醜類解散不至有滋蔓之虞勩功未報而彈章先入何以勵有功之人乎大抵繼簡直任真專心民瘼而卒牘絕通於朝紳厨傳不飭於賓旅或以是不理人口耳不知藩臣何所據而論之即今赤旱異常穀苗盡稿地方有岌岌之憂即繼之才志氣魄當此危急艱難之時猶懼其未足以濟而求其可代繼者益難其人不可有以輔掖其神情而反加詆訾折挫

卷三

辛

使士民扼腕而仄任事者之心此臣所為拊膺大息每對食而罷筯也顧臣自省實是不職無以率屬且苦病侵調久未痊風紀重地不可虛據為此披瀝陳請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罷免別 簡仁賢以領其職更乞俯採輿論 俯順輿情將徐元太陳有年亟為錄用應天撫臣周繼照舊供職王藩臣量加罰治仍嚴申飭臺臣遵循 憲典凡有糾劾須協公論毋妄搏擊俾為 陛下殫心拊綏戮力禦侮者各得展布庶

公道章明風紀振肅仁賢樂用而疆場永寧矣

乞骸疏 四

奏為衰病驟職感事自劾及被人言重辱臺體懇乞 天恩放回田里以明臣節以重風紀事臣於本年正月初旬以病再疏乞骸未得 俞旨近因事感觸益思在位職不安復疏自劾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聞給事中王孟煦許弘綱連章參論謂臣阻塞言路等情臣伏惟 國家建官御史固言官也都御史尤言

卷三

壬

官之長也不聞惟御史當言都御史不當言也言官建白糾邪言也為國惜才亦言也不聞惟以糾邪為風力以為國惜才為罪謗也如都御史負位恣睢不公不法匪特御史諸人咸得糾彈之御史藐忽臺長不循舊規都御史祇應濡忍含容噤不得一言耶夫臺臣統屬職掌定自高皇赫然不顯陳有年等三臣賢否詢諸士論自有公評仰惟 聖明鑒察臣復何言竊詳孟煦等疏中謬目臣為道學虛負瞻望而疑臣衷

有別故臣淺陋庸虛何敢言學顧衷實無他一念欵欵之愚妄意即此明學耳嘗慨近世以道學爲詬病益不知所謂學者原非爲異惟求不失本心學爲人耳臣恭逢明盛治教翔洽蚤嘗誦法孔孟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亡論臣荷 聖恩拔置臺臣之長叨齒九列之末故亦具鬚眉而爲人矣藉今朝士執臣而面詰之曰陳有年之清貞徐元大之勞勩周繼之節愛知之否乎臣雖昏髦非迷罔之疾不能諉口不

卷三

五

知如曰既知之何爲不言語曰蔽賢者蒙顯戮臣則何說之辭夫疚心之慙甚於市朝之撻竊位之臯浮於穿窬之刑是則益惡之真不容自昧者以此臣自劾曰叨曰竊蓋自疚于本心舉其重者聽 陛下嚴譴而孟煦等論臣止曰昏曰髦是第覩臣管之衰狀欲末減其罰而以微罪去也然意孟煦等但見臣狀于二年之前尚不知臣近患危疾之後其昏其耄愈益至極尤不能一日居於位矣伏乞 勅下吏部亟賜罷

歸別 簡仁賢以領其職庶臺席不致虛曠而風紀重有賴矣臣無任激切懇祈待罪之至

乞骸疏 五

奏爲衰病已極調理難痊重懇 天恩准令休致俾得生還事臣自今年正月感患危疾以來衰憊益極此所以不憚斧鉞數數乞骸於 陛下前也延至六月臣時已淹淹待盡第一息之良未至泯滅復有自劾乞休之疏中間事理雖是分明而言以人輕隨致煩言蜂起波及株連溷

卷二

五

瀆 天聽臣自分萬死無赦茲一縷體 國微忱仰荷 聖明洞鑒是非之公論既明則竊位之顯戮幸迨臺端之舊規不墜則尸位之夙耻已前即久亦瞑夫復何言但臣實是衰憊至極病已成痼醫藥罔效痰涎時湧語言謇澀眼目昏眊公牘難親時伏枕俟 命已再越月矣雖是 陛下弘仁不忍即棄乎墜履而臺端重地未可徒擁夫芻靈如茲累累庭廡之軀猶今赧面顏於具瞻之席即頑頓不自忝耻於 國家

風紀何伏惟 聖慈憫察 特賜罷免俾得生
還安心調理苟獲終于故丘臣之萬幸倘少延
殘喘未填溝壑是 皇上賜臣已絕之年而肉
其既枯之骨也臣不勝顙 天感 恩惶恐迫
切懇祈之至

乞骸疏六

奏為衰庸不職致辱臺綱懇祈 聖明罷免再
瀝愚忱正人心以肅風紀事臣苦病侵五疏乞
骸待 命間接得邸報見御史王麟趾黃仁榮

卷三

書

因爭論臺規論劾都御史吳 副都御史詹
侵及輔臣許 中并及臣伏念臣本情思振臺
綱而臺綱反致重辱思為 國惜才賢而反貽
訐二三重臣臣既慙且悚撫枕大息無已隨該
輔臣許 慨紀綱之陵替都御史吳 傷體法
之頹壞相繼疏陳中斷統屬相承之分述南臺
相沿之規諄矣部覆欽奉 聖旨炳如日星肅
如雷霆臣何敢復言竊惟肅紀綱在先正人心
麟趾等反之本心豈不知投揭之臺規從來久

遠乎而故謂之以意起新議抑豈不知二三大
臣立身原有本末乎而故橫加訾詆蓋失其本
心矣夫一塵眯目四方易位纖私蔽衷是非混
淆以此不惟不知有臣跡其藐忽 成憲抗玩
明旨且無 慈父矣頃奉 旨下部問麟趾
是何意 陛下益燭其隱也仰惟 聖明在
上即天監在茲臣謹披赤為 陛下言之片語
不由本心神聽之矣蓋麟趾初論徐元大也呈
揭於臣臣面質之曰馬湖失事元大曾經奏報

卷三

書

以功贖罪奉 明旨矣汝不聞乎麟趾慙而退
適當考察實授片以其論事不審置之末列稍
聊而勵之也一日麟趾燕見臣又諄諄誨之臺
職要在知人未可輕率麟趾謝曰御史前論徐
巡撫許閣老亦謂非是臣愚猶謂麟趾實直不
自諱過孰知其蓄憾於臣而猜疑許國終將不
利於已焉是構會乘機陰攻陽擊以為後日地
是其主意也至於仁榮疏中謂臣參論臺屬以
示風力希轉北臺尤為悖謬夫以一揭參罰臺

屬何名風力哉臣自分行能淺薄數寸片效於國家浮慕以人事君之義而蹈從井之愚者屢矣臣時且病決性命之情而覲要位卽至愚且鄙不爾也仁榮素以文學自負而以未占一第爲歎誤謂臣昔申救今吏部尚書陸祖叅御史周之翰以其爲舉人也近三御史論劾三撫臣而獨叅王藩臣亦以其爲舉人也疑臣以資格易人憤傷其類而忍於操戈此則其主意也願臣近於諸御史之論劾三撫臣也一以不知其

卷三

五

人原之一以未詳其事原之至於藩臣臣不重過其言之無當而祇摘其不投揭之急蓋勉爲長厚存臺體也若之翰兄弟與臣莫逆而臣於光祖原非夙交第以光祖平生拳拳爲國惜才先得臣心同然耳蓋彼爲文選時力排臺省異議保全材賢爲國宣力樹勛者不可指數如前兵部尚書王崇古方逢時經畧疆場到今廿年邊鄙不聳紆皇上北顧憂者皆其保全於積毀之中者也臣以是心欽之力爲申救且念

忠佞辨於此心而已苟純心爲國則雖委蛇周全未可指之曰邪曰佞苟橫一私臆則雖激烈抗直未可目之爲正爲忠此其几微之辨匪獨聖明能鑒之人人本心亦自知之天下萬世皆能明之直此一念匪曰微眇是國家之所資以致理興平而亦諸臣之所受享於終生奕世者也臣平生所學者惟此初心矢與臺屬諸臣共明之願今實是衰病已極前五疏陳乞情危瀕竭矣伏惟皇上慈鑒特賜罷免別簡佗

卷二

五

賢以領其職仍勅諭臺屬令人人不昧本心勿以一已私臆作好惡勿以一時意見亂典章則煩言自息國是自定而風絕自肅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骸疏上

七

奏爲披瀝愚忱明大義以安材賢事近據御史黃仁榮叅諭南京刑部尚書王故違明例欺冒恩典等情臣惟給由事體自有令甲係吏部該司職掌其恩典應得與否臣不敢議

外但臣聞世原引退復被此參論意必不安於位管賢以變譽亂真致仁賢藏匿爲世深憂臣念此爲國惜材之心又勃勃不容自己擬疏上請聞相知者阻曰人又將以汝爲塞言路也或謬以汝意有所附會也臣徐反而思之聖訓云臣事君以忠釋者曰盡已之謂忠茲以此言而阻是畏讒也避謗也不能盡已發念之本心不忠也臣而不忠是爲大戮臣爲此懼不敢避謗畏讒歷亦爲陛下言之切惟世生

卷二

五九

瓌奇之材不數國家得一瓌奇之材甚難伏見尚書王博綜富畜其文章足以黼皇猷藹畧抱奇其材諳足以康國步蓋古倚相陸賈之儔我昭代琬琰之器也登第四十餘年屢進而屢退者強半陛下頃以撫按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袁相繼薦起陞爲今官臣猶惜其重用之晚而惟恐其一旦引去也乃仁榮疏謂其不當仕者蓋執古王褒故實謂世貞父忤曾罹禍故也臣謂爲此議者於大義未明矣君臣

之義原無所逃於天地彼王褒父爲司馬昭所害昭篡臣也褒義不事晉則得矣我皇祖誕受天命撫御寰宇六合一家仁榮豈欲世貞枕戈嘗膽與朝廷爲讐而自外於蓋載中耶况前構害世貞父者嚴嵩非皇祖意也皇祖晚年亦已察嵩之姦而褫其秩戮其子計忤亦朕矣嗣穆皇踐祚又復忤官近皇上俯從臺臣請又贈忤秩錫之祭葬矣即忤且銜結九原而世貞之盡瘁效忠以報陛下親廷臣尤當先者而故謂其不當仕胡不引蔡仲之事觀之而乃稱說曾子避聖母之名謂世貞父曾被刑即不當仕刑部然則父祖曾遭戍者即不當仕兵部曾籍爲編民者即不當仕戶部耶惟我烈祖以五刑肅天下二百年來服刑者諒不少矣使爲子若孫者人人起而作讐是大亂之道也而可耶仁榮又捃摭前科臣楊節等詬詆語意以傷世貞心令其不安於仕也臣惟世貞少年才華外譟爲世所忌憎滋多口有以也

卷二

六

顧近充養益遂臣見其歆然隤然可親可信蓋若無若虛進於道矣管宋臣歐陽修蘇軾當時爲後生描寫者可勝道哉而今識者多憾其時用之不盡矣世貞著述士林多謂可傳奈何令後之憾今猶今之憾管即恒言文人少行夫古所謂行者孝友睦姻任恤六者是也 陛下試察之輿論世貞於茲六者有缺否耶臣私評世貞心若純於行行若優於文矣廿年前臣曾過其家見其兄弟衣皂紵御瓦器稿形焦顏若喪

卷三

全一

若恤也中年學道茹素攻淡近日子弟憐其衰始勸進酒肉平生不惟無聲妓之奉且不受妻妾之養者亦已久矣而祇爲荒淫豈不寃哉又謂既已托隱黃冠不當復出而仕惟管從赤松者招四皓以安漢隱衡山者咏黃臺以興唐古黃冠有道者何嘗果於忘世亦何嘗負於人國哉比見世貞與一二老臣計安社稷者其念深矣且仁榮素山手世貞聞管重幣耳言丐得一什珍爲拱壁固亦重其人也忽然覆兩轡雲加

之詬厲是誠何心哉若臣於世貞識面於廿年前而今始知之深好之篤爲其能同心以安社稷爲悅非阿私也且比年東南多故留都根本之地時黃髮老成列在大僚者僅可指數如使世貞不安於位倏有疑事欲考古証今孰與諮詢倏有緩急欲定傾持危孰與揆度如臣則瓠落之瓢非濟川之具腹背之毛非翦翮之用也而且衰病已極不能爲用矣顧一息尙存在臺一日不忍坐視臺屬逐一計安 社稷之臣是則臣之分臣之心也伏惟 皇上鑒察愚忱將臣罷免 勅令世貞安心供職庶不以無用棄有用而臣得微推賢之名追竊位之咎其榮幸更厚矣

乞骸疏八

奏爲乞 恩辭免重任 准令休致以安愚分事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累陞今官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奉 聖旨是欽定向陞戶

部尚書總督倉場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惟心
國家用人必因材以授任人臣受職當審已而
量能伏念臣才識空虛行能淺薄器等斗筭之
細學拾糠粃之餘遭遇 清朝類稀米潤貯于
巨庫祥登燕仕殆銖金陶鑄于洪爐係籍已三
十餘年尸素靡涓埃微效夙愆未祓 新命載
頒惟臺綱循一定之規猶冀厥職若諸積闕羣
生之命曷稱其官矧 內帑詘矣而邊需告急
疇能損上而益下民窮極矣而天災頻臻何以
酌虛而濟贏須是策嫻計然生財有道若匪才
齊劉宴裕 國何方如臣腐朽陳人歎揚棄物
卽是容聲啟口尙徒以耄老而抑掄於士紳若
令治劇馭煩安能以衰頽而檢防乎胥吏蓋枯
楊無再華之望而良材多積薪之嗟自應避位
以讓賢安敢虛糜而塞路仰祈 皇上俯鑒愚
衷之匪飾深惟 國計之維艱別 簡才賢授
茲鉅任 准臣休致獲老丘園庶臣免負乘之
羞而朝無曠職之咎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卷二

三

三

乞骸疏

奏爲衰病難痊不能赴任懇乞 聖恩准令休
致回籍就醫調理以延殘喘事臣自本年正月
初旬感患危疾以 氣血向衰延醫王弘道
等調治未痊屢疏乞骸未得 俞旨復蒙 聖
恩陞授前職隨該臣具疏辭免於十一月十八
日接到吏部咨奉 聖旨卿清慎詳練倉庫重
務特資督理宜遵 命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
吏部知道欽此竊 臣本謏劣具臣謬荷 聖
明知眷屢奉 溫綸勉令供職臣感懼駢臻雖
沉痾未愈不復敢自愛其殘軀卽日強起裹藥
扶病渡江行至儀真地方漸覺精神益憊一身
中表百病交攻伏思古人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所謂陳力者非恃才力益亦有精力焉
如臣才力既甚卑微而精力又復衰憊雖欲強
勉就列實是不能手痺不能握計會之算目耗
不能披出納之籍口慙不能給酬應之語神昏
不能酌臚緒之宜若徒以累累病軀淹淹餘息

卷二

三

而欲竊據崇階臣雖至愚無媿而不
知耻如 國家大計何伏望 聖慈察臣迫切
之情實非得已 特賜臣致仕回籍得安心調
理冀倖苟延則 天高地厚之恩臣生歟銜戴
無極矣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卷三

奎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三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牘

余庸虛鄙賤宦途壹志求友耳粵占籍仕
版幾四紀餘於諸寓內仁賢所常嚴事而
交友者頗夥顧時進時退在 朝在田踪
跡中多支離惝懔商心惟藉此尺一也比
屏居深山年踰七十在禮曰傳矣檢箚積
牘諸草念片札單辭皆一生神情所注而
嚮所資切仁賢時凋謝者十九緬懷舊遊
曷能忘情爰拾而輯之以示子姪嘗自詠
曰半生學道慙虛度無計營家何所傳淡
泊一書諸葛業成都存否舊桑田只此貽
後庶亦足明志所存云

與胡廬山書

十一首

自聞兄膺 新命即嘗朝度暮思擬效忠於左
右者種種臨楮忽多遺謹畧抒一得如左非敢
自謂也驗之良方實遭賊之後鞭也惟兄覽教
之一曰慎與嘗玩易之同人以于宗為吝于野

爲亨乃大參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知人之智固所以成愛人之仁也學不知人其患誠不淺小吾儕居常爲學卽禪伯方士一言片善俱當收蓄于人何可揀擇今旣柄斯文卽一嘆咲未可輕假我兄同體之仁樂取之虛弟素所師法顧此一節願兄慎之慎之也 一曰慎察夫不怒之威不賞之勸乃是脩道之教作用邇來典學考行之舉在俗調人行之固爲盛事吾輩行之似尙涉色聲卽一一允當滋味亦淺夫真

卷三

二

九

志爲善者奚待賞勸待賞爲善者卽賞之未足勸矣惡跡昭著者自犯于有司自有典刑奚待伺察伺察而知者必微曖難明之隱慝也君子以善養人以微曖難明之跡而棄人于惡施之細民且不忍況在衿佩列者耶兄弟以高明臨照真意感通聲氣自相求應矣 一曰慎度明道云居今之皆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卽今世套俗格中亦有自然天則不可易者吾黨往多過于自信耻于諸俗凡體統關節所在多至踈

脫物議之起實由此昔莊渠之在嶺南道林之在貴陽其功與謗止足相準矣願兄重鑒而慎之 一曰慎防吏書之弊自來在在有之不知吾省近日如何至於此極難言之矣此不獨吾輩之官箴有礙士習之污下亦實由此風蠱壞既成非曰我能謹密卽能杜絕更須萬分加意慎之也 一曰慎蒞中庸以居上不驕爲尊德性証驗有味哉吾儕臨蒞庶官士人多疾言遽色此是學問走作處卽書教胥子直而溫寬而

卷三

三

栗簡而無傲氣象便可想見師人模範矣弟自省向來殊多戾此故願兄今爲弟補足凡此皆急則治標云耳至其原本處兄自得之弟復何言願弟近少有所省因以質之大要曰慎術夫近日號稱知學者高明一行多踈脫愿謹一行多迂滯天下可倚靠者少其學術病症居然可見矣大端學術之弊無論近日卽宋學似亦少失孔孟宗本宋儒終日闢佛闢仙實落未脫二家蹊徑如何成德如何達材所謂議論多成功

少無怪也試看孔門人物多有成材便知當
肯教術矣竊謂孔孟之學真實貴而隱宋學未
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
來無一物近高明者咸謂見得極透不知此是
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如
顏子若虛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
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
終是未脫見耳就是明道云學者先須識仁仁
者以萬物爲一體此語極粹矣由孔孟之語觀

卷三

四

之向是二見有知人早起向人云夜來想起爺
娘原是至親識仁之說大亦類此孟子云一夫
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便是伊尹覺處今
人視民物痛痒全不相關視士習卑汙全不介
意便是良心必却不覺耳識仁之說只好爲此
等人發譬之人有忤逆者則告之曰爾父母生
爾爾兄弟與爾同胞云耳若見得萬物一體而
體之其體之必不切猶想得父母爲至親而後
孝其孝必不至禹稷思天下饑溺者猶已饑溺

豈是先識得箇萬物一體意思乃如此耶想不
知何來機不知何使何處着得一識故曰識仁
之說尚是二見但程子見得如此其氣象亦如
此視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才是見得真處今
學者說到入微處都能領得即其行事便自相
左奈何此道術所關宇宙民物命脉所係故敢
爲兄切切就正兄以爲何如

又

某往遇時事繆蓋生民疾苦觸之即動惻然苦

卷三

五

傷心焉而自省才智權力又不足以濟之徒自
苦楚是俗所謂操開心者耳豈敢自附於萬物
一體之學哉頃解紐入山子弟時時以此規第
謂退藏自有退藏之道應閉戶而纓冠是爲大
惑弟深領之始勉自灰心降意即親舊朋輩而
或言及時事與生民利弊則即閉目搖首爲帶
聞者漸漸學作一如聾如痴如麻木不知痛癢
人矣乃自兄之督學吾楚也舊病復發日趨
焉鼓望兄之聲問休慙以爲欣戚即纖小舉動

亦甚關切不能一日去心視弟身自當局時更覺倍切此等微處不解所自來兄然乎不然前諸種種塵蹟似尚未經省覽想校務勞冗無暇之故矣茲不復欲喋喋惟兄俯鑒弟此腸百九珍重以幸斯文

又

比來跼伏巖中斯夕念 兄不置所欲陳效于兄者亦種種近日自反之身上全無有証之事上又無一慚徒恃虛知見作口孽障是大媿耻

卷三

六

耳以是近日口喋喋不能一談及此學也承

見教答未菴兄書志一一語直是千古真詮根極本原至論更復何說弟聆此語亦煞有滋味非是漫然承應不敢不勉但願我 兄由微之顯由顯之微放大光明一齊勘破方是大通方是一貫此弟山中年年月月積集血誠所欲效于兄口悛悛不能道詞者不然所謂明得盡亦只是見之精深者耳此見不脫化終在世儒套中盤桓於吾孔孟至大至正至玄至實宗旨終

隔一層也望之望之

又

覆誦志一一語甚是粲然念惟此歸一即語柄百千萬般亦不是支離矣頃 教云盡性至命是宗旨存神過化是工夫就謂道為宗旨學為工夫有何不可就謂神化性命原通一無二更無宗旨工夫可分亦何不可玩易本文原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以至命為宗旨窮理盡性為工夫若泥其詞而已即 兄見教云云亦不

卷三

七

無語病但以意會 教旨兄學是欲了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撓吾心想理會及此近於情景應用決是輕脫幾分自有受用即語病何妨祇用脰膺共勉不敢復角口業也來教云吾儒與二氏異者非異性也只在盡與不盡之間近是至謂神性存存當下便能盡人物天地之性此非究竟語不知不覺又落見想窠臼又墮二氏蹊徑於此不大決裂勘破終身在霧露中行耳兄必謂此意本之程子識仁世學人更無

臻此理者不知程子識仁數語止就橫渠西銘說細玩橫渠西銘正蒙諸篇渠學原從苦心極力想像中來說述佛老尙迹未盡証之孔孟之學尙隔幾層程子姑就所至言之云學者先須識此耳初機淺學須以見入未應以見了也卽廓然大公語亦是程子二十時語比時程子亦脫佛氏未盡也兄奈何卽以此爲究竟語耶六經語孟具在孔孟宗旨燦然如日中天弟恨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致令二氏之學充塞流衍許

卷三

大豪傑亦自沉困顛迷于中而不自覺也第年來潦倒甚甚顛毛且種種矣自矢更不敢以虛知見誑已誑人謹守孔孟門戶待後而已 兄以爲如何

又

讀集中答唐令書仰見 兄苦心願言之詳道之勝也 兄此幾乎餘言似輸卻曾子心不在焉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數語若更易省人也雖然此書說不聞之此心孰不用之願實

識心者何須讀書 兄稱唐令大和治行爲天下第一美卽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 兄何必微議其心以出政耶母亦欲進之慈湖之悟與答象山指慈湖扇訟一語而慈湖卽悟本心則因其憤悱之機也慈湖之默自反觀也久矣唐令方惡言心學而兄又言之縷縷是猶人方惡醉而又強之多飲兄之心則熟機則未審也夫慈湖之剖扇訟固由本心剖之也卽前未悟故未常別用一心也由象山之

卷三

九

又

弟每得兄一書便若加番鞭策其中省發有不能言者第末後一着之說不能無疑夫吾人完此物終還大虛來去分明此是自然常理如

兄終日朝朝如是幹甚勾當又待歸求之也細
玩兄與大洲書中語此等解說似亦不須言者
兄以性命之復爲全歸是矣不知若何而後謂
之復如兄祭念菴文中意若謂念菴臨終時有
許多異人處時顏泉兄亦在此第詳叩之謂亦
尋常猶人耳就使如兄所云而今鄉間老人與
禪伯方士如此歿者不知多少可當曾子之全
歸耶弟未及遊令師先生之門而私心獨嚮往
歸依者只是信得此老一生精神孜孜汲汲爲

卷三

十

此學爲世道更無他一縫一時滲漏此便是此
老全歸不待他歿際分明而後信也吾輩不求
當下丁而懸想末後着是惑矣孔子曰未知生
焉知歿此語已大分明顏兄更熟思之夫佛老
謂之異端者非其本體性命異也亦非其工夫
作用異也只是發端處微有差耳若吾孔子孟之
端合下便是爲萬世生民而發今其言論俱在
究竟脉路明明白白如日中天高明如兄自能
辨之矣吾儒家自有常中妙費中隱自合體察

而高明者往往又入一種高明之魔竟使眼前
中庸之道掬爲蕪芥子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
之非謂是耶俯念及此良用痛心顧斯世斯道
主持無人非兄絕利一源挺出擔當更無倚靠
矣弟日用持循纖悉惟兄矩矱是遵不敢悖弃
也願兄更質之天地叅之孔孟光陰有限毋耽
閤歲月也臨書不勝懇切

又

辛酉之秋與兄江潯一會出自意外舟中對牀

卷二

上

時誠一刻千金不啻也兄爲弟籌畫行程耽延
數晷又兄曾亟稱念菴先生爲兄誠襄事日使
者往及七次事別後因語仲子曰予觀廬山兄
學意在隨事精察莫傷煩瑣否仲子曰何以見
之弟曰世間豈見御史行路喫苦耶而廬山亦
爲嬰慮如是此固是愛我無已處不已過乎即
稱念菴先生歟日事念菴長處恐不在此仲子
隨應曰胡丈豈不知此彼見兄往多踈脫今且
秉憲任事未可仍然借此示箴規意爾兄弟款

法可也第領之前程果皆如兄籌所指因得適
近弢山翁悉所案事宜以此益感兄教至今佩
之勿斂矣然區區常常念兄精神強弟不甚恐
多浪費用欠輕省故又云云此念猶未置也昨
歲舍弟傳兄拳拳慮弟尚未識性弟吟曰廬山
慮我我慮廬山非識性而何想兄之慮弟如仁
人長者遙見瞽者徑趨險途惻然而憫懼其顛
也弟慮兄者如有膚大者盛暑負重方欲至千
里其親戚骨肉憐其憊苦勸令減去旅橐中瑣

卷三

十一

屑者爾即察此意於語言外雖謂之皆識性可
也如何別來弟所履俱忝重任兢兢恐負知己
逐事磨煉亦必有省發兄所見處頗能領畧猶
妄謂或容有啟助處顧反躬循省惡於志者猶
多歲月如流年至不惑職業勞形髯髮班班有
素絲矣尙爾悠悠教及不益媿奮耶此中校事
視它職煩難弟頗竭心力且一味固滯爲國
家謹守此衡不敢毫髮假借識者多心許可而
貴室冠族每見拂抑中間事情難言此亦任之

矣安慶事弟不必辯兄弟看弟識性不識性可
知矣

又

前巫山事爲陳道已頃在大湖道中遇高徒王
吉水云兄前過夷陵從者以私詭言庖不具薪
致兄譴訶州倅倅故抗對不屈兄時怒未怠嗣
起視庖有積薪乃已弟聞之大笑笑者謂其得
間以報兄且喜吾輩之所得於世間者多也夫
以兄之明必非左右人能以私得諧即實供具

卷三

十一

不度料兄亦不怒意倅必有他失或兄時譙訶
之辭氣稍欠平耳夫吾儕無論有他即此淺鮮
事世人即得而議之卑官下吏即得而抗辨之
門人弟子即得而間之朋友即得而規之其所
得於世以爲省身之資者何多耶若世人此類
不知放過多少即有背嚙之者亦不復聞於耳
矣咎年有人謂陽明先生過貴省以三司失庭
見禮曾怒見辭色弟謂容有之意謂先生以軍
旅行等威當振然耳是亦怒以物也憶兄時執

以爲決無卽此兄之所自處可知顧第臨蒞各屬時亦嘗動嗔怒大端俱恨世之承趨大過而下官初或謬誤反以爲慢取罪殊可嘆矣此蓋緣第大養辭氣不平之故時亦自省也然過觀斯世靡然成風更無有一人肯以簡慢人者若有之非是才弱可憐則是有主意爲節愛行簡矣此當作上品相者可復嗔怒耶區區一種矯激議論常謂上官須是箇箇能容人簡下官須是箇箇敢於簡而斯世斯民方有生意不然恐

卷三

十四

夫

無了日也想兄之心亦如是也何如○外牒第有一敝同窓陶者其人有雅志少有才名弱冠卽得舉識第於髫年爲莫逆交時擬結廬山中以終余生益亦第之潘與嗣也其家衣食頗饒而尙鮮子息適筮仕爲泌陽令携家貲爲資秋毫不染於民此其志節可保終始者在彼聲稱頗著計得一內補先後無力時僅得陞貴屬威州守渠意厭遠懶出止以第尙未得歸入山無侶親覲更勸之來尙來望兄卽以待第者待之

凡當道者一爲先容俾得行其志倘此子有他俗念不能如教今者第可以身任之矣懇懇

又

第非能文者常臆言之凡爲文須有血脉方傳顧所謂血脉者難言矣非學道識仁者未易語此也近世號文章家者看來都是泥塑粉塗人物耳止可暫誇無識市兒久之風雨淋漓便成泥團填溝壑矣第所以歎敬服兄文者只是篇篇有血脉也近日若荆川先生文爽朗愷切可

卷三

十五

五

以激頑懦今師念菴文沉着渾厚讀之有餘味誠可以消鄙薄此其所養之厚致然兄於此亦可相方至其風格奇拔則竊有子貢賢仲尼之評焉大端二先生之文皆必傳無疑而兄與之翱翔上下矣第妄謂兄之文似輪却陽明先生一着何也大若陽明把筆時却似不曾要好而兄臨文時似尙有要好心在也就是遷史之文所以歎稱高品者似亦無意要好只是血脉未分明耳乃班固以下便却要好浸淫至於六朝

極矣六朝之文其實自班本也妄臆如此兄以爲何如念此可以証學非特與兄論文也學難以言語商就次一商証余服兄文世無及者固以有血脉故且又見世人模擬左人卽知爲學左模擬馬班人卽知爲學馬班如嬰兒那咲似大淺露矣兄文固自有法度而淺淺者尚不知爲學某家此尤過世人遠也但所謂血脉者似須是橫說豎說深說淺說不露血脉而血脉自貫尤爲妙耳蓋嘗聞談詩理學家誚詞人家盡

卷三

十六

是月露之形風雲之狀云云辭人家誚理學語爲頭巾是兩相誚者似皆是亦皆非也夫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近日講學者只是模索要眇處譬之作頭巾詩者耳至如滯形氣幫格式者又似作詩者只在聲調語句上求工未解神韻也深於詩者風雲月露孰非道體哉然此等處不容思議見解不容言說須人靈識故曰厥彰厥微匪靈勿瑩兄深於詩者故弟又借詩商學如此云云幸兄教

之

又

比來都下同志更離索無甚好懷歸志更切弟以相公勉留意慙慙不忍忽然亟圖耳家累已悉遣還日按部不復住邸舍踪跡已如一行脚老僧想山中光景也只如此第兩親常念我如兒時恨不得時時繞膝下三舍弟又爲一種迂論謂作官久且漸大定是俗了人也時時催促我割截夫世之君子每爲父兄子弟阻撓不得

卷三

十七

遂已志乃弟願自爲一種人情牽纏殊可自嘲耳兄何以爲我謀之校事良勞苦祝漸次將調閱卷眼勿過高須少俯就卽南中素號文盛本藝亦無甚可意者小江在敎省其品藻甚精又德器溫醇從無一疾言遽色士心甚歸依今驟遷殊失楚人士情也不知何時屢任此件職業秘訣會間可密扣之當有資助處此亦是一種工課幸毋易視足已也

又

在宜與得與龍溪會相與焉伯細叩其所得
本未大徹其不能光顯此學無怪也然細觀渠
受用處亦從微處窺些上的光景故時覺有一
種輕脫此亦是取益者何如何如

與羅近溪 四首

今春舍弟子庸者來白下初會觀其面目視往
更爲塵俗心竊訝之其知見雖若少長進未之
甚奇也渠嗣歎遊謁闕里歸再集旬餘日視其
所學若有所啓而白下數子者益更勇往浸進

卷三

九

弟因得其啓助良多卽兄近書中數語亦自能
會之言外諸生能會此意不煩言詮者亦已有
十數輩矣顧常中妙費中隱粗淺中精微不知
與兄尙能合并否也冗冗底裡發抒不出惟兄
不棄而索之語言外也

又

承教旨意往時已窺得幾分比來涉事日有省
發惟此理重大常自及氣力綿弱若承當不
易第默識得友朋資助効殊不可言以此益

信此倫干係甚大自分一生精神總寄于此矣
此行校士評文本等職業敢不盡心然亦是會
計當而已就中一點精神相求相感此則性所
存也昨得來書似相證契添我一番精神由然
自喜寢中夜方寐也廬山兄前書一種肫肫意
思滿紙而是卽此便是廬山兄學見大處尋常
應酬諒廬山兄亦自有差等也吾儕於事關民
物處亦安肯輕易放過廬山兄做處多是亦不
須以言語相辨駁此意終當合併至其針灸吾

卷三

九

輩處亦當袒受仁蔽于愚弟與兄俱當常省也
陽明公學術更何可抵牾中間作用亦須因時
斟酌湯承堯舜孟學孔子其作用固自別也兄
試思之何如廬山此際或從衡陽之蜀矣故人
萬里思起輒惘然

又

廬山兄去冬約仲子會于漢口駁弟前書所性
不存語云當官盡職爲盡性不則爲二心爲
妄念矣卽孔子爲堯舜其性之所存仲子曰

孔子以委吏而憂周公却不為二心為妄念乎
一咲一咲大槩論性體豈惟居官盡職即穿衣
喫飯無痛搔痒何者非性至論君子所性則雖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孟子亦謂非性所存
非吾弟杜撰語也雖然此唯可與廬山道使進
識大處難與眾人言也居官盡職豈真可謂非
性分事哉今實實查究會計當處第今亦自不
敢有負廬山兄教督願兄如此處亦加勉毋重
知已者慮也近接張大岳書云廬山有疏到京
辭新陞求久任則其不識真體澄水中起風波
如此兄謂何如

又

惟兄職造士作用當如雨澤浸潤之者第職則
如風鼓之而已雖彼此精神默相照應其作用
雖不同固同一化工機軸也何如何如弟所歷
隨地隨機未嘗自拘一切前在廬陽頗久此中
上自僚屬下逮民庶亦似微有動意在鳳陽僅
半月因多放過至徐初自覺精彩少新而今默

默自省似涉聲色處大多思更含渾一步何如
與鄒頴泉 二首

學徑多岐令人茫茫更無從着足處比來日繹
思君家庸德庸行宗旨誠正法眼藏活人良劑
也日前天界提掇更覺精切明白矣唯謹修踐
護持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誠兄責
也隨人說得天花亂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耳
邇來接得廬山兄一書中有末後一着求明大
事云云高明者往往求如是結果又增一番感
嘆也

又

東省鄒魯之邦孔孟遺風猶存清貞孤介之士
時有其人第更得透此道地仁之一脉何可當
也手教中云不能自信安能信諸人人只此兩
言少知痛痒者聞之各各惕然不獨弟受教益
今即寓此弟多在外未得常相聚晤視其精神
日在何裡尋求似不肯放過此去北來過關里
訓可冀大省發也此中丘月林公會勝否

弟嘗一面即蒙有傾蓋如故之意今起東山矣朝端借重爲多顧此公不徒以前番蹇蹇謬謬之士自期而更進之於肫肫臍臍之學則天下之仰藉者尤多也會間可進此意不更有曹吳縣岳武進俱孤介絕塵之士也幸熟識之

與焦弱侯十首

余時身中覺無甚病第自揆肌膚視往覺瘠精神視往覺弱老人家數大都如此求歸心甚棘前二疏情見於詞矣諸老書來似時事有可憂

卷三

三

中

者念食 朝廷之祿到老可忍置之度外耶姑栖栖以俟時事之定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沉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賢惕然深思慮慮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賢母謂方纔釋褐優游閒局尙未有重大擔子余觀賢時即一念一語便係斯道明晦便係天下國是從違賢能不亦自慮慮以凡衆尋常自處耶賢時已當局中余

從旁靜觀似爲親切賢又毋視余此爲泛常獎掖語也試靜夜深思之惟時有喫緊二語權爲賢贈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此二語幸識之心紳勿以爲淺談也

又

前舉闕疑闕殆語相勉非祇是爲賢目前應世欲其周慎求容舍括免咎云爾念賢茲在石渠天祿中下千古揚扆百氏其稱譏讀毀須一稟於道通之天下萬世足爲立心立命始得蓋

卷三

三

余頃有懲於世之聞人鉅公如丘瓊山氏者論伸秦檜而紕武穆或曰程篁墩亦有此說又南中諸子傳某盛贊馮道爲有道惟昔蘇子由援管晏恕之已爲邪說乃至以爲有道何亂道亦至此耶此種議論起於矜異炫博自侈爲新特高奇能超出流俗之見而不知其拂經亂道實邪慝之極也賢聞此毋亦毋余寡聞固陋溺于迂腐之常談云爾耶此實關世教不小總之是學術不明彼未始一自誤之本心殆不殆疑不

疑也余茲冀賢諸凡言論必通於天下萬世者
豈故驚爲是濶遠高談哉性原通於天下萬世
實知性者便以其身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之
身諸惟言論豈肯徒矜異炫博不爲天下後世
念耶中庸言尊德性而道者証果於足興足
容推極於世法世則非意之也道本如是性本
如是性通極於天維天之命章於教矣彼諸爲
此高奇論者第紐於一人一時一事上建議自
後該博載籍有所考據爲能達時變切事情云

卷三

三

然而未總天下萬世之性而默會其統原實其
學術之詖僻故其言論之邪慝如此蓋彼且以
君臣父子爲假合以忠孝廉耻爲幻行其伸秦
檜而譽馮道無恠也蓋嘗疑楊朱墨翟亦古之
賢人也孟子逆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比之禽獸
爲苛刻由今以譚孟子真是能學孔子非苛也
蓋孔孟實是知性知命以其身爲天下萬世立
心立命之身故其庸言信不敢不謹如此觀
孔子一生精神乾二

大一統孟子一生

精神曉曉喋喋要息邪慝而反經此是何見可
深長思矣此中欲與賢細論雖蒙好辨之譏勿
恤蓋念余老矣學術不明此大不了事意藉是
一發病中懼思動火姑發其端如此賢試執此
與汝光弟暨復所諸同志一商嗣當詳之以就
正如何如何

又

近日學術貿亂此余薰心危慮而不能一日釋
者時時自哂亦若杞人不量而憂天墜也茲得

卷三

五

賢共此憂余可少減矣惟某所指某文敗闕處
稍有識者知非之余故何以爲疑正藉是與同
志相商耳夫與百姓同然處吾党何能加得些
子惟是世人日用不知耳近世契此如某者有
幾既契此矣而猶有此類事行將所謂百姓日
用者非耶竊謂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
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于相知者拳拳以
擇術效愛助非能有效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
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夫堯舜性之者其

君臣告戒猶曰惟精惟一今精於擇術觀孔氏之血脉者誰哉一志宗孔不惑于他氏岐徑者誰哉重為斯道念矣

又

嘗謂以學道人而為此六朝靡麗語無異貞姬作謳聲卽令遏雲遶梁德為所拚矣頃友人書謂余往薄文字不為余豈敢薄哉夫孔孟之教所以行而其道至今所以不墜者全賴斯文耳余為質所限而蚤歲又自荒墮是以不與於斯也然有賢輩在則凡所以為不朽業者即余身自為之矣惟愛此光景更求所以綴文之原本可也如何如何

又

近日士紳九列以上似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九列以下庶僚又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從旁觀之南北議論意見似亦隱隱不同然余讀崔後渠洹詞王守溪長語斯亦從來矣惟知道者才無物地能以天下萬世為心自不較於見

聞辟於親愛賤惡也往嘗慨學道者多能援及於無生無始至於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如此淺言世能當之者不敢謂多見也賢以為如何

又

春初卽君肄業永慶寺為一惡僧侮辱并及其同事者卽君疾惡之甚以告余曰官司懲治之其僧通余屬士龍輩誘致僧卽以彼教化誨之令自謝罪官司捕之亟竟不得余意第逖逐不令復係藉本寺可矣卽君未釋然意必官司捕獲笞而枷之方足示懲云余莞爾笑語卽君曰生濡庭訓人謂亦有聞矣此箇良知何廣大也奈何着此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卽君退語姪輩曰懲治和尚非良知耶姪子以告余胍胍哂已謂士龍曰小子此言卽令文成復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胞中轉折兩三重矣其一為志學者卽應為顏為舜犯不較送不難乃是可法可傳的家風不然落鄉人款矣遮莫不是名誼心卽余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

此類犯不應混枷者此則是格式心也而余又聞此僧兇惡甚益過慮有意外之虞不肯為已其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是耶非耶嗣姜宗伯庇所厚望者處之少平大騰物議致兩族俱傷又承恩寺有僧為禮部枷之而必竟成大訟未知所終余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知不更妙耶寄語即君即此叅會良知如何嗟嗟良知二字本起死迴生訣也遇其人當其機則蹄涔一滴為續命靈丹苟不

卷三

天

九

先辨其志之所歸審其質根之所稟而槩授之而肩承之誠恐上味醍醐翻成毒藥也余今論學每好就事之粗淺者以發微旨云士龍云內典中有圓真何俗回俗向真之品得無同歟便希嗣音以啟我

又

賢跋余譯異編云聖人之道猶人之名天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云此其引喻亦甚切當即余以譯名編意一顧此第可為世

之謂然傍人口吻爭辨于名義字句間者取譬耳乃世之言道有譬之以管窺天者第知一隙之為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耽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知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亦有能自己反身理會是知吾身視聽言動之皆天也者而乃混帳鹵莽敲僻恣睢是又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為天則也苟實知天即命曰撐犁于天何病顧若于此不解省會吾不知之矣昔管夫子言修道以仁仁者人

卷三

天

九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而老子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老子覲道之原而未解道之所以修懲禮之流而未察禮之所自生是第以混沌為天而不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有序有常不害不悖者乃天之所以為大也若今之談道余則譬之名天者第矜撐犁之名稱新奇可喜占占然相率而附和誇調曰撐犁之天之大如此至於天

默契無之妙理云爾如離形器而惟溺虛無之見可乎夫輪轅蓋軫一不具不可以爲車車不具即有重寶奇珍將何以載之吾人受形宇內只此七尺之軀神靈之所都也綱常之所統也天地之化所資以贊而民物之命所資以立也彼離倫厭事蔑棄禮教猥云別有出世法不生不滅殆猶致遠者舍車而坐虛空誕矣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蓋嘆茲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離字可深玩

卷三

三

又

頃得賢駁異程伯子闢佛諸條余固陋不謂賢不得佛意然亦不謂程伯子不得賢意余讀程伯子諸條故亦謂不得于心者半然不敢妄謂余見有加于伯子也其不得于心者疑是門人所記失却先生語意又或係正叔言論排纂者誤爲伯子也即實出伯子如賢所摘者意彼亦有懲于當時學佛者云然耳即今以予之心逆伯子之心可知已乃余所謂得同然者最是觀

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非伯子不能道非參透孔孟真血脉者未易語此也佛氏余未覩其面亦未盡讀其書何敢傍人口吻妄詆顧即其教而其歸宗處可知也即其所歸宗而其究竟可知也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爲宗若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試觀自古聖帝明王哲聖賢輔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爾我見在受享于覆載間者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則此不

卷三

三

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詮哉後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弟子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知知之如宰我欲殺父母夫子弟即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也弟子原其類有此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所以有此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

加知處欲使他人知也

服食華靡

只以為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養殖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哉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即程伯子盛慨當時佛學人人談之瀾漫滔天而正叔慨涪州一別學者胥入于夷宋事竟何如耶金元之亂視五湖之擾前後一揆兩程子蓋有濳隱矣子謂程子之闢佛直護門面則過也子稱引程伯子入某寺嘆美三代樂禮盡在是此即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卷三

三

夫

之嘆也然夫子故有此嘆何背華即夷者又誅之甚耶程子嘆佛門禮樂曾見程子服習其禮樂否即今佛門禮樂尙在子謂廣之可以致太平否子謂地獄實有之即有之子何以知今人白日說夜夢便是癡呆惟屋漏即康衢之見便夢寐即白晝之為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熟玩矣賢書中云不捐事以求空事即空不滅情以為性情即性此非梵學之妙孔孟之妙而吾心性之妙也此言誠佳顧所云事自有辨孟

子矢人函人章又當深味也

又

近學者祇謂叅會得本來無物處便謂明了自余旁觀其胞中時有物闕而不自知且留而不化不知于此相當否頃讀涇野先生內篇先生于此處似未曾叅會者乃亦先生生平事行其胞中則故無物何耶蓋聞先生故與鄒文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說文莊承服師傳時以知行合一旨啟先生先生弗不省每晤

卷三

三

夫

必辨辨必閼然而爭若聚訟然迹亦甚違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險夷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閼此非胞中無物能然耶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撰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先生故平生清約如寒畯即嘖笑不苟者乃先生故亦與之厚善彼此往來交歡亦如骨肉更不以行己清濁少生分別此解胞中無物能然耶或曰康公與先生

調雖不同其品同其地望同又其里居同是固然也又聞先生之官南都也與霍文敏同僚文敏故與夏貴溪交惡先生時時規勸而文敏疑公黨護貴溪中嚙之所以加先生者人爲不堪乃先生不少爲嗔既貴溪柄國欲汲引先生而先生時時于貴溪前掄揚文敏欲貴溪重用之卒致貴溪疑憾罷免無悔此其于恩讐平等矣此非胞中無物能然耶今人意見相左則表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青白記短則無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然耶否耶不審賢于此等處自省如何乃余于此非曰能之願以爲學耳

與周柳塘

共二十一首

往見丈在菽中過感道貌大減昔老父母亦重念之不置今禪制將終矣須強寬自愛以圖孝之大者至於功名利鈍世態俗情知高明自能覷破也曾橋東川輩不妨時時會晤不須議論和同方爲有益只是意氣相投友朋日相聚晤

自有無言佳趣也海內良朋雖多自是吾黨有人尤便依附往東我處余鬱鬱者五六年近以有丈可相爲命常午夜脉脉自慶謂雖三公不易也一二年後了此宿業便與丈打併精神唯尋天地間第一等樂事矣吾邑友朋資質好者諒多就于舉業中隨機接引數輩皆可以資助已也里中有安老在老伯暨諸翁多了却世緣者丈倡率結一社會中間默寓變俗之意何如勿謂迂闊事賢友仁孔門爲仁如是此意當默識而身驗之也

又

立言難聽言亦大難言常而實有味者人多易而忽之言奇詭而中有意者人多駭而詆之此皆虛體之有障而靈知之未徹也即如孟子道性善人耳熟之矣而荀子則曰性惡荀子亦大賢豈故爲繆戾以相角哉彼亦見得情慾之性之易恣欲人有以率之而無至于惡耳蓋亦孟子意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是矣孟子復詰之曰

猶白之謂白與蓋試其自信如何耳及告子然之則又詰之曰犬牛與人之性同否告子不免作疑矣若是告子信得及亦曰然孟子便別有說余想子禮說到犬牛與人性之同亦知曰然第不知孟子再一詰更能進一步否此二語皆人所駭而不知察者也余常曰愛衆親仁便是本來無一物又常謂求友是性命兄嘗曰養心莫善於求友此皆妙諦之真詮顧大常而人忽之矣是奇說而知思者爲難常而知察者尤難

卷三

七

是故世以言詮求道而道愈晦也

又

兄與少虞書中云拖刀弄斧大可駭詫弟書在少虞所高徒錄之以歸兄更取一玩批駁見示謂何語爲拖刀弄斧也弟茲于兄語種種駁異則誠拖刀弄斧矣不知兄能忍痛直受否敢卒言之弟與少虞書中稱引白沙陽明語直以証窒慾制慾之爲學以闢鄒老恣慾之爲非耳兄以爲涉見聞落宋儒窠臼何也如來書稱引蒙

恬等制器前用皆出性巧非有所學誠然然已盡制到今萬世用之不能易矣若孔子之學亦是其性巧灼見大中之極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嚴內外所謂範圍天下不過曲成萬物不遺者孟子曰智譬則巧又曰生民以來未有不虛也今吾儕業已在範圍曲成中即欲自外而不得特日用而不知耳惟文中子識之故曰其恩周極云且弟所謂學孔者亦即其心之所安者學之求不失其本心而已非慕其美名效嘖學步爲也天抵弟質鈍氣弱於孔子所云庸行庸言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者篤信之而猶滋味乎其不敢語也

卷三

七

又

子禮云有此道理難過日子此可與綢繆于道理者道元親身酬世似未嘗爲道理綢繆者兄云無此道理難過日子此當與恣肆於情慾者道子禮非恣肆者也若弟則嘗愛用之矣豈有

前輩士紳輩地地以道誼誨其門徒一日其徒

反之曰道義誤人曰何謂也曰本情要受用只爲道義不得受用本情要快樂只爲道義不得快樂云其師艷然訶之曰是何言哉晚年其師退休林下落然而其徒富厚受享師語人曰往吾徒之言是也悔不聽之余茲於有道理時觀其竅無道理時觀其妙或即困窮沒世不致追悔于子禮之言也一咲一咲兄試與子禮叅會吾觀竅觀妙之說如何

又

卷三

九

尤與友書鏡喻前人亦多說過第往有一鏡時執照之今余面長而窄輪轉而照之又令余面濶而短又輪轉之令余面欹而邪由曾墜于地喪其原質以此益吾醜也又得一鏡或曰秦鏡也其價百鎰然如黑版觀之無光卽有妍貌無以自見由蔽塵之翳厚矣卽其所照而鏡之本體亦可知也今人眼底只見人非者骨根澆薄也猶前之鏡也其是非混然不辨者眼孔蔽也

後之鏡也吾兄第欲購美鏡而珍之耳鄙意

則謂如前之鏡當付洪冶鼓鑄之益轉換其骨之謂也如後之鏡當就良工刮磨之益開其眼孔之謂也嗟嗟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其柰之何

又

卷三

四

尤前書責第裁報草率無所效嗣舍第寄音來亦云云悚息悚息緣此際兄方有而第實無也尤固有若無如此懇懇第安能亡而爲有哉雖然弟固已有所自效者矣第兄望道切切固所責望於弟者重也嘗有人學琴於子牙已盡其術矣微有妙處苦心學之卒不得疑子牙之有秘也一日涕以懇于牙曰毋此未可輕以授子也子能從我乎其人曰唯命子牙率其人桴海入島中居踰年而其人遂盡子牙之妙子牙益卒無言也第具舟從兄來泛大江因登匡廬涉九華而且說侶以良朋若所效者非子牙意耶卽兄此中所自得者卽弟所奉獻者矣弟又何言何言雖然吾聞學琴者難得而易失難熟而

易生此理亦若是矣願兄默識而時習焉

又

比觀長安道中日迎新科進士大都若醖金爲戲者切思此輩從此升沉顯晦得失贊毀景態輪轉百態萬狀彼身此爲戲者不能當下一覺一生悲歡苦樂日波沒于戲場中耳豈不可慨乎哉然自古帝王經綸天下全憑此戲由此類推言之凡辨等威章物采制禮作樂皆此意也若使天下胥視之爲戲不爲當真豈非大亂之

卷三

四十一

道耶式語令弟子禮細參之如何

又

兄來教云近只從不觀不聞上理會只此便是滴骨髓更復何言顧末段儒佛之辨奈何又從聞觀上替儒佛爭閑氣分別是非也謂佛自私自利只求出離生死云云此宋儒懲彼小乘禪那家云然耳吾儕耳中先入其說目中又見其教門輪掌髡首之異便視若仇讎亟加掣擊此是從已聞睹上理會向人身上分別也若抹殺

此類睹聞當下反精內照直從自己生身立命

不睹不聞處理會卽天地且不違萬物且備我何有於儒佛哉夫出離生死本是吾儒家喫緊事何可獨歸之佛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知其所以生便知所以死顧所以生死處不可以觀聞知也知所以生死則知道矣人有生死道則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是故出離生死之物也故曰聞道夕死可也吾儒與佛同處只是同卽欲自異異不得乃余今

卷三

四十二

所疑者疑于世之談佛者耳惟吾孔孟看得此理尋常當作家常茶飯本等故業直去食是居是設法推以同人而今談佛法者則若簍人丐子偶入大庖窮鄉村人忽游都市便驚詫誇詡口刺刺不休蓋着見故也着見便是程子所云兩截也若彼頑質下根凡心積習思湔刷慾空而槩視一切空知虛見冒認不疑此則不獨孔孟原無此教卽彼佛氏恐亦無此教矣○頃日白下李士龍在此日以檢華嚴經爲工課經凡

八十餘卷余曰大指如何士龍曰中有十信十回何云云余曰余第得一回向字得一信字即了却子八十餘卷工課矣覆誦兄時習測中末一友而內規語便是回向也兄數百言余默敬服此一語顧於所云不覩不聞處實是信得如何如此信得及便知微之顯矣兄往以求友爲宗說到求友處便津津有味今此意如何若滋味益深則知顯之微也三千里外效于兄者皆兄有諸身者如此自悔近向兄前說話多了兄

省覽謂如何

又

嘗惟自有書契以來降及周末諸如墳典丘索史籍焚然煩蕪矣夫子實是未作取而芟夷翦截述爲六經所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耳夫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仲子嘗言易初特今神祠之鑲識耳書特今詔疏之集稿耳詩特今鼓吹之韻譜耳春秋特今之邸報耳三體特今之義注耳孔子從而贊之修之刪

定之便垂爲萬世成憲吾人遵之則得遵之則失天下國家由之則治戾之則亂若食飲之于饑渴若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末之能違者此其故何哉是可繹思矣又惟泰火之後典籍散亡好事者因而附會真偽亂淆未可辨識如大學中庸禘在戴記中孟子禘在諸子中卽論語亦禘在傳記家語中先儒從而表章之今惟是四子粹然無以復加舍是不免龐駁其擇之精也如此我皇祖成祖特此頒示學宮統一

聖真其見亦度越千古哉仲子嘗言傳習錄不及壇經壇經不及孟子孟子不及論語余比年參會傳習錄陽明初入理界與世說法不免粘帶文字知解若壇經則直指心原更爲直截也又惟壇經卽心卽性見誠超脫顧不免有這箇在至於孟子卽事卽心便更周進一關矣比年參會孟子頗有自得處難以語人卽間以語人或亦首肯似未有深契者蓋謂孔子以來真能識心者更無逾孟子卽好貨好色章不動心

章與夫矢人函人章此弟叅會猷得處也又孟子云不可已而已無所不已章往止視為不要緊閑語今乃知此為學脉所在也至于論語弟於學習章博施濟衆章入井救人章與默識章稍稍叅會中意趣惟孟子能發之乃仲子云孟子不及論語處余未甚解也兄試叅會何如

又

自春徂秋未得一教語眈眈然望之不啻猶饑渴已頃得朋遊記讀之初覽一過未甚灑然竊

卷三

五

謂執射之氣銳而執御之指稍減發貨之意多而買貨之意覺少較之顏子若無若虛之度猶少讓云耳已而反覆熟玩乃始覺快益味其語多端的漸入精深大足廓我固陋益我淺膚矣雖然心之精神口不能言吾人當下精神發之欸譬已減分數及述之筆札又減却幾分矣伏惟我兄當此耆年謝遣家累鬻產為資要此良朋遠遊吳越盡歷寒暑已經一更緬想當時神情當與羲皇共趣周孔同思弟以穴中晉飽仰

羨天上漸鴻雲泥霄壤不足比况而欲較計于語言筆跡之間豈不繆哉媿矣媿矣承命錄寄某某惟二子初機溺于見解而障于反躬兄弟以行與事示之俾彼有良當自默省潛銷若關捷于知見語言間反益其狂誕耳如何

又

余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謂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真體原は無思無為知性之真體無思無為便知上天之載原是无聲無

卷三

六

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答人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于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性真之不容自己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由前之解攝有歸無猶龍氏所謂觀其數非離也由後之解由無達有猶龍氏所謂觀其妙非即也語意雖若有深淺實

一體貼無二見也如何

又

亢病近溪邇來語學多好箋釋經書陳言余謂近溪是借經書言語註脚自家意思雖未爲盡合孔孟立言本指與世箋註不同余玩其語錄并紀中與兄問答千言萬語都是一線千變萬化語柄不同都是一語大抵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渠苦心體貼出來者其日用受享提撥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

卷三

星一

心體不容自己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卽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着言銓辨論只好默契靈識耳然往往反躬體驗兄之操存應用天體自然處分數居多弟輩習氣駁雜大不如兄只於此處頗信得及知以兄爲師法耳此非面謾語惟兄自契自信如何至於近溪迷惑處此亦余大疑姑闕之可也○余憶戊巳年前近溪談學見人齒及片語經書陳言卽爲捧喝余談學理會經書一字不輕

放過憶兄甲乙年前解識經書多有超出世儒妙論今乃以箋釋新妙爲厭何也余戊巳年前與同志商到入微處便津津有味近年以來只從粗淺庸常處便覺微妙家弟子健輩往見余與友訂証微言便掉頭不省患口此禪話也頃來不惟疑余淺膚且并孔孟疑之謂多經世立教之利談少歸根立命之密旨此又何耶惟兄教之

又

卷三

星一

弟時雖衰頽一日十二時中不敢自懈參究然所謂參究者不在六經內典不從方士禪伯惟是反精秘密中參會自己安不安已不容已處耳仲弟常提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未如之何一條弟近溪味其語吾儕須從自己所以視聽言動者是如之何如之何推之内外人已家國天下所以得失理亂者如之何如之何有一分開晤便是一分自得若向别人口吻上承接故帝上鑽求終無了日也如何如何

又

嘗念吾儕之友朋師弟即唐虞之君臣唐虞之君臣故俱是至聖上哲也一言之出一行之見應皆都矣俞矣而或吁焉咈焉君不為忤臣不為逆何也道無窮學無窮諸大聖賢能舍已故也第前極愛復所進兄耳順之說以其識孔子之易處也此處非大開眼孔者不能道此兄實着緊叅會否誠恐兄以其學由近溪而并疑其學也且兄未可即近溪一二不檢押行事而盡

卷三

光一

又

家弟自閩寄書來謂余當亟退作一木鐸老人

以報國恩不須更齒時事云云似益量余胞中

伎倆只識得高皇帝教民榜中一二語故云然也雖然先王孝弟之道常道耳孟子守此須待後學不及行輩何哉正以其道特常高明者便要尋無上妙道以祈有述彼諸蒙者又日用不知難與審諦此孔孟之道所由難明也夫此入孝出弟就是穿衣吃飯的這箇穿衣吃飯的原自無聲無臭亦自不生不滅極其玄妙者人苦不著不察耳且置之塞天地溥之橫四海施

卷三

五

之後世無朝夕其神通廣大如此誰其信之余老矣自分惟此伎倆佛乘玄詮不解叅會從前相與友朋志向高遠者今擬一切拜謝後生中倘有信得此及者便持此為久要盟也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余反之於身如此全未全未念惟兄至性天植此等庸德之行弟實不及萬分一以是借兄為鐸耳此則一點自知之明不容自昧者年來信得兄渾身是性安聖體自辛稍有長進處者只是於此處日漸信得及以是

勉學兄不厭亦以此教人不倦也兄不信然豈
以我生平多誑語不足信耶即不信我可不自
信耶即不自信亦併此常道不信是孔孟極致
之道則大誤矣不但誤已且也誤人是故諄諄
與兄言之非阿也余近草一觀摩紀即兄少年
一聲欬一謔笑余心脉脉取益者忘憶而私紀
之不以示人藏以示我子弟今知我之頑鈍其
平生磨切如此老子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凡
余所紀即兄亦不自知其爲美者此余所以謂
爲性安也他日或惟復所可與共賞然中多兄
蚤年未講學時事嘗恨兄里中門下人百十數
只得兄之皮未有如弟得兄性安之妙者以是
又自豪矣

又

家弟書中云見弱侯指謫近溪敗缺慶喜之不
勝謂即此見弱侯任道之力意亦是至謂近溪
躬行未得過矣夫近溪學本求仁說他學不歸
一或蔽于愚則可何以謂其躬行未得也試觀

卷三

五十一

又

此老平生孝友仁慈之實行同人無我一副肚
腸惟兄可方第則自分不及遠矣兄目及近溪
一路敗缺事余茲益知其所由惑者有以兄
以鄧老語律之失言矣鄧老絕情斷性非人道
矣近溪豈若人之儔哉余爲護近溪受一志惻
冒者屢矣終不忍易議此難與淺淺者道若高
徒復所之見余實合併無纖介違逆兄慎勿因
近溪一二遺行而并棄近溪之言論慎勿因近
而并疑復所之學也如何如何

卷三

五十二

弟時雖在久病苦惱中未嘗一息不參學參學
有會意處便自爲出離苦海証果也願弟近所
參學旨只在粗淺中探討精微謂精微原不難
粗淺以是自信自兜如兄近駁復所論中語卓
吾以爲當兄稱卓吾駁近溪有無語爲上乘余
不甚覺以爲二兄交相參耳夫由無達有由有
歸無此都是造化造化造自然道理惟參透造化
之機者便出入造化而不汨沒於造化是爲知

學此其理微而彰彰而微近溪丈謂從無達有者學乃長進此是晚年進却一步語弟權子中所云賢者登橋脚踏實地者此余所爲歸心也卓吾謂學須從有入無乃臻微妙此其見尚在初機如權子中上圍杆之類也學不離此鬼窟便成魔祟終難與共學矣而兄以爲見在近溪上此余未解難以言說辨也在各人反身體驗姑置勿論至如復所論謂從應感處觀心此于聖復起不能易者兄駁之而卓吾譽之恐非情

卷三

五十一

談若是情談是以迷道迷也弟於高徒言論無一抵牾至於壽兄文中言孔子易學處于尤欣然無已恨不縮地向前百頭首以謝教也一語之教令弟契心降心如此得所同然耳余祭近溪文無半字諛語只說他知得學孔子血脉知得學孔子路逕未諛他無遺行也書後懸壁讀之號咷大哭一場哭之者謂此處與他人說不得即說之未有深思而自契者何者孔子之道不明久矣以其特易也度兄尚不免有好奇好

爲難能病隱伏在古云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即參會得自已與聖人同處便是異于人也高徒復所已開學孔子之眼我兄完具學孔子之身神明默成合爲一人即爲承當所謂承當者豈在言論辨說耶病中強勉裁復又不覺縷縷如此是何心哉是何心哉願兄俯察其心可也此弟老年究竟語俟之后聖不惑者幸爲弟梓出里中英俊各寄一紙以效一得之愚慎勿以覆瓿也

卷三

五十二

又

頃有書奉嘲耳順處視尼父尚減非漫也弟茲直言之而不諱以逆兄耳可乎憶昔年卓吾寓兄湖上時兄謂余重名教卓吾識真機亡弟謂兄曰折難放大意蓋訝兄與余管道同術者而作是分別未究余學所主語若右卓吾云余兄嘗不解會以語余余啗而不答蓋異兄之自解也乃近書來復曰余以繼往開來爲重而卓吾以任真自得爲趣則亡弟此謂兄到今未會矣

亡弟非訝兄輕余而軒卓吾也蓋慨兄之不識真也夫孔孟之學學求真耳其教三求真耳舍此一真何以繼往何以開來哉近日學術淆亂正原以妄亂真壞教毒世無以紹前啟後不容已於歟二者亦其真機自不容已也如不識真而徒為聖賢護名教妄希繼往開來之笑名亦可羞已不已與兄大隔藩籬耶若卓吾果識真機任真自得余家兄弟自當終身北面之亡弟安忍如此引喻置之籬外哉茲欲與兄一剖真機慮兄以為聲聞不省然此中真機又勃勃不可遏者余茲試效驢鳴之聲願兄一傾橫渠之耳聽焉夫欲生真心也而欲義甚於欲生豈囿於名教耶即呼號之食不屑於行道乞人真機可識矣願使天下人人共知欲生凡所以求生者靡不至可即耳食悅色真心也而軫兄踰垣父母國人即賤惡之者非真機耶字予之短喪夷之薄葬是亦有見以為真者錦衣食稻之不安親講經之態而此類非真機耶古先聖人識

卷三

五

十

此真機制為燕享交際婚喪之禮非以為名也所以達此真機也自今言之仁義真心也入孝出弟非真機耶孔孟之明明德於天下者惟以此達之耳而卓吾以此止是弟子職事大人別有明德豈此外別有真機耶願兄一及精收聽思焉兄謂余譯異編為聲聞此未察余苦心真機處比緣近日友朋皆迷蔽於佛書而或又從吏余讀佛書難以莊語不得已借此一發耳余自謂不無郢書燕說而孟生有藥丸飴果之喻得我心矣兄僅取余祖祢他人之喻此在名色分別者中仁與寂滅宗旨此大關鍵處兄却畧過不省何耶吾儒之教以仁為宗正以其得不容已之真機也彼以寂滅滅已為真或以一切任情從欲為真可無辨哉此實不可以聲聞辨者惟兄回取無師之智一照察焉又兄謂余不倚於念通極於性語為近見兄試取余甲子年間跋念菴書以答卷語一覽如何答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有味哉彼

卷三

五

中

從無念覺性或謂念即性兄聞之得笑兄試俯玩余不倚字可忘言也

又

兄以禁妓來道院爲分別而以不禁妓爲分別卓吾以携妓不必分別而以渠學爲已與吾學爲人爲分別此皆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也張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程伯子曰萬物爲一體是我無分別也寔是於此處叅會而後可與語無

卷三

五七

分別處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隣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金剛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蓋無住而生心則無分別而自分別雖分別而無分別矣住於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非無住自生之真機也余亦有無分別有分別者前述張程所云無分別處願諸公大家叅會須是觀體承當就事

而果未可以虛見冒認至于携妓之事在卓吾則可在兄則不可此余有分別處也此分別處又有粗有微難筆札呈者試舉言之卓吾之學只當自了原不管人任其縱橫可也兄茲爲一邑弟子宗者作此等榜樣寧不殺人子弟耶想卓吾聞此語又謂予爲人無論已惟兄僅一子孤注耳血氣尚未寧也兄若以此導之忍耶吾兒此處頗知自愛頗常嗜酒三千里外余一日而幾回腸焉想兄當有同情也可以念予爲爲

卷三

五七

人耶此其至粗至淺者而寔至精至微也管宋時燕間有妓伊川遇之俯首不視明道視之如常退謂伊川曰吾弟今日却甚好色云何則記云奸聲亂色不留聰明聰明無分別留與不留係學所造不能無分別也明道觀真體者當自不習伊川不避聲色亦持志以帥氣者吾願兄且學伊川此則分別之至微未可與淺淺者道也試又即吾所聞爲里中友朋道之肯周恭叔娶替伊川自言未三十時作不得此事後恭

叔偶於宴會中狎一妓退謂所與曰勿令程先生知已又曰雖知得無碍伊川聞之曰夷人類爲禽獸矣可曰無碍乎此其分別如此又胡銓論擊秦檜其忠說燁然著矣以狎黎娥故朱子諷之什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云云此又分別如此想程朱之學卓吾所不屑願兄尚志之如何

又

家弟傳兄教云卓吾已薙髮屬余更弗彈射云

卷三

五

九

云吁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彈射之與切劓跡同而實異也彈射云者有物於此衷懷殺機而欲致之於地也切劓云者有玉於此相愛重而期成爲圭璋也余往與卓吾往復書俱在兄試取而覆觀之殺機耶抑亦效他山之石意耶即中語涉粗厲不遜處亦不直則道不見意耳豈若世俗角勝爭雄攘名奪利者哉如以效他山之石者爲彈射則余之於兄彈射尤多兄倘實以爲彈射余後當緝口卷舌矣且兄仁人也卓

卷三

六

七

吾薙髮便可置之度外耶此中士紳聞卓吾薙髮或束名教駭而異之者或欽佛教喜而樂聞之者即兄援古宰官出家之陳跡爲解似亦未得卓吾心髓也彼世求富貴利達者或刺股懸梁亦有剃髮閉門者此老心雄其薙髮也原是發憤求精進耳亦如博士家欲中之極如此吾儕悠悠度日自謂學已有見有得視之可潑省矣管文成見九華岩居之僧初書石壁謂之謂在黑漆筒裏着山是猶有彼已見在越後見之便有吾儕真切幾人如之咏此文成良知浸明不昧處不知兄睹卓吾薙髮時胸中作何景象若不是自省自憤行居坐卧時求討自己安身立命處而徒在卓吾頭髮上辨儒釋較是非竊不取也雖然平常中原自玄妙粗淺中更是精微聖學如是佛學亦如是佛降而禪聖降而儒道斯岐矣卓吾發憤如此計當必透此一關透此一關便是人天師矣若由是益騫玄奇只在禪家見趣上盤桓吾恐不免墮入十二天魔中

去也嗟嗟發言及此又似彈射矣雖然計卓吾如此發憤後必有大徹處即余前後種種呈說意當以余爲他山石不于罪也兄試傳語之如何

又

卓吾云人之於學惟求知足矣不必稽行此語雖若駭俗諒卓吾所云知非聞見知解之知是人之所以生歟天地之所以始終者於此透得更何須稽行文成所云知行合一蓋如此涇野

卷三

空

後渠紛紛爭論皆門外人也兄云真知者無不能行是矣但語意似猶二之蓋知是隨身貨知

尤是行之妙也第未可與淺淺者道耳

卓吾云佛以情欲爲性命此非杜撰語孟子原說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性也但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不知卓吾亦然否愚嘗謂中庸不言性之爲道而曰率性之謂道學人誤以任情爲率性而不知率性之率蓋猶將領統率之率也目之于色口之于味等若一任其性而無以

率之如潰兵亂卒四出擄掠其害可勝言哉曰有命焉所以率之也

卓吾云人與天地日月風雲禽獸草木總是一箇人見此一箇無處不是佛此語本是程子謂仁才渾然與萬物同體亦是此意顧實識此體自虛能受自大能容自慈能愛自靈能照是其微也今人自謂識此矣乃小小違忤便生嗔恚意見不同輒生間隔不知於此何如也兄謂佛無分別竊謂佛之心之性亦與人同真體中自會分別雖佛亦不能不分別也吾輩未親覩佛面又未盡讀佛書安可傍人口吻懸擬佛罪哉

空

或傳卓吾云君臣父子皆是假合有聞之慨然憤詆者余解之曰卓吾意指蓋欲人反身靈識而我之真常妙合者耳人苟識真則庭草盆魚皆是自家生意况君臣之義原無所逃父子之情自不可解者哉故曰反身而誠者萬物皆備于我不則則自己形骸髮膚本是假合邵子云

即肝脾爲胡越矣卓吾之言何異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吉水宋允刊

卷三

奎

書牘二

與鄒汝光

三首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四

伏省來書余所欲言者賢已言之余所不能言者賢已識之余又何言試就賢所及商焉賢家篤意斯學三世矣其發願初心原祇期久而不亡耶抑惟求生之不忤耶余謂生之不忤即死而不亡者也且所云了手死即不亡者直待屬續後取証耶抑即當下取証耶余謂當下信得及便即當下了手當下了手便即死而不亡矣舍却當下之了不了而懸臆未後之了以期不亡不知當下何以修死後何以証哉管蒙莊有言曰形者死矣而所以形形者未嘗死也吾儕志學不反身默識所以形形者所學何事白沙云只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合下已死矣况曰死而不亡耶既自默識所以形形者則所以盡性踐形者自不容以已矣何者天既借我以面貌假我以形骸賦我以此靈識鞠育我以

父母治教我以君師聯屬我以兄弟嫺黨切磨
我以朋友附托我以民物此種不容自己仁脉
蓋自無始以來各各承受之者此其干涉豈不
大哉於此視爲情緣而曰第求出世所以不亡
者不知當下已自麻痺不仁在矣後不亡
何知焉竊謂然而不亡者前惟孔子後惟文成
非欣其聲名言論教法之謂也孔子然而孔子
之仁不亡文成然而文成之良知不亡也余我
於此實信得及當亦自不亡非爲不亡而爲仁

卷四

致知也惟昔孔子之沒也門下諸賢食以孔子
亡矣或相向而哭或築場以居或欲事有若以
志如存之感要皆未知孔子之不亡也惟曾子
知之是以特揭鵠鵠不可尙之體以示同門豈
曾子之思念孔子減於諸賢哉諸賢囿於情緣
而曾子篤信孔子鵠鵠之仁體不亡也陽明沒
而學術多岐良知晦矣惟令祖信之之篤故文
成集序特揭曾子此語肯哉肯哉且卽平日胞
也言戒懼言不致不勉不敢不盡云云皆是濯

江漢暮秋陽以期鵠鵠意也鵠鵠之體得當自
不亡如當未死之年即萌一求不亡之意存便
非鵠鵠體段也賢式參之如何更有幫助毋悞
往復

又

往見賢哲之惑于二氏也入其說而拓其性之
所近溪者歆其清淨以爲禔脩之益淺者其
戒律以爲果報之因如是耳固未聞有助愈長
亂之談也卽今談二氏者又何多岐哉高明一

卷四

行多悶肆而不可檢神單暗一行多潰敗而不
可振飭彼且觀於人曰性本如是吾道之大如
是不直撥程朱亦且弁髦孔孟不佞爲是撫
膺長吁恨令祖之不可復作而重悲令兄之齡
之不永無可與共商正者

又

近溪會試中式後不廷試而歸學十年已偕數
十友自肝江趨吉州卽正於令祖暨南野雙江
諸老維時會中同志數人諸老以近溪自建

遠來位在首座今祖就質之日子不急仕進而歸學十年于茲其志卓矣近所得如何近溪作而對曰只是一箇無令祖覺余哂曰羅大人力學十年餘矣如何尚在門外耶此渠狂爲余述如此今江左之學者務榜嚴經中參會人者只會得一無便了當年近溪自呈如此而今祖不爲印可近溪老來又放下這無而專提撥生機何也敢問

與吳少虞 四首

卷四

四

兄謂近溪除却穿衣喫飯的別無伎倆豈歎近溪卽堯舜周孔諸大聖人舍此更何伎倆哉大學首拈喫飯的知極之爲恭養之能皆是物也顧體取有淺淺志願有大小耳兄言常明常覺矣除却穿衣喫飯之明覺而別未明覺是爲騎驢覓驢固非是然止朋覺得穿衣喫飯而已而不能合內外通物我實未入原所志者張子所謂不喻衣食之間耳亦知言而後能合內外知人而

後能通物我知命而後能貫天人是明覺之謂果也吾黨於知言知人尚未克進之知命乎請從于穿衣喫飯處且常明常覺焉極深研幾或庶幾乎爾何如

又

近聞里中後生誦兄糊塗余大爲兄憤恚中夜不寐撫枕循省余之知見伎倆無分毫有加于兄至其反躬實踐處則愧于兄甚甚念兄自向學到今廿年間細細檢點未見兄有不矜之行

卷四

五

余影之愧乃余則惡于志而疚于中者多矣此余脩之身者不及兄也載觀兄家庭之內弟姪孫子恂雅飭友愛肥推及一從再從視其過失災患若疾痛在躬然者乃余竊祿于朝已幾何年乃宗族饑寒困苦尙漠視之不能加恤况復能正其過失耶此行之家者不及兄也又四境之內巖叟酸氓爲兄薰之而善良者不知幾人矣乃余日惴惴焉惟恐傷人害物之不免復能志于化鄉道俗之事乎此余居鄉郡者

及兄也後生小子以兄爲糊塗則余之糊塗
滋甚顧以兄之善卽余之善也何惟恐兄信
之不篤居之無恒推之不廣耳而後生小子乃
妄云云豈以道不必修諸身行之家推之鄉邦
耶想彼祇謂兄于鄧老一班學術未之通耳果
爾余惟恐兄之不糊塗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誦讀千數
千百載之下夷考其行于數千百載之上方爲
知言彼鄧老以殘忍穢醜之行爲是誠淫邪道

卷四

六

之語兄猶錄而玩之此則竊疑兄糊塗耳夫近
世士大夫好佛者如吳莊湖陸平泉之修潔近
佛之清淨趙大洲陸五臺之剛簡近佛之直截
羅近溪之寬和近佛之慈慧皆就其質之所近
入佛語而授其所好余未嘗不敬之愛之也乃
鄧老之行兄歎未之聞耶余往醜其人不欲視
其言茲于兄錄本偶一觀之撮其大旨曰見性
其見性之要曰了情念其本教然也卽其行考
之渠父老不養以奉養有祖愛不坐有文喻

筭不嫁髡首而遊四方往在我里也其子間開
萬里來省而不之恤其于情念誠軒然絕矣乃
其高笋塘寺之所爲有不可道者此歎非情念
耶彼亦自求諸心而不得也乃又爲之說曰色
慾之情是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機云云夫古
先聖人亦旣知此故經之以夫婦之倫正之以
婚姻之禮謹之以同異之辨嚴夫內外之防若
是其詳且周者乃所以盡人之性而正人之情
也彼乃又曰遇境不容不動既動不容不爲又

卷四

七

曰惡聲者瞞昧不肯言愛生者疆執不敢爲皆
不見性云云嗟嗟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如其言
將混而無別縱而無耻窮人欲滅天理致令五
常盡泯四維不張率天下人類而胥入于夷狄
禽獸矣彼蓋自欲飭益其醜不知淫邪而遁至
此也夫父子天性彼以爲情念斷絕之矣乃男
女之欲卽以爲天性之至情何也男女之欲固
至情之不容已惻隱羞惡非至情之不容已耶
以惡聲愛生者爲不見性卽鑽穴踰牆父母

國人之所賤忘生猶欲古人之所汲取者爲見性耶率天下之人而禽獸其行大札其命者其此之言夫即今里中後生根氣淺薄者入前之言益稔其殘忍而忘親多愆者入後之言益稔其淫縱而無耻兄不見其形獸不察其影乎未窮其源獸不觀其流毒乎但其人微其行穢稍有志者自能辨之或不爲所殺耳兄吾鄉之望人也錄其書而存之何耶兄必謂除此一條中不無可擇者不可以人廢言也不知餘皆勦拾

卷四

八

二氏之餘唾耳且今二氏家之言道也譬竇人丐子竊窺富室人之鮮衣美食村童野老偶觀都城之靡麗紛華輒便驚詫張皇向人口戢戢誇譎不休乃吾聖人之知此也服于斯食于斯居于斯且推其餘以衣食人人列屋以居人人相習而安之相忘于言矣茲兄之所以修諸身行之家施之鄉邦者故聖人所遺之衣服居廬也於此而居之安服食之適即未入聖是亦聖人之徒也假使兄茲行鄙老之行言鄙老之言

今後生小子羣然宗之曰少虞明白明白與兄絕交矣兄第遵所聞行所知即後生小子謂兄糊塗兄當斥之曰還有一糊塗人在吾已有鄰德不孤矣如何如何

又

昨奉書悉從赤心片片陳道即稱引兄處非故貢諛取媚實余平日自省如是實見得道當如是亦以明學之實輔兄之志而定鄉邦後生之趨也或謂余誤兄則由孔孟先誤我矣孟子曰

卷四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亦故爲是淺近語以塗人耳目耶夫升車者多指則亂登舟者兩跨則溺余心直欲鄉里後生人人脩諸身行諸家施諸鄉邦者咸能如兄則所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兆在是矣乃後生妄誕如是於兄何損誠恐彼從遊者之憤心而懈其爲善之志也余此心何心哉即伊人朝兄爲寡道學余亦以爲失言夫兄修德行之身施之鄉邦

自墮罪業而不覺晚在京邸拒絕之甚甚矣

又

彼氏之教起念發端處原自不同彼自爲生外
一大事云云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理發
育于萬物而參贊之能寄托於吾人此天地之
性所以人爲貴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吾人欲爲
天地立心便思人之所以爲人者實欲求所以
爲人便思吾所以爲心者茲反而求之心何心
哉視聽言動其發竅也喜怒哀樂其應感也君

卷四

十一

荷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其實地也是皆天地生
生之德之所顯見而所以生生者故自無所爲
生也無生自無滅此何容言顧於所謂竅者塞
應者乖倫者雖雖生實然可曰無滅耶大抵吾
儒所謂道合天人一微顯貫虛實統情性而爲
言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和也天下之
達道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彼第以尋之了

不可得者爲心爲道視倫物之顯人情之至皆
視爲塵迹以是視眷屬爲魔累以任情恣慾爲
率性以改過遷善爲輪迴蓋自不知其陷而離
也昨書覺未深省又申之如此跡里中後生流
弊可觀矣

與內翰楊復所 三首

昨承示與楞塘往復書比值家難奈苦餘日把
玩紬繹藉以自廣受益弘矣因忘固陋竊取足
下意指而訂之將以諗于同志且請質焉竊謂

卷四

十一

荷

楞塘性念之說中云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云云
似無足疑惟是首云念之不動者爲性一語參
之告子生之謂性不知如何更參之繫詞生生
之謂易又不知如何蓋既云念矣而中又有不
動者在疑二之矣吾人密自及觀實無無念時
渠云念之所自起由於欲與見固也尊教云性
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寧無邪
正乎念之生於見也寧無偏全乎邪者謂非誘
於欲偏者謂非滯於見不可也學者從念上研

幾隔邪枉偏此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盡破除
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為直截真
詮得上乘矣頃聞足下開悟同志時時提撥當
下本體程伯子曰觀聽言動皆天也此理干涉
最大迷悟之間不默是非得失從此以分而吾
人之所以生死者實自此判於此實有悟入便
如堯夫所云靈丹換骨白日升天矣苟於此不
能反身靈識而徒在名理上辨析格式上檢點
則此身猶然麻痺所謂不著不察虛生枉死人

卷四

十一

夫

耳足下之切切惻惻於同志者惟此一路有以
也顧惟此理雖是至易至簡其實淺理淺會雖
是莫見莫顯而實微且隱矣自非夙根上智深
造自得者未易言下頓領也且曰口之說話性
也而商道論學而或嘗嘗媒襲無以別耶足之
運動性也而履繩蹈矩而或跌宕趨蹌無以別
耶推之食色性也而禮食親迎而或終臂踰牆
無以別邪有物有則帝實命之矣固知實悟者
决如此决不如彼比見里中初機淺學業習未

滿憤悱未至而志原未有樹也一旦偶從口耳
上承接輒自倭得悟冒認承當撰云一切皆是
而猖狂恣睢悍然不顧者蓋不數矣祈塘所云
拾唾傍吻一知半解者蓋懲夫此耳竊謂人之
迷有淺深其悟有大小今人不信昭昭之為天
誠迷矣顧執昭昭之為天而未究覆幬之無垠
可謂知天乎不信一勺之為水誠迷矣顧執一
勺之為水而未睹溟渤之汪洋可謂知水乎愚
嘗曰識性要矣辨志先焉足下云上古神聖性

卷五

十四

夫

體通明而志願弘大此則究竟至論吾黨所當
反身循省者蓋所謂性體通明者决不以一知
半解為已足其志不盡人物之性不極參贊之
能不已矣志願弘大者原非希高慕大以自倭
蓋實信此性之通於天地民物者本吾一體不
容已也惟其性體之通明也是故志願自弘大
惟其志願弘大也故其性體亦通明是惟無欲
欲以天下欲以萬世是惟無見見以天下見以
萬世由是二出言而不敢不慎者非以正行也

在天下萬世也一舉足而不敢不謹者非以
譽也念在天下萬世也足下所云知性則知
天知天則動無非天者是已蓋知天則所謂欲
與見皆天體之流行變化於天何累哉雖然此
未易言也如足下所謂志弘大性體通明者
乃可與此惟足下所云上古神聖能感鸛鵲
鵠鳳儀獸舞遊哉貌矣不敢憶想區區一念第
得朝之士紳無作好無作惡濟濟師師野之黎
氓無胥殘無胥虐親親長如此天下太平終

東卷四

十五

生爲太平民志願足矣顧惟孔孟之道明臻此
無難也乃孔孟之道所以不明者則卑者溺於
欲而高者蔽於見之故也彼溺於欲猶可言也
蔽於見則難言之矣往聞近世譚道者或侈一
見卽自了而以篤倫實分爲情緣或營禮教爲
桎梏而以踰閑裂冠爲超脫或任習心爲真機
而以遷改懲窒爲鈍下如此橫議及而求之不
得於心是雖住世真出世活佛寧能舍所學
以從之哉至如足下所云有所謂舍目從色舍

耳從聲云云細其意指諒猶孟子卽耳目口鼻
之同以驗人心之必有同然云爾得人心之所
同然者而後謂之從大體謂之不踰矩也如足
下往著時義中所發孔孟之旨孰非人所同然
者哉如此類語竊恐讀者泥其辭不逆其意謾
謂目惟從色耳惟從聲欲惟從心卽是性體而
舍其所謂矩則前橫議者將藉爲口實矣足下
豈謂物交物而引之者亦可謂之恒性邪審爾
則游于佚淫于樂者亦從是性而已益何爲切

東卷四

十六

切陳謨而聖如舜禹又何舍已從之哉夫淫佚
非舜禹有也而益陳之舜禹樂從之如此以任
天下之重也惟祈塘所謂溺於欲滯於見云云
者亦非足下有也惟足下主盟斯道故以此言
進顧足下亦以益謨視之提激來學似無不可
高明以爲如何答程伯子曰聖賢立言不令知
德者厭不知德者惑僕雖不知德于足下數言
惻種沃心間于詞旨有未瑩者特爲發揮如此
以諒里中同志令其無惑耳非有低也惟高

明不惜詳教以發蒙蔽幸甚

觀摩紀畧與楊復所

蓋予自束髮交子微矣習見子微自少無童子過座中偶聞嫖褻語輒扭焉面頸發赤也比長入仕涉世紛華中而醇心篤衷猶然無異赤子其于禮道之交也未嘗斤斤然為廉間取諸人也無美心隨手為人取之無吝心遇靡麗玩好若輕塵浮颺空中隨風聚散耳以是宦廿年秩二千石四歷名郡而屢空終身俯仰無資至于

卷四

十七

世業不守宴如也世譚道者嘗云無着無着以予觀於子微於此誠無着哉乃或遭非禮惡聲之加也片語折之應時消化甚至無根之謗橫及其身聞之一筦若蚊蚋過耳無幾微介于中也微時受族里齟齬窘侮者比既達匪惟能忘且報之厚焉此其于西竺氏所云八風不搖恩仇平等者非耶生平孝友睦恤之行予得之於彼家庭屋漏中者多古人絕德事迺不惟不欲

人知意若愚人知者其數歷郡縣善政建績未

可殫紀顧即渥交如余未嘗顯一自述余第於

王宗伯

中丞

海內

剛所

而論其守瓊之治行于

譚司徒叔而聞其守雄之治行初筮仕為令中

左遷浮沉中州所至民被其惠輿人到今藉藉

頌之然余於鄭司寇淡泉吳中丞自胡顏督學中

諸名公處聆其聲稱耳子微未一啓吻向余語

也所謂不知美之為美者殆若是已若聞人之

惡惡毀行不特絕口不道耳亦若不忍聞者凡

此皆予生平師法勉模倣之而不能萬分一矣

卷四

十八

迺里中篤交海內同心第知子微之志學也嘗為余所從更少有偲切之助而不知子微自束髮來其操其履為予所師資若此蓋予躬不逮外謀成光而子微闇然自脩人不及知此尤予之不及子微處相萬萬也嗟嗟子微死矣而予心脉脉以子微為聖者若曰聖人之道如在知見則以子微為聖未可如聖人之道惟本諸身則直謂子微為聖非阿私也何以明之蓋嘗聞

譚聖學者胥曰虛曰無驗之應感其有

庸人俗子何滋甚也惟吾子徵目中達表則真
虛而無矣世譚聖學者胥曰不思不勉不學不
慮矣夷考于子臣弟友庸行間尤恨其不少加
思而勉以盡分也乃吾子徵孝友睦恤之行真
由天植而無事思勉矣春陵夫子曰性焉安焉
之謂聖余所稱子徵者蓋皆見之履而性焉者
如此性而安非聖其孰與于此嗟夫子徵死茲
踰時矣予心益脉脉聖子徵而不敢以告人人
何也士仲於知已屈於不知已予固心知之矣

卷四

九

而懼言以人輕也茲敢述其畧以質于足下念
世惟足下知子徵不以予為阿私也予言及此
蓋自盟諸心者數四而且盟諸天矣表謂即未
可易視聖也而輒擬子徵于聖抑亦所謂聖人
之徒也非與惟足下財察而銘之以詔來者

又

生俠庇在里無恙惟是四月廿日柳老庵棄人
世天鏗我一臂矣痛悼何言比來時時仰屋而
嗟或無枕而夢不能以已追思此老十賜教

透骨徹髓渾是天真聖體也其門徒子弟欲生
憶其生平事行為狀以請于足下圖為不朽計
乃生苦衰病浸尋又里中日有災變疾苦事震
撼其心卒不能就且聞先正有言數其事而稱
之猶有所未至也柳老至性之得天甚厚而學
以成之者益粹其事行未可更僕數蓋嘗密著
觀摩紀述生自縮髮來所觀摩於柳老者一帙
顧惟柳老生時蓋聞人稱已之美惡聞人之過
而生所紀中多其幽隱屋漏事述其美或未免

卷四

十

于掩人以其是不敢出第錄其題語并其槩凡呈
上以備採擇惟世學實寶以知見相高孔孟之
宗失已甚矣以生觀于柳老所謂行過其言以
身發揮斯學者足下表章一柳老以救之諒亦
其汲汲衛道心也臨書不任拳切

啓徐存齋相公書

臨慶丁卯

某嘗念門下士無慮千數乃閣下獨屬意江陵
張君重相託付誠為天下得人矣同志中有識
者僉謂此閣下相業中第一籌也惟此君信能

繼志傳心第其性本簡淡而學亦因之延納一節未能如閣下吐握之勤朝士有以此少之者顧尚有以進之嘗念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今天下士在左右者故皆閣下所陶鑄者也然或心純矣而識容不足識高矣而心不盡純心純識高矣而或苞蓄不深全才爲難門下士如朋石者似不可使遠左右也然又須處之冷淡之地弗令處勢利之衡乃可何如何如彼公悍矣妨賢誤國雖不減前相幸其發也驟其當與尚未

卷四

五

成願閣下頃忘形迹使反側者自安彼鄉賢者望特記存優處之略舉所知如揚和兵憲屢辭心行某素所傾心前守永平其治行聞爲天下第一即以李陶山故事處之亦當者在告行人魯邦君學行俱優得以吏禮部屬起之即處以學憲之任可也北臺朱御史練巡按此中其精明脩潔十數年來少有其比南臺賀御史實忠信老成其鑒示能燭彼公於未露之時矣此二君者望閣下俱留心優之昔僕被司馬欲決伏

元弱冗兵而先簡精壯者優之意蓋如此方伯孫應鰲其人溫潤如玉且原出身館中進之卿寺以備講筵似其任也昔伊川薦范淳夫所取意如此未審事體可否頃會丘月林稱洪芳洲山東之政不容口某竊慶喜故人不負閣下與知且浚服月林是非好惡一無成心有品人物固如此也二公似俱當轉北芳洲之才無所不宜時需所急則京營與南本兵似猶爲得力也何如伸辨羅寧國王兵憲事情詳具疏內計閣

卷甲

五

下亦自明鑒也伏惟省察附請開增貢疏即往議拔貢意偶查有此例乃援以請向蒙示宜列所知姓名不能徧舉謹以三四子行畧奉聞伏惟閣下好士之誠不問窮閭常布念士人篤脩一生此等遭際豈可常得故仰承教指安一薦拔之倘蒙俯賜施行士習當爲一振也如何

又

自閣下秉鈞以來區區鄙念未敢一日忘左右仰惟駿威休美計入人能頌已惟日翹遺缺思

效其狂顛以章閣下翁受之虛願年來未得所
聞即偶有淺鮮擬欲陳說已而聞之人人則業
爲補拾或中有委曲矣又常周訪旁諏籍記一
二所知思以仰酬閣下拳拳爲國欽才之誠
比檢宦牒視之凡私心所知慕者一一入彀無
遺賢矣以此思優積而竟灰藁具而旋擲去者
數也唯日齋心默禱祈天子萬壽省問閣下
寢膳無恙則即忻忻色喜自得矣此外勉強職
業時爲諸生講說朝廷作養之意相公所

卷四

三

以能挽回天下之由使知嚮往顧恨問學未成
身教不立無以副任使也夏中恭聞榮考同志
擬賀率諒閣下方以雅道肅天下諸不敢具幣
又無拙不能工文啓即能知亦非所欲也念惟
閣下肩德履夏商周之庭而兼集漢唐宋來碩
彥之美私心祝願始畢酬耳爰與二三子考據
往牒集爲寶鑑一書繕寫已成又慮簡袞繁冗
密勿無暇頃寓廬陽校士畢嚴局棘院手自編
摩竊不自揆聞附任臆錄成凡四卷計二冊謹

緘奉陳都俞暇一披覽念向爲此蒐故獵軼食
常忘食尚論思寢不成寐如茲者再踰月日
孱弱之質頓忘苦辛蓋謂合是無以少效芹曝
耳恨聞寡見淺識卑議下又以職務縈心即固
陋尚有不盡惟閣下覽覽或小有取焉因憐初
志俾得少息故棲由此拭滌塵慮溫繹舊學他
日微有長益更當罄所自效是則閣下之後使
向者已盡其器向即終身巖穴亦非忘世負恩
私者矣下情無任瞻戀臨書悚又

卷四

三

與管登之

三首

前三月余遊武夷重有省感於造化屈伸之幾
云蓋倒黷三代以來聖哲更未有終生伸而不
屈亦未有屈之不極而能伸之大且遠者昔人
有言若非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知
參造化機者即朱紫陽蚤年亦甚僵蹇尋仕僅
僅至提舉稍遷即爲時宰所擯自淳熙癸卯屏
居武夷山中越紹熙壬子始移歸考亭蓋十年
于茲維時禁錮猶遷致冷門徒跣走流血此何

等尤景也乃此老終日孜孜于此山中者其精神意指千古之下猶可想見嘗見近世學者往往立論掎擊余不敢辨弟時時自省若肯一陳此虛知虛見起晦翁臬下而質正之函丈間自信亦有微長即晦翁亦當肯顧嘗仰思其繼往開來一段血誠其泰山喬岳一種骨氣友已默觀便寒然自失悚然內規矣彼其道律之孔孟誠有說乃世世遵用之有以也雖在當時不免取厭即勝國天翻地覆時許吳諸儒承其緒

卷四

五

論世界亦默賴支撐至我國朝二百餘年則全用其學矣試看前筆名公鉅卿其德業聞望爲世重輕者孰非遵信其言論者孰有不遵其言論格式者即不似人更何言道然晦翁所語若是弘且遠者實此武夷山中之精誠積累到此始大發洩非特此種虛知見一時意氣能爲之也又使晦翁挫之不至抑之不久其精誠壯積累若斯否耶大端人惟志立眼明則崇高富貴固是伸扼窮遺佚是伸富貴之伸近且小

阨窮之伸大且遠苟志不立則阨窮遺佚固是屈崇高富貴尤是屈且重禍也先正曰知幾于伸屈之感易曰知幾者其神乎惟賢思之

又

頃舟過潯陽遇高徒顧憲倉得賢書并前所寄申道長處書稿再四把玩賢之念我何殷而責望我者何厚中愛護我者又何周至也即匪木石能不銜戢顧即是測賢近懷似憂時憤世之意過重而怡愉自得之趣似減私心亦重爲賢

卷四

五

念之夫禹湯憔悴不能游黃唐熙皞之天而孔孟栖栖不能際成周大和之運內典所謂缺陷世界蓋自古以然昔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奈何以有涯之生爲無涯無益之憂孰雖然彼千歲之憂誠爲無益而千萬世之計亦不容不仰思古人日夕電敏者往爲賢述晦庵蓋想當時據顯津詆訾此老擴斤此老者何煒燁哉今銷滅漸盡矣而晦庵之所爲計者至今尚在充賢之志之材似于此老猶薄之不爲者而

賢之所遭則又遲遲矣賢不為千萬世計而切切焉為一時憂竊謂賢不取也余老矣此番之出豈真然不自知止足哉抑豈不自度量妄意有所表達哉微王上 恩餘借此術為傳符尋舊遊耳舊遊中有能為斯世計者又有能為千萬世計者便可以藉手以報主恩亦不為凜曠也昔淳于髡詆孟子三段語意孟子荅之詞俱若遁顧所謂衆人不識處到今人孰識之維時孟子名實誠不加于上下而七篇中一縷孔氏血脉流傳到今其名實所加何遠耶區區一念願賢深思之也延佇秋中携令郎赴試當於清風明月下一盡吐之家弟子捷時報已抵家似不耐官意駐江北畧休致旬日後計或可至惠酒可與共醉矣謝

又

近得賢手書論賢涉世久困衡日深所學益大有進不任浣慰竊謂賢開學須辨真志須達真根真根透則自

溫與世酬物自合

卷四

三

天則如種種相厚意氣空闊議論皆是習心作祟雖却真真矣然惟其真其遠者自是必若無若虛便自有天下有少不盡分處那更有閑工夫持此虛見識空談與世人競短長也是故真志苟立真根自透不須防檢不須把捉矣如使因事懲悔第欲與世調停即今完完全全與物無忤去道遠甚矧故東失西周前缺後缺未必能如所願也細覽賢札即所品評感創視往已覺真省一番進一格願百尺竿頭不妨更

卷四

三

進一步也二魯賢舍弟幸俱以此意相商懇

與劉調甫 六首

昨聞與徐子論辨文成分別儒佛以親民與不親民為言徐子謂佛未嘗不親民云云予謂參會聖賢言語須要融通古人言明德親民只是見得道實虛實有無云爾即余嘗言即事即心是也不親民明德何以顯見文成所指明德而不親民者即今着虛落空如鄧僧云先天後天不相聯屬如卓吾云余所不容已只是一箇入

孝出弟小學彼更有明德於天下大事此便是
兩截學問程明道所譏者佛嘗言色空不二又
欲普度衆生願所度衆生其教指多從上一層
說法吾儒便從下學而上達如此覺稍有異願
今學人賢者多難達上一步不得已而借筏于
彼氏以登岸行也

又

別後病榻中發玩賢役禮會諸并無生說凡余
與賢商者賢已先言之矣凡賢所言者皆余所

卷四

五

七

志者也又何言又言此後雖是千里相隔可忘
言也近著諭醫一篇寄奉覽時足瘡甚不暇

又

昔大慧謂張子韶將佛語改頭換面說向儒門
去頃徐思中將吾家語改頭換面說向釋門去
而予不爲辨者蓋謂學佛者實是清淨不至傷
風敗化實是慈悲不至傷人戕物寔是靈通不
至麻痺迷罔未可過爲分別此孟子當戰國廢
爛疾苦時但得吾人者與百姓同樂今之樂即

古之樂意也而調甫云二此固樂則韶舞意予
復何言顧奏韶音于梨園后庭誠忍聽者希耳
唐祠部近輯程子闢佛語一編焦弱侯中多駁
異想二程重懲當時張商英呂惠卿所爲故闢
之嚴如此使學佛者皆如王文正富鄭國亦不
如此闢也焦弱侯所崇信者惟是如來惠能輩
如前漢涑水惠卿計金陵亦豈是之執儒佛幾
微辨先正言之悉矣不服稱引知此是非好惡
本心古今人有同然也

卷四

五

七

又

頃聞廟堂特起賢暨鄧孝廉而又加吳中二王
子秩以表章之仰思廟堂雅意蓋藉此正學術
也夫大爲慶也乃同志中爲賢謀出處者俱無
當或謂賢堅志不出則名益高余謂此亦終南
趨逕非賢志所存也進此者謂從吏賢出必有
所表建此亦張楷之責望賢雖優之非吾所期
于賢者惟孟子願學孔子非學其仕止之陳迹
也孔子之辨以可仕可止者其仕止一於學學

爲仁也。一息有間無一處可已故仕亦學止亦學也。此意畧發于舍弟近著孟子願學孔子義及余批示小姪用行合藏時義中寄去一覽即余所爲賢謀者可諒已。昔龜山先生出或議其無所表建此世俗眼孔也。考龜山一出疏罷安石配享著三經義序王氏新學致令伊洛之學光顯到今惟我昭代學士大夫胥尊崇之二百餘年又安寧平伊誰力也。今世日用未察耳賢試詳考而深思之是龜山一出功在百世丁未可與淺淺者道也。先正云經世不在邊境在朝廷不在兵食在紀綱不在政令在風俗顧所以正朝廷振紀綱振風俗原本全在學術賢目今學術何如願賢于此留意焉。

又

羅山差役還得賢二月二十五日抵京耗爲慰念昔王良起東海友嘲其無奇謀樊英出壺山衆姍其無深策竊謂二子當時即有奇謀深策未遇明眼知已人誰則知之者惟我昭代初宋

卷四

主

文憲起龍門以不嗜殺人一語說皇祖而陶姑熟出采石以興正道黜邪說進夫此語戰國時君世主所視爲迂遠而濶于事情者乃吾儕由此受享久安寧平之福二百數十年餘將無疆矣斯其爲謀不已奇爲策不已深哉惟今聖明在上賢公卿在朝賢一出而有意運奇謀即非謀有意建深策即非策惟是事賢友仁直承孔孟之學脉直走孔孟之路徑守道待後便所謂弘遠謨也前姍友周貢士來附書致此意貢士子曰應明昨歲撥魏科父子俱誦謹可與進又黃岡有樊生者頗慧敏倘俱至望加意造之毋錯過也。

又

嘗惟吉州自文忠以直言敢諫爲賢其風尚從來矣山中傳聞邸報云賢近有两封事上初心惶惶意賢猶然大方豪傑格也近得見寄二疏稿與家弟反覆玩讀其朝儀疏忠懇婉曲而不激從祀疏詞意弘深而不迂且二事原是修郡

卷四

主

職司非越樽俎者又備詞命意者涉世久立朝
素無一可選語從來山林士未有能如此者即
此具見賢從德性而發宜足以興者嘆服不置
謂此在近世士紳中論亦可謂萬代瞻仰舉矣
顧此賢平生所志之學與病夫夙相期頤之心
此亦止是乾九四躍淵一試微泡耳汝光見教
書感稱賢近詣中謂賢時甚虛虛之一字此則
大聖人一生幹當不盡事業正欲一效于賢者
孔孟雖是教學兼脩其教就在學中大舜善與

卷四

三

人同一童更須理會學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
便是與人爲善處此等才是虛無妙用大開眼
孔徹無上法者若世談虛無者最不虛無此從
見諦入可爲深省一省彼亦我師矣○余時病
狀諒文溪能道斯世斯道有賢輩在即託本可
與幸毋過念也往因沈介菴病中著贅言發文
成學旨已呈賢覽矣近因寶卿郭青螺公祖見
教病中央性命著學彙一篇幾萬言親友皆大
憲謂奈何忘生爲此然余遇大方人物正欲發

憲大都發孔孟學旨也想時高明見之不但覆
誦將啻之不顧矣實音者念惟賢二三知己耳
諒文溪亦能道語中意遲日當以稿呈及本之
言意賢或不以病慣棄也馮道論亦是病危時
著手字草草具見余時病狀也

與蔡見麓三首

去歲從肝泗亟歸竟未得把袂一別懷其何言
弟頃日多病又兩親念之切切圖歸志無一日
去懷已頃幸白下諸子進脩其力其見日精日

卷四

三

實多弟所不及且因之少有省發此種學脉似
有寢明寢昌之幾此皆賴兄及惺堂諸同志造
育觀磨之久故能爾爾弟實無分毫力也頃益
見得孔孟之學易簡平常實是人人可爲凡
不可以徵庶民而對造化者皆非孔孟之旨也
往所請正於兄者多尚涉宋儒蹊徑今賴諸子
切劘日有省如是兄以爲何如近念諸生以分
隔人衆不能一一提命姑於策問中畧示言筌
使之尋繹此其計誠淺然心亦苦矣風便幸常

有以教我

又

念僕本縮朒孱人往復南中卒不大至顛倒者
賴大方諸丈夾持力也億僕受事初史丈惺公
見過卒然面質曰子此官欲如何作僕偶漫應
曰比見方今為此官者第多中數輩傷苛即稱
良矣史丈掉臂厲聲曰咄咄不啻子亦為此陋
語也子蒙簡為此官不思如何正人心以挽士
習而爲是陋語吾厭聞矣拂衣而起僕大慙省

卷四

圭

焉踰年有同年弟亮貴要人求置優列者僕視
其文未優也置之三等已語史公曰同年弟論
文第應四等無奈何冠置之三等史丈憤然作
色曰子此無奈何便是脚根站不定之漸朝廷
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僕大慙已以是在事六
年寧取罪諸貴要惟恐報顏於史丈也僕嘗謂
平生得三益友於大方猶得良藥以廬山胡丈
爲正氣散近溪羅丈爲越鞠丸史丈則排毒散
王俗子輩有問明公者是予前陋見耳所謂

正人心挽士習者明公何烈烈也惟願明公此
後毋改王焉此史丈之盡規意也如何如何伏
惟垂鑒其欸欸愚焉

又

承教警策良多恨下針砭尚存姑息意容歸來
袒背受也兄本泰山喬嶽胚胎斯世斯道不是
如此如何寄立如自檢之嚴擇交之審弟所取
法正是敬服兄處以是議兄之隘感矣切切仰
冀之私唯是願兄一生精神命脉拚在此學此

卷四

圭

道中眼孔絕更高進詣更大耳若只筭箇端
人正士名卿碩輔就兄目下已當屈一指矣又
何敢聒聒耶昔象山荅晦翁書云尋兄嘗曉陳
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
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
灑磊落全亦欲得尋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
下學術云云古人朋友相切劘其懇切如此敢
述之爲兄前道也即兄書中云入閩頗欲倡此
學以正人心移風俗竊願願欲二字猶有兼搭

意夫爲學兄素也督學近職也崇正學而迪正
道督學之簡書也舍此更又何事而云頗欲耶
然此更加不得一毫作用意思另開一門戶侈
講說都是俗套無益全在自已精神命脉上弟
年來雖未嘗爲此然作用尚似落俗今始悔之
兄在閩中爲弟補此即當弟自補過矣條約在
人多爲詞說弟受惺堂規亦去此止是參酌前
人規畫耳其出巡考試規節頗爲詳悉蓋緣更
酌幾番了也錄上以備裁擇

卷四

三

與王龍溪先生 二首

愚嘗竊謂孔子之學原是一貫孟子之後宗傳
似失不免着見着見則二矣即如墨子見得萬
物一體處便勉強做兼愛作用楊子見得真我
處便執定做爲我工夫凡此皆是着見是皆窺
得向上一層者孟子只從其類有泚處乍見怵
惕處識取令師良知之言亦是從此討求消息
原自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既不落向高層虛寂
巢臼又不揆和丁屑功利機械知至至之則不

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
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宰愚尊信之無疑
者蓋反求之本心而有契升倚傍人口吻也柰
何狃於聞見者常不及而高明賢智者又過求
之耶定宇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
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
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
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重矣夫潏然之
何也白沙先生曰道本大中言道者要通得天

卷四

三

下萬世不可持論大高丈獨不爲天下萬世計
耶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吾儕既已受形
爲人安能無此心哉夫意蓋曰是是非非之心
從無是無非中來乃爲天則云耳然非獨聖人
如此常人亦如此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民直道
而行者也聖人特不蔽耳是故過堂之日則蔽
鯨之牛有所不忍關土服遠之欲萌則糜爛其
民不恤也呼號之食乞人不屑晏安豐約之欲
生則萬鍾之非義不顧也此則蔽與不蔽之分

非知体有異也不寧如是即是毀譽之心亦原於羞惡羞惡之心生於是非聖人貴名教亦是權法往聞夫教欲人破除毀譽此第可與高明好脩者道今之逼真入微可也若以為訓恐將使天下胥入于頑鈍無耻不可振勵然且不可令並將是非之心看作標本不將使天下胥至昏昏懂懂耶區區三察叅顯証近日學術惟是辨志一着乃為喫緊人有真志即令師致知一言亦已終身受用不盡不必別為高論否則即此

卷四

三

又

計違翁教忽忽十二年所矣懷仰何言竊念方今明盛乃世顧以講學為大詬中夜以思不敢尤人吾黨誠生大過彼虛偽蔑真以冒譽諱世者無論即素負真志稱有得者往往高明一行

多踈脫愿謹一行多迂滯亟圖平理者將焉用之學術失宗病証居然顯現而猶不及身自省欲以虛見空談相角是非去學益遠矣翁其謂

與李卓吾 七首

來教謂余日用之間果能不依倣古人模樣不果能不依憑聞見道理不竊謂古人有與世推移因時變化的模樣有目生民以來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樣有從開見上來名義格式的道理有根心不容自己的道理夫所謂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樣古人原從根心不容自己的道理做出所謂天則所謂心矩是已此非特不可不依倣亦自不能不依倣不容不依倣也自開闢以來衆生均陶鑄於古人此模樣中相生相養日用而未之察耳乃若伊尹樂堯舜之道矣而不能依倣其揖遜之模樣孟子顧學孔子矣而不能依倣其尊周之模樣何以放時世異也至于若捷若溝之痛視猶饑溺之憂千古一模樣也無父無君之憂視亂臣賊子之憾千古一模

於也古人苦心極慮係此模樣使爾我安於平
土飽暖於衣食又教之人倫使免於禽獸即孔
孟無位者亦著之言論使人曉然知亂賊淫賊
之禍是數聖人者豈有依倣爲之哉語云春蚕
結繭因物付形彼其根心之不容自己者豈誠
如異教所云情緣於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古人繼天之不已者以爲心雖欲自己不容自
已矣彼于不可已者而已之至於無所不已此
在以寂滅爲宗者或能之余不能學矣想公覽

卷四

聖一

余此語必謂又自道理中來未肯俯省顧區區
一種苦心不容自己處更有啜子喫苦瓜說不
出者即欲說出非公志矣蓋公志於出世者出
世者亦自有出世的模樣安敢強聒乃余固陋
第念降生出世一場多少不盡分處不成一篇
模樣在比來目見學術澆漓人心陷溺雖不敢
妄擬孔子模樣竊亦抱杞人天墜之憂矣

又

來札中所謂學之擬循省實非其倫嘗惟

愿模樣大類中行孔孟薄謂之者只爲自以爲
是不可入堯舜之道耳今仰思堯舜之道何道
只是這些子不容自己的仁脉流傳至于孔
孟其模樣歷千萬歲可觀也今世禪活子不脩
不証撐眉張吻自以爲是微妙處余雖不知其
模樣可緊觀已意即彼釋迦之道且亦難入而
強與言堯舜孔孟之道豈不由耳食哉昔宰我
欲短喪豈是殘忍諒亦有出世見趣也而夫子
謂之曰汝安則爲之是自不容已處省之也夷

卷四

聖一

之思以其道易天下其見亦遠其志亦弘矣及
聞孟子泚頰語而憮然者蓋從本心不容自己
處一省也似此古人模樣雖有聖人復起不能
易者今說及此便是道理常談便是情緣豈不
充塞仁義誣世惑民哉剖心矢口一申其說亦
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公試循思

又

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行
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

爲者有所制而不敢是則淺膚之綱領惟求不失本心而已矣豈是束於其教不達公上乘之宗耶

又

公謂余之不容已者乃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公所不容已者乃大人明明德于天下事此則非余所知也除却孝弟等更明何德哉竊意公所云明德者從寂滅已處覩得無生妙理便謂明了余所謂不容已者即子臣弟友根

卷四

三

心處識取有生常道耳如公所見廿年前亦曾抹捺過竊謂闖過此關從平常實地上脩証方知夫子所云未能方信舜之善與人同也公言大人別有明德大人無過孔舜矣公前稱引孔舜云二又何自背戾哉

又

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脉從不容自己處識取自

不容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矣彼耽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已之真機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

又

昔趙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來書云麒麟與凡獸並走鳳凰與凡

卷四

四

鳥並飛皆同類云二夫二物之所以出于禽獸類者非歆其羽毛鱗甲也止以其生虫之不踐啗啗之和鳴能出禽獸類耳他雖獠狻之便捷獅虎之豪猛鸚鵡猩猩之能言終是禽獸之根骨不能出類也由是而觀孔孟高超不及莊列權謀不及蘇張武畧不及孫吳所以出類者第以其一種不容已之仁脉有以貫通于天下萬世耳公試細心參之然乎否乎

又

來書云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
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知人之怕死也故
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
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云云此萬古
不易之論即使三聖復起亦大首領已顧三聖
之爲是誘人者何心所欲誘人者何如可以思

與胡杞泉 五首

恭諗榮補後尋即見大疏大夫當如是耶此
中人士藉藉稱服衆獨以爲在他人則爲羨談
在兄分上言此亦似尋常事耳昔程伯子以擢
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爲耻不知兄每有所舉
亦常有如不得已意否也此後人才似當培植
之意加多而剝擊之意必緩兄意若何願兄念
之也

又

兄前書謂近學者政事則多舛利害則易搖此
等處兄信過人遠甚弟殊萬不逮夫以弟之
不足而願欲益兄之有餘念雖忠懇兄能然信

卷四

四

中

而採納否耶以是欲效忠左右而嘒嘒者屢矣
第竊謂學堂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主腦
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顧所謂主腦者
全用不得聰明全着不得力量亦信不得語言
惟自篤信尋求發憤至忘寢食者乃自得耳想
兄此番經鍊必精進無量顧所謂主腦者微乎
未耶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
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過一村漢耳又
念菴先生常對人言渠四十幾年前蓋濫俗人

卷四

四

中

也夫念菴清脩之行自少已然兄所敬信而自
謂從前爲濫俗人富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
一時兄目視奚若而彼固自謂一村漢則其所
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兄可以有餘者
爲已足乎願兄午夜細思而猛省之弟所
祝願於兄者更有不盡於言公念菴者何如

又

伏聞海君上封事仰頌 聖明無已賢宰相調
燮之功亦於此可見兄夙抱也爲人先爲之

無亦有垂涎意耶珍重珍重此在世俗論誠爲第一等事自學問中人看算不得甚事也天下事所當爲者不止此何如何如竊見近日豪俊喜言人過聞道人美不甚樂聽似與古聖賢心事相背矣高明者俱嗤弟舍糊弟每自省多欠缺故每聞人過則委曲爲原之又自省無濟世才故見人有才能者即行履少有出入輒心讓之以爲可恕兄能諒弟此情否乎懷有鄙念謂今上加意民瘼甚切而民終不見德者由守

卷四

聖

今不重之故矣擬欲疏游內知名士實知萬物一體者無論臺省清華俱出領郡事而首以兄爲請弟亦自願附驥但弟時苦病甚劇幾番自揣尚不耽更事計得歸息調一年出而爲此何如此實心非謬語也便中不妨常教二爲懇

又

兩次惠書俱已領悉受教多矣往奉書謂欲屈兄出守而弟亦自請最爾僻地自試此真公非誑語也時已擬疏欲上嗣日遇病復得家書云

兩老眠食大不似往此際直欲觸禁棄官而遁不復萌此念後念堂兄來述元老寄聲云弟如何勾引杞泉外補蓋朝端借重於兄者特重故云然耳此意亦是但鄙意云二者亦欲借重於兄使有志者慨然知民物一體之義爲切親民之宜爲重毋徒卑卑齷齪徒覲清華之位而曾不思少自效也弟近雖不能便爲此舉終當了此一念耳何如何如承諭戒空言敦實行自古記之矣性命之理豈復外於孝弟之行哉此

卷四

聖

中有志者必能實自體驗無志者即空言無有也嚮來弟更不會與後生小子談一句學第今自切磨耳其中篤志實脩可繼此一脉者有二三子俱在梁生之上誠爲悅快願弟困已傾無以相成也蘇山糊名之說此長者之言古人原有此論顧當今之時亦有難言者矣敝鄉張大岳書來稱兄不容口此兄養遂而識精弟心所師資者第其性大簡不奈與人群兄能忘却形迹時相過從當自見矣即渠前書中語意蓋亦

欲託交焉故謹爲介紹而通之左右也病冗餘不能多及

又

別兄再逾年矣會間觀兄氣貌精神卜其精進無量蓋不在言說間也歸來循省因亦泠然自失矣大端學問之道無他第凡心俗念超脫得一分便自有一分識趣襟度堯舜事業視作浮雲過大虛聖人之超脫氣象便如此寒家宇宙丈夫幾何願與兄共勉之惜此光景也病冗占

卷四

哭

叙療界特亮在

與劉養旦 四首

從兄別後即管管期兄改南非不知兄意之決顧鄙心以爲天地方開高賢且隱區區世道一念不容自己者若夫官階遲速聲稱美惡此等俗情世態豈敢爲大賢達人關心哉前據念堂兄春弟簡中語似如兄諭弟亦灰此念但時當衡者復更而貴座主且入叅此柄恐不肯直達也兄試懷之弟時爲兄謀亦無可無不可

矣第兄自謙出處俱須有所爲方爲不負此天不負朝廷不負師友也兄之志行材識世能幾數弟即庸愚亦能窺識願爲執鞭久矣第常竊疑兄於此學頭腦處似尚未能貼身即從此甘心岩穴不知作何工課夫古人所謂隱必有所隱古人所謂脩必有所脩願兄深思而默識之此之得失輕重原與功名富貴懸絕也何如

又已卯

昔年相君遭喪二三士紳倡議相君以少

卷四

平

五

而諛者因乘間譖言倡此議者盡是講學之黨相君稍稍蓄疑而諛者益搆之以此相君意計吾方欲振飭蓄疑而講學者見以爲申韓操切吾方欲致王安富而講學者見以爲管商富疆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講學者又見以爲貪位遺親是今之講學皆迂僞取名即昔之橫議亂天下者也時弟方伏山中聞此機括潑爲大息果爾方今俗子承訛駭影遂以講學爲大詬一時同志無不懷謗畏忌不矣弟昨歲被

命老親萬分不能舍弟意亦矢志已矣乞休疏去義河諸丈跌足大噪云相君方疾惡同志而獨留意于子蓋獨以子爲同德也今子復爾是爲同志樹異幟與相君爲敵同志益重疑矣子故不爲榮肥計獨不爲天下計爲同志念耶以此翁再疏去竟阻未上初擬至江西托之疑老疑老不可嗣省中且有言督促不得已之任今踰年矣辭無聊耐茲欲遂初志想當路者不曰而薄外則是避難則是爲名高也弟以是不敢即言去進退誠維谷也即于今得有見較如五臺事者亦耳之矣所謂不潔身以求名也如何如何方奉帛不當纓綬及此弟出處恐兄念在又想兄爲相國心所素欽可輔得一着湏是知得近來機括方中肯綮千鈞弩未可虛發數千里外難得通書故豐如是幸亮相君注措作用不敢致喙惟是於此輩提掇稍重致令士心未帖是所憂也且相君所疾者虛僞而俗子承訛玉石俱懼焚矣此非人心世道闕切事

奉甲

主

耶非相知絕口未敢道此也弟雖未親民事比年山居久吏治民瘼頗亦關心比在此中止是開誠披赤行去似亦稍稍支持得去恐兄樹念及之更望詳教之也

又辛巳

僻在溪山知舊習耗多不便通承教及始知廬山兄近有此感會須當遣吊也此中與兄切壤安成吉水間淑兄教發真志實脩者頗有人以此念吾儕惟患無此真精神有一段精誠便自

卷四

聖

有一番感通雖在幽潛隱遯故未嘗不見不顯也弟年來益勤破蚤歲虛知見全無倚靠時時憶兄嘗述程伯子子臣弟友多少不盡分處始益味於其言近所脩爲咸兄往所教督弟猶憾踐脩不力耳近溪近日自滇南上京迂道見枉議論近較實落頃此兄原不可以言語形迹求當另格觀之渠與弟別十又三四年矣形狀亦甚衰減乃其精神數倍往昔弟萬不及感暑遠近日夜與友朋酬應更無倦色難矣難矣又時

規弟世界心重性命心未切弟心願之大端此
兄從神上練養不落名義好方格式故能如此
此若得方以外趣沐廬山諸兄未可常督過以
方內學術也弟往漫出時中許多違心處難以
告人者且兩次在朝俱未及數月於相門亦止
一再見耳無分毫裨益良覩良覩世界如此寬
大實是爲世界耽心者無幾弟故知兄必有懷
弟亦嘗想相君於兄可謂相知之深而兄今又
在塵埃雲霄之外所謂甕外人方能抱甕者亦

卷四

五

切切望兄有所輔救如古人奏記焉者若弟踪
跡尚在依稀之間婉言似要侃言爲激亦常幾
運於胞中矣如何如何高徒新安汪符卿識明
氣直蓋今之長孺也士林藉藉稱重碩含章時
發之義未語時堅志不出矣可惜可惜渠志於
有爲不肯息機頃以鄉邦賦稅與殷司徒相持
尤非居鄉之體兄有便鴻宜有以教之也

又壬午

時目眊齒危顛毛鬢緝緝盡白日念灰冷

惟是二三同心各天一涯不能置懷世言骨肉
之思老來更切吾儕二三同心誼踰肉骨思其
如何舉筆至此不覺涕出弟年來益信虛見易
徹實踐爲難惟兄之往教是遵憶弟往教于兄
前者自視亦爲虛誕矣時與子弟同志相勉亦
惟以今師念菴先生爲歸蓋讀其文想見其人
其心行可對天日質鬼神者必如是方是實學
高明者或謂先生一生惟是志作好人於道尚
未有得云云弟解之曰既已虛化形成爲人便

卷四

五

有耳目鼻口便有日用彙倫便惟當盡人道盡
人道者便是知道若不說作人但說知道只合
受生爲風爲鬼物免成此人形具茲靈智矣弟
蓋自體驗如是亦有所懲鑒然也憶兄恒舉程
伯子子臣弟友多少不盡分處之語弟近亦淺
味其語時時舉爲同志勉更無他說也頃見王
龍溪爲存翁壽文中多傷奇語弟雖亦能解其
說然實愚聞之也其說膚如此兄其謂何承教
江陵公半生勤勞一旦掃盡原本學術毫厘之

差兄言之誠是渠初秉政時欲汲引陸平老萬履老與兄輩此猶是源頭未濁時已而二老不肯爲用兄又不出渠遂深信韓非之論爲確引用群小二邪佞媚嫉其間即義河與弟俱疏遠不能進片語以致士心大拂今恨不能起之九原一與之証學也因兄語反相爲一慨云

吉水李交寫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四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牘

與胡小渠

名汝桂二首

頃縉紳中多誦吾黨空談無實際禁以論諸人若過矣自弟友之若亦當猛省者夫曰萬物一體曰爲民立命此非吾黨恒云云者哉今天下親民者較之往時貪黷鑽刺之習雖若已頻改矣然率文飭操切博虛聲延歲月耳其切念一志實爲立民命者幾何哉而恒言萬物一體云云者又率據清華不得親民則謂吾黨之空談無實誠非誣也前寓書紀泉兄意約同志十數輩錯列名郡而弟亦請曩爾僻地自試尋弟日病又聞父母頃年眠食大不如往以此日憔悴恨不卽歸禁棄官云不復敢萌此念往曾具有疏草爲此逡巡不果上乃元老先知弟有此意寄聲示弟且止謂能教百十數賢士卽當作百十數賢等今不必身爲之此兄雖是似不若身親試之也每見兄惠教好言泰字此諒兄得

卷五

吉水朱允

力處也。假令兄目及天下困頓之狀，亦時能泰然否？耶計兄時且入銓司，爲人物之衡矣。夫設官分職，原爲民也。親民者不之重，而祇重京堂之遷權衡者，以爲何如？耶夫親民之官，唯守與令。天下之令，以千計，固不能以一人之耳目而徧識之也。天下之守，以百計耳。是百人者不真知其人而任之，民生其何廖哉！耶兄取友於天下，若干年，獨未得十數人，是實可與共心民物、一体之學者而信任之耶？苟以一而通十，以十而通百，又以是百者而遍率天下之令，共心一慮，求民之瘼，未有不濟者也。顧弟近苦多病，又以兩老眠食縈念，日夜懷歸，不能即共任使，又是空談耳。勾當此番校事，伏兄得歸調息，踰年出勉效此，未晚也。兄其亦相成否？耶此衷積慮如許，蓋欲議守令事也。作書至此，又病不及沾叙，容更圖布請教，幸報察焉。

又

惟臺諫中人品心行第一要緊，即其人好脩才

高而無學術，且能壞天下事，兄使擔任庸劣者，泰幸近日人才漸不如往，其中機數何在？高明諒燭之久矣。耶弟所觀記有司行世，稱賢能多只在聲名上着脚，求其切志一念實以民物爲一體者，尚未多見。奈何奈何！弟積念欲求曩爾僻郡以效區區前書曾道之矣。第時精神氣血很狠甚，甚而兩親今已年滿七十，茲三四年來未得一奉色笑，以此遲回，未即敢請計來秋求歸暫攝，倘精神得少完復，省兩老眠食無恙，終當了此區區鄙念。且亦欲以此望兄，何如此非敢以刻意矯世之事爲兄買聲稱也？亦非爲兄避世喧騰計也。竊見榮進勢利昧人之目，入人之髓深矣。即號稱學道者，亦於此多擺脫不開可虞也。兄宗盟斯道，且自秉銓軸，固時人之耳目也。誠爲此一着爲世俗人一醒迷眼，不亦可乎？兄沛澤千里，爲億萬生靈立命，平日所學不亦可少試也哉！想此兄亦志之矣。故竊預爲陳道，弟想兄世俗榮進念，是拚得下。第想兄不

奈煩跪御史耳此膝雖屈此道則伸何不可之
有况跪不跪在我也兄試以爲何如會祀泉兄
亦試以此意道之何如此兄往亦同此念近不
知以爲何如也謹因洪濱兄便附此不盡觀綏

與洪芳洲二首

閱邸報廟堂上賢哲彙進良爲世道欣慶已第
得此學大明一切意見意氣渾融消化咸有一
德方成休美每聞長老人言嘉靖初年事体則
時時撫膺恨嘆良可鑒也學人士恒言以天下

卷五

四

爲一体此豈止是虛見空談耶即今君也腹心
也大臣也腹也言官耳目也爲大臣者常恐耳
目之血脉不貫於腹心則壅蔽之患生偶有翳
塞之病則慮之而已而不知有我爲言官者常
恐股肱之血脉不貫於腹心則痿痺之患生偶
有疽瘍之毒則治之而已而不知有我如是乃
爲一体此間少着此字天下事不知如何矣言
路閉塞者已垂數十年于茲追所由來夫非是
學不鳴之效耶又人恒言曰視天下猶一家僕

恒見善理家者矣左右習使之僕人或謂其狡
主人則曰是足供吾使今者其田畧倉頭人又
或謂其驕主人則曰是常勤我穡事者用其能
盡其力忘其狡與驕而一視之何者以其皆利
吾家也乃豎斲童婢其心惟欲德色於主人而
不念其家日諭二說二伺家衆之間而持其短
雖能且力弗恤也而家隸之衆亦因積憤仇嫌
相稽交詬而靡有公家之念則事由此墜田由
此蕪家之落也其何日之有僕故常曰欲得天

卷五

五

下太平須此學明而後可耳記同年中有賢者
冒子問國事僕曰但願吾輩莫想百歲後要好
墓誌銘凡有舉動如不得已則於國事有濟矣
公以爲何如此中丘月林丈海內人望也僕仰
之敬之東山起關係不小顧念此公高明潔峻
他人之賢者恐多不當意唯是老師夫子是其
的親鄉里也其學諒所樂聞茲得此公以道地
真正之學到京發揮使人人皆識孔門此等真
血脉天下之仰藉也何多耶若區二鄙念則唯

顧人致却太平幸得爲大平民耳

又

弟山居十又二年老婆子熱腸亦竊同之我翁也自來耳目所聞親強人意者百無一二大多是攢眉苦心事令人於邑長吁後來因一二事感德始省會孟子閉戶之說漸強勉學作一麻木不知痛痒人署其門屏曰凡見過者談道不許及事評古不許及今違者有常罰雖是如此自克而顧常又自犯也翁言及此我心感二矣

卷五

六

雖然顏子求仁者也乃視饑溺之民若鄉隣然道當如是矣若顏子視參由冉閔則同室也顏子之仁仁此而已想當時視參由冉閔之缺失將亦尤已之飢溺更切也翁其念此毋以弟爲鄉隣也夫百凡督誨是懇

與周少魯 二首

昨別兄歸暑後情景甚惡兄所謂靈臺大字者真不知安在矣隨擬携一壺追送郊外且以自遣偵者報旌節發已遠乃止搔首踟躕更益惆

然移時始還我本體也此來兄懷此何似竊念此際正可悟學教有淺膚膚之夫情景隨感而起恐即聖人不無顧能覺之而徐化之自將廓然矣聖人惟覺之蚤化之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吾人廓然時即是與天地同流體段也在人識取而保任之耳如情景不舒時一覺便不得力且須設法調遣節要法最莫如會友會友滋趣大段形容不得夫子論學絕云時習而說便云朋來而樂意可見也蓋即此樂體便是吾人生機記曰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顧此樂由朋來而有亦須從時習而後識也今人不知友朋滋趣者因他未學世業障重自生隔膜故耳然往往到逆旅窮途中亦自發見是其本來生機不容已也弟年來更無他長進只是討得些此中滋味過活日子蓋亦區區曝背之趣也謾爲兄陳道焉不識以爲何如幸終教之

卷五

七

又

承手教知兄近於學日若誠切矣良慰良慰每
常聽別人話說與看書冊上言語縱是句句明
曉無所扞格畢竟與自己身上全沒干涉此學
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
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
漸二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此等
處只是脉脉自會向人說不得也夫子曰我欲
仁斯仁至矣此語甚是分明只那一欲仁就至
了此是夫子指點人直截頓門顧人多忽而不
省賢智者又或求之過耳即兄近日求之真切
如此便已是在道中了唯兄自信而反識之日
真日切其進惡可已執弟虛就爲學名目若于
年矣自省一些沒有也只是不肯輸志倚靠兄
輩大家夾持日日懣懣在求若說已有所得又
是欺兄以自欺矣想兄亦自見得不待弟自供
也至於諸老先生家宗旨與前古往聖的徵言
雖是也都叅會得去也都向人前說得終是與
自己無干也惟兄亮之

卷五

八

復詹戶部

承諭近世清談虛見之懲仰見憂世衛道雅懷
浚合鄙衷良慰良慰大端向來孔孟學問脉路
不明是以學人淺者挾傍格式少知砥立名行
即以爲學問極至而高者又乃剽襲禪宗玄旨
哢哢爭鳴以爲聖學無怪夫談說在一處行事
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又在一
處世道寒寥更無倚靠謂之清談虛見誠是
也僕往歲竊窺影響輒亦自爲實際看來不是
淪無着有便是以此合彼誤已誤人罪不可赦
比緣仲弟自關里歸來若有所啓目擊區區逃
誤痛哭垂涕相逼一場僕因而困憊者幾晝夜
而二三子又更進脩勇猛更相啓助日來始少
省發譬之推沙蕩梗而條縱浪於溟渤汪洋中
也又譬之乘桴泛槎而條獲抵於中原康莊上
也以此近益粗心大膽信聖人之必可學孔孟
之道之易簡明白它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
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

卷五

九

此理蓋自孟子沒後即無人勘破諸多賢智之過矣然此又止可向醒眼人說便煞有意味與一種淺機俗學人說口雖信然曰我能是能是不知終是不著不察又却麻木可憫至向高明人前陳道則又呀然駭詫以爲不若是之淺粗矣蓋費中隱常中妙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脉但非實是撐天柱地撐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信此斯夕矢心擬與二三子及子弟俱相謝却世榮華心丘壑併

卷五

心悉力自信自脩守之以待後世蓋即是以報天子非忘世也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殆將終身矣恨不得縮地與賢一商正且共盟此心也匆匆把筆不覺縷縷狂發若此特亮在

與袁松江

僕在歲猶隱隱有歎慕陽明先生文章事功意思謂必能如是方顯實學近見殊不然先生只是提揭此二字在世間就使當時一籌未展一字不識其功

可不朽者即以目前論之這等汙濁世界一旦廓清世人都知爲元老功德而元老之所以自少累德且又聞學爲朝野所倚賴若此者由復江諸公當時成就切劘之功也推功至於如此則陽明良知之功今亦在天地間矣然則公之爲治真真切切只此學問一事脩已治人化民成俗建功樹業可一齊勾當了矣此非俗吏行所知也即有行之者亦以爲兼搭事耳公以此論爲迂否

卷五

與陶左山

二首

土

奇

接兄書不覺亦泫然涕出徐自靜思又惘然一嘆已夫自世俗人情言五品大夫亦尊貴矣就足地僻民少亦巋然古侯國也今士人多少窮年矻矻老死牖下思寄一命而不得者矣即今縣丞主簿驛丞巡檢多少倪顏承曉事承諸上人間關道里踴躍赴官者然彼皆耳之如飴如恐或失乃兄視此尊官如芒刺在背若將不能一日去已者豈人情相遠如此哉蓋彼皆懷有

冊頭而兄未得冊故也古語得冊者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豈獨能奈羈旅遠鄉之兄已耶顧所謂冊者不同世俗人或爲利或爲官雖是卑瑣然他亦緣有此冊頭醞在胸中故亦自能耐想兄雅致此等既所不屑矣然亦須別尋一箇上品靈冊此生方爲不枉耳此等境界正是求冊覓藥機會萬萬不可錯過也古來有志氣丈夫平地裡要棄家離俗割恩絕愛求此一着今仗君恩授兄此郡乃是天欲王成我兄并王成區

卷五

五

區共結此良緣也思之思之弟向歲耳肅之差遠抵張掖酒泉等處乃昔人所云天盡頭者而南即蕃北即虜烽火之警一夕幾至又入無習使之童出無商心之友隻影單形寓此境界較之兄時所值更有難狀者然弟追思此時似亦頗有長益處至如近日寓此兩三年來亦止是一隻身如行脚僧耳此去家鄉雖稍近而苦心百倍謔構叢生使弟不是有此冊頭如此境界亦好難挨也兄不曾以身易地爲我一想必曰

御史官事於人者非事人者且氣燭鬱奕何等榮耀乃以相方若迂矣不知此自俗眼看則可自道眼看此等於我何有哉故唯自着身喫苦處論耳此且姑置昔陽明先生乃大宰子又自少登科第擅才名及謫居貴州龍場官驛丞時權奸又謀刺之夷人又謀盡之土官又凌辱之去時浮海遇颶風一日萬里如此情境較之兄此時又不知苦難幾百倍也而此老良知兩字却從此處得來只此一冊且能照耀萬古矣

卷五

五

非遇此境界亦安能坐得我我當初見兄授官時便逆知兄不耐官爵者知兄心有所倚也世上人皮得官做便沒錢使沒飯吃又念子孫將後無聊奈故扒扒拮拮如是想兄家有廣厦有良田有俊僕良馬金粟山積何求不得而乃喫此苦惱乎不知凡兄所有者亦是夢緣幻境非兄所得而真所有者也若陽明那豪傑往時自負有文章有氣節可以名世矣到了龍場使才曉得都沒用了只此能觀能聽能言這些子良知

便是一生倚靠的靈丹耳望兄此際萬緣拋下
一心思量何者是我生身立命的東西一生只
有何事切已如此得一醒悟即三公九卿何足
掛齒乘桴浮海亦自快樂更何入不自得哉此
方爲無忝所生爲孝之大者若不亟亟勇猛求
此一着錯過此等境界買賣一生翁二訛二徒
爲兒女子憐豈所望於兄哉古來友朋相切磋
只爲此一事不然弟之與兄亦只是情好私昵
耳非道義之交也

卷五

七

夫

又

弟往時聞孟子人役而耻爲役一章懵懵懂懂二
讀過去不知尋思以此枉過一生竟至無所用
耻頃年來反身仔細玩味此語良痛刺人心髓
也吾人寓形宇內買賣焉不識自己真正面目
雖顯晦利鈍清濁高下懸殊總之人役焉耳豈
不哀哉每一思之輒憤二欲涕已自今論之世
之銳志事功者或戮力封疆或盡瘁密勿此固
爲社稷役者然使不知此爲性分之不容已抑

是爲人役耳其次或處斤斤砥行飭節聖人之
知譽至則喜毀至則悲此爲名役者也即使果
如所願名滿天下良亦苦矣又或經經營營齷
齷齪仕則趨徑附炎處則計籌鑽核而日惟得
失患子孫計者此爲勢利役者也是又其下也
又有異焉者吾人具鬚眉軒軒昂昂作男子身
而日翕翕訛訛溫語卑顏竭盡一生精神止陪
奉一第牀笄幃之軀是又以大丈夫而見役於
婦人女子矣是三役者皆非夫也而後於婦人

卷五

七

女子者其特甚者耶綜其原蓋不知天之所與
我者有至大焉大都爲耳目口體之所役使乃
爾爾所謂心爲形役陶元亮所惆悵而獨悲世
固多迷而不悟也苟使晝夜間偶一反思而猛
省焉其不自嗤而自哀者鮮矣弟年來以是反
身日省自恨氣弱習淺猶未能免其時兄鴻冥
天表一切世俗障可役使人者俱已脫屣離俗
役之不得而後矣願尙有可役兄者否式觀途
之人奔走疲勞役於人而不得休也則惻然矜

憫夫以東髮同心之人坐視其服役於人而
悟也此心獨能以已耶中詞語雖過激近詆而
底裡朕真切之腸則可諒也惟不罪而省覽焉
與程心泉年夾

中夜每每感嘆人心盡蔽已極吾輩祇憑一日
襲剽陳言以爲進退取舍之據既已簧惑人矣
而又欲空張高談欲引人於道誠憂乎難也月
非命世豪傑自立脚根者孰能挺拔於風塵儔
伍中耶唯兄念在梓里多方誘掖即得二三儔

卷五

去

人可與於斯亦足以補弟之缺此亦兄性分所
當自盡者常追憶初附兄驥時顛踣執解不肯
信學時賴兄循循善誘始知尋求年來雖繆悠
無得然亦頗自篤信矣竊怪兄一生信學矣而
不信人亦頗竊有效不審兄亦俯納否自古肯
信人者更無如孔孟曰與貧索也與其進也曰
人皆可以爲堯舜即互鄉之不善尚望其益涕
泫之叛尚意其用匡章之背父尚原其不得已
之情如此兄學孔孟之學則宜亦心孔孟之心

矣乃其信人處若少異者何耶近日史惺堂苦
行脩持人也弟心敬之以爲難能而兄不信弟
年來日伺察之似弟之信者非過而兄之不信
誤矣往兄見教貴庠士澹信潘生而不信詹生
弟日熟視詹生所學亦稍知向裡雖尚未達亦
可保能固窮不苟者乃潘生雖於道尙無聞其
才識似可用於世至其一念廉耻之心則覺甚
重弟時時自檢尙惟恐有愧於彼聞兄近以人
言亦不信之然乎否乎惟兄鄉之望人也不能
見信於兄更何足道哉兄更察之弟日聞兄之
不信於潘生也益惴惴焉念兄常過愛信弟故
諄諄教之近日不知兄亦信不矣如弟有所不
足信於兄者幸一一指教使得自浣方爲始終
成就也不然人又將不信兄有知人之鑑矣書
中縷縷直寫胸臆更不婉諱亦足以明弟信兄
愛弟能容之故也勿勿奉候宜抒不盡

卷五

十七

與劉仁山

往謂兄于此學亦以誠切矣昨於連牀寢語兄

以後臺嘗自言曾為此學號泣為不情始親兄
之子學詩意興耳吾儕發志為學豈是在人間
世揀一好題目另作一矜炫人事執學為人耳
今人寓形宇內耳目鼻口完完全全冠裳革屨
齊二整整而人之所以為人者質質焉不能一
自友識是罔之生也罔生者猶死是古聖賢之
所哀也而可不自哀耶想後臺當時如予子逃
失宗貫偶一思尋父母欲不號泣不容已耳兄
乃以為不情者殆猶道傍行人觀人下子哭未

卷五

六

來而而未一反思已身之質質後後者為何也
會惺堂見麓二兄以弟言訊之謂然否

與劉魯橋

承丈教札旨意大都俱人涉玄虛要務實落此
言深中近日學術膏肓誠正法眼也敬服但弟
遍求斯世談玄虛者有矣實悟玄虛者似少且
見俗學之所謂實落者實玄虛而古先聖哲微
言宗旨自世眼見恰似玄虛而不知實二落也
六經語錄言可印證者姑置勿論請試反身于

細體驗爾我所以視聽言動這些子沒影沒踪
不已玄虛乎然實本諸身而不可離推之應感
絃為而不能外何實落也愛親敬長這點念頭
究之亦無端無緒不已玄虛乎然實由于衷而
不容已推之塞天地橫四海而不可量又何實
落也今世上許多高明才俊沒來由雕肝鑠肺
聚人糟粕做些閑泛詩文遮頭蓋面跟人脚步
幹些門面事務又或改頭換尾捕風捉影著
述些理學家的話頭說他的此等可垂不朽乃

卷五

五

實落事也而自已一生嘴臉不知是何樣子一
生安身立命不知在何處着落是何虛玄也夫
所慮者毋亦慮此且更精深一步耶有便不妨
教之為懇

示里中後生

仲子嘗語里中後生云曾子啓手足是指點門
弟識仁與文成因人問良知而述禪師舉塵尾
意同或述以語劉魯橋云未達而謂以為侮聖
人之言云云誤矣夫曾子所体受而全歸者手

足之所以啟者也非謂能全手足之形骸爾也
手足之所以啟者即夫子當時所傳之一也一
能貫而後手足能啟也實默識此意者顧湏是
戰戰兢兢叔攝保任此方是仁守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是一息尙存不容少懈也故曰仁以爲
已任死而後已云云雖然智未及而不能仁守
非侮聖言也智及而不能仁守誠爲侮聖人之
言矣此章更當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通
看出詞氣遠鄙倍動容貌遠暴慢便是曾子之

卷五

五

學合得啟手啟足的那本體想三三子當時與
魯橋相對時其詞氣容貌未能合得那本体是
以發不中機乃致魯橋之誚若實能尊德性而
道問學使其言足以興矣思之思之時座中二
三子聞此有躍然欣快者及省其私未必能發
以是知虛見解無益也昔王東崖在憑虛閣會
諸同志論一貫人各出所見東崖不應聽因某
語感觸衆群然一笑東崖曰此却是一貫同志
出於而大駭怪之趣以問余余笑而不應夫學

者無此一悟如盲聾人如麻木人誠難說話悟
而不學原非真悟故曰雖得之必失之矣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實悟此體故曰滿街皆
聖人然聖人卒不多見習相遠也孔子立教多
是令人學今勦此虛見不學斯則爲蛙蟬耳二
三子識之

與方伯劉晉庵

辱教札下詢苦病遞侵稽顙就正比病榻中紬
繹教指滋發深省伏診 明臺每公修養精神

卷五

五

情常貴於韋布章縫講藝譚道疊疊無倦近握
理焚仁心徧徹於窮簷節屋簷齋齋剔綜核無
遺以此仰窺 明公恬淡寂寞中仁体固時時
發生即應務助勦時大字亦時時寧一盖無俟
收攝而原自保聚無俟覺照而本自靈昭此正
僕願學而未能者乃猶不自滿假借聰警言啟
啟樂取之懷溢于言表所謂以能周于不能若
虛若無殆與道相當已何者道集虛而毋無也
僕因愚非敢爲諛蓋生平承服師友剴切說而

始信即事即心不敢作二見故即 明公之微如此來教所云悟窮明
之顯仰測 明公之微如此來教所云悟窮明
須悟及此始得子厚曰惟盡性能一之蓋難之
矣近世離事言心山溺異教蔽于虛無之見陷
而離也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諒 明公亦嘗扼
腕於此私心竊慶方今仔肩斯道者得如 明
公之粹復純心方足爲此學樹赤幟而障其流
否則莫知所底已載讀教札中述龍溪王先生
謂罔覺不知爲真覺真知云云僕亦曾承其指

卷五

五

授及此矣惟此實無善無惡之境即前頌 明
公大字寧一之基靈昭不昧之原吾滿所云至
善佛氏所云聖諦第一機也顧實達此者便衆
德萬善胥從此生纖惡塵惡胥從此消即善且
無咒惡耶彼見近譚學者畧窺此影響便自侈
得無上妙道乃証諸事行殊大謬戾是將此境
爲集毒藏詬之藪長傲遂非之淵愚滋不解矣
夫說命所云罔覺者由典學而德脩雅所味文
王者謂不知而順帝則也被敗德

于此謂之率性則愚冥然罔覺懵然無知而月
踊刑辟者其罪不爲浮耶此僕所重疑求之心
而不泯者高明以爲如何通中不愜裁教是望

卷五

余嘗嘆其哀慕矣不量漫出本情第爲求友四
方矣此學事比得賢教種二即獲珙璧不啻
也惟近惡異教者波蕩橫流未可底止余嘗竊
爲之痛心痛哭而無從矣其小刻譯異編中者
可觀也而賢所寄衛道編數千里外不謀而孚

卷五

五

豈快何言然余譯異編中猶多模稜語由余固
陋原未學佛未盡研佛乘而友朋溺之者又深
故其心苦其詞微婉如是聞貴治塘南先生篤
意此教有年矣乃與賢商切語多得印可非斯
道在天地間原自有同然哉且即此欣晤之事
賢友仁不特爲一邑利器蓋將爲吾道前茅矣
又中庸一書即子思子原爲闢異教尊家學而
作者子亦有述近泮賢所著者讀之亦大
心又何愉快耶來書論易勿二未及

商正大抵一處通處處通鄙心大抵以爲執

一說言易非知易者也離自已當下身心言易非知易者也古惟孔子善學易着他翼易卦卦學又又學也即賢所舉乾一卦中潛見惕躍飛元六位自學者一身而言一生有此六位更歷代來自一時一事而言一時一事有此六位更相代乘者即賢時居令職蓋九三之位也由此內召簡任則九四以上時乘之矣就賢時位而學其精神凝翕處爲潛其政事敷施處爲見其

卷五

五

中

宜民獲上與否不忘驚懼爲惕由此或躍或飛或亢與時宜之方爲學易歷古今而統言之有一聖乘一位者若伊尹桐宮之放周公東山之斧此居元之位不得不然也知進而不知退云云亦謂唯聖人以此若吾夫子則時乘六龍以御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此等微見惟孟子識之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吁難言之矣惟吾人實有學孔子之志便即當下有易可學矣不然直說幹耳賢謂如何

示應試生

余嘗臆自古賢聖提掖宗旨標示承學似亦大造化循環有莫知然而然者惟昔三代以降學術分裂異端喧騰高者驚入虛無卑者溺于繁縟乃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夫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學無餘蘊矣逮至戰國功利之習薰煽寰宇權謀術數以智并馳益未知所以求仁矣孟子出而又提一義要之義即仁特自仁之毅然裁制者言也下逮晉魏

卷五

五

九

六朝時懲東漢之以名節受禍或清虛任放或靡麗蔑質德益下衰矣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即所以集義而存仁也後承傳者又失其宗旨束于格式形迹析文辨句于訓詁之餘而真機枯矣乃文成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欲人識其真心耳人識其真心則即此爲仁爲義爲禮矣夫由仁而義而禮而智聖賢提掇宗旨若時循環各舉其重然實是體之舉一即該其全此本天命造化使然正教者亦

求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乃今致知之旨學者又
多以意識見解承之以此崇虛耽無論說亦玄
亦渺而實德亦病矣實是志學者須黜見者議
神明默成以身体之以行與事証之此則所謂
信今日所當爲宗者也蓋信之于四德尤主之
于五行惟信則實有諸已而仁義禮智皆本諸
身而誠徵諸民而安達諸事而理矣不則虛虛
也造化至此自合通傳此宗顧予所謂信云者
非有玄微吾黨見今過真發念不甘心庸俗下

卷五

五

流實充其不爲不欲之本心如他日通籍入仕
逼真能体國愛民不規夫若捷若溝若饒若溺
之懿矩即是矣若謂外此更有學可講此外更
有所謂仁義禮智非吾所知也

寄白下友

昔上蔡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
此理賢却說得大早徐曰恰好用工云陸大宰
嘗謂余曰蚤歲聞此語嘲程門弟子要上天其
師乃拉足扯下來也近悟得扯下爲是余因寄

語白下諸友云昔集賢侯讀論語志道章爲說
曰道是沒把捉的德是沒憑據的仁是沒依靠
的第於藝游之而已余爲下一轉語曰除却孝
弟無道除却言行無德除却師友無仁除却涵
泳道德而輔仁者非吾孔氏之所謂藝云二莫
不是拉足扯下地來耶

與霍丘田生書 二首

頃得南錄知賢又落第念之念之出處旋自有
時抑此業容有當自盡者輒欲屏棄不事而欲

卷五

五

博及群書以益辨此皆一時憤激語非實能透
無所加損之分者且只此益辨一語便同漢唐
人脚下盤旋矣書中規望余意良厚顧中云孔
孟家法作手云二此近日以意識爲學者一種
虛見浮談似是而非即此壞人心術不淺不圖
賢亦爲此語且即孔孟之周流四方實如此學
如此求友取益而謂傲然以師自處而專於教
人便將孔孟心髓遮蔽不啻千重而欲明學於
天下後世第恐天下後世之明眼者亦知吾子

之嘲笑我麻坡人士也集徒講學非居喪者所得爲先民有此禁制矣且孔孟之所集而講者典籍俱存天下萬世遵之則治違之則亂從之則吉祥之則凶如子以建事揆業爲一事集徒講學又一事不審集而講者又何事也子見做邑人士皆懵然無覺而猶悻悻自喜曰我知學我知學繼渠之視子亦猶子之視渠乃如此若使孔孟視之必惕然自省曰我常自謂知學矣無乃蠢蠢是耶將赧然內忤或惻然矜憫必無

卷五

元

此一笑也即此便是孔孟心髓孔孟血脉吾黨只須如此密叅頓証將一切浮氣泰心剝剝淨盡方有進步處思之最之余非喜謏好佞不樂子規透得孔孟心髓便是正人心明學術也有

癡更質之子師叔度

又

來書前段云立已立人達已達人爲孔孟家法近世顧未透徹孔孟心髓而徒模擬孔孟家法不知如何爲立如何爲達第恐人未及立

而己自誑矣中段乃近日龍溪諸人謾刺朱學論甚是混帳自對証此心不過明道云大入順應亦只是不用知自私耳天下原未有外事物之心故未有不待揆度而自得其宜之事亦自爲新奇有見顧由明眼者聆之此是醉魔中語計有真志當自有醒時余欲無言已誠恐誤已誤人不覺又縷縷也大端古大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即子臣弟友亦自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謂悟只增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於此學全無干涉更無長進湏是十分刮洗將一切虛見掃淨一切浮氣脫淨方有商量處不然又只作口業耳子靜思之如何異日者自諦觀此語泐然一番汗出乃是真悟也

卷五

元

與許生

江左典午之世風尚清談其學術蓋祖老莊云夫老莊以虛無爲宗惟道集虛毋無天地且不

能達道豈非耶今師嘗語夏曰要自然便不自然予曰談虛無便不虛無何者要起于意談生于見去自然虛無遠矣曩時江左諸人蓋要自然而談虛無者也試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禦其虛然若此孔孟之虛無大都若是耳典午時若王弼何晏鄧颺之徒故皆以清談者聲者跡其說蓋即而失故交游賄賂而因銓政比同憎異已如前此於虛無何補而維時傳蝦管駱羊

卷五

三

枯諸君子亦已蚤鑒之矣昔宋王介甫稱明道忠信而誚其不知道不知介甫自負所知之道何道也頃玩其父子所著老莊論說其見諦若是意家庭授受其學毋亦以老莊爲宗徃明道未達此虛無見耶捉風之譏有以矣新法之紛紛於無爲之旨何他日朝紳議法旁携婦人冠出抗言曰象韓琦富弼之首則法行矣恣睢睨若此老莊之道然耶伊川與韓持國同遊韓之子性從後者言步少不爾伊川正色厲聲曰韓氏

家聲自此墮矣予姓因之懷羞今韓之子姓中有如秀者在寧未及唇詬伊川爲腐老耶夷考持國故好佛學者豈其子姓未有徹上乘法者故嚴憚伊川如是耶意伊川之所以鎮服韓氏子余者故自有在也吾儕於子弟第願望其軒軒豪舉如江左曩時英雋耶亦願望其恂恂雅飭如安定門徒耶而吾儕爲人子弟宗範者第修其見諦超悟耶亦毋徃伊川輩爲迂闊思所以尊嚴師道者即此學術風習實斯世斯道所關念天下後世之子弟猶吾子弟也賢茲爲人子弟師範者反省何如予于父兄之責多愧故及此就有道者一正焉

卷五

三

示樊生

玩賢證應篇有空靈遺真幻兩忘其言孔釋參同辨矣顧惟大道無諍諍而應亦諍也孔釋之骨朽已久矣曰同曰異可一筆勾銷當下意思路斷處作何活計試問而我一生志意要如何見在工夫是如何受用是如何後來結微証果

要如何反身內省此是喫緊處也

荅唐元卿 二首

別再踰年矣懷其何如頃今弟應該致賢書儀
得賢與我疆丈往復書不任慶邑再四玩賢之
意指以寡欲爲急而我疆則以直透本體爲要
皆聖門正法眼也而直透本體之指發自我疆
寡欲之指則發自賢此尤爲慶邑者何也我疆
生平提倡恬淡堅苦可方曾原乃今不自以爲
至而惟欲直透本體此學之所以日進于高明

卷五

五

也賢之見趣原自加人數等今一旦反躬踐實
惟于寡欲上致力得學聖第一義矣其浸進何
可量耶此余之所以重爲慶邑也嘗念賢與我
疆既爲同年近又同官是天作之合也千里外
區區祝頌但得我疆之于賢也如念菴之于尊
君如冲宇廬山之于余剖心披赤相規相勉其
浸愛不啻介弟即此便是我疆之本體透悟也
而賢之于我疆也若長兄雖松檟怒詈亦能袒
受斯夕容與若昔人所云不可一日無者則諸

種二紛華嗜慾當自坐銷不必別爲克制之功
矣區區近日頗悟得平常中原自玄妙粗淺中
更是精微故其進說如是試執此與我疆丈就
正以爲何如風便不惜往復兀兀不及寒暄

又

承問格物議余嘗謂執一說以解經非能窮經
者舍却身心離文析句以解經尤非能窮經者
也儒先格物之訓多矣誠反身體驗則皆有受
用處若第於文義見解上取証即聖經亦有扞

卷五

五

格難通者余按大學經文中格物原自有明解
曰物有本末又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格物之
物故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知此身之爲
天下本耳何者大人通天下爲一身也吾人只
苦不識得自家這箇真身懷二而生即今百歲
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箇格物格物即求仁
之別名也蓋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
目即溫公解格物曰格去物欲朱子解格物曰
即物窮理文成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皆有受

用皆有若浴其義皆可通也否則即格物兩字亦贅語耳昔蔣道林王心齋解此大意相同顧非逼真尋求就實地體驗未免想像落意識矣往見念菴與蔣道林書似亦苦心於此尋求憶尊君與之書云此物未曾到手是真實語蓋謂此也又云此物非死心場地不能得前輩爲學誠切如是朋友親切肥懽又如是我儕可不念

與山東吳督學

頃魏中丞上封事內申講學之今上俞下所司

卷五

三

議復或可或否余惟三代以降講學之盛未有如我昭代者彼龐泰之徒妄言論漢唐三四世是始表章六經然聚講者止於石渠虎觀而所講者止是訓詁即七制今主所崇尙者老之術孔孟之正宗未究也唐武德中始置學乃所崇尙者惟詞賦詩書論議之論辨廟堂上且混然不知所宗矣宋慶曆以後始有講學之稱稍尋孔孟原委而益爲學之稱抑何烈也至如我祖堯舜禹湯尼丘下逮歷代和穆終矣

勝道哉惟我高皇開天闢地不特泯掃腥羶混一寰宇之功之大即其貽揭學術統一聖真令天下學者悉歸宗于孔孟而一切異教邪說禁斥孔嚴矣欽奉教民榜云今後天下教官人等務要依先聖先賢格言訓誨後進使之成材以備使用敢有不依聖賢格言妄生異議以惑後生乖其良心者誅其本身全家遷徙化外云云於戲何其正也即今上自經筵黼座之前儒臣之所陳說下逮閭閻委巷之間童孺之所

卷五

三

誦習無非孔孟之書是敷天之下無人不講矣又兩都有胄監各府州縣有儒學且揭其堂曰明倫而閭巷之間又置社學無地非講所矣是我昭代原以講學爲功今未聞以講學爲厲禁也彼懲講學爲虛僞而不屑者固惑視講學爲高奇而不敢者亦惑即矜講學爲美事而講之者亦惑何則講學非爲異也學爲人也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以不失本心也中丞建白云三豎欲別建一壇場別標一門戶別集一徒黨然

後謂之講學哉毋亦欲人人反諸本心而不爲口耳云爾吾儕陶範于國家之彛訓服膺夫孔孟之彛章而學焉不講焉而徒爲口耳斯爲倍民也已顧今之講者又或違悖孔孟之指浸淫于異教邪哆之說則惑之又惑其爲倍也罪尤不赦明公簡膺督學則講學固其任矣况簡在鄒魯之墟是又孔孟之鄉而古來講學之藪也竊惟孔孟之教具在六籍其指歸于求仁此中人士誦法孔孟者何限耳目所濡染視天下尤爲親切者惟明公大振其鐸頃今齊魯人士胥實志于仁以爲天下先則區區所厚望也何也夫人口之於味也常篤嗜於所產然則心之於道也豈不篤嗜於所產耶孔孟固鄒魯產也仁之一脉諒所篤嗜而明公且以身先之又以行與事示之矣宜其一變至仁之易易也是故厚望之如此諸惟寒道之緒不敢向有違前縷綬也有便幸惠嗣音

卷五
三
答潘印川

昔萬兩溪翁之治河也憤人言之齟齬慨膺功之難奏向客噓曰方今河上須起程伊川呂康齋而任之乃辦萬翁蓋借兩先生以嘲世講學者之迂踈無當也僕聞而因進說曰翁未可易兩先生也今講學者恒言仁者以天下爲一身此非兩先生所傳緒言耶實是體會于此何有即茲漕河實天下之血脉也血脉滯而噎隔之患生從來矣自今言之主上一身元首也太臣股肱也言官耳目也如此學術明則無我無我則耳目股肱之血脉與元首嘗相通貫而壅淤滯塞之患免矣中和致而位育之功成非漫也昔禹之底績也本之猶溺之心而行其所無事之智也當時堯不以父故疑而四岳薦臣兪讓其能乃得成永賴如此此仁体流行學術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懷有我各恃意見各私利便禹雖神聖亦憂乎難執伏惟今上之於翁也虛已以任往昔之謬與化俱徂而廟堂之上高臺省之中翕然推轂無少間言如此蓋由我翁

之精誠既已上通下洽而所謂尋兩河之故道
踵先哲之成規者又得行所無事之智矣如使
程吳兩先生者而在即不能任翁之任目觀翁
之作用如此亦未始不推服以爲學問之道正
如此也僕茲欣覩鴻績私衷亦自幸往昔迂談
之億中如是特述爲翁發一噓云病餘仲懷正
啟忽承鼎翰下及并腆祝之辱重感注存拜嘉
力疾庸此申謝別具聊致一縷伏惟鑒存

嘲顧桂岩書

卷五

手一

九

昔北山愚公年九十矣懲大行王屋二山之塞
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欲畢力平之率其子孫
卽石壑壤荷擔者三夫冀奮運於渤海之尾再
經寒暑而還維時助之者惟京城氏孀妻之子
初其妻獻疑不聽河曲智叟笑止之亦不聽曰
吾年雖老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
有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
何患不平智叟下以應乎是操蛇之神惧而告
之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而異焉

之至今南漢之陰無龐斷焉竊謂愚公之志誠
堅苦顧其初止爲一家出入起念耳其誠尚足
以感上帝而奏成功近諗桂岩傾家貲產不盈
數百金計築堤工費幾萬緡矣乃欲不煩官府
不勞民力而獨任其成無惑夫鄉人之嘲笑以
我桂岩爲愚公也顧視人之溺猶已之溺則禹
也不可以愚公論矣其誠獨不鑒于帝也哉頃
雖無孀妻弱子之助當必有操蛇之神爲之上
告者矣雖然先師孟子與氏止掉舌搖吻未聞
一煩胼胝之力而論者謂與禹同功今天下載
胥溺者豈獨亦東湖水哉此又區區一念之殷
所望於桂岩伯仲者如何如何

與汪督學 應蛟

卷五

无

僕庸虛且已衰白成翁分并丘壑老矣茲冒環
賜濫厠台端殊非其據顧不量漫出者豈謂有
所爲哉弟以上方厲化更茲一時宇內名賢布
列 朝著孤陋荒塞之久欲因之一就鑪鑪耳
此坐就列伏觀旌行中或救大沅渾如巨川大

山或直毅勁直如古栢喬松或和粹溫文如金

羽王潤或坦夷夷度如霽月光天生心欽而嚴
事之者若干人心好而友善者若干人蓋雖不
能繼志以起而模擬心神平生之願墮繆悠展
憬然少振平生之粗浮凌陋庶爽然坐銷私心
竊謂隨行逐隊之餘脉脉有得師得友之慶憾
時馳歲去無能奮魯陽戈耳若賢所督教責望
于生者則何能效萬分一也謹曰朝中一諾堂
上一拖維時見在職業僅僅辨此耳他何知焉

卷五

聖

大

雖然愛君憂國之忱凡食祿者有同懷進退辭
受之間凡好脩者有同耻據生比屋而居者門
屏之間穆如清風聯珂而進者聚族之談胥有
援念賢未可以目擊一二之無當而槩易天下
之士也顧生雖不類而求于其教亦不敢不勉
自提脩為知己蓋見教學術述禪之弊近日高
明誠多踴之生往亦有此慨矣比自尋循未至
貽三不敢以口吻與天下相角第惟守道遵門
以自盟也

與本縣大尹

家僮來辱教種種感謝又辱多儀殊不敢承心
寔有不安者以敝土荒涼等於不毛全賴君侯
耐忍拊循退想臺下時所自奉者不知如何京
非而顧返分俸下頒何以安之又鄙人昔在關
西今在此中縉紳項背相望鄙人堅守猶客即
相門大宰斗粲之外無他餽遺夫薄施於人而
固厚取於家拊心自思不自媿乎以此不敢拜
賜謹脩此陳謝仰惟益弘德政俾窮閭寒賤胥
有樂生之懷即受賜矣冗二沾叙不盡

卷五

聖

大

與謝文選

余往聞賢詰官銓司者或陋世套之拘而夷去
城府遂然與人士交接見則大矣但銓曹本統
均之地持炎熱之柄形迹不遠是猶夷耳目於
願項之間視聽將至混淆勢自不可也世懲其
弊而拘三然謹守格套與世賢士大夫一切睽
隔是又若擁土木之偶而血氣全不通貫聰明
房曰安能出此先儒曰切脉可以体仁即脉之

於人身也有潛通之精而岐通貫之迹慎斯術也其庶乎

與張濬濱

名士佩陝西人累仕南戶部尚書

曩事芳洲丈過我良是顧吾儕於天下事如人有至親之疾病者然立視其死而不思一救藥不仁也知藥之不効且能速其死而姑一試之尤不仁也其行止語嘿察之至密至微而一毫已不與焉此終日所承聆於兄教者也夜來口悛悛不能道詞萬千珍重珍重

卷五

三

與北臺諫

竊怪近日彈章欲去一人不極其醜詆不已是以房帷姝嫵之語市井謠譁之言俱爲探撫形之奏牘蓋惟必其勝而後快於心也使在前時濁亂之日此輩惡類根據難搖不得已而爲此可也當此清明之時公議自明何須如此夫王政以善養人彼已列在衣冠矣而復使其極醜殊穢播之人人何忍且使細民愚夫聞之未必不蕩其爲惡之良而益其頑鈍之惡也况君父

之前豈應爾爾如此且今輕天下士矣古人篋篋不飭惟恐不脩云三意可想也

與徐魯源

頃承貴卿龍溪翁兄惠中鑒錄一部云緣爲陽和殿撰近教內書堂編者念此翁身處江湖不忘廊廟矣竊謂此書誠有關係如前題詞客問若呈之御覽自應如是若今此輩省觀須婉曲令觀者欣然慕惕然悚可也中語似多峻厲不中肯綮者往往在都即側聞此輩實是中有賢

卷五

三

詰或博雅攻古文詞或亦好砥礪名行或抱逸趣慕玄學佛者不爲無人吾黨尚有媿之者而賢者往往自生分別心左矣又曾聞有掌科疏中自此輩爲刑餘者此輩憲曰外士紳何讀書少不深考也自漢以前吾輩誠刑餘自肉刑除後皆自淨自獻者乃亦自爲刑餘豈不謬哉如此云云亦大有理僕嘗謂陽明先生傳習錄不善觀者止增一番新知解惟是諭賊移文訓家大意等篇此輩更多方詬詰出體大學等經

傳何者其良知貫徹于孺孩以好先矣此編須貫徹此輩心髓乃有益也文倘有間更爲潤色寄去陽和於世道或亦有補更得存翁閣老一商尤佳念存翁當國久此輩情狀得之最濶其語必中肯綮也惟文局之編中須隱編者姓氏爲得如何如何

與內翰習豫南

前承寄抄黃葵老所編昭代典則間閱一二條有不得于心者茲畧與公商之竊謂紀載之書

卷五

五

褒刺善惡原以章往詒來往時瑣綴錄枯樹裏談及通紀等編其是非大多繆鑿不協公評然其人原不足重輕其言不足信後可不湏置之齒頰間也若今清貞如葵老人倫冠冕也其言世視爲耆泰矣編中稱譏有可商者一如白沙先生其學術謂即孔孟正脉固未敢謂然顧當此俗學沉溺之餘而挺然崛起欲求自得于心故亦我明創開眼孔人也誦其詩讀其文其曠襟高蹈猶可想見使在孔門即不得此德

獨不可與魯黠漆雕開相伯仲耶翁編中載其一二時人所譏訕者聞具瑣綴錄瑣綴錄聞出於某某何如人余未詳顧彭惠菴羅一峯賀黃門李文正是數公天下賢士之所宗仰者而咸欽心於先生矣譏訕白沙者獨某耳某視數公何如哉翁不取徵於數公而顧信某者何耶又如康齋先生者亦嘗讀其日錄暨諸咏蓋亦卓然自立篤行守道人也聞先生所居崇仁里中至今有遺風焉緬想其行誼志節真有屋漏不

卷五

五

覩者矣日錄載其類夢孔孟吾人精神所注理有然者古人夢寐卜所學淺濶如此正見先生之篤志也此何異焉乃若晚年與弟構訟事聞實有之緣其弟不肖竊賣祀田守禮之士以此爲重故不以出訟爲辱耳由此推之或亦原憲高柴輩埒也張元禎賞識陳布衣而短先生今陳布衣闕下所上書與先生應聘疏草具在公試覽之如何張公如此軒輊竊謂亦過矣至如陽明先生之學天下賢豪咸宗之今亦念先生

生尊信尤篤茲不敢遽置於貴者平亂之功
時 國論亦已大定當時浮議即今師集中為
之辨論者悉玩翁編中所疑刺處甚多公謂然
否此事在貴省又仙鄉賢翁所親親聞者
諒公亦耳熟矣獨不一致豈可耶且詳翁是編
命名曰昭代典則余嘗見宋史為詳韓范富文
司馬諸公之勛業因程朱而益彰程邵朱陸之
學術得富文諸公而益重前代德業期望彪炳
若此兩相成也我朝重舉累洽賢哲輩與其樹

卷五

吳

勲立節不為無人乃東道學為人士所宗仰者
僅僅如此而供不免遺議昭代何稱焉且自來
傳聞之言踰閩則說兒古今世相後耶即如編
中載 程廟時事此翁時所躬親目擊者中一
二事且與余所聞矣如云胡掌科應嘉論新鄭
後復謁新鄭款言事由華亭喉已非渠本情此
新鄭左言以挾華亭韓非子所謂闕人以離其
黨之術也胡掌科即非純德與不為此今華亭
見在亦能諒之比僕所知也可信以為實矣

事耶又云 穆宗賓天時新鄭門下士曾有為

易諸議者此則當時禁中訛言也新鄭之門指
權納賄妨賢病國者固不無如此大逆不道實
未有之余大不悅於新鄭者豈顧為新鄭論耶
維是 國論昭昭此等事未可輕傳也夫即此
目前二事且恍惚如是三先生奮乎數代之前
其人所訛形迹安知非附會於愛憎之口者耶
昔伊尹割烹之誣百里奚自鬻之誣孔子主侍
人瘠環之誣使非孟子辨之至今何自然孟子
當時亦無所考証第本據其生平大節而推言
之耳三先生言論功業傳頌宇內如是即其所
為而可知其所不為也夫名賢著述萬世鑒省
存焉憶今師暨廬山丈觀三先生蒙說如是當
為感首痛心如訴其親刺其膚矣公典在史局
生長大方且承學鉅宗鴻儒之門其間見必富
且真此皆斯世斯道所關切者幸乘問旋出一
商訂之至祝

與劉中丞

從得廣東通志一部論爲黃官論所脩世傳以
爲佳者視列傳中擊刺白沙甘泉渭厓二三先
生甚甚竊慨于中夫白沙先生我明創開眼孔
人也乃志傳中謂其善談論脩容儀以是得人
歎此何評也余近僭爲修傳祇奉覽教甘泉先
生或謂其事行或多弘濶不消俗眼顧其一生
任道興起斯文之志尚可想見傳中詆訾至有
不忍道者僅中語意亦自矛盾謂其名重泉谷
矣而乃不信于鄉人謂其終應天墮星之異矣

卷五

哭

而生不理于世口何天可動夷可感而行乎州
里之難耶其傳中并吾鄉道林先生譏之即道
林先生之誠篤與今所興起蓋亦可以見先生
矣乃譏議若此又何說也往聞甘泉先生好廣
田宅以此不厭于世物近聞其孫作某府二
者清苦殊甚矣志中未爲文成立傳聞及之語
意亦甚寓譏訕何心也大端世豪傑士未達聖
賢宗脉一竅讀其言論而不得其說則忌嫉之
心生耳至如渭厓公會讀其疏議并家訓家書

故亦崛起賢豪也而志傳中亦隱二譏刺世人
且相傳以爲直筆矣竊謂明興以來粵中二三
君子亦間氣所鍾乃不免訾詆如此後世何稱
焉昔周程張邵諸儒多願其里富文呂司馬諸
公以顯乃今世詬仇若敵何心耶惟公斯道宗
盟萬惟留意間取二三傳刪訂別爲論評以示
不刊是亦爲黃公補沆也如何

與沈君典

卷五

哭

矣試虛平其心到讎三代以後我朝以前大
綱思量能強人意者曾幾何時中間昏濁亂離
之世姑置勿道即稱甚感者漢惟文帝宋惟仁
宗矣維時宮庭邊境之間君子小人進退之際
不強人意者亦多也輒近無論即殷周之盛東
山缺斧桐宮復辟此乾坤何等時也余頌其感
美而不爲愕異嗟嘆亦耳熟習傳云耳要之天
下事盡如人意者難也念茲閩中十數年前據
故老所傳性牒所紀令人髮豎骨慄念前此吳

耳至如士紳家塾山房今甲似未盡禁第書

名扁非奉 敕旨不得擅稱蓋申自嘉靖初年

因井泉為游臺長居敬者所刺部議改為精舍

始今聞麻城貴同年劉鳳隅世家也家側一書

屋土垣三楹耳相傳教代舊扁其土墻曰奕葉

書香之館後鳳隅讀書其中乃改曰同仁書院

僕亦常嫻其夸也今聞欲墮之又敝同年周大

守名思久號柳塘者歷官廿五六歲未治一椽

之屋未嘗一畝之田祇以朋友相助創一書舍

卷五

至

中

亦甚卑陋故未常費有司一金後有司一夫今

聞亦在墮中夫宦歸而求田問舍者人是也而

此兄獨有此雅致鄉後進以此多之乃今亦議

墮則求田問舍者不當臥樓下矣此何風焉恐

非令甲意也如曰題名非制第改其名可矣周

劉二君皆做卿賢者後學所宗依尤僕平生資

切者一在林下一已作古人矣希於岑寂中少

加之意此於振俗回風非淺小非阿私也特道

道雅量輒冒盡狂贅悚息

與鄭昆厓

生跼伏深山久矣竊嘆天下事最不透徹者無

如吏治嘗目擊民間被盜劫者百不能一二上

聞即一聞者官司必欲以多為寡以大為小即

斬關越城者強以為穿窬民愚不知承順者輒

箠楚反坐之其禍更烈於盜劫矣至於機可希

功要賞者則又張皇浮飭動曰妖術曰反叛是

何名也如此蒙蔽將去不可為潑長慮耶即近

日歸化越獄報遲長汀盜劫近在城郭報盜數

卷五

至

九

止六七人至如上杭游興達事更為詫異罪游

氏不得而波及黃積相此鄙心所以不能無疑

不能自安者惟以高賢在彼耳目親聞必真一

夫不獲之痛視他輩必切但得公心安鄙心亦

安矣黃積事區駁意錄具別幅然未下之臬司

者以蒙教兩院業已批允未敢輒相矛盾第案

候以待徐訪耳倘其罪原不應死須待教院

司讞審時開之生故無成心也若以以一已

見與人角短長此便是私意非學矣惟公

與余符卿

承教及把玩數四惟公憂時之志殷矣顧近日國是公論有難言者試以學論近日同志爲大學致知之說者甚辨由余觀之殆由裸體箕踞而談禮經據邑阻兵而講律令也何以明之即大學篇中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此兩言者豈不明易淺近哉今以學自命者其好其惡試自反之本心然乎未耶愚謂必能具此心体而後可與論國是也且今時所謂忠邪賢不肖之辨生

來卷五

聖

亦岌然脊矣竊謂誠抱体國血誠壹意爲宗社爲生民計者剛柔語默不同歸于爲賢爲忠否則雖有侃侃之論揭揭之行而不免病國妨治第自爲名高耳不敢信爲賢爲忠也惟賢爰思焉則來教中所云二疑者或可以釋也如何

與南中諸弟

頃從曾廷尉處觀唐君所上封事悟擊陽明先生甚想鑒於學陽明之學者因疑陽明未以陽明求陽明也即求諸陽明徒以語言知解求陽

明而未嘗一自反証之本心以求陽明也夫陽明所揭良知即六經中所揭曰中曰極曰仁之別名即爾我日用之真心也程子曰人須識其真心人而不識真心可爲人乎即其言論行業依倚名義足自表見可通于天下萬世乎渠卿白沙先生有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此頭言是耶非耶而唐君乃云六經未嘗言心孔孟未嘗以心學爲教不思孔門宗旨歸于求仁仁何物

卷五

聖

耶彼或不足於近世之談心者故爲是憤激語耳心誠未可談顧不當默識而反求之耶雖然唐君已蔽於言論知解矣今又欲以言論知解辨之此所謂揚湯止沸投膏撲火也祇重其蔽耳則何益哉但念唐君顧今之所謂賢豪也使今已自安于所至自足于所見則已矣如使不肯以已知見行業爲極至而更思尚往必問道爲期計他日必大自悔今見之未定今言之或過也頃此中同志初聞唐君既時中有憤然仇

忽欲爲泰獻者余解之曰吾儕于此共學同嘗
將欲令陽明先生之言議解說伸于天下後世
乎抑欲先生之良知通于天下後世乎其尊信
良知者就以言說發揮其指乎抑及求諸本心
仰証先生之良知乎假令陽明先生而在而聆
庸庸之言若此將仇怒之乎抑惻然矜憫之乎
中庸慨道之不明由賢者之過從來矣如庸君
卓志潔履正先生之所屬望而樂與之者即此
議論雖是謬戾當如人間岐嶷俊秀之孺偶病

卷五

五

目盲爲父母者其心惻然矜憫日求所以瘳之
者而悉仇怒之執如此信先生之心此則吾儕
之良知可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余申此說其議
乃寢雖然陽明往矣余于二三子不能無憾也
有此良朋而猶今有此意見言論必其精誠有
不能感乎其學術無足以貫通之者嗟三興言
反此余心悲矣

與曾延平

孔孟相傳學脉歸於求仁千載之下惟周程獨

臻此理兩程之門英傑現瑋如雲如林顧實
仁能領宗脉者止三人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
而楊更爲最當時程子云吾道已南非虛語也
即今考謝尹之門未見數數龜山以後羅李相
承以至晦菴益大光顯歷元至我 國朝施及
夷貊咸知尊信其羽翼 皇序參贊化育世蓋
由之而不知者衆矣人恒言濂洛關閩由此言
之閩學之光顯視它更甚盛也竊詳閩學所以
光顯若斯者當時統承諸儒如楊如羅如李安
貧茹苦勵節堅貞不似世儒敗闕世務國體通
達精練不似世儒迂踈又樸實篤儉不事表暴
中有賸然如田夫野老者積之厚故其發之遠
蘊之久故其衍之大也如此可取諸儒文集語
錄關學脉者一輯理之以省有志斯學者如何

卷五

五

古水李交篇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八臺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牘四

與吳伯恒 二首

近相愛者書來相勉慎勿講學蓋懼時忌云因此始推詳賢前書規勉意良厚顧不意賢亦爲余慮此夫當路所嫉者蓋爲虛浮滅真別聚一班徒黨別標一門戶別勦一般不着身心不切民物的話言以賈譽譁世者爾世人情情不知學爲何事吹聲怖影遂不辨真僞邪正而聚以

卷六

講學爲詆詆無怵也賢與余共學從來有年矣如使余學如是豈獨爲當路所厭即賢當唾之謝絕之矣余在賢南中六年于茲所職者督學所詳者賢等博士弟子員日所商切者諒種在耳曾另聚一班徒黨另標一門戶另勦一浮談否即今予所耽者督撫日所友聚者岳伯監牧海內之與日所商切者吏治民瘼海防兵政之大事任更重益覺學術尤切竊謂人而不學則如黑夜無光馮河無楫且如木偶土偶而無神

靈藥吾殆不知其終矣學其可已耶學不可

耶余終悠悠寔不敢一時一事忘學第所謂別

聚徒黨別標門戶別勦虛浮話頭不獨今日無

是矣南中惟賢與二三子最親最久他人不能

諒賢獨不諒耶賢茲自反自度向來蒞官展采

亦有得於學力與否若使學原無與於宦業即

今蚤自撝棄無爲世厭可也如自反平生所靠

在是更須努力長進烈人真金當自信矣夫學

或講之口耳或講之身心事實此故當辨賢肯

卷六

書語意者謂學當講之山林不當講之仕宦此

正余有疑於賢者向在都即曾與賢破口極論

矣據賢往所見似着恬澹清虛以舜禹不與焉

得而以禹稷之猶饑猶溺猶撓究所止將浸淫

于江左之餘風矣此非亮舜周孔正脉此誠可

講於山林而不可講於仕宦者若余向與賢暨

二三君子商切者原是以不容已之真機爲宗

自堯舜以來聞知見知知此耳所謂一息無此

一息不能生活一息不能生活一息不能生活一息

無此一世不能生活方今身肩其任益覺痛切如之何能容已也今使天下而共明此余即滅死萬無憾使天下而盡蔽此即今余一歲九遷立躋公孤賢爲我願乎執雖然賢虞余之不宜於世而必至顛隕故爲是拳拳者是亦真機之不容自己者也願爲余慮當在彼不當在此耳如何如何

又

久不見寄字心切懷跋頃惠手札適至且中多

卷六

三

助發何任宅慰札中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江湖之喻具見高賢曠識并近所詣顧目覩方今江湖湖涸夫安能忘情耶曩讀郁張二君遊記郎其雅致英標誠斯道所屬心切傾服顧其學脉尚可商量時龍溪所論已失本宗而賢所浚造自得之趣雖相違久亦能信之顧念寥寥宇宙斯世斯道更將誰任以此厚望耳文字之業余原未開此一竅然亦常狂臆妄論前賢好古博綜者如人嗜芻豢入于腸腹化爲精液外充其

體膚而內完養其神氣精爽乃其性靈血脉咸有注也今攷古文詞者則如搏泥傳粉粧綴爲偶者耳雖面目肌膚亦甚似人而神情血脉非吾所知也見敝鄉人制作不失吾楚骭髀髀悍故習性觀江左六朝文不免嬌嬈艷麗態矣嘗謂學道者而沿習六朝之文殆若貞姬爲謳即今過雲遶梁德爲所損不如不爲之爲愈也賢其謂何

寄張大岳

卷六

四

洪

僕前所懇不知此時機括何如時家眷悉遣還先是自長狙秋無日不病頃一月來稍平可但兩親念僕如髮齒時時寄音來云自揣吾家福德淺薄富貴若非其分第得父子兄弟時團聚共守清貧可矣僕以此日在署中每一西南望淚飄盈眶也顧何計得一解此疆鎖耶嚮差人述前元老面示語意似以僕方求進非真求退殊可愧矣昔人所謂相愛不相知亦如此夫不獨僕之不肖也即元老時所親信一二賢

者更望公且夕勸之弟然信其惻誠而不令與
世人一槩爭榮利方爲知人善任使也如五臺
丈在部時儘幹了些撇脫響亮事使出部時亦
自擺脫世套擇世人所共不屑者而處之即爲
一郡守一藩叅其榮不亦多乎而猶然走凡籠
中致有此舉動深爲賢者惜且憾也前元老榮
考與二相同拜此中諸丈俱已裁質僕獨坐疎
冗未舉時遣人補此既不敢具儀又不能作靡
漫不衷語偶以校藝之暇緝歷代領輔行實爲

卷六

五

光

又

秋中始得承天大誌讀之竊謂公輩此類謨述
其念深其功遠矣湛恩雖未見下惟就中微有
補綴諒亦公所安也前承別札所諭乃煩贅語

如是想謂僕尙未可語心矣世間榮艷歆濃如
僕堆堆者亦自謂已能覩破況在高明乎僕固
疑公大冷耳僕前云三曾未一毫在公身上起
念第念天之生人如公者必有所爲顧厚積者
其施遠而虛運者其用神故爲云然耳此是僕
爲世界鄙心大熱之故細玩公來教果又似大
冷也僕此番校事又已過半尋常事業亦已殫
竭心力就即文藝中觀之亦覺比前迥然少變
至如真志實脩可期遠到者已有十數輩常以
此脉三自慰故雖不當世俗人意或譏構時生
而益自信昌黎子所謂使此道粗傳雖滅死萬
萬無恨語不虛也顧僕時精神氣血已如耄老
人而髻髯將盡衰白矣兩親家居年滿七十四
三年來曾不得一奉色笑豈人情所堪乎此則
日所不能已於懷者奈何奈何近報栢老云亡
士林無不嗟悼兩都奕局又經一變局中着數
惟不自以身爲枰子者眼方醒也頃所指列似
幸不甚大異人意繼此者不審又若何矣

卷六

六

光

又

元老慮僕爲人所愚而元老所示手書詞亦甚
關切中謂猶疾痛在躬云二頃士人中見一二
講學者得美轉向僕云當達之當路云此風不
可長近日講學者都包藏此意來矣僕答曰第
謂我輩自家洗刷勿包藏此意便是若教當路
裁抑此輩何異下逐客令耶且子試評今日上
自廟堂下逮郡邑凡有所表樹者固大半志學
者也學何負於時執往廟堂上好賄天下趨於

卷六

七

夫

賄今廟堂上好學天下趨於學不亦美乎若以
今日講學者爲趨時將以今日之好賄者爲特
立耶顧其真偽廟堂上亦自有辨耳頃相知者
或勸僕講學或勸休講學僕俱無以應僕本作
提學而又躲避講學門戶此是何心僕本身提
學而又別立箇講學門戶所講又何事僕不知
之矣公以爲何如柳塘近益有進春中爲公一
針後日二憤排切身尋求別時稍二有悟入矣
在徽兩月其練兵制斷才識僕誠不及也今爲

此郡當必不負矣周以魯往同爲諸生時若亦
平平耳乃今日視其操存注措甚是可敬叩其
所以因在江西日承事柏老得於勸感者深矣
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世也如此楊朋石欲薦之
代僕有機幸亦留神何如

又

舍弟重辱進教歸云道範大都視別時亦少減
豈世道縈心并講務勞瘁然耶萬二爲道加愛
近溪比來得炙商証矣其學何若覺渠自有受

卷六

八

夫

用處亦有受病處顧此中知音如此君者亦難
得也前教謂人誚僕註考多昵鄉里是於義河
金湖二公處知有浮議故加意詞說大多耳義
河因公知之尋考其所行果無可議金湖因在
宜興詳訪作令時其廉其才數十年來無與比
者近守寧國亦多善政惟是負才任真重抑士
夫請託爲此不理人口耳要之二公義河品分
視金湖若近古而金湖之才視義河則更優優
皆吾楚出群之材社稷衛也且日當爲世重

人議若此知人不亦難乎敝鄉二新郎君其
一董者敝邑名賢捐齋之後似亦溫純此類不
妨常一援引初進輩得有道一炙數語彼自終
身受用也

戊寅答張江陵

去冬倉皇顙啓奉慰時尚未悉 朝議本未停
還辱示奏對錄一冊捧讀數過仰惟 主上眷
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懇精誠纒纒溢于細帙籍
今世有仲淹取而綴之大甲說命篇中當更爲

卷六

九

烈不可論今古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
後自任初不解所覺者何事近始省會捷市之
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体
此理人人本同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覺彼
途人凡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自與睽隔故不
無拘蔽于格式而膠紐於故常也惟尹任之重
覺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
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
中莫遷於易勢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

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
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繫於格式而
膠紐於故常哉乃茲諸議紛三 是此學不明故
耳憶昔閣下爲大史時曾奏記盡規于華亭相
君所士紳僉艷頌之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憲曰
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懷然竊謂世咸
籍三 欽爲忠告訐謨而先生故以爲毒何也積
疑者許年近少有省於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
之所謂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占畢以

卷六

十

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耻其痛不切
君民則世所謂賢非毒而何其非閣下之覺亦
終蒙毒以死矣雖然士浮慕爲賢而不知其爲
毒誠可哀耳願浮慕爲賢而非其心爲不肖者
尚可覺也鄙心祝願閣下時以往所覺某者覺
之而不忿于頑可焉蓋不搖撼於稱訛贊毀
而永肩一德惟以安社稷爲悅者此閣下之任
閣下之心也使天下士咸服習閣下之學之心
豫附樂爲之用而無反側之虞者則區區一縷

血誠也惟悶下諒其策懇不以爲浮游而財察之幸甚

又

昔蘇子瞻謂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爲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由此類推言之今人之求於相國者何可勝道執滯者求達卑者求崇蔽者求要要者求清又有相率而求名者其求名也或以順承或以撓取若此種是惟相公是求得則恩不得則怨大凡然

卷十

十一

矣而相公之求於天下士者惟一道惟欲得不二心體國之人而已夫以天下之求於相公者多而相公之求於天下士者惟一道相求而不相遇則相公之心亦苦矣某時首常眩重之目昏齒痛脾脹胃虛近且足瘡跬步不能出自頂至踵脊病即欲如世人之求於相公不可得矣願亦有重求於相公者蓋自頂至踵皆病而惟此心尚未甚昏塞追憶曩昔初晤相公某時初志于學也相公誨我一約字庚申某以疎狂值

危疑時相公誨我一忘字踰年別後西夏時相

公誨我游神一言至今服膺未常去心踐脩二十年來矣茲思陳所畜積于相公求得一印可焉惟相公抑浮薄遠虛僞蓋以不二心體國之誠求承學乃淺識者遂謾謂相公不喜學道人夫相公故邃于學者其竊其緒餘亦足自淑矣乃今相公蒙此名於天下而天下遂以學爲詬病此其關係非淺小所常痛心疾首欲剖心而一明者恨某踐脩未至不能發揚萬一苟使天

卷六

十三

下賢俊晚然知相公之學如是平生篤志如是則不二心體國之人或從此以出某雖不能效牛馬走之力於左右即此可少効赤忠於萬分一矣如何

與王相公二首

近日士紳九列以上似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九列以下庶僚又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所謂近日九列以上意見大都以調停保和爲長厚而後生或見以爲怯爲此爲固九列以下大

多以慷慨激烈爲英雄而老成或見以爲躁爲
銳爲鈞奇殆猶人病噎膈上下不相通矣余近
日反身循省始覺亦勢之自然也何者余往壯
時氣血方盛稍病感冒則惟恐汗之不早稍病
積滯則惟恐下之不亟今後生之謀國者何以
異此乃生今之病也醫投以清劑則恐耗我元
氣投以補劑則恐誤我氣稟然皇然休
養將調但期勿藥之喜而不敢祈速愈者蓋以
血氣向衰過於自愛也維時老成之謀國故若
此矣惟閣下則宿生受記爲調御人天師者或
胥其血氣方盛而節宣之散火升陽勿使鬱滯
致令狂癲或胥其血氣既衰而休養之補胃和
中勿使內傷致令踣墮是則所謂通天下爲一
身也閣下以爲如何

又

曩竊與鳳州公爲閣下計者蓋以忠直者儉士
之所仇而威美者庸衆之所收惟卽君以彼
學構材藉令陛前尺寸地一發抒夙抱當不

卷六

七

九

爲上林之奏賦將爲新豐之巷遇諸如讒忮必
自弭也時鳳老未以爲然尋承閣下手教云不
信世人皆魑魅云三不逆不億尤爲順應已由
今觀之天下人信不皆魑魅亦不能無魑魅也
昔人有神王者深夜暗室中且滅燭息影不屑
與魑魅爭光魑魅故自消滅何能爲祟所可憾
者惟是方今內蠹雖去而根距未脫前星雖驪
而儲位尚虛此天下理忽所關大機也凡食君
祿者孰不延頸跂踵想望閣下密調靜正了此
大事以毗宗社而彼輩乃以浮言私臆倡此紛
二獨何心哉幸主上明聖無損一德之交願
亦涓撝闕下心神矣比卽卽報中仰邇尊懷似
少休也竊重念之惟閣下之身非一人之身天
下所共倚賴之身也大學推言脩身推本于心
廣蓋心廣則身潤耳伏惟閣下自愛自廣焉前
閱高生疏似尤不甚失本心第無識如僕前所
憾云爾不當爲介今主上俱已處分願閣下
忘之漸優容之或有乘之浸潤波及者察之置

卷六

十四

九

為勿開示天下以廣母令反側者生心也頃內
翰揚貞復解說大學脩身為本云大人通天下
為一身者分別人我大重則自心已先不平何
以平天下所謂脩身為本者將此分不平心脩
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脩去旁枝餘孽根
本便自盛犬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僕
有味乎其言也病中伏思李長源之於曲江蘇
子瞻之於涑水皆能有輔於左右閣下故今之
曲江涑水也僕辱知與舊矣顧不能效李蘇二

卷六

十五

五

子萬分一良用為耻敢述此說以進惟閣下俯
亮其款二之愚而省鑒焉幸甚

與申相公

伏惟閣下忠誠端亮耻言權術碩所謂權術者
視人用之如何猶之利劍長矛君子用之以禦
寇小人用之以為寇者也謀國匡時盡以權術
為非是俾小人反得而乘之是殆以利器資寇
賊也竊念今日奸璫既有復召之機憐邪群小
必有乘而陰附之者比附者聚綏成雷後日叔

拾為難望閣下須於此時密授意巡徼者廣置
邏卒時踪跡之此例於法原有重典倘有所指
便當以聞俾執法之吏得奉三尺以從事絕其
黨與可也又細詳此璫平日行事惟是一饕富
貴之積承耳渠覬復入者第思富貴主上復
收用者直為其便嬖耳往風聞邪黨有以戶牖
失言說之固寵者彼不知天下中外人心之翼
戴元良已是如此夫以漢高帝之英明神武尚
不能違人心而遂他念彼璫何人敢拂天下人

卷六

十六

中

而包藏禍心耶倘得一人懇款善說之使之易
慮輸誠附贅列相君擁定儲位則彼之富貴當
奕世受享矣是則轉禍為福之機也即彼或誘
之事難為力便當說之謂中外流言皆如此云
云如何當得此等題目夫以周公之聖叔父之
親一聞不利孺子之流言且避位居東不出今
天下流言若此非有反風啟滕之感而敢于復
出後禍其何有極此其利害甚明彼少知亦
常畏禍退避也陸司寇聞某此言謂若渠在北

必躬往說之如此閣下以爲如何

與楊朋石

嚮聞明公祖膺此簡令慶喜之私倍萬恒情設
施次第幹旋機宜出所蓄積固知非小補矣一
念欲效微忠意此後即別有華要之陟雖資序
已及屢論共推明公萬千固遜惟久安此位以
副資 皇猷爲願此又非爲公計毀譽規名稱
也空中指點最爲上乘出世而後經世前曼說
已陳道矣想公固已志之僕復云三亦明已志

卷六

十七

也僕仰藉知己麻庀乃其中之所存固甘心雖
守而不敢一萌他覲者竊念吾黨從事問學稍
知與世痛痒相關而又荷賢相名宰知與則已
業爲一家人矣既爲一家人則分猷共念誠所
當然至於宰燕華席領主家者留以待嘉賓遠
客可也僕前志醞釀已久頃覺酬世與物學尚
多不得力處此念益橫嗣望借重於相君處爲
道此區一 一念之真非有眷眷旋旋之意場事
後或明春得遂初心藏脩二三年所少有進步

任所驅馳敢恐自暴棄耶積懷種二聊布此幸
亮○其一望公調護相君渾涵博大以天下萬
世之心處天下萬世之事寵利已不必論即一
切感美事與世相忘文中子所謂浚乎浚乎安
我所以安天下也一念微忱不能言述惟以心
會之也貴同年張大岳此兄學有本源公祖湏
忘形迹締爲同心凡鉅大事機密爲商確可也
公祖留意人才竊謂人才不但需之見成以足
世用更須多方儲養以待方來曾聞公恒述狄
梁公事想今亦志之矣願亟圖之也

卷六

十八

又

前同志中傳說公榮轉時固辭不獲悒悒不樂
公辭之固是辭之不獲而重爲悒悒則過矣先
正云此心常在閑處終運得轉公固欲身在閑
處而獨不使心在閑處乎世間一切勢利少有
識者固知不能爲公染第一切毀譽關更湏打
破也同志中或謂公禪動止似引嫌遠忌之心
猶多罔知有道妙用不着形迹而區區一 一念

切之望則猶願被除此藩同心共濟耳何如二

復錢懷蘇

更歲來得兄手書凡三詳兄所教督於僕者大都謂僕猶故吾耶僕近見卑卑不敢爲崇言侈論顧其盟心積慮所企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者出而守已愛民處而守道善俗如斯已爾追想往侍左右時其狂心妄想虛志泰氣輒棄然自失赧然汗浹也即今據所職業雖已覩顏師席顧亦僅二如委吏會計當而已不知所謂方也

卷六

九

昨圖請告實苦精力不逮計得歸日竭力督耕擷辦菽水爲兩親所夕承娛懽有餘日則竊效漢嚴君平坐三家市中爲人賣卜庶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謂云耳亦無所謂方也兄其謂何耶兄自道爲公卿孩子所見諒益高廣故云然竊謂果是公卿真血脉即是遺腹氣孤孩而長長而杜宗祊箕業終必賴之矣弟願兄更刺滴膏血一辨認也何如僕在此中過便輒詢起居每聞休閒則脉二欣喜不啻身有之或有言

凡治郡不逮爲今者則戚二於懷焉近懷二爲治亦願僕念若此顧不知此念何從生也願兄俯亮而加勉焉懇二

又

別後兩得兄手書知道休漸平復良慰良慰時事多可慮古之人貴能置身甕外者以其能抱甕也置甕而不顧而曰爲甕外人可乎近日政府諸公多參商大端只是落了兄弟款款能掙上父母款耳前有書述兄此語於政府之賢者

卷六

手

使之味之頃晤悟齋掌科亦以此語說之矣因渠篤信兄故述兄語也近日更會有高賢否當此時惟願賢者持守宇宙俾吾輩堆二者快活過日耳近晤孫立亭此君意氣甚好爲告五臺之素彼亦雪敬仰矣兄晤五臺可爲一道也別來前後有二疏上中益有不得已者兄試評之此落何款耶竊怪兄不食煙火人也天下人共知之矣更不見一人介弟求兄之道乃屢有煩兄而求進者豈弟所持之世味有加於兄之道

味耶人心至此可爲一慨外疏稿呈龍溪翁一
觀致意龍翁勉爲師門第一着光顯事業區區
此舉亦濫俗事耳即今廟堂上盡採末議俾采
師與類孟分席而坐尤非弟志所存也

與張陽和三首

往舍弟時時爲道門下任道之勇受才之閎殆
天所啟鄙心竊爲斯世斯道慶也久矣通得貴
卿魯源徐文書稱門下如舍弟語益亟二嚮往
焉顧咨觀末由徒嬰冲耿如何如何僕無類憶

卷六

主

蚤年受尊翁教愛甚篤未嘗一日去心茲僕于
門下又竊附同心之雅故非無因未同者因布
積愴伏惟相君近日意崇本實稍二抑遠虛浮
而世俗子駭影吠聲遂以講學爲大詬搆人者
籍此爲譴本自好者蒙是爲羞稱而察吏治者
亦以是爲譏迹亦大舛矣此人心淑慝之機邪
正消長之漸世道升降之大會也足下志抱先
憂諒亦大息于茲矣顧攘成此舉者非世俗人
尤實以學自命者過也夫堯舜周孔學脉具兄

六籍而孟氏發明最盡猶饑猶溺若撻若溝此
實萬物一體真機原自不容已者禹卑伊周見
知知此耳聞知知此耳總其宗指何非爲立心
立命計者乃近世學術無論虛浮者流即負真
志稍有得者類拾伯陽之餘嚼稱妙悟者類勦
楞檀之半鮮篤脩者類守先儒之格式于堯舜
周孔真血脉原已遼逖以是高明一行多踈脫
愿謹一行多迂滯將焉賴之取厭于時無怪也
夫不膽口說而神明默成不樹徒黨而氣聲應

卷六

主

求上臻安富尊榮之效下成孝弟忠信之風此
則相君講學之本指也何嘗禁厭講學哉今使
相君而蒙此名于天下使天下而有此風此區
區所欲裂腹剖心一明之而無從者也夫使相
君而素未知學即知學而未遽猶可言也相君
之學之遽諒門下夙契之矣今欲破此承訛使
同志士胥明相君講學本指如是又得相君間
爲提掇一明此意指于天下使天下學術昭然
咸歸宗孔孟血脉而不至于多岐虛浮是挽回

人心世道一大機也計非門下不能任此重
狂瞽惟門下留意焉

又

今親龍溪先生嘗言破除毀譽僕嘗病之就相
君近日所任其學方好印證此語昔伊尹切于
救民故不恤其就桀之汙周公急于王室故不
顧其滅親之忍孔子篤于求仁故不恤其栖栖
之佞何者其真機所不容自已也今觀相君者
惟視其體國血誠如何諸惟注措形迹有難以

卷六

重

常行格式律者惟門下爲室中人能曠域外觀
內調相君外聯士心培植善類默翊 皇序區
區願望之私口悛不能道萬分一者仰惟心
照幸且秘之勿爲他人道也魯源丈生未晤第
聞其緒論似不詭孔孟宗指者願門下浚交之

又

別諭仰見公爲善類苦心生抱此苦衷久矣近
抱此苦衷者惟義河一人每有書來語必及公
而皆公指也即生茲遺棄耄之鰥父擁病疴

之殘軀視類如此豈耐官職執衷情獨苦惟義
老知之或亦爲公道也近日事体故吾黨落英
茂華歸根茹實之會顧恐東鈞衡者提掇手勢
太重非所以爲風也昔賢云此事由人亦由天
且柰之何惟公篤念及此猶可轉移幾分生庸
虛之尤加之日隔之疎弟仗庇得安枕阿澗以
老免近利之訾不爲同志重詬即志願足矣此
實肝腸語幸亮

與徐黃岡 二首

卷六

重

僕固陋比見里有爲佛氏學者其事行言論
多不得于心心竊疑佛若非人也其心其性原
與人殊也故無足異矣聞文中子曰佛聖人也
則其本心恒性諒必與人同也乃爲其學者一
種言論事行若是是則不可知已嘗遵所聞者
爲道之而相知者謂僕言原未研佛乘未闡佛
闡故欲開佛教猶治獄者兩造未具三尺何施
也伏惟貴鄉塘南先生殫精佛學有年矣頃見
從西原會親一帙中言論獲我心且聞其醇心

潔履粹然矚然也竊嘆美大方自是師友淵源
所漸之久又山川風氣之厚故人人周德非邪
說能亂如此耶惟君侯大方顯學斯道標表也
茲借恂我黃凡我後生孔邇於黃者均有造矣
即此編想亦夙所賞音者意煩鴻筆題叙數語
弁之簡端梓傳之俾吾黃後學知大方之爲佛
學浚者蓋如此庶不爲彼所惑也如何惟裁之

又

令師見羅丈少時以嘉禮寓吾楚撫臺姜公署

卷本

五

生有故人與同視席嗣登尊君禦倭淮上生里
有爲幕府從事者因悉其自束髮來提脩甚介
而尤饒於材諸生自是欽心嚮往矣嗣傾蓋于
亭州一再晤于南北兩都邸相得甚歡也別久
聞其學指特揭脩身旨詢之門下承學者發之
未嘗不得于心竊疑令師自負才雋頡頏文成
便角標門戶如是近得瑤篇聞之明盡乃知令
師蓋發文成所欲發於斯學大有裨補而明公
且以身發揮即吾楚三邑之治績可觀矣不特

在語言文字間也嘗念自古賢聖提揭宗旨惟
身實有之者乃自靈通有傳如文成良知二字
原出孟子孰不能言之而惟文成身實有之是
以光顯如此惟明公之以身發揮師旨者如是
生以是益欽服李夫不置比來時二見之夢寐
也又惟明公豪傑雖微李夫猶與魯論貴鄉有劉
生名邦潤者寒士也往遊曰下莫安貧守已一
如師旨生重嗟嘆益信學必本諸身而後有傳
念李夫時雖嬰難可以自廣也抑生又有感焉

卷本

五

比見近世士稍有知解便蔑視其師如陳相輩
者不少矣時李夫方嬰大難而明公闢發其學
指益勤不替其篤衷隱厚若此即此便見明公
之學真知止不虛也如近時學者并孔孟而弁
髦之矣明公以爲何如

復王龍池

仰聞辱手書載錫意旨肥三省發良多別來碌
碌無甚長進八月初旬始還曰下要心齋先生
嗣子相與再浹旬餘中乃發夙所積授多得益

可益信此些子聖人復起誠不能易矣顧溫養鍛鍊工課漸次生熟湏實用力自見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此節公案實是參透造化樞柄在是矣若彼家所謂認靈明爲鬼窟正謂不識當下些子別生想像云耳當下些子無思無爲更何靈明可認哉

與李義河

近見邸報五臺六丈亦遭煩言僕憫二亦重明夷之感矣僕與陸丈未一識荆竊遐想其千度

卷六

五

殆歸二落二光霽人也追惟嘉靖之季東銓時維植善類其功德宇內者弘且遠矣而人猶以爲無實庸虛如僕其又謂何世情物態如是將何以自立哉某自信厄窮遺佚可能老死無悔惟是脩証無力毀譽一關尚覺難支翁愛僕不啻若已何以處僕今得蚤遂退志不致狼狽是所拳切奉切者延歧望之

與鄭範溪

在維揚晤中宇兄具述兄出都門時約數兄

聚其所懷慨然必共矢澄清志弟聞已欣喜若狂仰天叩賀曰朝廷有人世道從此昇平矣比來念未嘗一日不在左右蓋欲致一書爲諸兄尋此盟非區區寒溫情也同年廬山兄其學其心行此弟夙所師資諒亦在臺鑑中矣頃見邸報剖心與之共屬治經勿以槩凡視也頃見邸報關中督學孫淮海亦陞部下此亦方今人物也緣兄精誠感召乃多賢一時奎集按部如此知兄留心世道即此少效忠赤抑亦諸兄同盟意也計兄亦亮之矣

卷六

五

與趙汝泉

五

往欽惺堂史君正信其清苦之操足以厲世直亮之性足爲蒸藥砭耳不知其在汝惠民之政如此也昨過桐城會先任李確山同史君共事者述史君往守汝事行甚悉據云汝府舊守倖以下優任初例派所屬州縣脩衙錢每貳錢一文而中猶吏胥從家之爲姦不知一衙費民間幾萬緡也汝府舊守有一行銀二千金年廉者

此爲公費他多例視爲囊中故物矣史君查出此銀派定若干爲脩衙費以官爲差而各州縣脩衙之費悉蠲此不知省民間若干也又往各州縣解銀例差大戶徑赴藩司例美餘若干使費無筭史君察知此行今各屬解銀俱赴府轉輸其鈞法躬至藩司較定不加分毫比時藩伯以異常規駁還者至再二而史君初不爲動後竟不能奪只此一事省汝府金幾萬計矣確山舊有王府一行錢糧賦額止八百而歲例解

卷六

元

二千其無藝使費稱是每歲緡餘上戶欲管解多至傾家史君趣李令潛具牒申府府亟爲文申白兩臺止解原額八百數外分毫不加府中竟不能撓諸如此類不可殫述竊謂當此之時若欲整軍經武興事建功此君即束高閣可也若欲節愛休養爲國家培元氣立懦廉頑爲國家扶正氣此君似不可少矣桐城故近鄱陽此中鄉士紳述渠居鄉事猶令人感嘆無已又云汝府所積常俸悉以周族之貧者鰥者而躬

自作苦力田宴如也又傳曾在山東鬻貧女一事此更逼真古人鍾離瑾事矣

又

承寄講義足見新詣自得處誠非世俗謾然也庸虛得此殊藉印可也慰何言竊謂此理說起容易實臻最難昔人云無孟子勿忘勿助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亦似說夢誠然誠然吾儕欲臻此理須是從山窮水盡處尋討刀口鋒尖上識取臨境對陣時證驗着些兒擬議靠掛

卷六

壬

不得參和些兒意識情興不得參着些子便有更換便非不改之真頭面矣海內談此者儘有只因如此根種不真終成孟浪可爲潑戒也往此中人士爲勢利紛華埋沒特甚且不知講學爲何事間有興念者只將前人知行動靜性命等語辨駁一番知解些說話便是講了公爲諸人發揮此意恐不但如說夢將有如夢中說夢者矣顧爲之自我者誠當如是亦自不容已即途之人有盲瞽顛顛者見之蔑不惻然動心士

人質質取譽於勢利紛華更不一尋識自己此
意何啻盲子墜墮在萬仞坑塹中耶公有父母
之責懷仁人之心自應盡三如此此機少歇便
非此體矣顧慮之有本推之有漸作之有機僕
往在此絕口未一談學者固自分淺膚無所發
明亦以時無聲應獨自曉二一過無益也今有
公在此發明此意自當有豪傑士崛起相應者
願與公矢從此日求日精自成自道則不厭不
倦自有真機庶不負天作之合共事一方也臨

卷六

三

書不任拳切

又

承寄中庸講義中多發前人所未發正好與前
孔顏之樂講義互相發明盖平有慎獨工夫而
後樂處可尋識得樂体後則慎獨之工益自不
容已也第中以首節三句逐條分段語意微有
未瑩俗學子聽之或又生一猜疑然識者觀之
自能意會於言外不爲語滯也道不可離處更
發得痛快公時門下士人但得他於此等處反

身默識得此子聽言才有滋味橫說豎說皆知
尋思只是這理即僕前語雖顯而非淺也公此
說雖精而非隱也曰樂曰虛曰中曰和曰性曰
道萬千其名而非支也不然只開口談一道字
他也聽得是箇迂語矣公有此肥三之腸又須
何如循三善誘使知皆逼真近裡不今只以口
耳承接可也又承教晦庵陽明之學所以少異
者當明白說出僕實友之目已此知之体不敢
妄說耳盖自陽明致良知之說一出近世但是

卷六

三

談學者都知駁刺朱子即物窮理之說之爲支
矣今考其青天白日之履泰山喬嶽之氣繼往
開來之心如此豪傑顧曾見幾人哉僕重爲此
愚矣夫朱子即物窮理其說雖若支離然此老
所窮者如此其率而循之者便亦如此今人只
張口談某人之學是某人之學非而曾不一自
反之於身心此豈獨畔於陽明先生致知之旨
亦大異於晦老之旨矣僕今反之於心實自知
愧負於晦老處多三而不敢訟言駁是也學者

正是專信陽明先生教旨而思以自致其知也
公以爲何如

答李憲副性甫書

賢述疑齋與近溪問答語中云近溪謂死無所
在無所往此是近溪實落語謂近溪茫然未是
蓋近溪之學原以無念爲宗其無所在無所往
乃其安身立命處渠如何又覺茫然疑齋自謂
夕死已可或渠近有自信處疑齋之學原從玄
入自有受用顧不知於吾夫子之道所聞如何

卷六

重

耳若余束於教者於道實未有聞自分生人之
理多少不盡分處敢言夕死可哉雖然余於夫
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頗信之極常謂了此一
語佛氏出離死生之旨已竭盡無余彼家千經
萬典可勿演著目矣賢試反身遡觀未生之初
原何所在受生之際原自何來便知近溪死無
所在無所往之說非謬也故曰原始反終則知
死生之說雖然始終相去遠矣先正有言知晝
夜則知死生之說晝夜猶有所夕也即當下語

默動靜而反觀之其死生之說可然識矣大洲
先生與廬山丈書有言千休千處得當下休便
當下余甚有味乎其言也夫舜禹視天下猶
饑猶溺其原本自有天下而不與來頃當路者
稱賢有猶饑猶溺意思余與賢別久矣末從商
正即賢書札與酬應注措之迹似於有天下不
與處尚應體貼也賢試于當下休處一体取此
意如何

與蕭給舍

卷六

重

頃從邸報中得賢大疏中謂馭邊境在朝廷正
人心在學術此卓識宏議非尋常章所能道者
顧中齒及庸虛則重慙非倫矣生比年目擊近
日學術之弊每拊膺長吁而繼之流涕不知者
或嫺爲狂惑或詆爲糊塗私心則謂世之所以
又安寧謐而不至于潰亂敗壞者人爲之也人
之所以循理率度而不至于踰閑敗矩者道爲
之也道之所以制心制事而不至于淫蕩邪詖
者學爲之也自孔氏揭一學字以陶天下萬世

萬世日圓於覆幬持載中而不自知矣今談學者至有以恣情縱慾爲真性以反身克己爲鈍下以頑鈍無耻爲解脫以篤倫盡分爲情緣其說蓋異教而益滋其橫議蓋不獨梧擊周程亦且弁髦孔孟矣夫伊川之際用夷禮耳幸有豫知其爲戎如茲邪說豈直夷禮哉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謂地氣自南而北也今之士紳豈不如鳥乎乃宗西方之教而衍之中土視杜鵑之鳴洛陽孰異耶賢茲爲邊境慮者

卷六

三

推原於學術其念深矣疇謂濶遠事情執生庸虛老矣無能副賢厚望惟遵聞守道不重得罪于名教是則所自盟者也何如

與沈督學

廬山胡公江西太和人少嫻古文詞希慕文出風節豪宕不爲細謹南野歐陽先生心奇之思致與學公初自負不屑就也已聞先生講大學章有契于中始納賢受學勉自束脩尋游學嶺南病血疾遇鄒姓者讀禪學因學之有得自謂

道在是耶聖學不與易矣逮後教句曲時以應感多滯困衡者久之乃豁然悟禪學之爲偏而識聖學之爲全也于是粹然一歸于正惟文成格致之旨是歸蓋丙辰登科初也時著守約論以勗諸同年之爲宰者人咸服其精詣又常著真常篇以贈陰司空著續知命解以勗余晚而所造益邃常云以盡性知命爲宗指以存神過化爲工夫即近所著衡齋論其衡道明學之志良苦云甲戌歲以廉訪告休山居十餘年日以興起后學成就人材爲已任即今鄒吏部元標蕭工部景訓皆從游其門者銓部以臺省薦剡數上起補闕廉訪同志中強之蓋冀即將同朝資益也未幾微疴日猶一暑於移脩然而逝公平生學求全歸茲如其志云

與鄒令君

往見卓老與君侯書謂余不察通言余賦質鈍下不解參佛乘不解會玄詮實是寡見淺聞但住於閭左山村之通言妄自負稍解察耳不知

正老所云通言是何等迹言也竊謂善察通言者莫如舜二察通言已隱惡而揚其善即善矣又且擇而用其中其審也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此通言也舜察之而用以命契敷教如是耳不聞曰君臣父子是假合而以忠孝為剝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此通言也舜察之而用以命契敷教如是耳不聞惟以食色為性謂見境即動二即為人至極無廉耻乃性真也舜不惟察迹言且明庶物矣如豺虎之暴有父

卷六

三

子蜂蟻之細有君臣鴻鴈鴟鴞之有序有別牛羊魚鳥之樂羣是皆天機之不容已者舜明此機以盡性盡倫萬世為天下道為法為則不聞以是為情緣淺事而別分明二德之無上妙道也余嘗念學術對目心不過非學術通人不去非學術証之先聖而謬俟之後聖而惑質之天地鬼神而恃且疑皆非學術我惟高皇帝汎掃夷氛開天闢地且敷教興化一歸宗孔孟若揭日月而麗中天者何其盛哉世真有一人開眼

的的確確尋着孔孟血脉明明白白走着孔孟路徑諸種二邪見罔談直如梟鳴狐號安敢紛紛呶呶橫逞如此哉余為是仰屋而嘆撫膺而嗟伏枕而流涕者不知幾矣嗟三神之聽之孰知我心憂哉病餘感慨發狂如是

與同志八首

昔陸象山謂文王未可輕贊余竊謂孔子尤未可輕贊常謂吾儕于孔子猶戴天履地生育于其間日用而不知矣史遷世家論贊孔子特其

卷六

三

毛膚耳即及門之士未有深知之者乃儀封人以門外人反若測之豈旁觀者顧親哉竊謂論贊孔子者惟子思孟子獨觀其深顧中庸與孟子七篇吾儕耳口習熟以為常談須精思神識于世儒聞見知解之外而後孔子之道之所以為大者庶幾其可識也已至如孟子先儒從諸子中掇提出來以紹孔子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亦只隻眼矣不知所傳者何也蘇長公撰六一集序中發明孟子功齊于禹處世儒見無

及此者顧特言其救世之功耳至其推尊孔子俾孔子之道光顯于萬世者其微有血脉非所及也學者精思從古來許多聖人孟子倒心學一孔子是何見其所以學孔子者從何處學于此超然有淨處便可論贊孔子也如何

又

嘗念三代以來若兩漢之質直東漢之名節兩晉之風流唐人之靡麗宋人之名理一代有一代之人心風俗其理亂熾惡班班可觀矣揆其

卷六

五

初要皆由一二人倡導之也推言之即一方有一方之人心風俗每憶吾里前輩流風至今可嘉尚也鄙心願吾儕過去未生前的話未來離生後的話請且姑置毋輕與後生新學漫談念爾我見今皇天假以形骸借以貌面具此靈識上受朝廷治教之恩下受黎庶百工之養前承祖宗積累之德後為子孫啓祐之榜樣近為鄉里後生之耳目遠為四方友朋之宗依凡所正身齊家居鄉治官者一毫不嫌於本心而曰

自求解脫以圖快活吾不能矣兄試與令弟子禮賢吾家子弟一編切言之夫孔子非不解黃老之旨孟子非不達莊列之達即今世間這種禪意無欺程朱不能悟及諸大聖賢世界心重有餘不敢盡耳

又

嘗惟學字昉于說命篇中孔子提掇出來以陶甄天下萬世至矣近世參虛見以言道而不知學異于孔子指矣胡正甫謂予分別道學字言

卷六

四

若支也它日正甫書來曰予以盡性至命為宗旨以存神過化為工夫子曰兄如此分別即予以道為宗旨以學為工夫何不可嗣正甫語李湜之曰或謂吾言過大吾謂若耿子言不尤過大乎何者今天下語道語學皆混於二氏且凡天下小道淺學咸莫非道與學也今止言道是宗旨指學是工夫則趨者愈莫得所歸故曰尤大予以為性命萬派無能異但盡與不盡則吾與二氏異耳吾儒唯盡性故有禮樂有刑政三千

三百精微中庸人得其理物得其所故謂之裁
成輔相謂之範圍曲成豈若二氏之棄舍倫物
小道淺學之得其一曲已哉是故以盡性至命
爲宗旨吾儒之道而意非泛宗也神即性也神
無思無爲不學不慮予恐今人以思爲學慮爲
性因示之以存神過化欲其不思爲思不爲爲
不學爲學不慮爲慮是故以存神過化爲工夫
指吾性之灵而意非泛工也子以爲然否余曰
言道不知學異學也言學不知道俗學也夫率

卷六

聖

性之謂道脩道之謂學學志於道道率于性性
性爲能存神存神爲能過化彼真知道者學在
其中矣真知學者道在其中矣故曰工夫即本
体本体即工夫與正甫之言一也

又

一日近溪偕子弟諸同志遊立大中橋上觀諸
往過來續者僂僂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
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
同此來往細觀之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

箇分分明明未見確證性体如此廣大又如
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拂曰否否此情識也如
此論性相隔遠矣友述以問余曰此論如何余
曰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体此爲楞嚴
經轉非能轉楞嚴經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譬
忘已之首而別求首領矣願當時聆近溪此指
點者其默識淺深自不同也或聆之而漠然無
味此則麻木人未入裡者也無論已或聆之即
生歡喜鼓舞者亦未可便以爲得此初機乍解

卷六

聖

如石火電光耳如根志既殊殊功深力到忽尔聆
之因地一呵便渾身骨換如曰日昇天矣敬仲
由舉扇訟而得本心近王心齋謂蒲街皆聖人
蓋會得此意者曰識至此已乎曰實識到此便
自欲罷不能安肯歇手雖然下者東走追者亦
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即茲來往橋上
者或訪友親師或買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
淫蕩邪僻者亦謾謂一切皆是混然無別此則
識之未真也學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後可與

論孔孟血脉孔孟路遙也若以近溪此示爲情識而別求所謂無上妙理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外視聽言動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貫之指矣

又

予聞近溪之談學白下也一日無念僧與焉近溪指點當下生機以開示同志無念從旁大噪曰奈何以此毒藥害人其時僧氣甚粗猛而語咆哮比時近溪怡然嘻二受之無幾微動意座中一班護持西方教者中占二喜無念能以獅

卷六

三

子吼揖伏近溪乃鄭張二三英妙者故乃以是益歸心近溪而厭薄無念爲余道云二余謂近溪當境真是虛無無念不免憑勦知見動意氣矣乃二三英妙碩卒以是歸心近溪而厭薄無念惟道集虛豈不然哉然則華渚之微旨可通矣念二三英妙能當下觀感取益不從口耳上爲軒輊亦具慧眼者余以是時二念之恨不得常與語也見愚曰近老之無動非真虛無也近老志雄見大視無念之噪如蛙鳴耳何足介意

余曰故然藉令無念遇東廓諸老亦敢如此咆哮否其咆哮亦有以也

又

李士龍聯數十行輩士紳供奉一僧爲講經社會繁昌夏叟至會社所觀之坐頃忽拂衣起拉士龍子出面斥之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叟超走至定寧巷向許生輩仰屋嗟嘆不已曰一班迂老從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也名曰講學大都會中作此勾當成何世界余謂士龍近

卷六

四

好佛書或亦得無物意者因爲述試之時覺士龍不能無動一日直規余曰師許可何輕人言師近云夏叟已得道宗傳矣余哂曰未敢謂叟即得宗傳碩古人聞一善言便沛然莫禦近聆此叟言論多幾于道故樂道之也異日同志會中或提良知宗旨其友駁曰良知非究竟言更有無聲無臭乃向上一着也夏叟愛然起立作色抗言曰良知曾有聲有臭哉余聞之大欣賞因謂士龍曰余今日即云叟得道宗傳亦無不

可何者近學之談蔽于虛無見也脂而離矣叟
乃不墮邊見如此耶後士龍聞近溪遇無念時
光景胞中物亦覺自化時念叟士龍亦善聽
言哉

又

余出都門時憇清凉寺憶咸生爲余解說宿命
通旨宿命通者即其祖先骸骨集如須彌山一
俱能認云余歸而嗟嘆不已曰江左學者
爲佛書逃蔽一至於此所謂心迷法華轉矣即

卷六

五

讀盡佛書亦癡人前說憂哉余嘗謂佛乘中語
多猶易之象詩之興比莊列之寓言也如此類
語意只欲人尋思生身立命之原直窮到不可
思議處耳吾儕誠自反身尋思立命之原便識
得乾坤是我大父母天地之塞皆吾体天地之
帥皆吾性即萬劫以來祖先一齊能識認矣若
是如此臭腐朽骨即是神通一能辨認涉於
性命何與哉歸來一路念此心爲惻然大見人
之迷即悲怜之若已之迷如此想宿命通者其

心亦必如此士龍以爲如何

重答汪督學應蛟

僕庸虛濫厠臺端殊非其據顧不量漫出者豈
謂有所爲哉第以上方厲化更茲一時宇內名
賢布列朝著孤陋荒塞之久欲因之一就鑪錡
耳比至就列伏觀班行中或敦大沉渾如巨川
大嶽或直毅勁挺如古栢喬松或和粹溫文如
金相玉潤或坦衷夷度如霽月光天生心欽而
嚴事之者若干人心好而友善者若干人蓋雖

卷六

五

不能繼志以起而模擬心神平生之頽情繆悠
庶憬然少振平生之粗浮淺陋庶爽然坐銷私
心竊謂隨行逐隊之餘脉有得師得友之慶
憾時馳歲去無能奮魯陽戈耳若賢所督教貴
望于生者則何能效萬分一也諺曰朝中一啗
堂上一拖維時見在職業僅一辨此耳他何知
焉雖然愛君憂國之忱凡食祿者有同懷進退
辭受之間凡好脩者有同耻據生比屋而居者
門屏之間稔如清風聯珂而進者聚族之談胥

有沒念未可以目擊一二之無常而槩易天下
士也顧生雖不類而束於其教亦不敢不勉自
得脩爲知己羞覓教學術遊禪之弊近日高明
賦多蹈之生往亦有此慨矣比自循省未至昭
三不敢以口吻與天下相角第惟守道遵聞以
白盟也風便不妨往復

荅友人問

友問老子謂禮爲忠信之薄亂之首而孔子又
從之問禮何也憶仲子早歲謂余曾遇異人質

卷六

聖

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何也異人曰
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仲子蓋寓言啓予二
時甚味其語云蓋嘗觀載記中疊二數千萬言
惟是推崇此禮而老子故茂衆若是何異指也
蓋三千三百者禮之散見而若愚若虛者禮之
真體彼遂散見之儀文而不識此真體亦止是
扮演戲劇耳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以此然吾
人受生蓋載間天與此靈明必有形骸以含之

有此形骸必有此衣冠章服以蔽之有此衣冠
章服而類聚群居也必有升降上下等威物采
以辨之此實降於天而不容強生於人心而不
容自己者今日此皆偏也將惟保身雜沓而游
於世乎又將屏耳目墮支體惟幻然若鬼物音
響於虛空乎即老子亦自不能也彼蓋誤人逐
於儀文度數之末而未知反其本真云然耳即
今而我受享此禮功德猶戴天履地而不知者
試思之

卷六

聖

又

友問卓吾以魯橋恭敬爲悖謬粗浮如何曰此
則着魔已甚難與言矣夫有聖人之恭敬有學
者之恭敬有性安之恭敬亦有學利困勉之恭
敬有帝王之恭敬有卿大夫之恭敬亦有士庶
匹夫匹婦之恭敬有終身不違之恭敬有斯須
之恭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孰可忘恭敬者試
反身體驗一時恭敬則一時精神凝定耳目四
波百骸有所歸而不亂否則所謂本亂而未弗

治矣推之家一家有恭敬之主則齊推之一國
一國有恭敬之主則治由此推之天下天下有
篤恭居敬之主則天下以平以安吾夫子從衆
德萬行中拈出恭敬二字蓋近取諸身祖述憲
章上律下襲校勘此箇極則而揭之世爲天下
法譬之神農后稷從百草中摘出五穀教民稼
穡天下後世賴之以生以養在帝王以祿百官
養萬民在有國養一國在家養一家即匹夫
匹婦亦須以養一身皆莫之能易也我明天子

卷六

聖

篤恭居敬於九重南面之上乃能俾吾儕相安
相生如此即今百司庶府諸凡長民者孰非尊
循此恭敬臨南面以安吾儕哉即士庶氓黎亦
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矧列冠裳者顧可
忘恭敬耶如以魯橋爲假恭敬豈故以佚宕猖
狂挾妓調優乃真恭敬耶是欲人含粒食而飲
狂泉也吾儕試尋思方今天下所以久安寧平
之故吾人日用所以受享之因方解恭敬之道
之妙歟頌我祖宗所以尊崇孔孟之教表章程

朱之學者真是大聖人睿知天縱度越千古也
且即吾儕真是參會得法王法如是者一觀朝
叅公座便可默識矣若顏老打滾此禪那家指
引初機令識取當下意耳即彼家識西來意者
細行威儀亦自有常此所以亦能善世我祖宗
不廢其教也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吾儕識仁而
所以爲恭敬者若家常恭飯耳夫子即恭敬以
求仁蓋使人由而知之也彼可使由而不可使
知者凡民大都然矣如知之而顏反道敗德者
非悖民耶茲將顏老打滾事侈言之若此更不
察其心行如何益見其淺此所以謠而邪也

卷六

辛

寄示里中友二首

秋中羅近溪携二子暨胡清虛遊廣東曹溪至
肇慶其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病且死髮香掌
中灼爛尋又哭過毀亦病死無何胡清虛亦死
余初聞羅氏二子死殤悼甚二已聞胡清虛死
則毅然舉手加額曰天乎天乎其將顯明正學
與羅氏二子皆不食人間烟火食者乃爲胡子

所感服動茹苦不啻七十子於孔子矣一旦駢首客死豈不示人顯哉胡方士生壬辰羅長子生丙申次子則癸卯生耳死時疾苦呻吟無以異人也世爲生死志佛志仙者竟何如哉天愛我輩何厚也其教之也至矣近諗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爲此中陳大參門子以生惡瘍逐出無依倚於某觀中一道人道入率之遊匡廬繼往終南幾年出而浙中士紳遂翕然宗之聞陶念齋令兄與龍溪先生俱納贊受教矣余往謁

卷六

五

龍溪龍溪亦謂有足取者近聞石麓閣老信之猶篤此何說哉想此子初拚身入山靜極發慧一時精神必有可觀以此傾動士紳非偶也後慾漸長性靈漸蔽只得欺謾過日以護前名而不知人可欺天故不可欺矣以此推之如此中卓小仙王南明所述某蓬頭郎吾鄉岳蓬頭方湛一皆然也吾黨志學者視此可爲潑省大端聰明靈竅難開易塞慾根塵業易染難除吾黨志學者苟非有頂天立地之志一息尚存不容

少懈之功而徒倚傍眼前知見以爲自得不知所終矣吁可懼哉

又

余往疑宋儒之學少異於孔氏者不是不達微旨疑其滯于入微便是有這箇在不似孔子之一貫費而隱也仲子以爲然乃謂程子之關佛書爲其未達孔氏微言不已異乎所聞哉中庸一篇是天啓子思譜出他家立教之原教原于道道原于性性原于天正是惧人裂視他家之教故爲推窮到天命如此乃謂教是三層說話失言矣但學者非盡性何能知天哉

卷六

五

求微書

惟衛五年九十猶求微于國人余犬馬齒幾古稀矣相知者忍毫余棄子不爲微耶昔夫子得子路惡聲不至于耳非子路奮于勇遏絕天下之惡聲不至也意必有以救夫子之失而補其缺惡聲無自至也乎惡不免惡聲至是亦同心耻也何以振我兩劑旋義者余初省致諾之由

茫然不得其端近檢舊牘稿始解所自云惟伊
學術已大發洩于此顧念予年七十尚不免集
詬耻矣諸所誣詆蓋置一喙謹以牘稿數草錄
寄相知者一覽高賢按此諗予之缺而箴儆之
是望

右求儆書余實袒臂披膺冀相知者針砭我也
頃光山蔡弘甫著焚書辨并書來我依違隱
忍不能爲斯道張主余則何辭顧其中情難言
矣念客之間關萬里來也原爲余仲二逝矣無

卷六

五

能長其善而救其缺即今惡聲盈耳寧忍聞哉
且今後學承風步影毒流百世之下誰執其咎
爲是曲解婉諷斯心良苦已昧不同爲謀之訓
戾不可則止之戒是則予過也乃刻謗書之梓
人謂里中少年有間于余者託名爲之或然也
夫揭謗乃近俗薄惡之極市井無賴者所爲然
或以名位相軋或以營產相構或以睚眦叢怨
亦必有因予於伊夙無此三者言論雖有低低
爲天下人爭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界限耳彼

曰非食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懲沉湎之羞而
正燕饗之禮聖人所以盡性也若陳遵豪飲于
左君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彼曰悅色性也
予亦曰性也顧謂賤踰牆之醜而謹男女之別
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相如挑琴于卓氏不敢曰
此亦率性無礙也暴怒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
怒以天下如邊寇祖誅正邪聖人所以盡性也
若王雱狂恣詬魏公胡紘蓄憤詆元晦不敢曰
此亦率性無礙也此甚微妙闊涉至大是不容
不辯者至其中詆誣余者猜疑余者閭閻三尺
之童能辦之即渠輩本心當亦自明之余何容
喙蓋區區一念之忱惟恐諸英俊於此幾希界
限爲彼濁者是爲大苦又慮諸英俊或懲彼所
爲如是并吾人之所生二者此心此理一切視
爲漫談幻語終不循省是尤所大苦爲是不能
忘言耳非爲已辨謗自明也惟高明諒之

與子健

弟云孔孟之書大都以民可使由引而不發故

作用經世之剽譚少歸根復命之密旨嗟夫
知孔子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正其知之
之深孟子之引而不發者正其發之之妙也今
人原不可使知的扒二拮二要人知原不能發
的曉二話二只要發聲之里中宋梅多得數十
斛麥便氣揚而言誇方叔子則否此可觀已夫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妙書不能文歸根
復命之密旨此可以多言哉言之多由涉道之
淺也子謂余不肖觀佛書余于佛書雖未盡覽

卷六

蓋

友朋所共覽者廿年前亦曾涉獵一過顧善讀
佛書者觀大旨耳惠能止解淨應無所任一語
藥山戒人不得讀經有以也此見讀佛書者如
癡人說夢如稚子捉風反增顛障吾方嘆之哀
之肯又助其波耶昔賢嘆涪州一別門徒遂變
於夷今天下稍有志意者大多宗此矣堯夫杜
鵑之聞幸有夷禮之慨此余所痛心也嗟二悲
夫悲夫往余于仲子彼此目逆以相証印蓋承
接於衡隄間耳使仲子而在肯向余前作如是

語哉余以是益增悲感午夜間時二流涕呼嗟
謂仲子之喪真喪予矣又何言歟又何言欤

又

往讀程子以佛書為淫聲美色語亦疑為過甚
自今觀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弟往雖不能如
仲子了悟然時二有億中語足以啓我竊欣其
志其識亦有過人者即三月朔日書何逃蔽一
至于此可嘆可恨鄒仲子閱之亦大駭也茲無
論已念弟今守會城之郡與余伴食閑曹只一

卷六

蓋

拖一啗勾當公事者不同即一批發一僉押謹
慢遲速便關民生性命何暇為此繆悠之言耶
想只因耳標虛無見趣以為性命耳夫真知性
命者便自致二隨事盡分安服為此故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倘若謂只合自求性命將民物
痛痒看作另件視身視初少疎蒞事視初少懈
祖父九泉之靈亦大恚恨此并玄虛之見豈宜
為淫聲美色已哉程子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
一貫觀其作用便作兩截自今觀之程伯子

聖人乎真聖人乎南中諸子多溺此見江左風習之流從來故然乃吾家學旨弟亦自破壞豈世運當厄斯道當厄如此耶嗟三斯世寥三道何攸屬哉是夕撫枕涕泗橫下不已蓋悲仲子之不可作而印可之無從也余往聞仲子語固有當下了契者亦有含之數年而始解會者甚有一二十年而始解會者其未了契時時三參會未嘗一日去心也弟謂余執之甚堅乃吾家兄弟廿年來所擇之中庸百世不能易者其排

卷六

堯

之甚力者惟是詖淫邪遁敗俗傷教之亂談不得不爲之防耳且吾此一出本情只爲參訂此學到來何曾錯過一人放過一語哉他人不知弟亦不知耶弟來書更不忍示一人第示鄒汝光相與詫嘆一場因與批駁封還試謹封識藏之中苟異日當有醒時便是天開眼也如終迷蔽不醒亦須留傳後世子孫玩予批語庶亦當有省者嗣接三月十二日書想特爲此語以款我耳非真有醒也別與友人往反書教首錄法

有間細玩之亦猶余于仲子語或踰時或踰歲又一玩也蜀中倘有昭明者使與一觀否則藏之可矣

又

開眼人大是難得余平生于海內縉紳嚴事而資切多矣顧於此微有一塵之隔即是上賢高品雅相厚善似與我猶二維此一微便是人耶我我即人更何分別去秋憂苦危病中忽聞復所丈種三緒言便如秦越人得續命丹矣若實

卷六

堯

是明眼者不樂親就獨何心哉彼眼未實明而自矜虛見以爲明耳即其本諸身徵諸人者其事行可觀矣聖人之道豈直本諸眼不須本諸身哉吾儕一人自壞不足恤乃人既自負有開而見如是事行如是其害道亂世益不淺矣此余所爲不能合併也或曰世議近溪丈亦有遺行公信之篤且信復所之篤何也曰據人傳羅丈近年一二踪跡誠不能無過試檢勘其生平有纖毫仁不仁之過否察其底裡曾萌一傷人戕

物之意否彼眼中曾見一可憎可嘆人否綜其
過過于仁耳即其過亦不可及念惟柳塘或可
與幾余實不能同其過非視彼能寡過也且此
理在天地間即人靈魂轉生受胎隨所遭值初
文成傳之心齋心齋傳之顏老顏老傳之近溪
近溪傳之復所中間輪迴投胎適所遭也而世
人之看近溪與復所之看近溪又別譬之芻豢
世人見此入腸胃出成穢糞便厭之爲惡臭而
復所則第見此物入腸胃能助精養神是衛生

卷六

无

不可一日缺者此復所之眼孔非世人可及也
願余所謂復所得之近溪者非別有妙道惟是
所云不學不慮這些子天機真趣信之篤而入
之深耳余嘗稱柳塘不可及平生師法之而未
易及者亦是自渠不學不慮真機處体取渠自
不能言不自知者也若今加了知出之口便不
足呈色矣蓋師柳老者從渠不言處不知處觀
法焉可也或曰不學不慮之真機世學道者均
於此矣曰彼溺于習蔽于見而根器原自洗薄

明白是意見意氣亦冒認爲生機習氣習心亦
冒認爲率性而且謬託於上乘法不自省察克
治此不至於傷人戕物病道亂世不已也且所
云不學不慮這些子豈可言詮哉惟余仲子昔
年與柳塘云一呵而已試執此與柳塘一商聞
復所近有差至試往及或過麻邑勸柳塘更細
心商切放下塵主格式也

又

鄧老自言甲子歲來依仲子所悟父母未生前

卷六

李

的意思而我當下默契就是仲子所云一呵而
已言思路斷也彼從靜中探討或從經典參解
而不知反身體會就事証驗終屬見解所謂無
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恒者而故執爲常住
真心外矣跡渠自謂在北窓得定時淡然怡然
清虛元景爲祝後童妨悞無咎也且彼謂常住
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尤極邪之說近日談
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岐孟子
所云離者如此生于其心見于其事焉淨不戾

人傷物哉此種見近世高明士多蔽于此即根
器好者作用與所學自不一貫明道所云兩截
是也質根下者便如鄧老諸人事行矣幸他輩
自己破敗露出如此本相足爲世高明者警省
此予傳所爲作也第既深知其事之實而乃謂
予傳及之若失厚道斯之爲厚便是鄉愿之厚
也我心何心哉此叔教埋蛇意只此察我不容
已真處可也大抵孔孟之不容已原從於穩不
已發根無聲無臭而自有形有象所謂不屬有

卷六

三

無不屬生戚者蓋如此跡堯舜孔孟學指命之
曰中曰仁有以也第試靜思而浚研之便知彼
邪說之爲離矣此關斯世斯道非淺耿欽惟
高皇教民榜今后天下教官人苟有不依聖賢
格言妄生異議以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誅其本
身全家遷葬化外欽此惟弟所職教也尚其本

又

觀生紀草二成之此汝輩子弟門人事也余病
中乃力疾坐爲之者念生平德涼而蒙虛名才

訕而據崇位其取數抑已浮矣萬一一旦朝露
二三子或未悉我履蔽于所好其稱述間有溢
詞是重我身後而恥也故勉爲此紀蓋余自少
無詩穎狗齊殊質比長歎鴻茂犖連懿行足以
表見來世茲所紀者大都迹微時艱窘困苦之
狀少年駘宕踴躍之行父母鞠育撫教之恩友
朋兄弟切劘之益示我後人知困窮拂鬱之能
進人毋爲逆境感二知劣質純行之尤可悛改
不以凡庸自墮且識父母兄弟朋友相成之德

卷六

三

念之永二無以世遠遺忘云爾病中成之殊草
草有訛舛者爲我改之有遺脫者爲我補之文
不雅馴者爲我稍潤色之仲子事行爲學漸次
即附入各年下不必另爲紀亦可

吉水李交寫

宋允刻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七

論

伊尹先覺論

友問伊尹自任爲天民先覺所覺覺何事憶昔仲子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卽其若撻之耻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蓋上下君民原吾一體休戚痛痒本自相關人爲欲蔽上下君民便自間閼麻痺不仁視國計民生若楚越矣伊尹獻畝所樂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故此心此性非今之異學也是故致嚴于一介之取與卽于駟萬鍾不嬰其慮者非斤斤然爲廉也是其不欲之真機不肯自免也惟其不欲也而心自有所不忍若撻若溝之痛非占占然好行其德也彼其不忍之真不容自己也是則伊尹之所爲覺也友曰伊尹之覺與孔子之覺將無同耶曰伊尹之覺覺先天下是大下之先覺也若孔子之覺是又先之先者卽曰萬世之先覺可也孟子識之故曰不同道友曰孔子之學求仁爲

宗伊尹之學非仁與曰其超一千仁而所以行仁者所操之術異也孟子嘗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蓋善喻云其旨微乎惟伊尹所操之術矢人之術也俾當其時不獲平湯則納溝之民何由而拯欲獲平湯以拯納溝之民則不得不忍于敷虐荼毒之獨夫矣乃吾夫子汲汲皇皇惟欲明此學以衛天下萬世之君民是則猶操函人之術者是于此心性參透造化之精直從無聲臭中一振鐸聲期于此道之明明卽行矣

卷七

二

秋臺

由來者漸由辨之不早云曰辨之不早猶言覺之未先也若曰從古放伐事伊其作始時成湯有後世口實之慙亦自覺矣使伊尹更覺之先得孔子之術則雖終身獻畝亦自有以行其仁者將成湯無此慙而天下萬世下無放伐事矣若孔子善學易易生生也文言曰神武而不殺言易也亦自喻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若是矣昔周茂叔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王汝止氏曰伊尹之志吾不願伊尹之道吾不

卷七

三

由吾惟志孔子之所志願學孔子之所學又曰急功名富貴者其流必至于弑父與君蓋懼世無伊尹之志而妄以伊尹爲口實亂天下者又曰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必至于無父無君蓋懼世浮慕夷齊之高而不知孔子之道非忘天下者堯王先生斯言亦具隻眼哉抑孔子不特與伊尹不同道且賢堯舜矣所以賢堯舜者非其仁有加于堯舜也所以爲仁之方異也蓋堯舜之濟衆也必待于施施則有及有不及難乎其

博矣濟衆之病勢則然也若孔子之爲仁也立已而已而立人焉達已而已而達人焉此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濟天下及萬世到今蒙濟焉所謂賢于堯舜遠者如此蓋其爲仁之方近取諸已而不勞施也是意也余嘗發之不動心章矣或問孟子曰不動心有道何道也曰道卽路也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原在事功一路欲建霸王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

卷七

四

之權也願心一繫于卿相之位用舍予奪何能自由得失贊毀不免交戰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志願惟學孔子一路既學孔子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于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卽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友曰知言養氣非不動心之道與曰言之所由知氣之所由養揆厥從來大由此願心耳夫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

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誠淫邪遁自難爲言也噫孟子後發此願心不在世味上求滋趣討惱煩者千百載下僅見王汝止氏一人而已誠振古豪傑真能出世者哉

求放心論

管孟子言學問要領歸于求放心或曰鷄犬之放而求也求之必有其方非之野則之鄰矣其方求而得也其畜之必有所養或粒食或芻藁

卷七

五

其養之之資也其既得而畜之必有所歸或入之栖或入之牢矣否則亦終必亡而已管陸象山曰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由此言之此心之體彌六合塞兩間廓之無疆窮之無際循之無涯達之無垠其廣大若斯已而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推之無前引之無後援之無朕究之無端其神妙又若此矣何從而求之亦何從而得之卽求而得之如此廣大神妙物其可把握束縛拘拘然幽囚于此腔中方寸地耶曰否其

曰求葢卽求以學也葢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夫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于放是放也發自孟子非始于孟子也昔子思求之于未發之前而得所謂中知此之不偏不倚而天下大本在是由是戒謹恐懼則所以聚而畜之者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則其歸宿處也是指發自子思非始于子思曾子求之于獨知而得自慊

卷七

六

之機知此爲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孔昭而嚴也由是誠意正心而修諸身所以聚而畜之也推之家國而孝弟仁讓挈之天下而上下四方所惡不施皆所以聚而畜之也咏丘隅而知止至善此則歸宿之處也是指也發自曾子非始於曾子孔子學指曰求仁其告顏子之爲仁也求之視聽言動之間不馳驚于玄遠也由是約之以禮而克己復禮所以聚而畜之也葢至中心安仁視天下爲一人而天下歸仁是則其

歸宿之處也孟子之求放心其淵源所自蓋本於此孟子蓋真識心而且善養心且善安心矣范女譏孟子不識心舛矣程子謂范女識心不識孟子其然乎他日齊宣自以好貨爲慙直陳于孟子夫國君之心放于好貨不爲治之蠹耶而孟子引之學公劉與百姓同好彼君國者好貨之心誠易而運之四境則四境之內曰饑曰寒者日往來于中而所以興發補助者不容自已將好貨之心爲之消化矣齊宣又嘗以好色

卷七

七

什

爲慙直陳于孟子夫國君之心放于好色不爲治之蠹耶孟子引之學大王與百姓同好彼君國者好色之心誠移而運之四境則四境之內曰鰥曰寡者日軫于念其所以輯寧其室家拊循其無告者自不容已好色之心將亦爲之消化矣由此推言之孟子真識心而善養心且善安心也若臨事撓擾于方寸無事馳逐于千里不學故也彼氏曰觀心者成二見曰解縛者至踰閑乃以覓之了不可得者爲安心法則又置

其心于無何有之鄉而茫蕩矣今誠反之自心孰爲得耶惟彼氏言虛無益無而無虛而虛矣吾未見爲得也卽能之則亦枯稿其心斷滅其種性者耳若孔孟言心則實而虛有而無者也卽孟子之告齊宣者非從吏阿世得人心同然矣何以明其然今士人志進取者日屈首呻吟于咕嗶之間疲精馳騫于聲名之場以覲青紫爲急矣卽倉廩有餘訾田壠收穫有餘利安暇役役易志乎國君好貨如公劉亦若是已田舍

卷七

八

什

翁勞于治生者僕僕然執籌握筭計奇贏于庭除逐逐然操衡持量課多寡于壠畝雖有毛嫵麗姬何能宴然安于房帷乎國君好色如大王亦若是已大抵人心皆有所用用在彼則自不在彼乃若孔子之心所以肫肫膈膈若斯者豈其心之本來一無所欲哉蓋其欲在明明德于天下萬世也欲在天下自不能爲一身一家私圖計欲在萬世自不能爲一時一世近利謀也此求放心者之極則也

馮道論

世儒後談上乘法而蔑視程正叔以爲迂腐未達管有孀婦困貧窶或矜其不能存活而謂可任其易志者正叔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人灰生之際亦大矣正叔持論如此不已迂耶乃楊中立則極稱曰先生見道分明不爲流俗語使中立而于道無聞也亡論中立承傳伊洛之道而南衍之昭代甚盛者而極稱是語爲見道所見何道也蓋嘗繹之道非終淪于無而宵習

卷七

九

爲幻也蟠際于天地昭著于庶物統會于心性燦然示人顯矣聖人明物察倫因性牖民于是敷綏爲經常秩敘爲倫紀以一德教臣忠以一本教子孝以從一教婦貞非故徂于名義以强世也實本于天命之自然而根底于人心之不容自己者何以明其然蓋嘗仰觀諸天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無二天也日明于晝月明于夜無二日也近反諸身心惟一乃有主而不禁性惟一乃有常而不亂汎觀于庶物若蜂蟻之羣聚

也而上下之分凜然若睢鳩之鶉居也而匹耦之介斬然若虎狼之暴戾也而撫綏之恩藹然是皆其道之昭著于兩間而可象者故合天下而名之曰有道以有此道也舉一人而稱之曰有道以明此道也今舍是談道而曰別有無上妙法至視理義廉耻爲剽談若馮道更事四姓十主亦稱爲有道嗟夫以馮道爲有道是可指孀婦而謂之曰人盡夫也何以節爲云爾由此推之故亦可曰人盡君也惟榮利之要朝委質

卷七

十一

而夕勸進焉弗恤矣將亦曰人盡父也惟勢位之急朝伏膝而夕操戈焉弗卹矣子焉而弗父其父臣焉而弗君其君婦焉而弗夫其夫則是天柱蹶而地維裂也焚亂離潰竟成何世哉昔歐陽永叔著五代史特述贊王疑妻李斷臂事而醜馮道爲無廉耻之極詞嚴義正讀之令人勃勃然齒相擊而髮上指也今世稱馮道爲有道者其敗化亂世臭此爲甚雖其人無足齒錄而一二賢俊期任斯道者喜新好奇或亦然之

余甚爲訝因著此論蓋按馮道生長前唐僖宗世固唐遺民也卽無子房爲韓之心一逞博浪之錐獸不當爲淵明柴桑隱耶或曰馮氏或起自側微非如張陶先世有相韓仕晉者惟時張承業唐一闕監耳且終生一念不忍忘唐時效謀于李克用欲報唐讐求立唐後者何殷殷也承業爲河東監軍時道歸之爲巡官矣曾不聞贊一語爲唐計何耶此猶曰位非崇要事權不在也此亦亡論唐明宗雖出異族純質寬仁卽

卷七

十一

其志切生民祈天生聖一念蓋五代時間出令主也道相之十餘年眷遇甚隆言聽計從君臣之歡魚水不啻矣何忍負之顧命以嗣君從厚相托視晉獻之托奚齊卓子于荀息何如晉獻嬖孽耳荀息以身殉之特不食言也孔子亦取焉明宗之托從厚以仁孝也若從珂一拾糞馬僕耳明宗養之爲子者初懷不軌也道不能防之于未發之先及其反于鳳翔也兵至關道卽率百官趨迎具表勸進惟恐或後此何心

十年恩遇視若漂萍六尺賢孤棄等墮醜道已無人心矣安可以古之子房淵明及荀息諸人責望耶惟管袁氏父子歿石頭之難家有耗犬其幼卽所嘗騎以嬉者亂黨欲滅袁宗袁卽爲狄靈慶戕害要賞耗直入其家噬慶殺之並沒其妻子以報人心快焉道不有媿此耗耶又唐玄宗有舞馬能啣杯上壽者祿山悅之後祿山反據長安宴諸將亦令馬舞馬伏涕不舞祿山怒屠之道不媿此舞馬耶又昭宗時有猴舍跪

卷七

十二

拜號孫供奉每朝賀令之殿下跪拜如儀朱溫篡立時百官朝賀孫供奉望見溫貌哮號憤躍不肯跪拜溫怒殺之道又不媿此猴耶由此以言道視畜獸亦弗若矣抑豈五代之季乾坤鼎沸二五雜揉忠義正氣不降于人衷而旁鍾于畜獸之含靈者哉想當時亂賊擁據黼黻道以堂堂元宰蒲伏闕庭奉表勸進時緊豈無一綫之良不忤然內慙泚然汗潁而惻然不容自安之心哉其所以敲鋼若斯者從來久遠矣此蓋

說

虛亡說

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知言哉楊
用脩謂以爲禪吁以用修之慧且未達
况其下者乎漫申之以諭諸知音者

虛無裏世界大虛無裏歲月長虛無裏肚皮寬
虛無裏眼孔明虛無裏作事妙虛無裏滋味淡
虛無裏萬善集虛無裏千惡消虛無裏容畜多
虛無裏地步高虛無裏工夫省虛無裏見趣超

卷七

四

至矣哉虛無乎其成形成智之原安身立命之
宅乎噫嘻虛而爲盈者衆矣吾未見真虛者無
而爲有者衆矣吾未見真無者大哉舜也其至
虛至無者乎是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
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賢哉回也其若無若虛者
乎是故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犯而不校也雖
然學者無顏子之卓識奮爲舜之雄心而與之
謾談虛無其不率之而趨於邪慝者幾希何者
虛無虛至實而虛真無無至有而無彼離

爲經迹三千遠齊梁相沿崇佛氏之教

有曰非性本空作如是觀視刃君父等屠羊豕
不爲怖云想當時道亦溺此之教恃性空之見
以自解脫矜其貪生戀榮之念耳是則道之所
謂道非吾所謂道也而世之稱道者益亦此說
蔽之也曷亦反之本心而浚省耶或曰子由亦
取之矣子由曾援夫子許管仲之說爲解不思
管仲之不歛以小白也夫子與其事小白以能

卷七

十三

攘夷尊周也馮道忍死何爲哉爲一己榮利耳
卽長樂老篇可知已柰何以管仲擬之愚非故
申正叔之論而重絀馮道也耻尙乖貞廉耻道
消干涉世道甚大昔夫子告子張知來以往也
駢往三代有道之長相繼因于禮也六朝五代
蔑棄禮教矣其亡忽焉無恠也今談道術者其
視此禮爲何如昔大理康澄所謂浚可畏者一
息尚存不能忘世鑒往念來能無畏乎哉此論
所爲著也惟司世教者正焉

實就虛離有崇無矣故曰邪詞知其所離雖然學者未識吾孔氏之路逕透孔氏之學脉而漫云希顏為舜者亦如狂子說夢

內觀說

鶴山鄒子曾受學於吉陽何先生余叩之曰子學於先生也先生云何鄒子曰先生常謂子內觀子曰然先生患子之漫馳也而約之云爾子時內觀也漠漠耶昭昭耶寂寂耶生生耶子母執內而大觀焉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性於人於物色色種種何者非吾內也管陸象山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斯為善觀者耶彼驚外而遺內者固非執內而遺外者亦非也子邇淮而南必見先生試以子言質之然乎否

洗心說

或問於余曰洗心有道乎曰有曰願聞之曰知而已矣曰知心有道乎曰有知天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人天之心也天人之心也一也知

天則知心矣人能知心則諸穢臭腐亦淨也心苟未知即殊品神奇亦垢也故曰洗心者知心焉則幾矣蓋知心而洗乃所謂江漢以濯之者也未識心而求洗者則管人所謂泥裏洗土塊耳或曰洗心之說出干易主卜筮言不既粗歟曰精矣夫人心之未交於感也湛然虛爾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蓋自知識起而言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

大人說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仰觀俯察茫茫蕩蕩天地何心唯是虛化形成而人人便是天地之心之所寄託也吾人合下及身默識心又何心唯

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也是故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只此識取非有異也吾儕於此信得及味得深何天非我何地非我何我非天地哉卽日用尋常便自合德天地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管象山云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又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斯其爲見大者與見大則所爲大人者可識矣彼斤斤誦誦於末節齷齪齷齪於

卷七

十七

胞中者斯其爲人也藐乎小哉

觀海說

柳塘周子將之瓊過耿子商焉問訊及大洲先生之學余曰未之灸也仲笏子庸曰吾聞諸及門者述先生言曰性猶水也水固水矣波亦水也余曰然是可祛邊見者之蔽矣顧有溝澮之波有江河之波有溟渤之波可一視之耶且所取於水者將撓之而使波耶抑澄之而使不波耶是故識性要矣辨志先焉學誠不可以已也

周子禮曰水本不波撓之而使波誠惑矣水旣波矣卽欲澄之而使不波恐不能也子庸曰撓之卽波澄之卽不波此蹄涔溝澮之水也乃若溟渤之水孰能撓之使波澄之使不波耶季弟子健曰然所貴於學者學至於海而已官子仁曰海誠不能澄之使不波矣如使焉夷弗若日橫波焉懷山襄陵傾圻摧楫民物不重傷害耶余曰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矣學之足贊化育也如此周子曰唯唯且就余事商焉余往請

卷七

十八

告疏再上不允頃圖侍養例不合進退維谷此中之波且騰涌矣何以澄之楊生道南曰朝市未必汚山林未必潔一視之而委順焉可也不則澄水中無風自波矣余顧周子笑曰此觀於海者之言也行矣勗之哉

真我說

里中余山人者少遇異人授以長生久視訣遂謝父母棄室家宗黨遠寓天臺之巖趺坐巖中草衣木食身不貼莞席者踰七年所或問之曰

我將斷緣息念求所謂真我者久之出山歸寧其父母晨昏省定益虔日以所自得者諭其父母及其昆弟乃父母昆弟亦津津嚮往焉乃今又欲輯和其族黨省丘墓謹祠祀丁宣訓飭胞肫然不忘本始即其世遠其居析猶懼其或睽而不聯也維是遠邇近諮而述譜焉譜既成請序於余余惟山人往之塊坐溪山而服習其師旨也不獨視其宗黨兄弟父母與已不相涉即其形骸支體亦視爲贅疣幻妄而豁然忘矣乃

卷七

九

今篤父母至於兄弟以及於族黨若此豈山人顧自疑所學而改趨哉山人有初而後有今之所爲也何則夫人之蔽於我也錮矣故必盡忘其累而後識真我能識真我而後能無我能無我而後知萬物之皆我吁是道也闊且淵矣未易言也跡山人之所脩爲若此亦可以觀人心之不容已者矣即人心之不容已而生生之理可識也此理不匱是即長生久視之道否則即百千齡亦枉耳山人其自信否耶山人謹承鑒

字汝公別號純一道人其行已甚脩而好親吾黨里中人薰之而善良者甚衆余故樂道而敘之且以提激吾黨云

尋常說

見孺子而怵惕人之常也先王但能充之耳遇呼蹴而羞惡人之常也賢者但能弗喪耳於此常上畧添些子便是作異即是連絕奇偉矜赫世人耳目是有道者所羞稱也善夫程子曰天地之常會物無心聖人之常順事無情嗟夫非程子孰識尋常之爲妙道也與

卷七

十

致曲說

人之生也直惟直則生故直心爲惠直即常也誠也至誠之德直而已惟意作而迂回紐捏則曲而不誠曲而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化因之也

用中說

百姓之日用皆中也常而不恠直而不曲故曰中但不能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百姓之所以

爲百姓也不獸百姓卽賢智者不能知至至之
常求諸濶遠傲詭是納諸畧獲陷弄之中而莫
之避也又或不能知終終之常軌此虛見色取
行違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用其中於
民其舜也與吁舜何人也惟用此中而已矣予
儕何人也顧好異而多曲哉

戊辰歲饒山宦遊在外二十年餘矣遷官還
里不之家而先枉余別時丐贈言余贈之曰
尋常癸酉歲自繁昌來去家又五年矣又不

卷七

五

之家而先枉余又丐贈余贈之曰致曲間復
論大舜用中之旨別時把袂彼此潸然饒山
子曰子更何以益我余曰別後但得君意少
余言少卽是彼此長進左驗想君異日必以
余三言爲贅矣

知天說一

嘉靖丙寅余駐泗校士筮仕爲理者數輩謁余
余質之曰世俗子嘲談學者類爲玄虛語卽中
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謂

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
儒生舊見解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
職專刑獄然讞審少差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
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
與一家哭均可念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
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天天
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
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
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
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願如
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
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
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
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
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
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
庶幾乎

卷七

五

知天說二

萬曆癸酉余官符臺適歲大計考功何君同志者見訪座頃感然喟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厲而橫遭點齷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歟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感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

卷七

三

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充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知天說

乙亥同志有將卜相者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以何爲要曰知人要矣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禔脩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蕪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骯髒退英敏優而

沈潛誦是皆以已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包而覆照之梧櫨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蓂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戢也夫梧櫨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蓂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箠威而嚴儀衛由此類推言之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

卷七

五

知天說

前三說因人就事言耳中庸本指益欲人自思所以爲人者原與天無二非故以此合彼也世人執愴目前七尺之軀員首方趾橫目噉吻以爲人耳而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其視聽言動皆天也只此方寸之靈本自通貫天載只此一息之氣本自充塞兩間陸象山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能也信然哉吾儕默而識之一旦豁然

知人不異天天不離人則視爲天明聽爲天聰
動爲天機合之爲天德在親爲孝子在身爲仁
人其於愛憎取舍經世宰物焉往而非天道哉
苟不知人之爲天則耳目形骸雖是人也實則
行屍坐肉已耳媿于天忤于人忝于所生矣故
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末章又曰誠者天之道
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無非思知此耳

置身說

先儒有言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非意之也蓋

卷七

五

通貫天地萬物而無古今人我者吾心之真體
故然也顧視自置身何如耳嘗試驗之世人身
不出閭閻念不越身家所矚者惟婦子耳一垣
之外皆胡越也試舉其身孑然遊於百里外途
遭里之人猶戚矣又試舉其身孑然遊於千里
外途遭邑之人猶戚矣又試舉其身而遊窮荒
絕域萬里之外第見似人者亦茫然喜矣此何
以故身之所置異處也古之人超然物表視其
身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身天下萬世故皆度內

也豈緣境所能移名利所能障哉

耐煩說

魯有筮仕爲令者請教於長老先生先生反之
曰子茲往也要如何今日要廉先生曰否否要
耐煩今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
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汝耐
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今之職是上之
所籍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
蓋叢且夥矣茲于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

卷七

五

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
心生憤懣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
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懣又不容違道以
殉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
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毗隸之子款啓之
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
耐煩則滯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
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
之情也又如公應輓掌爨食靡皇倏旅賓之鶴

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煩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矣故湏耐煩而後無眾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犴狴之檢防火不耐煩則蠹孔弊竇蘊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性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勛勤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叢挫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管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脉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意

卷七

主

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右耐煩二字此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顧湏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跡名卿廕仕湏服此方管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薑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湏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嶺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寧守之忌刻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競務華潔供帳以悅內使之意則不耐煩效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爲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脉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

卷七

天

窮理說

池守問晦庵窮理與陽明致知之說如何先生曰余觀賢語意却只在朱子陽明身上分別話柄恐去朱子穷理之旨且尚遠也守曰如何先生曰窮理字未可輕看試看說箇窮字便是直窮到至盡至極處如堪輿家卜宅北便直窮到祖山發脉處管人尋河源便直窮到崑崙星宿海而後已先正所云窮理不是只向書冊上辨識得些話頭就是實是要人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始得即易云窮理盡性以至

卷七

无

於命便自可見試以諸賢今日現在職業言之如要治民便窮到獲上要獲上便窮到信友要信友又窮到順親此皆賢輩之所共明也至於順親又窮到誠身誠身又窮到明善此便是夫子直窮到底言語賢輩近日可理會及此否守曰願終教先生喟然嘆曰此善之不明也久矣天下民物之不得其所也胥此矣區區處心積慮正願與諸賢共明之也諸賢今試細思均此身也而曰必明善乃能誠身何也蓋吾人而今

眼前見的這箇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張子所云客形異教家所云假合幻身耳世人都執恡着這箇假合的幻身流染虛妄迷蔽本真只見得自己目要好的視耳要好的聽口要好的喫扒扒拮拮一生只要陪奉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物痛癢不知相關就是父子兄弟至親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能穀信友獲上治民乎吾輩誠能反身脉脉自窮我這箇目原何能視耳原何能聽口原何能知味我這身心原從何

卷七

三

處生來如此直窮到不能言處不能着思議處於此默識得此渾然與物同體的意思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萬善滿腔而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箇真正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矣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蓋如此如此而親不順友不信上不獲者世豈有此理乎窮到此方是窮理致到此方是致知也守贊曰發揮至此通透無餘蘊矣誠聞所未聞也先生慨然曰願吾輩從此真真切切省身克己使合

郡民物窮簷幽谷之下箇箇無失其所迺發
揮若說我解說得好就是發揮明透不知去朱
子所云窮理陽明所云致知之旨又隔幾千里
遠也語已先生顧一麟曰此善在人明明白白
那箇不具足何明之之難如此一麟對曰吾人
勢利薰灼積習遷染蔽鋼非一日矣自非大丈
夫挺立物表高豎眼睛將那俗情一切歆慕濃
艷的只當腐鼠看破此善安能穀明耶時先生
首領云

識先說

卷七

三

古之名賢鉅公所以表樹當時垂鴻奕世者識
先後着耳世人齷齪齷齪卒取喪敗者何自昧
蔽作顛倒見哉嘗觀士紳篤志爲官者惟守
官方勵精職業固不知爲家計也然如此而貧
困不能存活者蓋有之亦鮮矣是一志業官而
家計可兼舉也若營營然惟爲肥家計者往往
賄敗或罹法網并其身且淪喪焉何論官哉卽
或巧攫神竊幸致富厚子孫永受享者有幾耶

等而上之士之篤志爲人者兢兢然敦崇名節
依倚道誼固不暇計名位之崇卑矣然如此而
宦不達者蓋有之亦鮮也彼汲汲然惟以官爲
志者患得患失靡所不至卽令位躋崇臚益喪
其所以爲人者矣况以此敗者每相隨屬耶又
等而上之賢人君子居常反躬內省惟求無媿
無怍心之所慊雖天下非之不顧此則所謂立
大所謂不失本心者未有如此而德業不崇名
行不著者也若噉噉然惟以矜名飭行爲志者
則不免爲贊毀所撓時有違心之咎徇外之耻
矣是故君子先事乎其心而其人品自高先成
乎其入而宦業自崇先業乎其官而身家之念
可無事事矣此謂識所先也卑卑者反是初止
爲一身一家動念而官而人而此心俱喪敗無
餘者多也豈不悲哉吾黨當深省矣

爲已說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宋儒廢
其語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然乎不

然余惟古之人視人猶已也仕急於為人求盡此心耳卽亦曰爲已可也彼仕惟爲已者昧真已矣愧天忤人所喪滋多惡能爲已哉夫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蓋剖判於所學矣輒近世所學抑何事耶賢賢然攻佔畢以梯榮貴天下皆是也進之不過矜名行以賈聲稱云爾間有矯然標樹以學自命者則又多眩於異說崇虛任放以爲繕性了心甚有溝壑其身楚越其胞與而猶號於人曰無染不着爲已之學如是如是嗟

卷七

七

七

夫是豈古人所謂學哉古人之學惟求得夫本心而已夫天地萬物通爲一體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吾人之本心固然也古之學者惟求夫此是故不視不顧斤斤然致嚴於一介非以爲蕪也是其不欲之本心不容自宛也若澹若溝汲汲然關切於一夫之不獲非以爲仁也是其不忍之本心不容自己也由其不忍也而益有所不欲由其不欲也而益有所不忍學如是仕亦如是矣何也蓋本心之達於民物也若自之

必隨地皆燠若水之必潤隨地皆滅彼其至性不可禦如此也繁訓今之人厭無是心哉彼迷蔽而壅閼者衆也卽或縮腹鏤骨以爲蕪的濕濡沐以爲仁非不欲不忍之真機矣民生何賴焉是則學術不明之故也悲哉

立達說

已欲立矣卽立人焉已欲達矣卽達人焉此仁體也必待已立矣達矣而後立人達人焉則生機亦有時乎息矣夫立已所以立人立人所以立已也達已所以達人達人亦所以達已也無間歇無等待其體本如是也茲能超然於人已形骸之外而於所謂一原者默識焉其機自不能已矣故曰大人合天下以成其身

出世經世說

於亥夏

廬山與大淵書云以天地萬物出乎吾心惟求吾心不昧而不必致力於天地萬物者此禪學所以爲出世也以天地萬物莫非吾心卽以吾心天則而順應乎天地萬物者此聖

學所以爲經世也止于出世故釋氏所以未盡雖經世而未嘗不出世故聖人所以爲全兄出世經世之說其精第未嘗學禪不暇爲他家分疏但第竊謂吾儒家亦必須出世而後能經世其次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又其下則皆混世希世人不足算也試本諸身而微言之必須此箇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卽此是出世而後經世說也若淺言之就于今仕

宋

重

路上人亦須將一切世俗卑卑榮肥心腸覷得破絕脫得些出方幹得濟世澤民的功業古來卓識人止是藉官以行已志若將此身鑽在官肚裡世界如何倚靠得他替人抱甕之喻可爲明切矣卽此亦出世而後經世說也吾儕學道家亦須將世儒舊聞舊見磨刷盡淨反身循省方增得些自家新意方成就得後生若終日只在世儒口脚下盤旋誤已誤人更無了日卽此亦是出世而後經世說也兄以爲如何

宋末說

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游初悟時語尚是邊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駁語此是子夏悟後語譬諸草木註解學者所至有淺深猶草木有大小非也本末原是一貫卽草木之根與秋原非兩截小子只可令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着合下就透悟得本末一貫的意思非上智聖賢之資不能也卽此推之古人教人詩書子夏

宋末七

美

夫先王制定三千三百之類皆是此意吾儕近日教人只合做下箇以文會友的課程說到輔仁處便難言矣兄謂精神行事之乎通卽是又曰居其職講亦不可缺如教中所謂良知之變化天則之不可損益此豈可令人人口耳耶古人洒掃應對如此粗節悟者知是精義入神今讀書作文何等精微乃爲俗學此固有辨難言難言卽今吾儕校文末也而所以校文者其精神命脉所在本也諸生作文末也而其所以作文

者固亦是良知之變化亦自有天則之不可損益本也此可使由而未可俱使知之者也就第見在處業校比評品一循天則不為毀譽徇請託不墮宴安憚煩勞不席疎脫弛防檢其他則辭受進退一遵兄教省躬約己不失改步是即不昧良知不違天則以此自盡如斯而已若欲使人實識此理不事口耳自非特起丈夫挺立

卷七

七

大星利

在百千萬仞上一切世俗聲華勢利陣都着不着眼者孰能及此雖然特起丈夫不可謂世無人顧弟如兄教以精神感召或有聲應氣求者他日第得二三輩藉手以報天子以謝知己教此生之願畢矣何如何如

明哲保身說

癸亥冬寓崇山公署

一日理會大哉聖人之道一章頗津津有自得處默末引詩文義覺有未通夜來伏枕時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惘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為人者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為我有是以大哉之道屬之聖人理會至此不覺

手足踰於衽席間也夫人日間耳目有所交精神有所寄多難友識此際院深夜靜即自己形骸亦宵寂無覩唯是此物通晝夜耳識得此常疑常尊則行居坐卧皆在明哲中也

立本說

丙寅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立天下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也夫焉有所倚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也浩浩其天也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於戲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大哉孔子斯其至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卷七

七

大星利

右示層生一麟生受學于念菴學宗歸寂常言立本顧未知天下之大本也未知大本者未知天地之化育也未知天地之化育者倚於我也嗟嗟眾人憊憊枉歛更不識我生知求我而未悟無我乃真我吾思其終難達天德也勉之勉之

出離生人說

余友近溪羅子問莊生曰如何能出離生人
曰不着近溪拊髀首肯曰如是如是子於道也
聞矣久矣可乎莊生曰道幸有聞樂之終身可
矣何必死耿子曰莊生之言幾矣未盡也夫人
自受形以來如此四大軀殼原自有生有死雖
欲出離誰能出離一指蒙刺哲人改容毒芥在
肱呻吟不已是故夫子所慎疾居其一又曰假
我數年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卷七

无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即如弘忍禪者見虎而怖
亦不免有這個在矣蓋好生惡死賢愚同情即
欲不着焉得不着耶如此性靈始自大虛來終
還大虛去原始反終本自無生亦自無滅一切
衆生總皆如是豈特三世諸佛獸能出離彼衆
生憐憫日用不知誠爲虛枉若曰於此一覺便
是出離此非吾儒究竟法也近世同志中見人
臨終分明慷慨便謂有得是知命者余見鄉村
野老田夫臨終時叮嚀永訣如祖行話別然者

甚多皆可謂知命耶此猶曰是其質樸未滿自
近道者余久見儉惡細人亦如是者多矣乃兩
楹廈與出涕沾襟顏回早歿哭之至慟尼父顧
不能出離生人哉蓋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
顧其涕其慟必有所爲非若庸人俗子依依戚
戚於兒女間也生曰聖人亦求出離否曰聖人
一生急急皇皇惟求所以無忝所生者耳不求
出離而自能出離也先正云存順沒寧此是出
離生人正法眼未可以爲儒生常談忽也何以

卷七

早

聞之生人猶旦暮也吾人旦晝所爲無愧無忤
則夜寢寢寐亦宜知晝夜則知生人矣莊生曰
如何能無忝所生曰難哉難哉生人之道大矣
無窮盡矣視其志如何彼世之卑卑志榮肥者
幸躋崇階騰仕居有華第腴田彼謂得此可瞑
故以此爲無忝所生也高之志事功名節者即
累尸馬革三木囊頭猶然含笑甘之彼故以功
垂竹帛名重丘山爲無忝所生也乃若聖賢志
於道者生人之道無盡聖賢之心亦無盡孔子

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朋友先施之未能是其心真歉歉然只見得此生人常道難能以此不厭不倦更無已時只於此求無忝耳聖人只見得自己未能自己已有忝急急皇皇此其心至今萬古如見雖謂之聖人不死可也學者承籍虛見便倏然自謂有聞不知反身循省子臣弟友果能盡分否

解

格物解

卷七

聖

欽定

儒先格物之訓多矣按大學經文中格物原自有闕解曰物有本末又曰一是皆以脩身為本格物之物故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知此身之爲天下本耳何者大人通天下爲一身也吾人只苦不識得自家這箇身便去身外覓道卑卑者只爲此假軀殼終生汨沒於聲色勢利場中無論已即高明者亦只在名行格式上模擬與語曰通天下爲一身亦如說夢矣嗟嗟吾

儕受生爲人乃終生懷懷執此箇血肉軀殼不識此箇本來真身即令百歲枉死耳此是生歿一大關不容自己者夫釋子家也知衆會化身法身乃吾黨顧懷懷然不識此身豈不哀哉聖人苦心破口說箇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蓋仁者人也識人便是識得此身面目便自高明便自廣大便自清淨不必皦皦爲潔便自慈悲不必煦煦爲仁即溫公解格物曰格去物欲朱子解格物曰即物窮理文成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皆有受用皆有着落其義皆可通也否則即格物兩字亦贅語耳

愛衆親仁解

卷七

聖

欽定

友有授教職者余書愛衆親仁以贈或曰此孔門教弟子章程也奈何移以贈人師曰此孔門爲仁之直指也其道闊矣緊要爲弟子職言哉凡爲君爲長率當遵是道矣而尤莫切于爲師夫吾儕被命館一庠序之教則凡繫籍黌宮負牆而環橋者皆吾子弟也彼情蔽于世態之

英冷而心矇于流品之低昂則其愛也必不汎而于仁也不知親是卑卑者無論已習見抱一技矜一節者往往自視過高而蔑視人人即愛不能汎仁未知親也不寧是即吾党以知學自命者又往往以知見相角抵而以言議生矛盾伐異党同見非忘是以凡俗視衆而不知愛以遇見警仁而不知親者比比也嗟夫是道也豈易言哉非反躬克己實識仁體者未可與此矣

卷七

聖

知下學上達之說矣從從來窺一目的者語且屬情緣顧不曉胸中尚遺些子便生種種藩籬如先生所揭諸語可樂也逼真能愛能親即不必更言無着乃真無着已彼云無着無着者似尚有這無着在諸學博聆此語宜汲領會且如諸學博之任先生這般慇懃囑付此何等心吾儕因何不相關涉諸學博領此一片精誠便是師門承鉢願相與共易之

知命解前

五十無聞斯不足畏余時五十又一矣每憶斯語惕然自悲嗣讀南華經中述夫子五十一歲時自謂未聞道乃過沛訪老聃為采真之遊余妄藉以自廣而是歲余偶承乏使曾亦過沛同志為賦過沛吟以相策勉友人聞之難曰夫子自謂五十知天命矣乃論此猶云未聞道何也余曰惟其知天命是以謂未聞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文王知天命也是以常未見惟夫子知天命也是以常未聞蒙莊故多寓言然即夫

卷七

聖

子不已之心推之自視必若此已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以執見耽虛傲然自謂已見已聞而不復知所謂學矣曰然則夫子所謂知天命者云何余曰天之於人也既有以與之必有以任之彼堯舜湯文之為君禹皋伊虺周召之為相孔孟之為師咸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天實命之也見知知此耳聞知知此耳惟其知命在我不容辭是以若饑若溺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皇皇惴惴若求亡子于道而不自已是

得不然不容不然亦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也維命故不已維命亦無常時而君時而相固
不容已矣時而窮可容已乎故曰學不厭教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自言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對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深乎微
矣後惟孟子知之故願學願學者學其不厭不
倦耳非特學其仕止久速之應迹也蓋不厭不
倦便是天命不已便能無可無不可他意于可
將已于不可矣意于不可將已于可矣然之不

卷七

聖

伏已刊

知命解

後

隆慶庚午余以大理左丞 予告在里是歲蒙
嚴譴胡子正甫校士至黃期平晤叩余近諸余
曰頃聞報蒙 譴時為一莞爾映然無動也友
在座者觀之籍籍譽于學得定功云予顧自媿

曰夫子不怨不尤以學能上達也余之無動適
如是耶不敢承矣顧自兄督學吾楚來日翹翹
焉以兄問休慍為愠喜如聆休問則驩然色喜
若身有之間聞煩言則怫然中愠若躬負刺已
諸季相規以為余過余曰平生為學止有此耳
奈何過我夫不自信吾之無動為學証而以為
兄動者自信為學兄其然乎胡子首領徐曰子
知性矣未知命也余唯唯是夕胡子留余同寢
中夜胡子蹴余寤俱擁衾而坐嗒然忘言者久
之胡子徐指授余知命密指余曰此兄之知命
似非夫子之知命也予曰夫子知命如何余
哂曰夫子聖矣然五十始知命余齒今四十
有七願假我三年限也越甲戌著知命解寄視
胡子胡子續為說以進余余藏之巾笥未敢以
示人越萬曆丁亥都門諸同志會于靈濟宮內
翰張陽和舉知命說相質余默理前解始為夫
子解非自解也其見難確于我何有冥冥之中
負此良友報然內訟已同志更相促余語余曰

卷七

聖

伏已刊

夫子之知命余何敢言第自矢願以今六十四之年當夫子之十五從茲勉志此學耳友曰夫子之志學便志此知天命也余曰然余茲于天命未敢言知第畏之而已蓋所云畏天命者不敢揅情塞性以徼天之幸不敢蕩矩踰閑以誣天不敢侈虛知空見以罔天不敢附邪說亂道以逆天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式是訓以終生焉爾余密自以此盟心已念子健今齡距夫子知命之年邇矣自審於天命知乎未耶余惟弟茲膺

卷七

聖

簡往柄闔學 簡書中 帝命在焉 帝命所在即天命所在惟此日顧諟焉是為知天命往矣欽哉予既誤此勗子健已念弱侯弟及弟之歲適當知命之齡天之所以命之者若有意焉其任益益重且巨矣復書此貽之意弱侯必有自盟諸心日與海內同心相切劘思所以欽承天命者顧予老矣按戴記人生七十曰老而傳註者釋傳謂傳家事于其子此淺之乎為解者記所云傳益謂得人以傳道也余惟天之命人

莫不有道也而或泯泯焉無傳者無得于道也得道矣而或不傳則以未得其人或其道原不可以傳後也予年茲去此四三曆耳生平所與二三子共學而切劘者可傳耶不可傳耶予茲益廩廩焉畏茲天命矣常棲中日翹翹然冀二三子有以微予啓予毋以予耄老而遐棄予也

執御執射解

友以博學勉仲子仲子以執射執御之說進友未達余因申其意曰距詖放淫恢張孔氏之道

卷七

哭

古今能執射者惟孟子蓋其的之審而發之力也無論漢唐即宋孺孜孜名理未有能詣其轂率者矣乃若裁成輔相以人治人循循然忘其躬以持載天下萬世使天下萬世日範我馳驅趨下大道之程而不自知者微夫子不足與此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則夫子自任執御意也其指淵矣學者參會夫子執御之指而後所謂博學者有歸也

克已復禮解

余在淮揚語泰州守候校事畢枉心齋先生令嗣一晤州官不解即強促之至則餘校務未竣不便相見第勸鹽法徐臺長先訪之徐臺長試之意有當于衷而後往乃令二學博傳王君語以告徐臺長以與已意見不合來語余余曰不要如此見解只看我輩當下訪的意思真實相求取益畧無一毫勢分意思障礙即此便是克已就此中解不須向文義上解也然聖門言仁便說箇禮此又是吾儒之學超軼二氏貫徹古

卷七

完

今機竅有難言者近世學者解受取于出處進退多混障鹵莽未透此耳即當下言之如余與王君須事竣後會亦是此意如王君比來精神直下承當以統承家學興起斯文爲已任畧無一毫躲閃夾雜則克已復禮之義即能發揮矣又何必求之言語間耶徐君因有省云

達解

右司寇兩亭陳公謂余曰管在該處時曾與相國趙文肅論學文肅曰人之生也直直心爲

惟質直要矣吾時難之曰孔子言質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而後能達也質直已乎未也文肅聆已俛而思嘿然者久之悞然曰惟是質直已爾別添些子意思便不直吾不能也其言如何余曰文肅之學原如是跡其生平與世酬物者大都如是茲其言亦如是信質直哉雖然孔子所云好義者豈是依倚道義緣飾名行耶所謂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抑豈伺人眉睫揣人意指務爲脂韋以取媚于世耶

卷七

手

必不然矣余近有味乎太宰楊公之言也太宰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闕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己之鑑也道合內外通人已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根于心斯發于言微于色已愛人人愛敬人人敬此機之相爲貫通者也如察言觀色而人弗吾愛人弗吾敬

此必仁禮之在我有未盡者慮以下人而自反其仁自反其禮如是乃為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為完德也彼骯髒自樹肆口淺中而自托于質直恐難乎其達矣

不動心解

或問孟子曰不動心有道何道也曰道即路也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原在事功一路欲建伯王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

孟子

卷一

繫于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于前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志願惟學孔子一路既學孔子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于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橋摧楫心何由動哉友曰知言養氣非不動心之道與曰言之所由知氣之所由養揆厥從來大由此願心耳夫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

訣矣

慎術解 明鄭汝光

憶往歲劉調甫訪余山中余與語云學有三關初解即心即道已解即事即心其究也須慎術云蓋近世以學自命者或在聞識上研窮以為知或在格式上修檢以為行知即心即道者歟矣間知反觀近裏者則又多耽虛執見知即事即心者尤歎抑有直下承當信即事即心者顧漫然無辨悍然不顧日趨于下達異流卒不可

與共學適道者則不知慎術之故也何者離事
言心幻妄其心者也固非學混事言心汗漫其
心者也尤非學惟孟子慎術一章參透吾人心
髓卽心擇術因術了心發千古事心之秘訣矣
豈不直截豈不易簡哉曰何謂慎術曰皆事故
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學爲大人
乎抑爲小人乎心剖判于此事亦剖判于此事
剖判于此人亦剖判于此矣孔子十五志學學
大人之事也孟子善擇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蓋學孔子之學者猶業巫巫之術者也不必
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子思子謂其無
不持載無不覆幬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以也
舍孔子之術以爲學則雖均之爲仁有不吝不
厚乎大匠之術者矣此非參透造化之精未可
與議汝光承服家學於前二關固已闕過余所
望於汝光者當神明默成乎此也爰書爲別訂
歸試與調雨暨二三同志一參訂之如何

顏子爲舜解

卷一

聖

弟子問顏淵陋巷簞子耳一日奮欲爲舜夫舜
德爲聖人且尊爲天子矣不知顏子合下何以
爲究竟果能爲舜否如合下無以爲舜而謾曰
爲是妄爲大言以譁世也究竟無能爲舜而敢
誦言曰爲舜是徒爲空言以駭世也顏子非病
狂胡爲作此妄語耿子曰否否顏子當年寔是
爲舜亦已爲舜矣何則孔之顏卽堯之舜也惟
堯當洪荒之世憂天下之未乎其仁天下之心
不容自己也非得舜焉則五臣四岳十二牧何
由得之以亮工熙載哉惟舜稽衆舍己從人樂
取諸人此五臣之所由以師師四岳十二牧之
所由以濟濟也夫子當周末學術分裂異學喧
騰矣其仁天下之心猶堯也顧非顏子則三千
七十何由以親斯道何由明哉顏子以能問不
能以多問寡不伐不施犯亦不較此三千七十
之所由以日親而斯道之所由明也舜相堯以
致治而仁覆天下顏贊孔以明道而仁流萬世
其位雖殊度功量德曷謂顏之不爲舜哉顏其

卷七

聖

所以爲舜者惟此若無若虛耳由此推言之大
雄氏之曾度衆生弘法于大千世界也會下之
迦葉普賢亦孔氏之顏堯之舜也彼其所以接
引衆生者想亦惟是若無若虛如顏稽衆舍已
如舜也使自矜其浮見虛知貢高慢上門前
刺竿不肯倒却則亦闕党童子倭然居先生之
位傲然與先生並行欲速成者耳在孔門遇假
佩雄冠之季路在釋門遇奪衣鉢之惠明吾
思難乎免矣子茲往也矢歸依卓吾先生其

卷七

聖

尚真無真虛恂恂然入廬垂手接引里中衆生
俾令共明本心同歸大道毋倭然傲然效闕党
童子第欲速成以辱而毋活佛聖母之稱且令
人視吾里爲闕党也○右顏子爲舜解趣若無
王僧歸依卓吾李上人也若無爲改號真無而
示之偈令持誦焉偈曰真無本無無實無萬
有尔顧尔兹名試靜觀其甫地上至天下兩間
其何有時行而物生化育何爲曾無而爲有者
知爲知見扭鼓頰而狂噪冊以徧走持鉢效

貧兒釋門亦孔醜世善知識人豈不羞與伍尔
慎重懲之毋忝而賢毋舍已以依人防意而守
口反求諸本心尚及須千古古人其難何回愚
與參寥

卷七

聖

欣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七

紀言上

雙塔晤言

嘉靖己未冬與諸廷撰南明晤語京邸論及陽明先生良知之學余曰此未可向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驗始得坐頃適隣寺鳴鐘余曰試反聞默識鐘聲所由聞良知可識也南明默然良久撫掌曰妙哉妙哉原來透體皆是此知眼前軀殼原非有也顧既識此從今何以

卷八

一

什

用工余曰先正有言知是本體常知是工夫云南明曰唯唯越數日南明復見過問曰咎明道云別人喫飯從脊梁上過某喫飯却從肚裏過此是常知意否余曰然南明曰然則如古孔明等人方在食頃且飯且運籌決策應務旁午此時常知工夫安用耶余曰知體神通變化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所謂常知云者常明常覺不致昏迷放逸云耳非固執捉膠滯於胸膈間也南明曰唯唯逾數日南明又見過曰子言知體神

化誠然跡漢帝傷胸輒捫足其知體之靈

妙應如是咎有偷兒深夜以手穿吾門遇家

以鎗戳之中手不得脫已顧自謬曰幾戳吾

手僅以爲然起鎗更戳則偷兒逸矣此與傷胸

捫足者其知體之靈機妙應將無同耶余曰然

知體之神通變化是人人之所同也顧用之有

善不善辨於志矣偷兒志壹於竊財其知體之

神通變化見之偷生漢帝志壹於決勝其知體

之神通變化見之應敵聖人之志壹於欲明明

德於天下故其知體之神通變化見於範圍曲

成裁成輔相益知體之神通變化恒隨於其欲

而人之欲也千緒萬端歸於志之所在欲有所

歸則精精則一一則神吾人稽古人之所欲而

識大學之道之所在始可與言良知之學矣南

明憮然首領曰子言至此而後良知乃致也

漢澆訂宗

嘉靖辛酉秋余偕仲子晤胡正甫于漢江之澆

相與訂學宗旨余時篤信文成良知之宗以常

卷八

二

什

知爲學與矣正甫則曰吾學以無念爲宗仲子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正甫首肯數四余懼然失已蓋訝仲子忽立此新論也胷中蓄疑十餘年密叅顯証遠稽近質後始憮然有省竊服正甫之知言嗟嘆仲子之天啓也比年來益篤信此爲堯舜周孔仁脉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何者蓋仲子之所揭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高之不涉虛玄從庸言庸行証果卑之不落情念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它若

卷八

三

狀

視親骸而此親遇呼號之食而不屑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顧人契之有濇有不濇充之有至有不至耳往有模擬孔氏之匡廓者曰如此方成家風似矣不知此等作用猶摸人形軀也非此不容已者爲之血脉則捧土揭木爲偶而已仲子謂其不仁必有後災以此近解說佛氏之禪那者曰如此出離生處超矣不知此等見趣猶

覩人游魂也非此不容已者爲之真宰則搏影繫風爲幻而已不特爲幻溺而蔽蔽而逃倫亂教將有不可言者目即近所睹聞蓋爲仰天而吁撫膺而慨者屢也正甫仲子相繼逝矣余懼正脉之或湮悲知言之無從因憶而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吳門寤語

癸亥冬校士吳門與諸生細繹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頗有省處獨未引詩義覺未了了入夜

卷八

四

伏枕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些子惘然在此大省人之爲人唯此惘然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是以大哉之道屬之聖人也夫即此惘然之體通極于天發育于萬物貫徹于三千三百洋洋優優誰不具足理會至此不覺手舞足蹈于衽席間也夫人旦晝間耳目有所交精神有所寄多難及識此際院溪夜靜即自己形骸亦宵寂無親唯是此物惘然通晝夜耳識得此常尊常凝則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住而不在

方之有易矣余竊有省問請曰生往見通
以談學人口口說戒謹恐懼實未見能戒謹恐
懼常見世俗人保惜官爵者兢兢然患得患失
趨蹌跼蹐若其戒謹恐懼未嘗須臾忘已無論
守官卽是守財者日夜營營益藏計算若其戒
謹恐懼亦未嘗須臾忘已此何以故志有所在
故精神有所必至也試卽中庸論戒懼而先提
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鄙意謂學人須是
知道始得知道則其所戒謹恐懼者始有下落

卷八

目亦自不容已矣二先生首肯云嗣洞山先生
述天命之謂性一節新見意旨謂中含理一分
殊世儒未解論甚精深不能悉劄記已二先生
出諸生有自壁間竊聽者來質曰頃先生之論
如何余答曰此先生默得之見余尚未徹非爾
所及也姑卽余淺膚之見語女夫吾人本來之
體無爲也無欲也天命之性是如此吾儕誠能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便是率吾性
真謂之道矣更復何事故曰如此而已矣何謂

修道之謂教聖人慮人習蔽氣昏不能一一率
性而民道者眾也於是立之教焉使吾人上焉
者居仁由義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次焉者慕義強仁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
不欲又輔之刑政焉使下焉者畏過遠罪而無
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雖淺深高下不
同均之使人咸率於性而不畔於道此自古聖
人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出此等
尋常道理非有高深玄遠之事也故曰修道之

卷八

謂教二三子只此脩持其庶乎使天下人人只
此脩持世道其有廖乎先生之論固精竊諒二
先生今日下教之心無非欲吾儕相勉如是耳
卽此便是二先生脩道之謂教也吾儕從此脩
爲直透無爲無欲之體便是下學上達若此處
放過而談性說命便是虛見空談余以是語二
三子已尋以是反之躬其惡於志而忤於心者
則尚多矣因記之式與二三子共盟之此山計
自今以往勉自奮迅無怠先生下教之意云

從零緒言

萬曆乙酉畿輔三時不雨 上憂甚乃四月十七日躬雩于南郊減膳降服往返咸徒步百官從者余憊已秩宗請命九列臣輪次分禱越五月十二日某輪從禮兵兩省公卿後是日微雨漬途昧爽徒步以往視管從上行勞若有加行間因質諸公卿曰中庸云率性之謂道註謂率者循其性之自然云夫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吾儕竝不敢自安佚而任性之便蓋有所以率之

卷八

九

者學者誤以任情爲率性不已謬與諸公卿首領焉歸以語門弟子龍輩因推言之曰試觀都市通衢中輿者騎者負者載者嚆者號者疾而趨者倦而息者聚而議者立而跂者皆性也要皆有所以率之者觀其所率而道可默識矣愚兒曰世攘攘而往熙熙而來非率于名則率于利耳余曰然夫握名利之柄率天下而奔趨者天子也今海內之廣萬民之衆非我 明天子率之吾儕得安枕肆志否易曰首出庶物萬國

咸宜有味哉其象可汲玩也夫位至天子崇高極矣孰能尚之乃自古帝王孜孜宵旰而不敢自暇自逸者是又有所以率之者曰天也假令爲天子者亦任其性之便而不聽率于天可乎默而識之觸類引伸卽易之假廟萃渙小筮洗心與夫三千三百之禮無非率性之微指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此非達天德者孰能識此大抵統言之天下之性咸率于帝帝率于天析言之人人有帝者在其帝均率于天也知帝之天者率乎人而不率于人不知其天則不免率于人而爲人役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鄒德溥曰夫人不靈識自性者譬若傀儡之爲人綴而提也若瞽之行于道足不知其何措也聽其言如射覆如語夢如村夫而強爲學子談也幸而于此窺一目者又乃并夫一切恣睢貪婪而是之卽其身幸以資美不甚染而聆其說者往往蕩然踰于名教之外其弊將不知所底止嗟夫此先生所爲發率性之說也蓋先生之所

卷八

十

自得之深而之所以覺世者切愈玩而味愈無窮顧世或不深參其旨而泥較于言字之末或齟齬而不入則愚請為先生發三證焉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為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為離却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為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歎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親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其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為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先生之學即戒懼即不覩不聞即喜怒哀樂即未發即天地萬物即中和此愚所以玩索而有味宗之而不能違也即此一編合括殆盡讀者誠參諸言象之外當自得之矣

文潭別話

魯年李士龍來山中省余居踰月仲子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惠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子一言見教何外我甚仲子笑而不答瀕行仲子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笑未註云云仲子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近述語余余深有味乎其語也念吾儕一日十二時中須是反精向裡參會自己所以視聽言動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夫人之所以生所以滅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因而推之天地之所以不毀庶物之所以馮生代謝天下萬世之所以興衰理亂者是如之何如之何此便不賢賢虛枉矣若祇向別人口吻上承接故紙上鑽求曰如之何如之何終末如之何矣即今吾人日逐與人酬酢坐立拜跪作揖打躬更無一人從頭思想當初是如之何如之何彼老蘇文人也此處也曾思向前處一步據其原禮一篇其文便自不可磨滅使渠更向前思一着其於道也思過半矣乎

都邸遇言

同年諸南明胡廬山暨羅近溪聚晤都邸寓壁間揭有明鏡止水以存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語刻南明指之問曰是四語者那一語尤為喫緊廬山曰只首一明字最喫緊矣時諸友方茶近溪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即此處明耶南明憮然為問曰然試舉杯輒解從口自不向鼻上耳邊飲已即解置杯盤

卷八

圭

長九

中定不置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余在臺中時嘉興錢子懷蘇諱同文者官比部昕夕來余寓與子健同寢處余愛文成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訥嘿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泯化得此非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工夫又自不難諸語書揭之書室錢子指詰之曰胡說余曰子妄矣此先生粹言也錢子曰見其良知親切子為御史立臺端時岳

牧以下踰牆潛遁雍雍肅肅言語就不訥嘿意氣孰不收歛憤怒嗜欲孰不消化彼等見御史便見良知已且即吏卒僕廝誰不具此知哉大學揭此知於欲明明德於天下之下蓋須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大欲此知乃大光顯也余領已徐詰之曰子今何以明明德於天下哉曰吾朝夕依依于子寓何為者也即此是明明德于天下矣余益領之歸以語仲子仲子斐然曰錢君悟已至此乎世學人見解未有及此者

卷八

古

長九

活人忠告

醫以活人為術仁術也顧術之弗精或以致人學術亦若是已予茲有感焉作活人忠告蓋曰以術取資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為甚何者彼其術故為生人寄命者也業此術者須精脉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恒心始得誦覽方書其未爾何以明其然余益感世談學術者而推言之也維世談學者多崇佛蔑視吾孔不知曰孔與佛皆其名也曷亦反思而審諦其脉耶

也。援之無朕，達之無垠，猶脉之於人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痊，實證於此。故曰：切脉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不知反身默識而勤拾蘆渡之餘唾，耽虛執見，猥云尋之不可得者，爲向上第一機。猶庸醫之療人也，診其六脉，時伏月絕，不亟投以生脉之劑，立視其淪于鬼錄而末之救也，而猶揚揚然自神其術，豈不誅哉？吾懼

卷八

五

世不識孔氏正脉，而謾言學載胥及陷，而離者衆也。故于此首發之，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之玄詮，爲邪侈譚學於江左者，則視程朱之緒言，若詬詈毋亦囿於風氣然爾。醫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溫，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清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司，五行遞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宣調燮

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凡父嘆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維惛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講張倣詭不可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顛爲迷罔已，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然此或氣失其平之疾也，倘脉理尚有生機，猶易爲療。乃若性失其常之疾，則未易療已何也？人有恒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真不容已者，乃談學者曰：別有無上妙道

卷八

六

也。裂惟惛淫，猶名之曰達戕人螫物，猶名之曰剛倣詭，講張猶名之曰圓通。此猶操醫術者目及人病狂而又飲之以狂泉，必令一國人盡狂而後已。是由自失其恒性故也。抑又有以學自命者曰：吾繕吾性，吾了吾心，古學惟爲已已耳。於人何與？是則其病爲麻痺不仁已何者？仁者通天下萬世爲一身，非意之也。惟此心通天下貫古今其體原如此，故其汲汲于息邪距詖不容已也。彼視天下之邪惡者爲不相爾爾，業醫

者惟利貨自潤視人之病瘼若罔聞知者是亦失其恒性者也尼父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恒而况以學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恒性視人之邪慝為無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此恒性而別操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為尤大矣余為此懼滋甚故究言之為天下以學自命者忠告云

大事譯

附錄質疑○安成縣元
顧於師言未始有疑焉
者則自讀大書譯諸大
書已而入疑又書題曰
以請正焉屋座于尊曰
敢喜蓋其憤懣也定籍
云

耿子山居朋舊凋謝緬懷二仲遐哉逸矣里中徐生思中自幼抱出塵之思常以窮經餘力討究內典頗能得意于言外不為法華轉者時時起予謂釋氏之道足翊教舍世與吾道無悖彼悖而脂且離者蓋亂

業之夫承傳失其本指也而生時聆予語則亦憮然有省于吾孔氏之道足該彼教云

子謂徐生曰釋子家恒言明大事明大事故就為大哉對曰吾人寓形宇內只此目前色身即脩不踰七尺即壽無幾至百齡終生營營所謂大事者毋乃謂穴金陵聚華屋腴田足傳子孫事為大耶曰否毋亦謂鬼料騰仕紆紫拖朱足裡間里事為大耶

曰否抑謂威震華夏勛勩鼎鑒賞延世胄事為大耶曰否抑又謂賄筭六籍胸綜百家雄文麗藻足垂罔刊重為大耶曰否曰如何為大曰惟是此心此理為視為聽為言為動這些子橫無邊際豎無古今參兩天地拍塞宇宙是我之所以為我大莫踰於此矣衆生蚩蚩業深障重終生迷蔽而不覺故雖富埒素封位極人臣功蓋天下文冠一世而倏倏然憤憤然其遊於世也

若曉曉若瞶瞶乎小矣乃西方化人藏
屍王國入山勤脩歷幾年所一旦剴然明
此之為大以是幻形不能局塵世不能囿
斯為大覺劉云大覺者形色即性世界
命之曰大雄氏即我曰幻曰塵猶是二見因
知求仁之別名也余頷之曰然○右譯大
事所由名

或曰釋子以生從事大因緣出世是第以生
死為大事耳徐生曰然然否否天之生人

卷八

五

也既授以此大事必明此大事而後為善
生善生所以善死否則雖生猶死也堯夫
曰須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孰
謂生死非大事哉聖人明其所以生生者
原無生便知其無生者原不滅蓋吾人四
大之在此中猶天地在大虛內也天地有
盡大虛無盡四大有聚散此却無去來故
明此而後謂之生非明此以求長生明此
即不滅非為怖死而後求明也予曰然吾

家學曰大學立此日立大見此曰見大吾
儒曷嘗不以此為大事哉劉云吾儒曷嘗
願所以見大者有偏全之異也釋子曰觀
其作用便作兩截豈有作用作兩截而見
處不作兩截者乎吾孔子下學上達一以
貫之所見原自全耳佛亦云色空不二其
言是已程子從其作○右譯釋氏所以明
大事之由

或曰釋氏惟求明此而已彼謂明此即了也

徐生曰否既明此之大何能以自己也蓋
既明此之大周徧法界必盡大千世界共

卷八

十

明乎此而後能了其大既明此之大貫通
歷劫必盡來劫眾生共明乎此而後能了
其大即大雄氏之住世四十餘年曷嘗一
息已耶其弘法演教為四諦為三乘曰五
教曰六度曰四弘曰八正或執有相則以
無破之或執無相則以有破之或執空相
則以實破之或執實相則以空破之劉云
謗人佛氏弘法其不倦一也試取所謂四
諦五教六度四弘與三達德五達道九思
三德等金陳之其所指自不同若但以
弘法演教為三則其行思以易天下亦可

異於孔子之思 蓋以此之大原無虛實無

以易天下也 有無也高論極于九天之上溪言極于九

地之下遠及恒沙世界之外近察于毛端

髮孔之中蓋以此事之大原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遠不禦而近不遺也綜其教指無

非明此之為大事耳子曰然則其心與吾

孔氏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殊也而或詆

之為自私自利者何耶劉云佛氏欲明大

劫眾生其心却與孔子欲明明德於天下

本無兩樣但所指大事恐與明明德不同

不然何其所証者 ○右譯釋氏欲眾生共

明大事而後為了心

或曰釋氏之教淺之持律守戒偈呪讚誦粗

之茹苦作務打七練魔進之止觀入定顯

密明宗或歆之福利神通或怵之輪迴果

報其教與吾儒不倫也徐生曰否俗尚異

習質根殊等教術雖多其務明此一也即

孔氏教亦多術矣其示人以求仁者言亦

人人殊也劉云釋氏教術甚多孔子教亦

釋氏所教 ○右譯釋教雖殊總明大事

或曰孔氏之所謂明明德者曰孝曰弟曰慈

由家及國由國以及天下言舉斯心實見

之行也故其宗曰仁彼釋氏所云大事則

虛寂已矣徐生曰否世豈有明此大事而

不孝不弟不慈者乎抑豈有不孝不弟不

慈而能明此大事者乎夫人之所以不孝

不弟不慈者何以故正以其軀殼起念分

別我人芥蒂于簞豆之微憤爭於蠻觸之

介以故非惟不能通天下貫物我即父子

兄弟家人亦視為胡越矣釋氏欲令眾生

明此之大如導水歸壑流浪自停引火歸

空光芒頓滅一念之萌便通天下一息之

運便貫千古將視其身為天下萬世公共

之身孝且無孝況不孝乎弟且無弟況不

弟乎慈且無慈況不慈乎蓋所謂明大事

者窮極本原猶吾孔氏之教以求仁為宗

忘仁則無惡矣劉云今之自以為明大事

者多矣則不能傳流滅

明耶耶子言考第直就人心
以虛寂而責其為舍吾恐其不可幾已
其說曰引大歸空尤芒頓滅光芒可滅
已世可滅大乎大不滅不得歸空也如引
人歸空情欲頓銷情欲可銷已世可銷人
乎人不銷亦不得歸空也孔曰仁者人也
孟子形色性也此不充完即彼教家亦云
色空不二信如是何必令衆生以寂滅為
樂乎將無其言以完而作用則偏如程子
所云兩

子喟然曰由此以談釋氏大指無
非欲人同歸於為善耳子輿曰君子莫大
乎與人為善如此則釋之明大事信大矣

卷八

重

手彼譏其虛寂而已者其猶堂闥見耶○

右釋釋氏明大事大指

或曰釋氏極談事理無碍法界亦似孔氏

即無碍二字便不似孔子孔子曰天下
學上達下云無碍也無碍猶二之也顧

薄視倫物而不屑于盡分者彼以倫物不

碍性而性中本無倫物故也徐生曰否性

原於天天不二性亦不二佛氏不能滅吾儒

不能生佛氏不能垢吾儒不能淨佛氏不

能滅吾儒不能增謂倫物非性中物豈天

于釋氏又別賦一性耶劉云釋氏固不別
自別耳楊墨固未嘗別賦一性其所見性
性其無父無君見使之然也子曰然蓋既

明此之大以其身為天下萬世公共之身

便視天下萬世為一家不囿于一家情緣

以為一家矣即孔氏汲汲皇皇轍環宇內

席不暇煖日與三千七十俱已而又思居

夷梓海是其所所以盡分于家庭間者亦不

能若匹夫匹婦之嫗嫗煦煦然已願其所

以盡分者在天下在萬世也劉云孔子固
不能嫗嫗煦煦

卷八

重

煦然亦以宜余室家樂余妻孥為順父母
必不至棄室出家絕世離倫乃為天下
萬世彼其所以為天下萬世者即蓋嘗論

之洪荒以來君道未光堯舜盡道于君臣

而仁覆天下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定乃

足成其大故曰大哉堯之為君則天而無

能名也吾孔氏祖述堯舜盡分于師友間

而仁流萬世萬世之為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者足法其盡分者益大且遠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所以成其大者視堯舜爲尤賢矣徐
生曰唯唯大雄氏既已弘法于西竺矣而
又來我震旦說百千萬億法門以度衆生
彼其盡分者視吾孔氏亦似之非故薄視
倫物者劉云百千萬億法門却都是重上
一截不聞有提授惻隱羞惡親義
序別信等語豈以爲粗淺耶竊意彼所以
爲法門者猶未廣大彼所以爲盡分者猶
有遺漏也且其言曰佛事門中不
舍一法何舍吾孔孟法之弊也子曰然
惟我 高皇開天立極統一聖真著今天
下學術惟宗孔孟乃于釋教亦存之不廢

卷八

卷

神謨淵識度越千古斯其大同天哉或曰
子咎著釋異編意猶異之也徐生言言蓋
推佛而附之吾孔子也子唯唯無擇焉孔
釋其參同耶曰道一而已余未嘗爲佛學
未多研佛乘第省之自心自性如是仰思
尼父之心之性如是惟文中子稱佛聖矣
度其心其性亦必如是若于此心此性外
加添些子卽神奇玄妙子不謂然如于此
心此性內欠缺些子卽是方便利益子不

敢謂然比見近世之談佛學者述蔽本心
矣以是亂教傷化滋甚藉今釋迦有靈亦
自三大息也凡爲學佛者諸如徐生語是
得我心同然者予又何異焉門弟子因記
之爲大事譯答質疑語
具書牘中

病間寤言

焦子弱侯爲徐子重著督言大指蓋勗之知性
云未謂人不知性則以坦塗爲邪徑以解脫爲
放曠以自信爲恣肆以耆儒宿學之空隙爲口

卷

卷

實而限以知性爲無益疊疊千餘言脫哉其言
之也徐生思中讀而疑曰世有以邪徑爲坦塗
以放曠爲解脫以恣肆爲自信而矯然自負爲
知性者何以辨之且謂耆儒宿學知性者不免
空隙性固多空隙耶愚懶之師曰中庸所稱聰
明睿智至文理密察三十言皆性之德也一言
不備不足爲聖如知性者必多空隙性何貴知
哉晉歐陽文惠謂性非教人所先其然乎耿子
曰否否人而命之曰人以具此性也性可弗知

乎哉。性難言矣。知何容易。當惟性體固直以方亦自圓而神知性者故正行不泥而亦旁行不流。彼以邪徑爲坦途見也。非知也。性體固廣以大亦自精而微知性者故不囿于形迹亦自矜于細行。彼以放曠爲解脫見也。非知也。性體固真固不撓亦自靈昭不昧知性者故常伸于物表而亦自不欺于獨知。彼以放恣爲自信見也。非知也。性之于人一而已。非有二也。而曰知曰見其究天淵矣。人不知性者。張張焉憤憤焉。

卷八

三

伏

雖具鬚眉被冠裳虛生枉死人耳。卽今步趨繩矩以爲行冥行也。率循禮則以自檢自牴也。依倚道義以爲言勸言也。安可自信爲解脫爲坦途哉。焦子曰。此之輩而彌之也。切故其說之也。懇彼以見爲知者。則又湯焉罔念而爲狂爲靡。不知所底矣。是故仁人君子所共惑也。茲欲學者旋見爲知。則遵何道哉。惟性根於心而原于天者也。雖是無聲無臭原自莫見莫顯。本諸身而視聽言動徵諸人而于臣弔友厝諸事而家

門天下故必盡其心而後可爲知性盡心云者。必其盡其造化俛仰古今體驗于言行貫徹于民物推之天下而準而化達之萬世而法而則而後謂之盡何也。吾心之體原于天者本自彌六合貫于古合內外渾物我如其大且全也。心如是性亦如是。維天命之不已者原如是。彼藏于見而不思一自反諸本心之真所以不容已者何如。是以墮于邪徑任放恣睢卽敗缺叢惡而猶悍然自信以爲無礙也。其害不至於敗

卷八

三

伏

風傷化賊人戕物不止矣。揆所由來余恠夫世君子急於生人而言性之易易也。若稽古聖人閑閑焉侃侃焉凡所以爲生人計者靡弗盡矣。一其視聽約其嗜欲齊其倫軌蓋欲人人胥率由其性而故未常曉曉然提命之曰如此爲性如此爲性而胥使知之也。夫勤使之由而不便使之知非故愚之也。性原不可以加知也。性不可知又何可易言哉。近代鉅儒嘗有欲言之者矣而難爲言也不得已而取譬以喻或以鑑喻

謂其妙應而不留也或以珠喻謂其稟于質者
有清濁也或以月喻謂其受于人者有大小也
余則謂性者人之所以生猶魚之于水矣夫喻
性者莫切于水昔人雖嘗亦取以喻顧意各有
至未盡也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
然而清者爲水彼混然而濇者亦水也悠然而
平者爲水彼蹶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
爲水彼澎湃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湍激或
爲聚洙或爲流澌或爲疑水或爲瀑練異態殊
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
興竇栽植實財固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圯城
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
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
難明也而欲斷緣念絕應離倫以求性之見
譬則堙江壅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
病此性之難制也而欲揉情刻意矯強微
求性之定譬則高防固堤以制水之橫
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目以論性

卷八

无

性

切皆是譬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
蕩橫流汎濫中國卽犯害民初而不爲之所是
古聖人所大不忍也咎聖人審水之所自來而
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
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
海爲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常忌所事
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觀泝水之橫流而
警予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
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
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
而性之所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真
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
歸于善而已何者天下萬世之心之性與我一
也故推之天下達之萬世人同歸于善而後
吾心之不容已者始盡夫是以一念之萌一吻
之啟一事行之注厝一文字紀述之垂遺務足
以通天下傳萬世者非故也不敢盡不敢不勉
性真之不容已也性真之不已維天之命不已

卷八

无

性

如此也故曰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慊彼執見而已者所志原弗弘而根質且本駁也固未常功浚于積思而神啟于靈悟也拾唾于四寸之間啜滴于洛誦之末偶窺此虛無一斑而即倏然自張曰吾見吾性矣吾繕吾性而已吾茲真會于象帝之先栖神于無何有之鄉只此無生無滅是為坦途是為解脫始而自信卒也自封于凡萬物之備我天之所以命我者一切置之遺世離倫恣肆放曠而不覺蹉跎是則見之

卷八

三

為崇也何者道一而已無隱顯無內外無虛實無上下惟知性者能一之而見者二之也焦子憫人之不知性而又不知求乃切切言之焦子之性不能自己如此余重懼夫世之以虛見為知而不思所以盡其性也其亦何能自己乎哉故於徐生之疑發之以足焦子意噫嘻世君子不漫玩余言而俯省其所以言即余性所存可鑒已

遇真發言

大學一篇曾子所述為此心註脚也條列心意知物高明者或疑其復而贅文成揭學宗旨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是又為曾子註脚者不益贅耶余茲因沈大夫商正此旨也又復為文成註脚則贅之又贅矣吁識心者忘言于茲何贅哉其亦不得已也夫其亦不得已也夫楊慈湖疑誠意非孔子無意指張江陵疑此層級大

卷八

三

惟文成所謂無善無惡非謂善惡混亦非謂本無善如槁灰而生機斷滅也蓋人生而靜乃起意發知之原本無物而體物不遺者是集道凝德之舍而吾人生身立命之都達此而後知善知惡為真知為善去惡為真修在大學命之曰至善在中庸命之曰未發之中周子圖之曰無極程子定之曰廓然前古聖諸立言雖殊總之明此來教謂此語當更商量翹足下鑒今承傳此學者大不得于心故致疑竊此此語似原無

可與論傳此語以爲學者左矣愚之逆心
滋甚竊惟大學所云至善云者卽善亦無况惡
耶中庸所謂致中者自有中節之和故周子曰
中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之無極二五所
自生非外二五而爲言也通書言誠無爲而繼
之曰幾善惡明道曰廓然大公繼之曰物來順
應文成四語善觀之與諸聖語如出一口更復
何疑顧近承學者第覩此些子光景便自倖得
最上乘法高者耽虛歸寂至于遺物離倫卑者
任性恣情至謂一切皆是淫縱恣睢以訟悔爲
輪廻以遷改爲粘綴以盡倫爲情緣至謂見景
卽動既動卽爲者爲見性而以羞惡是非之本
心爲塵障盡欲抹撥傷風敗化戕人螫物蔑不
至已乃劣質下根樂其便于情欲一倡百和從
之如流水而且藉口謂文成宗旨原是如此吁
豈非斯道一大厄哉愚爲此日常仰屋而吁夕
至撫枕而涕者幾矣來教謂于此當更商量嗟
此時何幸得聞此言乎前稱引諸陳言姑置已

卽據先生緒言明之先生起制筭表也王汝中
舉先生斯語而附以已意謂心無善惡則意知
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若非向上機云先生訶
之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齊了徹顏子伯淳
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
究竟無盡者何則無善無惡性體也人人所同
故曰性相近也顧習相遠矣爲善去惡雖聖人
有不能盡者且斯體也言下一契卽了耶抑須
本諸身而實能止之也顏子擇中得善固悟斯
體者而何有不善不善又何加知乃不行也蓋
上一語是所謂誠者天之道下二句乃誠之者
也近世橫騖決裂者第託上一語爲口實是將
此本體爲集垢稔惡之數長傲遂非之因矣豈
其指哉豈其指哉彼承學者混于佛氏見耳管
先生有門弟芟草花間者喟曰去欲之難如芟
此草先生曰此種議論從軀殼起見者試思茂
叔窓前草不除何如其人曰草不當芟耶曰如
此又是佛氏見也惡莠亂苗可去斯去之矣因

語薛尚謙曰夫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奸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倚于無善無惡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國家云嗣先生如嶺南道吉安語諸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之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近日永學之弊而叮嚀若此執先生上

卷八

三

戴文

一語而以下二語爲刺談何耶又嘗卽先生逸事以詮証此語矣按董從吾語錄述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謝已一日偕王汝止及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麗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尋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悔訟之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語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嘗卽此印証先生四語緬惟先生初與諸弟偕遊也載歌載咏熙然陶然時心體何善何惡見景而意動

曰貪曰怨善惡分矣省而克克而化先生之致知格物如此此卽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彼意動不知省竟成其貪者此下流冥頑亡論已卽賢而砥修者或亦知訟而改顧意未動之前念既化之後此間光景不知能默識否于此混過終無歸根處止在名義上檢察耳非所謂不遠復也卽此淺事証釋先生此語益明切矣卽今建白者雖是正論謹言淵謀宏議亦須反省其發念初根是如何無論其有

卷八

三

戴文

他第有纖毫名節意在猶爲有爲爲善非天體流行是固豪傑之作用視聖人作用尤遜也如當時弟目及民瘼之孔棘國是之大淆而當責者蒙蔽不知言或依違不能言慷慨自衷不得已而憤發一舉不爲一己利害贊毀所撓便是從此無善無惡之體發出也一舉而上契宸衷下對輿情斯則物格知致已答人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工寂若無無處便是復此天體也予忖足下亦自如此第不知卽信此與

文成合併不替文成初第時上安邊八事至今
交傳而先生晚猶悔於學有未盡處想是自省
于此天體或少戾耳足下以爲何如彼世藉先
生此語至於縱肆恣睢且緣飾佛乘以爲解脫
廣大至有不可道者猶曰罪性本空則是無善
有惡也此其惑世誣民可勝慨哉不思性體雖
本無善惡而民秉之彝中自有天則不容泯者
愚嘗語里友畧曰或曰甘食性也予亦曰性也
顧謂懲沉酒之羞而正燕饗之禮聖人所以盡
性也若陳遵豪飲于左君不敢曰此亦率性無
礙也彼曰悅色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賤踰牆
之醜而謹男女之別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相如
挑琴于卓氏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曰暴怒
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怒以天下如遏徂莒誅
正卯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王雱狂恣詬魏公胡
紘以失款詆元晦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如
此云云益爲天下人爭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
界限常至鼓詆集毀而無憾矣乃若高明一行

或篤信此一語爲向上諦義而至于離倫遺物
者此則徂虛無邊見謂性本無善成斷滅見者
不知先生所云無善蓋謂善而無善乃至善也
善夫楊復所曰耳無聲乃能善天下之聲目無
色乃能善天下之色心無善乃能統天下之善
先生意指蓋如此而溺虛無邊見者亦過矣來
教果仁之喻殊得我心愚嘗謂世談性者若鑽
核而時果也徒與龍溪王翁書論此悉矣其畧
曰孔氏之學原是一貫近來着虛無見者程子
所謂兩截也惟孟子言性便從乍見怵惕處識
仁闢夷之便從其顯有泚處指點此孟子直接
孔氏宗脉也文成良知之旨亦是從此討求消
息原自徹上徹下高之不落虛寂巢臼卑之不
參功利機械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
者此其顯見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絃爲
者此其真宰愚篤信之無疑者蓋反求之本心
而契非傍人口吻也翁謂知是知非之知是以
爲明更有向上一着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

月有明便容光必照因明生照因照援明原是
一貫非判然兩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吾儕既已成形為人安能無此心哉但曰是是
非非之心從無是無非中來乃見天則可也顧
立論過高將使人悉歸渡蘆以來之宗只去尋
了不可得者矣翁茲尊顯師訓不在多言喫緊
只是辯志真有欲明明德于天下志只此致知
自體會無盡不必更爲此高論云王翁時亦無
他說報書然可而已此庚辰歲在貴省時也近

卷八

堯

其

與劉晉川書亦明此其畧曰龍溪王先生謂罔
覺不知爲真覺真知云云惟此卽文成所云無
善無惡之體也顧實達此者便衆德萬善胥從
此生纖惡塵慝胥從此消古人誦其言必尙論
其世明公試以王翁之履叅証何如夫說命所
云罔覺者由典學而德脩雅所咏文王者謂不
知而順帝則也彼敗德踰則者亦託于此謂之
率性則與冥然罔覺懵然無知而自蹈刑辟者
罪爲浮矣鄙見大多類此然否載惟來教疑文

成揭良知爲訓乃隨事隨處徂入此兩字若
意標門樹幟者愚惟今酒飯肆中樹帘亦不得
不爾第察其意是何如罔利施賑原自不同若
一意欲明明德于天下此便從無善無惡中來
者魯羅文恭謂先生教人凡三變蓋隨其時所
自得因以漸次淑人語具世家中若良知兩字
乃是擒宸濠後經百千患難中磨煉出來自得
其趣卽以諭人此與得食而飽飲酒而旨便推
以濟人饑渴者同情矣且良知原是隨事隨處

卷八

早

其

俱不可離物不是本不相干特意徂入之以成
一家言也足下試反身思之如此耳目口鼻舉
頂至踵一身一息離此知不得推之家國天下
子臣弟友無一處一人離得此知人身一離此
則憤憤而歎子臣弟友離此則莽然而亂矣是
隨事隨處自離不得良知非是將良知徂入各
事各處也譬之酒飯肆中人人思醉飽便望帘
而入人非饑渴難徂入強之食飲也蓋嘗臆謂
自古聖賢揭示宗旨亦若造化自然其畧曰三

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單提仁宗仁者人也及求而得其所以爲人學無餘蘊矣逮至戰國功利之習薰煽寰宇孟子出而又增一義要之義卽仁特自仁之毅然裁制者言也下逮晉魏六朝時懲東漢之以名節禍也清談任放德益下衰矣宋儒出而提掇王敬窮理旨王敬禮也卽所以集義而存仁也晚宋以後爲王敬學者拘攣于格式爲窮理學者懋精于考索而真機枯矣乃文成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

卷六

聖

欲人識其真心耳惟人能知則生而仁不則麻痺爲不仁卽名良知爲仁可也致此良知則爲集義否則爲義襲卽名良知爲義可也視聽言動循此良知爲禮否則爲非禮卽名此良知爲禮亦可也夫由仁而義而禮而智聖賢提掇宗旨若時循環各舉其重實是體之舉一卽該其全此本天命造化使然立教者亦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抑仁義禮智四言初散見于六經四子篇中自古聖哲拈出作宗旨非寔身體之祇

爲人作談柄非立教意也吾人真真切切承當此學卽里巷詬訾俚言亦可理會終身體之不盡如天理二字里巷多撫以相詬者程子云是某兄弟自家體貼出來而湛文簡執之爲學宗旨識者謂天理卽良知是已顧今傳致知旨者其流弊大都若此無惑夫足下重慨而致疑也下里有友耄矣時病狂罵座頃張公在我所忽來指詬之曰爾是假人張公曰今柰何曰而當反求真也翌日復來詬曰爾等無着落余謂張

卷六

聖

公曰毋訝此友類此天命詔告吾儕也只求真二字是天語可爲今學宗旨不然終身無着落矣愚謂王張斯學者須得如足下之偉志峻履冲懷虛襟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証之乃是求真卽所謂信今日所當爲宗旨者蓋信之于四德猶土之于五行惟信則實有諸已而仁義禮智皆本諸身而誠徵諸民而安達諸事而理矣不則悉虛也造化至此自合遞傳此宗愚衰類甚矣于英賢厚望焉

講言四

端萬善孰非懿德乃孔子獨揭一求仁爲宗
羣聖百王孰非可師乃孟子獨顧學一孔子
管柱下史謂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孔子何取其失
而又失者漆園吏故與孟子並時爭鳴其詆排
孔子甚矣孟子何以獨稱焉

孔子自謂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豈未六十之前其耳尚有逆者耶豈未七十
之前其心尚有踰矩者耶夫孟子自許四十已

卷八

聖

能不動心矣使夫子當耆艾之年而尚有逆耳
之聞尚有踰矩之心何以稱聖耶余茲年已踰
耆而幾于傳矣自分逆耳之聞不歉而踰矩之
行尙多也何以修持而乃能臻此境也今世言
學者有以矩猶有方非詰極之旨欲併其矩而
破除之者此余耳所甚逆也假令孔子而在聞
斯言也其耳亦順否耶

孔子大聖人也當時所自謂竊比于老彭自
附于左丘明耳顏子故若虛者聖如舜

以加矣乃一旦與已較評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不已大而誇耶且其言曰有爲者亦若是
夫淵一陋巷子耳不知所云爲何以爲也

管顏子請問爲仁之目夫子第教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耳自今言之豈不淺近哉顏子請事斯
語便欲罷不能而所嚶嘆高堅前後如此玄妙
者卽一齊了徹若曾子承夫子一貫之微言當
時第一唯耳才出門限輒下一轉語曰忠恕而
已及傳大學篇中無片語拈着一貫字面而一

卷八

聖

貫之旨發之何明且盡也夫顏子初負窮天極
地之見一反而約之于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初
領至一不二之宗便貫之于家國天下之遠悟
高玄者知貼身理會契微妙者知就事鋪張心
行處滅言思路斷棒喝機鋒視此如何古聖賢
師友授受之妙契如此今學者與溪言之則捕
風捉影玄虛而難語踐實淺言之則拘形滯器
麻痺而難語入微何也

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以道爲德與仁
義之母而禮則在所蔑棄矣乃夫子則曰修道
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又若以仁爲
道之母而禮尤爲仁義之母何也

夫子教顏子爲仁曰克己復禮是禮也若是老
子拈擊之禮顏子何以曰約何以欲罷不能且
夫子語仁而曰禮何也晉人問於文中子曰君
子仁而已何以禮爲文中子曰不可行也何謂
也

卷六

聖

大學首章言在止至善知止乃能有定云夫謂
之至善譚道者僉云淵且微矣乃傳取譬于邦
畿上國又若顯有所據者即稱引文王敬止第
于君臣父子處盡分耳然耶否耶

友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非撥去喜怒哀樂
而復有未發之中也當喜怒哀樂當哀樂無
哀樂云曰作如是見是有二體矣彼詩云王赫
斯怒夫怒至赫然可謂無怒哉顧詩先咏其無

畔援無散美誕登于岸云云夫是以其怒怒以
天下即曰無怒可也而世之暴戾恣睢者可胥
口實于文王耶詩云舍戲謔兮不爲虐兮夫樂
至于戲謔可謂無樂哉顧詩先咏其切嗟琢磨
瑟僖赫誼云云夫是以戲不爲害即曰無樂可
也而世之謔浪驩譁者可胥口實于魯武耶它
如孔子之哭顏回也慟而至于不知可云無哀
乎孟子聞樂正之爲政也喜而至于不寐可云
無喜乎斯其哀其喜顧未嘗與人異也而所以

卷六

聖

哀所以喜者可與人同耶否耶

子思作中庸大都推崇乃祖之道也夫子匹夫
耳堯舜文武帝王也何以祖述憲章之且卒老
於行功業無聞已乃譬之天地四時日月不已
誇詡耶

子思論大道說到洋洋發育峻極處止是不倍
不驕語默當可又何淺易也

孟子言仁義禮樂俱歸實于事親從兄道誠邇
且易矣乃其門徒懸具高美不可企及而孟子

又自謂殺率繩墨有定不容貶徇不知所云殺率繩墨者何事惟能者從之也

孟子論浩然之氣說到至剛大塞天地猶謂有難言者推其本原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夫子曰其要只在自反自反不縮雖褐衣褊亦不敢憚又何庸常也

管夫子評士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列之次等是孝弟若未足爲道極致矣乃孟子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至論所以爲孝弟者惟曰徐

卷八

聖

行後長而已又何言之易易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心一而已曰人曰道可以分耶且書云人心惟危矣孔子乃曰仁者人也孟子則曰仁人心也於書言不相戾耶孟子顧學孔子者乃其稱譏取含有大相左者蓋夫子雖嘗小管仲之器而亟稱其功矣乃孟子獨稱引曾西語并其功烈卑之益與爲比何耶楊朱師事老氏者孔子於老氏亦常就之問禮且贊其猶龍而未聞一語詆楊朱也乃孟子

譏楊子爲無君而重距之至比之禽獸不已甚耶

昔淳于髡譏刺孟子謂其不仁孟子初卽夷惠伊尹爲仁之不同自解似也既髡復舉管繆用賢之無益以致諷孟子乃舉百里奚爲解辭若遁矣後髡又以爲事無功直謂其無賢語益勁矣而孟子又稱引孔子去魯事謂君子所爲衆人不識不知所謂不識者何在耶

卷八

聖

仁也孔氏之學求仁爲宗乃謂尹夷與孔子不同道仁外又何道耶

墨者夷之思以其道易天下其自負如此必有所謂道者未必止是稷親以薄爲道也孟子舉上世不稷親一段語似亦無大趣味夷子輒爲撫然是從何處觸動便一省悟如此

孟子叙堯舜禹臯湯文伊虺孔子見知聞知不知所知何事如今博士家所箋註云云此口耳已姑止論卽如世稱有悟自負爲知者不可指

孟子上下五百年間所許知者董董二三
而止何耶今我輩自省於此知耶未耶若於
此未知可已耶不可已耶象山自兒時即已悟
得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矣嗣後與慈湖論
學恒言本心至問如何是本心則第數舉孟子
惻隱羞惡語乃晚年教人又恒曰切已自反改
過遷善所見初終精粗深淺微有異否

象山稱晦菴為泰山喬嶽而惜未聞道康節稱
溫公人已到九分其意蓋有一分未盡云不知

卷八

完

象山所不足於晦菴公康節所不足於溫公者
何在也明道嘗謂介甫之學如捉風而介甫亦
譏明道之學如上壁又介甫嘗稱明道忠信而
亦惜其不知道此誠繆戾顧即介甫云云當亦
有自負以為道者且即明道謂其學如捉風何
以見之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然能知味也程子曰別
人喫飯從脊梁過某喫飯却從肚裏過佛子則
曰喫了一生飯不曾拈一粒其意指同否又

君實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節有疑遂止明道
曰某道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而尹子以明道
此言為譌語然乎

目之於色自同視焉耳之於聲自同聽焉其明
其聰本自不思而得者君子何待於思且目有
遇即成色耳有遇即成聲當境時又何容於思
乎君子九思首之以是何也即色思溫貌思恭
若作而致情矣言乃思忠事乃思敬既忿思難
見得乃思義不已後乎即此諸思皆可疑也又

卷八

辛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書則曰日晡晡作聖其
指何以異耶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不幾於滯形器着色相耶
夫寓形于宇內者何夥也而曰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則凡具形而為人者弗踐皆非真矣顧
思以踐其形者見性即踐耶抑必性盡而後形
乃踐也

周子通書云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而後至夫學者不識誠其懲窒遷

改與道誠爲無常世學人自謂識誠者明白有
忿不懲有忿不窒有過不改抑亦可謂識誠否
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然而不忘者可
與言性又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
也又曰無感無形容感客形惟盡性者能一之
如何爲能盡其性不落有無之陋也

卷八

望

紀言下

學象

予病居深山時聞 廟堂議者認認然北憂
虜市之糜于財也東憂倭橫之憊于兵也中
憂議論之夢呖而 國是之靡定也予叨從
大夫後矣能不懷乎嘗竊聞之管賢有言不
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不在
言論而在人心人心之不淑憂厥有在矣蓋

卷九

宋元

學術之貿亂道術之分裂也惟我 皇祖開
天錫極綏猷首 詔天下學術惟宗孔孟道
術統一聖真允矣大明當垂之萬世無疆也
輓近世何如哉南北未釁有識者先抱平有
之隱憂矣惟時 岳伯郭公辱書下教殷殷
憂世衛道之惓得我同然顧予病在牀第間
不能躬趨就正且手委不能搦管口恆不能
出語目眊不能辨點畫乃不能已而伏枕嚙
嚙口授姪子汝思屬爲識而綴之成篇已屬

恣姪潤色之俾稍可以句命曰審語病中爲此憊而憊者數四良苦矣里叟曰奈何忘生若此余益慨異學之喧騰傷吾道之晦蝕哀餘生之無幾念有道之難逢乃勉爲此藉手代而就正也弟子進曰茂叔有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故其圖不盡言書不盡意矣諦觀此篇言盡意盡毋乃淺之乎爲言也曰然聞物有吻張而中藏畢露者豈是已余竊比之披衷求正于宗盟也空空之懷如恐不

卷九

盡何疑於淺因更名曰學象云

嘗惟魯論首章言學蓋昉于說命篇中夫子特爲拈出以甄陶天下萬世吾人並生並育于範圍曲成中日用而不知矣其說詳在大戴學記樂記表記學庸等篇總其指歸非欲人標聲炫奇另樹一幟也其言學學爲人耳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此心也性也惟此心此性帝降自衷人所受命于天者也無古今無聖愚一也顧人不識自心自性雖曰從事于學而悵悵焉憤憤焉

人也而實非人矣殆所謂行屍坐肉而已耳可弗求乎是可弗思乎顧此心之體妙于莫測不可致思此心之量秘于無外不可形求孔孟所謂思即此思也即思此也其曰思則得之得之自我而實得無所得也所謂求即此求也即求此也其曰求則得之求無所求而得亦無所得也何者自心自性本自至足本自各具不由思來不事外求者一魯論中固嘗以學與思并舉而言蓋曰思曰學猶之曰悟曰脩也思之有

卷九

三

得曰悟悟吾心也學之實踐曰修修所學也未有悟而不修者來教曰悟而不脩非真悟然哉子曰思而不學非能近思慎思者也而曰罔曰殆蓋言偏廢之弊若此矣乃夫子反身自驗以思不如學者豈卒廢思耶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固聖者思何可廢哉惟夫子之學由默識也學先默識而乃不廢不倦如是也蓋曰默識則思極其精而達天德造天一是以學不厭教不倦也何者默識自心自性實

原于天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厭不倦者實自
心自性之真機亦自不容已也否則欲其不厭
不倦也亦難矣時惟顏子潛心仲尼以身發之
彼其仰鑽瞻忽嘗殫精于窮天極地之思矣已
得夫子善誘而默識于視聽言動之間是則近
思而知自心自性實切于身所以克復者自欲
罷不能也曾子省身守約從來矣一貫之旨默
識于一呼之覺是以仁爲己任而體驗于知意
心身貫徹于家國天下自不容已也子思子承

卷九

四

之默識其未發之中是以戒謹恐懼致中和而
達于天地萬物之位育者自不容已也自是之
後異學喧騰矣時惟孟子私淑之人而願學孔
子曰願學者非學其仕止久速之陳迹也蓋亦
默識其自心自性而學不厭教不倦也何也孔
子知天命矣孟子亦聞而知之者維天之命固
於穆不已惟命亦無常堯舜湯文時而君禹皋
伊虺時而相其仁天下固不容已夫子時而窮
可容已乎立已立人達已達人乃其心也故曰

學不厭教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特此以仁天
下萬世是故仕可止亦可久可速亦可故曰無
可無不可若伊尹意於可將已于不可夷齊意
于不可將已于可矣其於天命不已未合也吾
夫子教學相長憤樂相尋伉仉一生更無已時
故曰至誠無息此夫子所以仁天下萬世爲無
窮而孟子願學之者蓋神明乎孔子學脉統承
羣聖而一于宗仁又精審于擇術而智及學孔
之路運特異于羣聖而巧于行仁故雖不斤斤

卷九

五

然模擬孔子之陳迹而其言論交際出處去就
與諸是非取舍亦自合于孔子之遺軌矣卽其
綽綽然于齊梁之去就疊疊然于滕宋之計畫
陳王道論仁政非游說以干進也寔閔民生之
憔悴不忍之真不容自己而明仁以拯援也乃
若咄咄萬鍾虀斤百鎰不報幣于相國不借色
于嬖倖非矯亢爲介也慨世風之頹靡而不安
之真不能自己而躬義以樹防也本其志願惟
以鳴道拯世承天命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

庸以距諛放濫為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
為創垂之統業是故不美王伯之業而在尺不
覲鄉相之位而動心卑鄙管晏魁罪桓文民賊
李商蘆斷子疑妾婦儀衍宅若讓千乘者等之
簞豆抑好名也求利達者比之乞墻醜嗜利也
乃若夷狄行相刺悖師也丘蚓陳仲招亡倫也
乃曲為五穀自詬誣詳為匡章原大青是衆好
必察不殉世好衆惡必察不隨衆毀其是非取
舍一皆孔氏之權衡孟子之善學孔子也蓋如

卷六

六

奇

此今世士躬逢 昭代誦法孔子者其儼美香
億計哉試招而訊曰孔子之學何學未有不瞋
目橋舌茫然莫應者大都掇拾往哲之餘唾剽
剽陳編之糟粕或襲貝葉之梵語為新詞不求
解或撫遷固之卑詞為古義不通粧綴塗摹
蓬迎希合近為括帖應舉之學然也倖得之則
是肅氣揚一失則神銷氣餒乃自性之至足義
命之當安何知焉或由此獵華攫青紫原所
習者祇為取利達之媒固耳學何可與議也進

者類英撫華藻績補說 凌唐模漢刻鵠雕龍
近希膾炙時吻遠期不朽方來為爛文詞之學
而自心自性未能一識徒為飾棘虛車亡珠華
櫛而已孔孟之學非是也或巡覽冥蒐博聞強
記牢籠百氏兼綜羣流腹笥六經角折五鹿斯
視心精前經而不耻目狙兔園為已足者亦足
多矣顧自心自性未能一識為貨殖而已孔孟
之學非是也進此者抉剔幽眇極究天人折句
離文參同研異下上以意揚扞獨裁自托于窮

卷七

七

才

理焉訓詁學者即言多近理憶掌屢中而自心
自性未能靈識為註脚而已非孔孟之學脉也
又進此者束教脩名繩趨矩動操情抑性樹節
砥行肅括淑慎為力行之學者斯視世縱脫無
行快宕不檢者亦足稱矣顧自心自性未能反
識為難而已律之孔孟之學猶未也今高明賢
復自負為心性學者吾尤惑焉蓋歸宗于蘆渡
東來之教沉酣于楞檀非聖之書以覓之了不
可得者為宗參為思及此方極玄微要訣見至

微無上妙諦言思路斷生从可超至謂法
廣大無礙無遮而縱欲任情以爲解脫又謂
法神通有機有權復檢陰賊以爲妙用益不
惟敗化傷風亦且傷人整物幾不至矣亡論此
卽其品隲古咎也譽焉道伸秦檜才章敦與呂
惠卿韓侂冑而故掣擊程朱訾議孔孟其橫議
若此豈世運至此是非不在人心耶彼下流淺
根費膏然以方便情慾足恣胃臆吠聲逐塊無
足異也乃高明者亦往往溺焉何也蓋胡賈術
方物足以釣奇畫工圖鬼魅易于爲工彼蓋謂
非是不足摧倒一世豪雄凌駕往代儒先也不
知騁衍談天何裨于擁篲之燕趙介甫捉風莫
救宋事之日非矣高明者胡不鑒此而一反省
之自心自性耶咎人嘲朱元晦曰正心誠意之
學上所厭聞時介甫父子張商英呂惠卿諸溺
于彼教矣其以此爲厭聞有以也近高明賢俊
與談禪宗佛諦解頤而首肯者衆也若與語孔
孟易簡旨其不如魏文之聽古樂而倦者幾

卷九

八

九

夫此其故何哉大抵真非易辨似是而實非者
未易辨俗學世儒不省心性爲何物矣乃吾孔
子言心性彼氏亦言心性所謂彌近理而大亂
真矣彼高明賢俊喜新奇往于吾孔氏之言
耳熟稔矣未知反身默識以是視爲常談而不
樂聞也此其幾微之難辨溺虛見不知學之故
也試言之願高明賢俊節諸本心自性一審諦
焉聞彼氏常云周徧法界此與吾孔氏所云天
下歸仁旨將無似乎顧學之爲克復而約此禮
於視聽言動之間者吾不知之矣其曰萬法歸
一此與吾孔氏一貫旨將無似乎顧學之爲忠
恕而證之于修齊治平者吾弗知之矣其曰本
來無物與吾孔子未發之中將無似乎顧學之
爲戒謹恐懼而致中和以達于天地萬物之位
育者吾弗知之矣其曰性無分別與吾孔氏所
謂舍與人同旨將無似乎顧學之所以舍己從
人而取人爲善樂人爲善者吾弗知之矣愚嘗
聞正甫胡文曰世衮虛見以言道而不知學此

卷九

九

所以異于孔氏指也若與 岳伯稱引孔子謂
思不如學意指合矣往正甫胡文乃過余分別
道學字言若支也嗣正甫書來曰予以盡性至
命爲宗指以存神過化爲工夫予因曰丈如此
分別卽予以道爲宗指以學爲工夫何不可正
甫語李滉之曰或謂吾言過大若耿子言不充
大乎何者今天下語道語學皆混于二氏且凡
天下小道淺學咸莫非道非學也今止言道是
宗指學是工夫則趨者愈莫得所歸故曰尤大

卷九

十

予以性命萬派無能異但盡與不盡則吾與二
氏異耳吾儒唯盡性故有禮樂刑政三千三百
精微中庸人得其理物得其所故謂之裁成輔
相範圍曲成豈若二氏之棄舍倫物小道淺學
之得其一曲已哉是故以盡性至命爲宗指吾
儒之道而意非泛宗也神卽性也神無思無爲
不學不慮予恐今人以學慮爲性因示之以存
神過化欲其不思爲思不爲爲不學爲學不
慮爲慮是故以存神過化爲工夫指吾性之盡

而意非泛以爲工夫也予以爲然否余曰言道
不知學異學也言學不知道俗學也夫率性之
謂道脩道之謂學學致于道道率于性性性爲
能存神存神爲能過化彼真知道者學在其中
矣真知學者道在其中矣予與正甫之旨一也
近宗異學者訟言曰見性了心已矣拈着學便
增纏擾何以學爲嗟是馬逸泛駕而駘衡金不
受範而躍冶人生育益載中而欲通于天地外
也其爲惑世亂世曷有紀哉

卷九

十一

谷韓昌黎叙道統至孔子曰孟軻外不得其
傳蓋嘆慕之矣洪惟我 高皇御極之明年
卽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建廟通祀孔子越六
年癸丑 上復謂侍臣曰孟子辨異端闢邪
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猗與休哉斯
其 睿智益度越千古矣時 岳伯見教書
中多稱引孟子緊切語思深乎思深乎愚伏
枕繹思并彙于左

管孟子承傳思曾之學而著孟子七篇益醇諄

言仁也惟時功利之焰薰煽寰宇矣當此之世孟子乃獨以仁義之說昌于時世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無怪也今試思之孟子之言仁義也推本于事親從兄何切近且精實耶其言事親從兄之孝弟也又推原於孩提之知能抑又何切近精實耶彼以爲迂遠者舛矣至言孩提之知能也又推原于不學不慮不已玄微乎顧達之人人親親長長卽天下自平課其功效視彼富強之術何如哉夫敷天之下無無親之子

卷九

十一

無無兄之弟無無父子兄弟之人如子而不親其親弟而不長其長是大亂之道也卽富且強可得乎理耶夫極之天下乎矣推原一本于孩提之知能至易至簡孔氏之學脉蓋如此彼氏以此爲墮情緣非上乘法而蔑棄之豈不充塞仁義惑世誣民甚于洪水猛獸之害哉余嘗有咏寄江南諸門弟云惟道關世運擇術須慎趨夫道一而已末學何多岐岐分徂所見見僻陰支所識緣所習結習那能移試旋識若見

一近思學語分齊楚愛敬同孩提不識亦能不習而性之只此愛敬心蒸民所秉彞自心能自信大道何藩籬有無言俱陋諸子蔽且離尼迦總過影同異辨等癡草哉孟夫子守此到今茲云云蓋慨世溺異而忽此常道嘆孟子守道之確也 岳伯來教提掇斯語旨哉其言乎昔王汝止擬書上 世廟書中數千言僉言孝弟也張江陵偶閱其遺稿呀謂同志友曰世多稱王心齋比見擬上世宗書一篇數丁言第言

卷九

十一

孝弟何迂濶也羅丈賡之曰嘻孝弟迂濶耶有識者聞之矍然愚惟孟子終生守此孝弟二字當時炙轂之辨不能奪談天之誕不能惑雕龍之文不能眩富強之術不能誘豈不毅然真豪傑哉稱之曰命世亞聖不虛也彼益默識其自心自性者的而篤信夫孔氏之學脉其見卓矣益稽之簪論首章言學次卽言孝弟其曰不犯上不作亂者是爲大順大化而仁道自此成也中庸言宜兄弟和妻子者是卽萬物所爲育曰

凡父母即天地所為位也大學言孝弟慈是即國家天下所由齊治均平也孰謂此道于世于涉耿小哉余嘗謂孔氏之學是如此常世見以為無奇而厭之矣孔子之學是如此淡世見以為無味而厭之矣孔子之學是如此簡世見以為無文而厭之矣自非默識此自心自性之真孰知無奇之奇無味之味無文之文哉韓昌黎嗟嘆孟子之後無傳非孔子之道難傳孔子之道特常特易簡未有能默識而具眼者也善夫

卷九

古一

宮洗楊貞復曰孟子信人皆可以為堯舜若為孔子則尤易簡矣顧未識孔氏之學脉與大學孔之路逕則難言矣有志者試繹思之○老夫卧病忽再踰月時維仲秋夜漏漸永寢艱成寐反側紉繹郭公祖教語而滋有味于其衷也復申之示思恣二姪轉告吾黨同心若曰日聆父師誨言不如得朋觀摩之為切佩服聖語誦訓不如內自循省之為真吾儕誦誦郭公祖之教而深省之矣自麥虛見恣高談驚玄

以論哉第觀其事親從兄而立人之仁義可知已第邇孩提之愛敬也知能不由學慮而無思無為之易可知已由此寄民社與朝議視其于民生國計關切如何而覺不覺可知已即此引伸焉如未發之中聖喆之微言莫遂于此矣彼氏觀竅觀空之訣不能達也姑亡論第視其喜怒哀樂之中節與否而未發之中可知已惟喜怒哀樂一時之感也姑亡論第視其稱譏趣舍好惡是非何如而情之中節與否可知已聖神

卷九

古一

之功用至位天地育萬物極矣豈直為君相言哉即一介之士匹夫之微視其宜兄弟和室家以順父母而天地之位在是矣視其治間左馭僮僕遇儔類撫養獸之睦嫺任恤而萬物之育在是矣此教語中引而未發意也余往聆談聖諦玄詮者即極要耿玄微竭其不敏之識或能推測一二至如子臣弟友庸行之常如來教所及者自省多少不盡分虛讀至此便心忤顚泚茲欲勉圖補沆嗟無及矣是故于吾黨譽髦再

三焉凡我同心尙其念諸

伊尹先覺論俱見前

韓聞

東廓先生曰曾子三省首曰爲人謀謀所以爲人也蓋孔門之學學爲人耳仁者人也實心爲人則必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矣不能仁爲已任則一善自足爲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爲弗毅是無實心爲人之心非忠於自謀者此曾子所爲首省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全賴師友實心爲人則取友親師自不容已故次

卷九

十六

之信友次之傳習總之三省咸省所以爲人也愚按曾子自治誠切者若日之三省首卽爲人謀而省是舍已田而芸人之田不得爲守約之功矣子夏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意相近蓋子夏平日篤信謹守人也至此悟得本原既立則諸惟應用可得時措之宜云耳彼不矜細行者往往藉此語爲口實豈不悖哉

楊大宰孟山曰汎愛衆是正經大同道理說到

親仁處便入細微形迹不著矣此是顯比明亡意思深于易者乃可與此此老涉世久有爲而發秉衡當軸者所當深味也又曰孟子云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伏波戒子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此二語可鉗玩云

羅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

卷九

十七

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羅子曰試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人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體貼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自中正平常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

奚或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懂往來亦多安能即又觀自得曰既知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又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比當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

羅子曰大哉聖人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聖人位育之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之實事功化所由成者也優優克足蓋經禮曲禮周悉詳備無少欠缺使萬物各

卷九

十一

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是聖人至道而聖人所以得此者以德之至也苟非至德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學問以致之盡之極之道之使不失其故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禮儀威儀忠信無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

不凝哉禮既崇則居上以禮自不驕居下以自不倍語默以禮自能興而有容矣詩所謂剛哲保身者蓋如此

漸菴李太宰曰聖人之學心學也日用居食言行交接何能須臾離者惟不求安飽心不累于居食矣心無累便是學註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敏于事心不困于事矣慎于言心不忤于言矣就正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非謂別出知見以相參正也故曰好學吁

卷九

九

惟知所學者可與語此

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侯明捷記第欲金生譏說殄行猶不憤疾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云

曰舉直錯諸枉玩諸字非含棄之謂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不忍終棄云

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云夫學謂之大能以萬物為一體也惟明便能親惟親便是明

只此一親字便是孔孟學脉能親便是生機些
子意思人人俱有但不知體取而保任之擴充
之耳

曰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
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

答程夫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自某
兄弟自家體貼出來右大宰前數段解說皆是
由自家體貼出來者予故聆有餘味中親之一
字尤渠最得力處此乃孔門仁傳真血脉失此

卷九

子

血脉便麻木不知痛痒是白沙所謂只是一胞
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耳故程子又曰學者先須
識仁夫世俗子蔽鋼於勢利相軋相擠而不親
可慨矣乃學道者或以知見相角牴而不親豈
不大異哉大宰知止之說當與識仁之指互相
發也

漸菴曰其心休休焉休字即休罷之休也余領
之大爲賞快漸菴曰此實是予近受用處第向
他人言不省承兄賞音得印可矣余曰答人云

千休千處得亦是此意趙大洲曾寓廬山書云
所云休者非休官休事也休其不了之心也當
下休當下丁當下丁當下徹矣休字甚可味當
下字又甚可味也以語舒司寇司寇曰然曰休
休休而又休也顧孰能休得下余曰人人有休
時顧不體取而受用之便錯過矣

漸菴解曾子疾召門弟子章謂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云者是曾子當疾中驗得往時如此尤有
怖然心在到此忽覩破然生原是一個故曰而

卷九

主

今而後吾知免夫蓋出離生死矣余領之以語
舒司寇司寇曰此解未然曾子原是自治誠切
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其一息尚存此志不
容少懈意吾知免夫此是死而後已意此種學
問未可破除余亦然之

楊大史解說大學以修身爲本云大人通天下
爲一身若只管分別人我是非却是自家心中
先已不平何以平天下真修人方一念分別時
便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

然則根本自然盛大而發榮滋長枝葉扶弱是
陰千畝也

鄒大史四十初度辰自省曰孔子謂四十無聞
斯不足畏所謂聞聞道也非聞於人之謂也又
曰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非期不見惡於人
也蓋以聞道者見自大心自泰自不見有可惡
之人可惡之境也曰四十道明之時也如年四
十而人之所接境之所遇猶見可惡則無聞可
知故曰終也已蓋自考也若期有聞於世無惡

卷九

主

於人非夫子之旨矣

余比多憤嫉讀二大史言
揚然有省因識之自警云

仲子生平樂與友朋資切而固遜師席不肯受
徒萬曆壬申寓白下翟生文炳斯夕從之遊偶
有啓發因強納贄焉越戊子余任留臺翟生來
謁會士龍在座余與論脩身旨已隨叩生曰余
仲已矣平生止受生一弟子生茲念乎翟生泣
然欲涕愴然起曰吾父母生斯此身止七尺耳
卽壽不能百年也吾受師訓卽此七尺便塞天
地卽此一息便貫古今此人母恩益倍罔極

夫能不念耶余心領之翌蚤余謂生曰夕聆子
言若見大矣實信得及吾仲可謂不灰顧此未
易言也生退而以書質曰炳聞諸師仁者人也
人之所爲人非徒此委形也人而仁矣豈復周
於七尺而限於百年耶昨聆夫子修身之教悉
矣愚意謂修身云者固非徒整飾於軀殼事爲
之粗迹亦非馳騫於玄虛而修之身之外也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者身
也不修之則下之器也所云父母所生之身不

卷九

主

踰七尺不過百年者也一修之則爲上焉之道
所謂師友所成之身塞天地貫古今者也夫上
下道器其懸絕若是實在修與不修耳修之如
何此惟識未發之中者得之蓋喜怒哀樂之未
發毫無倚着者謂之曰中發而中節不乖其未
發之中謂之和此其本大非眇小其道達無滯
碍也了悟及此則不知孰爲身孰爲道形骸不
能拘而性命無所間矣惟心有所則不得其正
之其所則辟是以心之不正則身之不脩而違

道遠也。炳往受師訓，因自反求，諸未發之前而默識吾身之所自來，始知所以脩庶乎不墮於形下之器，而敢謂塞天地貫古今者如此。然則師之造我奚啻等生我者哉？余覽其書益爲喟然。因究生所從入，蓋由憤悱中得來，非漫然口耳見解語也。

生又曰：談學者往往從聞見去，知解少及身體認者。孟子曰：湯武反之。又曰：湯武身之反身二字有味哉。余曰：然先儒曰：語寂談虛，往而不反。

卷九

三

狗生執有物而不化，自今觀之，狗生執有者多往而不反。若能反認則識生生之機，原無生不執有矣。語寂談虛者，則又着見多物而不化，能化乃實得無物體，與人自無閼也。答有朝紳曰：趨闕下公務者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于一方士。方士語之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士紳未達以語余，余曰：此至言也。須自靈識。近日魏中丞與余聯珮入朝，余謂中丞曰：往入朝獨趨則覺勞，但與友聯珮入則勞頓。

若與同志友聯珮入，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撫然曰：人已原是相通的故也。識此而周子求友之指豈淺淺哉？

近溪疾左史萬賓蘭來問近溪手書以答曰：此道泯然宇宙原不隔，手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尋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願同志共無惑焉。又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箇仁，便是脩身爲本。

卷九

五

七

東廓先生曰：先師有訓，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秉彝之良？必有所不安，自戒自懼，務以顧明命而順帝則，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無愧怍，準四海侯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明道語錄輯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瘳。

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
反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
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
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
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益
亦繫時之隆污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
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
有一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
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便休要之大槩

卷九

二十六

九二

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
世出那裏去焦曰出世如超出之出如云又其
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
皆以為不得已爾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
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
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綱者只
為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
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

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
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
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所喜怒哀樂者亦其性
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
真也焦曰佛之所謂實際儒之所謂秉彝也內
典中絕無以忠孝仁義為不得已意六度
萬善非仁義忠孝乎如消殺如盡絕
內典無此二乘斷見正佛法所詞持國之為
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
理然至於友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
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內直
者要之其本亦不是焦曰覺譬之贊易前後貫
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焦曰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是佛
法談禪者雖說得益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
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
可以周遍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
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
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甘苦誰告耶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足亦須具有
然吾輩不可謂之命也

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此焦曰不足開物成務尚可以言神化
在此矣非不知此理直為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門面故耳其實不必然

卷九

六

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
皆正路之慕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
道焦曰佛正惡人
之醉生夢死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
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
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
之害一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有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則駭駭然入於其中左到自家自信後便不
亂得釋氏談道非不下一貫觀其作用
處便作兩截焦曰不知何以謂
之兩截更望批示

周茂叔云看一部學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周子
之言

其確佛典正艮卦之理今人果知艮卦
何須佛典果知自性又何須艮卦耶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為恐動人可怪二千年

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為

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佛之學為怕死生

卷九

元

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
知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
皆利心也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焦曰
吾人

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心佛典自可束之高閣第
恐未知佛氏無生無死之道決不能不為死生
所動雖曰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
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死生脅持人
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

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
害無涯舊嘗聞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
人某曰散道此千七百人無一八達者果有一

紀得聖人朝聞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
必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必不肯削髮胡
服而終焦曰削髮胡服是異國土俗正不必禪泥之如爭名是居士未嘗不為佛禪
者曰此迹也須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
而心是者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不欲行他
兩脚自行豈有此理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
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如
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是一處
矣

卷九

三十一

禪者曰草木鳥獸衆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
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
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必成壞自有此
理何者為幻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
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
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焦曰道無上下

佛氏本怖必生為利益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
下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

有間斷非道也焦曰下學無上達今內典所達學以求達如鑿井求及泉也學而不達學亦何為下學是求上達之路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
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焦曰果然知性知天更說其存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

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

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焦曰地獄是實語

原釋祖只是一箇點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

始亦只以譬喻其徒識卑者得入於形器故後

卷九

三十一

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
有天堂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
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人盡為
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又曰釋氏處生歿之
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
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焦曰若如此二
人能放過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看則有甚妨碍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
塵者皆自私者也焦曰此語果妙若謂其苦根塵即非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
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
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
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
箇鬼神為說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
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若一日身做主不
得為人驅過去裏焦曰豈自意其所執亦出禪
學之下耶人之不自知往往
此如

人有秉彝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然亦惡亂人
之心

按正叔著伯淳狀云伯淳自十五六慨然有
求道之志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
年乃亦闢佛如此何耶豈其于佛乘未盡研
耶中云學者于釋氏之說宜須如淫聲美色
以遠之不大嚴耶焦曰伯淳斥佛語大似人
未識其是非而懸擬罪狀人誰服嗟嗟伯淳
之不知十年汎濫之功果在何處嗟嗟伯淳
之時若王文正李文靖富鄭公韓持國輩皆

原缺

臺先生文集卷之十

釋書

釋石經大學

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
之真體也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已同
原之宗至一不二者也是故明德者必親民民
親矣乃明德維已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豈故為是濶遠哉一之貫於
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然先之國與家而
推本於身心意知始終本末理本一貫格物者
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達之國
暨天下胥實矣一者何也即吾心之獨知不昧
者也一貫於目則為視一貫於耳則為聽一貫
於口則知味是故君子慎之一貫於身而身潤
矣曾子得之曰慎獨顏子得之曰約禮道一而
已孔門無二教也由此一貫於親則為孝一貫
於兄則為悌一貫於幼則為慈斯一之貫於家
者何弗明也孝貫於君則忠矣弟貫於長則順

矣慈實於衆則仁矣所惡於上弗以使下一貫
於下矣所惡於下勿以事上一貫於上矣至於
前後左右所惡勿施一貫於前後左右矣此一
之貫於國暨天下者又何弗明也魯子嘗祭之
門人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昔秦
穆晉文楚莊之徒竊其似而一言有幾於是亦
足以霸矣堯舜則得此一以帝湯文則得此一
以王故曰皆自明也吾夫子以匹夫而祖述憲
章以教萬世無窮者同此道也故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丘隅之喻有味哉
夫是道也至近且易矣何明之之難哉所謂愚
不肖者不及而賢智者過之也忿懣恐懼好樂
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体以蔽親愛畏敬哀
矜傲惰賤惡僻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闕夫是
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黷貨卒至於病國
災身爲天下慘矣豈不悲哉乃世所謂賢智者
顧以此爲卑近未可以盡道見謂生死爲一大
事而離倫斷性求明出世之道者吁視弗見聽

卷十

二

九

弗聞食弗知味生耶死耶子弗孝弟弗父弗
慈生耶死耶舍此大道不明而別求明心所謂
罔之生也幸爾夫知止云者止於是而不過之
謂也爲子止孝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友止信
雖文王之德之至亦止是耳舍此非大事孰爲
大又有異焉者駘宕恣睢逐流踰矩而猶號於
人曰見性審如是則脩聖如衛武切磋琢磨之
什可以稱焉是故學之不可以已也夫約之一
心而親賢樂利貫之天下暨於沒世此道之所
爲大學之所爲大也蓋孔子自十五時志之矣
惟子魯子獨秉宗傳能發其蘊所謂忠信以得
之者也語曰多指亂視異教亂道亦若是已吾
爲此懼滋甚因覽石經此篇而括其義如此以
俟後之君子就正焉

卷十

三

九

釋中庸

仲子嘗言中庸蓋子思自譜其家學云粵稽漢
鄭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信哉
彼以中庸命篇蓋謂吾孔子之道本中而庸非

高而玄也。首原教之所自立，統承天命，其微旨可繹思。已知天命，則必畏天命，致慎于不睹，不聞者，惡容已哉！彼無所忌憚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曰性曰道曰教，就世稱名理，疏言之耳。至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此則逼就人心，直指千聖一齊穿紐之竅也。白沙詩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學者實從自心未發前，反精靈識天地萬物孰非吾一体者，中和致而位育臻，有以矣。子思又懼人索之渺茫也，復點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蓋知味之知，即性即道，愚不肖者日用不知，賢智者又忽而求諸高遠，道斯不明不行矣。夫人之忽此常道者，第知索隱之爲隱，不知贊之爲隱，而二之也。彼索隱行怪而不依中庸，其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避者乎？豈知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者，皆道而愚夫愚婦之所以與知與能者，雖聖人不啻加知加能也。舜之用回之擇由之強，非知聖人之不知能，聖人之不能，即愚夫愚婦之與

卷十

四

知與能者，識取耳。何也？中庸其至矣，道豈遠人哉！求之于臣弟友而盡分行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而自得明之，順父母幽之，感鬼神皆是也。舜得之爲大孝，武王周公得之爲達孝，而吾孔子得之則爲仁。故雖不得位而素位以行其仁者，不容以已。是故達道達德九經之原本于誠者，于哀公發之，蓋藉以仁天下萬世于無窮也。彼其盡人盡物達化入神內外合德人已兼成而博厚高明之業衍之無疆者，惟於此理明之盡而誠之至也。至誠斯無息已，夫語聖道者，廓之發育峻極，續之三百三千，若此其大也。乃其問學要領，歸於尊德性耳。德性尊則德至而道疑是，故可上可下，宜治宜亂，既明且哲，匪直免裁寡過，本諸身者足以徵民，足以考前俟後，足以建天地質鬼神，垂之奕世爲法爲則，達之達邇無數無思，由此紹帝王參天地，皆莫之能違矣。夫是以天下萬世無不懷嚮持戴，民物並育治教並行而不害，不悖也。即今至聖聲名暨于

卷十

五

無外敷天之下莫不專親經綸之業何弘耶綜其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也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而握其樞矣非特出入造化已也不籍名位不矜功能夫焉有所倚哉脰脰其仁耳是仁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惟吾孔子默而識之是故其道惟淡惟簡惟溫惟不見是圖闡然以學敬信匪飭于言動闡然以教勸懲無事夫刑賞由遠近近觀風求自微乎微乎而亦顯也詩所謂不顯惟

卷十

六

德者非乎德維不顯乃天德也何也無聲無臭天命之於穆若是已吁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吾孔子之仁配天而不已斯其所以統承天命而教萬世無窮也歟○附記嘉靖丁巳仲子有聞矣余猶未之識也一日友問仲子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學從無極大極入不落陰陽五行余聞而然然怒訶之曰小子誦習孔孟書不友身體會乃動此妄談可訪也仲子素嚴事余乃抗對曰吾亦重詩世人讀孔孟書第藉以涕然

此更無一及身體會者余又訪曰疇不體會哉昔僖事親從兄與世酬酢乃實體會處也仲子曰固也學有原本余曰何云原本仲子曰肇道統者食稱先帝相傳宗旨祇是一中子思子孔氏之神孫也特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讀孔氏書者孰從未發前觀一目執余聆已俛而思徐駁之曰中庸首章雖有如此微言顧篇中所云庸言庸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孰非實理奈何獨舉此狀論執仲子曰固也不觀

卷十

七

篇終結語耶余乃有味其言也因日與討究幸有所啓戊午歲仲子從余來京師時海內顯學多與游處一日大會或舉中義相質同志各呈所見仲子獨嘿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挺立曰請諸君觀中隨慨曰舍當言中沾沾於書冊上覓中終生罔矣同志因有省者越辛酉余于役西夏便歸對榻慎獨樓以近聞質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余爲豁然自是於有無

內外精粗微顯無二見已顧今仲子不幸逝矣
厥後余即稍有長進誰爲印可念之涕淋者幾
也因憶而識之以示其胤子汝思

釋論語

時習章

友問論語首揭學字不知所學何事曰學三爲
人也夫人茲耿然之軀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
三者以其所以爲人者曰仁也仁人之所以生
生者也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是其生生之機不

卷十

八

容已也人不知而不愠則生生之機純然無息
已如是命之曰君子君子云者謂其道足以臨
天下德足以育天下也學至是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可與天地參矣○曰子云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孔氏之學未忘名耶曰否人而名之曰人
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
非人矣曰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陳
公甫曰人具七尺之軀除却此心此理便無可
貴渾是一胞膿血聚一大塊骨頭意亦如此

誠思所以爲人自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如

之頭沛如是而富貴而貧賤亦復如是故曰學

而時習蓋習乎仁以成其所以爲人也程伯子

曰學者先須識仁學不識仁則雖終生俟俟爾

習習爾故不知學何事亦自不能時習矣是故

默而識之乃能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曰性人

所同也凡厥有生孰非具仁者學云學云待學

習始有耶曰先正云學覺也有學無學有學無

覺誠然哉蓋覺則視聽言動觸處皆天時習故

卷十

九

悅否則胞中肝脾亦胡越矣其悅覺則遐邇

人我渾然一體朋來故樂否則至親骨肉亦乖

離矣奚其樂覺則顯晦升沈原無加損人不知

也故不愠否則稱訛謗毀皆橫波也疇能無愠

耶○曰學覺也覺即仁也記曰學爲君也學爲

長也何居曰不寧是凡學爲臣學爲子學爲弟

與朋友皆實有以學之而非虛也皆本覺以學

以成其仁而非離也離仁言學俗學也離事言

學見學也乃學之所由習之所至則辨于志矣

○曰論語一編諄諄言學也罕言性何曰性相近也性不可言亦不必言惟習則相遠矣夫子特詳言學有以也○曰佛氏之徒參言性而劣脩習孔子雅言學而罕言性抑其教術異耶曰佛氏有戒律其脩習亦勤也吾夫子所云默識識何物哉可以思矣

亦足以發

夫子終日與顏子言已後不聞顏子向人稱引夫子一語而夫子以爲足發三以身也亦不聞顏子向人贊頌夫子一語而夫子以爲於吾言無所不悅悅以心也

溫故知新

昔昌黎作師說其意指蓋慨當時學者顛足已自封而未知師乎人也今國家建膠庠布功令而立之師群一郡一邑之俊髦咸屈首屏息而尊崇之曰師曰師矣顧師云者豈徒擁名位以臨之而已哉要必有所以師夫人者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此萬世師道之律令

卷十

十一

附

也夫所謂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溫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學者誠尋識其端而溫養之則良知之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矣斯謂知新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故曰可以爲師子思尊德性之旨亦如是於戲孔子之所以爲師天下萬世者能自得師耳非第修其洽聞廣識以師人也如朱註云二則昌黎子所云解惑之師耳非所謂傳道之師也作如是解以續師說

樂其可知

子曰樂其可知也蓋云即樂而學可知也吾人志學初須精神歸併一路若作樂之始而翕如始得所謂學以聚之是已然把捉拘迫則生機不甞又須少從之所謂寬以居之是已雖是從之而殷三宥密時保純如繹如而繖然不昧所謂緝熙光明學乃有成也彼爲學者神情散漫

卷十

十二

附

得入路即少見意味而悠悠然務爲闊大縱
脫不檢吾未見有成者

浮海

夫子浮海之嘆註謂傷天下無賢君然乎曰否
夫子周流列國豈直欲遇合時君世主就一時
功業已哉如天子必待賢君弘功業則非素位
之行不免顧外矣藉今海外異國有賢君寧委
質臣事耶意當時即有君如湯武夫子亦未必
樂就之仕也何以明其然孟子謂孔子與伊尹

卷十

十三

九

不同道矣然則何謂道不行蓋道在夫子得人
共明之覺天下傳后世道乃爲行夫子蓋嘗慨
賢智之遇愚不肖之不及而慨然興嗟曰道其
不行矣彼愚不肖之論當時賢智如柴戶原壤
少正卯輩嗟虛無之見矜傲詭之行者盈天下
道曷由行而顏子或已天曾子尚少無可託以
信今傳後其心戚矣意窮島絕域間容猶有人
汲汲欲往求之也其曰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云二意謂子路雖勇慮其不能因材樂取如

顏子之能使人日親也夫子浮海之嘆是其教
思無窮也作如是解乃得夫子隱衷云

微生高

跡微生高面斥夫子爲佞蓋世所謂峭直人也
夫子即乞醯一事見其與世酬物亦周容篤厚
若此非徒矯亢以爲直者是亦微顯闢幽意非
以爲訛也如註云云是摘人細行以損人名稱
此世淺薄夫之習夫子豈如是哉

顏淵季路侍

卷十

十三

九

仲子曰子路顏淵與夫子論志各呈所以爲仁
也仁者人也爲仁在取友子路願共車馬輕裘
子友彼蓋視友爲一身矣何有于車馬輕裘哉
顏子云毋伐善謂友苟有善須輔翼而長養之
未可矜已知見惡已意氣戕伐其生機且弟以
精誠默相觀摩毋勞於言說論辯之施也即曾
子稱其若無若虛問寡問不能犯不校不伐不
施手度槩可想見孔子得顏子而門人日親有
以也夫子云老者安之亦是於友之老者就其

所至安之而不強其所不及即於伯王晏嬰輩
弟嚴事之而未嘗一與論辨可槩知己若友之
少者則第開誘之使懷嚮往而不誣之以所未
達如使闕黨童子將命之類是已所云朋友則
終日朋從之友也信之者頌其信於爲仁也如
不信仁安能信友若漆雕開之不仕而求信二
此也

不遷怒貳過

王龍溪解不遷怒不貳過云心常止故不遷心

卷十

十四

九

常一故不貳云仲子曰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
箇止体在當過時中更有箇一体在是二本也
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夫子盖狀顏子所
好惟學謂即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
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盖惟怒與過
見人真情據其不遷不貳如是可見顏子一生
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

武城宰

子游在孔門以文學名科者乃其取人也第舉

就然飾厲操行者爲尚曾不聞舉一博雅嫻
文士視其所舉孔門所稱文學可槩知己且子
游之爲宰也遵所聞自信爲學道也必以愛人
爲驗而其治功顯見於絃歌絃歌何與道事也
毋亦其間閭閻皆歡欣鼓舞無疾苦愁嘆聲耶
彼其所以臻此固原本學道矣彼近世綰符而
宰百里者疇非學孔氏之道者執其環橋門而
宗依者盡縫掖士也豈可謂未得人乎愚謂得
唯三喏三之士非難得一審三諤三之士難而
士遇知也也揚休頌徽之非難而能補缺救失
之爲貴子游之取子羽者如是不知子羽之於
子游何如也雖然夫子之轍環橐中矣而又思
桴海思居九夷無非爲得人計也惟堯舜爲天
下得人得人仁一世耳乃夫子所謂得人計得
人仁萬世也其念滋深且遠矣顧非摧廓歷劫
之塵垢拓開萬古之胸襟者安可語夫子求得
之人嘻取人以身子翹焉有學子世仁賢宰也

立達

孔氏之仁與堯舜之仁同其兼濟天下之心無弗同也顧所以爲仁之方則異耳蓋堯舜之濟衆也必待子施施則有及有不及難乎其博矣濟衆之病勢則然也孔子之爲仁也立已而已而立人焉達已而已而達人焉此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濟天下及萬世到今蒙濟焉所謂賢于堯舜達者如此蓋其爲仁之方近取諸已而不勞施也○已欲立矣即立人焉已欲達矣即達人焉無間歇無等待仁體之不

卷十

六

容已也如此蓋立已所以立人立人亦所以立已也達已所以達人達人亦所以達已也立人達人而人有弗立弗達焉所以求立求達者思容自己執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蓋言安仁者視天下猶一人也茲能超然于人已形骸之外而于一原者默識焉其機自不能已矣

默識

默而識之識我也我之所以爲我者渾然與物同体原無我也無我則善與人同矣是故視人

即我善也舍

之不善人之善不容

已也不廉非勉也色之善即人之善也推已以誨之不盡人善之不容自己也不倦非也惟不倦可以誨學惟不厭可以証識蓋識而曰默不容以言詮矣惟觀於其學與誨而其識仁可知也識仁者即人即我即我即人何有於我被已有善也而挾之不能公以與人人有善也而怨之不能虛以取人是皆有我也有我者不識真我也命之曰不仁吁人而不仁則形人也而管人矣可不默識乎哉易曰復以自知意蓋如此○仲子曰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固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夫則默識之極其至而有以握造化之樞矣且小藉名位不矜功能即學以誨即誨以學立人達已達人蓋黃天地之化育於無疆天地之化育者匪獨上之君相賢聖宸工商賈細之聾瞽侏跛凡萬形宇宙皆有以贊天地之

卷十

七

夫

化育而不自識也夫子以學以誨養天地之化育者惟此肥腴之仁耳其識淵淵其用浩浩弘且達哉而又無所倚也所謂施而不宰爲而不有何有於我哉吁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識之識之者惟孟子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深乎深乎難言之矣

德之不脩

友曰德之不脩由學之不講也學之所以不講由見善不遷不善不改而徒講之以口耳此夫

卷十

六

子所爲憂也真志講學者實是遷善改過則德脩而道凝矣曰然顧知德者鮮夫子所嘆此學不可不講也學不知德則終生遷改只做得一鄉愿德之賊耳

志道章

仲子嘗曰論語入孝出弟章孔門蒙養之規條而志道章則成德之章程也蓋天下無二道孔門亦無二教所謂志道者卽此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已舍孝弟之外言道非孔氏之所謂道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卽此爲德德脩而道乃凝也彼言邪哆而行詖僻道所不載也何謂依仁仁者人也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周子曰至尊者道至貴者德欲道德有諸身非師友不可是師友者吾人所依以爲命者仁而曰依視所謂親益篤切矣何謂游藝師友之義重矣其聚樂矣群居終日夫何爲哉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藝蓋會友之文也卽所謂學文者廣之耳顧藝而曰游則與溺於藝者異矣蓋藉是以爲依仁之具而涵泳道德之資也觀於孔氏之章程而孔氏之道無內外無人我無精粗可默識已

卷十

九

不憤不啓

子謂不憤不啓蓋學從憤悱得悟者自是六通四關從口耳書冊知解者必滯方隅舉一隅必不能達三隅矣不及則不復非棄之也正欲其憤悱也仲子於友朋往來激之興憤而不輕於言也有以哉

用行舍藏

晚近士用孰不行舍孰不藏哉孔子以用舍行藏重與一顏子何也蓋孔顏所謂行必有所爲行所爲藏必有所爲藏今士當其用也雖二縣三縣附壘登爲榮肥計者無論已即操情失性隨世以就功名可亦漫謂行其舍也扒扒拮拮問舍求田爲子孫謀者下論已即稱形灰心嘯傲泉石間者可亦漫曰藏哉蓋必透孔顏之學脉識學孔顏路逕而後可以語孔顏之行藏吁難言哉難言哉弟子固以請曰夫子亦已言之矣曰惟我與爾方有是也蓋孔得顏以發其蘊繼其志而顏得孔以爲歸其行其藏爲往而不自得哉嗣顏子死夫子即有喪予之慟比時夫子無論行亦難乎爲哉矣已與桴海居夷之思此心良獨苦也註者謂夫子傷道不行此痴人說夢耳夫子豈欲爲蚺豨公哉蓋又欲尋求一如顏子者承其志而行之也當時曾子最少晚始得之一世以傳仁爲已任死

卷十

主

中

難乎有恒

而後已夫子於是如瞽目于兩楹之奠而曾子亦自終安于汶上之藏也蓋生死一行藏行藏一語默皆瞬息事也平生所學平生傾心則千萬世無窮矣於此有說得處更得忘言處有所承接託寄便可行可藏可行可藏即可生死也

卷十

主

大

足已自是而不能舍已取人是爲無恒人而無恒即巫醫且不可作况可爲善人乎况可爲君子聖人乎可重省矣

孟敬子問疾

問曾子疾與孟敬子語情詞悲切懇款若此以道進人奈何作此哀憐乞求狀噫曾子斯時又思以生平所學生平願心有所承接託以而後可以死也此道術或亦分裂可憂矣

卷十

三

大

止自可象其蘊弘以浚政言詞自可則其秉誠無偽故其生色自有孚目擊道存此道所爲可貴也彼以道自命者狠愎悍慢暴而託之曰剛倨傲鮮腆慢而託之曰簡牀褻穢瑣鄙而託之曰達荒唐繆悠倍而託之曰超憚二訕二玩世凌物矯而託之曰真如是爲道道無爲貴矣夫人生之父母幸有此身顧不能脩之以道徒擁此血肉軀于人間世是曾子之所痛也而譚道者又外身以求俾天下胥眩瞶于邪說迷蔽于

虛見質實焉未知所底是充曾子之所痛也於其言懇惻如此嗣明善誠身之學子思傳之孟子即孔顏至今爲不死嚆孟子豈敬子苗裔耶

出則事公卿章

夫道毋于無而聚于虛二氏以虛無爲宗何嘗不是顧見虛無便不虛無蓋着了一見便忠信薄而驕泰生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矣比見學人自負得二氏宗者往往隨此痼病着吾夫子之虛無終是真虛無也何以明其然茲不必參

卷十

三

中

會諸微言即庸常淺言中可繹思已如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可証已昔羅文恭誚人家子弟群居而聲揚起趨而足高與人揖不俯首目且流視者非家餘擔石儲必身席父兄門第者也不然必以行能伎倆自負者也此何以故其中有矣實矣是畢二者下論彼柴戶竹林之徒猖狂恣睢以天倫爲假合以禮法爲桎梏至遺弄其父兄傲視其公卿沉酣麴蘖蕩敗名教以爲達

者彼至聖祖老莊虛無之見猶實子偶餘稽石儲便足高而氣揚如此吾夫子隨時隨分率性致情歛然賸然恂恂然自分無以異于尋常無聞人故曰何有於我我且無有此非至虛至無者哉嗟語云不怕覺遲但怕覺遲余老矣始省會及是自恨覺遲矣聞諸英俊多從內典中參會無上妙理者乃余自孔孟淺談中而參會如此不知可合併否

克已復禮

卷十

五

或問夫子告顏子問仁曰克已復禮如儒先解云克去已私復還天理是後天學也乃儒先又曰乾道夫子告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合下即見本体若先天之學也而儒先乃曰坤道何也仲子曰克已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乾體固如此如見大賓承大祭是默識其體而存之乃以坤承乾之道也或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工夫視如見賓承祭不尤費耶曰顏子問目蓋請夫

子指點禮體眼目耳夫子因指云云人所以能視聽言動者即禮非禮勿視聽言動矣蓋識禮真體便自克已無我非強制爲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君德也非真志爲仁者未易語此夫子獨揭爲顏子告有以矣

色取行違

卷十

五

養子念思侍問知見之異如何予曰所謂知見之別即聞達之辨也憶昔而父子庸掌繹聞達之指矣其意曰惟道集虛而毋無虛無者天地不能違况於人乎顧至虛無虛至實而虛至無無至至有而無近言性者就虛無邊見耳以見入者終不免有這箇虛無色想在夫子所云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自不能不行違程子所謂兩截是已何以明其然今言性者見謂本來無物矣乃遇些小違忤使生嗔恚見謂萬物備我矣乃遇些小利便生歡美於仁何有然見及此者亦自入微自覺玄妙非實有頂天立地志氣拓開萬占心胸大都安頓其中且徂人不達

久即今尼父與居易能易之故曰居之不疑是則見之爲崇也若真知性者便解性分不易盡惟是質直好義朴樸實實無些子矯飾試察其言徐觀其色渾是箇應以下人的意思好義之誠自不容已安肯自是居之不疑証之古昔如舜居浚山其質直與野人無異也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决江河其好義下人如此是則真虛真無者顏子志于爲舜質直如愚耳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且犯亦不校其好義下人亦

卷十

美

如此故曰若無若虛是皆知性然也夫知性者如行者懷歸知險知阻不試其舍不已也如渴者飲水知冷知暖不充其量不已也彼以見入者殆如痴子捕風如稚兒弄影如遊人迷塔說相輪矣吁余于斯理也雖曰志之及之身心茫然歎然如水底滂月然無些子實有諸已而縱言如是是又見之見也殊自忤矣偶憶而父前語有契于衷不能忘也爲爾述之計世之俊傑

起實志爲舜希顏者覽之或有味于其言

以友輔仁

友問曾子以仁爲己任者乃其言曰以友輔仁何居曰難言哉今獨大夜行空谷中即素負豪勇未免惴惴心動藉今五尺之童從而後則氣倏振而中寧厝一煖于寒灰不崇朝滅矣傳以束薪則燭天燎原不可禦也學者觀此而輔仁之旨可默識耶

克伐怨欲不行

友曰人情難平者怨難窒者慾人能攻伐其怨

卷十

主

慾不使之行誠可謂難然不許其仁者蓋學者先須識仁學不識仁而徒去克伐怨慾譬之捕賊者日二捕賊而中無王人翁無家當垣墉即日二捕賊所謂滅于東而生于西何可勝捕哉

文之以禮樂

舊也試重生命題首曰文之以禮樂次夫子既聖矣至願學孔子也二三子問文之禮樂義如何曰夫子蓋謂吾人雖是知廉勇藝可比古人亦須講學始得二三子不達曰以文禮樂爲講

學何謂也曰此非後生新學所知亦難與邊見
淺識者道也魯趙文肅講學里中後生多從之
游士紳或嘲之曰毋爲所誤往從之遊者只去
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有何學可講先生
聞之曰然吾實別無所講只此作揖打躬歌詩
便了今英俊默識此意便知孔門之教只是一
禮樂便了也○又問肅此衆長文之禮樂若已
至矣如何第曰亦可以爲成人曰此自子路所
及言之爾人道難言矣謂之曰人蓋與天地參
而三者也必盡已性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乃
爲成人人而曰成便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
天地同和吳待文之云吁吾黨且識自己如何
是人方可語此○問曰自己本是人又如何曰
識人曰仁者人也人不識仁白沙所云只是一
胞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耳何可語人吾夫子立
教以求仁爲宗蓋欲胥天下萬世而成乎其爲
人也故曰默而識之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默
識仁也識仁非自成已而已亦所以成物也

卷十

夫

何

成已便能成物成物乃爲成人彼子貢季路等
是其所成得人一體者顏淵閔子等是其所成
得人具體而微者彼伯夷風天下以清伊尹任
天下之重雖各自成爲仁而其所以爲仁者猶
有所待其及有良也吾夫子惟以是學惟以是
誨所以成已成物者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
亦可事使不必於人進退無膠於世不藉名位
不矜功能而仁達天下垂萬世至今與天地參
而四時同矣人至是乃爲成之之極孟子所以
獨頌學也曰孔氏之教仁而已何以禮樂爲曰
仁即大極也禮樂即陰陽也不有兩則無一人
而不仁如禮樂何無禮樂亦無以顯仁孔氏教
術全是禮樂即禮記一部脍脍言此而大學中
庸二篇乃禮樂之匡廓與本原也問禮樂何以
曰文記曰論心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
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在敬恭順禮之制也
曰情曰官曰質曰制皆文也故曰禮以進爲文
樂以及爲文禮樂只在進反之間是道也深乎

卷十

元

乎用則弘矣何也曰夫人爲習氣所移多好
以說時一自警覺便是禮人爲情慾所牿多至
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警策易解故以進爲
文舒暢易流故以反爲文一進一反便是勿忘
勿助工夫察乎天地便是陽舒陰慘消息悟到
此即人即天即天即人故曰成人吁諸人囿于
目前七尺之軀聲色勢利自足其性爲人耳非
真志頂天立地思成人者惡可語此予日望之
思得其人也○聞太洲蚤年講學有問良知者

卷十

三十

先生曰汝與而老嫂好合是良知也中年與後
生談學又嘗自悔曰吾蚤有見時嘗欺前輩不
解吾微言自今觀之還只是力行要緊吁先生
此言益有所感矣前習禮歌詩便是講學說乃
晚年與其里中後生語也余懼里中吾黨英俊
只聽得初機前段乍解語多至浮淺猖狂而賢
智者嘗厭薄之顧又舍却日用庸行別求妙道
過矣因述之與有志者參商云○陸五臺嘗語
余以佛家輪掌膜拜之儀諷誦咒呪等工課與

朱報應輪迴之說已又舉一二祖師公案
言思路斷不能着句處徐曰學佛者不會
密意即勤脩前行工課儀律非是佛法然即
此密意會不得前行粗淺處亦非佛法余始
知此老實亦能參會佛學者吾家學術一貫指
亦若是已茂祝禮樂爲粗迹者豈不悖哉

顏淵問爲邦

卷十

三十一

夫子告顏子爲邦朱儒以爲萬世常行之道文
成駁之曰爲邦者豈只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
了周冕舞了韶樂即可致治耶蓋以顏子具體
聖人所謂有天德可語王道者其於爲邦本原
夫子知己完具所不必言故第就制度文爲慶
教之欲亦盡善耳此般議論誠加朱儒教等矣
雖然未盡也道貫大小合精粗者也授時章服
自古帝王重之若商輅韶舞云云儻亦有還樸
崇雅之思乎或曰克已復禮之訓要矣自今言
之鄭聲佞人之防檢不爲剽語耶曰否夫凡入
于其耳能溺于其心生于其心便害于其政與

予者皆鄭聲也即今世非聖之書媚世之詩文
自孔顏視之非鄭聲類耶今試驗之能無害于
政與事否當天下之任者可深思已夫以曲江
之賢而昵軟美之蕭誠以涑水之賢而墮奉法
之惠卿佞人之遠自古上賢哲宰難之矣此固
萬世炯戒也言何容易哉吾儕時有譏二謬二
直諒之友乃他日之能達佞可卜也

知及章

陸子靜曰論語中多無頭語柄如知及之不知

卷十

三

及箇甚會得此千言萬語如屋上建瓴水云且
聖人何故作此無頭隱語哉欲人深思而自得
也惟古聖人立言即本諸身而發而曹循思孔
子一生汲二皇二意思從何發根方解得智及
智及到極處自無人無我無內外無巨細精粗
渾是箇仁體蒞自莊動自禮矣彼智及不能仁
守影響依稀知見耳夫子當年循二肥二無一
日不與三千七十相刷切其仁何有間息時其
溫厲恭安莊蒞于度千載如見矣陶成諸賢也

或進或退或然或否殆張先後一一當機中窅
便是動禮處也此禮字最入微孔門惟顏子能
承當此故因問為仁語之或問文中子曰君子
仁而已何以禮為曰不可行也此便知禮意者
吁難言矣昔陳白沙習靜陽春臺累年見得此
心之休隱然呈露乃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
云二今學者安于凡庸原無尋向上處志意而
漫與解說智及便是動之不以禮也雖然此道
非難無智及之者此道至易至庸顧世蔽于業

卷十

三

本之則無

昔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游初悟時
語尚是邊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小今
識本体也子夏駁語此是子夏悟後語譬諸草
木註解學者所至有淺深猶草木有大小非也
意謂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
截本末之辨便自分明矣教小子者第令從麗

掃應對上學習涵養漸使自悟可矣若合下規
悟本末一貫之旨非上智聖人之資不能也吁
古之灑掃應對如此粗節先儒以為精義入神
今讀書為文豈不精微乃為俗學何耶此固有
辨難言哉雖然子夏之由末達本視曾子之立
本貫末亦有間矣故曰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釋子孟子

卷氣章

仲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卷十

三

間是集義所生者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是義
襲而取者也孟子自謂浩然之氣乃集義所生
非義襲而取云蓋配之為言以此合彼之謂非
真得也故曰襲取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異于條
乎中庸者以此○天下萬古人心既如白曰惟
有蔽斯迷惟看見斯蔽彼蔽於聞見意見者其
詞誠二字從言從皮蓋謂膚淺之詞也學者未
實著已近裏反身靈識者其詞自是無根故名
曰誠然誠之蔽也由於聞見或意見者其蔽淺

可言也若蔽於虛無之見則蔽深而陷其詞
淫矣即近之茂葉禮教以然雖暴戾為率性利
毀廉隅以從欲徇利為忘名斯則陷於所見認
賊作子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矣故曰陷陷之
極也則沉溺益深執迷邊見作祟入魔昔人所
謂不圖人物而畫鬼魅故其詞邪即近以孝弟
忠信為利語以篤倫盡分為情緣者非耶蓋見
陷于虛無之一偏而物則岐形性判矣故名之
曰離夫吾人之學因物察則盡性踐形是以道

卷十

三

無窮學亦無窮彼既離矣則遺世逃倫栖其心
于寂滅二已之地以為妙境只一見便了親生
人性分之常皆為障累而天下事無所不已故
曰知其所窮由是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其究竟
自應如是証之近世二三學者大可觀矣譬人
病者其初感冒病在腠理陷則漸入血脉傳經
絡發狂為瘡語其甚也病在腸胃形神不屬日
中見鬼又其甚也病在竹筴浸入鬼錄謝絕人
世矣豈不悲哉孟子願學孔子約知自古先賢

以來惟此於稷不已仁脉是吾人所以生生者
殆若秦越人得長樂君禁方視見垣一方人第
聽聲爲形不待切脉而知病之所在寃病之所
終故其言如此蓋思起天下之病疴而生之也
嗟二良工心獨苦矣學者須自反身識此一綫
仁脉毋自墮隔離今秦越人望見而退走哉○
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
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
有此二夫子所以撫生民未有之盛也

卷十

三

曹文章

註謂孟子以其事長不恭求道不篤有不屑教
意愚謂未然玩此章答問蓋剖衷倒裡無餘蘊
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直指顯陳所謂
巧綉鴛鴦全盤捧出已曰爲曰歸求其并其金
針都與也其曰徐行後長謂之弟指點當下本
体何明且切執往見世學人問學多只從聞見
知解上搬弄英雋高明者便談佛談仙向虛玄
處矜炫矣當戰國時開口問爲堯舜志何偉也

且人家膏粱統縉子承藉父兄庇蔭者便足高
氣揚豈復思性分中有許大未了事耶交國君
弟公子也乃以徒然食果負此軀幹爲憤耻其
反身省循何懇切也孟子嘗言樂得英才而教
育之此非英才而誰時有若人吾願執鞭矣

爲政不難

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者非是脂韋煥炯航
法曲意以相徇也須反之自我者得正已之盡
巨室無待而吾問也欲巨室之無間抑非徒彌
縫乎事爲之迹整飭于接遇之儀也務平其政
欲平其政須先平其情于喜怒哀樂之感欲平
其情慎獨其要乎夫獨慎而中和致天地且位
而况巨室哉

孟子卷十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考其論孝未稱引
古人割股嘗糞動天感神等事第舉曾子養曾
皙一段公案云二往以此爲沒要緊淡話今循
思此難矣難矣其道理又何妙且大也夷考曾

卷十

人乃養親也每食必有

以能

竭心力矣只此淺事及身追

乃曾子故

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

度若高湛

守約人也退想曾哲之意與襟

樂與人

與曾子迥然不類者跡其言志

一一為

群聯類以為常其所樂與未必

餘必曰

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

已無意

今尤難哉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

庭闈之內父子異意即匹夫匹婦

之家亦

無已非無上妙理哉且即此推之則

無以

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余念

凡所以

至此所未能悲愴不忍讀矣至其論弟亦未

聞稱引誤肥爭死等事只曰徐行後長謂之弟

亦何淺近庸常也然即此徐行後長道理妙不

可言推之不忤不求不矜不伐皆此意也人人

能會此意唐虞師三濟之盛到今猶存矣世

談無上妙理者不於此

會又向他處參會

卷十

夫

中

曰友曰徐行後長當下可默會未發前氣象

矣曰然會得此安二兄恭之体只如此○孟子

七篇綜之言仁義乃仁義之實事親從兄而已

又曰親二仁也敬長義也更何他執惟此提

不學不慮之知能達之耳

伊尹先覺

友問昔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自任不知其所覺

者何事余曰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

處非若世學者承藉影響依稀之知見以為覺

也夫君民與吾一体此理人人本同顧未肩其

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傍視負重擔者其疲

苦艱辛自與閱隔惟伊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

耻其痛若此也友曰任然後覺耶抑覺然後任

耶曰惟覺故任惟任益覺矣夫人之麻木不覺

者固不任虛浮不任者亦不覺均蔽于欲故耳

見金者不見人坐甕者難抱甕理固然也伊尹

一未夫耳初覺然於耿肱之中而樂堯舜之道

也致嚴於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不嬰其慮

卷十

夫

夫

若此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與

盡心章

往繹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默識得便知性之真體無思無為而已知性之真體便知天體與我一而已矣所謂心體盡頭處即昔人所指思慮未起鬼神不知處也近自省于子臣弟友多不盡分處乃悟得吾人于人倫日用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性真之不容自己原是天命之於稷不已如此故實

卷十

聖

九

能自盡其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矣羅子曰某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自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箇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余玩羅子此語似經山下去來者顧執有

者便不肯入無入無者多難能達有此毋無有之論昔人所為歟三而張子曰言有無諸子之陋有以也

三樂章

友與管登之論三樂章曰有人于此警然自信曰吾行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而泰然以樂豈非世間二美入於予曰孟子云不愧不忤者蓋謂吾人與天合德與人同理其本來原自無愧無忤反身而誠便自樂此從性天上識取非在名

卷十

聖

八

行上檢點也

口之於味章

嘉靖癸亥歲過家宰介川毛先生于淮上介川舉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義相質渠因述龍溪解曰余曰性命元非二件即中庸解註明中庸首章曰天命之謂性明解性即命也後章引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四字形容天命又更分明參蓋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即性字義

從心從生可知矣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等是人之生機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聽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直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若一縱其性而不知節可成世界否是以達人於此尋向上根原立命處既見得親切色聲臭味自不能染着即異教家所謂攝情歸性初亦此意也當時告子輩一種學術只認得聲色臭味都是生生之性而未肯更透一步是不謂命也故孟子云然仁義禮智天

卷十

聖

九

孟子曰川溪有省云
釋五經大指
聖人之道由無違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仲子嘗言易初特今神祠之籤識耳書特今詔疏之集稿耳詩特今鼓吹之韻譜耳春秋特今之邸報耳三禮特今之條例儀注耳孔子從而贊之脩之剛定之便垂為萬世憲其當於事理而不可易也若方負之於規矩長短之於尺度輕重多寡之於衡量其切于身心而不可離也若飢之于食寒之于衣居息之于室廬由之則得戾之則失天下遵之則治違之則亂此何以故哉是可繹思矣
潘參李湜之與仲子論易仲子曰聞朱季有謝石者測字多奇中識高宗于微時因被眷寵嗣為秦檜所構編管遠州道遇老人于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謝字請測老人曰子于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今更書以上所終石書石字老人曰凶卦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

卷十

聖

五

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請老人作字
測焉何如人老人曰即以我爲字可也石測曰
夫人立山傍殆仙乎乃長跪請曰吾術不減夫
人乃夫人稟然仙矣而吾不免于禍何也夫人
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學者須識此而
後可與論易渥之渥有省云

余嘗讀楊敬仲已易取之謂其已見大意仲子
曰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是四聖人者之於易亦
各言其已也夫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

卷十

聖

且

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侯之萬世而不惑
不終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
大小象傳玩之卦二學也爻三學也學不厭教
不俸立已立人達已達人易之生二也故如是
夫子之於易也曰贊曰翼有以矣

仲子曰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
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
矣亢龍者如伊尹之於成王是也時位所值不
同公之於成王是

天祐下悔乎時

六龍以御天孔子以之

仲子曰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即周事可
視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
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恒而終之夬何以明孔
易也乾剛坤柔質非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
孔氏之教也此以類聚故樂師任裁咸寧無憂
乎或智臨于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
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恒終以剛央
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

卷十

聖

詩

龜山張子問堯夫天根月窟閑來往之說如何
余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曰天根
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于密是曰月窟猶龍
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慾亦是
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
即是天根歸隱處即是月窟總泰和納交要譽
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
人應酬紆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
人體二日用不知真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

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或謂蔽於見聞或枉
格於名義或牽纏於情感起爐作龜千條萬緒
頓今此根不得生二此窟不得淨二胞中齷齪
幽暗喫苦一生更無此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
與愚不肖等也願兄且于一日十二時中息却
妄緣滅除祿慮并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
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嘆曰沙與李大涯書中
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涯自
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

卷十

聖

方

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閑
來往也如此則蒲腔皆是春意從政長民者識
此便四境普天皆是春意故曰三十六宮都是
春也閑來往閑之一字煞有至味前所云見聞
名義情感種二業障能令人脚忡手亂只因不
識此根此窟終生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焦孝廉省余山中仲子就而學詩予謂仲子曰
焦生深於詩耶仲子曰焦子之說詩也進宋儒
一等蓋得唐人興致不扭于名理矣余曰說詩

者如是止乎曰孔氏之說詩則又進於此余曰
云何曰孔氏之說詩猶說易也彼膠執一說以
言易非知易者也違離身心以言易非知易者
也夫易不可為典要也以身為易而以心會之
斯得之矣於詩亦然予曰豈惟說詩六然皆
或曰心一也書云人心道心何以分耶羅子曰
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
道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
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

卷十

聖

又

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
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耳
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聽視形骸
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
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
口而實微也或曰書云人心惟危乃夫子曰仁
心人也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何耶曰虞庭先言
人心則人而未道也孔孟先言仁則是精到極
處此心與道為一也何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非心何處安此道惟是精之功始於志氣持志不勞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由是毫無欺昧曰精嚴私不妄染曰精潔晝夜常知曰精純靈明透徹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二即人是則所謂惟一所謂老執厥中而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其言豈不同條共貫哉

仲子參巖嘗寓言省子謂遇異人質之曰孔子

卷十

聖一

中

問禮于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何也異人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余甚味其語嘗思戴記中數千萬言壹二脛二惟是推崇此禮而老子故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何哉彼膠紐于三千三百之繁縟而不識此禮之真體誠若傳粉糊紙爲戲劇耳如禮何老子蔑棄之若此懲其流耳願使天下後世無此三千三百以執以叙以經綸可成世界否而我在蓋載間受享此禮功

德獨戴天履地而不知矣

譯異

宗教譯

佛氏家訓主傳心其名曰宗經王說法其名曰教教之敝至於溺經文牽句義而昧蔽原本宗之敝至於馳空見毀儀律而墮入狂魔二家蓋更相訕已今吾儒或詆仲晦格物之說而東書游談或終于靜立大之旨而不識本心亦若是已噫宗教之支釋道之衰也朱陸之歟三亦吾

卷十

聖一

中

道之晦已乎

心經譯

古人讀書惟觀大指否則入海算沙祇目困耳余玩釋典心經中照見五蘊皆空一語此佛諦大指也惟空故覺圓惟空故無住由斯以譚圓覺金剛故皆此一語之註疏也至於楞嚴中七徵八還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暨住信回地位等五十四心五十天魔纍瓦疊床二無慮千萬言綜之皆此一語之衍義也善讀佛書者實

會得心經此一語則十二部五千餘卷皆刺語矣吾儒自堯舜以來相傳正印惟一中耳子思子直指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白沙詩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未發前作何氣象孔之空三顏之屢空皆是物也誠會此則心經此語抑亦刺語矣否則即諸種三微言眇論第爲衆生作障紫耳

維摩譯

夫離識趣寂譬之迷人忘已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乃即識爲性者殆猶觀水者沿流忘源植木者溉枝撥本或即或離皆邊見也孔子咏蒸民之什曰有物必有則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解此則色空不二之指明且盡矣維摩一經大都闡明此不二歸義耳又何觀焉

楞嚴譯

友曰楞嚴中七徵無非欲人識真心耳余曰然程伯子曰人須識其真心夫學不識真心更學何事孟子有四徵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

卷十

五

丁

卷十

五

丁

現視擊中之親骸爲此類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齊宣見穀豚之牛而不忍行乞過辟蹠之食而不屑是皆真心之顯現也梁生曰此七徵中阿難所指隨所觸處爲心者佛氏言心進於此矣余曰否三即此無思無爲之真机顯無聲無臭之真体吾儒言心微上徹下貫之聞二本之說而憮然以此只此存而弗喪足成上賢擴而充之足保四海其干涉之大如此顧人識取何如耳昔謝顯道聆程子玩物之箴而流汗洽背楊敬仲因象山剖訟之指而忽悟本心猶之靈丹入吻胚骨超凡此則真識其心者也今沾沾然颯誦楞嚴而猶然庶痺昏朦何也豈非言說愈多則知見愈增而真心益加障與○附記嘉靖辛酉夏余奉 命巡西邊使歸與同志數輩會舊邑萬壽寺友因揮觴舉楞嚴經中風性無体一段語意相質余曰會得此可默識真我原無我矣仲子曰此姑下論吾儕坐此大屋中舉扇輕揮即覺風涼試觀道上行者即寒暑

揮便未知原此何以故余曰會得此可默識萬物備我矣仲子目叔子曰子解此意否叔子曰余不解此禪語第思吾党友朋兄弟只今聚會一堂切二偈二此等家風從何處來也余哂已仲子訶曰第言家風家風而不知風之自可乎叔子默然吁學者誠於孔氏家風從來處深究焉孔氏之學脉可識矣

法華譯

周子將游魯余送之浮上篇為雨留滯蕭氏

卷十

聖

三

館是夜有方外人解說法華經甚辨大畧謂乘之為言載也佛氏教有二等曰小乘曰大乘云者蓋為初機淺學方便說法耳若法華開示悟入權實雙顯猶之蓮華花果并彰故曰大乘即經中羊車鹿車牛車之譬蓋皆喻云周子曰否否吾儒教指亦有二乘一鄉善士友一鄉善士此小乘也一國善士友一國善士此大乘也乃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善士猶以為未足而尚友千古者此大乘也夫子曰言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蓋言人無可信之友是未知友道之為大且重也小車無軌大車無軌何以行之其善喻蓋如此吾聆已粲然省曰深乎深乎周子之論也有味執世學人或勦襲佛說喜談要眇而不知即事即心誠為邊見惑亦知解不二諦義輒謂遍地皆金而擇術不精卒歸鹵莽可慨也學者苟志大車以載之學自非尚友千古吾不知其可也善論二乘者莫辨于周子

壇經譯

卷十

聖

三

嘗謂吾儒之教因有顯無所謂費而隱也釋家則歸無攝有隱而隱矣即惠能呈偈云本來無一物斯理更何以加第頌言無一物不免又有無一物者在只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如此方是無一物顏氏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方是無一物禹稷視天下饑溺猶已飢溺方是無一物如有無一物之見在孔顏禹稷之仁体斯闕矣嗟三世侈言會此無物之宗者豈少哉有能自反躬如此証果者即為執鞭所欣頌也

准提咒譯

有持誦准提咒者謂致諸福用云或曰此有字無文雖有文無義誦之獲福不已謬乎曰福由於命命受自天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于也眾生以有心求是求無益於得矣咒無文義蓋今誦者思惟不起則意念泯而知識忘此心歸於天矣斯其爲福孰大焉黃葉止啼此類誦咒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非知命者未可語此由此類推言之即彼氏降魔咒與諸真言皆可通矣蓋凡魔皆起於月心有文之言非真言也噫嘻洩佛密因矣

六道譯

友述內典云衆生汨於情想諸罪業者則墮地獄輪迴爲禽爲獸旋或爲人綜之六道惟不信道法者則永墮無間阿鼻重獄終無輪轉期云予曰此語亦自警策可省顧彼所云地獄輪迴云者即吾人當下見在所受非直待死去後有之也夫人當下忽緣違忤憤怒暴發裂眦焦中

則便墮火坑湯鑊獄矣忽緣聲色嗜慾萌起波蕩橫流轉便墮沉淪幽牢獄矣失榮割愛蒙毀被詆喪氣銷魂時便墮劍樹刀山獄矣即牽絆世情拘羣俗禮希譏嘲騰時亦便墮枷杻桎梏獄矣獄而不省則爲禽爲獸不達也如使天良不泯倏然夢慮改行是故復登天堂輪迴爲人矣夫倏而地獄倏而天堂倏而人天倏而禽獸一日之間衆生不知輪迴幾道而不自覺者看念故也念無常故輪迴亦無常耳惟知道者通極於性不徇於念故雖物感紛交情境異態而自有真常者在是以時駐天堂不墮地獄而得免於輪迴也若衆生雖時墮地獄不免輪迴然人雖下愚不無幾希之間見聞見時即天人也惟彼一種偏執傲戾之僞憑其意見任其習氣悍然不顧冥然自信以道爲虛談而且敏辨飾過堅行遂非終身貿二不可與議矣此真永墮深獄更無輪轉期也吁可哀也哉

六通譯

蔡生談佛氏有六通曰天眼通曰天耳通曰它心通曰宿命通曰如意通曰漏盡通云余曰惟求自心一通耳自心一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天眼天耳通矣已所不欲勿施諸人絜吾此矩於上下四旁它心通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古今一息宿命通矣居安資養取之左右逢源如意通矣聲色臭味咸無所染而視聽言動一秉於禮漏盡通矣蓋自心一通將萬化可通豈獨六

卷十

通

六

通哉嗟三求通內典者遍天下吾未見有求通自心者求通自心者莫善於春陵周子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者聖人也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二者聖功之本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何爲要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而明通公溥矣今汨汨於言語又字之末求通於聞見知解之辨給以足其想像意識布高慕達之慾耳將滿腔盡是荆棘渾體盡成麻木即今博通萬典十經第

豐其飾而已吁安得無慾者與探無思之本

淨土譯

友有脩佛氏淨土教者謂佛氏有無量壽佛者產西方弘化於是宗其教者以彼爲極樂國淨土也若東方則穢濁土矣釋伽着經令人發大願心脩十善持三歸則得轉生西方受享安樂云余曰此化人誘引凡愚之權術也蓋吾人自有識以來凡心習氣種種流染膠膠擾擾靡所寧止化人哀之今人觀想彼方庶心有所繫因

卷十

通

嚮往爲善耳爲善未有不樂者玄家教人凝神於淡亦此意也雖然人苦未識本心耳苟實識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則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東方爲淨土可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南方北方爲淨土可也即彼氏云有人識得心大地無片土孰爲淨孰爲穢哉嗟夫吾儒之學在止至善至善吾仲尼萬世之淨土也傳者取象於邦畿五隅明且切矣顧世學賢竟未有參斯理者可慨也

出離生死譯

友問聖人亦求出離生死否曰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知所以生者原無生便知所以死者原無死聖人於生死何嘗不出離哉顧聖人降生出世一場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而未常不出離也友曰如何能無忝所生曰難哉生人之道無盡聖賢之心亦無盡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

卷十

五

之未能其心歎然只見得此生入常道難能以此不厭不倦更無已時只於此庸行庸言中求無忝耳佛氏謂生死一大事因緣出世愚謂亦是度世權法意使上智人知歸根於此則積業宿障皆從此消百行萬善便從此生耳至於果報輪迴之說此則等凡愚令知遷善遠罪也豈真爲此身生死計哉成云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有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此些子意思此與吾

聖人異指也汲乎哉

出世經世譯

胡正甫氏曰以天地萬物出乎吾心推求吾心不昧而不致力於天地萬物者此禪學所以爲出世也以天地萬物莫非吾心即以吾心天則而順應乎天地萬物者此聖學所以爲經世也止於出世故釋氏所以未盡雖經世而未嘗不出世故聖人所以爲全余曰否稽古至聖上賢未有不出世而能經世者徒志經世而未知出

卷十

五

世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其下混世又其下希世不足算也試言之彼有天下而不與舜禹之出世也乃能猶飢猶溺平成唐虞之世千駟萬鍾弗顧弗視伊尹之出世也乃能若撻若溝允殖有商之世若吾尼父能經萬世至今不衰者由其知天地之化育立天地之大本直從無聲臭中經綸而無所倚故也它若孔明子房長源諸人亦皆具眼覷破世俗垢氛超然蟬蛻於埃滓外以此能幹辦得一時匡濟事功耳蓋古來

卓識人止藉名位以行已志若將此身汨溺在
世界欲境中世何賴焉譬之抱甕者湏身在甕
外方能舉甕若身在甕中即勇齊賁育焉能舉
甕哉所謂經世湏出世者蓋如此雖然真能出
世者亦自有經世用在即釋氏廣大慈悲之教
我國家存之不滅謂其亦足導俗善世爾也乃
若惟求了已生死而逃倫棄物視世若無干涉
者此則禪那之下者耳何以稱焉

情慾性命譯

卷七

李

友問李子曰衆生以情慾爲情慾佛以情慾爲
性命如何予曰何異佛言乎孟子嘗言口之於
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但
曰有命焉則攝有歸無矣佛氏解究情慾所自
生爲性命便自不墮於情慾非恣情縱慾之謂
也彼恣情縱慾者固不知性命乃離情絕慾以
求性命者斯又爲邊見非知性命者也

守中譯

靜宇游大夫問於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

何羅子曰否二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
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
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
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二心
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
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脩而得心和羅子曰和
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余聞之跼然嘆
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取心釋迦合掌
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於

玄脩者

卷十

李

吉水李交寫

宋允刻

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碩輔寶鑑序

天臺生日與二三弟子員考德之暇博及載籍
論討理本爰邇隆古以來相天下者而尚論其
世有私嘆焉弟子曰何嘆也曰嗟夫天下之生
久矣爲民立命者君乎而君所與共理非相耶
由余所覽記上下幾千年間乃相業之炳然著
者僅僅可幾手指數如此而猶未盡絕者也又

卷十一

二

宋元一

用之有竟有不竟矣撫今思往能不懷乎弟子
有前者曰桃李盈門行冲脩樂新豐遇巷曲江
奏記司馬復相子瞻抗言文靖秉鈞狂生致訕
方今小往大來距脫茅拔思治者如渴奮庸者
如飴子獨碌碌靡思所效逢時自失而嘆往爲
忘也生日唯唯否否子大夫所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者也狂生過矣諸君子或以夙抱猷謀
以時乖平理蓋亦有不得已焉爾乃今 宸
協義軒之德巖廊彙元凱之征若與二三子

昌辰亟求其志稽古尚往以俟所需已矣即

欲效頻抒懷度何有焉言非其實先民耻矣弟

子曰有是言也不曰覽鏡可以察形考古可以

知今乎憶時二三元老具食屏還誠不能效書

生抱鉛槧數行墨爲矣即所覽記乃不可陳其

大都以效萬分一耶生日是則余志也已於是

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碩輔凡若干人原始察

終摭摭刪拾整齊其焚各爲讚述俟閱覽淵識

者正焉夫考圖經按職方與目觀其地者固當

卷十一

二

九二

異日談也昔人往矣省其勲德猶令人忻忻嚮
往厘執鞭之想焉况遊門牆承望下風者乎悠
悠我心 帝實臨之口悛悛不能道辭耳若曰
井底測天堂下剖訟實狂且瞽則何罪之辭

先進遺風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
有誰註者曰有焉借人即闕文語也夫此細淺
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爲公志所存也即其
細且淺者而大者可推已推余固陋學慙稽古

三論三五下上載籍未能博錄即我

昭代之往哲前脩雖厯尚論而其駿業徽猷許
謀竑議渺能多識已第自指髮來時於長老先
生函丈間嘗耳剽其一二齒頰之餘津津然有沃
於中識之膺膺未忘顧皆最淺且細者意名家
史乘或以爲瑣屑猥無闕之不載矣茲掇拾而
籍記之以付剞劂豈亦有史闕文之慨耶維世
英賢或省覽而憬思如稊草之盤食挹玄德之
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格天之嚆矢也然則茲

卷十一

編其亦存古餽羊耶噫嘻世道之自古而之今
也猶人生之自孩而之老也茲欲挽今而追古
昔殆猶引老以模嬰孩豈不難哉雖然所謂追
古者非矜異行以矯世也要惟明古入之道而
已所云明古道者又非崇異說以譁世也要惟
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夫赤子之心不學不慮而
愛敬之知能具焉今猶古也惟我

高皇之誕諭揆古放勲之敷教咸舉斯心以錫
極耳爰訓弗翅而邪陽之崇是又風會之

蠱之極也余滋思已爰輯此編而首申之於此
以告我同心云

小學經傳序

學一而已孰爲大孰爲小夫不失赤子之心斯
爲大人則豫大學之基不可不謹小學之教矣
古爲小學者善養其赤子之心而勿使失焉耳
舉斯心而善推之斯爲大學非小學之外別有
大學也昔賢慨小學之教亡而輯補之不知小
學故未下記誦詞章之習滋而赤子之良牯小

卷十一

四

學乃下也愚按論語弟子一章即小學之經具
是已竊取六籍所載義相屬者模大學傳而彙
次之擬爲小學養蒙者誠率由是矩而不踰俾
赤子之心恒存弗失則大人之所以事君事長
動天地而同民物者於是豫矣易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其斯之謂與

象山先生要語類抄序

往俗儒紛紛詆先生之學爲禪蓋隨聲傍吻未
嘗自求之於心也近世大儒推明其學謂其直

截易簡真有接孟氏之傳而學人是始尊信云
余暇日取其語錄讀之多所證印因摘其粹者
以示諸生而槩其類分爲三編其意指蓋曰大
都士先志世人自耳庸俗卑卑娒娒無挺拔志
趣儻則朽木糞牆終不可彫朽也已與之言學
與以耳食何異徒曉聒耳第一懼人患此病症
不可採藥故首編多激發語蓋令人知憤而後
可啓也乃世婦有志爲學者則又類多矜傍格
式拘攣意見而自心自性不能反身靈識即是

卷十一

五

其重思之思之

觀生紀序

觀生觀我生平之履也人之觀我莫如我自觀

之明故紀觀生惟昔孔子十五志學時已志
觀之學矣晚而傳易至觀之上九曰觀其生
未平也玩其辭若猶未厭志者生入之道難
盡如此即惟我生而魯長而駘宕幾壯始妄意
古人之學而茫無所入祇賴仲啓始解反身以
觀而習深質駁所謂童觀耳窺觀耳嗣跋跋名
場數什教起進退未至失道者非我之能觀天
也逮茲遲暮載觀 國光祇思尚友海內仁賢
資切觀摩期此生無咎爾而髮種種然而齒累
累然生有涯而志難平嗟何及也顧我自觀厥
有生以來天故貧我困我始稍稍伸我而又病
我已乃達我間又抑我憂戚我無非所以成我
也父母劬瘁育我慈我而故嚴以督我內而諸
弟胥稚魯者方憂其植立之難而顧能啓我外
之朋友詎能振我翼我劇切我愚妻孥子未嘗
萌纖世俗念謫我累我皆天所以贊我也由是
以觀天之生我意若篤至矣一息尚存安忍棄
天悖天不求無忝所生執奮揮魯陽之戈強拄

卷十一

六

西山之日猶冀復陽以觀我餘生焉紀此者蓋藉爲惜陰分寸之程且將以觀我後人云爾

庸言序

耿子庸言篇凡七首繹經經常道也以我證經匪經博我故曰繹繹已弗復寧無悱乎悱冀我發也故次悱言厥聞匪博厥悱弗發故次輯聞聞矣足目須俱媿余謬悠整躓不前故次比弦曰學詮詮學也得魚忘筌得意忘言是惟其人曰牧要告牧也惟牧親民學足證也牧之不淑

卷十一

七

九

是曰徒穀尚友寰中切偲之益弘矣問辨尺一末可殫述切偲編述庸言也余固陋不能爲高爲玄爲瓌瑋新奇諸所臆譚諸所稱引大都平常言耳故稱庸言且曰耿子庸言者又因志感也蓋余編中所述中多聞諸吾仲氏子庸者即非聞諸子庸啓于子庸證諸子庸者也余往之證于子庸也未嘗以言目逆而取證于衡宇間耳嗟嗟天啓吾子庸以啓余余顧不能自成以成吾子庸豈不重負子也與哉悲夫子庸茲逝

殆天喪余矣余又何言蓋子庸沒而余悲即證之無從也因憶而謹識之藏之中笥以俟就正於有道君子云爾

牧要編序

張曲江有言曰六合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余每誦其言而心痾焉蓋嘗觀之一郡一邑之中林林總總何可計算其命悉懸于一人方寸間耳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茲林林總總奉一人而尊

卷十二

八

三

親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爲其中心愷悌足以寄吾之命也然司牧者非有學焉以先事其心方寸之間未免凝氷焦火則已之所以立命者無舍矣欲以寄林林總總之命而宅其生詎不難哉詩詠君子而又恒言樂只蓋惟樂而後愷悌之心生心愷悌而後好惡能與民同足稱父母云爾吁樂未易言也事勢情迂貴乎能耐故首說耐煩耐未可勉也故次窮理理未易窮也故次識先識先者求不失吾本心而已故爲已之

說終焉

譯異編序

昔朱儒有言佛書精微者不出吾書其誕妄吾不信也余曰否否讀佛書者視心迷悟如何耳如心誠悟下論精微者得我同然即中誕妄者亦視若易之象詩之興莊列之寓言殆將求之語言之外矣如心苟迷豈獨誕妄者不之信即中精微者亦祇取潤四寸間耳彼氏有言心悟轉法華心蓮法華轉信哉其言之也余素不佞

卷十一

九

五

佛亦不闢佛恃此心能轉佛書耳比見讀佛書者或如痴人說夢侈其幻想以爲神通或如稚子捉風矜其虛見以爲實際斯則爲佛書轉者也乃儒家者流闢佛之說無慮千億諸無當余襄余獨有取於王仲淹氏仲淹之言曰佛聖人也其教夷狄之教也中國則泥夫教云者匪獨髡首袒背膜拜跏趺坐偈咒讚哭果報輪迴之粗迹也即其教指以寂滅爲宗視吾教以仁爲宗者其指歸亦有間矣試觀今之域中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長長幼幼內內外外人紀所以不斁而天常所以不墜者孰使之然哉禮樂刑政實維之而古先聖人之仁可識矣今中國居而左袒寂滅之教殆猶人忘父祖生成罔極之恩捐棄其世守故業而羨慕鄰豪貨產叛而祖禰之此不特於世教不可即之於心亦大有不忍者顧惟象山有言東西南北四海之外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者佛既齊聖其言豈無幾於道者乎先正所云毫釐之差余不暇深辨茲舉友所談及者以意譯其數端蓋譬之遐荒絕域雕題辨髮之醜重譯其語言使通中國謝絕其繁雉之獻而納其亦王續珠氍毹括矢亦足以庇王府之共而明王德之無外矣或以爲推墨附儒或以爲郅書燕說知我罪我故任之也

數學商求序

頃內翰張大岳氏寓書家宰介川毛先生云人之相與可與言或不可與微言可與微言或不可與無言且曰試質之耿子謂何余聆已慨

夫失言之戒尼父重之矣今學人無論可以無言可以微言即可與言者幾何哉乃余於二三子無問可不可率曉曉若斯也不已過歟張公謂我有味乎其言之也徐俛而思曰余得已耶余不得已耶噫春鳥催耕秋蟲促織蓋亦各自知其所由然矣且書曰敦學乎余固藉此商求焉二三子其必有啓予者夫

剡奏疏牘草應述序

予少佚宕不學且狂而迂執視文詞爲不足學

卷二

十一

才

實自席偷媚以文拙鈍也已受職在事涉世酬應顧自有弗獲已者欲勉學之則時馳歲去無暇矣噫嘻昔子雲悔少而予乃嗟老何異指也蓋予晚而始解孔孟之教之所以行其道之以垂之至今不墜者以斯文也子雲爲工悔同雕其故也予拙不能達規古賢聖矣能不自嗟哉遇得 予告歸山檢箚中存稿奏疏若于中慶賀公慰 篇雖簡質無文皆臣子一縷之忱不敢遺也 曰諸疏中有一二擬上未果者志

所有也前後求退謝恩自陳疏若干惟仕止行藏人生大致故并存焉糾彈諸疏職司攸存顧撥拾人短長程伯子耻之余亦深耻之矣姑存其文削其名氏可也外序傳記誌誄詞迫感起應因人就事據吾衷耳文不文于論也襍著一編文鮮雅馴中亦有借之商學者裁荅牘草若干往就正海內仁賢者念時退處溪山美人各天無緣造請受益翹翹然猶冀其不以羣老棄予而遐遺予也于是并錄存之以俟

卷十一

十三

中

大儒治行贈史惺堂序

惺堂史先生直心繁復動氣孤操蓋今之古人也惟余往在北都卽傾蓋識肺腑定爲拂拭父非特世之所謂真逆云比承乏典學南畿切劘是資而惺堂亦時視余行得失爲憂喜余心謂一日不可無惺堂矣往余校士吳門聞報惺堂補延平守余惘然若有失也顧無拙不能工文辭以贈其行而惺堂故亦不喜人作閑泛語余乃手緝此帖以代贈言已 在堂守延平 示及浹

辰即以祖母憂解組去傳聞此中昨黎載道攀
號若失怙恃其至誠動物若此視此帖中所載
二先生感通處更神速矣然余推惺堂心必以
未盡行二先生之學爲歉而不以感通之神速
有加於二先生者爲已足也計今禪制且終將
北上不知福星臨何路矣予復持此帙以贈蓋
欲竟前志也其中叙述視前少加詳云

劉調甫述言序

禪子家有言一喝含五教余惟君子五教善待

卷十一

十三

九二

問者即一荅含之矣彼荅問者當機而發即爲
化用因質進退斯爲成德達材得人善述而廣
之後世自有私淑艾者矣顧失人失言智反爲
難立言聽言相遇非偶是以猶龍五千浪闢於
關尹而訂頑一編不輕授於程門也萬曆丙子
歲調甫劉聘君偕二三友訪余天窩山中余得
調甫甚歡據衷與語乃調甫臆而籍記之頃歲
辛卯調甫載來訪間以視余余覽之中多忘出
已臆者噫嘻余何以忘言哉古忘言耶抑自慙

躬之不逮而食其言如此耶雖然無任真詮惠
能實傳宗于堯夫應心妙諦齊桓悟于斷輪默
契忘言調甫所自得於述言外者諒尤弘也

近溪子集序

余讀近溪子集掩卷嘆曰嗟羅子之學日新如
此耶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羅子于時羅子談
道直指當下今人反身默識不效世儒者占占
然訓解文義譬則韓白用兵直擣中堅舉旗斬
將不爲野戰者甲子以后羅子博綜富蓄所學

卷十一

十四

九三

益弘以肆其時談道間爲寓言提激朋儕而淺
膚者或訝其恟恍譬則武王克商借其庸盧彭
濮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甚不敏顧能
引觸於言詮外也雖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
有豫知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
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日高明賢俊往往
左祖西方之教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擬則
失近溪子借共意矣余切痛之且重懼焉今視
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脉甚的指示孔孟路

長明粹然一軌于正更無隻字片言勦襲仙
家語柄而仙釋之奧蘊精髓故亦已包括其
中矣殆譬之

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辨髮之醜來享來王大明
一統而內外界防亦自嚴峻猗與休哉余爲是
益鬯快無已也集凡六帙無慮數千萬言總其
指歸大都明人之卽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
具此良知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祇此赤子不學
不慮之真機也於戲盡矣學者循近溪子之言

卷二

五

而自悟自信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
涸鱗之縱巨壑卽一介凡夫倏然而立陟天人
豈不踴快乎哉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私且
遠矣抑亮夫有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卽近
溪子集中道已自口足顧覽者浚玩毋它求也

又

余曩爲近溪子題疎山會語其詞甚俚且顛近
溪子不以余爲迂若謂有契于心者擇而傳之
矢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

予余嗟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久又
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
子未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
魁儒歸然負山斗學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
花隔繡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卽庸虛如余讀
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溯其心
神則固灑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
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牆執轡所欣慕焉至若
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無始細入于無倫大

卷土

十六

者卑天地而濶者範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
厭人心者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
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目足身口自相
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行孟曰論世其謂何
此余一疑也又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衷
亦妄自信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猶然堂闔
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警然自是侈然自矜若
前無孔孟後無程陸然者彼實自負如此無
可下鍤父心竊哀之因反身循省安知余所

信者非堂闢井管耶又安知人之哀余者不猶
余之哀彼耶此又余一大疑也蓋時時赧然汗
悚然懼已若余與近溪子游從來矣聆其大言
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詠言絢言無不
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徵諸家
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
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語者也
蓋實有諸已矣故又冲然歔然未嘗施施然月
是而矜也下論初機淺學即披緇操瓢者流苟
一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讀嘆謹識之如獲拱璧
然所謂若無若者卷十一庶幾耶吁世學道者胥
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頌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
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子何以辭之雖然而
精于身心性命之微恥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賤
子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騫于高遠之歸是近溪
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
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
以之也

卯文莊公年譜序
卯文莊公年譜譜過其胤子大常某屬孫憲僉某
大史某綜先生生平復據其緒言大凡攸春秋
編年例而述之者也粵往吾夫子嘗自述年譜
矣溯十五志學始歷七十年所中曰立曰不惑
曰知命馴至耳順從心不踰矩云云皆其省諸
躬而驗其所學如是殆聖學之符章也茲得先
生是譜印証之孔氏之學不滋章著明也與哉
按譜先生少具異稟年幾十五時即殷殷有志
斯學已越已卯受學文成溪契良知之旨而所
志之學斯確乎有定矩焉由此進則正論矢謨
思以其學毗明聖退則創法剔害思以其學
澤民萌雖觸忌諱蒙嚴譴沉下僚冒嫌怨屹
然不憚不撓者蓋先生所學原本孔氏仁脉無
論升沉夷險贊毀之遇莫撼其中而有無獲遺
動靜境融即世學之崇無耽寂諸邪哆喧厖者
亦未能搖所謂立而不惑者非耶年及艾晉陟
司成天下喁喁望亟柄用恢張斯學也而辛丑

之秋乃忽報罷天實有以命之矣或惜其用之不竟者其猶二三子患喪之見乎自是無一日衆不與聚先生亦無一日不與衆偕蓋將力振鐸響紹往以覺來也羅文恭稱其循循引誘或舉其似莫不盡其情或執其疑莫不平其氣隨機授轉若無不可教之人因事發揮無感非可動之聽是固知命之在我者不容已而耳亦幾於順矣綜其終生或出或處或嘿或語常之家庭逆之園室一念之萌一尺之裁唯諾應對動

卷十一

十九

九三

與矩合無踰者先生豈故模擬孔跡而踐脩之哉蓋是矩也降衷自帝堯舜至孔子莫之能踰也先生自受學文成后即縮此符章廩廩兢兢者四十年餘矣嘗誦其言曰聖門志學是志不踰矩之學講學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秉彛之良必有所不安自戒自懼顧謏明命而順帝則下學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惟是一矩繫斯言也徹上徹下極顯極微矣篤論於千聖復起疇能

易之輓近學者浸淫於沈湮之教而且失其真趨徑便劣脩習托之乎頃悟而躡踰此矩恣情慾忘檢押託之乎無礙而蕩踰此矩驚玄虛遺倫物託之乎無方而離棄此矩時非先生躬踐淺造而力絮以振之孔氏之學之矩不其重爲天下戕裂也哉向也固蚤聞先生之學即知嚮往已疑世學見誦或亦有加於先生者通賴天假年亦七十近矣涉世滋久目懲世學實亂之敝之極如是乃益篤信先生之學紹孔正脉傳之

卷十一

五

無弊者亦恃衷有此矩在也吁不已晚哉居嘗惇惇矢以未盡餘年當夫子十五時奮發此志相將與先生諸喬指天日而訂久要盟也會其曾孫某以大常命來屬叙先生譜因綴之末簡曰此非先生一人一家譜蓋堯舜周孔以來相傳譜系邇之千百載以上而俟之千百載以後者其共執此以往世世母墮墜厥矩云

南伯子集序

余聞詞人學士家率推轂秦中曰近代綴文之

士一變而追跡古作者實自秦中始接迹而起
鱗鱗稱盛者亦惟秦人矣古云三秦多豪傑信
哉其言之也余竊謂古稱豪傑士若異撰即孟
子所稱陳良云云可槩知已彼固以其悅周公
仲尼之道也秦中故多材雋若宋張橫渠氏者
則誠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彼其授易關中時蓋
已歸然爲人師矣乃聞二程論即虛已款服撤
卑比而尊事之其勇於舍已而篤於信道若此
今讀訂頑諸篇是所詣可向詞林藝圃中論耶

卷十一

三

關中人士至今稱爲儒宗不虛矣余讀南伯子
集思想見其人蓋亦所謂瑰瑋不群者也乃守
越時聞陽明先生良知之旨輒數造請而虛
受焉此其與撤卑比之勇何殊哉余雖未究所
詣嘗聞其時往復質證語悉皆反身體察似不
若近世談學人入耳出口徒曉曉知解文義揣
模影嚮然者及觀被黜時與陽明先生書數千
百言動動懇懇惟以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
卒不得至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得喪榮辱間

嗟夫古所謂豪傑士不當如是耶維時陽明先
生亦咨嗟嘆賞不置語具年譜中報書爲論良
知旨甚悉茲特爲採錄之附于簡端俾讀是集
者思南伯子所志之大并所受師門宗旨大凡
云後有振發興起志聖賢之學而趨道德之歸
者必曰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伯子始此固
陽明先生當時屬伯子意也伯子即幸未科陽
明所舉進士考其受學則在守紹興時其詩若
于首文若干篇乃其從子賜谷軒所裒集也

卷十一

三

周氏族譜序

舉天下之人之衆未有無所從始者也舉天下
之人之衆亦未有不思其所從始者也以故譜
其族氏搜幽剔隱推本古初皇皇焉恨不能究
極渾敦大庭赫連氏以往而後已何也吾族所
從始在焉不能忘也顧此七尺之身託生於蓋
載間所以變質化元握宰機運無乎不可者豈
無所從始者哉而漫然不省其所自役後焉
命於支骸血氣之微而曾無所自別於異類則

即其形與神且判乎不相貫屬况能統宗約族
廣之於五服之外以至於奕世者乎故不先求
吾心性之所自出而獨區區焉譜其族氏之所
從始是亦未為知本者矣洞厓周君泰和世家
也既類其族之譜而從閩中問序於余余惟譜
之善諸名彥已叙之無論已獨記往在燕京時
君與二三同志論學語次及於寂感動靜之旨
君曰未識易焉論寂感夫大傳言寂感而先之
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又曰生生之謂易此可默

卷十一

三

識矣維時聽者皆有悟發余深味於其語迄今
不能忘也所謂生生者非即吾身之所從始者
耶君為郡守則為良郡守在臬司則為能臬司
頃從臬而遷藩也又復以旬宣著蓋皆生生之
機流衍運盪有不容已以故閩之黔庶亦相忘
於生生之中而惟恐君一日之去已也即君今
日所注措而以證夫曩者之言蓋將同體萬物
天下一家焉而後慊於志也已足譜也無亦舉
斯心以篤諸近者耶余既為此以復君復按譜

而綴之曰吾觀於譜而蓋有悟於學也蓋由吾
身之所始而益窮其所自始可以通性命矣由
吾族之所同而益推其所同可以體民物矣又
由吾本之一致而析觀其分潢支派之有倫又
可以默識其禮之所自生而知吾儒之教之為
全矣非浚於易者不足以語此周君覽之且以
為何如

福建鄉試錄序

竊聞諸縉紳學士譚者僉曰閩海濱鄒魯云夫

卷十一

三

鄒魯帶甲之雄不敵齊楚阨塞之險不踰秦晉
譚者率稱鄒魯鄒魯則以孔孟之故矣迺閩故
南徼之裔疆也周職方列諸荒服而茲得與鄒
魯齒何昉也粵自楊中立氏北學洛下與聞孔
孟之道載之以南嗣是仲素愿中承傳以及考
亭益闢而恢張之於是建溪鐔浦之間述孔業
者雲蒸響應宛然斷三之遺風矣然諸儒實不
逢世維時譚者即欲躋閩於鄒魯世不盡然也
惟我明興稽古定制一以經術論士罷黜百

孟子字解疏 孟子詩頌主朱氏說尚書王蔡氏說春秋王胡氏說著為 功令敷天之下治博士業者不得異學 列聖相承迪之為憲即

上黼座之前儒臣之所陳啓下寓縣之內章縫之所帖墀壹閭產儒先所述也由斯以譚閩學之盛第之鄒魯不虛哉夫濱產者善沒巖棲者易險習故也諸人士生長茲邦承服師說而漸靡之者習矣茲締觀其文率根理要中繩幅蔚然不詭於訓故有以也雖然諸儒之學雖不偶

卷十一

三

於時而顧大顯于 熙朝章章若斯者非獨其博綜之勤著述之富已也夷考其履實亦志孔孟之道矣夫孔孟之道具在六籍其要指歸於求仁仁者人之所以人而天下民物所為同體者也漢唐以降臻茲理者蓋歎洛下倡明斯旨惟中立獨契其微承傳者諸所詣不知吳若大都聞然提脩處則刻厲堅苦出則忠誠勤恤所謂力行近仁者非耶木難沉淵雖闕終媚瑋瑋

溫谷輝卒未掩諸儒之學大顯于今日理有自

然惜往矣未獲躬逢之也而多士束髮受書第通其緒論無失即得登等籍名大常行駸駸焉用焉視諸儒當時所遇何如哉夫諸儒躬其道未躬其遇多士躬其遇矣如不躬其道而徒勦其緒餘以梯榮進是閩以諸儒重而多士不能以閩重耻也而多士承 澤仰流孔孟之道茲益大顯明何論諸儒由今以往且有民物之寄矣誠即國故所述上遡鄒魯之源及求而得其本心則不為不欲推之猶饑猶渴若捷若溝亦

卷十一

三

自不容已已是心也命之曰仁六經載籍雖博總之教人求是耳士誠志是則躬且不有它何知焉斯之謂一德不貳否則卑卑者下論即矯然崇論閎議玄致峻標為名高耳謂民物何故術不可不慎也 國家掄士為民物計其制一以經術意蓋如此子多士重念茲重念茲毋曰此吾鄉耳熟語也語曰非苟知之實允蹈之其謹執是為久要云

黃州府志序

萬曆乙亥春黃郡志成中發凡舉例咸裁自郡
侯雲中潘君余友周大夫子徵甫間爲論著以
抒侯意而考故獵軼蒐聞舉知則任諸學博暨
諸弟子貞云耿子曰夫志志也求民瘼維民
風莫重乎志矣蓋備往鏡來登良黜瑕俾良令
循守按籍而發慮廣仁志士髦英撫卷而憬思
興奮即鮮仁京德亦願此籍存有所顧畏而不
敢有所禁限而不得則志之效也綜其原本顧
存乎作者之志矣惟志於民瘼也切則於經制
勞畫也必詳惟志於民風也篤則其稱譏刪存
也必不苟是故觀於其志而志可知也潘君累
世載德篤衷索履天實植之其志壹矣志壹則
思深撫今思昔舉近思遠由今所睹記而證諸
攷覽無亦惻然有隱邪惟吾黃疆里故也山川
故也乃建置頻矣而閭閻漸丘更踐繁矣而物
力益耗民瘼益孔棘而民風日以媿矣即一郡
而天下可推也君茲志也其念深乎深乎雖然
民瘼之棘由民風也民風之回變人心實爲之

卷十一

志

三

耳以余觀於黃之人心殆猶未替往初者何以
明其然自黃列郡以來上下數千載間膺仕顯
人何可指數乃今藉藉稱引爲吾黃重者必首
兩程夫子次蘇長公云彼兩程秩位俱不甚通
顯蘇公滯黃教稔落莫甚甚乃今慈孫孝子欲
顯其親者咸願係籍尾附以爲侈稱是懿德之
好今猶古也而山澤之故老輿人間與披籍而
指之某也當某也無當若辨黑白數一二然直
道之行跡三代何殊焉於戲觀於黃而天下之
人心可知矣豈不幸哉第人人胥克此心弗浮
慕其名必踐其實弗徒論其世務省諸躬民風
其不振民瘼其有瘳乎是則潘君輯志之大凡
也余不佞辱交於潘君也素矣知潘君爲最深
爰明其志於首簡以諭諸同志云

卷十一

志

天

沈介菴浮湘集序

楚王孫潛智昆仲輯沈大夫介菴氏之緒言詩
歌而梓傳之總名曰浮湘集集名大夫自命也
王孫紹孝廉盧子問序于余余曰若知大夫集

命浮湘意與夫子嘗欲浮于海知浮海則知浮湘矣盧子曰夫子浮海之嘆解者謂傷時不遇主云然乎曰否否天生夫子豈直建業樹功一時已哉夫子周流列國也抑直欲遇合時君世主就一世功業已哉如夫子必待遇主弘功業則非素位之行不免又顧外矣藉今海外異國有賢君夫子寧委質事之耶必不爾矣下論此當其時即有君如湯武夫子亦未必齟齬於幣聘之勤投竿于后車之載也孟子知之故曰孔

卷十一

先

子與仁尹不同道此難與域觀者道也曰然則何謂道不行曰夫子嘗言之矣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復慨然興嗟曰道其不行矣夫何以言之道在夫子苟得人焉相與共明之以覺天下及后世道乃爲行彼賢智者厭卑近驚高遠不知高遠自卑近也索隱而外費不知費實隱也度下學而侈上達不知上達不離下學也當時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豈直一少正卯哉

如桑戶原壤輦揜虛誕之見矜傲詭之行者盈天下矣鳳凰衰狗喪之譬且嗷嗷也一傳衆昧道曷由行惟時顏子或大曾子尚少無可託以信今傳后心獨苦矣于是興浮海之思意謂窮島絕域間不瀕聞見不圓紛華容有足發而可傳者斯乃夫子教思無窮本情耶抑夫子非疾夫世賢智者而麾之將思所以範圍曲成之矣亦非忍于愚不肖者而棄之將思所以啓迪引翼之矣惟盡其性爲能盡人之性行有不得反求

卷十一

三

諸已夫子思所以目盡其性者尤不容已也昔伯牙學琴于連成子寓海島而得神解蓋險阻嘗則動忍至寂歷久則道心長乘桴之奮殆猶發憤忘食不知老至之心乎余測夫子浮海意蓋如此以是推大矣浮湘意可識矣嗟夫道根于身心性命之微而民生所由阜天綱人紀所由植天下國家所由理百千萬世所由垂非世俊慧子鼓簧矜詡之資玩弄恣睢之具也惟我高皇帝錫綬綬也今天下學術悉宗孔孟化教

荆湘之萬世無疆已晚近世賢智者宗尚殊
方學孔孟而升髦之跡其見諦証之事行如何
於茲大夫浮湘而來仙仙惇惇見之緒言形之
咏歌者惟孔孟正脉是發

高皇曩訓是欽無乃夫子浮海意與不然大夫
由鄖而衡陽而鄂城隨歷注厝惠彈化流一言
而上報宸衷下愜輿情由今言之道亦已行
而或擬之賈傳靈均非其倫矣昔夫子得顏
而門人日親子路雖勇于從浮而若無若虛亦

卷十二

三

逮顏子夫子慮其不能量材善取也故曰好
過我無所取材云茲從大夫游者盡楚材而
智昆仲孝友博雅今之更生也顧更生第知
宗國而諸王孫能爲斯道憂慙慙焉黃大夫
正學爲楚材指南彼恣謠說者不能惑將
麓重光春陵丕振是大夫之浮湘也道其大
於楚矣乎而大夫之所以自盡其性者當亦
于此行耶余讀衡陽伍謙甫氏叙石鼓譚發大
夫憫時憂道之懷實獲我心而應汝恒氏述大

大學指識其大矣意必得道林先生格物首而
識仁顧大夫以身發之矣余又何言第繹浮湘
之意明孔氏爲仁寔如此籍效愛助于大夫并
誌諸王孫及吾楚君云

奉賀元輔存齋先生八十壽序

萬曆壬午秋九月二十日元輔存齋先生壽屆
八袞

天子勅下大宗伯議告存禮於是大史脩詞王
府庀幣特簡使臣就先生之廬致禮焉郁乎煌

卷十二

三

煌古博史憲老之典今爲烈矣耿坐向自楚往
奉觴擬效一言之頌而悒悒不能自文憶昔先
生七十壽也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先生當嘉隆
間翊贊

皇序之功而中丞王元美氏則具言先生於昔
所遜之難者四列先生於昔輔世之功之大者
四而又推其尤難而大者兩纒纒洋洋先生之
茂勛駁烈炳煥灼燭而先生之隱衷深念亦足
以發矣向不敏復何能爲詞雖然先生之功誠

大抑又達矣且所以臻此者本原本也竊嘗念先生於肯之難難在樹人茲程其功之大而達者要領亦在樹人先是分宜柄國倚銓爲市一時人士靡然顧化卑卑者無論即素負瑰璋英雋者十九敗壞其中東道是負執德不圓則爲之秘撫摧陷幾盡矣先生閱閱焉殷殷焉曲庇翼覆茅拔陶成不遺餘力而檢制吠沽之犬溉培頻拔之楊操心良苦已乃今中外仔肩藉大遞爲國楨者故皆先生所樹材也先生之功

卷十一

三

三

緊獨在嘉隆間耶即

今上御宇閱十曆于茲宮府無間函夏數寧自此無疆惟休謂非先生所留不可也然則先生之功詎不遠哉雖然不敏猶竊有重感焉夫學之不明久矣嗣起而倡者雖不爲無人然多窮而未見又膚標而不通于用者衆也世疑於無微而又懲其無當至以學爲大禁英俊者席其才智足已以騁往往左祖韓商升髦孔子孟矣極其所底不至禍天下毒來世不止也天啓先生

自蚤歲卽篤志斯學深造力踐直以孔氏爲準的故其師世覺人粹然一軌于正所著學則暨答問識仁定性諸編蓋其微也比踐台鼎大以身發嘗竊觀之先生當

肅皇之朝含章而發之時幹蠱而用以譽其輔莊皇也致泰矣益弘包荒由豫矣弗忘介石惕躍潛見指之惟宜粹臨而觸之不動幾至而應之靡撓要皆原本於學匪以才智勝也承學者誠繹其緒言以求學指而考鏡于先生之臚履

卷十一

三

三

豐功將必確然信吾儒之學爲能經世成務不眩驚于異教疑阻于時禁矣孔孟之道豈不因之益大有光哉由斯以譚即謂先生之功在百世可矣若

今天子方富於春秋而翼翼然黃髮是憲此千載一會盛德事也播之歌頌以錫休美計必有爛于少者任之向不文第道先生之功於斯道也如此願天益介先生壽以壽斯道云

憂利王封翁暨元配吳孺人六十偕壽序

往讀老氏之言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未嘗不欣然有當於其心或曰是玄同之術遊於方之外者也余謂不然自誌牒所列古之命世賢豪垂三不朽者曷有不遵斯德而能有樹者乎蓋孔子西遊而見老子聞若愚若虛之旨亟稱之至有猶龍之歎則君子之所貴可知已世參毗之予未少有知而氣溢神翔衡騁畢露之人也即才美擅世君子美貴焉宋蘇子瞻子由氏不謂倣儻瑰璋之士哉迨其終至以世所欣艷而

卷上

畫

九二

稱者目爲不幸繇其所以居之者盈也且明允以天之所與自命而侈其言之幾於道矣既老弗售而其用自二子發之乃謹浪地族爲國學禍動貽達者之譏何也隨武子霸者之佐耳其子議政於朝一日而掩三大夫怒且擊之而蘇氏拾縱橫之緒爲家學輕排今昔足已而不嫻於道則二子之所就若是又異惟執曩余祗後吳中稔聞愛荆王翁賢頃幸交於令子長公次公則益有慕於翁云長公爲荆石先生時以省

元檢天祿矣而先之氣和石繼以經學魁天下兩君頡頏清風其緒甚其博綜富蓄崇文閱議若干將鑒邪出於臣閃燦震曜爲世所希觀即二蘇不啻也由世俗觀之其取數於天者不已盈乎二君顧歆然賸然屬然若自忘其負者余每從之遊靡不爽然失而適然坐消也豈古所謂大盈若冲者非與以其盈於有而冲用之是放國體之流業而楨邦之瓊棟也夫合抱之才必托根於宗阜千里之鯨必泳化於天

卷上

畫

九

池觀於二君而翁之所以蓄德崇祉者豈淺鮮哉今歲翁與其配吳孺人偕壽六十李君楨等爲長公門下士而余弟力門人德涇亦幸係籍焉因相率而問頌於余余惟世言長生久視率歸之老氏固不必深信而謙虛不爭足以葆和而致壽則理之固然無足異者由是言之翁之所以爲壽者豈有異哉况長公三柄文衡次公載典儀司其爲國欽材於古錫類之教適有合焉則兩君之壽其親者益遠且大而區二歲年

簡而不足論矣余故因諸君之請而補著之以見余父子之賢於人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壽劉母陳安人六十序

余友劉少衡氏往仕銓部時其封吏部君壽七十同鄉張大史爲文祝之余聞其指稱引蒙莊至仁無親之說云今官南祠部其母安人壽亦六十少衡念兩親年俱高又鮮兄弟亟圖引退顧養而不得也乃因邵委使歸而展慶焉同寅諸君相率爲壽文則大宗伯洞山先生所撰也

卷十二

三

九

中述安人懿行尤敷而督望於少衡者益厚矣乃同年生之欲效祝於安人者復屬余言嘻余何言少衡居常論學好言實脩不喜人談虛試就商焉天下有實二者有虛二者有實而虛者有虛而實者有至虛而至實者即今學士大夫之祝其親也潔滄澗羅文幣承筐執爵而跪享焉其口誠甘之而體誠被之也實也祝而侑之以文非古也矧以陳之慈關不已虛乎而少衡亦有取焉何也誠以孝莫大於養志而止於口

休者細矣茲少衡之祝安人而必侑之文也無論陳其辭繹其義已第指而告諸安人曰此兒同寅某二爲吾母祝者也此兒同年某二爲吾母祝者也安人寧不默默心愉色喜曰吾兒何患乎無兄弟乃今四海內皆兄弟矣矧其中述古昔楊威美者又足訓鄉閭而法後嗣所謂虛而實二焉非耶雖然究言之即皆謂之虛焉可也何也仁人孝子之所自致於其親者當不止此也且天之生才也不數數苟有以與之必有

卷十二

三

四

以任之少衡之才天所啓也鉅儒名賢咸傾心而推轂之矣初試於今再試於銓司而未竟也使自茲益副乃志弘乃獻肩艱大而樹奇躔今勛勩曩焉聲施竹帛則所以顯揚安人者不益鉅乎此足稱實而實矣然猶未也往少衡之思引退也余寓書諷之畧曰子出必有所以出其處必有所處蓋相期究竟於斯道也少衡常謂余言有惕於中而於道也滋篤矣行且涉彭蠡望衡麓而止焉日悟日求日求日悟物我漸忘

其見益廣以大意識漸融其造益約以精入以
論其親出以效於君其出其處率與道俱而已
無與焉是則與造化爲徒以參贊爲業而人子
成其身以順其親者斯其至矣非致天下之至
虛而踐天下之至實者與少衡行矣歸而潔其
游適羅其文幣酒半一一以余言進說焉安人
未必不益欣喜愉悅晝夜諷勸吏部君以成其
志也已

別學博素齋曹先生序

卷十一

五

大

余庸虛謬悠行能無可比數惟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津津有味於中雖不能踐未嘗天心已
吾邑新造念師茲庠者士習民風所自始願見
一善行聞一善言私心尤殷殷切也往入學官
睹廟廡不肅簋簋未飾庭道蕪穢罔除僉議之
無可如何乃素齋曹先生以中都名彥由鄴庠
遷至未期而環橋內秩然改觀余鄉人士往沿
習故常學官或經年不至即至其升降禮度少
以執事少恪先生始定章程約諸生不率者聞

愆之夏楚或左先生意指厚贊以往先生矍然
曰吾本情以禮約諸生生乃爾再是余飾禮以
責賂也耻矣耻矣却贊聲威痛自克責諸生聞
之翕然翩翩來且恂恂兢兢禮讓矣頃年督學
使者掄士東公明所錄補弟子員者盡孤寒士
先生不惟不較贊且察其極貧者斤廩周之而
尤好獎與節義急人患災即空囊囊肩憐怨不
恤也先生寓此數歲惟繅居一日遭危疾諸生
省視湯藥者不櫛不翔不啻如父母更番直宿
雖平被夏楚威者亦奔省恐後茲先生善行之
徵非耶頌行時會余門有狷介特立士與世多
齟齬者控告余余未即出先生曰子贊矣夫善
天下之公也奈何不以善美少讓于人喋喋然
尤人以自直耶且即子所如不合豈世人盡非
與二三子以告余登然驚嘆曰善哉先生此語
幾於道矣夫環百十數人而宗之曰師非師其
人師其道也昔蘇明允有言千金之子與六子
之宰相求一言幾於道而不可得不圖先生能

卷十一

四

奇

爲此語即茲數語可爲吾黨二三子永世模楷
矣余昔忝師席於先生鄉者六稔覩無一善言
以貽諸生先生茲歸矣爰口授二三子識之冀
即此語徧諭諸都人士以補余往缺此亦先生
不以美善自專意也

贈趙學博膺獎序

今敷天之下凡列在膠庠者人人誦法孔氏矣
試招一人而質之曰孔氏之學何學哉其不貿
貿然瞪目而茫如者無幾也蓋孔氏之徒三千

卷上

聖

速肖者七十列科者十人而獨稱顏子爲好學
至詳其所以好學者曰不遷怒不貳過云爾而
顏子之自陳于師前者亦惟以無伐善無施勞
爲頌按此而孔氏之學大指可識矣晚近雲擁
比席而暴戾恣睢遂非長傲圯族矜賢者不少
也誦法之謂何我黃安新造巖邑也僻陋甚甚
何幸得師如趙某者其貌溫然如不勝衣其言
呐然如不出諸口迺其辭受取予一稟于道義
而尤切切然于寒酸軫念其評校諸士也不徇

門閥不檢故牘獨懸鑿鑿而品騰之其高下低
昂若衡量然我庠人士翕然歸之不啻西河之
千卜子矣迺予心猶有契賞焉者蓋跡其言論
事行不戾于孔門學指也君掌程執朴一生已
向余訟曰某過矣余曰職也非過也君曰諗其
人故矯脩者以藝故朴一脩士非過耶余曰賢
應責之脩也君曰固然某時有他怒而生適逢
之吾怒遷矣非過耶跡君友已之密而此其生
平所學不爲口耳可槩知已君爲諸生其行誼

卷上

聖

孚于家邦予典學府廉而特旌之以廣厲諸髦
君更不一啓齒語人予亦忘之時二有失士之
悔頃巡臺王君蓋其梓里也蒞吾楚爲予述始
憶之巡臺故雅重君而君謹避之直謂無交其
厚重篤脩而不近名也如此君之任吾庠也會
歲饑且疫僵殍盈野君故貧貧貴瘞之者若于
不以告人余側聞而詢之則故隱多爲寡儻亦
味于不伐不施之訓然耶君教吾庠凡幾年臺
史始諗其賢而馳檄獎之其條司訓阮君介諸

徐守等徵余文爲贈余僂爾曰跡趙君之履
此籍第今尼父更起洙泗君當亦編名首科
不在閔卅后何有于臺史獎且觀君志意其不
伐不施若此矣抑又何有于余言吁嗟聖遠教
湮學途滅裂空谷無足音久矣余故習君履而
樂道之如此蓋籍君以發孔氏之學原如是如
是願吾黨誦法孔氏者僉當如君之實踐云

賀李邑侯膺臺獎序

蓋嘗謂南山有臺什疑其詞若參也者已玩其

卷十一

三

中

首章中曰邦家之基其二章曰邦家之光乃知
詩人頌禱君子實念在邦家非爲諛也而三之
章則曰民之父母乃又知君子之所以爲邦家
基且光者以能父母我民也思深哉思深哉夫
茲寓內即撮爾巖邑黃髮倪齒其儷不億而胥
戴之曰父母父母既尊且親矣斯何以稱焉其
義解在太學傳中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云爾非必有連絕奇偉之樹也顧惟一
邑中必有縫掖尤有紳是民之秀而傑者抑

無好惡之情而第曰民民云者彼蚩蚩橫目

絜稱也乃當父母稱者好惡惟此之同而薦
紳而縫掖釋詩者咸不及何也蓋邦家建官置
牧凡以爲民也薦紳而太丘是亦民所好者也
而不然者任棠拔薤之喻可弗省與縫掖而子
羽是亦民所好者也而不然者卜式牧羊之術
可弗用與如長人者不此之思而執法市恩拂
民養交非父母心矣固知詩以父母頌君子惟
視其好惡之以民耳而四之章又曰德音不已

卷十一

三

收

則君子之所以獲令譽亦疇不以民者嘗觀世
長人者或薦紳交譽縫掖豫附而民不見德德
音爲損籍第今此蚩蚩橫目之民群然而安之
若父母而縫掖而薦紳或然或否即有違言德
音亦自不已也何也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
者也是天之所佑而長邦家者之所依也魯綜
嚴吏治者鑒於此矣吾邑今君爲政暮年而聲
稱籍起 撫臺馳檄嘉獎之學博何子偕其僚
阮子率諸生儼然造 徵言以賀余因賡之

曰 藝文之所由興者今君也薦紳游揚乎
縫掖歌頌乎抑亦博採諸出橫目子口耶曰
余無間予曰都實必能先我邦家今始基之矣
豈惟下生一隅慶哉爰與說詩官如此何子進
曰善夫夫子之說詩也今君志之矣即今求民
之瘼惟恐傷之德音將滋茂哉于是進諸弟
買再舉觴觴之歡南山之卒章以侑云

三遷圖序

泰和胡正甫氏幼孤又貧甚賴母氏周大安人

宋王

聖

抗節朝之始有今日正甫少負雋質髫年即解
工古文詞伉爽不屑爲細謹心以陳同父文山
輩自期許翳冠舉於鄉始發憤受南野歐陽先
生學繼受念菴羅先生學自是志道勉自約飭
云已而廢館積南聞鄧氏子談禪理心悅焉學
之期年而有悟自以爲其道出離生死雖聖學
無以加而疑往所聞於二先生者爲未盡殆將
終身焉已而教授句曲涉世與物多所齟齬心
自困衡者久之一日阮孔頴與之肯大有肯

發乃始篤信吾聖人之學之爲全畫棄異學醇
如也其學至是蓋三遷云耿子曰子輿氏命世
之英也學成道通卒紹孔傳蓋多其母氏三遷
之教矣乃正甫之學亦凡三遷而始醇於道則
其默成於庭闈者是必大安人之訓有出於尋
常枊畜之外者於推其類豈不同符孟母哉夫
成子輿者孟母也能以孟母顯至於今猶存者
則子輿也然則壽胡母者寔在正甫時海內同
志受正甫切劘之益者蓋不少而余爲尤其分
誼即同胞不啻也茲大安人七十壽矣余不肖
能無猶子之懷歟願一念耿々祝頌之私有大
焉含意而不能文之詞也爰作是圖以請於能
言諸君子

記

留經記

嘉靖壬戌余按關西還時具重勞役夫時行李
止兩笥皆僇夫可舉者過堽下臺長少俱重君
余古刻石經若干卷予心珍之受載以歸行

逾日見後者淋汗喘息惻然省曰節用愛人非此經中語耶珍此厲民殆與此旨左矣習聞者未之實體載此何爲乃解留洛陽學官與諸士公之吁只此一念醞藉充廣不蔽不渝是余之窮經也已固不必盡披此載籍而后謂之通經也洛中故名賢奎聚之鄉諒多與余同志者夫經凡十四卷計一百又四冊

繁昌重遷儒學記

繁昌舊濱江學在邑治東二里許天順元年始

卷十一

聖

遷今治學遷今治東門外成化間遷諸治右正德二年復遷諸治左自嘉靖甲午後士十數科不偶形家者流諸咎在學官乃又遷今址至是蓋五遷云倡是議者鍾教諭汝忠成之者丘節推浙順諸士之欲而殫心營度主持其議者則鄒先生少司徒徐公貢元也先是臺察海寧董公鯤嗣歸德宋公纁咸嘉樂是舉後捐金若干醵助之而董其後者戴教諭乾及諸生邢德璉等朝夕省試以是民不勞費而績用者歲將隆

慶平邪春也越已巳余友漢陽張緒氏以地宜太夫在遷是邑長教率其庠之寮衆鄧學詩能朝瀆銳然以古道迪多士士彬彬興起會庚午歲宋生孔泉得舉於鄉諸士交慶以爲遷學之祥而重德先生暨諸有司議遷者謝生堯俞吳生澄以張君書幣來余山中請紀其績逾年邑今南海李尚桂復介高生一陽丁生震鵬申之余惟經賢廢址卜吉考祥不難於重遷惟恐諸生之弗利弗達鄉先生與諸有司之嘉惠而多士者誠厚顧而多士之所以決擇於幾微而居安於終生者則將奚遷哉夫學云三者固所以陶材成賢非直爲利達之圖已也而士之所以稱材且賢者又豈擇地而後生哉亦各存乎其志耳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上論古之入斯約善遷也夫一鄉之善士是一鄉之善士所鍾進之而善蓋一國則萃一國之靈秀

卷十一

聖

夫鄉固不得而囿也一國之善士是一國之

秀所鍾進之而善蓋天下則萃天下之靈秀矣
國不得而囿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靈秀所鍾
進之而尚友千古如吾師孔子者是萃千古之
精英靈秀非天下之所得而囿也而多士非均
誦法孔子者耶孔子者固至善之宗而多士遷
善之的也孔子之教仁而已矣人仁心也人人
而具足也欲仁仁至天下之極尊至榮在我非
獨鄉國不能囿即天下亦不能囿也苟惟其利

卷十一

又

達而已一庠之中歲舉十數人止矣未必人人
舉也况士不志仁而惟榮肥之棘即令歲舉十
數輩亦祇爲鄉國叢蠹官場增羞耳又豈而鄉
先生與諸有司所厚望而多士者哉嗟夫剽章
句以微榮利俗學之陋無論已知遷此而志學
者或飭標末而昧原本或矜知見而畧實脩或
耽虛寂而滯真機或務高遠而遺世用是皆世
學之敝亟遷之而後孔氏之正脉可循也子曰
擇不處仁焉得智而多士其尚慎所遷也哉

勿幕泉記

余邑新造城中井少民病汲余舍前鑿井三十
尺許繼日夜漸積水止可十數斛而居隣爭汲
者如堵至不能朝夕家人不得已設幕以防私
竊余視之恚曰孟子云昏夜叩門戶求火水無
弗與者奈何若此隘耶維是厚直鳩工重浚之
又十五尺許忽土變而沙沙盡水湧頃之水集
二十尺又五蓋始及泉云爰命工繕甃二成戒
勿設幕令同巷人人得取焉第與約曰日之朝

卷十一

又

男子汲日之夕婦女汲不知約者罰示別也而
金陵楊生道南適觀其成請名曰勿幕泉余曰
善蓋余於鑿井而益悟於易矣余玩易之井而
益有悟於學矣無地無泉井不及泉浚未力也
無學無得學鮮自得道未深也斯言也易之井
備矣初井泥志襍也故不食二井谷雖得微矣
故止射鮒三渫矣可用汲矣弗甃猶弗固也得
無咎耶四甃矣五烈且寒矣上六始可勿幕通
之人人也子曰井德之地也深哉深哉銘曰

高之淵淵出之消消爾視爾泉志言常編

閩新貢院記

閩貢院肇宋元祐乾道間 國初在郡庠北成化辛卯遷藩治東北隅或曰即宋校舍故址也諸堂諸廡舍多正德己卯重建者萬曆戊寅春大歲支千才一過豈數適更新會耶先是藩臬諸大夫詢謀經始而侍御豫章教君某啣命至當主賓興奉簡書惟謹檄下有司謂規制宜別而扞厥宜爾未可苟因仍爲也於是西拓

卷十一

至

址五十尋徙堂基削三十尺鳩工程材以是歲八月興事越明年六月工竣中新至公堂內爲衡鑑堂東爲監臨臺西爲藩臬署爲所凡六中爲明遠樓四隅爲瞭高樓其觀嚴高廣視舊有加諸校舍則易板以篋覆之瓦其數增舊諸泡漏咸具重垣峻墻自簾以外闌之內胥煥然鼎新云受功時余曾偕教使君登明遠樓觀焉周環四顧觀諸匠梓堅者茨者圻者墁者髹者汲而爨者丁丁登登囂囂二樵樵並手偕作日無慮

數千百人蓋經年已計諸值費帑金七千緡有

奇因相與咨嗟嘆曰 國家所爲求士計者何

若斯重於吾儕咸由此進矣而不一繹思豈夫

耶且士自束髮列黌序已復其身高等者餼之

三歲一比比中費當幾何率養千百人而致一

人也由此進上公車則有司豐燕飭幣樹坊表

資計僭費即一人計之又不知幾何矣夫逆旅

之人授之壹餐爲衷者終身德之不忘士初與

齊民齒耳諸費資咸齊民胼胝拮据萬方苦辛

卷十

至

九

所共者而一旦取爲諸士費 國家意指何以

於誠思之當不忍重負矣雖然士惟不自負也

而後能不負 國家士負 國家者終自負也

已余頃行郡蓋重有感焉初經中立安國愿中

仲晦諸賢之里式而低回者久之或指其祠基

所在心惕然思已諒諸人士有同然也已過蔡

章董墟基則私衷憤然仇視之不顧而嚙度其

裔胤有存或亦羞祖之者此其幾何以於其思

其數不在名位顯晦間矣諸人士亦重思之由

以進存躋崇臚常審所處即不偶而因滯此
猶有所自樹也陸敬輿曰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士誠有所樹即愿顯殊軌均之爲不負
矣彼負國家以自負者原所學者盤也閩人士
其尚參辨哉

涇野逸事記

先生官南符時以進貢北上取道懷慶訪中
丞栢齋何公公故清貞高蹈人也與先生雅厚
善先生比至公館則屏驢從徒步往候焉何公

卷上

五

家居無一應門者先生自扣其閤何公躬自出
啓門相見歡甚爲鷄黍延欸竟日話平生各扣
所新得已何公問謂先生曰方外黃白術子信
有諸先生曰非我所知也何公曰方以外實亦
有此吾試爲之以諭子如何乃起入內發笥取
藥一丸如栗噙口中出夫人爲供爐具于屏後
公授持置堂中取黃銅一解置爐內自舉簋然
火相視銅液則從口中取藥點之藥入忽如蟬
鳴聲已用灰蓋之少頃視視果成白金矣先生

異之何公曰吾以術授子以成子廉可乎公辭
曰吾方受祿于朝安用此惟兄在山林可藉
是朝夕耳歸以語嫺友子弟側聞之恚甚因竊
先生圖記作書懇何公授術何公授之子弟如
其術煉藥竟不成嗣先生至南中間以語霍文
敏文敏北上時特迂道訪何公求術何公大噱
曰吾素以子木比君實爲平無妄語也乃今
亦爲妄語耶云云

卷上

五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下一終

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碑銘

明福 刑按察司按察使胡公墓誌銘

公諱直字正學者宗之稱爲廬山先生胡之先衛國公贊繇金陵徙吉子三長霸居廬陵次貞季陽居泰和之南岡至屯田員外卽衍始著衍幾傳至大始徙今義和田幾傳至子忠忠子三長雅登 明永樂丙戌進士季和和子四仲哲寶坻司訓有儒行是爲公高祖生爾極爾極

卷十二

二

九

生行恭號謙齋事行具宗伯歐陽文莊所爲誌子三伯卽公父諱天鳳號晴岡以公貴贈刑部員外卽晴岡公故志學晚益篤信文成致知之旨語在公自撰世叙中配周氏封大安人以正德丁丑八月十六日生公公生而穎慧不群謙齋公心奇之亂齡卽嫻古文詞年十六補邑庠弟子員嗣晴岡公卽世家窘甚周安人抗節縉居公策策茹苦以養故負才不羈慕古孔文舉文信國之爲人詩又則欲與何信陽李止地方

而著論駁文成之學歐陽文莊公傳文成之學者倡道里中知公爲任道器要招之不往嘉靖壬寅始因友人固要往謁文莊一見喜曰子來何晚維時文莊與同志講論語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謂惟仁者有生生之心見人善若己有之未嘗有作好意故能好人見人惡若瘠在躬未嘗有作惡意故能惡人云公素性嫉惡嚴聆之惕然有省始執弟子禮顧任放習未格也文莊語以立志曰明三德於天下是古人爲學

卷十二

三

之志而其功在致良知又曰惟志真良知自無虧藏處心契其語又一日文莊歌歎乃聲中萬古心之句豁然若覺而嚮往志益銳矣卯舉于卿甲辰下第時自省多忿多愁好文詞之癖勉自克制而不能恒也飄然有遐舉離世興丁未因友人往訪羅文恭于石蓮洞居月餘時聞其歸寂言不甚契而日炙其精神日履衰有感發乃北面慕學焉戊申寓韶州因病問禪於鄧仲質爲休心息念之學久之有見喟然嘆曰宇宙

實卽吾心天地萬物非外也病由是愈益究
心出世之旨日有所悟而疑儒學有未盡時晤
越錢緒山以所見就叅之無當也既而念其父
大事未襄母大安人仰事不逮意快二無以自
遣始隱二有儒釋旨歸之辨而未決已酉與計
偕浮彭蠡值風濤舟幾覆不動自謂得禪定力
以質於文莊文莊曰可以爲難仁体未也臨危
不動而又能指畫相援拯乃可爲仁公領之時
亦未深契庚戌館興化盡聞心齋先生之學服

卷十一

三

其餘出而獨恨其徒傳失真癸丑又下第同志
從吏仰祿爲養計乃勉謁選得教句曲公時席
出世見而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因
課博文約禮義舍然思曰此孔顏授受旨也日
夜默求忽悟然有悟遂著惺約說意謂儒先以
窮物理爲惺文固非是近儒致知之說承學者
以知之變化圓融者當之而不度知良知之有
大則亦誤已約禮云者約諸吾心之大則也且
卽告顏子爲仁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蓋視聽

動皆文也而禮卽在其中無內外無先後也
只是用功益密酬世應感咸得其理而上下亦
安始契前聞文莊仁体之說爲確論嗣以正
之荆川唐公大洲趙公益自信公之學至此蓋
三變云乙卯聘校河南鄉試丙戌成進士初授比
部主事時二聯余暨肝江羅惟德安成鄒繼甫
輩昕夕切劘分誼卽見弟不啻也越已未以秩
滿得贖父贖聞公爲員外卽母周爲大安人時
分宜柄政慕公名欲羅致之要招之飲公胥以

卷十一

四

疾辭因衛之會予以職事疏彈餘謂事語侵分
宜分宜疑出公謀因出爲楚臬公事領湖北道
公過家以傳約旨質之羅文恭公恭初未深領
既在楚文恭貽書曰吾於子惺約說洞然無疑
斯道其有與乎所貴足月日一辛酉秋余被
命赴西夏偕仲弟子庸歸漢江之潯時公學
以無念爲宗舉以叩余弟子庸曰吾學以不容
已爲宗公數頷之語在余著漢潯訂宗紀公治
湖北一以學爲政與教章賢省賦懲墨有苗內

訂薄拔公伏青藜之俾獲登衆分宜子衡公不
置嘆楚阿臺百計擄公平不可得分宜敗胥四
川叅議擬疏解 新命喬久任秉政者格未上
乃如蜀公治蜀如治楚創水利復流民授計討
逆苗此其勛之鉅者是時蜀白蓮教煽起孽黨
幾遍三川而上川一路獨寧以其化教重而約
法飭也丙寅簡晉本省督學副使緝正學心法
以倡多士要旨歸於求仁蜀人士因有興起者
無何念周大安人甚遂疏病乞歸二侍大安人

卷十一

五

晨昏暇則以樹人善俗爲已任四方來學者益
衆隆慶已巳與友人相期習靜山中作閉關錄
以自警夏白近壯聞學今踰艾矣生平忿忿於
名諸病今反觀尙未盡瘳所以然者猶是依違
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
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着世之天勝也
自今決志濯江漢暴秋陽無點項不與天游庶
幾實見性命可以全歸蓋自盟其獨如此時興
化李公柄政而江陵張公內江趙公俱在政府

雅重公而臺省薦剡且日至于足詔起督楚學
至則寓書三公相規勉大意李則進以任張則
進以仁而趙則進以用易三公俱報書謝而趙
公時以賴直去國特書咨嗟感嘆謂蚤得公書
必不至悻悻如是云公教楚士猶教蜀著志訓
化化惇惇期偕之道不屑二校藝間也庚午夏
期余晤于赤壁因與連榻其商証語在知命說
中維時已擬 內召而新鄭東銓入奸俠謗竟
以常調晉廣西叅政府江之役公實畫之萌連

卷十二

六

跡疑者悉力爲白所全活甚夥萬曆癸酉晉廣
東按察使監卿試錄多出其手其年冬入 覲
過家省大安人病足在第公勉就道至臨江憂
思成病遂懇疏乞養時江陵柄政因寓書規之
一曰正聖功二曰豫人才三曰培元氣念雖大
退不忍忘 國恩云既得俞旨歸侍大安人晨
昏不離側丁丑大安人病公侍藥視洩溺拊摩
抑搔不以假女奴居喪始終情極哀禮極易既
禫建舍覺山下群弟子紹脩孔紫相羊樵溪武

燒之周將終焉已矣遇 今上更弦獨意者碩
而臺省薦剡又曰至甲申冬 特詔起福建按
察使蓋以原官爲重用之階也其時余亦起官
內臺從吏於中而同志友羅惟德鄒繼用俱以
大義督趣於外公不得已勉入闕還檄意明進
退義耳牒教上兩臺兩臺知 上有需用意不
允公日坐私署猶披積牘檢中法不應死者數
獄手署平反之越月夜夢至人引以至道中有
無欲濯濯秋風回首之語曰余於人間世盡矣

卷廿一

七

羽日神色微變門人在侍者問師何言不答家
人請後命不答良久顧曰文公云一片若常存
也頃之僚貳錢劉兩公至猶正襟端坐張目舉
手揖二公已翛然而逝已酉五月二十九日也
公性孝友撫弟姪愛加于子於師友無間存歿
隱顯恩義篤至加于天親其至性天植而學宗
盡性故然與公自有聞來有鞭後錄有補過日
錄卒未歲著困學日記畫一念夕一夢少盤于
道即訟爲已過密藉記以自箴癸酉申之甲戌

入申之歲壬午又有羽全錄其要以盡性至命
爲宗旨以存神過化爲工夫而以絕慮忘言爲
補苴故曰羽全甲申歲又爲文自矢告天志益
憤詞益懇矣其又與諸籍有藏之巾笥即子弟
門人鮮有窺者逝後發笥乃始得見門人天官
卽鄒元標京兆理蕭元岡叙傳之所著詩若文
凡十數卷門人學憲郭子章臬曰衡廬藏稿業
已梓傳於世晚著大虛軒稿求仁志而衡齊八
篇則專明學的以待後學者瑯琊王元美氏洪

卷十二

八

都張明成氏叙述之矣配蕭安人生子一卽順
邑庠生娶張氏孫男四長士統聘符丞陳昌積
孫次次士紀聘督府參軍尹重文俱娶王出次
士經聘蕭永業文娶教出次士綸聘鄉進士曠
驥文孫入二長聘陳進士秉浩家男次聘庠生
蕭九韶家男俱娶張出順將以戊子某月某日
葬公子預所管吉水之龍家原先是郭學憲自
蜀以狀來徵銘時順復走使覲之余因檢公生
平而涕泗橫下不能禁已蓋曰天地之所以不

以而世之所以為尊卑者以斯道也人參三
才而為天下萬世立心立命者以躬斯道也世
囿於道而不知者熒然藉聖賢之教以範圍之
於道固無惑也彼以知道自命而故决裂播蕩
焉者是以道為玩而視天地民物為不相涉其
自待亦薄矣子取友海內獨欽公之於道也斤
斤焉廩三焉如護拱壁如肩鉅負辨析於毫芒
而兢二於屋漏聞吾黨一言一行之不軌於道
者輒擯眉捧心若衷蒙刺若天方隆已被哆譁

卷十一

九

上乘法者見以為未達或矧以為鈍也由余觀
之彼所自負而侈然謂有得者公蚤已能及之
顧恒懷靡及而不自以為得也乃公之日省時
教所謂忿忿矜名云者故彼所特有彼悍然安
之而公不肯自安也至其敦倫盡分是不可
彼以為情緣塵迹而已之公則以是為性真不
容已不肯自己也是故勇婉子厚之遊禪而尤
屋莊周之鞭後悟垢敬仲之見大而不志闕道
之告天蓋誠見大道通天地民物而所以立心

立命者若有所受而不容諉若有所督責而不
容一息懈已於乎斯其自待者為何如哉余惟
公終生屹三畢志任道其宦業文章乃其餘也
故不具論查據公所自述困學記與全歸錄者
稍省徑之為誌而系以銘

銘曰困而學考成功一全以歸考能事畢力
肩斯道今始息予極所述銘厥室一言無慙
幽可質後世有考焉其在是

明河南按察司僉事鄒伯子墓誌銘

卷十一

十

萬曆辛巳九月廿九日鄒伯子卒于家余時宅
憂在里計聞哭之慟越甲申余起官中臺至都
門接其仲大史薄感念伯子相視潸然涕數行
下非為情好也蓋有喪予之痛云嗣大史著狀
以誌銘請予曷忍辭按狀伯子諱德涵字汝海
聚所其別號也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
徙永豐已徙安福曾大父易齋先生諱賢弘治
丙辰進士仕致福建按察司僉事配周宜人大
父東廓先生諱守益正德辛未南宮第一及第

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
配王淑人繼配李淑人父穎泉先生名善嘉靖
丙辰進士仕至廣東布政司右布政母陳恭人
以嘉靖丙戌五月二日生伯子伯子生而穎特
文莊公心奇之自齡年即簪以聖功矣甫髫髻補
博士弟子員穎泉公既成進士官比部以伯子
從余慕穎泉公家學于同年中心獨嚮往時二
偕羅惟德胡正甫輩相與切劘而穎泉公準古
易子誼余伯子受學于予蓋伯子時已脉二嗜

卷十二

十二

九

學矣戊午歸就試遂得與計偕文莊公賦詩勗
之尚友千古云已未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海
內譽髦士多從之結社脩博士業余季力亦在
社中其督誨規切之者不殊同胞遇諸寒素士
與諸貴介子一視之藹如也余數過其社觀諸
貴介子與寒素士伍處人人各若色自見者竊
嘆居之移氣若此而伯子顧獨渾如見者不辨
爲何如人余問與伯子曰諸以居移氣子氣不
爲居移誠加人一等顧不思居廣居耶伯子慨

然其文蔚然其與人爲善之機益勃勃然蓋昔
人所謂此理已顯矣會穎泉公督學齊魯伯子
往省值仲溥在定即相與密叅顯証仲亦大省
于時嗟嗟然直當孔公正脉宋儒以下弗顧已
穎泉公乃簡齊魯髦士與孟簪伯子因以孔氏
求仁之旨肥肥誘掖諸髦士由是彬彬興起至
今仁賢踵接識者傳穎泉造士之功伯子寔有
力云已已還里則日與里中士紳孜孜明學里
中故多先達宿學伯子以當仁無讓或目爲狂

卷十二

三

九

伯子曰吾誠狂孰與爲鄉愿耶久之里中英傑益相孚契如孝廉劉調甫三五輩嶽嶽自樹威多伯子引翼焉辛未將赴南宮謂其仲曰吾子宇內人豪獨傾心大倉王公第得王公與校吾遇矣是歲果王公分校春秋經得其文大賞薦置高等 廷試 賜二甲進士試政工部王公時引與參訂學官若不以門下士畜者無何從祀議起伯子上疏言文成應祀狀中所稱述文成者蓋最得其大云甲戌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治獄詳慎輪守符從值互寒善視囚辱饘禁吏卒一切痛苦囚者尚書嘉其才遷閩部重奏殫心佐尚書理多所平反二子從宦邸學服食麤惡嚴冬手足不免皸瘃僚友諸爲不堪伯子固安之家風可知已時余起官符臺伯子時時招引海內英賢與余資切無虛日及今布列中外燁然著聲者十九伯子所論交也時方嚴學禁而伯子顧任道益力求友益懸會同邑劉傳二臺史先後疏上迂相國而劉疏詆相國益甚

逸者謂疏出伯子手相國浚衛之尋遷陝西司員外郎適出爲河南按察司僉事主屯塩郵傳諸務殫精勞瘁省郵費幾萬緡著爲今民永便之乃御史某承相國意欲中伯子李力聞之謀解于司空李公李公雅重伯子亟寓書督解御史立致李公書于相國相國大恚李公由是予告歸御史竟疏論伯子 詔下鐫秩一等伯子遂飄然歸歸而與其仲暨諸子姓山棲矢志大肆力于學予數寓書以萬世業期之無何病遂卒嗚呼痛哉伯子配賀氏邳州守世采女子二長女娶劉弘學女次蔡娶少泰萬一貫女繼某氏二孫女四俱幼未字蔡娶以壬午九月廿六日塋于其山之北余惟孔氏學肯歸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矣文成崛起首倡致知之旨予時信從者如雲乃文成沒而承學者或宗樂休以爲自得任放而踰矩或耽虛寂以爲精澆沉空而離實或矜知見以爲高玄溺妙而數幾何多岐也乃文成遺囑循循言戒懼言志

正言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言庸行庸言即
義妙道於戲茲非孔氏之正脉也與哉世言
文莊以一代碩儒魁天下躋清華而折節于文
成定師友交爲難余謂終生不悖師俾孔氏之
正脉不墜者此其功在萬世尤難也賴泉公克
繼厥志尙友盡宇內矣乃不以予不肖而猥令
伯子以文莊之所事文成者事余嗟嗟余豈其
倫哉顧余雅與伯子相切劘者無非文莊之所
受于文成者也余近于文莊之學信之加篤方

卷上

五

期與伯子共明之而伯子已矣豈不痛哉夫姚
叙以君相爲仁而仁覆天下洙泗以師友爲仁
而仁流萬世子與隣巷之子于萬稷有以也
鄉民世篤茲誼仁之所流遠矣是不可以無銘
銘曰明興化洽道在姚江良知一揭如矩斯
煌咄咄燐燐紛耀符馳不有正覺曠醒群迷
曰惟安成獨秉宗傳求仁志矩孔脉以延矯
矯翼翬翬考槃祖如孔有低繼志繩武伋也
云祖中庸編在英英瑤裔滋昌以大青原藝

川湯湯文在茲矣死也不下

明提督雲南學校按察司副使劉公墓誌
銘

友人劉公卒既葬矣其孤世棟持南昌守范君
狀抵余泣曰知先子者莫如先生先生幸一言
納之壙中勒永永惟余與公同鄉國同舉進士
又相與同志斯學習公深者誠無喻余誼何忍
辭乃叔淚爲誌誌曰公諱應峯字少衡號養旦
蓋取平旦語以自警云其先安成人晉唐間世

卷上

六

爲大姓至宋有杰者徙茶陵而茶陵始有劉氏
矣傳二十三世曰學存爲公高祖學存生宗王
宗王生洽洽生公父憲訓以公貴封承德郎吏
部文選司主事配陳氏封安人吏部公質行爲
里人祭酒年四十亡子禱於衡山有異夢生公
遂名焉公自爲兒時秀目好膚澤骨隆起甫能
言告吏部公曰兒夜夢一老人稱孔子挈兒手
以登天驚而寤而吏部公已心竒公非常人矣
十歲就外傳聞諸老生有譚江門紹興之旨者

公脉脉如有當時吏部公商遊荆郢間公昕夕
南望則出涕毋安人見而詰之匿不以告懼母
憂也年十五補郡學生益揖志學聖賢學不欲
乾乾作諸生語嘉靖己酉舉于鄉兩上春官不
第聞吉水羅念菴先生講學陽田遂裹糧而受
業焉既造語合于是悉屏外慕泐然內脩而羅
先生亦謂公甚解吾有望也成丙辰進士除南
昌今徵入爲吏部稽勲司主事歷考功文選用
浮言敗戶部陞南膳司郎中江西布政司參議

卷十二

七

予告起補粵西擢雲南提學副使又予告初公
爲南昌也邑故焚劇稱難治獨公以鎮定劑之
事縷縷就肯綮已弛一切不急便宜民民頌藉
甚翁按察使大立者聞公名夜微服入槐棘下
覘所爲訊狀心欵服焉翌日以語察佐大稱實
而御史徐公紳輩貪以異等遇公一日檄公清
衛人藉公輩精剔剔下少假奸狡不便者群聚
而譁于衢左右皆震懼公不爲動下輿片言格
譁者卒論如法而盜大夫以下則又大驚各咥

以爲不如也既以治行第一入吏部而
羅近溪胡廬山鄒穎泉及不佞在京師者驩
就公促膝論學往往至夜分稱莫逆云比公爲
銓郎長者雅重公待以爲政而公廩廩三尺甯
進者多志公會分宜敗而志者摘故江西監大
夫不應以南昌倉地媚政府併中公實於公無
與也公亦不求白第默默調戶部量移留曹而
留曹屬穉簡諸同志居間過從商榷千古公所
得益遽且弘矣公自爲今暨爲郎兩分典江西

卷十二

八

應天鄉試所得雋爲多既叅藩江西而念二尊
人年高再疏乞終養得
俞旨歸而奉甘毳二尊人二尊人樂甚公雖起
家二千石乃其俸所入悉以賑諸弟宗族農不
着一錢已構數椽西山中讀書其間其學益充
然有所進四方學士從公者至數百人公所著
作及與胡廬山劉調甫相印証語具在集中不
具論

今上改元公在告 故事親終乃起乃

朝廷特重公

召舉養親有聞望者而公以原官起左江分守
蓋與數云公疏辭而當塗者亟欲用公厭天下
心胥就道公不得已之任所為勞畫地方利病
瘁厥心而尤興起士顛孳孳不倦云獨溪念二
尊人夜不成寐既遷滇南學使復疏乞終養且
貽書執政執政重違公公得請時學士大夫以
講學為譁公嘆息久之日與諸門人講學不輟
下何居吏部公憂衰毀如禮會有

卷十二

十九

詔搜耆舊在山林者而臺省交薦公海內冠蓋
之士望公如鳳麟度不次徵去乃忽病劇呼
大安人曰見夜夢念菴先生邀兒訪友山中先
生年六十一見今亦六十一殆不起矣病益劇
猶口誦大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其門人
有出涕者公舉手謝曰一盞便盡更復何慮已
語諸子曰吾下他長第平生無一不可與天知
無一不可對人言耳遂卒是為萬曆丙戌二月
二十五日戌時距生嘉靖丙戌五月十二日四

時年六十有一以十月二十二日薨州城南渡
之陽配鄧氏贈安人繼配張氏封安人子四人
世棟世樞世楷世標孫男某某曾孫男某某公
學主實踐躬行其引掖流輩最懋虛見余往在
留都問舉心齋王先生語以開示學人冀有悟
入公聞之寓書規余大略謂世之學者多喜高
簡疎曠其流將猖狂而不知檢顧公為流弊豫
防云余深領之語具報書中即今日觀世學之
岐為慨滋甚憾不能起公九原相與為斯道

卷十二

二十

振旗鼓也悲夫公晚年充養益和粹其氣益然
見顏面問學者以為有延平氣象云云之碑
銘曰萎者天邪纍纍者尸邪下不下者名獲
荃邪

南京大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稚川王
先生神道碑

明興正嘉間豫章多鉅儒為正學秉宗盟者余
心切嚮往焉而憾未齊及其門所及振翅而嚴
事者獨稚川王先生云先生名材字子難稚川

其別號也按狀系出大原宋建炎中有進士曰
迪者監場務南豐因家焉再世徙新城五世祖
曰益倅無爲州高祖曰灝以鄉進士教授河間
府曾祖曰昂祖曰達司訓達德父曰祿今平和
世廟初以上疏議大禮及建儲事就逮免後以
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大常少卿妣包贈恭人繼
妣曾封大恭人先生少穎異絕人甫冠舉嘉靖
戊子鄉試辛丑成進士奉儀峻整識者目爲公
輔器而文藻煒然以是被選爲翰林庶吉士癸
卯授檢討先生故多誦比在史館竟學益洪
博然獨紆意經世大畫不屑競浮靡乙巳預管
誥勅脩詞簡重爾雅得王言休已預脩大明
會典以精敏推丁未預同考會試稱得士尋以
中憲公憂去壬子服闋還朝時分宜柄國雅器
先生多方羅致之以相引重而先生竟不屑附
乃遷南國子司業越乙卯始改北先生之教成
均也申功今崇本實程矩謹嚴士靡佻達乃有
死喪患難者則有恤惟周居北雍輯大學志典

卷十一

王

中

則森具足鏡來者時容城楊仲芳坐論糾分耳
忤 旨當罹法先生因門人王元美言營救之
引義諷分宜切至事幾解尋以他間中變時分
宜子重用事心術先生丁巳遂遷南大常少卿
蓋遠之也越辛酉滿考始陟爲其長壬戌乃以
寺卿管國子祭酒事無何分宜敗言者左聞救
仲芳事爲不利于仲芳也彈連先生遂免歸先
生既屏居絕意仕進然未嘗一日忘主恩遺世
故嘗哀次閣臣所記 御劄爲館記以彰肅皇
明聖志追慕又嘗假邑志以寓經世之蹟至今
讀其書遺畧可想也又取 高皇帝彞訓敷陳
之爲里諭出家藏書千帙貯之學宮割腴田資
士人業之其教家也初先祠置墓田祠事有規
家有諭族衆範之肅如也戊寅年始及傳作邁
詩言邁錄條治命甚具壬午營壽藏北田曰吾
遊息處也甲申七月廿五日先生卒于正寢病
且革神志如常前一二日猶與友人言學不倦
間道古知命達生 疏以見志屬續時以墓中

卷十一

王

中

之志屬官詹張明成序而以隱道之碑爲予
何忍以不文辭夫先生宦業見成均居多余實
躬承之余初釋褐時會先生在北雍其立朝風
節與救楊仲芳事所親記也先生之淹留京余
尋承乏督學則又朝夕承事矣暨余有撫閩之
役迂道省先生里第則又得觀所以教家化俗
者乃先生不予固留之信宿而質學焉因罄生
平所得著之簡編者悉授余嗟先生之心期于
余者遠矣竊惟 明學自江門開先至姚江而

卷十一

寢以章明矣先生蚤歲即有志焉時求諸其承
傳者無當也乃受學於關中文簡呂公公故篤
行君子也先生提躬制行一準其繩矍然於姚
江要旨亦殫心究討故其學以克己爲宗以慎
獨爲要晚而詣益弘遂居常鑒世勸考索務緣
飾者靡離而亡本崇省徑徇機靈者虛高而無
實此訓言所爲作而申之以教成均者禮也
夷考先生之履養盡孝喪盡哀祭盡敬撫命盡
友睦族盡仁至于取與之介尤嚴所奉士以

進則辭其攝局諫金則辭當路爲營第樹坊表
則辭諸世習爲故常者亦裁以義它可知已所
蘊雖未究用跡官奉常時因倭警條城守比家
居因廣寇議屯營與夫勾伍更繇諸擘畫咸便
民而不盤時宜其致用之舉又如此或以長生
之說進則詆之爲貪愆曰寡愆以養生脩身以
俟命吾學也或諷以讀佛書足解縛曰吾故無
縛也巫覡浮屠法及堪輿日者諸說一切不入
于心於戲先生之學可謂實且正矣先生生正

卷十二

德戊辰正月六日距卒之年春秋七十又七壽
幾耄矣翛然而逝雖謂之全歸可也彼鰥鰥宗
二氏之教以自詡者竟如何哉嗟夫先生可觀
已先生行足爲世程者故未可殫述大都具鄒
孝廉狀及官詹誌中予特繫先生所學大指揭
而銘之以詔來學先生相屬之意或在斯與先
生元配鈕氏封恭人繼楊氏再繼吳氏子維熙
國子生側室黃出先公卒無子時先生以季弟
木之子維齡爲後聘張問卿文文五鈕恭人出

者適鄧經歷于澄側室陶出者適南城吳比部
子惇崇新出者長適涂朝賀次適南城范州守
子柳今以貞孝聞次適江經歷子伯沂陳出者
適南城鄉貢士子紹文女孫四長適涂朝元次
適范庠生燾次適吳州守子可傳次聘陶州守
孫行堯所著念初堂集若干卷行于世

銘曰於惟聖學邇于 明興杲然中天如日
之昇云胡承學以智外馳舍此周行而驚它
岐卑者僂僂靡著靡察高者肝肝末由檢押

卷十一

五

大

倚與先生崛起黎川稟學闢西益光其傳楷
茲度矩率履不越厥中弘浚厥外肅括人惜
先生蘊豐施約天豈靳之俾振孔鐸進陶成
均退範丘里疊疊庸言峻防邪謬壽幾耄耄
條然還化順事沒寧乾坤旅舍維念厥初乃
今厥終咄彼蚩蚩異教是宗北田之丘墳如
畢如咨爾來學瞻此省諸

廣德州祠碑

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此者非

其微言實論足發前賢所未發也第聆其一

謔語謾談便知先生之毛孔膚竅皆靈透矣非

歆其文章璀璨膾炙人口第即其發教公移便

知先生神情層智貫徹于盜賊孺稚矣抑非歆

其功業掀揭寰宇大用顯行第即晚年省身克

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真脩實踐可法可傳

矣乃若先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尠顧實承宗

傳秉正印者余惟歸心東廓先生一人而已盖

自文成沒而承學者或宗樂休以為自得乃先

卷十二

五

大

生諄諄言戒懼承學者或耽虛寂以為精浚而
先生則曰洋洋發育峻極不是玄虛即寓之三
千三百承學者又或矜知見以為玄妙而先生
則曰庸言庸行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諸如緒論余早年聞之未之浚省以為名理
常談耳今行年六十外涉世之久目擊承學之
弊之衆始惕然深識先生之苦心恒誦諸語以
為確然孔孟之嫡脉聖人復起不能易者第恨
下能起先生於九原而稟學也維時年雖遲暮

矢服膺斯訓以沒世耳惟昔嘉靖中先生以人
史左遷于茲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
聲教暨於隣封興起者頗衆嗣余督學駐旌陵
距先生去之日已歷三紀風韻猶存竊咨嘆曰
藉今先生當年直涉襟席如此功化此中何可
親耶彼勢位輝赫于一時者視先生所留孰多
哉顧願承服其學者深味先生斯旨以身發揮
不眩驚於近世之異說談論今斯學寔昌寔明
庶所以俎豆先生者不虛也

祭文

卷十二

五

告彭東義

憶余與君婚姻之議實惟戊申之春時予若女
俱尚未育也已而公既生女余尋得男天實
命之矣茲吾兒齒幾弱冠而女亦及笄將尋
久要之盟用永宗祏之托媿六禮之未備特一
德之聿同雖敬戒之訓未承顧我擬效秦晉之
祝幸蘭臭之言尚在屬兒勉承元晦之傳謹卜
良辰預伸言定謹告

祭胡廬山

於乎公之逝也三更寒暑矣今胤子順暨門弟
蕭元岡周應鰲以墓誌請予因檢公生平而涕
泗橫下不自禁已蓋觀世學喧騰斯道靡宗憾
無能起公九原而相與扼腕浩嘆也茲其悰口
悽悽不能道詞誌末畧具已蓋以質之幽而俟
之後也惟公生平即隱念纖惡不肯自瞞予安
忍以一不情語累公於冥冥中耶惟公蚤歲負
才不羈乃揖心於文莊文恭之門也以聆其語
炙其行有所感省而後定交非若世之汎汎然
係籍以就聲也中變而爲休心息念之學浸入
禪那也蓋藉筏以登彼岸非眩志於因果沒溺
于出離之說也已復赴禪平歸之正也以行有
不得心有不安始解博約之旨而信天則之不
可喻非聲聞見解又避禪之譏而艷儒之名也
晚而盟心矢志期於全歸謝世味忘人勝而直
欲與天游是則公學之大較如是公其首領於
冥冥中否耶乃若公之筮仕於朝也舉聖隆

起疇不以立躋華臚期之乃至擗之外服終身
翺翔於藩臬中者則以余之踈狂累之也逮晚
而歸休於里也孔業是營灰心於世路稔矣乃
東山方起而泰山告頽則余及二三君子實趣
之也公之門人子弟或以此出爲公憾者惟公
所學原非獨善余儕祇見行可便爲天下計不
知爲公計也昔富鄭公之出堯夫亦勸之楊龜
山之起張鬻實趣之天下後世不聞以是議富
楊亦不聞以是咎邵張者維今 明盛視兩公

卷十一

无

七

所遭何如也君臣之義原無所逃 簡命既臨
何忍坐逆公擬蒞任投劾乃其本情而天不慙
遺俾道未得大行則斯世之無幸非吾儕之所
能逆觀者也公之出處故自矜然公亦首領於
冥冥中否耶所可憾者惟是余學不力無以副
公之望余又不馴無以發公之蘊是則所自疚
自訟而不容已者公靈在天自應不昧其尙有
以啓余振余也耶嗚呼余繼塵綱公反夜臺執
紼末由絕絃長嘆臨風遇莫有涕如傾公其之

祭羅近溪

繫余不敏尙友四方得朋之慶獨饒饒章奕奕
廬山峙吉之陽涉涉近溪派竹竹江廬山之學
毫不放過矩矱益嚴率由周匝近溪之學一切
放下忘垢忘淨致廣以大余擬胡丈企賢希聖
儼乎朝端紳垂笏正余擬公學畸人侔天超超
物表羽化登仙兩公之學各就其質惟余顛侗
貪受其益兩公所造其轍同趨如彼兩輪莖翊
大車繫胡爾括士論多歸惟公博大知者或稀

卷十一

手

余惟斯道原本於天率迪恒性古今同然天道
本易易則易知人多忽易而驚峻崎天道本簡
簡則易從人顧厭簡煩縟是崇惟公知德學宗
易簡敷衷而語語不爲選信心而行行忘押檢
不學不慮直躋聖域致中致和直基恆育孔氏
學脉惟是求仁孔氏路逕惟是同人親親長長
天下斯乎惟學惟誨集聖大成志紹孔業誰可
與論惟公智及世鮮其倫公茲已矣惠施於下
雖有郢斤誰爲其實鍾期既逝高山流水曠誰

其趣我之漫出本情求友自留臺遲公云久
一葦不杭胡然在疚昔我居燕正甫弗與今我
在南公也遐征道邇而逝沒則用寧同心周謝
存者筑筑瞻望彼姑有淚如傾寄此瓣香以寫
我膺乾坤微意絮酒一觥幽明雙殊千古爲盟

祭李同野

嗟嗟湜之吾賴子翼至道盟延此學脉於寒世
而今詎已耶前年喪胡正甫去年喪羅惟德同
志落落如晨星而湜之又繼之長逝斯道將何

卷十二

三

寄吾茲將誰翼耶憶昔隆慶丁卯間關來黃疎
我于天臺嘗訂以適道八語唯吾湜之冲夷和
粹穆如條風樂易溫良盎然冬日盖所謂近道
之資載道之器而体道之基者寔由于天植吾
固諒其可達到而無難者故復勗之以任重詣
極盖謂見道乃能以弘道達道矣繁世學人聰
明特達者立談覲体矣眈虛見而渺實際恂謹
好脩者履繩踐軌矣多自封而鮮靈識實具此
見道眼者憂乎難執亦各溺于其質矣惟吾湜

之汲汲皇皇求友四方各就正躡屨累糧辨
弗明而弗措達忽啓于成章所謂求道之志任
道之力又克兼之以故沂孔門之真諦恢越中
之遺緒學主同仁歸乎無意轉見爲知如種在
地功浚于已百已千悟徹夫不學不慮湜之於
斯道卓乎有見可謂具眼矣以故宦轍所至恩
施斯溥強教如父悅安如母興利除患莫可具
數民沒世而不忘各尸祝于尊俎所謂弘道之
量達道之才見之蒞民敷政之間者其可睹已
欲立欲達尤思及人于邦于家不聞惟勤始刑
子姓麟趾振振嗣薰里閭洙泗斷斷乃及鄰域
有來如屢邀矣西南之微居然鄉魯之濱所謂
弘道之量達道之才又于愷愷作人之間見之
八語之期庶不相負乾坤一隅賴子搢拄乃湜
焉而觀化吾能不歛衽長慮耶所深幸者有丈
夫子吾所覲面曰惟叔氏以似以續流風無止
大聞後昆並循遺軌賢賢親親子考不死瓣香
之寄情不盡詞聊承永別隨風曳雨

卷十三

三

永豐梁子其意學孔其行類俠不理于世
幾于楚獄余傷其無歸且懼其爲厲爲水
旱災也因令其徒收骸爲殯而文以招之
詞曰

魂兮歸來木消枝必歸根些汝今何存吾試與
爾具陳些決命捐生汝何營模孔陳跡失孔真
些孔門宗指曰求仁些臨仁而死未前聞些仁
與不仁幾微分吾昔與子曾極論些大僕程子
楚之英四明錢子何忱恂兩人視汝猶弟見些

卷十二

三

肝江羅子汝同門居常目汝爲天人些余亦知
汝故不群况復千里來相因些金陵之耶天窩
之廬與子鏘勉何厚嗟些子既去余余又移汝
轉心文些汝心匪石何弗悛些塵埃識相汝何
明明珠照乘不照身些傾萬金之產了不惜犯
三公之怒以爲欣些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
容效稱衡鸞斯之黨又頻頻些舉惡歸爾復何
云些吉綱四張世路邇迤些胡不息影逐日奔
些三木囊頭喫苦辛些三品爵豈無霍謂親些余

寓書爲汝伸些有言不信何處叩聞些憶昔
與子久要言子若死兮哭汝墳些愁雲慘月城
之堙族骨嶺嶺誰與鄰些念子無歸傷我神些
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些爾憶余言尙自新
些魂兮歸來異學喧騰世昏昏些余今思汝驅
前塵些汝豈漠漠依莽莽尙餘炯炯住乾坤些
汝寧爲壁爲祥雲毋爲厲爲妖氛些亂曰方城
嶷兮漢水寒凜霜雪兮凋薶荏問狂夫兮難久
淹蘄先路兮駢所驚莫以遇靈均兮懷孤憤侍
英皇兮淚現玕斲斷章縫兮生所歎緲緲煙雲
兮死所安收靈骨兮魂俱極千里兮焉如盍將
把兮桂籍蹇將憺兮康居陶鑄陰陽兮還大虛
魂兮歸來云何吁

卷十二

三

祭徐存翁

於惟聖學也于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
代作道岸誕登曾幾何人能躋膺仕資適未逢
僉喟莫以目見之行曰惟公爾如公之遇乃展
版施失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鈞付公而治

帝曰汝賢公亦自奮振前舉消除弊政大法
小廉不詔而聽部事還部公論還公威福大柄
還之九重夙夜吐握以人爲忠逮今海內琅琅
琬琰匪自爲材由公括檢公用則行公退斯歛
晚建 國本蹇蹇匪昭受遺一詔惻怛春容衆
永東歸善始善終亦有賢豪思茂其烈韓管爲
工濂洛爲拙豈無近功輿情靡協固知公業前
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休斷斷古之大
臣嗟余小子疎狂忤時藉公鼎覆幸免玷危猥
授余鐸永矢心期嗣余懇公補外自效公報書
云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懇重負載
懇還里公曰河清繁誰能俟吾茲老矣安能舍
子已公謝政余亦歸田跡跡雖睽心神則聯什
肩斯道督勉倦倦客冬遣弟拜公于室公曰我
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死如一斯言在耳公
也何之士乏刑範國下耆龜皇心震悼朝野涂
洩惟孔若孟救世之志越二千祀鬱焉未遂公
今大行夫復何慨嗟惟世學日漸多岐宗盟云

卷十二

三

逝疇訂群衆爲茲長慟哭吾私

祭李義河

嗚呼古稱大臣者斷斷休休容才好德斯爲上
矣顧柄自我握事任已施抑何爲而不得乃若
用舍由人好惡在彼而天地倏閉賢詰迺遭欲
爲之殷庇曲解委蛇調停其間此其爲力誠難
也文範之於漢明道之于宋可觀矣嗟惟我公
其丁萬曆之六七也則何如哉當事者方負蓋
世之才操獨運之柄思行一意以就治功乃天
下所謂英賢烈士者各執所見以相抵而附廁
之蠅吹沾之大遂群也而乘之當是時公不難
以意異而沾直道之 亦不難以身退而樹高
尚之節其隱忍遲回冀一言之售庶幾植三五
仁賢于天下以爲斯世斯道耳此譬之颶風狂
作波浪滔天而長年二老尙爾揚帆鼓柁前赴
靡退蓋以鎮同蕩者之心而免於溺也故一時
英賢烈士抗危議明 正誼不憚斧鉞之誅者亦
恃有公在耳迨公薨難爲移疾引退于是天下

卷十二

三

之人。口。所謂英賢烈士者。胥遭禁錮。即幸免者。群然有衡門之思矣。嗚呼。公之才。雖未究于施。而顧能圖其要公之學。雖未見其止。亦庶幾識其真方。其在朝而一時之善類。若有振而行有馮而立。及其去位而當時之邪佞。如肘微其引而眼拔其丁。其亮工也不爲事。尸不爲謀。所而惟相資以成其業。其積慮也。知有仁賢。知有國家。而不知有潤骨之名。是公之存心于天下也。胡其遠且大。而具有功于斯世也。胡其微且深。皮相者徒觀公乘時而行。宦成而退之粗跡。而疇識公以言論行否爲離合人才進退爲去留之苦心。夫何公之所汲引而培植者。漸已濫落。不能盡如公志。彼蒼者天。且不憖遺復速裁于公身。詎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無意于斯人耶。雖然。公忠誠肥至之心。必有不死者在。其尙陰騭乎賢哲而嘿贊乎皇靈。

祭梅林胡先生文

座主梅林胡先生被論逮至京師嗣以疾卒其

少子松奇奉其柩還至寧國道中聞里人煽搆家難尤未戢也。棄其柩逃遁不敢歸葬。越明年八月壬申門生耿某將視學新安道自寧國詢先生之柩。知尙屏路隅茆屋下。傷心酸鼻掩面涕泗不能禁。已屬縣令具徒舁至近城僧舍中。躬往撫奠而哭之。曰。嗚呼痛哉。嗟嗟先生而至。此耶。嗚呼痛乎。若等癡兒何在。豈尚未測。天子意耶。先生素齡宏跼。雖不盡當天下心理。天下口而功在社稷。澤被東南。天子明聖固已鑒之矣。往歲之逮也。特旨放還。今使不即病且死。天子恩尙不可測也。即死矣。免究之旨且下矣。天子之意不可知耶。乃妻子離散而不敢舉其柩親戚故舊重足搔首而不敢臨其喪者。何以故耶。嗚呼痛乎。嗟先生而至此耶。聞先生自束髮即思以身屏國家建赫赫勛與郭今公諸人比。並而今故箴箴然僂僂然匿此短簷茆屋下耶。又聞先生初被逮而還也。猶矢志自奮。欲以身死封疆焉。單累尸還。堊以上

服 天子知遇恩而竟齎志以沒耶嗚呼痛乎
嗟嗟先生而至此耶伏思 天子始終加念於
先生卒不因人言而重致譴者蓋鑒先生忠義
之腸且爲後之肩艱大而不避難者勸也乃今
使先生旅櫬道傍而瘞身無所也其寧不隱
天子寬大之恩而沮天下懷忠義者之氣耶使
天子而聞知也其憲不亦震悼悲念耶嗚呼痛
乎嗟嗟先生而至此耶方先生榮寵隆盛時余
屢有效于先生者竿牘具在固率道義規切之
真先生亦不予逆也乃今先生死矣涕漣橫下
而不能以已者豈故烈烈爲兒女子情耶抑豈
以係籍門牆之私已耶顧念 天子有寬先生
之恩而予不能宣先生有毗 天子之功而予
不能明乃坐視先生之死而無所歸也余尙得
比數于人耶古朋友死無所歸且曰於我殯予
故受先生一日之知而始有今日也俾予而忍
於先生又孰不可忍耶茲權置先生之極於茲
陳詞致奠而衷慘情悲語卒卒無倫也先生其

知之耶其不知之耶意先生雖死其英精靈爽
與庸衆不類必有憑藉附麗於天地間者其尙
有以報 天子者耶

吉水李交寫

宋允刊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終

大室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傳一

陸湯二先生學案

象山先生諱九淵字子靜生而清明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訶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

卷十三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嘗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后以稍知所向體力始隨壯云○又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時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二十四歲復齋問

吾今在何處做工夫先生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三十四歲先生與徐子宜同試南官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先生謂子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其所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時考官呂祖謙賞識之云一見此文心開目明必江西陸子靜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諱二只言辨志常

卷十三

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淳熙二年爲鸞湖會時朱子意欲令人博覽而后歸之約先生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覽取証云五歲先生居象山學徒結廬聚居或問先生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嘗謂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勸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或問先生之學自

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嘗曰
念慮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正者頃刻
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
形迹觀者以形迹觀人不足以知人以形迹繩
人不足以教人朱子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
會者實工夫者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建安
無元晦青田無子靜云淳熙十六年知荆門州
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
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

卷十三

三

洪

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
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凡訟應追逮不待遣
人唯命訴者自執狀以追計地近遠立限若如
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
之訟即明多使領元詞自駁之以厚其俗唯怙
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
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
初保伍之制有司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
匿藏其間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盜劫掠

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羣盜屏息先生嘗曰
古人明實理做實事即荆門政如此可見

慈湖先生請簡字敬仲其父通奉公亦知學常
今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至廿八歲時居大
學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方復反觀忽覺
得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
爲一體始信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空言也三
十二歲時王富陽簿攝事臨安府象山新第歸
過之象山長敬仲二歲素相呼以字爲友交留

卷十三

四

洪

半月將別去敬仲念天地間固無疑者但以平
時企慕慙未忍遽離復留之夜集雙閣上因
象山數提本心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
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
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
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適平
旦有驚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
如初象山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
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省覺此

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
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勵揚聲曰更何有也敬
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納弟子
禮焉每謂感陸先生犹是再答一語若更云二
便支離去矣乾道八年秋七月也敬仲嘗自謂
稽衆舍已從人惟已有之一日觀大禹謨舜以
稽衆舍已從人惟帝堯能是是謂自不能也三
復斯言不勝嘆息舜心冲虛不有已善雖稽衆
舍已從人亦自謂不能此所以聖也簡時省及

卷十三

五

此已年六十有六矣所著書甲乙集冠昏喪祭
紀已易諸書行于世
右陸楊二先生學案也人言二先生之學其悟
頃矣乃其脩証漸次若斯耶象山教人諄二以
切已自反改過遷善爲入路而慈湖晚年更以
稽衆舍已從人爲溲省世侈妙悟玄解而劣質
脩然乎又使承學者流未能辨志未能實識本
心不知所謂遷且改與夫稽且從者果足適道
否也余郡侯懷堂先生世傳二先生之學者也

特書此以就正云

薛文清公傳

公諱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曰常祖曰仲
義皆通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曰貞
洪武初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尋改王田配齊
氏一夕夢紫衣人謁見而公生于學舍洪武已
巳八月初十日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
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而聲
洪非常兒也卜之旦吉曰此兒必振吾宗乃舉

卷十三

六

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
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王田父延與
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結爲小友
不敢以師自居永樂初父復除河南榮陽教公
年十五諸生咸尊之爲師藩叅陳宗問聞公名
請見固辭不往宗問就學舍求見索其詩觀嘆
服謂異日必爲大儒欲薦諸朝公以學未就固
辭公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
必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

之強公應河南鄉試公勉就試途中永樂庚子
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
子公固辭時父任懷慶河內教諭卒公居喪服
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
監察御史一日三楊欲識其面今人要之晤公
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尋差監
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錄性理大全
晨夜玩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

卷十三

七

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
爲僉事山東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
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
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
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公因召爲大理寺右少
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
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
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
誣妻魔魅夫死公爲辨其冤臺臣誦事振効公

賈賄出人死請廷鞠振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
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亦
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
得免歸田公居家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
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
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
策焉公以天時人事驗之策虜必宵遁既而果
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餉
公贊都帥先布諭恩信然後耀武貴州遂平事

卷十三

八

竣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
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
不决或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他平
反多類此守備中官與安表誠時無與抗禮者
公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
午節餽扇公曰此 朝廷禮不敢受時司寇楊
寧中丞張純俱負才望及與公同事嘆曰薛公
當於古人中求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
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共館閣之職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焚 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先生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而竄海中時遣王文廉之坐謀叛文時以官保兼總臺憲衆莫敢與爭公抗章辨之乃得減是歲公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卷十三

九

內閣一日召入便殿 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代宋謀凡事取必于智謀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居數月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諫不聽又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亭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 勅即家塾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

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亭嘆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甚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云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

卷十三

十

藏於家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計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營葬于四曰溥曰濬曰濬曰治孫礎登天順甲申進士隆慶辛未乞議從祀孔廟 關中呂文 記公祠述公立朝風節詳矣釋褐始元輔延館之固辭列茅初三公思見之靡得秉義特立不濡迹于權璫執法理冤并致命于園室廷罪誦海刑坐以謀叛則固爭之寧失貴

出之歡端午餽羹禮嫌于上頒則力却之不恤
變倖之怒承召而次且思長孺之必冠決退于
先幾鑒穉生之廢醴諸如此類何皎然烈也余
謂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
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
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
之虛曰大極中無物外物於吾何有人能虛中
無物則大極之妙可默識曰洗心退藏于密以
約失之者鮮曰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

卷十三

十一

無所措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
無事無事心便澄然曰人只一箇心性靜則存
動則應明白坦直無許多勞擾曰一身萬物皆
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曰知天地萬物爲
一體者自能愛曰常默可以見道曰究竟無言
處方知是一源曰此理非利口辨舌所能知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曰應事以理理在
此元不隨去曰應事已即住不可留滯余聞先
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物只是格箇性玩

知言誠亦知性者執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
風節鮮不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
羞矣世何賴焉

白沙陳先生傳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號樂芸諱
琮配林氏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先生生于
白沙里樂芸公先一月卒母林抗節鞠之先生
身長八尺目光如星面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警悟絕人兒時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有天

卷十三

三

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途自盟諸心曰
爲人當如此正統丁卯先生年二十舉廣東鄉
試踰年會試中乙榜告入國子監讀書越甲戌
年二十七從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
多不荅先令治田獨優遇先生講究常竟夕先
生嘗與趙學使書云某時於古聖賢垂訓之書
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居半載歸棄去舉子
業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
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

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于此心此理未有繫泊
昭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習靜陽春
臺足不踰閭者又累年初用功過苦幾致心病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種二
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里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是後來學者
多教之靜坐蓋以所嘗經歷有實效也成化丁
亥先生卒業成均司成刑公試和此日不再得
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真儒復出矣于時一
峯羅子倫定山莊子梟爲之左次遼陽賀子欽
信從受學焉嘗謂學使陳公選曰后世所謂學
記誦詞章而已天之所以與我者懵然莫知蓋
載籍多而耳目亂即六經亦誦而忘味糟粕耳
未免玩物喪志苟不求之書而求諸心察於動
靜有無之機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
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得自我也弘治戊申李世賓來學築楚雲

卷十三

十三

臺于白沙居七越月別歸先生語之曰子凌邁
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
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
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
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
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二化二之妙非見聞
所及將待子潛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嘗
語林緝熙光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
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法我出
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樞柄更有何事上下
來今渾是一片自茲已往更有分殊終日乾二
存此而已語張廷實謂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
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
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
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
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焉耳非有異于人也語東山張子曰夫道至無
而動至近而神故藏于形而斯存能知至

卷十三

十四

無于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
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
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
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世學者
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
言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弘治甲寅湛民澤
居水一旦焚去會試邵檄來學先生以楚雲臺
居之爲語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
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
非休矣又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才覺退便是
進覺病便是藥也目前朋友難與論學無奈不
自覺也又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
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
談道而遺事談事而不及道胥失之矣道無往
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
吾儕至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人也民澤問隨處
體認天理先生首肯語人曰此子爲參前倚衡
學者看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又曰通千

卷十三

十五

里者起足不差將永必有至處世學求自得者
以不意晚見同志可托區區于無窮也先是成
化己亥方伯彭韶嗣督府朱英咸薦其才趣之
北上先生懇疏乞歸養欽授翰林檢討不辭而
去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荅民澤
曰夫不辭以嘗係仕籍與康齋之布衣被聘不
同也屢薦不行達可行也其風志也或勸之著
述不荅其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進
退而不失其正焉耳矣晚以江門釣臺付民澤
申之詩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云弘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改葬于皂帽峯下越
萬曆乙酉 允議從祀孔廟
羅文恭曰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
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經湊合爲匡郭以日
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
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余惟先
生之學蓋識其太以自然爲宗者乃先生至性
天植事母林朝夕不離左右在外母有念輒心

卷十三

十六

動母有孤姪雖寢極割廬田贍之母以期壽終
先生年已七十矣雖衰病甚居喪猶數事伯兄
父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為婚隣貧窘歲推
布以賙其孝友睦恤之行類此初年當路相
知者憐其貧遺之賦田若干推與友朋共臺使
檄為建坊力止之藩司遺金為新居固辭總憲
為買園池于會城居之不受提舉某縣尹某各
遺金若干一因其卒一因其去悉封還之制府
檄有司授祭具輿夫不受江西臺司幣聘王白

卷十三

七

鹿洞教固辭其辭受取子謹嚴如此或遺之牌
具良材友有歆羨者即以畀友有遺之名畫者
或愛之亦即以畀于世諸嗜好汨如也不絕係
籍之朋曰猶賢于吠雪以全交也已絕意仕進
矣猶再上公車以避難也服闕終身不衣文繡
執禮彌謹乃母氏好浮屠病作佛事以禱從俗
而不違逆旅愚少之侮辱里隣侵據其基田咸
置之不校而或竊墜先塋者則諭之亟改而后
已訟其正行不泥容

夫一見先生出諸人曰活孟子活孟子耳目鼻
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賀克恭薦于朝
曰先生作止語默毫釐不苟其根心生色也蓋
如此於職先生見大矣而故明察于倫物學宗
自然矣而故致慎於幾微蓋道貫本末合內外
當如是也承學者自省於此何如哉

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

先正有言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
賢而不豪傑者蓋嘗上下今古三代以還不

卷十三

上

具論孔孟后負豪傑才者輒溺于質矣優入
聖域者誠歎迺潛心學聖以名理著稱者原
本才質足擬古豪傑士固不數然也惟我
昭代文成王先生實乎豪傑之才而聖賢學
者孟子以后鮮與匹矣顧其受才英邁駘宕
不羈少乏循齊之譽而人倫所遭又多不幸
且逢世艱危任肩重鉅其應用施厝有難以
繩矩律者以此世之矯脩莊士或泥其迹不
欲深究其學而一二及門承傳者識及質清

見超志靡祗竊其緒言而張皇之行多不掩
因緣飾以異說致使先生之學竟湮鬱不顯
憂世衛道者至謂先生借寇兵齎盜糧豈不
悲哉愚本據先生生平所歷著世家中特述
其經嘗險阻爲明愴懲悟入之因而尤詳其
晚年省悔克治之切以著其脩証之實世豪
傑士勿徒昵耳而直反之躬不自咎往而亟
圖更其新先生我師以維時見知聞知者多
在豫章舉所知述鄒羅二先生傳外述泰州
心齋傳者陸子靜有言可使不識一字凡夫
立地作聖玩心齋傳先生良知自信立地作
聖訣也

先生姓王氏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羲之
裔也右軍傳二十三世迪功卽壽始自山陰徙
餘姚傳五世曰綱字性常者具文武才 國初
爲劉溫薦爲仕至廣東參議遇苗亂死之參議
生彥達達傷父死難不仕號秘湖漁隱漁隱生
與準是爲先生高祖精禮易永樂中辟舉避走

隱居崖傷足得免因號隱石翁翁生傑以明經
貢大學號槐里子生天叙號竹軒以子貴贈禮
部右侍郎后加贈如先生爵累世載德見諸名
公所著傳贈公生華是爲先生父號海日一號
罷山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
吏部尚書母鄭夫人娠十四月而誕先生成化
壬辰九月丁亥也先生生五歲始言卽能誦贈
公所恒讀書贈公訝之對曰兒往耳而默記之
也尚書公及第先生方十齡贈公携如京師過

金山飲客命賦詩先生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
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
洞龍眠客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曰山近月
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
還見山小月更濶卓志超識其夙植耶比至京
就塾嘗聞塾師以科第爲第一等事先生中不
然曰科第上有聖賢事當爲者贈公聞而奇之
丙午年十五遊居庸慨然有經畧四方志是時
畿輔秦楚患盜擬上書闕下尚書公斥之乃止

弘治改元戊申年十七外舅諸公宦豫章往就
甥館合邑畢開步鐵柱宮見道士靜坐與語說
之遂相對終夕明年歸越過廣信謁盧一齋諒
諒故游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爲必可至深
契焉先生故好譚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
信先生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年二
十一舉鄉試入京爲考亭格物學覺煩苦無得
乃貶爲詞章明年下第時相李文正戲呼爲來
科狀元且曰試以吾言作賦先生援筆立就騰

卷三

主

美爲天才天才云念疆園多警乃留意兵法尋
有疾復談養生術己未年二十八成進士觀政
工部與海內名士喬宇汪浚李夢陽何景明顧
璘徐積卿邊貢輩學古文詞已差督造王威寧
墳事竣謝幣不受受其佩劔以符所夢也應詔
上邊務八事踰年授比部主事創製因園巡警
規至今遵之嗣差視讞江北便遊九華聞崑洞
有異人歷嶮訪之異人初不語徐曰周茂叔程
伯淳若家好秀才可歸求之先生會心焉壬戌

明告歸越年三十二究心二氏之學築洞陽
明麓日夕動脩習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
已忘物忘天忘地混與太虛同體有欲言而不
得者常思遺棄世界而不能置念于祖母岑及
尚書公久之悟此念生自孩提人之種性滅絕
種性非正學也甲子聘王山東試識拔多名士
程錄盡出其手士林傳誦焉明年門人始進與
甘泉湛公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什而興晚得
友甘泉而后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正德改

卷三

主

元丙寅庵庵理竊柄惡南臺省戴純薄彥徵等攻
已遂繫詔獄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先生杖
謫貴州龍場驛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耳
心焉先生至錢塘托跡授江附估舫邂逅遇颶
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扣寺求宿不納則之別
刹二故虎穴僧恒起旅客于中而利其遺物于
虎口及先生至虎逃刹咆哮不入及旦僧知先
生無恙異之乃要至寺則前鐵柱宮所晤道士
在焉因與商遠適意道士曰公有親在且名

朝野倘不逞之徒假姓名倡亂家族危矣爲筮之遇明夷遂決策歸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丁卯夏徐曰仁愛及蔡宗允朱節受學是秋三子同舉鄉試別先生爲序明師友之義具文錄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駭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小茆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肩瘡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目同旅行者父子主僕

卷十三

孟

駢首病死爲文瘞之而自爲石郭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二非二天則自見証之六經四子無不昭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與學者嘗發格致肯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寓居之幾宣慰來遺餽却之因申

朝廷威信今甲折其威之議又調之出兵乎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志在夷狄患難中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履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寃錄而葺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今時嘗論知行合一初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即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二者惟此知故即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

卷十三

孟

局于習聞執以考索爲知以摹擬爲行從來失聞之多疑疑者過常德辰州見葉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后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顧須刊落聲華切已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后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黃宗賢籍來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后契良知肯始納賢稱門

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年先生陞
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
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精鑒同
察方叔賢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
肅贊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
選貢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謂王司
成鳳曰仁人心也体本弘毅識仁則弘毅自不
容已云已陞南京大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
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

卷十三

五

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
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
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曰仁蓋得于反身
實體也踰年至滁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
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
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
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
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重受業
先生往懲末俗卑汙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

掖時見有流入空虛爲言高論者甚悔之自
是教學者存理去欲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
學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
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
知墮于狼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定在無
窮盡未可少有得即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
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微然居之不
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
訑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爲之悚息汗

卷十三

五

顏而彼且悍然不顧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
道者性不同何如曰道無方体即天也人嘗
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即天何莫非道彼局于
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
自己心体即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
始更何同異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
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
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
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

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
在人情裡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
性情寂感体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体微而
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
其用未得其体也善學者因用識体耳又曰体
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
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
未發曰譬之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
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寂天

卷三

三

美

實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卿曰心之本体原
是如此蓋論本体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是
出其主宰常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
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卿之有又
曰心不可以動靜分体用動靜時也即体而言
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謂靜可見体動可見
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
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齊萬物從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后儒不明格物之說

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
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
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有餘日不足者日有
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
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者愚矣哉乙
亥臨川陳惟濬見先生于龍江述問答四條
後再見于虔州述先生語十五條具傳習錄中
丙子年四十五陞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

卷十三

三

洪

賊魁唐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
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
汊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
四出劫掠為患累年三省撫臣往相為觀望急
則議請夾勦每諭時兵始集則賊已竄匿徒
糜餉費為居民苦而時宸濠業已潛蓄不軌陰
與賊通為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前撫臣
畏難引疾彼論去先生丁丑春蒞任始至置二
匣行臺前曰未遇民情頗聞已過諗漳患孔棘

甫旬日即出師初以粵兵違節制失利衆議濟
師侯秋舉先生不可貽率諸道進兵趣上杭出
其不意直搗象湖衆勝破長富及水竹等四十
余集漳南以平其年九月疏上本兵覆請改授
提督兼巡撫得便宜行事意蓋微也十月成軍
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三洞
賊尤爲悍黠擬官僭號爲惡稔矣時聞各集破
懼而佯款陰增機險竄毒以虞王師先生故休
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振旅復舉擊

卷二

元

其憚又一鼓而破三洞再鼓而下九連其分合
先後算無遺策矣捷奏陞副都御史廕子錦衣
衛世襲千戶先生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
再籍兵無控升數十年負固不逞之兇一旦殄
蕩功何偉也且諗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
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廩
矣第疏通塩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
民申保甲宣諭告格于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
和煦中已開縣治置巡司移郵驛以圖厚厥終

經畧周而盡解到今矣先生在事燕居則挽強
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即倥偬中時三朋來問
學揮麈談道其任事何動而神情又何暇裕耶
志珊就擒先生訊之曰汝何策得衆若此珊曰
平生見世魁傑夫必多方招結不輕放過也先
生退謂九川曰吾儕求友當如此矣其年刻古
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報太和少宰羅整菴獻
書論格致甚辨后報顧華玉璘書尤辨而拔本
塞源論發千古萬物同体旨訂從俗習相沿痼

卷十三

辛

弊可俟百世者二書具傳習錄中薛侃等刻傳
習錄修濂溪書院以待四方來學歐陽崇一德
受學崇一年最少已舉鄉試先生深器之己卯
鄒謙之_時來學詳具本傳其年六月奉勅勘
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反急走小舸返吉
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
并傳檄隣省扶義勳王先生于時以兵難卒集
且虞兩都之無備也乃爲先聲張疑以逗遛賊
兵而又多方行間以離其黨濠果遷延至七月

初始發南昌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
集食請亟救安慶先生策曰南昌既已從逆南
康九江又失守而我師深入與賊交持如南昌
絕我糧道南康九江之兵從中夾擊安慶必不
能援是腹背受兵非策也不如先舉南昌法所
謂攻所必救是已乃誓師漳樹授文定等方畧
如期俱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
遂拔擒諸從逆居守者先生入城藉封府庫撫
集居民時賊攻安慶方急聞南昌破大恐李士

卷十三

主

實等謀棄南昌徑趨南京或從斬黃直犯北關
濠入前間不聽悉衆還食謂賊衆盛欲堅壁待
援先生度賊進不得遲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
奇擊情便遂迎戰于樵舍三戰大破之執濠并
其官嬪遺孽偽相李士實等捷奏不宣諸奸佞
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 制親征遣先鋒諭先
生縱濠鄱湖俟 駕至臨戰執之爲悅謀巨測
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 行在而彬等率兵至
南昌飛語四出先生道過近侍張永諗爲璫中

之有良者爲請江西 可虞即以俘屬獻止
上親征而臥病杭城寺中取進止久之 勅兼
巡撫還江西明年 上在留都諸奸佞百方譏
搆屢僞旨召先生意圖之先生知不赴因譖先
生有將心試召之必逆命先生因永知其謀時
聞 召即乘小舫取漁艇數十爲衛星夜破浪
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佞沮之不得見退次蕪
湖已待 命九華山踰月 上使校覘之諗先
生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

卷十三

主

言者誣矣乃復 命還江西先生過開先寺刻
石紀事曰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
而折神噐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其年裏復如贛至則閱兵偃
武如常門人危疑甚問請釋兵還省先生處之
大然第曰二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
諸奸佞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
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知先生擒濠
之功之偉不知先生惟時沉機曲算內戢兇倖

妨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凜凜乎知特
敵如履春冰矣濠伏誅咨部院雪葉元亨冤
狀元亨楚人處濠以講學爲名禮招之元亨因
以學規濠濠不憚而返先生衛之歸后謗構先
生者波及之故先生爲雪云其年秋還南昌泰
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贄以賓禮見
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
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
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

卷三

三

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
爲易名艮字汝止卒已先生年五十遺謙之書
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
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凌瀨
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
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
耳倫彥式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
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
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

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云
祠訓時之制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
勿忘自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
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
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二物二純乎理而
無人爲之禱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
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
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口事二物二求至善
是離而二矣先生五疏乞省堊其年始得允歸

卷十三

三

越錢洪甫德洪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
受學時輔臣惡本兵王瓊甚而先生奏捷既每
歸功本兵盡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
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
久不賞嘉靖改元始 詔錄先生功封新建伯
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三代贈封如其爵
遣使迎宴勞使至門而海日公卒先生宅憂忌
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服闋竟不
召

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幾盡先生不自安
系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先生憂
居在里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
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
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
者彌衆郡守南元善諱爲先生卒未所錄士也
守紹時聞良知旨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
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
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

卷十三

三

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
之元善初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
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
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
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進賢舒國用
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
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先生於禮樂蓋深達本
原如此國用疑敬畏累洒落曰洒落生于天理
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洒

也若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

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
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
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
千經萬典無不胾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
國昌談長生術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
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
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
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

卷十三

三

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爲性者可冲于
天盡爲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
也昌國憮然曰命愚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
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
不知乎曰疇知晝執惜二而生蠢二而食不着
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二不昧
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說
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無聖人
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

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即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之謂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成二見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

卷十三

七

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旨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后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窺二氏一

班者輒指擊周程即孔孟亦升髦之何其不作

具文錄中

執南元善疑博約先後訓先生著說解之具文錄中甲申海寧董蘿石湮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贊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禮遇之為著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為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實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不務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為賓人矣是求在外者

卷十三

八

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梗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紳官司理者恨為職業所索無暇為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為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害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援而曲徇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諳而消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

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
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
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荅異一裁之一
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
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
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
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廬不
荅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廬孟語曰此孟
中下乃能感此體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

卷十三

五

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
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涕泗橫下
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至老不負
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躁浮忿慾皆緣良知
蔽塞而后有非大勇不能制而克也中庸曰知
耻近乎勇耻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
屈服人爲耻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耻以憤怒
嗜欲不得直意任情爲耻耻非可耻而不知耻
所當耻外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類直

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邵守見過
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生喟曰諸友不
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
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
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
聽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
學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
倚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
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

卷十三

四

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
耶友因有省曰市人鬪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
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尔欺心先生聞
之呼弟子曰聰之夫三呼三講學也弟子曰詬
也焉云學曰汝不開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
何曰既爲學又焉詬曰夫三也惟知責諸人不
知反諸已故也致良知者惟友之良心不欺此
理耳先生察通言謹細節一語點撥人銀鍊人
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占被黜書來問學惟以

得聞學為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間先生壯之
還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
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
惟以致良知為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
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
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致
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為困四言致
知非為逆憶致良知則知除知阻自然明覺而
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曰

卷十三

聖

夫

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威位
崇媚嫉者謗或謂學駁朱儒泥同者謗或謂有
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
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
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
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
報書為金陶沙不能含沙朱金云聶文蔚豹
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性于天下道
固自在蓋明已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

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体之心不容自
已非祈人之信已知已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
拜后按閩聞計始為位哭稱門生云先是岑猛
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
復叛提督姚鎮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廣南
太因言官石金大臣席書等薦先生代鎮復
命兼鄯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瀕行王汝止以
所契格物旨陳說志遠矣先生曰侯子他日自
明之剖而不發有以也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

卷十三

聖

E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体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
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
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
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為剌語者時同錢洪
甫質証之先生先生曰悟此本体人已內外一
齊了徹顏子伯厚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
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蓋無善無惡性
体也大學所謂至善者常人亦同之性相近也
願習相遠矣為善去惡雖聖人有不能盡者且

斯体也言下一契即了耶抑須本諸身而實能止之也止至善者即善且無咒惡耶顏子擇中得善固悟斯体者而何有不善不善又何加知乃不行耶近世橫驚决裂者嘗託此語爲口實是將此体爲集詬稔惡因矣豈其指執豈其指執承學者混于佛氏見耳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

卷十三

聖

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湔磨刮常人心如駁蝕鏡湔磨加刮磨方漸識本体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叮嚀若此抑先生非徒以言證

告戒也蓋身之矣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爲評謨者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勵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參承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省曰善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弟至相牴牾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却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媿矣平顛賊后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体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

卷十三

聖

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已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比入粵沿途咨詢悉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念二酋既已授首其遺孽億萬生靈可格而撫者惟是斷騰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瘡痍表積表爲患苦耳既至梧乃開示恩信蘇受等遂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先生薄示懲遣歸農八縣年春途經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

目設流鎮制爲交趾嚴刻石云爰告思田母

志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二 文武聖神率

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府勒石云田

石平田州寧田水紫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聲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土守仁勒此石告

后人遺蘇受時先生論之曰 朝廷宥爾宜有

以報衆皆頃首願效死蓋欲借其力剪除斷滕

峽及八寨也乃姑令歸農以候征發約期日至

七月先是召討思田永順保靖土兵還道出八

卷十三

聖

+

寨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

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

夾擊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親行相度夷

險疏諸經畧甚悉霍文敏廣人也言于 上謂

思田之亂徃兵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

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頑

叛稽賴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也至于八寨斷

滕之舉尤有八善云捷奏 勅使資獎至而先

生病矣懇疏乞歸遂班師至南安慶時年五十

七歲靖戊子十一月丁卯也夙忌先生者從中

諸子 上抑其實請削奪官爵賴 肅皇明聖

憐先生功以封爵本 先朝信令不久但停卹

典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 上俞言官請贈新

建侯謚文成

制口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

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

易名榮逾華表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

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卷十三

聖

漢

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寇

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

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

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

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

勿效閩粵之箐集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

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

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還

彼淮蔡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勲中興帶礪之

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
賞移罰重爰遵遺 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
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
為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祠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
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
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明年子正億嗣封伯
某年卒億子承勲嗣越萬曆十二年 今上俞
廷臣議從祀孔廟

卷十三

七

楚黃耿生曰先生少稟殊質受才卓犖於學無
所不窺嘗泛濫于詞章馳騁于孫吳英邁不羈
雖其志有在亦才所縱也筮仕立朝則以風節
著柄文則以文章顯展采錯事則以政治稱平
顧賊討藩逆戡粵亂樹鴻建茂燁然烈矣先生
愈不以自多而惟以明此絕學為已任先生之
學故以致良知為宗也羅文恭謂其學凡三變
其教亦三變繁豈于此肯外別為轉換加增哉
蓋此知之量原無止極先生之志弘且遠故于

此字惟一日精惟精日一其精進亦自無已而
發亦因之也緬懷先生習靜陽明洞中時若已
有見矣俾世淺薄者覩斯光景其不玩弄狂恣
者幾希乃先生顧不自憚也而精進焉逮龍場
處困之極豁然大悟所謂有無內外動靜寂感
已能一之不為二見矣而猶不自已所為求友
資切者何殷二也于時教人嘗提知行合一指
而學者局于習聞難入間教之默坐澄心体認
此理而高明者或樂煩便而忘積累先生慮之

卷十三

八

故自滁留后時以存理去欲省克立誠為教蓋
即所体認者而實體之非二指也比當宸濠叛
許之難軍旅危疑中自分呼吸俄頃社稷安危
百萬生靈生死攸係非直一身之休戚已者于
時第恃此知照察運用倚着散緩一毫不得乃
益信此知神感神應圓機妙用本來具足如是
以是自信亦以此公之人人自是為教專提致
良知三字蓋默不假坐而成心不待澄而定矣
嘗跡先生生平無論其辨析疑義極深入微

所未發即諸語譚談皆精義妙道也無論其立
言敷訓食爲世則即發教公移其睿智仁衷貫
徹于孺孩奸宄矣無論其宜猷策敵機智若神
即陶鑄英賢所以裁成誘掖者其矜昧指顧一
洪治鉗鑄也惟先生渾身徹体直一囊良知朗
炳煥燦照曜千古卦彼參談向上一機者吾不
知之矣聆其談若空花海蜃視其履若燕遊夢
馳厝之用若塗飯塵羹輒近以此學爲詬病無
惑也噫人之所以寓形而生者實惟此知人之

卷十三

咒

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致此知先生揭此旨示人
豈直爲學者增徽標聲哉實起死而還之生挈
人倫而俾勿淪于異類也吾儕誠不耳枉死而
求無忝所生不安于異類而思所以爲人奈何
過懲乎世之詬病者而不反躬一默識乎哉

吉水李交寫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傳

王心齋先生傳

蘇朱陶韓二子附

先生姓王氏名艮字汝止學者宗之稱心齋先
生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素顯先生有異質隆
額脩矐少食貧父曰紀芳服役于公一日天甚
寒方急齋盥冷水先生至視所覩之痛哭曰爲
人子今親寒盥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自是出
代親役里巷人乎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商販東

卷十四

二

魯間疾受醫倒倉法而愈因究心醫術蓋爲事
親不可不知也經孔林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
然爲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
語孝經章句誦習至頽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
頽子爲孔門高弟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
今人耳也製冠服爲笏請四勿語手持而
躬踐之惟謹居后築斗室晨昏定省已閉關靜
思至忘寢食者累年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
踊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

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
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
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
先生入悟始也族長老諗其有志天下每以艱
大事質之立爲劈畫胥中機宜里俗故好奉佛
先生準古秉禮勸令墮佛像祀祖先會雙瑞佛
姓者矯上旨索鷹犬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
爲慢佛故先生曰吾自當之躬往謁瑞璫爲先
生言論于儀所感格更與先生交驩擬薦于

卷十四

二

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居嘗以經以儒釋
經多發儒先所未發先是文成自龍場謫歸與
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讐爭之及撫
豫章時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
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奉親鵜居未及聞也有
黃塾師者吉州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類吾撫
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
知某談格物如其同足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
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于父如豫章

王則以詩爲贊歸然由中肩披上座往覆辨論
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文成退謂門人曰
吾擒宸濠時無少動今爲斯人動矣居七日告
歸省歸無何擬復往父以險阻難之先生謂誠
可動天無憚險阻時早族長老曰若能致雨天
信可動也先生秉虔籲天澍雨倏降乃得父命
復如豫章過金陵思南雍爲首善地欲以所學
諭之至大學前六館士覩先生冠服異常環聚
問所治經曰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司成因進與

卷十四

三

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須越王先生成之時
文成以外艱家居先生從居越四方來學者咸
屬先生開導焉久之嘆曰風之未遠學何由徧
乃製輕車詣京師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所感
動爲書千餘言諄々申孝弟擬伏闕上同門力
勸止乃還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
伏庭下痛自省悟久之乃見無何文成復起制
兩廣順衍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
明也后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

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胥至直指洪公垣爲構
精舍居之先生英邁天挺初類狂既受學文成
養粹氣和性靈澄徹音咳顧盼使人意消往二
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
響疾精蘊畢露嘗舉魯論就正語悟呂涇野寓
書發大學止至善旨于鄒文莊晚作大成學歌
進羅文恭浚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重不嫻
文義下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
脚矣其里林子仁聞其學發之時義冠南宮興

卷十四

四

化李文定大魁天下應制義亦多發其學旨徐
方伯子直承之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之傳
宮洗楊貞復它如教司成張中丞尊信之者未
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仲子璧尤
能述其學余徒自下李士龍楊道南焦弱侯吳
伯恒俱與莫逆余亦因之私淑先生云嘗聞先
生兩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夫以重門儒
生功倖富相先生之學豈窒於用者乃總漕劉
公節愷法吳公惕皆特疏薦聞趙文肅曾疏請

用真儒意實在先生俱格不報嗚呼天亦將以
先生爲木鐸也與哉于時親炙速肖歛風興起
者非獨纓綬詩書士雖堯豎工役一聞聲咳咸
若凜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者里有樵者朱
姓名逸曰樵堯易發樗擇精者共母而累其糲
批爲糲以樵一日過先生閭而行吟曰離山十
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先生聞而呼
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通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
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已矣矣樵因前而負墻

卷十四

五

竊聽先生語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
聽談取所裒糲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
如初疲則班所樵堯于地跌坐以息踰時仰天
浩歌聲若出金石適然得也先生門徒或覲其
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
招而款語曰諗子雅志顧苦貧而勞生若此願
奉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今吾得日夕相
從商切幸甚樵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憲曰子非
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憶一起矣是子將

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却之后學使胡植氏教欲
招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招之
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
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
韓氏名某居蓬屋三間陶甃爲生常假貸于人
爲甃雨壞甃坯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窰
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幼卒業于先生仲
子門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常自咏曰三間茹屋
歸新王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屨空衣若懸鶴

卷十

六

宴如也年逾三紀尚縲仲子倡義屬門徒贖錢
助之婚婦初歸曰笥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
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而夫而不
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曰爲程今織菰囊易
糲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饘已肅共之如賓焉后
聆先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
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
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荆跣坐論學
數日興盡則擊舟偕之廣歌互咏如別村聚所

常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蓋徧所
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汎三下上歌聲
洋三與棹音欸乃相應和觀聞者欣賞若群仙
子嬉游于瀛閨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之遺米
二石白金一錠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畧曰儂
窶人也承明府授榮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
糲食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
非窶人所堪承也今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
于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

卷十

七

所以報明府也今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
李元宰時休沐在里教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
規李公益重其人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
獎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加幣執禮論之令其
必予受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于同門
后予巡按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
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
位極人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
渠在傍不覺狂發拊牀嘆曰安能如儂識此此

子意耶子竟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
即不損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
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
領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間有譚及別務者
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閑泛語或稱引經
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
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
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澹曰樂吾不虛云
耿氏曰我 明自姚江倡學後世以學自任者

卷十四

不數先生常布士乃其傳漫廣且遠何哉蓋學
惟本諸身可徵諸庶民者乃可法天下傳後世
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以悟性爲宗
以孝弟爲實以九二見龍爲家舍得孔氏家法
矣綜其旨歸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
躬責己爲勉仁廓披聖途至易至簡固超然妙
悟不滯形器而亦確然脩証不墮玄虛褻然孔
氏正脉其師表王公名卿下逮樵豎陶工有以
也或者疑先生出則爲帝者師處則爲天下萬

世師語懼爲狂誕者口實然乎曰否先生實自
篤信其道如此若曰執此輔世親三長三天下
平治世之大經大法具是所謂有帝者起必來
取法執此善世庸言庸行是愚夫愚婦可與知
能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云耳非謂學者必
務自尊大如此也先生嘗謂立其身以爲天下
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所以語立
身甚詳而所以自立者益甚嚴夷考其生平無
葉言無越履巨節細行咸可以昭日月通神明

卷十四

九

語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之德至矣世跡
一二末學之狂誕而病先生學是懲噎而廢食
也先生之學故民生日用之食也食可廢乎哉
惟我 皇祖龍蟠淮甸起而重造乾坤廓清寰
宇維時佐命元功邁雲龍鳳虎之會者多江北
淮南產也傳八葉而先生生于泰泰固淮甸
委也孟子嘗謂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又推堯舜湯文之相承虛有見知聞知者然則
先生之生鍾靈應運非偶也先生嘗作歌曰常

得斯人繼斯道 大明萬世還多多斯道晦明
故與世運相隆替某願世共明先生之學不為
異說簞蠱我 明賈其無疆惟休執為是迹先
生履作傳表而章之載編其遺錄以諭諸同好
趙文肅誌其墓謂所著格物要旨勉仁方百世
不能易其遺錄中

東廓鄒先生傳

先生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其先自永
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激源里始以儒起家生仕

卷十四

十一

魯仕魯生思係思係生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
至按察僉事僉事一夕夢孔子立于門厥配周
宜入亦夢曰墮于懷乃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先
生生先生生而穎敏循齊九歲從僉事公南大
理宦邸羅整菴公欽見而奇之已游胡司寇璉
之門力學精思德器日粹棘寺察案相慶署中
有頌子云正德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鄉
試其年婚娶王氏尋母周宜人卒治葬廬墓側
越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會試第一先是文成王

公移今廬陵先生慕而謁之一見期許是歲王
公以吏部主事司分校主試者知王公有精鑒
出諸雋卷取裁王公閱及先生卷曰此必安福
鄒某也亡論文其人品亦冠天下者遂冠南宮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僉事公時任閩
遂解官歸踰年先生亦引疾歸侍養四方人士
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
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
已卯先生年二十九就質王公于虔臺王公曰

卷十四

十二

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也致吾心
之良知于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
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
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卷
生豁然悟遂爾誓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
宸濠反先生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郡從義起
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嘉靖壬午
世宗登極錄舊臣踰年先生始出如越謁王公
恭訂月餘既別王公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

何念謙之之深也王公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入京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贈僉事公奉政大夫母宜人妻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于越省王公而後復任先生未歷吏事而莅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嘗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暨諸賢講學典禮

卷十四

十三

風動隣郡寧徵池太間志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啓之也丁亥先生年三十七陞南京主客郎中驗年王公卒于師先生服心喪九華書院成先生記之其畧謂良知即天命之性靈昭不昧塗人與聖賢同惟能戒謹恐懼保其本體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中立和出而天德純王道脩云在部日與甘泉楊涇野楊聚講一日病同門王心齋薛中離侃錢緒山洪德王龍溪繼偕來商究先生臥聽之嘗自書曰從前就事體念尚非

本體流而不免起滅云記主客司題名明學無分內外神外驚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疑神內外而脫畧於倫物是自私者也戒謹恐懼無內外無須臾離以求復其性方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云辛卯給由至真州痔作請告歸過蘇常訪親莊渠校諸公發知行敬義合一旨秋趨會稽哭王公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還里會程太史時量移為其邑令贊之方田均賦不避嫌怨邑民至今賴之甲午叙文

卷十四

十三

成文錄中稱文成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其文章政事氣節勲烈皆一良知流行云丙申大會於復古作惜陰說以警同志畧云天道無停機元亨利貞以時行而百物生良知無停機仁義中正以時出而萬化成云戊戌先生年四十八薦起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時徐文貞階督學江西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開講於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旨畧曰後世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為不可

學而不察夫良知本体原與堯舜無異近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同体故遂以任意為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証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道性善是直指本心使學者反身切己自成自道中間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盡不是性中帶來善學者反觀內照直求本体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總是兢業一純一不已一派源流云已

卷五

五

以譽望召入為司經洗馬當事者以非已出不悅會公偕霍公上聖功圖因搆之禍幾不測賴衆救免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從祀議具集時與徐文貞羅文恭洪趙浚谷時唐荆川順之相資切侍御毛介川愷張浮峯元胡梅林憲咸從之游士類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毛介川上疏留亦調外任先生出京時著醫說為同志留別畧云善教之淑群才也猶醫

療病學者思淑身猶抱病而求療也夫直而不至於溫不足為直寬而不至於栗不足為寬剛而不免於虐簡而不免於敖不足為剛且簡唐虞教學醫案具可覆云六月抵南都王夫人卒尋改南京國子監祭酒先生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該自陳先生疏中寓交倣意諛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是歲嘉靖辛丑先生年五十有一也明年夏繼娶

卷五

五

李夫人秋會西里明年癸卯遊南嶽申濂溪無欲篇示楚學者又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云歸歷攸邑諸生聽講於金仙洞語諸生格致言謂子臣弟友庸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慙是聖門致知格物工課云甲辰會北里祭易損卦言云懲忿則火不炎上窒欲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既濟長生久視之方云乙巳會富池申師訓云聖門志學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收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安之何以

善端一秉與之良必不能安自戒自懼顧明命而順帝則此是時二下學時二上達時二無愧作樂四海侯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只是矩云丙午大會於青原途會白鷺發孟子大丈夫肯丁未遊廬山開講於白鹿洞揭濂溪易惡至中語是聖學正脉舉晦菴脫凡近遊高明四語是喚醒來學趨避關頭舉象山喻義喻利講義是指出本心斬截又離葛藤末申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裁成輔相舉自中和流出乃是學

卷十四

七

術王伯諫駁云又著學聖篇畧云無欲爲要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語古聖於逸樂聲色周游罔滯不遁不殖猶惻二勸規如是吾儕不猛自洗刷而依違其中安望其入聖域而達天德哉戊申會復古石屋友有嗟苦世界磨者先生謂善學者以拂辭爲王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知無入而不自得乃可以語須臾不可離學術云其年九月會吉水之龍華語羅文恭及諸同志云古人發育萬物只從此三千二百克拓

不是懸空擔當二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不是枝節檢點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有中和一是皆有仁義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仁義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處云又云學分動靜分有無不是理正脉仰觀於天常運俯察於川常流內省於心知昭然常虛常靈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涵虛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晝夜獨知不悞逃諺天則更何言學也復古作惜陰申約畧云惜陰之會始丙戌創今同會之友精進者少因循者衆喜怒哀樂遷而自以爲認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爲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貽貽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于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坐在此生上以貽貽師門下以疑誤後學中夜思之極自然可也其年大會南浦諸公論心体自修克己工夫健而不已聖學常流顯

不息健是太極之自然強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恐懼幾若畏物恐非自然宗旨云有友云真性超脫之機須從無極大極悟入先生曰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見得真性本体而日用應酬奏泊不得非下學上達之旨也又述晦菴嘗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心後此心常發惟當於常運處見太極於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大極離常發而求真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此語甚精確云庚戌先生年六十其年至祈門會講于東山舉齊景千駟不及餓夫管仲一匡取羞童子以破世貪富功利之關又舉考亭勿爲嬰兒而爲大人語因引孟子語丈夫有曰大曰小曰賤三品申之訂會約云先生往考亭舉小成虛遠之旨爲勸戒寤而惕然至是爲文以冀中云安於小成者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至於不著不察驚於虛遠者嚶嚶自銜而不察

病至離物遺倫晚景侵尋猛自怨艾以是取善四方不遑寧處云時聶雙江豹有歸寂說先生致書畧云良知一字與天地同運日月同明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惟能戒懼保本体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氣質自襍不以聞見推測自鑿方是合德合明皜皜二宗肯若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執內病於本性均也辛亥避暑武功與學者發明孟子牛山童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以聲色貨利對者曰此公劉太王興王之具而可咎耶或以妻子爲累者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孝養之資而可咎耶諸子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已先生然之曰知自由已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時先生教語多主默識曰默識是不厭不倦宗旨子思戒懼不聞不覩正是默識工夫此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云有以出處嘗先生者先生云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

乃無往不潔淨也壬子會復古示學者曰戒懼之功雖同而其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與念皆未也惟戒懼不觀不聞者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云乙丑春會復古極論好學辨志之旨曰求飽求安是千罪萬過之窠臼從古聖賢皆從不求安飽煨煉出來顏子之樂從簞瓢陋巷中得禹無間然在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丙辰季子善登第詩勗之中云 國恩何以報家範安可喻爲諗同升友全歸明命

卷十四

干

初是歲耳泉湛公由衡山來青原時公年九十而先生年亦六十六矣率仲子及諸同志迎之預誠同志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辨論而先生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醕一準古養老禮惟謹嗣肩大水連舟送至虔洒涕而別湛公慰之曰子慮此別不可再耶諭十數年重來晤子也湛公重嗟嘆王公之門得人如此丁巳會白鷺學以王敬所率生儒以千計聽講先生發明學庸合一之旨畧曰大學以家國天下納諸明三

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絀諸致中和天地萬物家國天下之總名也中和者明德之異名也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焉曰率性復焉曰修道而本源源不越慎獨一默獨慎則意識誠則念慊好樂無所滯而心得其正命之曰中親愛賤惡無所辟而身得其脩命之曰和立中達和溥博而時出之以言乎家庭曰齊以言乎閭里曰治以言乎四海九州曰天下平人人有家國天下人人有天地萬物曰天子至於庶人無二學自

卷十四

主

洪

唐虞至於洙泗無二功世欲位育而不致中和欲致中和而不戒愆聞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而至善日遠矣純公定性之功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無將迎無內外無動靜而川上一嘆揭天德王道之要歸諸慎獨宛然聖門宗旨云會香積學者問顏子克己曰以非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不可曰爲仁由己正靠此已視聽言動皆已也問曾子爲人謀肯曰仁者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仁義

心而全歸是謂人道賊仁賊義無惻隱羞惡之良則爲禽獸而非人發憤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孔子爲人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服膺勿失顏子爲人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是曾子爲人謀而忠處不能仁爲己任則一善自足爲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爲弗毅非忠於自謀者交而信薄此學於友也傳而習迪此學於師也若以忠人之謀釋之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非其守約之學矣問費隱曰卽傳文約禮肯文

卷十四

三

也者禮之見於外者散于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根于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何費也孰主宰是孰網維是卽之無所指之無定執之無得是禮也何隱也知費而隱隱而費則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營爲視聽言動一于天則而不可須臾離斯可與語欲罷不能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言象未斯可語欲從末由矣問孟子性善曰此卽大學明德中庸率性

一派源流分氣質天地言性者離矣其年又示季子書云古之學脉只從齊明威服以事上帝事鬼神以明德物察人倫游衍出王更無二塗歟先師謂齊明卽恂慤威服卽威儀良工苦心云戊午會復古與雙江念菴師泉諸公究極寂感之旨夏再會題同心卷慨仁之難成由人或知趨于善者不知力學知力學者不知歸道而宿於仁云冬復真書院成示學者云仁者人也足聖人示做人正脉渙仁爲己任方可頂天履

卷十四

三

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便近於禽獸然仁義之實各從事親從兄自通自卑去便可通神明光四表云時徐子貞當國寓書勉之用易畧云一陽之卦隨寓身以自得在初爲復不遠復無祇悔而見天地之心在二爲師示天寵以懷萬邦在三爲謙勞謙而有終在四爲豫朋盍簪而大有得在五爲比三驅而邑人不戒在六爲剝得輿而民所歸一公貞純精粹不受一毫陰邪汚染是以朋來無咎克實輝光爲泰

以立三才之極云已未又書示季子云學之正脉只是慎獨獨知不含晝夜天運川流三千三百發育峻極皆由此出不是聞見測度講說得來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戰兢臨履復薄古人事親事天更無別途輒湏更離之便於仁孝有虧云庚申先生年七十赴懷王會發孟子鷄鳴章是學脉研幾利善之間舜跖攸分中更別無駐足處云其年謁陽明祠門人胡宗憲時總制浙東來迎因入天真開講語具浙

卷五

五

遊講語中或問知德者鮮曰此聖學入微脉路虛談虛見未可爲知德子路聞善必行告過必喜勇矣而猶未知德蓋善從聞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充自訟者故惟擇中弗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夫運川流始爲知幾始爲知止斯爲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傳聞游武夷謁文公書院及陽明甘泉祠語具武夷荅問中其年季子善以刑部主事給由復先生原官致仕贈封王氏李氏俱恭人辛酉會復古發道心人心之

旨曰動以天曰道心無聲無臭故曰微動以人曰人心作好作惡紛然不安故曰危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雜也惟一者一於道心也常精常一是爲允執厥中云壬戌先生年七十有二八月大會復貞開示學者益肥切謂天下之道二惟誠與僞天下之學術二惟言與行庸行庸言時措於子臣弟友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數率云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諸子扶坐端拱正衣冠而卒當

卷十四

五

疾亟時走而禱者交於途計聞哭而奠者屬於道爲位以哭服心喪者幾徧域中越二年甲子塋於邑竹坡原羅文恭銘其墓徐文貞表之邑人士呈請祠之學宮左春秋蒸嘗焉丙寅禮宗登極改元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莊先生生子伯義字某舉嘉靖癸卯江西鄉試仕仲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季善登嘉靖丙辰進士仕累太常卿義生某善生德治嘉靖庚辰進士仕至河南按察司僉事具

未進士見任翰林編修吳生德泳登萬曆丙戌進士見任某道御史

楚黃耿生曰孔氏學脉歸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矣惟先生以天授現材弱魁天下邁迹金馬蓋不待荐躋崇廩而燁二清華食麥其地望盛重矣顧一聆文成致知旨而遂委心遜志俛就弟子列何自抑損如是綜其終生凡形之讓著見之答問家庭孺稚之訓飭解惟閑閑之論誠一惟師旨是發不少違異繁豈不

卷十四

五

能增一新諦特標一異幟哉蓋天寔啓之妙契神鮮的見夫師所授育是孔氏爲仁正脉譬之虞庭者本諸身心推之家國達之天下俟之百世不容易矣且玩其緒言因証諸日履跡其顛行寃厥隱衷蓋以身發師傳非若世學徒以言詮知解承接者是故進而立朝抗論正議納約失讓至忤權貴觸雷霆屢蒙嚴譴迨遭沒世而無悔非以爲名也致其獨知不欲負所學以負吾君也退而林居力替有司方田均賦卹災賑

以與夫繕橋梁粉裏倉廣陂堰凡創制剔弊雖冒嫌怨而不避非以爲德也致其獨知若瘵躬納溝不容自己也自南雍免歸繼室之嘉禮甫成踰月即出西里講學明年遊南嶽尋遊廬阜若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微之齊雲寧之水西咸一至焉而境內之肯原白鷺石屋武功連山香積歲每再二三至遠者經年近者彌月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大會凡十會聚以千絳帷一啓雲擁星羅或更端承稟于函丈之前或簪筆記述

卷十四

五

於比席之后負牆側聆者肩摩環橋跂觀者林立而先生溫言和氣隨機轉授曲譬廣証隨事發揮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感非可動之物然者蓋先生居嘗齊順逆之境若晴雨視榮貴之遇如浮雲而于會發明學則若飢之于食寒之于衣植根自天而不容自己矣緬懷自受學后四十年間歷壯至老歲正抵暮月朔至晦日夕達旦心之所營趾之所措曷常一息一念及私圖執蓋亦無間矣又輒近承學有以繼任爲性

休自然者先生既二焉申戒謹恐懼自明自強
不息爲真性蓋懼后之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
也有以寂靜方爲知體之良者先生既二焉示
天運川流之幾明寂感動靜無二界蓋懼后之
倚于內而一之于獨知也又有以學從無極悟
入方透向上一機者先生既二焉揭庸言庸行
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蓋懼后之離而流于邪
而實之必物格知乃致也凡以弘師旨之傳廣
與人爲善之量者心獨苦矣羅文恭誅之曰先

卷十四

子

生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其深知先生
之獨知也哉善哉乎王心齋氏推言之也嘗寓
書謂先生曰堯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孔子
以不得顏曾爲已憂位分雖殊其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一也愚謂姚姒以君相爲仁而仁
覆天下孔顏以師友爲仁而仁流萬世矣孔之
顏故堯之舜也昔文成稱先生幾顏子所期者
遠也王心齋發所自悟大學止至善旨于先生
智亦足及之乃先生則固神明默成之矣惟我

昭代巍科騰仕奕世雲仍多有之顧此學一脉
淵源世濟如先生裔胤不少樂見識者僉稱先
生弘大博厚厥后浸昌浸盛有以也夫

念菴羅先生傳

先生姓羅氏諱洪先字達夫嘗讀書至克念作
聖遂自號念菴居士其先豫章人曰志大者始
徙居吉水之橙溪世爲吉水人志大嗣孫曰慶
同同生良良生循附籍陝之白河登進士仕至
山東按察司副使配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

卷十四

子

四日先生生誕日適副使公起復寓京復除工
曹呂梁洪故名洪先云先生生而神穎殊絕身
不踰中人方面秀眉脩髯皙膚吐音鏗然目無
游睨自童端重不爲嬉弄八歲屬對語奇外祖
李公驚曰此兒後當爲大丈夫九歲始就塾師
三年授尚書竊讀古文遂喜爲古文辭慨然慕
羅文毅倫之爲人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
臺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
生或嘲譙之不爲動比傳習錄出先生奔假手

秋玩讀心經往往脫讀見篇章間同舍生光盤驚避之年十九始就試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年二十二舉于鄉以憲副公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谷平李公學李公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戊子冬與計偕聞同郡黃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文成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先生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公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何君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衷微顛先人心耳先生憮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裡

卷十四

三

日先文成致知旨已丑年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 肅皇帝親閱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卿報初下喜趣告先生曰喜吾婿幹此大事也先生聆之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楊蕭寺中商學焉既授官翰林院脩撰常心忤二憲憲副公不置諭年遂請告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愈

乃出谷平公于浙邸訂舊學方病時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曉東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解已定之矣項聞之微以意聳先生先生辭益厲而嘆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錄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爲之懼然是後二年先生侍憲副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今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焉明年壬辰 詔覈在告過期者

卷十四

三

憲副公趣之入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德文貞徐公階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歸輒綴記久之遂載快矣嗣充 經筵官躬展御書尋陪祀孔廟聽講舞雩堂俱錫宴一夕忽夢別憲副公伏地大哭慟悲極而醒淚零枕席心掉不能出戶日未晡而公訃音至先生痛欲絕奔歸至楊子江舟人難之先生曰吾不得見父奚用身爲疾驅抵家即喪次三年卿衰不入室蔬食水飲葬祭以禮携二弟常寓近里玉虛觀四方

士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謂之謂居喪講學非宜
先生報書謂處此益竊倚廬意且以病便靜攝
求免於辱幾間側聆諸長者緒論志在求益非
敢主會開講也服既闋之二年母李宜人病痺
先生廢寢食烹藥供體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
請代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親者吾安之居喪
痛慕執禮彌殷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
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
生忽自省曰噫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

卷十四

三

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首居常與同郡東
廓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次年改葬憲副
公李宜人于廬陵之盤龍山已亥推補官寮改
左沔坊營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
王龍溪幾諸公質辨累日大都主無欲旨至維
楊趨泰州安豐場訪心齋王公良心齋時病不
出先生就榻傍語述近悔恨處求益心齋不答
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

物者自消云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

行者聖人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育把
柄不知此縱說真不過一節善耳驗日再見因
論正已物正此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已
未盡善已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一身不小
一正百正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旅
聖人脩已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
已先生聆此浚省謂林東城春曰日聞心齋言
未能盡願論至此却灑然有鼓舞處語具冬遊
記時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先生感切記末歌

卷十四

三

口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
皆非真聞過乃易箴受言未書紳誰知百年內
二義無疎親詳記中先生手時殷求友意殆若
無若虛矣喻歲抵京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荆
川順趙浚谷春時居相比荆川每語先生之學輒
傾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
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闕室中一無有乃曰羅君
內外矚然若此繇是三公交好漫密日相期許
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時

儲位未定漫聞有它異先生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旨謫爲民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袂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宮渾覽意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別建一宅居題云芸館僅足避風雨者仲弟病卒哀楚累月寢食失常其友愛篤至如此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辟受取與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徇嘗曰此吾當然非祈免毀譽也

卷十四

三

時郡中東廓南野及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千人先生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一時薦紳逢掖快觀景行有不傲言辭之末者久之遊衡岳爲文盟告岳神及白沙先生祠語載集中登山絕嶺至會仙橋過觀音岩岩有僧楚石者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先生拒不受丙午送季弟如南雍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契心相對躍曰庶幾千載

一遇乎遂達目不寐時先生與荆川皆以重名爲海內宗依所至聚望若仙然荆川自以博達不如先生雅曰念菴之學平正云冬闢石蓮洞洞故虎穴荆奔翁爵不知年矣先生異之遂加摺剔閱其中容可百餘人遠望類蓮花故名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德洪偕龍溪邀會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欲除根云訂約擇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已酉秋先生遂預赴龍虎之僊岩過冲玄觀登愛山樓意

卷十四

三

甚悅之遲諸君子未至爲書壁牀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問者曰到此能無續斷乎先生哂曰今固去了又在也邑令王西石諱之以先生聚講無所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西石自是亦津津嚮學云庚戌聞虜逼都城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不起尋愈聞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速入悟入先生曰吾人汪念及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

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至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然不顧斯爲道病不淺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繁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爲主靜而歸寂云又答友書畧曰陽明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証以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証以狹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

卷十四

三

自能而言証以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然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云甲寅邂逅王龍溪于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云往年見談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良知依此行之即致知予嘗從此用力久而疑之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

有爲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善惡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覺何如先生曰年來與前自別蓋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求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待感有時蓋人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不可言處感

卷十四

三

非逐外故未可言時此近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收攝保聚焉耳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比轅乎返舟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以工夫不撓心爲言已而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煅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等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

生也前語具集中夏遊記篇曾以示荆川唐公
公報書云兄爲世說法固不得不爾若爲已性
命湏死心塌地靜求一番始得也彼二氏以出
世住世爲証果自難混帳吾儒學在經世亦真
無欲之極乃能用之智精而力鉅世儒混帳此
肯旁落于釋老之徒矣先生領之故于二氏徒
侶未嘗盡絕乙卯春先生因偕龍溪遊楚寓黃
陂溪山中龍溪先返先生獨留栖一樓日夜昧
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咏夜坐詩十首贈

卷十四

三

蔣道林書畧云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內
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
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又曰知
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自無所容得吾心
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指然此特自
知難以語諸人先生到此蓋嘗然見大矣尋病
作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句矣踰年水
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先生自登
第后臺省爲建坊咸力辭則又覲坊值先生悉

却之然有司仍帑藏積累數千金撫臺鍾陽馬
公知先生家故宴又罹水災檄理前金闕之業
已入墨吏私囊久矣先生悲爲官屬累致書馬
公以悉領爲辭事遂得寢同志因醵金相助先
生用構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岩
共訂出山先生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即某自效
奚必找出荆川意乃寢時分宜既推較荆川公
因致惠問以出處嘗先生先生報書辭謝甚懇
乃已冬以病謝客屏居先生自是語學者多言

卷十四

三

知止因扁其室曰止止所時嘿坐其中荆川計
至哭始下榻先生初雖在榻間然四方書問未
嘗不應族戚交游之休戚與國事之然否聞
知未嘗不致意蓋豁然玄嘿而物無不綜澹然
無爲而自無不爲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
雙江公書駁其專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儒
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人易入者
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乃著異端論三篇明似是
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別作松原志語皆移

書致親切至是復發其槩云次年癸亥歲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末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如是歲先生年六十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先生弗以病倦乃又於止止所後關有斐亭于時杜偉自吳江周采自安成劉孟雷自廬陵曾乾亨羅徵竹先生隣戚也咸先後稟學向往篤切及舊游諸

卷十

聖

君日聚襟亭中先生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蒸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每日環坐先生相對嘿然時起立循關吟哦上下從容指撥一二語聞者莫不興起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后不絕先生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嘗曰凡與人解釋文義發揮道理此心甚是明白言說既畢此理無存如此只是說話與道無當蓋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

存守者不守即無欲得此理惘然隨用其足不由思得不由慮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熒然不顯又曰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却從尋求中得來由人識取八月初于世光省試手書白沙一絕句走示之一日忽病脾至十三日明日行矣家長老入室問疾觀無長物曰甚矣實也答曰窮固自好吾見歸以是語之姪國光再請遺言曰已矣復何說中秋

卷十

聖

日門人託等扶翼危坐正中歛手而逝年六十于一時雖山谷鄉民聞之灑泣計開四方大士無不嗟悼曰天喪斯文合邑諸生請於臺祠列學宮之右其門人設主奉入玄潭閣下邑今因扁曰江陽書院蓋邑某山 隆慶改元詔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子世光次奕光所著詩文分內外別三集統凡若干卷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淡鍊寒暑蠟馬轡孤考圖觀史其大浩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

下達陰陽下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
隱弼加詠詢曰苟其職皆吾事也年至五十
前後視時事日非如絕意仕宦然憊溺由已撻
市引辜之衷亦一日不棄也先是邑苦虛
糧貽書上官力請方田里大滑飛言撼阻不爲
動促郡邑竟廢之邑人又爲父米輸將苦言之
邑令建倉同江水次又邑籍苦虛丁力言諸當
路覈之賦去二萬邑人咸稱便后同水鄉飢移
書郡縣請賑爲之立法周密推之一邑民賴以

卷十四

聖

不殍閭閻寇起流突吉地移書當路提兵臨擇
而密畫贊之一境以全時當擴戶籍戒其鄉分
置區域按畝出稅擇士友公正者戶之俾人得
自盡一時海平當事者例薦特薦章固虛歲天
下士想望其出以上治平雖 先皇重于起廢
臺臣有耳被廷杖而言不已者今 天子即位
多召用耆碩天下士咸咨嗟嘆曰悲夫念菴先
生胡不逮也門人胡正甫曰直更重悲焉蓋先
言孟子后學者本末倒易宋儒繼出

啓明濂溪明道倬乎尚矣晚宋儒者輟于理氣
動靜之分漫衍贅復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此
孔氏之厄也陽明崛起揭格物致知旨此於明
物察倫數千載若出一語豈非孔孟正脉哉顧
今玩弄于知識馳騫于言說浮沉于老釋莫能
實致其良知氣質之不美者益恣益遠其極至
于妨人病物疑阻天下嚮往之心斯又陽明一
厄也天啓我先生孝友通神明忠誠堅金石潔
白寒氷霜凝重峻山岳蓋自少然也比長聞學

卷十四

聖

邁往仔肩退乎恭默遜以入也確乎躬行日以
履也湛乎應感之常寂而非虛也炯乎先幾之
常復而非念也兢乎嚴細行之矜而非小也
屬乎盡人物天地之性而非大也浩乎環際
于四方而非動也寥乎兀坐于木榻而非靜也
至于一切知見言說以達老釋似是之非感不
得參蓋自其生平用志不分竭力凝道駸駸乎
達天德入聖域矣方今天下尊慕師表奉其片
言爲耿衷蓋致知之訓先生與人同至其不言

而人莫不從之不動而人莫不從俾天下皎然知
末學之非而堯舜孔孟之緒必在于是則自先
生而定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之顧年才六
十一耳一旦已矣未見其止直所爲重悲也
楚黃歇生曰近世逢拔士疇不艷慕大魁爲世
千萬人一人哉惟我 昭代粵自洪武辛亥
高皇策士伊昉通三歲得一人焉綜之掄此選
者到今計百有奇彼銷滅無聞者何衆也此亡
論即由此存躋崇極秉鈞樹庸者亦可十數指
數先生立朝秩未及滿靡所表建窮約終其身
矣然賢士大夫心鄉往之未敢軒彼而輕此者
蓋齊景千駟不齒餓夫夷吾一匡取羞童子自
昔校品然矣斯猶易明也惟先生之學其見諦
所至世多能及之容有尚焉者乃衛道翊教者
卒歎傾心于彼而推宗先生者居多此何以執
嗜其幾微矣斯未可與膚識聞見者道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傳三

宋文憲公傳

宋文憲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之浦江人其先家
京兆曰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數千人
唐武德間自京兆徙吳興周廣順中復徙義烏
宋嘉定初又徙金華之潛溪及公始徙浦江自
憲至公凡二十六世中多以經術隱居教授鄉
里公在姓僅七月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生
生而苦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甫六歲入小學
穎敏絕倫書過目輒成諫九歲爲詩歌操筆立
就有奇語人稱爲神童公故家貧不能延名師
而村學究又無敢師公自是廢業者幾十年里
中張教授繼之者奇公質言于公父今受業聞
人夢吉習舉子業每試輒右諸生其友金華胡
翰曰舉子業寧足溷此君耶邀與同學古文辭
于吳萊籍然有聲時同里待制柳貫待講黃潛
俱以文學擅大儒名公咸從之學遂兼得其長

由是公文章名滿浙東矣元至正中徵爲翰林
國史編脩不就見世亂益齟齬入小龍門山隱
居著書與其伯祖真和酌定禮儀爲家規以傳
示孫子居常自念文爲載道具凡區區酬應製
作不足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所寓聞
同郡許謙承傳何基王栢金履祥爲朱學嫡正
因其門人討究晦庵之學而慨鄉賢呂東萊氏
之失其傳也奮然思繼其絕識者知其志所存
蓋聖賢之學自任重矣公于天下之書無不讀

卷五

三

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
之學亦皆研究嘗用其義趣模其語言製爲經
論參諸其書中無辨也歲庚子高皇帝定鼎
金陵遣使以幣聘公幡然曰昔聞大亂極而真
人生今其時乎遂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
章溢俱見上尊禮稱先生而不名上問世亂
奈何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在明公除江
南儒學提舉尋召授皇太子經公誠明儼恪
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置三不倦上深嘉歎

召講春秋左傳公對曰春秋孔子褒善貶

惡之書雖而行之當罰適中天下可定甲辰改

起居注侍左右四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對

曰尚書典範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

下留意尋以疾乞歸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

箋謝上書太子願進脩德業上覽書喜

召語太子書意賜書獎答洪武二年徵總脩元

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及討論功臣

封爵時其露髮辟上問疾祥之故對曰受命

卷五

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上嘗言

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

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夫

下未有不治者四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

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歷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曰讀貞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令公爲之疏無壁六年上坐

西廡賜大臣坐公行義言司馬遷論

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仙好邊功民力
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
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
所先也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
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 陛下慎終如
始天下幸甚陸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
代姦臣事爲辯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
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
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 上之上方稽古定

卷十五

四

制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
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勲臣名卿
焯德耀功之文多所酌議論述陳說 上前直
諫不爲文飾雖家事亦無蔽隱一日上偵得其
家居飲客饌具諸纖事已試問之對一一皆實
上曰卿真不欺由是益信其誠欲俛叅大政對
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侍 左右一旦
受職任事不效負 陛下項首力辭 上愈重
之每燕見命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

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爲誰對曰善
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
短毀問應制爲詩文輒寓忠告 上喜公善諫
公湊密不洩禁中語有奏撫焚稿嘗大書溫樹
二字室壁或問朝廷事但指二字不對 上嘗
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
士歌曰今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又嘗躬執金
杓調甘露湯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
者特與卿共之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

卷十五

五

兼脩國史以公親行詔 皇太子選良馬賜親
爲作歌命將臣和之詩有上疏者迂衍至萬言
上怒甚問群臣阿意者或抵以不敬罪當誅公
對曰彼應 詔陳言圖效忠耳有何罪焉 上
怒稍解復覽疏中有足承者召阿意者罵曰若
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非宋景濂誤罪言者
矣十年丁巳公以老乞致仕詔歸賜緡緡御製
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卿今年幾何對曰
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自藏衣公

頭首謝初公辭歸請歲一來朝及期上屢延
問比至大喜親寵有加嘗歎曰純臣哉爾濂方
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公遜謝不敢當辭
歸道所經行上親爲指畫既行數日至形諸
夢寐其眷注如此公入朝太子諸王咸欣動
色在廷百官惟恐不留至寺人衛士皆以手
加額相推排迎拜爭先快觀四方士得一識面
參予人爲榮蠻夷朝貢者數問安否四持文衡
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教文華生數十輩出參大
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既司制作乞文之士
踵接於門然苟非其人雖權要有力者卑禮厚
幣不得一字而欲發潛振幽即貧賤之極亦欣
然爲之承一言之賜而人輒以容易視不敢與
齒日本使奉勅請文百金卻不受上問公
對曰天朝侍從而受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高麗安南使者賤人不啻拱壁而公故悛
悛如鄙人口不能言比歸上詔加贈父祖
官三代諡詞皆

諡詞中稱公德量如

卷五

六

六

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清濁天下榮之頌上
知人哲謂公無媿詞云嘗訓子孫曰君恩等天
地何以爲報惟誠敬忠勤差可效萬一耳公豐
頤美髯目短視尋丈外不辨人形而雪邊月下
能讀蠅頭字一黍上作十數字點畫可辨也身
不踰中人而志蓋侑友千古矣忠愿愷悌而尤
篤于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咸盡其道所友
善若義烏王子克其門弟若天台方孝儒跡二
公本末而師友平日之所劇切者可槩知已晚
益究極性命之理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脩
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敝也
平居布衣蔬食不殊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
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貴而能降威
而能虛接引后學惟恐不及謙冲抑畏雖三尺
童子下拜必誦膝垂首而公侯貴戚則未嘗降
禮足不一履其門人有爲善竭慮相助不啻已
且揚譽無已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
言十無一二及致政歸青蘿山終日閉戶

卷五

七

人罕觀而或事孫母至城市烟爇以辟
則珍辭拒謝弗假顏色問間疾苦狀輒
給容噍食而不飽遠方來學授館具饌雖久
表而或及所事則拂衣引去不與竟語行
學不為奇異傳表暴學士大夫以至胥隸工
賈無論遠近不識咸推為大人長者與人和
易仕其不為鈞鉅視世人所為變貶捫闔謾若
不知知亦弗較綴為所賣不顧而人亦卒無有
欺之者性尤驕達不事檢飭世俗生產作業一

卷五

切不問自少至老未嘗一時釋卷稍暇或支頤
看雲或蓬髮徜徉松梅間遇得意時擊磬浩歌
聲振林木條二若塵外人也中所自得莫有測
之者識者謂其方嚴似程正叔而不失伯淳傍
花隨柳之趣該博若鄭決際而亦類元晦幽絲
牛毛之精文詞足方歐陽永叔而忠實無妄語
類司馬君實云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
不測皇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行
至夔卒年七十二公之文自朝廷大紀述外別

著有清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
二卷蜀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又
有周禮集注孝經新說疑道記古賦正音經緯
文宗浦陽三書等云正德中謚文憲

論曰伏聞我高皇嘗諭侍臣曰古人太上為
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
口無毀言身無飭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其
君子人與匪直君子抑可為賢矣炳乎聖鑒
茲其定詩式青田劉伯溫稱公學主六經奴百

卷十五

九

家至于釋老書亦殫精研究第以資戲劇而不
溺云夷考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暨凡議
禮定制明徵于典則之垂者粹然一軌于正其
學之淵源可識矣我國家二百餘年來所以
寧平到今者士無異論師無異學者可弗釋思
所從來哉

于肅愍公傳

少保于肅愍公謙已巳之秋胡寇塞天皇輿
播越於迤北戎馬踰踪於郊甸變在呼吸間耳

幸不至如靖康未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
勞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 闕庭闕然而諱監
國欲退已成耳露之變矣公上陞掖留請立斃
王毛三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放伏 命
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群情乃定一也嗣
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日方熾也
公首正庖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募集
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
食傳檄邊鎮近省竄投方畧過虜勤王二也嗣

卷十

徐理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
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不亨請開
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今盡
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
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
敵四也喜寧喉虜邀大臣議和後叅將許貴亦
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金之愚計也公即出德
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
寧與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

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
患用數內憂漸萌奉迎之議 上不樂聞調停
少失于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
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 上
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
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
寢散遣降胡抗撓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
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未賴
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乎

卷五

十一

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
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願天地宗社之靈
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
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
譏對虜鄭人代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
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
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 太子之易南城之錮
公何以自解於 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
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僉謂侗儻非

常事若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清謹士齷齪
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
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
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
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
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
由是以觀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執蓋未有侈於
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殉
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卷五

劉端簡公外傳

蓋聞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利便不避險難不驚
聲名不枉徑實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輓
近顧諟不然士人艷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
然樹頌信眉操情飭節欲以釣奇而顯爲名高
下者卑姸媚附麗習爲常脂藤羅又其衰也
納賄通直如市賈然曾不恥及國家卒有
緩急則如竊鼠驚豚縮穴逸垣矣然如是而卒
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因

危以老者故衆甚世懲導道者之困危而慕彼
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是爲宦術嗟夫嗟夫
何不取吾鄉端簡公之履觀之也彼務巧宦而
敗者無論卽倖成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危故
自有不損者在矧守道如端簡則亦卒躋崇牕
以榮名終矣獨奈何不法此而慕彼也余爲是
慨特述公履詮次其言論俾後進者覽鏡而遷
思焉公諱采字汝質別號安峯其先爲洪都人
國初有諱均祥公者始徙麻城居邑東細石嶺
是爲河東劉氏曾大父曰德敏以貢貢登仕佐
郎大父曰紀父曰漢舉弘治戊午鄉試爲建德
令後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建德
公長子木舉鄉試仕至濟南府同知次水補邑
庠生公季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時稱河東三
鳳云公孝友天植居子舍有卽中令浣滌廁
風家事屬長不私財建德公卒于任公哀毀柴
立匍匐護喪歸同兩兄居倚廬三年不禪不飲
人服其孝自少幅貌穎中不事攻苦而自嫻博

卷十五

十三

業宿學名彥胥傾心下之嘉靖壬午遂以春
秋舉鄉試第二中己丑會試次春秋第二廷
對賜進士高第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威縉
紳多紆意附之以公爲會試所拔高等特擢意
公公故不肯違衆一謁其年臺者多更置徵選
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
中預私公以市已德公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
卿公擢之外補守宿州公雅尚儉素既蒞宿益
自節約卽一蔬不以厲民爲治容容而故不受

卷十五

十四

五

請寄不眠近習其發摘奸伏人稱神明焉一日
遙望獄中有異狀心動果凶謀逆頃暮發也鞠
之左驗伏辜又民詭想有人自經死其門者不
知名氏公視其色有隱遂執按之得其奸抵罪
屬歲大侵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
公請移帑美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
異移文格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糴
纔輸償卒無負者居宿幾年而遷戶部員外郎
尋晉卽中久之乃遷四川布政司叅議督理黃

蜀王故賢會 朝廷命吏董治王城公興
焉事竣 王遺公金幣腆甚公一無所受蜀人
有官銓司者與公爲同年居里中以私與監司
構公寓書見之而蜀人因并卿公既典銓致滯
公諭五載不調後蜀人敗始晉廣西按察司副
使粵西夷部錯居有司煩苛以致負固不逞時
部使者議勦公抗議撫便部使者憾其抵已上
章刺公賴當事者故諂粵西利弊乃不直部使
者而賢公云某年晉雲南布政司叅政尋入覲

卷十五

五

某年晉廣西按察使某年晉廣東右布政嘉靖
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州始公之入覲也適
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金幣代羔雁而
公獨否既信州按儀籍召諸計吏飲而獨遺公
諸爲公動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特
甚銓政濁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
始轉福建左轄蒞任驗年自度不能徇時取容
擬引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
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

藩司進遞撫者率致數千金爲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節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會者會爲公危或貽書過公公不荅曰任之耳尙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蠶毒朝士憚如豺虎一噉齧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空刺逐之趙手其刺志曰安峰誠安耶諸司聞者爲公惴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噓耳公之拊循山東也剗去煩文獨持大體遇諸監司暨牧伯長吏開誠披懷不爲唆吟以此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懲勸利弊爲之平賦均徭與民休息頌稱到今藉甚其大且難者時民苦採鑛而命下嚴急諸司廩不敢違迂公上疏請緩詞極婉剗獲允御史某請開膠萊河通海運上可其奏因遣視公條其不便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寢庚戌虜薄郊圻詔近畿撫臣提卒駐臨清諸處扞蔽後歲沿以爲常士

卷十五

七

九

卒疾苦公疏罷之初巨寇楊士仁聚衆踰青徐間公應機勦撫捷奏蒙金幣之賜越三年晉南京兵部右侍郎其年以考績北上值虜警報日至而圍營協理缺人在位者爭引避因廷推及公公受任自矢曰我無橫草功蒙恩至此卽有急便當以身殉耳踰年虜患寧復改佐戶侍時大司徒以刀泉不辦獲譴公攝篆世廟徵發旁午水衡錢告竭公疏請裁諸費不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鎮武營卒亂司徒王公遇害廷議代者公語家衆曰必我昔人畏團營故使我今人又畏南京若旂矣將誰使趣治某果以公往公之南也門下士有自負諳輜畧者請從以備非常公卻之曰朝廷使我南將輯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諗營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弊不釐致然耳維是條畫度支便宜事凡運艦至計道里遠過分定便度以省諸僦費戒主計者剔室一切收支蠹孔由是轉輸者所在稱便而運艦翩跹至

卷十五

七

五

至今紅腐山積多公畫一規也

異自効免先是公之南也頗行請於執政曰某病且衰不稱任使第以留京未靖誼不避難茲行願宗社之靈處分得少效其愚慮會湏還我微耳耳至是懇申前請政府諒其誠特贊允之公去南後代者入居其邸舍觀其高牖墻屋整飭如新益嗟嘆公德云丁卯 穆宗登極起公南京工部尚書未任改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士紳資適逢世多喜

卷五

七

興事就功而公故任真自如恪守舊章鎮以寧靜於肝脫中士懷懼恩威率職二歛縮毋敢諱者已已公以七十引年乞休 上溫言慰留有褒語朝士榮之庚午公復乞休疏凡四上 上廉公情懇特允馳傳歸歸三年而公以天年終蓋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司以聞贈太子少保謚端簡祭塋錄蔭悉加制於祔仕宦如公可謂善始善終矣惟公初仕以進士高第即遭

筆選小爲進越顧薄臺諫之選不終其

補既守州時治行誰復最者乃驗考而董二晉

地官郎地官郎今才俊人篋視之以爲俗局公遂巡斯曹凡幾年所而始遷少參又五年而始進臬副又幾年而始進藩叅曾無積薪之嗟且蜀暨粵西滇南皆險遠仕宦人所不樂者而公怡然安之已晉右左轄而得廣東福建廣東又皆脂膏地人苦易黷而公居之顧益矚然中簡晉巡撫總強輿情然已後矣後由南少司馬得轉北少司馬由北少司徒得晉南大司徒皆

卷十五

九

緣時艱人共避之而因以及公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公生平廉謹好脩而耻矯異以掠名篤中隱厚而羞詭隨以阿世通敏中瑩而不炫智以矜賢以是自爲州牧數歷藩臬所如落落更未得一汲援在宿且見抑於漕臺在粵西且見制於部使者而譽乃殷三隆起逮沒世而人無瑕庇焉由斯以觀公之初滯而晚達遇險而卒夷始晦而後章命也夫夫彼汲二於速化戚二於蒙難歟二於就名者直與命相行耳竟何如哉

公嘗自謂生平宦業多得之宿州一任語後進以仕宦要領曰惟母附麗自立而已既官藩臬四五任後家用常窘時稱貧戚里中顧嘗謂人曰居官廉之一字難哉吾猶有規云公於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猶才賢恒言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耳公無夙疾倏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

卷五

主

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公以鞠躬敦行爲學不祿異教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古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之也是可觀公之篤脩且達矣天臺生曰余聞鄉長老稱說建德公世載醇德丞世濟南公秉家政其勵行孝謹不減端簡公云端簡始師里中三先生公某董公故清脩苦節人也而又繼師以保蔭義公其父兄師友

淵源所漸如此又聞公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昏三鯉膳也長公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昏三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浚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故若此仕宦奕世門閥益高而子姪至今恂三飭謹不少加於寒素豈緣誠飭訓誘其濡摩所從來久遠矣

萬崖黃公外傳

余親士競紛華間闕日奔仰思古人不可得見時爲之噓唏嗟嘆焉乃一再見萬崖黃公始爽

卷五

主

然坐銷鬱然愉快自慶庶幾猶及見古人云憲副黃公諱卷萬崖其別號也由嘉靖己丑進士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叅已晉憲副卽解紱歸歸年才四十又五耳公敷歷中外時余尙蒙稚其宦業不甚詳詳具廼孫解元某狀中嘉靖辛酉余被命往巡西夏由秦嶺道經商洛間因止郵亭觀壁間多公題咏知公曾宦此中會父老祇迎者百十數余訊之曰汝等猶識黃公耶僉對曰是我黃青天也拊循我民如

予去之幾廿年矣德猶一日也言時咽哽欲涕焉即此証之迺孫所述宦績似猶未盡狀也公歸蓋即真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畀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惻怛而趣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域中山嶠水浚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欸段或曳杖躡蹻儵然嘯嘯若仙也家

卷五

主

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矣蓋驗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膺鼻炙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嫗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偕元子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且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

姑目割既共饌出蔽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余時若冷然噓以清風灑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巖黃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齟齬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飭爲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恬矣公率性之直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今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酬償不虛也人嘗聞里中前輩

卷十五

主

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間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爲節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爲外傳云

黃忍江先生傳

余束髮爲諸生偃蹇聲序蓋十年所更岸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予雲所譏刺者數矣嘗觀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晴窗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脩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儻不敢前既候之署聞人預探有贊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威氣臨之已納贊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腴非稍如意始漸降顏色相

卷十五

五

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連然諸低徊逡巡曲辭窳說第得免譴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欵狎杯酒交歡甚至譁浪嫖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一捫腹都騶奴橫行衢街間親朋僚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嘖絕奇異之履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溫而語

簡與人無封而中鑒井余友彭公輔故孤寒

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生有仙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日談亶亶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然即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之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已也顧名思

卷十五

五

義厥任爲艱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耶門戶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蓋省古人之愛身有以也其志遠矣又嘗述宓子之治單父也其抑兢崇恬蓋感楊喬之喻云而又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風節淨峯之長厚其行事其詳日無一庸俗談也維時邑庠士餘五百人暨

者字不肖者格貧寒者依二若怙而貴富驕寒者亦戢二飲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其時僚胥鄙且悍日爭腐鼠相詬闕而顧獨嚴敬先生不忍忤一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官不足以妥靈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之感乃亟爲葺理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顛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不戒而追送者無慮數千

卷十五

五

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持諸生不爲虐矣先生陞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弟子員弟時猶髫也釋萊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親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嚮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士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儕肅而侍意初筵必有發教吾方延跂以聆乃庠師

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金尙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工愕然而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余益重感恩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聞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嫗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校士於泉也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以爲美談云余茲承乏來意先生尙無恙將操几杖而東度也居無何而先生之計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氣聞先生諸緒論憬二奮起疚心謂即不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然而齒累二而猶然支離悠謏若此不已重負先生以差失悲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

卷十五

五

者稱為忍江先生云

祈門李節婦傳

節婦姓謝氏祈門李應時妻也父諱寶甫聘後應時業病痿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氏歸後應時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卧起食飲櫛沐抑搔至洩溺諸瑣委悉節婦躬之罔晝夜有懈如是者蓋七年所嘉靖辛卯應時卒節婦年二十有五慟幾絕趣治衣裳虛壙右誓以死殉嫺黨持之嚴不獲死踰時又萬方解之不

卷五

五

九

聽曰若等未諳道理言不當我心我將就從兄裁焉從兄者蓋布衣謝惟仁氏篤行學古人也節婦一日如母氏家則肅惟仁至問死所宜惟仁憮然徐謂之曰從一以終義也死以取義何間焉第女祖姑及舅姑在咸老矣奈何若能養李氏子瞋矣節婦悟始悉死竭力就養云乃姑夙抱末疾祖姑更性厲甚家人事之無當意者會歲常歉家益落節婦日動絲枲操井臼備嘗

苦委折將順舉中其歡心鄉人焉之語曰祈

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馴已而相繼卒婦哀

哀如禮又黽勉有無管塋之間舅憐其發苦且無子也欲令復醮節婦即引刀斷其指曰所不終者有如此指舅知不可奪潛然慰之時舅既解益老多病事之難視二姑且百倍節婦顧事之益虔朝夕治具已布几上乃請御已則肅立堂楹間諸娣姒每傍視之相譖語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蓋謂其恭謹狀如此病甚至手捧其唾涕或洩惡時汗床席躬為蠲滌無難色如是

卷五

五

九

者又累三年卒喪之如二姑既喪事則以告惟仁氏曰未亡人祇奉兄教勉事大人不幸歲棄背我我願從夫子地下繫今日可矣惟仁曰信也抑猶有母在忍耶謝氏唯二尋喪母及暮間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節殫矣即不死無負李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否間所言禮則然也今何獨異耶乃嘉靖己酉歲初之五日晨興衰經遍辭其家人不粒食積四十四日不死其時形雖羸而神炯然曰吾女婦有慕義來信者猶

盥洗出見從容款語如平時後乃引繩以絕婦
歔歔所斷指并殮塋二若生寔二月十九日也
計孀居凡十有七載未嘗一日群語咲未嘗一
日解衰經惟上堂奉養易縞素蓋不忍以凶服
傷大人心也他舉止節自纖悉曲中禮則常若
學問知道者 天臺生曰往死陵周給舍爲余
述節婦事余聞泫然怛惻余以訊諸生謝生
忠前才應聲已輒悲咽淚數行下不能語有頃
拭淚對曰生族姊也悲所以與給舍語合又曰

卷十五

手

節婦之請裁于吾兄惟仁也生曾在侍時睹其
儀態清淑端凝超然若非塵界中人也傳曰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其徵也非歟蓋自余之按
部也搜隱發幽江南北以節著者夥矣未有若
斯之奇且難者李氏子窮閭編氓耳又即病則
節婦之於夫也無論無榮庇之望即室家一日
之慶亦無之矣而養三老經四喪情危境逼令
人拊心酸鼻涕盈二下夫死生之際亦大矣古
今伏節死者類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懈

夢凡然也節婦恐死且十有七年矣竟死不
貳心烈哉吾人具鬚眉冠裳鳴珮立乎人之朝
者觀此省夫

二孝子傳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
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
人月夜道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觀之則
丐子也坐一老嫗塊塊所丐得酒捧缶而跪
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憐之丐子嚙嚙曰儂

卷十五

主

寔人聊爲阿母懽耳貴人嘆良久歸明日轉
相語稱異焉後時二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
類是目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考
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
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
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貴
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饌具腆甚
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今何緣得致我於前耶
時目左右聆每伺貴所不顧意嫗

品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言焉
紙盡而袂已盈二矣縮二逡巡席間復私念曰
今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
出金卮酒賓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
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
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
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
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
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

卷十五

三

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
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今無訝也不爾懼傷母
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遂道母氏已默二心
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
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
如言檢之得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
曰擬見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願若何苦自註
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
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

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
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顧兩
豚大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
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
分其產今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
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性斯之謂孝乃
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
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今人豚二感愴

卷十五

三

矣或曰行乞至詬耻辱親也不知彼營二競進
者視乞播行何殊矣究所止飢以親顯不耶懷
肉至自誣事若甚驕可憫乃其顯養一念即古
類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節孝小傳

麻城縣舉人周弘烈妻李氏其父諱文欽曾仕
爲州守潔廉方正人也而舉人素行端謹自幼
無童子之過奉姑於其訓當舉人病即誓同死
舉人偶病之曰萬子先乃信也一日舉人病將

李即死之已而舉人故復甦目擊死而瞑
贈公周任妾趙氏任雖布衣才識過人晚益篤
信於學刑家有道先是嫡妻鄭死繼娶林氏不
任內政乃擇娶趙趙故名家女也夙有賢聲居
常好談今古節義事家人咸信其志操可之往
歲贈公病篤趙顧天祈以身代尋果瘳頃歲贈
公病且死趙爲整冠綴帶歛已潛入室扃戶自
經死

庠彦毛鳳雛妻李氏幼穎慧粗涉書史即志爲

卷十五

三

第一女流不肖與庸衆女伍姑姊行有失節疴
行者即大疑視之耻不與見既歸毛毛生故側
室子也有嫡姑在李事之備極孝養晨昏定省
纖悉如禮一歲嫡姑病篤李密利肢襍湯藥飲
之姑疾果瘳尋毛生病李每夕焚香祝天祈身
代之湯藥糜粥必跪以進毛生死李伏地而號
不起不絕聲已絕復甦者數四哀毀骨立殮一
年竟死年方二十九也

劉文元傳

王其黃甥也十二歲公喪十四歲喪
上無今伯之祖母次無第五之叔父內無昌
之兄嫂外無齊秦之婚媾策然與一介弟
居乃其家業到今視父生存時更加整理無墜
致治博士業外博綜群書尤嫻古文詞甫弱冠
發聞成名取高第名滿京國而故恂雅飭無
纖微嬌柔浮薄態近從余游余心脉欽之因
詢之曰子幼孤乃能承家積學如何蚤達耶
生頓首含涕應曰小子何知吾師之造也先君

卷十五

三

子托孤之明也曰師爲誰曰劉氏名文元先君
子中表也知其賢屬纊時屬小子師事之幼時
師日課之誦習經史暨諸子百家言世俗所習
腐濫書不令入目也日不如程則捷之不少姑
息已自不忍捷之苦則時捧先君子主置座
上跪小子前師自抱主而長號曰孤孀情不學
吾負君矣何面目見君地下小子維時悲愴且
愧欲死寧受撻百十數不忍聞此語也師之教
年一歲以小子有它過忽辭去小子自分不能

一日達離善師乃治啓明自艾祈得懷新晚堂
下泣懇請累日師乃復下教于小子幸舉於
鄉師一日贈善家小子倉皇衣履未整師怒叱
跪之庭下欲射踰時娣友曲爲解乃免其方嚴
類如此而操行尤介云先君子遺命每歲謝師
贄三十金師計日而分之每日當取八分日籍
記之如偶以家務耽半日程則減去其半耽一
二畧則減取三之一曰即爾幼孤可欺不忍欺
而父於冥三也其介又如此小子之有今日也

卷五

三

蓋多賴之云若籍遺業幸不至凌替者有先世
總理之章程在小子謹守之不敢違越而已耿
子曰昔曾子以可托六尺之孤者爲君子托孤
維艱執載籍所稱憂曰靡盬曰尹周曰旦尙矣
其他受遺盡瘁不數二然也跡劉君之撫教王
生若此抑亦君子人與非耶藉令蚤通顯躋膺
仕當亦不負人國哉乃王生當髫年失怙恃而
師嚴如是依三不肯違離緊誰督之其識卓矣
亦王氏之禮教素嚴濡漸然也即今王生登第

後時三稔念其師不置口王生亦爲東人共余
交海內人士如姚江之孫靈寶之許安成之師
閩中之林其子姓大都仁厚醇謹故能熾昌興
盛若斯也由斯以觀王氏其長世乎嗟三豈獨
世家爲然哉誦麟趾之什讀魯公之命周家十
世長久可知已若素右商韓晉祖老莊后之繫
組肉袒青禾行酒無惑也悲夫悲夫學不以仁
心爲質脩謹爲基吾滋懼矣

夏叟傳

卷五

三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
信之吾友張饒山以司徒郎左遷主繁昌教物
色之招與講學一日饒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
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
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爲人者得毋未真耶時
時猶省求所爲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
嵩山中與處陰時一日忽對饒諭其貌肖兄感念
淚數行下辭歸晚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
侯者性與貧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知向

程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時胞中若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時以已意詮解萬曆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此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農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

卷十五

王

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湏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湏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卽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

誰氏作此分別儼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爲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傳我

卷十五

王

者執又一日曰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叟懷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余聞之大嗔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隔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執因述之以諭同志惟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輩從吾皆以墮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偶博聞強識者反遜焉彼皆空二故也吾黨可省已

李錄傳

李棟者余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下棟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棟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字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棟兄弟凡四人棟爲嫡且長餘孽子棟父暱諸孽而疏薄棟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棟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棟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足手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孝尋母死棟廬墓所者三

卷五

平

洪

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或爲友乃棟築一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葉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許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母兄在此母兄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棟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卧雪中驟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一髻

洪北監陳漢輯諸人八近歲其父死亦廬墓

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棟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棟受今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今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賄賄何如此囚一毫不以自挽且從家爨糧具饌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棟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棟取后察知德由棟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棟艱

卷五

王

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棟往歲勸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棟故古貌又冠履敝惡賸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棟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棟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王九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乎藉今生丁其際久已公卿矣乃棟故不

無識者咸矧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腐士貴遇
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
不可謂不遇也樣幸受知冲宇矣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卷十五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傳四

海忠介公傳

公名瑞廣東瓊山人也以乙榜爲劔南學官初
至謁上官長揖不跪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
著論云古有爲貧而仕者抱關擊柝委吏乘田
是也若爲道而仕者莫如教職蓋人綱所自立
人材所由造生民休戚世運隆替所由基其職
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

卷十六

居此官者多自矜矜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
媮所從來矣其持論大都若此尋進淳安令余
巡校雲間晤朱太史大韶述公治狀曰淳岩邑
也地瘠而民畜伐山之利茶竹杉柏外無餘物
焉且重岩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
窮民卒歲不見粒食又當新安下流四舍許諸
官舫汴新安者後夫往返必五六日始休而舟
輿雇募之費不與焉公至視民窮慨然思拯之
初入署例有燕公曰毋庸辦吾且告神於是

祀神性草草治具乃召丞尉乃召學官乃召學
官弟子乃召耆老以次列堂上備陳所動生奉
法字下之意甚悉竟日始散去淳安人固沾沾
知今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
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木麥藝蔬芥
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一毫關淳安者胡公
宗憲制浙直權甚重家衆過淳安公具常供供
無加饋焉從者不憚言諸制府制府竟無責一
日潘泉諸公曰昨聞海令爲母誕上壽市肉

本卷六

三

二斤夾盞以戲譽之也豐城鄔某由中臺出理
鹽政勢甚赫赫所至縣令如上供猶以無叱辱
爲幸維陽三臺吏醜燕之費至千金鄔將往微
齊雲牒行所過郡縣供辦今甚峻反淳安公手
令曰他邑或可勉爲竭淳安實不足一朝享吾
寧以罪去耳乃爲書上鄔甚言淳安困小不足
奉迎至必見罪願取他道往中言鄔向所過輿
從供帳汰侈靡費甚末又直陳前人以侈汰敗
者若謂鄔之不恤民而蹈其轍也鄔得書色變

久之遂罷齊雲行且曰今議是郡年聞之股慄
曰今何顛幾累我矣時潘泉諸君共訝鄔止齊
雲行而徐悉其故皆相顧吐舌云余典學南畿
時初聞公所著論肯愛其說已又聞其治行若
此述爲傳以廣厲諸學官及弟子貪乃塩法素
某以抗已糾之予亟緘所述傳因楊廷尉豫孫
達華亭相君相君重嘉之時進別駕矣趨改戶
主政糾章寢不行比入部疏上忤 肅皇繫詔
獄一時朝士震懼禍且不測楊公書來過余曰

卷十六

三

吾爲子薦此君驚悸喪魄者踰旬也余疏救解
華亭相君懼其激格不果上但中爲調護 肅
皇震威釋之公由是直聲震海內累官至大中
丞卒謚忠介云天臺病叟曰余知海中丞于茲
仕學官初公卒於留臺署也余承其後始終趨
操知之最稔誠可以爲介矣顧顛疏忤 肅皇
羶名者恒豔稱之而君子或有薄其近于訕而
沽名者余獨不然中丞疏語同儕所不堪非
肅皇寬仁賢相調護中丞壅粉矣當其時業已

無身何有於名不然一校官以不屈膝上官罷一縣今以抗權貴去此何大名而公亦爲之公蓋性然與而未學者也昔夫子謂子路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蓋謂勿欺亦勿犯云俗儒不達遂附以有犯無隱說夫君父一也父不可犯君可犯乎朋友忠告必且善道懼其疎也況君臣哉公第讀書而誤耳假令沽名之說出而首鼠保身之徒藉爲口實其誤國又有甚於爲貧者大非公志矣余故曰公誠忠而所以成忠者未盡蓋由未學也至若仕論所陳聖人復起易能易哉曷能易哉

卷末

四

孝節傳

余昔丁亥還自北都往省舅氏從道上遙望見一行子步趨謹飭意必有遠志深念者今從者追招與語諗爲北郭王生世本木時業儒從余友吳存甫氏學心與之比至舅氏語及舅氏爲述其父若母孝節事行嗣聞諸邑邑令李扁其間曰孝節云

孝節傳爲黃安北郭王威并其妻述也威幼失怙恃其仲父曰時瑩者無之猶子比長爲娶張瑩先是有一子而夭意即子威矣群從利瑩之無後也聞然欲分其產瑩憤欲訟以有威也威泣曰儂賴仲父以生有此身即幸矣何利于產任群從分之毫不欲取族長老三分其田強令受三之一乃勉受硯田十畝耳以是家益窘威胼胝力穡張動女紅佐之孝養瑩惟謹時瑩壯年已抱末疾久之益劇卧牀第者十年所其坐起食飲櫛沐即溲溺諸瑩委湏人扶掖護持而威日每作苦營生又時有門戶役昕夕惟張躬之靡有懈晚而瑩病增述罔昏養莫辨飢飽無度嗜好怒詈俱失常性張百計將順如撫嬰孺不少違忤如是者再逾年瑩功威哀毀幾絕張泣謂曰仲父有媼在且老矣君如不諱奈此媼何威勉忍死就養仲媼其事仲媼一如事瑩者仲媼故多病病後嘗思肉食亟張卒不能具皇皇然傾產貯粟集得財餘躬負之市易一盤

卷末

五

歸烹以供欲盡之屬厭忍益其疾也四分之謹
藏其餘以待不時需嬰孺在側涎垂垂不得一
染指焉啼則取輒搥奮驅之戶外任其呱呱啼
勿惜也已仲媼病泄痢者再逾年時穢衽席張
昕夕手爲蠲滌無難色又後病風痺客脣不得
前後浚者逾月威惶懼愁痛呼神領天祈以身
代尋同醫云得浚味卒耳尚可活也媼偶便威
密取葷焉家衆竊知轉語諸人里父聞而驚訝
曰爲此者古稱黔婁而今有威爲兩耶威時亦
病又時二伏枕祈曰天乎仲父育僕猶子得假
一日餘生畢仲母安窀事即棄捐墳溝無憾媼
果先二月物威臥苦土兩越月爲風濕所侵病
增劇其時張年可三九其孤僅八齡感目孤謂
張曰僕以仲父故得至今僕兄重聽廢人也是
孤安恃執家且貧甚僕即死計若必適人矣張
泣曰是何言執君阿天也天一而已寧有二手
妾本願即從君地下徒以此孤苟活耳矢死靡
他終與孤相爲命也威伏枕頽首謝曰子若是

卷六

六

五

僕與矣威物極之于幾張夕每偕二孺憑棺哀
號常至達曙比當春暮雷雨夜患其震驚號慟
尤慘將鄰杵罷春城壙爲圻矣張擬身殉欲緩
其塋會歲荒盜起族長老懼有他虞趣令拮据
營塋之自是家益落僅一力田奴隨通張朝東
鋤荷耜躬自播種夕刈藉給薪夜勤績紡即饘
粥糲糲不給也食爲不堪而張勵操廿年如一
日矣時其門稱未亡人者五咸無二志抑其孺
漸然耶張年今逾艾今甲所得旌者邑令扁揚
其間曰孝節足以風矣威子一名世本八齡而
孤者弱冠時病依宗里僧李壽菴謂其法可超
生死予今從李上人遊其侶趣之速遊張泣爲
書止之李上人見其書慟感讀嘆稱爲活佛謂
所言皆心髓至言擬之海潮音云○天臺病叟
曰余之傳孝節也太息不已而繼之流涕披面
云侍者訝余涕之無從或曰老病易悲耳蓋慨
晚近士事詩書列章途而不顧父母養者有矣
嗚呼語何訝齊民威孝養仲父如是可爲難

卷六

七

矣而不利其產尤難孝養于平時難矣而孝養于老且病至病而逃罔則尤難也惟威之孝張實成之婦之能孝尤難矣此余所爲長太息也其流涕者則其感觸自衷矣蓋卽張市鵲共養事嗟窶人之爲難者其情狀良足悲矣古稱茅容何異爲因憶余少食貧時常病病後思肉食大異常情父母之儲育余者狀有類張之所爲養偶一念之此浮所爲靈三下若雨也無論此念諸父之所以撫教余者恩亦同極矣而未能

卷三

八

少報俯媿于威何如耶此又涕之所從也

儒賈傳

世以儒命者術智鈞奇有市心焉儒而賈也扶義樂善仁心爲賈儒之行也賈而有是不亦儒乎俗眸庸剽賈儒昧觀余慨焉作儒傳儒賈名豪字子德微之歛人也姓程氏父曰稷始入楚止麻城岐亭賈爲稷所挾貨僅數十緡微也而岐又小市懸山谷中貿易寡下何稷卒貨盡微子德與兄叔父賈賈以故不遑業儒

卷十六

九

然伯仲偉幹雅安識度與曠大類儒者其爲賈誠心平價人樂趨赴貨漸起市亦因以輻湊岐旁村有郭今者嘗游王文成門談良知學于德悅而師之爲親冠裳衣趨繩視準闌闌少年咸相目笑子德益自喜間有從之游者子德拊塵高談與相往復薄日不輟闌闌少年復相詬曰賈而欲贏而迂言廢事吾見其垂橐歸耳子德聞之曰燕雀之不知鴻鵠則斥鷃之笑大鵬固也與人交必擇賢者始與臞然亦固相規勉不爲依回歲侵嘗糜以哺閭閻之餓而又積以瘞道路之孳出母錢貸人貧不能償輒焚其券由是子德高誼噴噴三浦黃人口矣麻城令金勿有治聲聞而賢之榜書賈中儒味旌其門子德曰命之矣適家子生遂以錫名里人因咸稱子德爲儒賈云子德雖不廢賈然好儒益甚遠近欽其門者益衆斥奇贏振施之不厭而財益阜不致年且致千金嘆曰吾聞培異無松栢今岐亭

爲二馬飲沮豆子若畏壘然吾安能居此乎

團風脩其業而息之幾萬則又嘆曰今
在團風又何異曩在岐亭廣陵江淮一都會
也吾將往矣諸父老固留子德曰母孤正丘首
夫豈獨緒行故鄉也然吾居楚久雖歸骨於歛
魂夢故鄉江漢間也諸父老相顧嗟嘆有泣
下者乃委監奴受監筴真州而間歸歛飭祠宇
奉蒸嘗祠旁闢廬舍居族之貧大啓枌榆社與
里中父老朝夕譙宴鄉隣有關直取片言解釋
不復煩有司立義倉義塾結梁除道日費橐中

卷十六

十一

裝不惜居常訓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
自吾一染指而士庶親悅賈且什倍由是觀之
儒何負於賈哉爾曹勉矣優游鄉里年八十三
而卒其伯兄名表字子儀篤衷質行不殊子德
人稱爲長者當致千金時兄弟析著也子儀簡
器物鮮好者昇子德曰仲交廣且多貴游宜用
此其華屋良田紀綱僕以與季綱曰若少更事
不能自致也而自取其虛敝者曰吾兒能守茲
足矣有故人死而子蕩者子儀招入室飲之酒

而歎語曰若翁置產難今其券安在幸寓我
所吾視子行將不克守矣其入感激改行卒保
其家與余母黨蔡翁善翁爲劉莊襄司馬舅饒
於產困徭賦而賂司馬每悼嘆曰子孫生秦亦
不幸哉子儀聞之詫曰司馬失言矣蔡族大子
孫蕃爲之分田爲之建塾拯其困乏而道之教
訓賢才出則門戶振安見巨族而反爲不幸也
者余聞而善之余之爲諸生也每就郡省試必
道岐子儀餉余盤餐束脩不絕及余舉於鄉歲

卷十六

十二

幾余爲故人貸粟于儀子儀以無應乃隣人襁
屬負擔來者咸云自子儀所余怪之念豈嘗負
若貸耶託所知往詢子儀曰若何負第舉人何
所不得貸吾將留救無告窮臥耳余因益賢子
儀蓋周急不繼富在微人所尤難也子儀口不
儒談而溪澗隱厚居然儒者當是時子德恢豁
子儀敦恂伯仲著聲吾邑與縉紳先生埒子儀
子孫多業儒季弟之子國用恂二愿慈以謹諒
爾亦賈之儒者子德子孫俱大學生子曰國儒

早卒孫應衡美涉而文不言家產事與名若交
游爲古文辭則又壹乎儒者執程氏今彬二多
儒矣○天臺病叟曰昔余以使事過真州也程
公年且八十矣詢余舟中而是時公以中韓齟
齬懷抱作惡適余與諸生解釋氏天堂地獄說
謂彼寓言以喻人心懷所處佳惡耳公是然起
歸語家人曰吾嚮墮地獄中幸遇耿先生挈而
登之天堂吾夕死可矣嗟天罕譬而喻儒之教
也繼志難矣程公亦善聽言執蚤聞郭公述文

卷十六

十三

成旨而悅之有以也即伯子析者處諸弟事考
諸卜式薛包又何讓焉乃其篤故振肅識仲仲
淹矣誦法先聖格言口談仁義而罷鍾其耳背
戾其行者視二公媿死矣

無爲僧傳

邑天臺山之陽二舍許曰饅頭石嶺故爲豺虎
出沒所人跡罕至有僧曰無爲者隆慶初自北
都游來自謂祥定中曾恍見此景蓋夙有因緣
者遂往錫焉初止一茅茨居下何里衆姓爲管

蘭若若干楹名曰朝陽庵越隆慶辛未予讀易
天窩山中來謁余初視其貌粗厲予弗爲禮聞
僅數以其情告懇予一見曰僧擬以後月某日
自燔化去時里中衆生積薪俟矣來無它訣別
也予見之莞爾語曰生死代謝猶晝夜也有大
冶洪鑪在汝奈何不任自生滅必欲以此身赴
烈燄中耶僧曰此見衆生執悵此個色身塵根
不淨欲漏不除濁二濁二而故憑藉虛知浮見
勸談佛法我佛祖教法蕩敗凌夷滋甚僧祇爲

卷十六

十三

此刺心拚舍此軀殼彰顯我佛祖教耳予聆已
悚然乃進之坐茶已僧謝退予曰汝更有何言
僧曰無它此來第爲僧化去後遺二三徒于山
中者望大德一盼昧毋爲鄉人魚肉耳予時倦
而思仰而大息曰僧不有其身遺之若芻狗而
乃不能忘情於門徒門徒視身孰親此可憐然
思矣彼蓋欲其教之有傳也僧既去予馮几嗟
歎曰醫吾家孔孟之教時陵夷滋甚茲欲彰顯
之固無俟燔身爲也邇世未見有一人悼吾道

之不顯毅然發憤思所以振之者而此僧乃發
願若是吾徒可深省哉雖然是僧于佛教本指
似亦未徹者惟彼西竺化人亦何嘗欲人人不
有其身而煨燼之哉惟是憫世衆生多迷蔽於
此色身而不解所以身三者故自受形以來人
我起相意見成魔或競刀鎗或曩睚眦愛惡交
攻識性不停即未滅之年日墮火坑湯鑊而不
自覺矣是其本來之身日銷月鏹自焚無餘見
住人間世者祇是一具臭腐頑骸耳是可哀也

卷十六

十四

以是之故發大慈悲說法四十九年累十二部
五千餘卷總其指歸無非欲人反識此身從來
本真知目前形骸祇是地水火風四大偶爾假
合而成不可恡之爲常者誠不迷此之無常爲
常因緣解悟其真常自四相不生六塵不染三
摩不礙八風不搖長住大清水無滅壞矣此即
吾師孔氏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謂聞道
聞此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知此也吾家教
旨何嘗外是即曰成仁取義亦是踐形全歸未

曾湯然以殺身合生爲訓也僧未可語此第爲
教發願如是亦大啓予已而僧果如期自燔化
去其年七月十三日也其徒四曰悅菴曰妙極
曰大光曰正空僧化後悅菴之徒居北都死
鵬鵠岩者若干衆有居仙五山者若干衆有居
居里中別菴刹者若干衆妙極見存居大塘山其
徒有居香林寺者若干衆亦有散居里中別菴
刹者若干衆大光之徒居鰲頭嶺朝陽菴者若

卷十六

十五

于衆有居清風嶺者若干衆有居三角山者若
于衆有居河南息縣者若干衆綜其徒之徒數
十年間蔓衍居各山中者幾千計類皆推尊爲
啓不識之無賴夷攷而洞察之無一不爲行
破敗戒律者不知僧祿何術能整齊紛衆之也
唯正空居滴水巖稍三脩容儀粗開知見宗教
雖未甚通而能以辯才析其說雅與士紳交往
士紳中或亦禮貌之空因亦自負蔑視行輩死
後門徒畫像散其傳狀咸云大光之徒曰明淨

者念師遺骸遠在北都操觚徒號走奴之並奴
悅菴骸火而負之歸瘞悅菴骸于老君山其師
骸則瘞之清風嶺建菴居守蓋孔門築場之意
云近率其徒居三角山之麓叙明恭者居河南
亦預自刻期燔化於息息人神異之建菴焉
徐生思中述謂予曰恭初亦悍戾粗暴人也視
無爲尤剛愎遇人憚二無親即遇諸衲侶亦多
違迂不相容故謹守無爲教自受師大光記後
日以持戒念佛爲功課服動作苦以身先之不

卷十六

七

以勞貽人時二直入窮岩隱谷作業遇野虎若
馴羊與諸衲侶由二然相洽無忤即三尺童子
凌侮之不爲嗔恚視夙昔性迥若兩人然夫改
過遷善變化氣質吾儒學問所先比世號名爲
學者遂非稔過怙終不悛而猶自謂率性任真
吾不知之矣乃明恭一服師教便頓異前行若
此不亦足述耶昔蒙莊有言外身而後見獨跡
明恭之脩証若此毋亦能外身耶不然何於死
生較亦自明了若是也曰明清者大光上首也

也明淨之走北都叔師骸及悅菴骸也清寔主
議資遣之明恭之紹師教以終也清寔始終成
就之里中諸衲子咸篤信焉稱之曰清菩薩云
萬曆乙未秋聞予足病瘳特以所聞槐針術來
爲予灸予初以其親易之未禮也時予建菴邑
郭東岡供奉大士觀音像而求可居守共祀香
燈者難其人或推明清子初未信然忽憶先年
無爲之訣予于天窩山中也更無他語唯屬余
存撫其門徒耳時此僧特來依予故亦有因緣

卷十七

七

非偶者予獨何心無芥札解劍念耶因撫而與
居重感省焉憶無爲僧故本疆直隸人也與人
絕無輒美媚煦色詞里中故多敬信之者第以
其行也且僧不識文字無此子知見賸然一村
老母夫耳教其徒唯刀耕火種作業持戒念佛
茹蓄以攝心除漏爲功課乃得門徒之盛若此
且其化去時又無承鉢餘貲田廬詒其門徒惟
是講義訣辭時相屬耿耿令予至今中藏不忍
忘也此世積金廣田宅爲子孫計者誠愚耶矜

知浮見立言爲可述者亦愚嗟予抱病再更
伏臘茲憊已極隣于託木矣猶無爲衲子業已
登龕并新時也長老相憐者諄戒予杜機忘
言延此餘息而願尤喋不已不尤愚哉噫此
亦無爲衲子自燭顯教屬予盼睞門徒意也弟
子進曰夫所貴乎道者以脩身也無爲僧忘身
矣非所以爲訓夫子何取焉子曰惟吾師孔孟
敬身守身之教豈不彰明肥切哉此見世之卑
卑者殉慾忘身釣奇希進者殉名忘身又或殫
竭一生心力爲不可知者深遠謀而忘身豈不
爲此衲子所嗤耶予茲奄二息未泯血誠願世
英賢誦法孔孟者毋重非僧弟即僧意而引伸
之拚其身爲天下席薦畏民品惜民隱而不以
身爲溝壑拚其身爲邦家基仗爲倚棟持危支
傾而不以身爲芳餌爲金注徒釣榮博名全軀
保妻子拚其身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身守道待
後息邪慝詎淫諛不以學術殺天下不以此身
爲子孫作馬牛而與俗子競鬻觸此則寔能敬

身守身不自蔑棄其身者而孔孟之教斯爲難
顯矣是則余力疾喋喋語意也世英賢其憐余
諒余耶抑亦嗤余愚耶○從子汝思曰人間無
父之孤無子之獨是生人之至苦見之者靡不
矜憐况身之者乎彼市井販夫販婦即有斗粟
尺布之貯者終無所寄託死不瞑目惟斯道所
係於人其大小輕重如何哉今人于道無聞而
上無師承是猶無父之孤也于道幸有聞焉而
其後無傳是猶無子之獨也天所啓我者如何
而忍漠視之不思所寄託耶是以黃面老子四
十九年口刺一時聚祇園說法碧眼胡僧百千
萬里足波二西來東土明宗猶人皇三祈求子
息以無後之爲大也昔莊子其心投河第以得
徒有傳耳然則無爲僧之儻然就火毋亦逆睹
其徒之可託然耶噫維時誦法孔孟者其麗不
億耶游吾夫子門者亦不啻千計碩實是統承
孔孟學脉者有幾無論學脉即其畢志一心不
悖孔孟教者有幾夫子蓋乾二然延佇于世英

矣此所以當危病中因述無爲衲子而咨嘆
悲涕不已也時又口和示門弟云嘗惟曳杖歌
不及帶索吟予茲述衲子感觸涕橫零始知尼
父悲非是凡女情

赤脚僧傳

天臺山之東一舍許曰牛耳巖其僧曰赤脚未
詳其名氏蓋自隆慶丁卯來此雖當盛夏沍寒
跋涉來往惟是徒跣敝屣無具也累二三十年
藜藿之棘刺未遭蛇虺之毒螫無犯亦異矣里

卷六

三

人稱之曰赤脚至今里中第名之曰赤脚云嘗
爲余述其祝髮授記師曰齊陀新安富商也貲
累鉅萬第以無子故置媵多室家難宜感
憤而薙髮出家其苦行動修禪世人難能者憤
極發慧開佛知見諸內典備習不習而通僧徒
因而依皈者幾百衆然一當意者赤脚時方
亂齒獨目而器之曰可望精進摩頂
授戒曰佛法看一水水到渠成春融
冰泮汝第苦行動時時慎勿耽知見

卷六

三

參聲聞未得喙鉤便效鷹鳴也赤脚謹識之不
持誦不參訪亦惟苦行持戒夏居息石崑洞中
冬坐臥一茅茆架薪草爲寢所于間闕乞糠覈
麥粳拾人所棄蔬餘敗葉蠹糧雜和作饘粥以
給朝夕即醃鹽味絕不入口居處食飲奉身者
若此而神故王色故腴氣故盎然充也者白下
二三賢者來省予偶見之歎賞曰異哉吾儕安
居美食飲而血不華色氣不充體視僧若此可
忸矣母亦別有攝生術耶里中衆姓欽其操行
如是爭崇信之余門劉國重氏倡議即山崑中
鳩材陶甃輦石爲作樓三楹而浮光有好事人
徐中立者輟畊毀家貲督版築僧時亦樂視其
成及成第以妥佛像安徒衆已弗一夕居仍坐
臥草茆中余一日遊山入茆中與語曰若前無
宇居固應爾爾今卿人爲若葺宇宇成可居矣
何自苦若此對曰僧質根凡下倘一御華居安
寢血氣作祟不免皮風作癢茲苦其形正所以
安之也予聞嗟歎曰噫只此是其攝生術也惟

之家無求安飽之訓懷居之戒有以夫留都有
僧曰定林時服役焦弱侯館爲都養聞風來歸
余疑其雖勞來取佚而背主也督過之叱遣還
還而募貲累千金建華嚴閣於牛頭山工甫訖
輒棄之復來與居竟死天窩山中惟定林生長
都會承諸善知識開示久豈其見諦出赤脚下
却赤脚志行有以服其心耶惟赤脚服膺師教
操行甚苦願自謂尚未及師而時二歌美其師
之得衆微察其隱衷似無此子世好願見其徒

卷十六

五

皈依者漸衆亦若沾沾得意者惟吾徒以朋來
爲樂性則然也赤脚如此豈其種性亦同然耶
時計其徒可百十數咸惟刀畊火種作業昂桡
巢居苟全性命於虎兇咆哮之林擊析振鈴競
爭粒粟于鹿豕躡蹠之場其爲生計亦苦辛矣
而僧之所以御諸徒者且甚嚴其朝夕程規
儀律期會要約視法司殺戒尤整且肅門徒守
之至今無敢渝者豈一服勤至死誼耶赤脚
以凶年遊方過苦而革時其徒衆初議決

之入龕昇升薪火化屍招近里衆姓聚觀僧志
曰入火不焚吾師姓所授吾者吾信之篤矣願
吾寔病足痿不能自步入火場而故藉人扶入
龕昇之升薪招衆聚觀此近世提羊頭賣狗肉
術也吾耻效之任自盡則火之有下山報里衆
者重棒之汝等自後第延有行僧如某人誦經
毋哀毋披衰亦無過苦如我言畢脩然解衣
入火而逝萬曆己丑八月廿四日也跡此赤脚
于死生亦非憤二者蓋聞之經云精神不與身

卷十六

五

合徒自焚燒又云身体焦爛神識未離入地獄
苦惱尤劇又曰如牛車前車若壞後車復抱
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絕矣佛教種
種不舍一法故未嘗以火身爲教也赤脚僧耻
爲火化事亦有見耶汝思曰嘗涉獵大藏經中
云佛初成道首先說戒後說解脫經云戒如平
地萬善從生戒如紅蓮能度苦海戒如良醫能
療衆疾戒如明珠能破昏暗能持法戒可了生
死赤脚僧授記實陀者如是今其徒持守法戒

無破敗行有以也比世談佛者或曰只要眼明
不貴踐履其亂業之言乎彼未得喙鉤輒效鷹
鳴者比三不重可耻耶即里中正空赤脚兩僧
之後其離合興衰若此不惟縉流可省吾黨亦
可省矣近得勅侯書中稱引柳宗元云舍禮不
可言儒舍戒不可言佛亦痛挽世解脫不經之
非余得之大壑沉疴中為良劑云

里中三異傳

嘉靖李里中有方山人已御僧來自蜀已梁狂

卷十六

五

至自吉寓予里皆逾年所跡其事行大都與庸
衆人異語曰光黃之間多異人其然乎異矣傳
審異所以致同也梁也孔慕而俠行吾哀其志
方也玄脩而癯遂吾惜其姿鄧也釋崇而言穢
吾憫其陷而離也是皆可監已故傳之楊子云
妄譽近鄉愿妄毀近鄉訕吾于人也誰毀誰譽
哉茲傳三子也時若三子臨之在傍者噫嘻假
佩縲繼子卒成上賢得所託爾藉令三子幸取
裁于尼父寧至是乎念及此怛然內疚矣

何狂者姓梁名汝元後自變易姓名為何心隱
余懲其行不中而悲其志故稱曰何狂云狂蓋
吉州永豐右族也家累萬金族衆數千指少補
邑庠弟子員從承新穎釣游與聞泰州王心齋
立本指悅之遂亢然思自樹時吉州三四大老
方以學顯于時狂倚知見咸狎侮之獨脉脉心
欽鄒文莊曰此孔氏胚胎也意謂大學先齊家
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而躬總一族之政聯族諸
子姓督課之為一家學凡徭賦緡錢時歛而輸
之公不給者代為輸薄息而緩其償一歲邑下
令督征狂謂中有非正供者抗弗輸為書抵令
令怒以狀白當道當道故夙有聞也趣捕逮下
獄擬遣時制府績溪胡公憲經畧浙直孝感程
學顏氏在幕用事說之檄江省撫臺安陸何公
因得脫狂居幕踰年胡公語人曰斯人無所用
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狂沾沾自喜謂胡公
善用已也嗣程君陞罔丞狂從之來孝感與方
山人會礦山語具方山人傳中程君北狂與俱

卷十六

五

嘉靖庚申歲也余時官北臺狂匿程君邸即同里士紳避不見間從比部羅汝芳氏游余故與程羅兩君交善時相往反因晤之聆其言貌若癡狂然間出語有中吾衷者時張江陵爲少司成予挈之城東僧舍與晤狂俯首凝睇目江陵曰公居大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者游目而攝之曰爾意時二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別去狂舍然若喪曰夫夫也吾目所及不多見異日必當國殺我者必夫也吾黨學應移別掉不

卷十六

五

九

則當北面矣比部王政錢同文者曰與游最曠錢故不飲一夕與語有契歡傾一巨匮至謂父母可無斯人不可無云無何程罔丞卒于京邸予有西夏之命狂移館別邸從之游者諸方技及無賴游食者咸集焉余頗行謂之曰子慎所與執應曰萬物皆備于我我何擇也尋分宜子爲言官論敗或曰狂有力焉蓋嘗授爲箕巫者以密計因達宸聰也其黨因張之士紳中有遭抑而覲重用者頗肯授室館殺其徒藉之運奇

通與程羅蓋孕于此矣既罔丞喪歸狂附舟還過白丁以刺授何少司寇何公故前爲脫難者噤狂刺不恭麾之不見狂途巡城臺吏捕逮其徒董姓者耳心枝斃以衛狂狂乃得潛依錢主政遊閩粵間壬戌冬予赴南畿督學遇之潯陽江中予責錢奉命處囚出不報命而爲狂所誘遊方外大不恰趣令絕之北上錢時唯二謾予而仍與偕遊踰年始至北都書來託予爲護狂子乃爲轉心文招之意其格而易行也狂一

卷十六

五

夕落八余署予謂之曰惜哉子懷此志而行若此死矣夫他日子弟遊而墮而三號哀子志也居頃之狂見吾門徒諸不悅一夕復遁去從此依錢東萊或依罔丞弟程學博氏重慶已在越中館沈茂材沈爲子訟詰反之乃復還居孝感隆慶士申程學博氏挈之來我仲子詰之曰子數家志驅意欲如何曰姚江始闢良知指眼開矣而未有身也泰州闢立本旨知尊身矣而未有身也茲欲聚友以成孔氏家云仲子曰成家

公如何狂云二仲曰嘻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孔氏求仁子不仁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豈直緣木求魚然後災且不免矣解之去余尋起符丞北上狂居孝感撫臺長樂陳公初聞人言狂有將檄下捕逮其徒檢所嘗與士紳往復書舍之且寓書于余曰初不知爲志學人也予報書悉其素如是而中辨其學術蓋所謂差毫厘而繆千里者如人所言有它則重誣也時有娼妓予者中于政府曰陳公捕治某已得某乃以情囑而

卷十六

三

庇之故又以書恐陳公曰政府訝公徇人舉義不終也陳公大惴恐亟更檄捕令益峻乃執之新安械繫入楚安陸人乘而文致其辜會新城王公繼陳公來撫楚初不詳其始末也走書閩中詢予予即錄前報陳公書報之且寓書李司空託爲解司空報曰政府左右且籍此中公也公茲從井救人耶狂以是竟斃楚獄無敢收者瘞之會城埋踰年余屬其取其骸歸孝感與程周丞合殯焉因其志也而爲文以招魂畧曰

公何生汝何管模孔陳迹失孔真孔門宗旨曰求仁而仁而死未前聞仁與不仁幾微分吾肯與子曾極論子既去余余又移汝轉心文汝必匪石何弗懷塵埃識相汝何明二珠照乘不照身傾萬金之產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爲欣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容效顰衡轡斯之黨又頗三衆惡歸汝復何云憶昔與子久要言子卒死今哭汝墳念子無歸傷我神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爾憶予言尙負新魂了歸來寧爲

卷十七

五

壁爲祥雲毋寧爲厲爲妖氛云天臺病叟曰泰州立本說緊豈非孔氏指執惟孔氏立天下之大本者無所倚而肥二仁也是故淵二浩二若斯已狂以意識承之不免于刑戮有以也然則狂可殺與曰高皇有彘訓在惜時不執此正其罪以明學也噫志學孔者幾微之差且至于此况志異學者乎余懇學者不辨之早至自殺且殺天下故爲之傳而附及鄧僧方山人嘗惟處其厚不處其薄山人民猶龍斯指矣鄧僧見

謂先天與後天不相聯屬豈大雄氏不二法執傳之亦爲學二氏者鑒也

鄧豁渠者蜀之內江右族也名鶴少補邑庠弟子員屢試列高等初聞里中大洲先生談學心厭之已漸有入則時從之遊即大洲家幾峻拒之勿爲阻其家故去邑城三里而近居嘗寓一蕭寺中時來往邑城就大洲問學道經家門過不入見女子或見邀之牽裾呱啼勿顧也時父年七十餘在堂室有女踰笄未嫁又有祖

卷十六

手

喪未舉皆不顧一旦髡髮出遊方外父尋喪亦不奔大洲重以爲恨爲詩書諸名山招之不至嘉靖甲子募余仲來余里時年幾七十矣仲館之高筍塘寺屬友人劉姓者昝夕瞻之劉事之惟謹不當意而昵里中一狡童祝姓者欲集資爲校童輸粟爲從事卒爲狡童欺取其資而叛乃其子間關萬里來省見輒譙訶居一二宿即斥遣之時余督學南中巡部遇是子於鳳陽道中泣懇如此余哀而斥廩稍資之歸鶴尋北遊

衛輝時其宗人爲郡司理因依之適大洲起官過衛輝渠出郊迎大洲遙望見驚異已識之下輿把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且泣且痛自悔責曰誤子者余也余學往見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隨此大罪惡爲不可改今子幸尙在可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以補前愆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即作券給之于時中洲數孝廉來就大洲問學大洲令鄧與荅問大洲聆已大恚曰吾籍是試子近詣如何

卷十六

手

時聆子言論乃荒謬一至是耶夫以顏子之質其學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奈何爲此虛罔語誤已誤人耶重嘆息而去大洲凡入京宗人尋以外艱歸渠封還田券不歸而復遊齊魯間嗣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容見而心故又憐之斥俸十金屬里中一仕宦者携之歸仕宦者携至涿州渠病作而仕宦者急于赴任棄之去竟死野寺中無所殯云余過涿今人訪其遺骸不可得矣狀子曰鄧

獨寓吾里時曾集其言論名曰南詢錄中言色
欲性也見境不能不動既動不能不爲羞而不
敢言畏而不敢爲者皆不見性云云余覽此甚
惡之曰是率天下人顛而爲夷狄禽獸也渠後
寓通州屬其徒刻傳之中無此一段語毋亦渠
自不得於心刪去之耶近麻城令卽衛輝司理
子亦大洲門人也嘗從予游爲述其始終如此
予惟此老敗缺處稍有識者胥能明之顧其捐
身忘親陷溺若此所入者何因所爲者何事所
成者何果至所以逃蔽若此者其幾微之差必
有所在矣昔孟子自任知言蓋知所自生于心
而究竟其所終也予覽大洲與吾友胡正甫書
浚訝其自負張皇輕侮前訓墮罪業而不覺云
云其師門亦已重斥之矣吾黨尙多惑之豈不
誤哉

方山人黃陂人也名一麟後更與時自號湛一
嘉靖間弱冠爲諸生初婚不安其室託遊方外
潛走太和山之陰習攝心術居數年其父兄

不知所在也山人故英標雅質靜久稱爲發慧
時毘陵唐公養晦在里負世重名山人特往從
之遊一見奇之唐公方銳志用世時苦倭患言
兵事而山人兼嫻武技益奇焉于時吉州羅先
生姚江王先生因皆與之游二先生誘之歸聖
學山人時斤二檢飭卽一茶一扇餽遺亦不苟
受也一日謂二先生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秘訣
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羅先生因密叩之
山人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恍見

端倪始得羅先生然之約偕之入山習靜吉州
諸長者咸尼羅先生不聽遂與王先生偕至山
人里居頃之王先生先歸羅先生獨留栖道
明山中短榻夜坐論時論山人無所得憤悔至
發疽無恙乃還既還其夫人又疽不及訣以是
心益恨山人山人尋赴吉州謁先生先生拒之
峻山人出橐金若干跪請願築室受業終身先
生以爲嘗已也叱遣焉山人邑邑不得意歸歸
時予適訪山人觀其購書盈牀意將以博綜

爲業者一歲孝感程大僕偕永豐梁子期會礪山聯輓數百騎來山人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梁把山人袂曰假我金百鍰山人曰唯唯卽千金如命程梁二君觀其色詞閑雅心欽之遂與歛語說之以所學術干上云異日有遇羅公當于風拜也山人由是漸易夙操挾重貲爲薊北遊至雲中依李制府娶二姬余時宮內臺山人書來言欲入京予報曰翔而后集慎哉時都門二三老陰招之山人遂入京寓廣慧寺予就

卷十六

三

密室扣之山人曰予茲行志將納約耳卽得巷遇如此版納進亦以此敎納退榮貴非吾願也予曰唯唯願子所積畜欲陳于上前者何先山人盡衷以告皆儒生常談余哂曰王上明聖如子所欲陳者耳熟稔矣子志雖大其所欲効者無當也子其休哉時都門名公亦多與往還張江陵謂予曰昨晤山人視其神情中若有所爲者機達于目矣子以其意告江陵曰方生此鼓從此燬破矣尋嚴分宜任子聞其有黃白術欲

詔之挾賄李宗伯知其情密以告予予乃促山人亟避之會余有巡西夏命因挈之歸行間一日山人謂予曰吾從此息機志學已願學以何爲宗予曰與友朋披赤剖心可矣山人曰吾志欲以明先天爲宗如何予曰披赤剖心卽先天也山人惟時若亦易志爲學而多機子故說之如此既歸而先所出妻家訟之郡郡守持之而拘辱其伯兄予便爲解乃免山人爲此滋不得意復出遊汴洛卽郅問流言藉三起仲諭之銷

卷十六

三

聲息影也諸兄懼乃強招之歸予尋遷大璫丞亦予告在里山人于白雲山中築室下帷且孜孜爲導鄉善俗事隆慶中羅先生門人胡廬山氏督楚學答山人往廷其師也檄下有司捕治業就逮山人以計脫走予寓書爲解意曰昔山人之招致而師于里也率其父兄弟姪嚴事之其家遂益勉於爲善樂施好義家聲爲之一振予謂山人只此是其拔宅飛力而嘆服羅先生有過化功山人故未廷而師亦非爲山人廷

有學使不然捕之急山人遂走附俠黨邵義受
知高新鄭且誤疑胡公之事由余因于新鄭所
構予譖予潛乘小艇走雲間從吏徐文貞謀復
起也新鄭恐遂矯旨特察諸臺諫竄于橫州余
笑曰不意鄉里後生亦能爲崇如此若爲勿聞
也者新鄭特疏欲用山人不果無何今上改元
新鄭罷相邵義亦誅山人踉蹌走匿太和山循
君山中居無何病瘵歸而死年甫四紀耳疾
之者疑其畏罪託焉而夙奇之者猶紛二謂其

卷十六

三

得服食不死也亦可姍笑哉昔山人之出游也
假其貲于季父者累千未償及疾革時乃手撫
巾笥曰平生苦心所得惟此蓋以所錄丹方與
鉛汞餘餌嘗季父也其家素孝友乃爲此開爭
幾至相夷余爲解曰丹能長生山人當不死矣
黃金可成渠又何假而貲哉山人多以此愚世
士紳世士紳往爲所愚尤可姍笑哉天臺病叟
曰嗟二世之讚毀亦何常之有初山人一出而
士紳相艷奇以爲子房長源復生譽何溢也及

行敗身沒世遂被以大不韙名禍延家門至形
諸志載抑何慘與余去山人居僅五舍許其始
終事行知之頗悉惟山人故富室參養子也一
旦脫屣世累兀然昂栖者累年斯不亦飄然風
塵外哉彼其時以神情見賞識諸名公非偶也
顧諸名公始則獎與大過以滋溢其名根而後
復摧抑已甚挺之走險以致墮險如此假令羅
先生始聽其築室山人或亦終身善士既而胡
學使不有以激之亦當勉老里中一學究曷至

卷十六

三

若是狼狽乎雖然使山人始出即遇世廟亦
陶仲文等耳安免遺詔之辟晚得大用於高相
當與邵義諸俠駢首園墻中安能全要領牖下
哉以是識世之讚毀得喪其禍福倚伏不可知
也願余撫茲字下小子以彼其資智慧方啓而
使之嚮往無路未知所裁語曰範圍而不過曲
成而不遺余因有重惡矣

劉莊襄公逸事略

余兒時聞長老頌說松石劉公心竊慕之而

公故與余同母黨乃作書爲贅謁公公不余
少雅器余顧時顛蒙未知所請也比長稍知
好古論世而公拍館矣緬懷典刑靡所考鏡
第時遇薦紳長老諸得承公聲歎者輒請所
聞即得聞一語一節津々若有沃于其衷者
既余祇役入秦嗣經徐沛至吳中凡公所敷
歷處得咨諏焉以是聞公履頗恣而公孫守
復異有濟雅與余交善每時聆余稱引所聞
則愴然悲也已請曰孤不幸生晚諸父蚤世

卷六

遂令先大父諸懿聞勿不章罪矣幸子
尙能言之及今不托諸鉛槧後此者何述焉
幸念之余含意屢年未及屬藁頃感世風下
逮士習日淪末之挽也乃招摭往聞述公遺
事今吾黨後進者得觀省焉中凡公緒論日
履第得屬余耳者即細小不忍遺轍爲感足
以規公所存而章後程也若諸駿駑鴻謨則
今大司寇鳳洲王公誌之詳矣

公諱天和字養和別號松石先世在唐宋間有

官經制官制置者逮我 明興公祖諱夢者以
從義故賜田麻城遂家焉公曾大父諱訓宜德
已未登進士選御史移參晉藩政大父諱仲時
景泰癸酉鄉進士爲崇德令父諱遜成化庚戌
會魁登進士爲豐城令劉氏故世閥至大魯公
且官三品矣時家田不盈二百畝嗣崇德豐城
又相繼爲令及公之身尙疑窘家世清白風可
想矣乃即大魯公遇竊子事湮中隱辱若此其
德遠矣駿發于公也豈偶哉

卷六

有鑒三錄題必窮于穿穴也潛披承起就步軍
驍下使大開竊于首入一手挈其髻一手取石
扼吭下緊壓視之則故熟識人也公無恙訝曰
爾耶乘何爲此亟取數金與之戒曰持此往治
生業更勿爲此已而家人再三請問人姓名公
終身不言第有一驛子始貧行無賴自此動生
家漸給而公之沒也是子哭 公生而收嶺嶺教
十歲能文十五歲隨豐城公任從月湖楊先生
廉聞談濂洛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十七歲豐
城公見肯遭家迺遣累構誣訟繫郡獄久之乃
得理出時纔弱冠以白衣領弘治戊午鄉薦尋
游胃監大着聲稱而公時唯着一布袍往返朋

家名刺出袖中一值隨者家食餘十年攻

苦力學不屑以傳字晚公府有邑今故與公知

厚遺金若干緩公度以義固勿取邑今某與公

居更不一走謂今懷公甚固要之公始往候繼

至寓所未及造請今觀先訪公公殺鵲沽酒賦

之今坐中歷述已所注措公為列可否今大款

服一日今飲里甲金若干緩贈邑諸舉人公審

知金出里甲却弗取今終意公以世好故少之

也倍贈之公竟弗取已而今為里民訟諸舉人

皆累追償而公獨免云正德戊辰成進士諸登第者多揚

揚意得也公獨自念曰儒生業舉一事勾當已

矣乃仕進則自今伊始願此生何所建樹乃能

不愧也慨然感奮終夜不寐語見示賜李進士

率假貸飭僕馬服舍公節情約已不異平日一

時交游咸海內知名士相與誓志策勵闡然實

脩耻效世華標為黃跋王大僕新第時時中

貴人逆瑾用事牢籠天下士以自張士多倚附

如蠅公姿表頎然其偉瑄一日於儔衆中觀公

貌且偵知為同姓今私人持宗生帖招之喟以

華秋公竟不往已接南京客部主事庚午瑾誅

乃改公監察御史簡巡關中時閣黨正熾

而巨璫虐堂者適為關中鎮守煽虐特甚秦民

嗷二朝議謂非公未制故有是命公得命即真

生死度外矣公赴陝時篋中預具四服以行密

以持命我者以闕故我如首鼠自全則奉命臨

職平生盡棄矣茲行即生死不可知也吾母氏

重以託吾弟慎勿令兒女子知此語云比至飭法振紀詢謀審機

訶堂所恃為爪牙者按其罪狀縛之盡實諸法

堂始戢二飲毒秦民剗然如出湯火而關黨故

街公次骨云公初至堂虐勢如燎原公日圖

焦思而武弁周向文者以巡捕故日侍墀內乘

間詭請曰側觀大人日兀二焦顏為念湊夫公

愕然曰汝何知敢妄言如此向文三四叩首曰

向文誠武夫固揣知大人無非為秦民苦也

公乃寡賦下堂與文語文因盡効制堂機宜公

多採之文自是振識卒焉名將而公後著績追

誣奏公詔下逮逮之日公監臨試事方竣諸

聞錦衣校至相顧失色公了不為動即檄二理

官檢閱圖書篋筒取其勤結案付監司已易服

就逮時堂嗾左右嚴公械撫巡諸司憚堂氣勢

無敢近者已而父老聞之倏聚萬餘人遮道呼

願聲震天地二髦擁臥檻轍下立斃檻不得行

公以四以義撫諭戶行堂復陰遣人尾公後將
其心焉賴泰民十數輩倡義暴糧相從每食必
嘗乃免械至下 詔獄久之 武廟廉其誣得
釋左遷金壇丞公之為監臨也殫精畢力凡懷
奇抱偉士甄羅殆盡至今關中以勲業文學名
世者多出是榜云初錄上時相楊公一清閱之
噴：賞曰真御史真御史蓋楊在關中督學久
關中人士為所賞識者至是俱得脫穎錄又多
出公彙其文雄渾典雅故云而公之得釋也亦

卷十六

聖三

賴楊自中調護焉公既為丞即兢：職業無纖
毫世俗謫官態尹其初不甚諒公自懷猜疑久
而感公忠誠卒為莫逆交其幕某者潔廉有幹
才公雅愛之幕尋遷江西為陽明先生屬吏公
寓書薦之先生特為委任卒成平賊功此幕効
力居多論功首賞云公之獎進人才不遺卑官
也類若此明年即轉是邑今勸農課士創利剔
害民列空懷思戶祝焉 詳見所著金壇縣志中
公尹金壇時予仲父曾
以叔祖教授公命仕省公留館與諸子處歲月
以叔祖教授公命仕省公留館與諸子處歲月

公為天下郡守第一至今湖人以公與謝大傳
頡頏司徒蘇文忠並祀云 大學士桂公夢者前為
公屬今公故敬禮有加每至輒延之便坐語移
時子弟訪問故公曰公輔器也大公前職周都
督于行伍茲識文策及今楊家宰 嘉靖壬午晉
似于簿領時其智識不可及矣 山西提學副使公以母秦大恭人老上疏乞終
養當路重公才持例不得請檄赴任公固以請
不應越丙戌改公督學陝西固檄使行公擬再
疏辭大恭人不欲曰汝父力學取高第不耀而
卒汝為御史吾緣汝得封矣汝父坐階等不得

卷十六

聖三

湖州湖故鉅郡號難治郡有高蹈士某者抱德
深隱前有司無知之者即知無能致之公初至
即折節造請訪政所先於是均田賦復折徵諸
建措民咸便之多此士力也 詳浙志與惠
湖大紀中 已卯
會濠濠變作陽明先生素知公才密檄當路疏
留公治兵策應未得入覲而天官即舉恒典列

封汝固眷眷急吾養獨不念汝父耶且汝按秦時父老德汝聞至今思汝不忘汝義當往慰秦父老公泣勉強應命如陝西明年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已改太常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西諸邊軍餉是時方用兵河西公以才望故一歲三遷是任而公復以母老將固辭母又不悅且念朝廷以兵故不得已勉行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總制三邊雅重公機事咸咨詢之特薦公勅以原職巡撫陝西時陝中連

卷十六

聖

歲兵荒民不堪命而各鎮中官尤剝不已公懇疏汰革孳三拊循民乃蘇洮岷番族叛公討平之繼平胡店賊繼又平漢中賊捷聞下詔嘉賞而公頽時三念母再四乞休時總制王公瓊謂陝中一日不可無公與臺臣朱觀會疏乞留公久任上俞之乃晉公左副都御史仍巡撫公之撫陝也即邊郡下邑亦皆按歷咨諏幽隱畢達會墨吏咸望風解綬去秦人學憲府公世寧謂彼中自建設撫按以來惟公所任功德

前無為先後無與匹云予往按西夏至臨洮臨谷間偶指田野父老而詢民所疾苦者有十數老人伏道左訴曰若等向見劉都軫念我等若此矣劉都臨洮洮甫七日而劉都等所不便者三十七事今劉都去此廿稔矣諸弊漸仍願得如劉都活我言已泣下因出冊懷中予取視之則皆公所游潯有司相沿不經費也洮人推御史某謂有某令擅取里甲炭一筐公即廉之令憐解綬其嚴明如此壬辰以母憂歸公痛頽養未逮哀毀骨立疏上得賜祭葬

如例宅憂三年廬墓左朝夕經理營域更不聞

一刺齒家私公奔喪歸時聞有老婢經事恭人者公出之極前伏地號口吾為若

子不能顧母氏養而汝為吾謹事吾母吾何忘吾何忘稽顙數四敬事之終身不慚夫狄公來

卷十六

聖

日之烈人謂基子望雲之表越甲午黃河南徙即公孝思若此忠節可知也

自徐至濟漕運道不通特起公以原官治河公

綜理悉及秋毫詳問水役夫不滿一萬甫三月

而膚功即奏大學士桂公過濟適觀其成悉諸

經畫嘆曰奇才奇才云丙申黜虜據河套頻年

邊鄙多警廷議又謂非公不可特晉公兵部

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公畢智

經畧首陳戰守便宜增埒浚塹以扼虜衝振兵

厲將律紀整嚴蒞邊凡五稔捷音迭奏是歲捷

首七上丁酉凡十一捷戊戌凡十捷己亥捷如
丁酉而庚子黑水口之捷斬將擒王首功幾五
百蓋百七十年僅此一觀云初以并肅莊浪功
晉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尋以寧夏功轉左
明年以永昌功晉兵部尚書兼官如舊白金綵
幣歲至三四錫既成黑水口功 上大嘉乃勲
晉太子太保列司徒叙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
賜賚有加公才智卓犖而本之忠誠且蒞陝久
威德素孚機宜夙諳而所任將帥如周尙文輩

卷五

聖示

其謀勇咸極一時之選故能成功如此秦人太
史王維楨曰公之制軍也患敵若癰疽士若子
苦顏悴形年踰六袞而約躬勅度長算却慮屹
屹焉惟社稷大計是圖蓋執誠體國不二其德
者知言哉 予往歷公所經畧處詢之宿將故老
述公所制輕車勁弩挾砲神鎗諸戎
器備極巧思若所增埤浚塹諸處至今欣賴而
庚子之捷公實得天云方虜之入安定邊掠回
原而西也會積霖烈賊虜馬猪弓解而我以逸
乘敵故捷時虜蹤沒淖淳死若向無算乃有謂
此捷或不盡實者蓋起辛丑虜累犯宣大震
自媚心忌口今論定矣 辛丑虜累犯宣大震
驍銳輔特 詔敗公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時營

政廢歷久當事率首鼠因循公為根本浚慮銳
志振刷秦調邊將入勤訓練清占後刻一切宿
弊軍政至是肅然而不便者相與側目計謀孽
去公會虜退公三四疏上乞骸 上念之特賜
馳驛歸公歸里中與人話談絕口不反朝政而
裏實念念在 國每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遙祝
主壽不以衰老筋骨廢禮病篤時夢中諄三語
曰如何了如何了無兵無糧如何了云云其憂
勤社稷一念與古連呼過河者三何異哉 公初

卷六

聖示

時黃門人 朝貢人多與交者前被公自更與公來
使百里持春生名刺道公公手之駭謂其使曰
予素不識汝主何由召春生汝誤耶竟應之或謂
上之兄公請老也陶從中陰排云公出都門時
諸葛耕懶城走後公怡然自適也公仲子某時
什比部即在侍有懷色公目之熊曰視兒色若
不諫然者豈以吾去位故耶吾受 國恩過渥
矣不能如消埃報方懼弄死乃 上復念我老
得還若丘此人生至朱厚季兒不思為吾勉國
報而戚戚然作兒女態豈直欲吾死于官今汝
從就扶輿歸方為得耶聞者悚然嗟嘆公于名
寵進退之辭其達如此繼公總制某即公所舉
自代者公家居時某有故事城百金幣幣若干
為公壽公大恚曰我因謂某賢特薦彼乃以不
賢視我則相報之外耶悲却弗受且遺書督過
之又一編吏某江西饒州人也以才為公所
振新至崇 德威公如遇德人諒公素介非他

前萬也特舉世所簡究器極精工者若于遺公
 公月之愕曰諸大類上供物矣吾安敢享此寵
 使出之弗取已復召使還取蓋碎之蓋慮其使
 更以遺諸子也夫世持清白操者多矯飾于仕
 宦時蓋舍此薄彼耳雖即堅持于窮居尤難不
 渝于宦成垂老日也貪視不取及老或得自古
 記之矣公自舉人時即已勵行若此乃告老家
 居時尤若斯斯二焉非義利素明恒于其德者
 孰能然哉公前在告中宅憂卒致政歸前後家居幾
 十稔未見手耕一華屋治一腴田一生汲二經
 營者非家祠則先壘耳弟天年早世公撫其遺
 孤愛同已子篤故敦族咸盡其心然未嘗曲意
 少假以一字宛公府平生未見一指摘人瑕疵
 而樂道人善雅意尤好汲引後進遇後進人歎
 披衷抒懷不為款二寒溫語於凡親身服官之
 要各因其才質事任置二提誨不倦公蓋嫻于
 世故而精練于宦業故凡承公教者咸謂終身
 受用不盡云見楊中丞所著宛叟錄中
 耿生曰八言公凝眸轉瞬含吐風雲絕嘖唯諾
 咸有王謂則謂公以智勝云嗟夫人自形生孰
 不具神智哉願東有偏全細鉅又所用殊方耳
 近代若楊文襄王新建暨公咸能樹然懿範皇

序後先兢爽均秉足智也新建畢其智于聖賢
 心性之學可謂智及之矣事功特其緒耶文襄
 畢其智于建措以故敷歷中外所至輒效而不
 屑細謹子曰知德者鮮然歟跡公生平智之所
 運大都為世興事建業耳乃其砥行礪節益又
 兢二焉似不特役二於事功間矣乃世人任權
 術伏嵯谷媚心禍中便身賊物而曰子智子智
 視公媿死哉

卷十

五

吉水李交寫

宋允刊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終

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著一

策問

第一問

初任試應天
楊李二生

問學莫先於辨志有志而後可與共學自昔言之矣余茲受命來與二三子相切劘心所期者非淺鮮也子試言爾志余將取裁焉直據所有毋爲浮泛語

第二問

試應天
所學

卷十七

問人之言曰學貴聞道脩行次之世君子或駁其說竊謂脩行而不聞道者有矣未有聞道而不脩行者也不暇旁引即所習聞者商之如平無妄語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如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帝者其素行峻履至今膾炙人口矣抑於道有聞乎否耶夫古稱聖者至文王孔子至矣而亦臨亦保不食不寢望未見如不及至道之難聞如此耶而故有因解字義而即悟理之無窮有因剖扇訟而即識

心之本体論者便以爲知道是又何聞之易也近世好脩者不悟解悟者不脩是二人者蓋更相誚也吾滋惑矣維茲江左固山水之奧區也靈秀所鍾儻父叢生古稱風流標致者夥矣顧其篤志力行知學聞道者當亦有人焉二三子其尚論古昔發抒衷藏以啓不逮予非徒品隲文藝之故以也若爲諛言勸說則失相求之意矣

第三問

試寧國
附學

卷十七

問夫道一而已近世學道者何言之多岐也有曰合下即是本心者矣或踊認賊作子之譏有曰靜中看出端倪者矣未免騎驢覓驢之誚或曰本体無事安排而或執存守之見者詆以爲放縱然歟或曰工夫須常收攝而未窺自然之宗者輒以爲障礙可乎立本之說厥亦微也使人啜其糟猖狂而悖亂矣歸寂之旨毋亦遂歟曲士襲其傳殆執內而惡外耶萬物一体道煥揀擇是矣其弊也消是非

之薄薄而不明破除毀譽方顯直機是矣
其尤爲荒惡之良頑鈍而無恥它着言或高
於天而行每汗垢如泥渾見或析於毫耿
而事常缺畧於要領如此之儔又比比也世
俗人暴棄不學者且口實矣崇正學迪正道
煌煌簡書余重畏焉顧涉道日晚而江路之
悲聚訟之談且眩然昏矣茲欲與二三子回
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懲禦人之給而潛
默識之思黜玄虛之見而躬庸德之行下學

卷七

三

上達浚造自得求不畔於孔孟之旨而未逮
也有得者其究言之以啓我

第四問 試大平當
塗二學

問夫學必有宗即異教家亦各有之類多盤於
中君子致闊焉可勿論已吾人誦法孔氏孔
氏之學以仁爲宗然故罕言之者豈秘之耶
抑亦難言之矣至其求之之方與夫爲之之
要蓋疊疊焉不離口語具魯論中固人人而
誦習之也其亦有味於其旨而反之躬乎否

耶後世儒者或以博愛名仁或以覺名仁或
以公名仁或以心之德愛之理名仁言人殊
大都添註脚更易號字云耳何若夫子自釋
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尤爲明且切
耶仁之切於人也若斯矣乃世學人或誘之
以貴富勛名蔑不歆然希慕驟而語之求仁
即至惻切忠欬未始不猶嚮蠟然者何耶夫
人而不識仁也則耳目鼻口人也而實弗人
矣人而弗人也亦寧宴然耳耶自古賢聖且

卷七

四

哀之痛矣余被師友之訓亦常竊志於是而
質駁習浚即月日之至尙未敢擬顧其慙慙
一念欲二三子之同歸於仁而無弗人也則
實其所蓄積也其各拭慮潛思商之心焉以
對若爲飾詞設說即已鮮仁矣

第五問 試宣城南
陵二縣學

問昔人有言曰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
生於刺史余讀其言而愴然悲心焉無論六
合即此一邑一郡民生其間林林總總何可

計其命悉懸於一人方寸間耳乃考覽記誌博求今昔其切念壹志爲斯民立命者可幾指數耶世君子欲飭吏治者貪曰行久任精考課慎選監司諸如論議黜陟知道者猶曰非要親也綜之明學術使人易慮而同心是矣是矣然竊有異焉昔人尙清淨不擾獄市而齊以大治其術蓋得於蓋公乃齊儒以百數言人人無當矣至於責大指不細苛卧閣而東海大治者則亦從黃老學得之而誦

卷十七

五

詩書稱先王者及懷詐飭智爲所鄙薄焉豈儒術迂滯不適於治而異教家亦有致理討謨耶吾孔子言政列九經而推原於脩道之仁孟子陳王道數端而必欲反本於過堂之一念其指歸可求也而或者以爲操切可以收淪散文律足以致寧平此又何也豈言道德者誠溺於職耶國家造士諸士行將以生民之命寄之也茲誠識調瑟之幾而不失理繩之智振拔薤之敢而又得烹鮮之方若

何則可試根極 父領言之以觀他日致之

第六周 國二 縣學

問嘗聞先正有言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信執其言之也或曰已立後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則師道之立也亦大艱難已哉夫師道惟尼父至矣其自信能立而不惑也猶在三十四十之後則前此之年豈容已于立人之念不倦之誠耶有年才十五而即歸然爲河汾師者豈其德賢于仲尼耶昔賢以援引後學隨才

卷十七

六

成就自任而故猶以能尊師道推其弟者又何耶好爲人師命世上賢猶患之矣而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教學誠相長也又吳惠耶夫教脩於道道率於性性道一而已或曰四教或曰五教或曰五倫或曰三物又何條品之煩如此耶古之人或以誠或以敬或以禮又或分經義治事二齋以爲教者其肯有得於孔孟之遺意不耶余竊謂斯席困則困矣未知所自立也居常與二三子

者盟其學以仁爲宗以反躬默識爲入門以
孝弟忠信爲實地以親仁取友爲資助以能
游銷習氣而同體民物爲證驗顧省諸身慙
然無有也爾多士其拮据往初陳說懿軌以
匡不逮是故相長之義也毋讓焉

第七問

試無胡蔡
昌二賢學

問維出與處士人居身之大致也出則抗節致
忠孚揚王庭慶則履義蹈仁表正鄉閭率斯
二者逐軌雖殊其不作於人而有述於君子

卷七

七

之林一也乃若嬋婞淟淟然惟得失患
者勿論已即折檻牽裾或蹈過激之譏鑢核
計籌碌碌然混埃霧中者勿論已即杜門掃
軌或貽寒蟬之誚至如抗疏擅孤忠之譽三
黜章先見之明其與官御史而以補缺拾遺
自任不欲指摘臣下短長者孰賢耶遺布感
盜牛之格平心輯穎里之爭其與居洛下而
以孝弟忠信教人不肯諛佞禪伯方士者孰
優耶二三子只今爲民之表行且觀 國之

光其出其處必有自期待者式尙論之以觀
嚮往之志

第八問

試要淵
縣學

問昔人言於夫子之道猶飲江河然彼固自形
容其不能盡也然故常飲之矣兩楹夢奠微
言久湮吾人之於夫子道也其猶戴天履地
相忘於覆載中而莫省所以耶或見其識萍
實別增羊稽廟慎之矢辨專車之骨則侈之
以爲博此於夫子何多耶或見其却萊兵作

卷七

八

齊侯格飲羊之賈劉亂政之奸則矜之以爲
能若是則辯俠者流操切之吏亦有能然者
矣又或泥其曾曰不食夜不寢發憤以思也
于是有欲玩心神明息緣去智求之於要眇
者矣審如是則亦其心墮體之教也不知所
云不如學者又何如學耶自古善學孔子者
莫如孟子然觀其所籍籍稱引孔子者亦唯
自其仕止久速之時言之則吾人之誦法孔
子者豈低出處進退之間模擬其軌迹而

已耶且即今能爾居今之世又安得一一從心自便如此也竊疑孔子之所以賢堯舜冠百王參天地而貫今古者其血脉必有所在矣二三子其試思而言之毋徒漫美而勦說也

第九問 試大平旌德二縣學

問昔者孟子尙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均擬於聖而獨顧學孔子說者謂始終條理巧力之喻厥義精矣夫德至聖而極三子既與孔子齊聖而又何智之不逮歟古稱善學孔子者莫

卷十七

九

如顏子其中和氣象可想見也乃孟子則若迥不相類矣其顧學孔子又安在歟孔孟之學至二程復明二程之學蓋得之濂溪自謂再見茂叔歸遂有吾與點也之意其授受微旨可得聞歟乃程子又自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所授之濂溪者天理之外又何道歟且兄弟同一師承其家庭觀磨切劇尤宜無不同者乃先儒謂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又何以別歟說者謂學各就其

各之所近惟孔子會中和之全其他則不能故字亦因之若是則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其言不足信歟吾顧二三子尙友千古不徒區區作伎倆人物是以論其世也

第十問 試徽州府學

問夫世所稱豪傑士者率若謂其倜儻眈眈機智警敏足以興事建業云爾余觀古謂豪傑士若異撰即孟子所稱陳良者是已彼固以其悅周公仲尼之道也乃先儒或云有豪傑

卷十七

十一

而不聖賢者豈亦世俗之所謂豪傑非真豪傑耶又近世儒者或云天生豪傑不數求所指真豪傑士曠古唯一人焉其然其不然耶彼有所謂近世豪傑有所謂振古豪傑有所謂中興豪傑者學人士籍籍稱之無異議矣考其時所表監顧亦落落若此者豈亦所謂豪傑而未聖賢者耶將亦唯其得與於斯道而不在智名勇功間論耶吾人托生宇內有自娛娛堆堆其爲凡衆者流而不思所振奮

則已有以豪傑自命者慕其名不採其實吾
懼夫憑意氣任術數而違離道本者衆也二
三子尚明辯之

第十一問

試續侯路
縣二學

問士之彰名顯行於世者自古貴所托矣是故
時有大聖至人則雖猥佩縈紲之子一蒙陶
鑄德成上賢迺難餓殍之夫一經品題聲施
奕世假今所托匪是能至此乎否耶後世魁
桀不羣之士不能剴情脩容依倚道藝竟蒙

卷十七

十一

詬以沒世者難一二記余益悲之姑無論已
乃若漢之董若楊隋之王唐之韓是數子者
跡其所負亦自不淺小矣使運值仲尼依依
于負牆言益之列即未能翔翔淵參當不爲
丹閔亞耶而儒者摘釁抉瑕曾不少貸或疵
其災異之溺或醜其美新之文或誚其上書
之競或過其擬經之僭是則然矣茲畧諸謬
類循其言論繁獨無可採者乎就中較品豈
無彼善於此而可與於斯道者乎夫儒先以

世詔衆爲主其極論備責或宜然也而爲
學者往往亦隨聲傍吻動致喙焉曾亦自省
其學之所詣與中之所存者視諸人無媿否
耶友已責盡論人宜恕勦襲人語不緣實見
余甚耻之諸生稽古尚往如數子者其亦何

第十二問

試休寧
縣學

問今世俗人之所歆艷而希慕者科名官爵如
是爾是故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磨切率
是業焉無遠志也夫自設科建官以來其魁

卷十七

十二

天下躋騰仕者可勝道哉乃竟消滅無聞者
何多耶至如父子狀元兄弟狀元叔姪狀元
與夫四世三公四代相門父子平章若斯之
儔人尤侈稱焉顧跡其時所表豎終身趣操
率皆無可疵類否耶乃若高蹈龍門者卒副
兄推而能尊師道落名甲榜者不忘父訓而
集儒大成又若仕止給舍挺秀於嚴冬而新
州衡山之樓遲二子復承其志忍饑寒終
老於牧堂而易解書傳之著述二子復跡其

以此稱並難濟美又不在名位間者視彼可
相軒輊否耶二三子試一一條品以觀所存

第十三問 試歎
縣學

問昔人有自秀才時便以天下事爲已憂者即
其時所爲書萬餘言皆鑿鑿可措之用矣則
又非徒憂之而已也方今 聖天子顧治至
切公卿輔弼之臣銳志更弦往之競竇塞而
墨風漸以慘矣乃方內日猶多故者何耶吳
越之羽檄稍弛而閩廣之蜚類起漕河之虜

卷十七

十三

九二

功未奏而徐沛之水橫行楚蜀有負固之殘
西北窺門庭之寇齊魯燕趙之墟推埋不逞
之孽無處無之是皆不能不慮 宵旰憂者
而且民生日蹙閭閻漸丘即余周行部內目
所流覽胥隸之子面無菜色而身有完服者
百無一二數矣而吾儕之安車而傳食也獨
奈何蹙然而不爲之念耶願將以蠲賑之
恩控之 當宁歟度支之計又日告匱將以
撫字之勞責之群吏歟催科之令又日不遑

將以整軍經武之畧督之閫帥歟而輸將之
費又苦難給策何施而可忠言嘉詠之臣思
爲 國家與平致理者似都殫精畢議矣而
實效竟鮮何耶余肉食者誠鄙憤憤莫知所
圖矣二三子獨無抱先憂之志者乎倘有所
以紓時艱者願亟聞之將藉手以報 天子

第十四問 試和門
縣學

問昔人云平賊之術與攘夷異蓋難之矣又曰
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其弊何居自古策弭盜

卷十七

十四

九三

者難一二記就其著者言之或單車詣壘諭
之恩信而其渠統俘或三科募士誘相攻訐
而其黨解散或慎重於亂繩之理或機密於
鉤鉅之詞或戮祿以懲貪或開贖以示信是
諸人者其績咸章章較著矣願孰爲優歟或
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然言矣沈命法滋
弊於漢理固然也保甲法不效於宋何以故
歟願又有今晉城知荆門軍者胥用何道能
今盜賊戢息歟間有一二梗化不率者又用

何術而輒先知歟昔夫子謂不欲者能令民
賞不竊矣予察今天下牧民吏故津津多自
傍砥也而常萌起豈聖人之言亦闕大而
不經歟抑亦所謂不欲者其道至粹而未易
言歟維茲新都舊稱樂土也偶一有警而建
官設將之議當事者輒焚然焉此果制治清
源之長畫歟抑亦救火撈沸之謀歟試究言
之識時務者在俊傑二三子必有其選矣

第十五問

試池州貴池
青陽三學

卷七

五

問先正言西銘是原道宗祖何以見之又曰有
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何以別與昔賢有讀
西銘而慮其流於兼愛者又有一見而即悟
其為中庸之理者何其見之異與

第十六問

試安慶潛山
大湖三學

問嘗讀遷史所載酷吏傳竊疑焉夫所惡於酷
吏者為其虐以成貪耳即不然者或徒刺情
賈聲譽非純奉公之心也乃史所列十人中
或實蓋不飭或附勢若斯之類誠不足

顧其中多伉直潔廉人也且即其摧挫強
勢無實無情碎裂頭腦而不顧則亦壯矣又
其心自以為奉職死節義當如是何其忠也
而梁目之曰酷吏作史者無亦酷耶夫禁奸
止邪均為一切者也跡其效固有道不拾遺
侔績尼父者誠亦稱其位矣乃威隙則姦起
位崇而禍烈此又何耶及觀循吏傳所稱引
又率多惻惻迂滯不甚愉快人意程其功能
豈胥在此十人者右耶使在今日其取舍稱

卷七

六

譏或相盤戾不可知矣顧二三子志之所存
則何在也試度衷言之

第十七問

試懷寧桐城宿
松望江四學

問夫束名實礪廉隅勾檢期會世俗吏爭談之
也至如師資朋求憲老乞言自古隆之矣縣
今不請士郡守不迎師子雲之嗟無亦徃初
之懷歟夫以言定之賢且得大聖人為之依
歸即今唯尊所聞於致理何有乃武城之宰
慶得人於子初單父之治厘稟慶於五人其

已下賢何若是懸也厥後若懿侯辟堂舍
志公仲舉下榻禮徐生任延折節於龍丘龐
參信意於任棠是皆有得於遺意乎未歟綜
其治績亦有可紀者歟今去古愈遠是道邈
矣有踵而行之者亦有裨於化理否歟抑亦
猶有原本歟試詳言之好古者或有取也

第十八問 再試應天府學

問夫陶物振俗莫神於風治運之隆替實由之
矣彼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囿於其風而靡靡

卷十七 七

然不自知者細民也知風之自慎厥慕襲不
爲流俗遷染則惟我人士矣尚論古初風之
美者食曰鄒魯鄒魯豈非以孔孟道術所漸
然歟嗣是洛下關中三二儒者緒餘其烈其
風亦足以興可得聞與維而江左民庶物蕃
自古稱殷盛矣乃三國六朝之際其風君子
不樂道焉何耶豈 隆昌之運有待然耶洪
惟 皇祖繼 天立極定鼎于茲本宅錫之
烈而衍豐芑之休由定武之功而振棧樸之

所歟盛矣三子托生茲壤涵育於中不
說幸厚與詩曰思皇多士此王國此之謂也
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則三子當亦思
所自效焉者誠使爾都人士道德齊一風俗
以同則邦家之禎即惟三子寄矣顯晦可
無論也殫精極慮顧何術而能致然與試抒
所蓄積者言之此昕夕所切切於而三子
者也

第十九問 試向卷原陽課水三學

卷十七 八

問科目之設其來尙矣或者謂近日糊名易書
之制徒採春華難據根實是則然也乃漢舉
孝廉似矣而有濁泥之誚魏行中正似矣而
有奸府之譏此又何耶或曰魁儒碩輔由科
目進者相隨屬也且 國家定制未易議矣
顧匿景藏采沉淪者世豈無若人耶或
曰兼行辟薦可也乃古有盜虛聲而失士望
利捷徑而隱終南者此又何以辨與三子
茲悉思以科目進者顧亦有混迹科目之

實奮起於科目之外者否歟是固各存
志也矣否則不惟修文者日增浮靡即
道者且長華競是余之所恐也二三子試
回諸心而盡言之

第二十問 試鎮江丹徒丹陽金壇四縣

先正有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信哉人不識仁
吾誠不知其可也顧仁之道大矣抑何從而
識之歟昔賢欲人將聖賢所言仁處顏聚觀
之於此体認者即魯論中言仁鮮矣不能無

卷十七 孔

疑焉夫可賦可宰可賓客可南面而皆不可
其仁至於去國死國奴于國孫於國者一一
斷然許之審如是則興事建業雖才未足爲
仁矣而管仲之功何其亟稱而重與之也伉
節厲行之士誠仁矣而忠如楚令尹清如陳
大夫又何刺求而兩置之歟克己復禮夫子
語高第弟子爲仁如是耳克伐怨欲不行何
獨難之而不得蒙仁之許歟志仁無惡欲仁
仁至若斯易易矣而三月不遠者僅僅一顧

于焉又何其難歟爲仁由已當仁不讓是誠
在我也以仁爲己任者胡須於友之輔而先
事利器之喻又何若是淺淺歟昔人嘗以敬
夫所顯沐浴言仁書終日考察竟無所得乃
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而始解者何歟審
如是則求仁之方莫捷於此矣胡孔門秘言
之而屑屑然言之誦人之愛與夫居處執事
之粗迹歟今欲服官者体國愛民而不徒矜
炫於聲名之末爲學者篤行實踐而不徒出

卷十七 中

入於四寸之間是必有仁之真先之也故
於二三子再三焉

第二十一問 試淮安桃源

問人有言曰正氣曰節氣客氣何以殊也古
有項不可疆腰不欲折然不肯屈其目立有
如此者君子取之而甘心嚙而忍辱跨下者
豈靡靡者耶抑勸名卒又何若是烈也古有
却嗟餓死却棲棠死吐哺盜餽抱樹立枯者
或也之矣乃聞聖人之道者亦恬貧窮

志餓而不受邦君之餽堅辭貴室之喪者
抑豈故爲細謹耶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不心聖賢所爲者又何事也若云
功業則三賢之在當時又何落落耶二三子
其寔言之以觀砥立之志

第三十二問 試寧國等學

問程邵泰陸之學何如

第三十三問 試績溪等學

問郭子儀蔡度孰優

卷十七

第三十四問 試徽州等學

問朱之韓范富歐如而人者勲業文章燁然偉

矣義雖有猶以爲未聞道然否

第三十五問 試黟縣等學

問楊象魯墨翟古之賢人也孟子闢之至比之禽

獸不已甚乎先儒謂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辭

而闢之者費矣其實得其情而足爲萬古之

斷安者孰爲得與

第三十六問 試句容等學

先儒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
箕子何以見與

第三十七問 試各屬遺才

問十科取士法八行取士法何如

第三十八問 試各屬遺才

問生生之謂易易大傳之言也生之謂性其旨
將無同乎孟子闢之何也寂滅之教衛道者
重斥之主靜之旨夫何殊乎而言聖學之要
者必稽焉此又何耶人心之未正學術之未

卷十七

明也二三子中必有究心斯理者矣願極言
之以啓予也

第二十九問 試各屬遺才

問昔人論牧民者先撫字後催科分繭絲優保
障今稱循良者若異尚何歟

第三十問 試安慶等學

問留侯武侯鄴侯何如

第三十一問 試滁州等學

問定性識仁二書大旨同異何如

第三十二問

試常州武進縣錫山江四學

問昔有宋鉅儒如周元公者世君子稱其默契道体得千載以來不傳之秘矣茲邇其師弟授受指歸唯曰尋仲尼顏子樂處何歟夫率性謂道樂則屬情爾情應感起物而無常其類凡七是生人之所同也茲曰尋樂將離絕其六而唯歸宗於一耶抑亦所謂樂處者當根極於未發之前而非徒取於神發知啓之後耶夫古有一死生齊得喪逍遙於無何

卷十七

重

有之鄉者似矣衛道君子何重致闢焉而自古帝王稱甚盛者乃曰兢兢曰業業曰慄慄曰翼翼又何與斯指繆乎且夫人之酬於物也逆順之境變於前悔尤之感撼於中求自無惡於志亦難矣是樂也豈易言耶夫仲尼聖矣其自謂得茲樂也發憤先焉而顏子之樂也毋亦得於其才既竭之後耶顧不知孔顏之一得斯樂也將即弛如矢之恐墮苦卓之志而惟嗒然忘意然自足已耶孟子云君

子有終身之憂此又何也昔二程自謂再見周茂叔歸有言與點也之意即傍花隨柳之懷信不改吟風弄月之趣矣或曰伊川以後此意却失然乎否耶即所爲狀又曰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豈所謂樂處者又當尋之六經中耶抑豈樂之外別有所得耶夫此理干涉至大而析之貴精自非豪傑士蟬蛻於曩埃之中而挺立於寥區之表未易語此矣然懿德之好民東同然敢謂二三子無若人耶

卷十七

重

倘有臻斯理者來相啓助是則余所樂也矣

第三十三問

試蘇州長洲吳縣宜興江陰五學

問東衡懸鑑低昂區品唯聖人能不爽也昔夫子嘗爲子貢等第士品矣竊疑焉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言行尤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彼曰信曰果此其人可謂堅貞不渝者矣乃故置之末品孝弟之稱乎於邦卿是堯舜之行也而猶次之它如從政諸人其材智位望獨非烜赫於時者乎乃竟不屑置牙頰間而

其首所揭示者唯曰行已有耻云何耶且耻之於人也孰無之顧所以用耻者殊也古有以志生徇欲爲耻者有以名勝爲耻者有耻獨爲君子者有耻其君不爲堯舜者此其品誠上矣如聖人之所不屑齒者反歆羨希慕而以此不若人爲耻是其人又何當比數耶此固所謂未足與議者矣而世有耻過作非者抑又何也余與二三子試各反諸底裡而思平所耻者在焉余微膺 簡命視顏二

卷十七

重

九

三子先若千年矣顧不能默相引翼同升孔堂而區區焉雖黃末伎劑量莖雋 君命祗辱且反求之家庭而孝弟之未能日省之言行而悔尤之不免即末品且自媿列矣是余疊覆之所爲耻也茲圖藉手以對 天子命以制斯耻則唯而二三子望矣顧二三子即近所詣與終身所期自審當列何品耶夫侈言過行君子耻之矣所願聞者肝膈語

第二十四問

歐太倉吳江崑山
嘉定崇明五學

儒術之所以獨隆於奕世者則文學之足崇矣孔氏之門章教陶化故由此其選也乃四科所列文學獨末焉何耶夫惟時以文學名者吳公言子其最矣先儒以爲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顧即其取人於子羽若斤斤於細行之矜然者至其論教於子夏也故猶謂其儀節之非務而欲標其本則其所謂文學云者若與今世學士所稱尚殊矣且其宰武城也續用章章如是是其文學未始

卷十七

重

九

不足以飭治也而獨以此名科不允掩其弘美耶我 國家尊儒貴學世篤其風今被章縫稱先王聚黌塾者蓋布之殊方矣而文藻環穎歸然甲字內者則咸推轂吳中豈亦言氏子精華所流然歟即今碩學通儒蜚英聲而騰茂實者信燁然夥也顧昔人所譏繡聲晚修書肆嗽英咀華而本實未沃恐亦不終無耶二三子茲彬彬思以文學進身矣自省所以整之於身施於公衆庶者視昔賢爲何如

試各探本言之如言之雖文本之則無竊焉

二三子不取也

第三十五問 試蘇州府
屬生童

問昔賢之訓其子也嘗謂立志以明道希文自
期待蓋善教云夫古來碩彥魁儒不少矣而
獨舉二賢其意指何居嘗論其世一自十四
五時便欲學聖人一自做秀才時即以天下
爲已任其志同否耶一以識仁爲先而歸極
於反身之誠一以忠孝爲本而竭端於不欺

卷十七

七

之教其學將無同乎一爲司諫時感激論天
下事奮不顧身一爲御史時以補闕拾遺自
任不脅指譴臣下長短何以異也一嘗正論
屈晏殊抗章忤夷簡一嘗片語折安石執法
拒程昉是則同歟天章十事之對深當仁考
之衷誠識治之訐謨也乃王伯之辨與夫十
事之劄竟不售於時者豈迂踈耶文忠之
刻方入夏竦之讒構遂成或過其更張之無
漸也乃金聲王度渾然天成者亦不見容於

時何立朝之難乎忘饒州之卻而奏記相門

不嫌於諛或以爲能無我矣後爲神道碑而

諱言之何反不諒於子哉當新法之橫而奉

行條例不以爲冤或以爲獵較意也後爲行

狀而竟氓不載豈獨不諒於弟歟夫明道天

下學士所宗仰而希文猶爾儕卿先達也不

知其人可乎知其人矣而不以自期待焉猶

不知也余舉是以質二三子一念相期之殷

滋耿耿矣顧二三子所自期待者信如何若

卷十七

七

徒執陳跡辨異同低昂高下非稽古之要觀
也余不欲觀之矣

第三十六問 試松江華亭上
海金山四學

問夫士君子之退也非以就身價其進也非以
慕顯榮唯其時焉耳顧古之人有稽其賢則
同其遇會慶際又同乃其行藏軌迹迥相盤
左者何耶彼無書抵政府信恬退矣或處新
豐之遇而奏記樞筦豈競進耶同巷不索見
誠自珍矣或幸桃李之盛而顧慶蔡籍傳自

抑乎均世臣之胃也一則運籌於漢幄一耻
折股於督郵是見者豈夙有封侯之志而潛
者故拙於用歟皆龍潛之舊也一卒即真於
衣紫一終耳老於羊裘是就者豈竟易衡山
之節而去者故傷於果歟猶有異焉或兼登
聞院而不受或爲條列之職而不辭此故振
古之碩儒且同氣之親也何所見之別歟或
膺相命而即起或辭端明之召而不出此故
一時之純德且同志之友也又何所趨之殊

卷十七

五

與夫稽古非以侈博將以自鏡也余尸位而
不知量冒進而不知退蓋已仰慙古人矣二
三子茲挾藝而來蒸蒸俱以仕進爲念者顧
所負以進者自審視古人爲何如遭逢 明
威所患者無具耳母曰不吾以也

第三十七問

試揚州高郵江都
如皋海門五學

問儒一也昔人品之曰俗儒曰雅儒曰大儒其
不同若此何以別與俗儒勿論矣求所謂雅
儒大儒者尚論古之人孰可當之與今士人

言縫冠矩步彬彬然委蛇膠序之中即
允光堅食指之曰是儒矣彼亦未始不
自信曰吾儒也使有人焉面稽而詬之
俗儒也其不忿然仇怒者少矣然求其
能免於俗儒之實而進之爲雅儒又進之
大儒者必有所在是故余所望於二三子者
聞諸未乎其各言之毋勦說

第三十八問

試泰州通州
興化等六學

問世君子稱善教者必曰安定先生居其職履

卷十七

五

其鄉今人有餘慕焉今其科條懿矩可得聞
歟維時及門之士有以淵篤稱者有以純明
稱者有以直溫稱者有以簡澹稱者至有以
善水利稱者其學務適用者即以一論
識正叔即以一語悟節孝者即以一語
所崇究者矣乃世學人恒滯於用
思致用者多昧其本獨 先生是
草皆廢棄王所鍾 先生是
邦漸於其風者 示即以

其難飭不也

第三十九問

試揚州府屬
額取生員

杜范韓歐宋名相也故皆宦歷此邦矣興治
績可得聞與往所注措亦有宜施於今日者
與試舉言之將以告司牧者

第四十問

試淮安府屬
各學

問聞先正嘗言曰但得此學明天下自太平然
乎不然在昔朱兼真儒輩出嘗一倡明於元
祐之時矣乃枉死叔孫之詆一激而洛蜀之

卷十七

三

五

黨遂分再倡明於慶元之初矣乃喫某事魔
之嘲一聞而官觀之命遂下雖萬世之後公
論炳然顧其時未得收明學之效矣竊意諸
君子時亦自有疚於心者而不徒徼後世之
聲稱已也吾黨高明魁桀之士毅然欲爲
國家興致平理者亦曰明學明學矣顧所謂
學者何學也其要顧實務必有在焉不徒爲
虛凡空談爾也二三子中豈無志在天子國
家者乎其試抒所行以對

第四十一問

試徐州各學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道而已顧道有異同何
以辨歟夫禹稷顏回潛見殊矣而曰同道釋
之者曰處之各當於理所以爲同是已曾子
子思去就殊矣亦曰同道釋之者曰心不繫
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則然也乃伯夷柳下
惠伊尹皆古聖人也所爲豈有不當於理不
惟其是者乎而何以與孔孟不同道歟夷惠
猶曰隘與不恭云爾也乃伊尹所樂於莘野

卷十七

三

五

者堯舜之道也與仲尼所祖述者非一原乎
且即其當然歆訟三聘後起其出其處與孔
子何殊也而今曰不同道不知孔子之道又
何道也或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則孔
子之歷聘列國席不暇煖者非亦任之之意歟
假令孔子而遇成湯位阿衡則若捷之耻一
夫不獲之辜可視伊尹少減歟抑亦可止可
速不一於進與孟子嘗曰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夫道仁而已三子

一趨於仁矣而道亦不同豈仁之外別有道歟且不知三子之於孔孟也其仁亦若是同乎否歟二三子其寃言之

第四十二問

試壽類四宿毫五州并蒙霍類大靈五縣

問知人誠難矣儒生踵習嘗聞僉曰文藝末技不足以觀人也顧古有因一咏而知有相臣之度有因一賦而知爲上佐之才又或見一策而嘆賞知有徇國之大節或見一論而驚異知爲任道之鉅儒是何能不奕如此也無亦古之爲文藝者固自有原本歟乃校藝者亦更能具隻眼歟二三子試稽古以自考若何且因以啓我也

第四十三問

試鳳陽府并鳳陽懷定五虹肝等九學

問自設科以來知貢舉者夥矣惟陸敬輿氏歐陽永叔氏呂東萊氏稱最著所得士爲誰也乃若劉黃之下第葉祖洽之高選朱晦菴之落名甲榜至今嘆之矣維時知貢舉者誰歟

第四十四問

試廬州府并各學

先正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庭誡哉是言也肯宋元祐建寧問說有德學魁儒應此選者矣而或猶自度少溫溫之色或猶謂其少致知之功則居其任者必何如而可爲極選也

第二十三試稽古言之

試壽類四宿毫五州并蒙霍類大靈五縣

問嘗聞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由此觀之是古者無人弗學無學非道矣然當是時未聞有學道之名也乃近世

第四十五問

試壽類四宿毫五州并蒙霍類大靈五縣

諸儒抗然始以道學自名者誰歟夫學以道名非爲異也乃流俗輩或猶有以道學之名爲姍詬者豈將以無道不學自安歟夫人之有道也所待以生猶魚之有水矣學弗於道將亦弗求所爲人與或曰是然矣乃其傑士何弗求驚名鮮實者也是則然矣乃其傑士何弗求所謂真且實者踐修之而乃避其名并下其實歟是又何求於人者重而自待之薄與且

以道自命者或謂侈言無當矣孔孟非誣世者也曷亦即所言者友之躬措之履與吾黨如以身謗斯道視以言謗者其罪爲尤矣願與二三子一雪之何脩而可

第四十六問

試各屬告考選才

問夫世談道者率根極嬰眇至不可窮詰乃已而不然者則共嗤其不嫻於大道矣乃篤脩操行者則又曰孝弟忠信外更何道也彼挾持浮說徒率人於幻耳是兩端者豪傑士往

卷十七

五

九

往各是所見不相下矣試即古大聖賢鳴道覺世語而證之竊亦有異焉夫學至知命淵乎微矣夫子蓋自述也乃道在子臣弟友者顧浚歎以爲未能何耶一貫之旨非孔氏之微言乎曾子一聆即唯矣至聞夫子之言孝也則故避席而遜數更端焉此又何也是豈大道之奧爲易聞而庸常之行難脩如此耶彼顏子之在聖門也爲德行稱首則所以飭躬砥行者必粹然矣願自謂如立卓爾欲從

未由者是又何道也孟子嘗言道在親長即堯舜不越是矣乃所謂引而不發至聖門弟子登天之嘆者豈觀長之外別有妙道耶二三子試浚思而極言之俾滯形器而未達焉玄虛而失實者有所取衷焉

第四十七問

試各屬告考選才

問昔有讀節用愛人語媿未能行者有聽講君子喻義董感愴泣下者有讀君子躬自厚語即少忿怒者有因釋居處恭執事敬語卒悟長嘯之非者讀書若此乃有益耳如讀聖賢書徒以標榮利與竊孔子復而喻人墻者何殊也二三子平誦魯論中當有警心自得語試舉爲我言之

第四十八問

試各屬告考選才

問昔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則固常聆之矣而猶曰不可聞則聖門之所謂聞將異乎世學之所謂聞歟且子貢在聖門稱穎悟最矣而猶自謂若此

然則昔人謂性非教人所先毋亦有見歟乃
今世學人談性者盈天下矣實知性者幾何
也有見者胥曰性體自然不假脩習是則然
矣顧古謂節性或謂養性或謂定性或謂專
德性諸云云者豈皆非歟三子試自平所
體驗者言之是未可以謾談也

第四十九問

試各屬
道才

問嘗考夫子繫易之詞曰易無思也而書之範
則云思曰睿睿作聖其言何以異與夫子亦

卷十七

七

嘗曰學而不思則罔思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則思可偏廢與
且所謂學者果何學歟或曰聖人之學惟求
諸性是已夫仁智信勇剛直是性之德也夫
既好之矣又何待於學而後免於蔽歟或曰
詩書六藝是學之具矣聖門崇之矣審是則
固七十子之所共習而通者而好學之許胡
獨於顏氏子歸與不遷怒不貳過胡只此即
爲學之好歟三子鼓篋序序學云學云矣

而不知所學者何事可乎試填思而明辨之
毋徒俛俛爾也

第五十問

試各屬
道才

問爲宰而教民茲歌不已迂乎聖門即此爲學
道且猶惜其輕試焉何謂也灑掃應對粗節
耳知道者謂與精義入神只一理何居此二
三子所習聞實司治教者所宜深體也試究
言之

第五十一問

試各屬
學博

卷十七

七

問書云敬敷五教在寬是教之貴寬也尚矣記
禮者又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其言何以異歟

第五十二問

試准安所
屬重生

問昔人有所謂三不辜二不幸又有所謂惡消
息好消息者今人欣欣取舍顧或左焉獨歟

第五十三問

試武進無錫江
陰二縣重生

問夫學猶植也貴及時敏是故時也者聖哲之
所必競也尼父畏後生武侯悲窮廬良有以

矣尔小子曰始待云爾耶粵稽之古有年
十二而即以名大學號稱聖童者有年十三
而能炳幾允之智不發貴戚之書者有年十
四而即擅瀨子之稱清濁未議其方者有年
十五而即懷清世之志以掃除天下自任者
此其穎敏志節若斯足稱已或猶惜之曰未
聞道也然歟乃若年甫四齡而問天窮際思
之至忘寢食者有年十四而即慨然有求道
之志者有年十五而即慕為聖人之學者又

卷七

七

七

自幼即有出塵之想見義必為者有自幼穎
悟即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者有自幼講學即
以治心養性為本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口
者有自幼即著學基學紀之篇而以斯文自
任者此其志之所趨則胥以聖賢為歸矣夫
是人也而皆天人也吾不當為而小子頌也
是人也是亦人子也而忍謂爾小子中無若
人耶是故存乎其志焉爾過時而學余蓋抱
炳燭之苦者故必心認認及今於而小子望

也而小子能奮迅邁往矢與此輩相馳驅余
即為若輩與執鞭所忻慕焉其尚論之毋讓

第五十四問

試立典諸江長
洲吳縣童生

問士人之裋身也猶處子矣是故莫重乎其始
進也夫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
昔人有是言矣彼上書獻頌兩及相門者儻
亦有牛鼎之意乎時三尺童子擗管臨文都
知激勵之矣顧自及所存視彼奚若邪古之
人有十九登第而不肯增年以俸進取者有

卷七

七

自許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者有以華靡為耻
與宴獨不簪花者其始進之日識趣即已若
此此亦稔聞否乎又有欲附籍取應而其父
即訶之以為欺君有欲更經利舉而其師即
斥之以為不可入道其父師之所以教詔者
又若此語云周士貴秦士賤若如是世得而
賤之不耶余於而小子亦忝有父師之責矣
苟不能引之為天下第一流而徒以區區世
俗榮進相誘是所以待而小子者淺也余不

悉矣顧人人有貴於己者是在有志者一思
爾而小子其亦思之乎未耶試言之余所樂
進者必此之儔也

第五十五問

試大俗吳江常熟
崇明四縣童生

問昔賢云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高下知向
背去取彼所指人品高者蓋舉顏孟二賢言
之也爾小子毋忽於習聞而靜思之夫顏子
陋巷一簞食耳乃毅然自信謂舜爲可爲觀
子與戲弄埋鬻時夫非亦間聞見耶乃卒所

卷七

聖

頤學者惟孔子它維夷惠之風伊尹之烈且
未憐志焉夫千金之子與天子之宰相非有
聞焉驟而語之曰爲舜學孔未始不心忤色
動掉首咋舌退然不敢當矣而彼乃所志若
此豈直爲夸毗語耶竟厥所止顏氏子卒與
禹稷齊稱而人推子與功者謂亦不在禹下
則其所自志者亦信酬賞不虛矣夫卿也混
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稷禹視宰相之貴與
千金之子何遼邈也其機萌於一志耳千百

年來崇貴富厚何世無之顧豎此志者竟不
可數數見何耶豈志之而不至抑自棄而未
嘗志耶抑嘗志之而未得其方耶昔人有見
時聞毋述范滂之履卽慕爲滂又有幼瞻三
忠之祠卽思與並列夫碎裂頭腦蹈履危險
而成忠節之名彼且耳之希慕焉乃吾聖人
之道固若斯其易簡也學聖而至顏孟未可
止以忠節名矣而小子誦其言稽其志可想
見其人也而獨無一景行之思豈夫耶試略
言之余執以觀其來焉

卷七

聖

第五十六問

試華亭上海
二縣童生

問夫子弟之所資藉於父兄者樂有中才之養
耳後世教誨之訣固卑鄙之貽謀卽城南之
咏亦榮利之溺習耳不足道也它如刻鵠畫
虎之喻如成學廣才之訓或肥切於五失之
戒或明析於三品之別或勤拳於躁進之警
或世安於清白之遺或勉以治心脩身之要
或示以責人恕己之推古賢父兄所式穀而

子弟者大都若此吾願而小子亦謹識之勿忘也故訊及之試詳舉以對慎毋若伯魯之簡然

第五十七問 試應天
屬童生

問昔人有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夫五伯之突然震世者不獨其實勢烜赫已也乃其功業亦足多矣考孔門諸子稱傑然者時所表建不過却吳徵權齊師乎句繹之要它或著績一城一邑而已其視一匡糾合

卷十七

聖

之烈何如而乃謂羞稱於彼何耶而小子固皆誦法孔子者也假有樹功建業震耀海內能比績桓文者出而能無歆羨希慕不耶無論此已即睹世之擢巍科躋顯仕燁燁耀鄉閭間者而能無歆羨希慕不耶此猶無論已即今有司取舍軒輊間胥視之漠然無介於中否耶夫仲尼之門所以羞五伯而不齒者其中必有自足者矣苟反之此類而猶有歆羨希慕者在是其中未必有也而小

子試反之衷而實言之余非漫然問而亦勿爲漫然對始進之初固執此以視所往也

又

問學莫先於辨志記曰古者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何其豫也夫志莫辨於君子小人之分矣今人或嘗之曰爾小人即至庸鄙無不憤然仇怒者聞人稱曰君子孰不羨而慕之碩視其終生所營往往流於小人之歸而不覺由辨之不早耳夫人之所以爲君子爲小人

卷十七

聖

者其分何以辨與先儒有以才德偏勝分者或以天人相反言者然與易大象稱君子者五十又三蓋與先生大人上后埒中所稱君子豈不足於才而侔於天耶夷考其人疇足當之耶夫小人君子之反也大學篇有云小人者中庸篇有云小人者論語篇有云小人者其指同與否與知解此之爲小人乃識君子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記又言人生七十老而傳所云傳蓋傳道也余近年七十老矣親

世所管歟予所志惟予志所存靡所與同月
皇皇焉懼無所傳藉此求之吾黨英俊中計
必有管道同術者試叩君子之道如何幸勿
耄老予而一言啓我

吉水李交馬

宋允剡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卷十七

五

七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雜著二

牧事末議

世儒者類粗簿書而高談性命然乎不然蓋
聞儒者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指
若淵且闕矣今郡伯邑長非斯民所恃以宅
生而寄命者執即茲簿書中故斯民命脉所
存也司牧者實能於此覃精計畫則生民之
命由之以立立民之命故天地之心所由立
也蒙莊有言曰道在糲粃今日性命之精在
簿書非耶爲是議賦後議保甲議荒政議社
倉法舉行之一邑一省者俟仁賢採擇焉

賦後一

按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
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國初洪武己酉二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

帖籍藏於部帖給於民凡行郊祀禮以天下
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乃收重之如
此其制民年十六成丁凡供需及一應徭役
皆與田糧兼論六十免

宣廟嘗謂侍臣曰戶口威衰足見國家治忽其
威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
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
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
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

卷十八

二

九

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至我聖謨
深燭息衍之本矣惟國初驗丁報業法詳
且嚴以此民無曠業籍無隱丁自頃民僞日
滋料之爲難嗟嗟王成之增徒盜虛聲戶鐸
之損卒成保障頤司牧者務此勿務彼也

洪武戊申定賦法後法今其條目煩多法且數
易矣總之歲供曰賦更繇曰役云也之賦於
民者四曰夏稅原徵之地今曰秋糧徵之田有
額派辦兼徵之丁田今徵之有益鈔徵之丁是

四者通之士民例不優免也役於民者亦四
曰均徭曰里甲夫馬曰民壯原丁田兼徵今
徵之田曰驛傳徵之田是爲四役例有免免之
者七制有等萬曆九年間申之益嚴矣

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千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
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
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一十六石人丁一
十六丁五品免糧一十四石人丁一十四丁
六品免糧一十二石人丁一十二丁七品免

卷十八

三

九

糧一十石人丁一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
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視京官
品差之半見任丁憂聽用聽調聽降聽勤者
照數優免致仕者免其十分之七閑居免半
其革職爲民除名者不堆免教官生員舉監
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吏承免糧一石
人丁如本身本家丁糧不足或無丁糧不
許免及別戶其退學衣巾生員及納銀儒官
義官選授散官王府典膳及吏承加納過

帶不願出仕者止免本身如爲事除名將印
制追塗附卷仍今當差其假充禮部儒士侯
門教讀奉祠鄉約生儒等俱不准免

夏稅之目二曰麥曰絹 小麥 每石准銀四錢大麥半之 曰

北京庫絹 每疋正紅銀九錢 曰南京農桑絹 每疋正紅銀七錢

洪武元年今民栽桑四 每株科絲五錢每

絲二十兩折絹一 每疋入長三丈濶二尺重

十六兩 正統八年 今各處不出蚕絲處

所每絹一疋折銀伍錢 隆慶五年裁定每

卷十八

四

五

疋定銀五錢五分間運本色民甚苦之 萬

曆十年巡撫陳 奏非產絹地方永准改折

每疋定銀九錢民稱便

秋糧之目二曰官曰民官米之則又二 曰二

斗以上起科米 額坐京庫折銀每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并扣解銀一分

曰一斗以上起科米 內坐京庫折銀者每石亦二錢六分生顯承二

衛官軍糧米者每一石徵銀二錢

右官米曰二斗以上起科者原田每一畝科米

二斗以上其租重改 曰一斗以上起

科者原田每一畝科米一斗以上租差重故
雖半編差清丈之後二則米均攤之矣而部
額故存其籍未可氓也

民米 內輸將於南京者曰兌軍米 內原有本色有折色

有三六耗帑脚價本色之多寡視歲之豐歉定派脚價之銀數視本色之多寡本色每石耗米四斗三升脚價銀一錢八分折色每石正紅定銀七錢二釐四毫外有松木撈板

曰南京倉 內原有本色有折色亦視歲之豐歉定派折每石折銀五錢內入倉

六錢 曰派剌軍餉米轉輸者曰運糧官軍行

月糧米 每石三錢五分 曰江西運糧官軍月糧米 每石

卷十八

五

三

三錢五分 曰練兵糧餉米 每石五錢 曰楚府各將軍祿

米 每石五錢 曰荆府親王祿米 每石七錢 曰荆府

郡王祿米 每石七錢 曰荆府各將軍祿米 每石五錢 曰

荆岷二府庶人口糧 每石五錢 曰武昌倉米 每石五錢

曰本府學倉米 存留本縣倉米曰本縣學

倉米 每石五錢

戶口鹽鈔

按鹽法昉自管仲男女所食無佛籌及後代

因之國初每男子成丁婦女大口歲納米八

升官支鹽三斤 永樂二年大口納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納鈔六貫支鹽六斤

天順七年每丁口歲徵銀一分五厘三毫二絲一忽 正德中每丁歲徵銀一分二厘不聞支塩矣

丁糧額派辦

額辦之目十二貢之禮部者曰北京藥味曰南京藥味曰段疋貢之工部者曰胖襖褲鞋曰皮張曰翎毛曰四司料價改運之濟邊者

卷六

六

曰曆日銀存留之本省本縣者曰軍器銀曰活馬等折俸鈔銀曰科舉銀曰淺船銀已上額有定故曰額辦內段疋間有加亦冇定額也惟取之戶部者歲無定派近較數歲之中預定爲額窒弊孔也亦便

二辦原兼丁米均派今派歸丁

者三歸米者七

里役 洪武十四年詔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

十戶爲一圖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百餘

戶爲十甲十年輪後第以催辦錢糧追攝公

事爲事猶秦漢之里魁亭長唐宋元之坊正里正也選坊里中年高有德者爲老人給以教民榜文主風俗詞訟猶古所謂三老也設糧長以追收二稅猶所謂嗇夫也設總小甲覺察非常猶所謂游徼也是十年之正役也前諸歲供派之里甲丁糧者總目之曰里甲正辦乃十年輪後又有襍辦焉一曰公費如歲時大之朝賀則有香燭庭燎之費次之節序則有迎春燕飲竿神春牛之費開歲門神

卷六

七

桃符之費元宵花燈之費朔望謁廟視學歲時校士則有獎勵諸生筆札之費司府有供應之費識譜有造冊之費本縣有興皂燈籠之費孤老有官木之費凡此皆一歲經用之費也如生員起貢盤纏旗牌等則歲徵之以待二歲之費也如入 覲則府縣有道里之費賓興則有津送科舉諸生燕贐之費有對讀盤纏膳錄工食之費中試生有旗牌燕賀坊表及計偕贐贈之費○武舉生亦有贐贈

之費皆歲徵之以待三歲之費也若兩臺之交代燕享新官履任之祭牲公燕并脩葺解宇器具江防道之脩葺署解器具恤刑之審錄刷卷之工食本縣脩葺縣治學官又分憲二司與谷郵舍及治辦上司器具供帳與夫脩理城垣磚灰之需此則歲徵之以待不時之費也○二曰公應迎勞上司賓族厨傳廩餼之需也曰備用銀○三曰排夫曰脚馬附議里中襍辦中一歲經用之費條編而歲

卷二十八

八

詩

徵之是矣顧須預徵於一歲之前以待用可也至如朝覲科舉之費二年之辦也歲徵三之一固爲均矣但徃徃爲吏胥所漁而託之民欠有司苦之不如籍定其數先一歲加徵亦未爲不均也又如兩院交代新官履任與脩葺等費取用原無定時徃歸之贖緩不爲無見今既派歸丁糧須併入備用之款謹其出納可也又若武舉贖贈邑不常有亦入此款可矣排夫或計值徵銀於官輪差募之或

食值而時使之或里中自任役者聽因民之便可也脚馬或徵銀於官給城中居民買馬待差或即用輪役之戶買馬以數抵應徵之銀亦因民之便可也

卷二十九

九

均徭之目編之王府者曰荆府樂舞生曰德安王府民校編之司府者曰布政司京解曰按察司表夫曰柴薪曰馬夫曰禁子曰門子曰皂隸編之本縣者曰三壇祭牲曰柴薪曰馬夫曰皂隸曰門子曰汕燭銀曰斗級曰庫子曰分憲二司門子曰三壇門子曰禁子曰度夫曰舖兵曰孤老布花編之學者曰春秋祭牲曰鄉飲酒曰守廟門子曰絲器庫子曰齋夫曰膳夫曰門子曰斗級曰歲貢盤纏編之驛傳者曰支應庫子曰館夫編之巡司者曰弓兵

右徭目凡若干先是總之曰力差曰銀差每十歲一輪每歲差應役之戶爲九等上戶多編力下戶多派銀蓋參前代差役顧後之法行

之也近條編法力差俱准銀戶等可無差矣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其蔽也差役不公漁取
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後熙寧之法也其弊也
庸錢曰驗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後蓋中
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先之法也
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役久而爲差
蓋以事體之便於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
於顧至於義而後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已
愚謂條編之法行則胥吏不得隱射其丁糧

卷十八

十一

巨族不得重冒其優免市猾不得欺詒其田
畷是其便也顧徵科無叙則剝心之痛棘矣
出納弗允則漏卮之害發矣又嚴邑民數化
居歲舉土所產以易金將農日病而民生蹙
矣是存乎有志於民者調劑之耳

民壯

閩省曰民兵江省曰機兵
各省名稱不同云

謹按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後內建五府外
建都司衛所遂罷民兵正統己巳之變始今
各處招募民壯就今本處官司率領操練有

警調用

始籍民爲兵其數視縣大小

以多寡每兵二十五設總甲一名小甲二人
初惟籍之丁正德中歲募丁米食編初惟籍
之民戶後並軍戶編之初就今本處操練耳
今有扣解他處練兵者有供役府募者隆慶
中又每十二名扣二名之值解京濟邊矣且
初惟籍之防護城守耳今官家之追呼公事
解發囚徒送迎賓旅諸役咸令共之豈設兵
初意哉古慨唐兵三變由今以觀即民兵一
事不特三變也

卷十八

十二

驛傳

右計田糧均派遣之全省一則也諸協濟他
處者額有定字論矣惟是馬匹水夫稱最苦
大抵民間利於顧募募戶利於私幫私幫之
費無常數民偏累矣條編法原欲均之便平
也奈何復僉戶名俾募戶獨累哉今議稍增
其值派歸閭邑則除馬戶之名今募戶至邑
如數領值吏胥不得指索展彼亦利於代役

而民戶不至重累云

布余爲黃安一邑議者或未可驟施之字
內顧得其意而會通之或亦有取焉爾

○保甲二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禁姦止亂莫善於保甲維
風導俗莫善於鄉約二法蓋相表裏實一法
也司牧者惟力行此一法不獨盜可弭奸可
緝即訟謀可省徭賦可平化教亦可興矣卷
查萬曆元年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脩舉該前院規畫申飭既詳且嚴各諫州

卷十八

十三

九三

縣乃多廢格不行即行之鮮効者皆緣不悉
法意以爲創行新法不知我

高皇定籍十戶爲甲甲有首十甲爲里里有長
是即保甲之法其振鐸耆老與夫旌善申明
二亭之設鄉飲里社之制皆鄉約之義也近
因戶籍焚散里圖錯居始通之爲保甲耆老
濫巾鐸聲絕響始通之爲鄉約耳夫有良法
必有美意有仁心者爲能行仁政有司苟無
爲民之真心不悉制法之初意漫因文法督

責行之則上重毒於下下益不順於上矣夫

上之毒下者其弊七而下之所以不順上者
其疑二所謂七弊者審編之初州縣長吏不
能遍歷不得不委之首領巡司等官此輩承
委就途行未及舍而民間栖鷄園豕爲所囑
矣弊一○彼善良富厚者率不願爲長正乃
故持之責以賂免而素行無賴思藉名號以
武斷鄉曲者則又往往脛賂舉報此輩既以
蒙舉倚法作奸我民多爲魚肉矣弊二○既

卷十八

十三

編之後有司煩苛者今之朔望點查不恤其
奔走之苦弊三○佐貳首領取其見面紙贖
不恤其誅求之苦弊四○上官巡行則今之
負弩荷戈送迎道左不恤其伺候之苦弊五
○逋負滯獄有司力不能致則又督之拘捕
或重其違慢之罰或起其仇怨之訟弊六○
平時編審未詳號令未申覺察不預一旦有
虞則比屋執而籠楚之幽囚之且罪罰之曰
此近奉連坐法也舍奸宄無辜而虐良民之法

亦不如是矣弊七○凡此七弊皆上所以毒其下者也而下之所以不順者或疑有司執籍以料民增徭則隱其丁口不以報或富戶自恃垣墉不虞寇患則曰此特爲下戶謀也而不知恤其隣之小或小戶自恃其窶盜所不窺則曰此特爲富室計也而不樂衛其隣之大上下相猜小大相嫉此則化教不行所謂民散久矣今欲剔七弊祛三疑使令之行也如流水如金石若何而可本院晝夜反覆

卷八

五

思之莫若即飭保甲於里甲之中行鄉約於保甲之內使上下相通大小相恤庶乎其可耳蓋法貴因不貴變貴靜不貴擾貴簡不貴煩也今擬數款於左下諸司商行之爲此案仰誨道即便轉行所屬府縣掌印官查照舉行誨道仍不時稽督中有實心任事脩舉得法能化民成俗者誨道即疏名呈報以憑薦獎若聞聲怠玩及因而生端騷擾者亦呈來從重參論施行

計開

一城郭坊隅鎮市村店凡人烟輳集處遵照先賢十家牌法申飭力行不必紛更但中有窒碍者隨宜潤色

一山村鄉落民居零散者即一排里甲中推一甲長以統十里一圖中推一里長以統十排查一鄉原幾里圖推一鄉長以統各圖不必別爲保長等名色今良善以爲羞稱也

卷八

五

一戶籍丁糧原屬別里而住居與此里比隣者即附此里以小附大以少附多如軍屯官佃但住居相連者一聚附編聽其約束稽察互相救援不違聽者呈究但催徵糧差仍屬本里一編倉鄉長不必別委官吏下鄉審編即見後里排任官供報其甲長即原甲中戶長圖長即原里排中戶長稍有身家素無過犯爲衆所信服者充

之如素行不協里中者則另舉更置

至於^鄉長為數^{里圖}表率則尤宜慎選

必其行誼素孚於一^鄉各里排所共

推服者當^{里圖}責令各圖公舉有司記

籍而延訪之士紳會同而後定食

一訪得沿海各灣居民戶籍多隱漏不

報在官奸弊之叢正由於此近會題

准海禁事宜內開稽覈保甲防緝接濟事休更

為重大澳甲尤宜慎選應將各澳甲

俱編入里甲圖內擇里長有身家者

即為澳甲併各澳船戶姓名與腹裏

居民一例俱編入冊

一各州縣民壯不許城市無藉棍徒包

當即一^{里圖}中舉一人充當即其^{里圖}中

丁糧充^{里圖}食蓋即此可抵總甲其

老人亦須各圖舉充地方遇有非常

甲長圖長與總甲老人出官呈舉不

必奔走^鄉長也

一往時保甲冊殊為煩費無益各該縣

止將本縣發下圖格一張將^鄉長

姓名填報以憑查考各該州縣仍將

此圖推廣其意每圖里各填一張或

圖里內人多處每鄉村各填一張務

將見在丁口查報詳盡置之座右即

一覽間一縣之川原腴饒夷險生民

之登耗奸良盡在胸中政亦易舉矣

如此方為稱職其沿海要害港澳另

為小揭序列澳甲姓名并船戶總數

開報

一^鄉長止令表正一^鄉督率各^{里圖}譏察

奸宄舉行鄉約解息忿爭不必責之

出官奔走有能保禦一^鄉經歲無盜

賊者量賞三歲無盜賊者重賞若能

化誨一鄉三年盜息訟少列名旌善

亭或舉與鄉飲如有縉紳士夫慕效

古人肯化鄉導俗者敦請為之名曰

鄉正有司加禮遇之

一訪閭俗民間朔望禮拜社神婉有古
初里社之意蓋緣先賢禮教未泯也
就中行今鄉長舉行鄉約宣教

聖諭令民知相親相恤之誼蓋教化行而民心
得而後法制可舉也

一本院推原

祖制申飭保甲大意尤在化惡爲善不徒拘拘
譏察奸惡如有素行雖惡實心悔改

卷十八

十二

九

者里圖長保結到官即不究往嘉興
自新但匿情容隱以惡作良或陽爲
從善陰猶作惡者連坐

一約今題奉

欽依但有一家通倭接濟者九家具實報官本
犯處以極刑財產籍沒全給充賞敢
有容隱者連坐外一家窩賊衆家覺
察妄坐指証者罪一家被盜衆家救
護閉門坐視者罪一家被盜衆家搜

保結受賂扶同者罪一家忿爭衆家
解息徇私武斷者罪

一本院發去鄉約敷訓聊發其端習俗
有所未合事情有所未盡各該有司
親民爲最隨俗隨宜倣此更爲衍訓
以作新之尤善

一各鄉社學此

國家化民成俗至意載在學道

卷十八

九

勅諭甚詳查

國初令甲四鄉各立預備倉歷代因之近年
申飭加詳此即社倉法原係先賢首
行之此中者二法並舉而保甲鄉約
方行之盡善有司能實心脩舉行有
成績定以卓異舉薦鄉中士民能首
先倡義樂成其事者卽爲良善本院
所樂與也

○荒政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本院近訪泉漳地方民苦饑饉其流離愁苦之狀有不忍聞本院為之食不下咽矣諒猶饑之心各道有同然者除會案通行查勘區處外合採集救荒事宜數條為此案仰本道會同各該道參酌舉行中有未盡事宜該道與府縣掌印官各隨地方民情悉心區畫呈報施行抄案依准呈來

計開

一議任人救災以得人為先須是司牧者有真切父母之心方自有隨時通變之術否則原即有粟可發帑即有金可給祇為市井猾胥開騙局耳况能議於常法外耶除州縣正官原係賢能著聲外其餘或缺或雖有正官而才能昏弱者俱亟議呈報以憑選委施行

一議彌盜

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如有奸惡乘機聚眾公行搶奪即係亂民近諷江西巡撫題奉明旨如此類者依強盜得財論即時斬首梟示

一議通行各屬嚴禁嚴禁毋得姑息

一議糧所屬州縣議將原積倉穀平價每石定銀若干發糶賑窮民小戶兩平交易多不過三石其吏胥勢豪詭名作弊者枷號治罪舉首者賞穀三石本犯追穀入官仍罰穀若干備賑

一議放軍糧查有軍衛處所議將各軍應支本色月糧預放支四五月今米石流布於市人不爭糶穀價自平但買票月支及兌支者嚴

行訪究

一議通商如各處商販糧食勒令減價出糶商阻不來價益騰貴不便須多方設法招商查照時價發糶及勸諭各圖里公舉有穀人戶所積多寡量賣一半報教到官每石定價若干又在庫扣剩倉糧亦須選委廉能官員分投收買在鄉者不必入城即封國隣近大戶之家聽本里官平價糶買原官管收價銀還庫或每人給銀兩今其在於附近

山鄉運糶再糶以平穀價

一查先年按院何因下府饑荒議今延建邵汀等府及福寧州縣將應解司庫銀兩差官買穀運赴洪塘南臺地方聽臬漳差船搬運前去賑糶扣銀解還司庫應否議行

一查得泉州安溪德化永春漳州龍溪漳平長泰南靖龍巖平和等縣頗有收成不必議賑應否將見貯倉穀分票今附近縣分有籍人戶往彼借領濟荒俟來年輸還出陳易新或

即給散解銀補還聽其長便

一議勸義查照嘉靖十一年戶部題

准通行救荒事例民間有平糶減價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一千石以上者表爲義門近南安縣有監生黃養道妻傅氏減價平糶五百石呈院給扁獎勵訖今有尚義慕效及搬糶勤勞者一体呈報獎賞然必須小民自願若強抑勒逼非周禮安富之道矣定行訪究

一議興作脩理亦救荒一策各該府屬各處城垣陂塘橋梁有無應否脩浚盡數查出估計合用工料若干動支何項銀兩今饑民應募做工以資日食作速查行

一議寬徵諛省錢糧如起運京邊勢不容緩但一府各縣一縣各都其饑荒原有差等未可一槩混徵即行各縣詳審部內何都極荒何都次荒分別徵比其應比里班人戶仍預序定日期隨至隨比隨比隨發毋今久羈多費

及妨農務其餘各項錢糧詳審區別緩急毋得混徵以寬荒民

一漳泉二府徒罪以下人犯及問理詞訟甚多應否選其殷富者責令入教贖罪及兩院各司道府縣在庫紙贖銀共有若干速行查出以便支發議賑

一查所屬各該州縣每倉各有積穀若干石可備賑濟今查有無實在盡數查出或計口給散或計工給食或分廠煮粥隨宜施行

以上數款內平糴借支通商移粟所以待中
戶次貧者計口給粟與煮粥傭工所以待下
戶極貧者賑先極貧穀須預備至於貧窮差
等須縣官卑騎下鄉按籍親查方得其實仰
即督各府縣掌印官作速參酌舉行毋得往
返文移遷延時日有窒礙者星夜詳奪

又爲巡撫地方事照得泉漳之間舊歲荒旱賑
饑事宜已經通行去後今此時正值青黃不
接想邊海貧民必有阻饑至甚者前行內作

卷十八

五

粥一款稽古名賢規畫周詳爲此備錄案仰
本道即行該府轉行各屬荒旱縣分掌印官
依倣成法再加斟酌便宜舉行合用銀米就
於各設倉庫備賑數內支用完日具數詳銷
各屬果能賑給得法該道即具由呈院重加
旌獎若因循怠忽賑給無方者定行參論不
貸抄案依准呈來

計開

一作粥之法第一便者必窮饑之甚方肯

若能自營一食者決不耳此故荒政非一首
先此焉

一活民以粥財窘而經費有節民衆而赴食有
限事簡而奸僞難容一舉而數善具焉今若
止議散錢給粟則巧計者伸手可得歸鄉者
食盡何倚此苟應目前非始終全活之計也
一收荒者救其不死而已今賑以粥正欲死者
得不死焉

卷十八

五

一作粥宜散不宜聚聚則人衆而患生散則人

少而患免往因處之無術布之不廣或傳染
瘟疫或轉加凍餓死者愈多且生他患以致
一二大家欲施捨而不敢賢能有司將擔載
而未能今散布諸村保無他虞

一設粥各縣有大小不同合議小縣每縣設粥
八處中縣每縣設粥一十二處大縣每縣設
粥一十六處

一設粥處所每一日早晚二食一人每食諛米
三合二食六合一日二升四合可給四人二

后四斗可給四百人中間若有才力知縣雖無官銀亦能自處况查各縣原有備賑積穀并罰贖可查處

一將萬人如使一人分數明白耳今計宜賑各縣實該幾處合用錢糧總該若干一縣得好官一人一人選用十人舉此無難矣

一三等縣分設粥廠所或擬八處或十二處或十六處預編定天地玄黃等號每處每日計米二石四斗此其大槩如此中間每縣或減

卷十八

其

二三或增一二每日每一處用米儘人多寡或日二石以上或日一石以下各該有司聽各酌處施行

一設粥廠所若集人衆所賑之粥未免冷熱不等給散不均今議每廠不過五六百人薪水易辦照管自周人人得所矣

一食粥廠內先要定立規矩編排次第席地而坐坐東者面西坐西者面東不許動移縱有官府巡視亦不許今起身免其搶亂每二下

五人一竈一鍋每一鍋用米七升五合於自人四鍋四百人十六鍋每日該時分入殿坐定不須逐一遍教起眼之間即知爲若干人計用若干竈多則加竈少則減竈晚食亦同至該時分末邊頭一行放出次放西邊頭一行其二行三行次第魚貫而行

一本縣置文簿二扇一付管事人一付在官每日公同查該本日内食粥人若干用過米若干眼同登簿附簿每五日十日揭呈本縣

卷十八

其

案在官畢畢造冊繳報查考每兩馬某處某男婦若干不必通焉以致繁擾

一每早食於辰巳之交晚食於申未之交早食限於辰初即入巳時方出晚食限於未初即入申後方出每日少受拘束使能營食者不肯混入

一起手作粥須同一日使人不得偏聚一每處各廠每日二餐俱同時刻使餓民不得

就食於此又顧之他

一合用鍋水桶木盆俱在本鄉村借用附寄簿籍事畢給還碗筋各人隨帶

一設粥廠分遇有下雨之日如或房舍漏洩分佈三四處擺列成行挨次大口給米五合小口三合各婦自食無雨之日仍舊設粥聽各管粥人隨便宜處之

一作粥之米務要碾簸得細淘洗極淨汲取清水煮令濃熟毋致生冷汙穢切不可臨時加水致生疾病縣官丁寧管事人如待自生子

卷八

五

女每日不拘某鍋內取一甌先食巡視官員至此亦取自食以驗可否

一饑民有餓死疍羸或有時疾者令其別坐一處無致傳染諸人內有死者責令地方埋厝一起首食粥三四日間久饑之人午食午飽未免多有死亡不可因而驚怕疑阻過十日後自然無矣

一饑損之人初食只許給粥半碗次食一碗以後漸加可免死亡

一擬作粥合縣普濟窮饑之人不願為本縣而設其半荒縣分若有窮饑之人聽各隨便移食設粥之縣

一不設粥縣正官若有才力處置設粥三二處將境內境外窮饑之人給賑一足以見仁民之政一足以見有為之才本院自當旌獎

一管粥之人不拘在城在鄉或僧或道素有行止善施憐貧富實或一人二人分理一處

一設粥處所或於寺觀教場倉廩及各寬闊之

卷八

五

處各要門戶關欄若在寺觀就令僧官住持管理

一煮粥柴薪用官銀買辦事定之日或令饑民少壯者採柴草一束

一饑民出外不許搶奪柴草摘取蔬果若有一

二喇虎強徒或在廠為首搶食或出外搶物

管事就便拿送本縣用大枷號廠門外一二

箇月每日照數給粥滿日不死疎放展可止

亂不得姑息

一外來趁食之人各於廟寺觀寄宿
難容每人家各安席二人三人令於房簷或
門樓下各得草席一席或稻草下卧上蓋以
免寒凍如有死者地方看視深埋不許刁徒
騙賴寄住之家

一得過之家不許縱令家下廝養之徒入內與
民一聚混食有此之人聽營事之人責治逐
出

一本鄉社有積糧之家許臨期照依特價出米
就在本鄉社作粥

一各縣或有二貴富之家願施食者或一人
自設一處或二人朋設一處該縣具名先申
本縣知會事畢以禮獎勵以勵為善之心
一府縣官賑濟有方所活民衆事畢之日具
奏旌舉

一各廠奉用全在得人苟非其人或工價重
之法不善者誤矣

設將時月正係汛候為一奸細乘機混入

變豈能逆料合行各該縣每廠務要擇選能
幹官一員嚴督里老執事人役留心識辨以
防奸偽不洩疎虞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終

秋夫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雜著三

募義復大師李文正故第疏

蓋嘗嘆孔孟沒而世之蓋臣貞士卒墮抑泐聞而不獲章顯者衆也夫皮相者渺深識域闕者昧瞻觀斯亦從來矣有人於此奮激而爲剖心之于世或稱烈若去國之微佯狂之箕疇諒其爲仁宜舉而爲西山之殍世或推高如五就之尹三黜之惠疇擬之爲聖昔人云乾坤誰執仲

卷十九

尼衡有味哉其言獲我心矣吾楚長沙文正公寔天篤生以拯皇步之難阨以延國家無疆之緒於今日者讀其集思見其人精忠潔履天日可鑒而學士大夫容不免有訾議嗟夫嗟夫公何不幸而不生於孔孟之前耶公自孺孩時即承景皇帝加膝啖果之寵比及始亂餼之上庠及弱冠儲之中秘嗣遇泰陵仁聖不世出之主也延登密勿造膝委心者十年所所被恩眷前代無兩乃大漸日憑几諄諄以嗣

皇相託當斯之時公獨何心能復念及此身哉而議者或謂丙寅之歲洛陽餘姚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栖栖也吁一飯之德篤衷者且不忘報常布之交訣別而託之孤自匪豺狼亦誰忍負者乃斯時何時哉新王煢煢於上國事洶洶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若墮甕委之不顧即有胸無心亦詎能若是忍也昔嬰杵之於趙氏孤也謂死易立孤難乃去之視死何如哉劉謝爲其易易者亦籍公當其難也微公即劉謝想亦不忍必遂也矧公自東祀還乞身之章歲十數上億亦有兩疏意乎而竟不得請卒嬰其難天實役之無可如何耳公不以此時固寵戀榮而顧欲苟容於艱難之際豈其情哉或曰公之不去是矣此權璫狂制國事日非公居首輔而不能批亢紿淩乃依依然規隨容與非過與嗟夫斯時又何時哉符陰上剝碩果僅存大廈垂傾止餘孤柱也雖欲大可大其時十失四事諸疏蓋皆熾心歷血之誠

也 天牖不啓公且柰之何跡公髫髻時聞曹吉
之亂大臣有爲賊脇者憤訝其不死所著樂府
諸篇每至節烈事未嘗不重致意焉公豈異懷
惜死者乎顧忘其身以殉忠節之名與存其身
以爲宗社之衛計孰爲得公亦籌之審矣是故
不爲慙直之安國而爲戶牖之深念不爲名高
之三君而爲大丘之委蛇蓋存我所以庇善類
也不則微獨洪洞羣容其心嚴譴即洛陽餘姚
且不免墮虎口哉他日瑾第過從故爲巴陵屈

卷九

三

也嗣巴陵脫難授鉞西征密計行間閱瑾授首
此與梁公之薦用束之蓋千載同功也及叛藩
既靖逆璫旣殲而弄兵潢池者亦已衰息自分
可藉手以下報 泰陵矣乃累疏陳情奉身而
退斯其進退出處豈不矚然俊偉哉且輓近世
才敵則相忌位逼則相傾大都身圖之念橫謀
國之誠微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命至言經濟
必首遜新都乃即汲引同升託國而退卒之載
戢脩亂傳 康陵厚終嗣擁 廟皇延億萬祺

之休者當不曰新都而曰公也夫公初迂
公身此一巴陵已避位進一新都保我 宗社
黎民到今蒙 廟崇誓所稱大臣道當如是矣故
竊嘗論之公事 泰陵揆事矢謨則智後事

康陵順名避迹若愚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
及者非耶雖然公於 康陵嬰逆鱗而抗諍者
數數矣雖不蒙省而眷遇始終不衰固其精忠
有以上結之也 康陵亦英主其用公詳璫璽字
公卿鮮不受其整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非

卷九

四

有權術足牢籠之母亦貞操素履有以服其心
耳公立朝五十餘年柄國十又八年矣而鄭端
簡云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贖金錢賻
之乃克葬又云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
宜葺一宴之費然則公平生所以殫身者可知
已如使孔孟復起而評之即不得稱聖與仁將
不謂之忠乎將不謂之清乎奈何天之祚公
子兆先傳才也累試輒蹶先公而功嗣于兆菴
蔭爲符丞再傳而孫食不厭糠粳衣不蔽形體

詢其 賜第已屬民間席戶繩樞無異庸保而
墓之封樹亦盡為勢族侵夷悲哉成季之宗將
殲韓厥力以為請叔敖之鬼不食優孟且能為
謀余茲欲上控 宸宇而未敢遽也謹勒狀與
楚宦中外者約各量庠俸餘復其 賜第葺為
吾楚鄉祠奉公主於中而凡楚紳之勛德光顯
者以大附之伏臘舉祀因群聚而講粉榆之好
計必有低側俯省惕然興景行之思者夫禮嚴
國故詩重典刑此故章美傳盛之懿事也用告

卷十九

五

九三

吾黨共襄茲舉諸經理未周者尚有冀于來賢
云

題陶靖節集

靖節集世傳尚從來矣揆藻者摹其辭勵操者
高其節故人人好也乃若脩脩乎委運任真蟬
蛻埃壒之外而棲神澹漠之鄉斯其含德之至
非浚於道者未易契其匠也廉訪龍陽蔡汝賢
氏冲襟絮履雅有元亮之致刻是集也所謂綢
屨千載托契孤遊者非耶夫冲澹恬漠是天之

道之腴也元亮嘒之故其文傳其風遠道
於心不於跡吾儕所趨與元亮異奚必啖
其餽糟踐其陳醜哉得其致而中含之將風
猷自樹聲施自弘是廉訪刺集意也吁廉
訪膺仕而篤意斯集也心其遠乎

題僚友約

余往在山中有士友自晉中以此帙見寄余把
玩數四不忍釋手非獨歆艷其文蓋玩其意古
計其人必飫嗜古道者而編端故隱其姓字不

卷十九

六

詩

書未知其人乃數走書晉中求之已給舍李性
甫弟報余曰此同年呂大同今著也余私心時
思想見其人相與商訂古道而不可得也尋覓
宦牒乃知已晉補銓司矣則必自慶曰銓司
天下之表也 朝廷用人 道其有興乎
茲承 命來閩因取示諸 曰夫人精神
有所在有所不在 指如此諒其
為今也决不 以為迎承而
汪惜以施堂 法榮問廳起

晉陵縣志卷之九 行古道亦今當塗秉鈞者所共
珍也世俗更獨奈何後古之道而競務世套爲
聊噫歎也長遠矣吾黨有夫

題黃安鄉約

夫漢俗維風莫善於鄉約禁奸止亂莫善於保
甲是一法者蓋相表裏會而通之實一法也司
牧者彈精一慮惟了此一法不獨盜可弭奸可
戢即訟獄可省徭賦可平禮教可興諸惟簿書
期會不足言矣惟我皇祖御宇定籍齊民十戶

卷九

七

爲甲甲有首十甲爲里里有長而又親製榜
文里設一耆時振鐸而敷宣之閭巷間蓋近燕
朱世藍田臨川二法而遠祖成周比閭族黨之
遺意制極盡善度以加矣二百餘年宇內攸寧
化行俗美實賴於此顧遵行既久寢失本初里
甲幾于廢更戶籍亂於舞文即一里中逃徙且
死十室而九所謂民散久矣昔王文成撫贛實
始創行保甲鄉約蓋即國初里甲今制之意
而獨鑄之非有異也自是仁牧良守洞察民隱

者師意隨其治效章章可觀矣廼俗吏視之
爲迂腐腐儒行之類增煩擾以此雖廟議動
奉當路督切而此法卒格不行即行鮮實此其
故難言哉難言哉余邑新造故在萬山中界梁
楚兩省之交而麻黃三縣之喬疆也盜多訟多
連負多視他邑爲尤茲邁一時仁賢當路軫念
予遺殆猶老嫗鍾憐少子拊循獨切會孫使君
作宰用踰年而政通民和訟謀稍減盜寇稍戢
息然尤不忍鄙夷我民思躋而固之化教之域
維是祗承當路德意取鄉約保甲二法而申飭
之勾稽民隱諏詢土宜研畫條例既詳且盡廼
上之當路當路愈爲嘉賞令趣行之竊意我土
雖爲窮陬夙稱頑梗而直道淳風猶有存茲以
實心行是法即晉城荆門之績奚獨美之昔賢
執先正云頌人致却大平某願爲大平民是余
心也于是乎言

卷九

八

題涇野先生語錄

明興弘正間鉅儒輩出其與論閱聽無訕謬庶

即宋理學稱盛亦遠軼矣顧論篤易與躬行難得論世者恒嗟嘆焉乃若清脩厲節抗志守道矚然無可疵類者關中則有涇野先生云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即先生生平操履証茲緒論猶可謂行過其言者耶余往聞諸學士長老述先生操行甚悉不具論論其大者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材傲倪一世顧獨欽心先生常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京宗

卷十九

九

九

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囑訴貴溪先生常乘間盡規謂非大臣体乃文敏誤疑先生爲夏黨衛之所以加諸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謁貴溪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已一日延先生飲坐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歛才即當推轂霍君柰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歸

觀摩紀引

不遷卒以願災策免云嗟夫即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惟古休休大臣如此哉聖學止于知見已乎跡世譚道者之知若見也猶有尚于吾友子微者矣顧即其人之所知見者而反求諸其人之身程伯子所云若兩截者不無也嘗聞人所譚知見之入微至粹者而証諸吾友子微之履多其身實有之而于微故未嘗曰吾知如是吾見如是吾知是以爲道也余不以知見聖吾子微而以其身聖之然乎不然由余觀之身實有之者心不能知由知而踐之身非天德之真機矣心真知之者口不能言由言以述其知非自得之真詮矣故觀身之實有者當觀於所知之外觀人之真知者當觀於所言之外因言而信其知其知者半爾或亦未必知也即知而信其身之有其有者半耳或未必其有也何以故至道原不可以加知真知原不容以言宣也嘗竊觀吾友身之所有者余一無

卷十九

十

所有而顧以知求之淺矣不知而身有之乃其有之至者也而顧以言求之則淺之又淺矣退而自省忸焉不能終日也乃矢自今省言論而作觀摩紀紀中所述故吾友身之所有而不自知未嘗形之言者也猶龍氏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余不能有友之美而徒知其美陋矣奈何又述之述之者藏以詔吾後人云爾

跋徐相君定性識仁答問語

此元輔存齋先生與諸同志答問語也某讀

卷十九

十一

三

已有省焉因示諸生曰先生秉鈞直廬聞嘗日不暇食會歲又大計想酬應當益勞于無寧暑矣猶能殫精研思爲同志商訂疑義所謂動亦定非耶且先生日侍密勿禮絕百僚而肥肥懇懇精神意氣與衆海縉紳及常布士相通貫卽此非識仁然歟杜先生存之則爲斷斷休休在百官式之則爲濟濟師師在諸生默而識之則其切切惇惇自不容已矣余嘗謂爾諸生當識常下本體蓋爲此也苟不默會其運思發慮之

而徒辨論於文義知解之間不能體驗於物以應感之際而欲探於息緣斷念之中余惧其昏戾於先生之教旨也讀此者試思焉

跋已易

易有包義易有文王易有周公易亦各言其已而已矣余嘗手錄孔易一帖把玩之頗自有契

難告語人者茲讀慈湖已易雖與孔易尚隔顧其見已貼身不似世儒虛浮且極直截不似世儒纏擾孟子後眇臻斯理者參會得此卽庸劣

卷十九

十一

九

凡夫立地可以作聖參信不及卽許大高明才俊極深入微者不免當下錯過其於孔孟的脉終身難與語矣然所謂參會得者不是止於言說間知解意識上研窮如援月光如賞花神靈識於言意之外而体取於神明之都始得

讀慈湖先生語錄

楊敬仲之學以無意爲宗淵乎肯卦夫意緣情識而生者也意至違拂不能不傷神而漓性矣夫人各以識起意一家之內人各異意也能齊

一而無違拂耶無論一家即人自毋先橫一意其違拂而不遂者十常八九豈不重傷而戾茲性真哉余嘗謂敬仲之學識大以此曰然則大學先誠意非與曰誠無思也無爲也誠意乃無意也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心體本自廣大通之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從心所欲也非意之也意生於有已耳從心者即欲即心即心即矩故曰不踰矩世學者從意識耳意見耳意氣耳非從本心也矩安得不踰矩踰矣其

卷九

三

中心必有不自安者不安處即心之矩是天則不容自違者而故猶悍然不顧是則喪失其本心而可哀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從中从心恕从如从心中是不倚於意見意識不動於意氣之本心也以本心通之天下便知人心皆如已一心矣是以能貫彼起於意見意識者動於意氣者蔽于有我矣安能通天下之心哉成人妨物所必至也志學者可深長思矣

讀東廓先生語錄

左世無孟子知言亦大難矣以予之闇聆輒與談學者種種耽論玄旨自非天假之年涉頗久目擊其終始本末躬嘗而深究之鮮不爲所眩瞶而于二三鉅儒之緒言隱裏亦未必能細釋契心如此以是自奉天假一日足當一紀也彼近世談學者不揀二氏語爲談柄則若不新無奇人不樂聽矣乃先生諸緒言一切原本六經間証之濂洛更不勦一非聖語語皆人所耳熟者顧出先生口提掇一番便如光弼入軍中雖仍是舊日平族隊伍而旗鼓號令自別增一般精采余昔年六十時玩之與三四十十年前若別是一目今年七十矣玩之視十年前又若另具一目者潛思深味密叅顯証覺語語有針線語語有脈絡語上不遺下語下必徹上聖人復起當不易也

卷九

古

讀念菴先生冬夏二遊記

按冬遊記中載先生與王龍溪相質辨語于時先生抑抑兢兢肥肥懇懇其慮以下人意思真

若無若虛宛然一顏子令人浮淺氣自消當時
龍溪答語亦語語玲瓏想時亦爲先生精誠逼
感神情歸一此後來泛泛不同也再玩夏遊記
中述龍溪諸語似無可駁異者乃先生駁之甚
費詞說想先生時聞龍溪事行或不得于心故
借其言而箴之如此荆川謂先生爲世說法不
得不然是已余讀之至此竊嘆龍溪語語玲瓏
若有不玲瓏處後生或謂念菴中駁語若有糊
塗者余竊逆其意指却不糊塗何者龍溪但解
衍說良知未見一及省自己事行可証得良知
否且但辨念菴語而不察語意所有似亦欠玲
瓏矣念菴駁辨語雖着可省顧其不屑不索之
性實自天植千言萬語無非欲人洗刷欲根爲
作聖地此豈糊塗者哉大抵自見乃爲真見自
知乃爲真知世儒着以知見窺先生而不自反
身以先生自考即余此言有遺論矣余蓋觀先
生于言語外也

讀塘南王先生語

先生殫精佛學者乃其粹履醇心歸然儒宗
也爰述與同志商切云

余讀先生語甚契如會規中揭仁爲宗推明生
理真機一條尤契聞羅丈在白下曾提示此意
有僧噪以爲毒藥豈謂未達向上一義耶先生
謂儒以敦倫體物爲性真不容已確矣謂佛談
事理無礙法界是以倫物不礙性性中本無倫
物然乎又謂文成良知之學非有異于程門第
叔宋末支離弊爾學者因之駕空慕奇敗缺甚

卷十九

六

甚若借寇兵齎盜糧者諒詳此弊良知非耶抑
講良知者未參第一義耶顧世談第一義者敗
缺尤甚何也會語中言欲天下萬世同歸于舍
是其心體原如是故自不容已得我心矣第中
多分疏諸名義語不知何物老子是何年代將
遞件加贈如許名號費渠分疏當初命名一箇
道字已是無中生有了如何又有先天後天等
稱號曰性曰心又是何人從中爲他分割憑何
証佐曰性先儒已謂不容說矣如何又剖析簡

氣質天地出來曰心已難名狀矣如何又分箇
人心道心意與念出來文成提掇一良知若已
洩露天機即學庸中拈箇知味的知便貫到平
天下知天地化育矣奈何又有真知情識照了
思慮等分別此從何處爲他剖析真知中分箇
情識裨家亦有志頭求首之訛矣乃又于識中
分別至八至九只恐曉了此箇在胞中更空不
去也後生英俊聆此只助得談柄討世俗人驚
美曰憐曰徹於自己身心家國天下了無干涉

卷十九

七

名二

也嘗想各名號前已有人編排幸得一子思將
教道性等一炁推到天命再得孟子將心與性
一口歸之于天善夫吾人渾身滿眼徹內徹外
皆天也無時無處非天也何不反諸身只求箇
天哉先生言曰心稱宇宙故欲與天下之人同
歸于善心貫古今故欲與萬世之人同歸于善
原本心之真自不容己只此不容己處便是生
理便是天命之不已也余每見人稱舉種種名
號并儒佛分別便頭重目眩口噤不能對只幸

得此箇心可作印証聞談學對自心不過
不敢信爲學通之人心不去不敢信爲學推之
天下考之古今証此心不過不敢信爲學先生
謂欲天下萬世同歸于善由本心原自不容己
參會到此即意而無意念而無念情識思慮照
了覺察分別都好的不必分疏也先生或見世
學者國彝冒認良知故爲之條分縷析如此亦
是欲人同歸于善不容己也余謂此非良知之
罪其志其根器原自別耳抑先生于佛學研之
久矣中多闢佛語亦是目及學佛者破敗恣睢
此心對不過也余詳黃面老子四十年來說法
種種作用種種經教大意無非欲人同歸爲善
耳近學佛者曰佛惟以生死事大只自了此破
敗恣睢爲無礙此是痴人說夢不思同歸爲善
乃無忝所生欲了生死而破敗恣睢者其心已
死如何能了生死黃面老子決無此法何者其
心其性諒不與我殊余以自心參之非意之也
試質諸善知識以知何

卷十九

七

名二

讀李卓吾與王僧若無書

書畧云恭喜若無家有聖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者及思向者我與公教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者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見說我平生所言盡不中理害人去也又願將聖母前書傳示諸念佛人令人人曉然去念真佛毋念假佛蓋念佛者必脩行孝乃百行之先念佛而求見佛彼佛當初亦念佛而成阿彌陀

卷九

九

佛乎想佛必是平常孝慈人也孝慈人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令人慟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按張媪止子遠遊書大畧謂脩佛業者取靜不在境而在心心安則隨處皆靜此心不安無有靜處云云吁此孔子惕罕子短喪孟子格夷之二本指媪智何能及之原此慈愛本心愚婦可與知能者念余兄弟妾意古人之學負學道虛聲于天下蚤夜自省自及猶然兀庸有何學何道惟是兄弟自相啓發泰証信得

已這箇本心其不容已處是天根不忍戕滅不自安處是天則不容已處而已即時有違行不顧言處自省是實運鈍覺照不早自媿才力庸弱充拓不去未敢自是以爲本心也此外別無伎倆矣願同一種高明人說則晒此非究竟法更有無上二著人參言無上上乘者却以羞惡是非真心謂是名義門面塵根欲盡抹殺而直任習心爲本心即聲色貨利貪憤機檢皆爲無礙此余不得心曉曉然與世爭辯作

卷十

十

口業也乃今此箇爲里中窮村匹婦一口道着又聞李卓吾嘗言如是以雖在沉疴中亦大生歡喜不已也或曰張媪止子遠遊書亦世俗凡情耳何當卓吾讚嘆如是曰母之念子子之依母直此本心聖凡同也試問天下善知識除却此類慈孝心別有本心否除却本心更有別般聖學佛法否伏惟罔極之瞻依之咏于倫吾家之教焉然即彼家惠欲遠參訪弘忍亦必假貨買金願卷其冊弘忍說法終身黃

不欲遠離母也趙州負母終身織履以養矣
性也何以故惟此本心天所命也不寧惟是即
見孺子於井而怵惕不忍本心聖凡同也遇呼
蹴簞食而憤耻莫不有本心聖凡同也反到本
心真切處聖凡何異焉惟悟則明明則通老吾
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無爲所不爲無
欲所不欲者先王不忍之政聖賢辭受取予之
節無非達此本心耳即尼父大雄視天下萬世

卷九

王

人若張媪于其六經內典皆從本心而發非
徒言也衆生則迷而溺矣懵懵然與牛羊犬豕
等何足言哉噫本心之悟難言矣金剛一經衆
生持誦者夥矣惟惠能一聆人誦而悟無住本
心孟子四端之說學者或誦習之矣惟慈湖一
聆象山指而悟是非本心蓋惠能慈湖當一聆
間便顯徹本來內外精粗一齊洞然了徹矣今
人言本心本心實是了徹如惠能慈湖者誰哉
此吾黨見張媪書大都漠然無味矣乃李卓吾

聞之便讚嘆如是惟卓吾生平割恩愛棄世紛
今年至七旬矣乃能及本如是若予今乃猶留
待盡之日所謂人第友本者以此聞予言讚嘆
張媪言亦大生歡喜如是也蓋即其欣賞張媪
言如是便知其持學已歸宗本心矣學知及求
本心更何說哉抑聞卓吾之寓亭州也此中英
妙具上上智者多合掌頂足宗之開佛知見矣
今聞吾里窮簷一村婦人語便憮然降心往焉
僧徒所受記語言悔不中理今盡焚燬此倪子

卷九

王

王

別劉調父

萬曆丙子安成劉調父偕二三友訪余天窩山
中越十六年辛卯載見訪念余衰矣固陋如昔
愧無以相益也會得塘南王先生語錄閱之豈
然乃謂調父曰余家與吉州交也豈有夙因哉

余家兄弟之志學也初緣聞吉州之風而興
藉吉州友羽翼以立茲又得聞王先生此編
緒論而益信云憶昔予仲弟之訂學也曰惟此
不容已是已余領之密叅顯証亦已有年顧惟
一家言未敢居之不疑也茲得先生此編其教
指以仁爲宗發明生理之幾辨已因益信此理
援之無朕達之無垠推之無前引之無後析之
無間全之爲無忝也者即此極而研之是曰知
命外此而別求向上一義非吾所知即此脩而

卷十九

三

俟之是曰立命外此而別求末後一着非吾所
知何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
此即欲捫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
即欲褪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
人不學孔孟而別自爲學則已欲學孔孟舍此
非正脉矣調父曰然尋此脉而學之何爲要曰
尚友友一鄉友一國推之友天下極之尚友千
古此不容已之實踐逕也憶余往語于三闕其
曰即心即道者即此不容已之心是已非彼執

空寂爲無上妙道也其曰即事即心者即此尚
友之心是已非彼惟了生死爲一大事也所謂
擇術者擇此耳顧往持此語人或然或否即然
之者不甚深也者蓋易之謂非突論也語之而
不逆者惟吾調父茲得先生此編叅之滋信矣
如曰心彌宇宙故欲與天下之人同歸于善心
貫古今故欲與萬世之人同歸于善惟心體原
自如此故自不容已蓋謂必如此而後能自盡
其心非意之也得我心哉昔孟子曰盡其心者

卷十九

五

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故其性真亦自不容已也夫子五十知天命
矣其學不厭教不倦也天實命之惡容已凡惟
吾調父之齡距夫子知命年近已于此信乎否
乃予則幾七十老矣記曰七十老而傳傳謂傳
此學術也蓋老不能任則以此學術傳之後人
今天下萬世同歸于善是亦天命意也茲與調
父盟矢共尋斯脉由斯路俾此孔子學術不至
自今充塞是則久矣之誼云吁神而明之存乎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舍余調父
誰與歸○右別安成劉調父語蓋述塘南王
先生意而申之也今譚學于吉州猶市水于河
濱已顧味河之淡而不厭余與調父有同然云
別蕭生言

泰和蕭生王汝廬山胡子門人也千里徒跣見訪
余與道故生亟稱其師孝友行余樂聞已言別
請益余即申此指勗之歸求里中二三子進曰
吉州問學淵藪其學指必揀大題目此等庸常

卷十九

五

不愜其遠訪意矣余曰否戰國時異說橫議其
矣惟孟子知揀大題目曰願學孔子夫孔子之
道祖述堯舜者乃孟子稱堯舜惟曰孝弟而已
至其言孝也不稱引割股嘗糞等奇事止取曾
子養曾皙一節爲能養志其言弟也未稱引讓
肥爭死等難事又止曰徐行後長何其淺近庸
常也蓋庸常中最微妙淺近中最精深養志難
言矣且無論即徐行後長一語恨世無有能理
會者倘能理會此語即唐虞師師濟濟之風洙

泗切切惇惇之義至今存矣何者識得此意則
進必推賢讓能不爲矜奇吊詭退必循循然以
善養人不忍以善服人矣是幹當此等大題目
者須從此等淺近處探討可也歸與 劉聘君
羅諫議共商之以爲如何

別詹潘兩生言

嘗謂醫以活人爲術言術之良莫良于此矣顧
見垣一方者何如三折肱者之爲良竊惟見之
明者恐終不着身之者之尤親且切也昔程伯

卷十九

五

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至言哉慨世學人鮮有
味斯言者余往頗契之深信之篤自謂亦庶幾
知天矣乃甲午夏仲偶感危病手足口語候失
故吾惟此些子幸炯然如常因益循省往之所
以能言能動者誠非天莫能與此也此物之至
尊至貴可愛可求天下更何能尚追恨從前所
以事天樂天者何莽如也今茲之病仰愧于天
矣母乃天所以教詔我耶惟仁者合天下爲一
身念同得此天者多貿貿焉可弗念與余因病

而益信言動之爲天殆亦醫氏折肱者之述方
非漫爾若衍之談天也頌言同心以予爲鑒而
亟默識此天時保此天直求無媿于天則天之
病余一人者亦所以活衆人余亦竊微活人功
矣緬懷同心晤對無期懷滋煩類力疾書此爲
別訂屬婦告祝無功及新都諸同志友是即曾
子語孟敬子貴道意也尚永念哉

警言

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語最警

卷九

志

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蕩蕩心神全無歸着譬
之窶人丐子瑣尾流離而靡所寧止不亦難乎
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
方有進步處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
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世味淡然矣自性分
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我一體何物
非我於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眼底看得聖賢大高是害虛怯症眼底看

得人人大低是害顛狂症實見得無人無我無
聖無凡如此平等心方是禁道之舍

吾人真真切切爲己雖在塵世皆有可取處
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了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
之所謂賢人君子有之抑且雖古來諸大聖賢
其形跡亦多可疑處

又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
歌然失意泰然非養威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

卷九

志

處汨汨然群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膠膠然
臨境上數倂倂然志得意滿揚揚然困窮拂鬱
戚戚然是則不學之故也省夫

俗情濃臘處處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
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
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兢害則撓汨汨
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能自振而
猶號於人曰爲學爲學吾耻之矣

又

學者恒言曰萬物備我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物能尚適見些小便宜輒生歆羨而猶辨於人曰知學知學吾耻之矣

學者恒言曰萬物一體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人不容迺遇些小違忤便懷嗔恚而猶辨於人曰為學為學吾耻之矣

又

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立已立人達已

卷十九

无

九

達人不藉名位不煩作用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孔孟自然功用所以賢堯舜而贊化育于無疆者也豈不易知豈不易從哉顧疑承發揮實在此身如不靈透是為麻木身不強立是為痿弱身不脩潔是為汙穢身不超脫是為臃腫身不敦厚沉淪是為浮薄身夫以浮薄臃腫汙穢痿弱麻木之身而冒認承當此体妄意發揮此用不猶宴子說金癡兒捉風執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此余萬曆丁丑元日夜夢中與同志誦學語時寤而反身循省昏庸頑垢猶然故吾時馳歲去枯落遂成撫枕咨嗟汗出浹背因自札記用代箴銘冀我同心矢相規勉

又

天下道理無論六經諸子之與旨微言只此百姓日用之常究竟根源處不特下學世儒叅會不得即至聖上賢亦難思議與知不得即是妙悟玄解得亦自說不得而故曉曉然欲使俗

卷十九

三

三

學後生了了然矣是故學貴默識惟自學不厭即教之不倦有之

天下人心無論言語行事之昭著章顯只此獨知隱約之密起口動念處不特明眼賢哲欺罔不得即村野稚雅如見肝肺亦自瞞他不得即要自欺欺人鬼神亦自欺瞞不得而故皎皎然每向世人脩飾揚詡愚矣是故學貴慎獨不必求人知惟是求天知省之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木楔盡去

子狀舜心虛靈是如此此謂善言蓋雖窮荒野
人有一言之善亦虛受矣而况先正有道之言
乎先正有道之言須以身踐之以心會之始得
况其精義微旨有出于言詮之外者乎抑或偶
因一時一事有爲而發者乎契之不深述之不
全道聽塗說失其意指承訛襲舛罪過大矣不
惟誤已亦且誤人得無有是乎省之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言馬
伏波教子弟長厚當如此此謂過失蓋即閭里

卷十九

圭

又

疏遠亦不欲道之矣而况師友知交之舊乎師
友知交之過失非惟口不忍道耳聞之亦應惻
惻隱痛者况浪傳于下流無煩輩多無稽者乎
又况或其所遭間有大不省乎不能以智察
之以心原之而傍吻吹口縱談薄惡極矣
不惟喪德亦雅陰譴也

又

紛擾中常有寧靜意
中常有退讓意思
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
中常有簡淡意思

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
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萬變乎
前而吾自有真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所過
者化物至而化于物者則亦物而已矣是故貴
乎知道

辛卯夏書壁

余到老來纔知所以事親到寂寞中纔知所以
求友何也此見衰病時所求諸子者心獨苦友
而思之余往未盡分矣到寂寞時便覺資于友
者心更切于往于良朋多錯過矣噫嘻安得還
少而尚友四方轉生更爲人子哉

又

人有善忽不樂聞且執已見逆憶之謾謂其不
真已有過情不自省且逞已辨文飾之曲謂其
無他是心何心哉如而人者吾恐其難與爲仁
矣省夫

書扇

孔子之爲萬世師也者非生而即能爲人師也

以其能師乎人而學之不厭也彼其學之不厭
即其教之不倦矣蓋道無窮學如是教亦如是
夫是以不厭不倦教萬世無窮也非學之外別
有所爲教也雖然學孔氏之學者亦難乎其不
厭矣蓋孔氏之學常人見以爲無奇而厭之孔
氏之學淡人見以爲無味而厭之孔氏之學易
簡人見以爲無文而厭之矣自非默識此無奇
之奇無味之味無文之文惡能以不厭既自厭
矣又惡能誨人之不倦哉故曰孔子以學爲教

卷十九

三

嘗師乎人乃能萬世爲人師也

書節孝傳

蓋嘗謂道在天下必寄託于人粵惟三代以上
道在君相尚矣自是寄于窮巷下位若孔顏思
孟終老不遇而道實屬焉然故皆中華產也自
是若瞿曇大士惠能則故產于西竺南海嶺南
諸處是道旁落于異域矣然固猶丈夫行也近
世若大倉曇陽澧州仙姑淺識者第參傳其神
異狀耳聞曇陽永堅從一誼斷髮徐卽之莫

仙姑矢其虞人死正言拒朝使之招其它言論
多幾于道者是道若發竅于并帟流矣吾鄉譽
髦如林實志于道者幾何聞今慧媛哲姬相率
于卓吾李上人處問道泰法有授記稱首座者
此里中一大奇也吾里又有此媼能感省卓吾
頃今之反正知求之本心于道益幾矣豈天不
愛道故些子靈知特降于華門婦女衷耶是則
奇之又奇也夫人寓形宇內而不知反求本心
則親人也而實弗人矣特爲述而傳之以告吾

卷十九

孟

黨具鬚眉作男子身鼎峙于天壤間者

書大事譯後

或問佛學以觀爲入門如何曰吾家亦多言觀
矣論語篇云見賓承祭前倚衡非觀耶顏子
孔門高弟也仰鑽瞻忽至如有所立卓爾此觀
而有得矣或曰內典中稱佛神通能數用點算
洹河沙數非誕耶曰此即中庸讚嘆至聖之文
理密察云爾吾人此知体何微不入如曰絲絲
過扣曰繭絲牛毛皆此意也顧人人具此神通

若迷蔽不省耳顧具此神通知體不明物察倫而認認然只去數雨點筭涸河沙不已大駭哉或曰輪迴陰果地獄之說非幻耶曰此佛氏之刑賞也夫圭爵華袞之賞斧鉞刀鋸之刑此帝王世法遇惡揚善者乃吾夫子以一字之褒代華袞一字之貶代斧鉞則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佛氏倡果報輪迴之說使人殷殷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爲刑賞亦妙哉若曰一字之褒何加一字之貶何損是與於不仁之甚也乃茲

卷九

三

倡言謂輪迴果報之說爲誕若亦與于不仁之甚者或曰此皆假托權教耶曰萬法皆從心造孔子之褒貶從此心一念羞惡惻隱之真造出佛氏輪迴六道之說亦從此心應感變化之微造出識得此意幽明人鬼古今內外焉往而非此心此性哉若以此爲虛假名象非知性知性者也

書勉胡生達夫

學患未見見矣猶患執見執見不學虛見也見

且爲禁故君子之志於道也學焉而已何則滿目渾身是道也充天塞地皆道也無內外無巨細無精粗日可見而實無可見也惟學則聚不學則茫蕩而無歸矣學則通不學則壅閼而暗塞矣學則常伸不學則堆堆奴奴而日趨下流矣學則常不足不學則侈然泰然粗浮淺躁日滋長而不自覺矣嗟嗟世之譚學者類能微入於要渺大涉於無垠其見於精微矣反諸其躬而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以故哉憑藉虛見說話題目而未實志於學也余滋

卷九

三

隆慶己巳書謝來學

夫學者學爲人而已矣非爲異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失其本心而已矣非有異也所謂本心者何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是已固人人皆有之者知皆擴而充之則而賢而聖即此而在而不然者非人矣人可弗學也而可弗爲人歟乃世俗子弟多以談學爲詭笑而謬名爲學者或以談學爲標表均失其本心也已

夫以學爲談爲標表夫是以談學爲詬笑也
然則使天下之人而胥失其本心者則談學者
之罪大矣昔楊敬仲之於象山也因自識其本
心而後定師友之交余於四方來學者意竊比
之予式歸而求之余日望之遇凡同志者幸以
此告余故別無伎倆也

萬曆己卯書勉萬孝廉

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
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濶大放
散者終墮坑塹只此不學不慮是爲天德凡由
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爲只此庸言庸行是爲妙
道凡驚高玄奇詭者即是虛罔

萬曆癸未書勉新進士

夫世之所以久安寧平而不至於潰亂敗壞者
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而不至於踰閑
喪矩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
於淫蕩邪僻者學爲之也學能善一鄉則爲一
鄉之善士學能善一國則爲一國之善士學能

卷九

三

九

善天下則爲天下之善士是存乎其志矣俗子
骨骨不知學爲何事今日進學但知矜佩之爲
榮而已余甚憫之乃近世談學者又多高玄眩
瞶爾小子余甚憂之嗟嗟吾孔氏揭學之一字
以陶天下萬世至其所以爲學者六經具矣二
三子祭菜鼓篋之初辨志之日也盍相與
陸象山曰古人入學之初即知離經辨志今人
終其身而不知辨可慨也余謂儒生誦法孔子
須知孔子十五所志何學而後能辨其志陽明
先生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
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外說假此而行者謂之
霸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詞背此而馳者謂之
功利之徒又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
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
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
螢燭之微也不亦謬乎吁今之言學者岐矣余
又恐二三子有志焉而眩瞶於淫邪之說也故
書此以相勗云

卷九

三

九

古之所謂學學爲聖人也非徒係籍於此以梯榮貴已也世學者不知學爲何事故有溺於進取而惟知舉業之爲學者亦有鶩爲高遠而恐舉業之爲戾者皆誤矣昔陽明先生有言曰人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况舉業乎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髮在深思默識所謂

卷九

三

不忘者果何事知此則知學矣

今補博士弟子員者顛命之曰士柄文使者歲校而等之列高等者志伸氣揚不則索然而頽大凡然也不知近使者所等其藝耳非等其人也士故自有等恭陵夫子嘗等之矣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上之上也曰執焉復焉之謂賢亦上也士誠慕而希之何者爲要惟是蚤夜循省不肯齟齬自安於卑汙下流乃可語進乃得入

故曰有耻則可教即言夫子品士直以行已

有耻者列高等耻之於人大矣哉顧今人士不耻其所可耻而耻其所不當耻者溺於習矣由辨之不早也念此耻字爲士人一綫生脉特爲二子發之

書扇示志姪並周錫及劉維武赴郡省試

程伯子曰千萬人場中須常知有我此語當境可浚味矧富群梟爭嚇腐鼠時非有卓然之志超然之識不免爲境奪也夫所謂千萬人之人者非謂其技藝足以凌冠千萬人也以其志其

卷九

四

識超于千萬人之先伸于千萬人之上也此未可與庸衆人道也浸思譚曰程夫子前言須善理會所謂常知有我者蓋時時反觀內省不失吾常正已格物不失已殉物立已應物不牽已從物如夢方逐逐我則恬然衆方嘻嘻我則儼然衆方曉曉我則嘿然衆方開闢我則退然衆方靡靡我則挺然衆方汨汨我則超然衆方惛惛我則惺然此便是知我先正曰學以志已爲大猶龍氏亦曰經以有已當與此語互觀若不

其意而泥其語將峻已凌物肆已傲物
反以此語而而長虛驕氣矣須默識之

書葉劉調用周思極

道本浩渺非隘狹之度所能弘道本淵邃非粗
淺之謂可與幾道本峻極非頽靡之志可能任
道本博厚非浮薄之質可能載夫人各囿於氣
之所稟而學各就其資之所近求與道相當者
何可數數見耶余尚友海內廓大如羅肝江其
度不可量已精深如王廬陵其詣不可測已特
立如胡泰和其任不可撓已夷坦如鄒安成其
載不可窮已緬懷仰邇吾師乎夫學云學云
貴有以養之也善總而集其成就可與此吾茲
厚有望於兩賢云

紀夢

萬曆乙酉閏月既望之夕值時事底定身中無
恙豁然就寢神思頗清中夜夢與荆石王相君
曰今夢雲陽出世一場特為相君與鳳洲兩先
生耳相君曰云何余曰兩先生蓋問世英也顧

以此之駭材完德自足名世欲一旦忘其夙負
而反精易志究覓于生身立命之原非尋常淺
膚者所能從臾也天不欲斯道無所寄屬故特
降生神媛啓兩先生衷耳竊讀雲陽遺教中常
揭淡之一字此大道之真詮也顧兩先生只此
尊信奉持則神化性命之極致通貫無餘矣據
聞所顯神異踪跡世侈譚之不知乃雲陽萬不
得已苦心處所謂神道顯教耳第於此微生美
慕則去道遠矣相君徐問曰陽明良知之指云

卷九

聖

何余曰惟淡知乃良不淡知弗良矣淡固良知
之宗祖也相君再四首肯云平旦寤而識之津
有味于其衷次晚周子禮李士龍侍余憶前夢
語之子禮曰此未可視為夢談吾儕當逼真休
會斯旨也余曰賢於淡處誠信得及但吾人胞
中多少濃醞處潛伏隱微而不自覺者此千百
劫積習未可以虛見承當子禮慨然曰平常聞
教語未有若斯喫緊親切者既識得此体即有
夙業習氣亦自知前磨練剝矣余曰然然李生

曰高明賢豪于世味或能淡惟是名義愛好心
念認以為道難淡得下也余曰此尤積習之淡
銅者惟養於淡体契得濃廢于彼漸能淡耳期
與二賢共曷之

傳家牒

記曰人生七十老而傳今歲余生登七十老矣
嘻何所傳哉何所傳哉惟此彌六合貫千古孔
孟這大家當是天付我軍承管的世業不敢為
小道異教破壞了不容已之真機箇天根是

卷十九

天命我輩流傳的嫡脉不敢為虛無邊見斷滅
了不自安之本心這箇天則是天與我輩分
定的疆界不敢為濫說邪說混亂了平生所得
謹守到今惟此此天啓余仲以啓予者茲作
傳家牒卜吉齋沐告天告仲子判付諸子姪
已念此非我一人一家所得私願天啓海內
英傑共志承當藉此定久要盟

紀怪

聞秦寧人蕭姓者余友近溪感之謂其術能役

鬼近溪二子之下也嘗致之令孫孫見焉此其
事類唐玄宗之於貴妃矣又其術謂能為人接
命近溪曾授之魏中丞敬吾云其術用雄雞一
翦其羽毛別用五色線繫之如鳳形致令冲舉
空中頃之自空而下則口銜丹書中言人年數
脩短祈永年者為擇大樹一株取其人平生意
所獨鍾器物一件鑿樹孔納其中令其人面樹
默坐七日其樹自枯死代為接命云敬吾聆之
恚曰是何言與近溪睨目搖手曰醫子不信然

卷十九

雷即擊汝矣此說有類音書郭璞傳中事璞嘗
為王導奉軍導令作卦璞為言某日時有震厄
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木截如軀長置常
寢處災當可消導如其言至期果雷震栢木碎
之世傳王導加災於木免災於身云今石司馬
東泉苦艱嗣息曾有士紳薦一形家葉姓者金
華人為司馬言安宅失宜故令艱嗣息如此如
其言改作則得子息蕃衍云司馬故清貧憚改
作其人即術之乃詭言能星命司馬以諸妄年

宅中忽崇青蒲屋日開闢有撫掌聲常過人而不可忍但不敢搥司馬司馬仗劍擊之有血淋漓隨有紙片墜地家洶洶不得安枕各持利刃以坐司馬不得已復招其人誘以厚利令僕之其人亦披髮仗劍爲禳不得息司馬詢諸京侍術士者侍者云術士曾取一瓶今不見何在又覘其常在某廟後池邊佇立若有所爲者司馬涸其池其瓶果在瓶以油紙封口其中用黃紙書要生年月以針刺之而書符其上司馬取碎之其祟乃息而妾有挾孕者竟死焉此其事亦顯郭璞傳語傳言璞客江淮時愛主人婢艷無由而得因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主人患之請璞卦占璞曰婢爲祟也湏出其婢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值則此妖可除主人如其言出婢郭璞令人賤買此婢後爲作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中主人大

卷十九

聖

竟得其婢去云耿子曰子不語怪此類怪人素惡言之乃予友近溪志道久矣亦惑於此若石司馬故端人不爲妄語者既考覽晉書亦有類是豈人間世亦有理外事耶抑晉時異教盛行正道蕪蕪故多此幻妄術耳經斯世者念哉見時予聞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經時其輔僧行者猿精也一驢身使越八千里至西方如來今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來見心無外矣從前怪事皆是人不明心故爾苟實明心千鬼百怪安能出吾心範圍哉又傳燈云有高僧在座倏有一羽衣人從空中步雲冉冉而下高僧問曰子從何方來曰來自峨眉又問曰何時發足自今晨也僧曰何遲羽衣人禮謝此何以故吾心瞬息即萬里也又一高僧說法間有一來聽法者倏見菩薩象倏見阿羅象倏見夜叉惡鬼相高僧任之不爲異亦不動越數日其人不見其徒問之僧曰彼之伎倆有限吾之不見不聞者無窮云嗚呼此言亦可潑味矣大抵吾人第恨

卷十九

聖

不識心耳者從不見不聞處一領會得世間千
妖萬怪其如我何寄語 柳塘諸丈試於此一
參會之也

優伶示兒姪

余往遊京國于燕會中見優人之扮古王公大
人爲戲者其聲容色笑揖讓周旋多儼然似之
且其謳音清越優柔所以形寫古昔之悲歡慨
慕以爲忠節孝義狀者亦足興矣緣彼多出大
方居都會之日久其于朝貴薦紳習耳而目之

卷九

聖

者稔也此見吾里河口柳港之優亦常被冠服
飾鬚髯東塗西抹扮古王公大人狀也者乃其
啓口舉止動露村俗令人厭觀而謳聲之叫噪
囂喧既厲且麤殆若村婦詛鷄然者余甚不欲
耳之乃昨隸市兒環擁而聚觀者如堵噴噴欣
賞焉蓋荒陬僻邑局于所見然耳余因重大息
焉惟輓近業舉爲時義大都託爲孔孟口語模
演爲文字視優之扮古王公大人狀貌爲戲以
承世歡咲者何異耶顧前輩之爲時義也類本

一據傳註紬繹儒先之奧論粹言抒而爲文雖于
孔孟精蘊未必能發乃其緒言意指靡不甚悖
繆而詞亦雅馴不刺人目擬之優殆亦京國太
方之優與近里中後生視儒先傳註易通西銘
正蒙諸書爲腐陳而芻狗之遞相承傳一種陋
習或戕賊史漢之文剽挾其卑辭隻字以爲古
或漁獵貝葉之死語以爲新義不相蒙意不能
解弗論也又或剽襲先正之語錄綴拾俗士之
俚談使用助字不辨疑決漫用狀字以爲雄壯
者可訝矣試與論之彼爲詩者效唐音而引用
宋事擬古選而參和律什斯爲無當齊居而楚
語蜀產而吳音自難相通陳君前臨民上而恣
爲方言可乎不可今以遷固之口頗代爲孔孟
出話人品殊調神情自是不倫以西竺侏儻宣
語孟之爰訓非有重譯其何能解且非聖之書
制禁孔嚴向人談話與臨文脩詞原自不倖漫
然無別何并執余取譬之河口柳港優蓋悲其
見趣之不廣也然往往如此見售者不少是則

卷九

聖

平陽溪山之既隸下邑之市兒也彼其見趣亦可知也嗟嗟人材之盛衰世道之隆污實係之此識者能無於邑乎哉昔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滌六朝之陋蓋寧受人非嗤而不屑微時好矣振古豪傑士故如此噫嘻孔孟亦人耳吾黨遭逢明威服習功令誦法孔孟矣第令能言其言以取世資而不能實明其學心其心非夫也乃隨世妍媸以爲趨尚是則矮人觀場隨人悲笑者豈不重可耻哉而曹省諸

卷十九

哭

喻談

經初機乍解修譚要耿里中宋人之矜穫麥也行躬醇德言述孔教方叔子之籍承世業也不省微言斤爲異教西吳毋之詫青衿也誦法孔孟晚羨禪宗東吳生遊而猖狂也離形歸寂漫曰上乘朱堪輿之卜宅兆也顓蒙末啓自負得悟王學究之談地理也身墮欲境浮慕玄旨萬庠士之手披傳習錄也色厲內荏抗顏師人某之見易子季子也
傳里中宋人者微而驟饒

方叔子則富厚累世矣宋人一歲穫麥數十斛偶侍叔子飲叔子曰聞子夏穫多然乎宋人蹶起揚揚曰得天幸甚時倉廩頗盈也叔子爲一筦爾○方叔子家田半邑陌歲穫視宋人不啻幾倍獲乃叔子故席承世業按籍而收享之其播種收穫之辛叔子未之知也○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第子貢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異服哉嗟而貪穢不足於監故綴以青歟奈何不挽我取足耶蓋

卷十九

五十一

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東吳氏名家也國初撫仕雲仍簪纓世濟其後凌替衣冠之絕者屢世頃督學使者推念名世之胤假生以衿佩今奉祠祀生一旦偶然得衿佩喜溢而顛服其衿佩遍謁諸神詞問罔婦降望望然家到而戶造焉里人僉爲媿笑識者爲之嘆云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之形勢弗論也自卜一兆莖其親謂於天星叶吉後當興盛既莖而妻殞子殤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識此兆先而後

吉辨下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并所屬重重六
人耳此後即吉庇蔭者矚其當之朱氏今竟鐵
云○學究王子博雅篤行人也嘗自恨生平博
學俱無所入惟是形家言賴天所啓而大得悟
云其實未窺一斑也進士周元孚秀通此家言
蓋加王君數等者夙甚自負聞王子言懷然自
失曰吾往謂於此有悟矣今王君亦云有悟乃
若此若吾之悟亦如王君之悟不大誤耶○庠
士萬姓者往樂與同志游嘗愛陽明傳習錄占

卷九

五

占謂不輟一日往下里督取子母錢課弄之暇
猶時時手披謁焉同志相嘲謂滑中濁云○季
子自幼失明而性挑達先中憲今就傳傳初以
威嚴臨之季子敬憚而肅然雅飭坐立如禮傳
內故多愁條有遠方人至服貴陽穢者傳見而
垂涎之據背爭取焉季子忽大噱曰嘻師乎師
乎如是人尔後即敷施夏楚勿率也

狂泉翁

友有說余讀佛書者曰昔漢明道橫渠陸子

代文成輩始皆由佛書入也余曰然顧三四君
子譬之借筏登岸便從正路直入長安矣百世
之下省其言論日領可親也讀佛書者信如諸
君子何惡於讀佛書哉此見二三子溺佛書者
殆猶飲狂泉然昔是國有水名狂泉國人飲之
盡狂國王別鑿井汲飲獨得不狂乃國人反以
王之不狂爲病聚謀執而療之鍼砭藥灸畢具
國王不任其苦強飲其水亦狂君臣上下其狂
若一衆乃歡然彼蔽溺於佛書者何以異此余
重爲之心惻矣肯復自墮魔群哉雖然昔人有
咏盜泉者曰式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言志定
也學者志誠有定則佛書亦有沃心者安可重
懲爲狂泉耶

卷九

五

上大人偈

楊大宰謂余曰昔有禪師已得正覺爲時所宗
一日士紳大衆卜日設壇敦請說法禪師敷坐
已揚聲念上大人數語一過即罷去余聆已足
然喜曰善哉善哉此真法師也吾黨安得如此

有與之言學道本至易至簡至庸常耳以
學自命者奈何務爲玄譚耽論以驚世駭俗哉

只這等

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吾友羅近溪遇之甚謹
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
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
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甯
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吟已大會於心長跪教
十頃首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

卷九

五

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是錯過即
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
以此隨境流轉着風動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
成虛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
取譬之與午之祚耳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
田土反爲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
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衲子云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此天
地間自然必然之理程伯子云天地萬物之理

無獨必有對每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足蹈云云
亦是此意自今觀之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
小之稱譏讚毀升沉得喪與夫天地晝夜山川
晦明高下大小語默動靜有此必有彼有彼必
有此此造化造化循環無端至妙至妙萬古不
易者顧所謂無獨有對者蓋在造化中言也有
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當下只這等
是已吾人若混在有對中未免爲造化輪轉汨
沒苦海而悲喜欣戚隨景變遷聖人從根原上
觀破此着故不獨能出入造化而造化在我以
此景態萬狀而具常曰如所謂分定故也

卷九

五

諭童生示

本院但凡命題死借此令而等友身尋思知道
箇爲人的道理小只是考校而等區區這箇伎
倆也蓋自古聖賢立言垂訓原意如此 國家
取士之制定以經義者原意如此據閱各童卷
中畧知着身理會者不多幾卷其餘文詞雖有
可觀亦皆泛泛然如夢中人說夢耳自己一箇

面目一夢不識又論甚文字良可哀也想都汨
於習俗聞見更無一明白師友指引故至此試
就近日出題裏而等說知詩云邦畿千里二涂
大意何如盡言天下有箇邦畿在此世人便都
紛紛向那裡去以其爲民所止故也爾我一生
心神也自有箇安頓處所纔是箇人豈可只恁
地茫茫蕩蕩實實一生而不知一反求耶昔人
有非孟子者說他不應當把人來比禽獸不知
此是聖賢不得已喚人不醒不奈何爲此激切

卷九

五

語耳即次條夫子說箇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
恨人猶禽獸不如也這等激切言語此豈得已
耶今人都只胡亂誦過丟更不反身一自尋思
便是箇麻木不知痛癢入矣爾想這實鳥只是
箇禽獸他也尋箇丘隅爲栖身所在于今做箇
人天與我的一箇心神只可使他後後然馳逐
於功名富貴之場迷眩於勢利紛華之習更無
安頓所在問得爲人耶策問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所以盡辨五伯者因是他都聽得了求仁教

言雖其所造淺濶高下不同他的心神都有箇
安頓所在這箇心神有了安頓所在就是堯舜
事業也只當浮雲過大虛况五伯乎五伯幹的
事未嘗不好只是他的心神只安頓在取威定
伯上要人感激他便施夢救患之仁要人降服
他便假箇尊王之義外面雖是赫赫震人耳目
孔門道眼人看破他裏面都是俗心腸如何不
羞稱他若是文王他那心神安頓所在便不同
看他一生緝熙工夫只在這止休上安頓是以

卷九

五

遇着君便自敬遇着民便自仁遇着父便自孝
遇着子便自慈遇着國人便自信這便是孔門
人所樂道取法者今而等只眼見得世上做秀
才中舉中進士做大官的榮華心神都在那里
着脚是以讀過聖賢的好言語便都與自己無
相干涉徒只剽襲些別人的說話拿來哄主司
就是主司被爾哄了去中得箇舉中得箇進士
做了大官一生實實枉死耳知道者那看得爾
上眼且只從旁笑之也而等尋思夫子這箇說

話晝夜及身猛省一生成心無所安頓便即
鳥不如可即其心乎從此奮發立箇志念做人
收歛精神向裡尋討一日十二時中更勿放過
周旋明師懇求指點由此性靈澄徹知慧自開
聖賢經傳着眼即如身有把筆矢口自成佳文
此志雖是不在功名富貴上着脚功名富貴亦
何曾舍却此等人就是遇數之奇終身不偶
亦何所欠缺作於人乎信得此及便是志古人
之志不爲而今世俗榮肥之志便是學古人之

卷九

五

學不專爲而今詞章記誦之學矣不然豈獨見
羞於孔門五尺之童而已哉禽鳥且不如也而
等今日考過或未考過兩日或取或不取不能
一一如願至如作人這道理就是僕厮隸卒肯
發一念亦是堂堂一丈夫也苟無箇作人的念
頭今日就僥倖取中何用處本院不得一一
耳提面命而等特示悉省之省之

天窩別引空

山居離索懷古

凡股而引空僧來日安

成因悉諸君子近耗爲慰籍甚引空裝中有諸
君子贈語一卷取讀之諗引空初爲羅諫議開
示入悟已謁鄧聘君進之衆會祖師碑已謁塘
南先生則進之脩証而劉聘君復進之辨種意
誘之歸吾聖道云按傳述引空爲大鑒禪者惠
能鄉人考大鑒門徒晚各受記分化一方而曰
行思者終于安成之青原卒謚弘濟今引空由
南海而歸依劉聘君于石廊洞有意乎有意乎
予覽世傳大鑒所爲壇經者其闡說自心自性

卷九

六

語亦確矣無論如來禪不能異是即吾聖人安
能外此心性以爲學哉顧即予所親聞今世爲
禪學者不特詭于吾道即本教亦大悖甚其傷
風敗化有不可道者豈其祖師禪教應滋弊如
是總承之者根種殊耳余感是而深有味于劉
聘君辨種之言也雖然究此心性之種又何從
知種自天矣即吾此心之不容已者是爲天根
即吾此心之不自安者是爲天則天實命之人
焉能造跡惠能之黃梅也必丐貨賣金以資顧

養其歸弘忍之終老黃梅便將母故即彼教不能斷滅此種性也引空遊太和而夢二親性亦如是俾此性以紹法弘化即所以報父母恩也噫早遇劉聘君指可無折矣往矣尚與聘君研之

題東菴僧孝空卷

天臺先生病居里有衲子叩闥求見問其名曰孝空先生曰善哉善哉僧茲名也弟子問曰僧以孝名非其實也夫子何取焉曰否名有分別

卷十九

五

性何分別哉二三子願僧名可以省已夫至孝無孝惟空乃孝真空不空惟孝爲空曰何謂也曰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心從何來哉蓋自無始劫來天降之衷與生俱生之種性不由學習不緣慮起達之無根探之無朕推之無前引之無終抑何聲符臭執言天下之至空不空于此矣是故人所同具人人可與知能者似世如孟子所云慕少艾患得失好貨財私妻不與夫傳奕飲酒好勇聞狼而遺親不孝者不

卷十九

空

劫是則彼氏所謂六塵五慾四相之爲障也空體既障未有能孝者矣是知聖人空二顏子屢空吾儒之盡性盡倫未始不由此道也或曰世有薄榮名棄室家割恩愛毀髮膚自矜悟此空法而等住之者乃至遺倫裂維祖暴不葬父老不養死不喪甚者恣睢邪僻傷蠶良物而猶自號于人曰出世法如是如是然乎不然曰此執幻想斷見以爲空而不知反之本心其惻隱羞惡真機之不容已者乃真空也彼滅絕種性以爲空也者不直非吾儒之空殆亦非釋氏所爲空也蓋聞彼釋門如來蓋棺日猶啓手諭親即貧如趙州負親織履以養終身焉曹溪之參訪弘忍也賃金供母而後走黃梅其孝行何如哉是知離孝言空亦大雄氏所訶者願僧之名因稽其履里人稱其將母甚謹生事死葬殮厥心合邑衲子食重其行而進宗之擬爲都綱且樂與吾門馬伯時秦應泰徐思中二三子者遊古所謂墨名儒行者非欤又聞僧曾遊南海走五

亦嘗遇善知識而二三子又昕夕相資切
因之有省于世諸所有亦稍能空之然耶是
可嘉已爰作三偈授之令持誦普度衆生并以
奉諸大方普知識云 偈一曰孝即是空空即
是孝不作二見佛位可造 偈二曰空即是孝
孝即是空有無無有釋孔參同 偈三曰談空
不空爲孝非孝名法雙遣只此是道

盲喻

昔有孺子自襁褓盲者隨人嬉曝於春園中聞

卷十九

空

人言天有日亟歸問諸父兄曰日何形其父兄
曰圓也又問曰圓何似父兄無以應第取鏡示
之孺子執而旋探焉乃解復問曰日何色父兄
謂之曰赤也又問曰赤何似父兄無以應孺子
顧問不已其父兄展轉念慮百計求所以譬曉
之而不得也孺子竟惘然夫余學夙主脩行云
云者猶辨日之形也雖心無所見而古先聖哲
遺有成規猶得模擬而冥行尔矣若所謂道猶
辨日之色也斯心之盲也久矣卽有道者披裂

腸腹多方曉告顧安能頻開錫迷而今卽觀天
日也亦自東髮與朋友矢志以盡倫脩行爲學
既壯遊四方聞先生長者言學貴開道始爽然
自失矣乃作盲喻以自省云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卷十九

空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四

時義十三首

君子不重 全

論學貴養重而務自脩之功焉夫學須重也重
須養也存誠要矣而擇交而改過自脩者當如
此哉且夫吾人之學學爲君子而已命之曰君
子蓋天下之表而斯道所由寄也其外肅括其
中宏濶矣彼浮慕爲君子者蔑棄儀則而自侈
學爲有得豈以威重外也無與於學耶不知外
內一原也質狃者儀忒匪惟不足以作肅外浮
者中搖將亦無以定命矣即其學少有所見而
僂澆不檢道所不載也學也奚其固是故養重
以嚴威學之不可以已也然矜容止而漓真誠
爲色莊耳學滋喪也必也主忠信乎考衷一根
于無妄發若悉本于中孚其黜浮而崇雅也其
去僞而著誠者也夫是則學有所主而自重矣
顧狎燕朋之比者氣質或移於濡染而溺積習

安者苟且多至於因循思以養重而固學務
未也必於友也慎擇之凡便僻便佞與夫善柔
之儔無以輔吾誠而矯吾輕者毋友焉可也於
過也勇改之凡過言過動即無心之失有以損
吾重而滋吾浮者勿憚改焉可也夫是則反躬
之省克者密而外比之觀摩者得人將忠信日
敦而存主不搖君子所以樹大觀之望而恒永
貞之德者由此其選也有志於君子之學者毋
亦是務哉抑人之不重不識仁也學誠識仁則
吾之身國天下萬世之身也其慎所主與交者
自不容已而不肯安於有過之地矣惡忍自非
而不重哉彼輕佻恣睢如桑戶竹林之徒原不
識仁而所以自待者薄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
不亦重乎故曰學者須先識仁

患不知人也

君子之心致其知之在己者而已夫知人知在
己者也君子心惟爲己人之不知惡能以無患
哉且夫人伸于知己詘於不知己人莫已知者

可患矣不知己之不知人固有任其責者惟是
已不知人其實在已不容諉矣是則其所患也
何則人之交於吾前者誠偽淑慝然其靡齊
而吾之酬于世也孰別權度難乎其素定進而
綜理人群則黜陟之際化理關焉如吾之秉鈞
持衡者一舉其鑑民生固之感矣吾茲以一身
而綰安民之寄知人之弗哲何可以弗患也退
而尚論今古則撈抑之間道術係焉如吾之從
違可否者一乖其則人心由之淆矣吾茲以一
身而任斯道之重央擇之弗審何能以無患也
視其履矣患未悉其蘊故雖不遐遺也而猶懲
夫朋之未亡致虛秉公所以啓吾昭曠之原者
不容以已矣稽其初矣患未究其終故雖知心
所生而猶懼其害之所極極浚研幾所以炳吾
大觀之智者不容以已矣是則君子之急于知
人者如此凡以爲已也若夫人雖不吾知而吾
下學之足以達天曰吾之所自信足俟後聖而
無惑者夫何患乎執抑君子之心爲已無以有

已也蓋有已則不虛不虛則不公不公則不明
何者蔽于已也賢智者以已格物而刻核卑卑
者以已妨物而媚佞或徵訐以炫奇或逆億以
矜賢紛紛然用智自私而賢人君子之篤衷粹
履不見知於世有以也故惟無已則天天則覆
肩而不遺亦自照臨而不蔽矣故曰思知人不
可不知天

多聞闕疑 寡尤

論學慎于脩言而言脩矣夫言非寡聞淺中者
可修也博聞而慎擇之口無失言矣修言之學
蓋如此且夫明王之詔錄也惟德而其考德也
以言學者惡能忘言于世然顧思以言揚者或
矜一家言以聳動天下而聞之不多其失也陋
乃以博自炫者又漫以無稽之言奮鼓天下而
疑之不缺其失也誣陋且誣尤所不免也夫苟
存心天下而國是民瘼夫固兼聽臚聰矣即之
于心或疑於理道者斯缺之是惟洞悉夫理忽
利弊之宜而后敷之言不敢盡言以希世也下

上今古而近述遠稽夫固諛綜洽聞矣而揆之於心或疑於中道者缺之是惟究極夫邪正誠僞之幾而后立之言不敢放言以惑世也夫惟聞之多也既有以盡天下之賸而合併以爲公疑之缺而言之慎也又有以析事理之精而擬議以盡變由是不言則已言出而民瘼以瘼國是以定恢恢乎爲大猷之程而圖理者所必資宣之天下而充之爲辯言者誰耶無言則已言立而邪慝以息正道以明纚纚乎爲定保之徵

卷千

五

五

而議道者所取衷傳之后世而充之爲諛言者誰耶是則君子之所以言修也由此而見之行亦道矣雖不爲干祿計祿何嘗不自致哉此無甚發明亦不甚超脫第爲世說法耳

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聖人稽古論政道在通矣夫政者正也惟孝則身爲政由此推之兄弟則家自爲政矣奚必遠爲執嘗謂吾夫子之經綸天下也惟此大經焉

固不倚於名位者或疑其不爲政蓋徒見以承謂在事乃爲政耳子因語之曰道無往而不在政素位而可行是故議政者必以道而議道必自己也稽古道政事者莫辨乎書書言政也一孝盡之矣昔君陳之尹東郊豈非以政寄之哉廼其命之也未及綏懷之大猷而特推其孝恭之令德惟其兄弟之能友遂諒其克施於有政斯何以稱焉蓋以政之立也布諸民而實本諸身彼一孝立而百順聚立敬立愛是固庸行之

卷千

六

六

常而所以軌衆齊物者政本豫矣故不必顯之注措陳之藝極而所謂敷政優優者胥此也政之成也見乎遠而實發乎邇彼一孝推而一家治興仁興讓雖在堂序之間而所以率俗厲化者政績章矣故不必布之象魏振之刑威而所謂敷政平平者胥此矣吾之所值隱見雖異迹也而政之所以正已者不以隱見異道範此躬於天常人紀之中則位雖不在而道茲在我矣匪是而惟展采錯事以爲政政之麗也何以政

爲吾之所處家國雖殊勢也而政之所以正人者不以家國異施園一家於彞倫攸叙之內則施雖未普而推之已罕矣匪是而蒞官行法以爲政其政通達奈何言政執吁觀乎此而知論政不在多言第求之孝足矣書故有明微也吾何常不爲政哉

吾夫子經綸天下大經只此一孝試詳孝經一節自可見昔曾子聆一貫微言一唯而已至言孝則遶席數更端踟躕而若不敢承者

孝

七

誠解此理于涉至大難盡也孟子得其傳故曰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舜以此協和萬邦夫子推明以此協和萬世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學者會得此意則凡所以愛護此身樹立此身夙夜匪懈求無忝所生者自不容已矣嗟嗟俗學溺人又重之邪說蠱人孔孟此等喫緊宗旨胥視爲利談淡語可慨已故著此義而申

其說如此

子溫而厲

一節

記者詳聖人之容而其全德亦微矣夫容德之符也夫子之德全矣形諸容者可盡模哉記者意曰夫子之德達諸天固淵懿而難名顧其動諸容也則日章而可見蓋嘗親炙而竊模之難以一端盡矣何則近仁者其容溫而仁勝者鮮剛中厲爲難近義者其容威而義勝者鮮柔嘉不猛難謹禮者容常恭而致恭者類矜持安爲難若吾夫子之接物也粹然示人溫矣見以爲可掬也而中正維則亦若栗然示人厲耶其蒞下也儼然示人威矣見以爲可憚也而愷悌揚休亦若鵲然其可近也奚猛耶其與人也顯然示人恭矣見以爲有敬也而德威自致自棟然其不可選也何安耶是其溫也非煦煦以徇物也蓋得天地中和之氣焉是故仁昭矣而義未始不形于色也其威也非赫赫以震物也蓋得天地嚴凝之氣焉是故義正矣而仁未始不登于中也其恭也非兢兢以脩容也篤恭神天載之不顯矣是故中禮焉而委蛇于天則之

安也受中萃大極之精而動靜協陰陽之運至
德建中和之祿而內外妙時措之宜容在夫子
者不見而自章競在親炙者欲名言而難盡學
者緬懷儀刑由可見仰邇其不可見斯觀其矣
形狀聖人之容如繪事圖天天之於稷原難
描畫第或自雲物卷舒稍稍以意像之可也
若着色相加以丹青五采斯爲拙工可嗤矣

子罕言 章

觀聖人所慎于教亦至教也夫聖人教思之心
無窮也於利與命與仁而罕言之蓋其慎哉門
人省察而記之見無往非至教也意以夫子以
道淑天下固欲游于忘言之天而教之所及有
不容終默然者夫子以言詔天下固嘗殫夫不
倦之誨而道之所在又有不容數教者故雖重
之言乃言之而罕者一曰利益以利之於人也
競于趨矣利之競義之疾也夫子懼天下之攘
攘者胥競而溺也是故放利之戒喻利之辨恒
嚴焉而利之則爲利者罕及之矣其一曰命蓋

命之爲理周乎微矣言之多理之晦也夫子懼
夫人之智質者以言而晦也是故知命之訓俟
命之旨雖切焉而命之所以爲命者罕及之矣
其一曰仁蓋仁爲道浩乎大矣言之易道之
溺也夫子懼夫人之喋喋者以言而溺也是故
求仁之方爲仁之功雖詳焉而仁之所以爲仁
者則亦罕及之矣是罕言利者豈不欲天下之
盡利哉蓋欲人正義以和之而美利斯溥也罕
言命者豈不欲天下之知命哉蓋欲人盡性以
至之而命乃自我立也罕言仁者豈不欲天下
之志仁哉蓋欲其力行以近之而仁自我體也
是知夫子之罕言亦至教也學者省察而記之
聖門之善學也如此夫抑天下后世之不受命
而賊仁者皆利爲之障也天下攘攘爲利而往
天下熙熙爲利而來自昔嘆之矣無惑夫行險
僥倖之機熟而胥戕胥害之風熾也惟淡泊明
志者始能盡瘁於王國而志不在溫飽者乃不
規利名執吁利之汨人也久矣夫不言而喻者衆

也安得起陸子而與講義之辨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大賢于聖道契之深故求之力也甚矣顏子之
潛心夫子也聞教而竭才蓋其妙契於心也如
此顏子意謂吾人之于道也蓋必有所契而後
知所求往吾於道而不免扞格者真機之未契
也茲幸有得於夫子之教矣何則盈天地間皆
道道固未始遠於我也顧耽虛見者匪心悟學
非心悟者鮮真脩是故苦難則止矣乃茲夫子

卷十

十一

以文博我而且以禮約我夫然后知道之散殊
而不可紀者實皆備於我者也雖極天下之至
賾而實理昭著于日用非復玄虛而無據也即
欲不憚不可得已於是竭吾才以盡其大不敢
執內而遺外也道之幾微而不可測者實貫于
我者也雖極天下之至微而天則根底于吾衷
非復汗漫而無歸也雖欲弗約不可得已于是
竭吾才以研其幾不敢驚外而遺內也是道在
人于者無窮盡而可以自盡者吾之才由吾心

之不容已而懋勉其功亦不已殫精以尚往蓋
不敢耽空寂之見而弛吾踐脩之實矣道在夫
子者無方體而可以實體者夫子之教學其教
之所可循而罄其才之所可至殫勉以請事蓋
不敢玩彷彿之景而懈吾步趨之勤矣何則道
自道也吾之求道求在我耳非不欲罷不能罷
也才吾才也吾竭吾才從吾所欲也不盡其才
吾弗能已矣由是去道不遠見立卓爾是則夫
子善誘之效也夫

卷十

十一

世學者時起時仆不能有恒耽虛無見趣耳
顏子初于道體無窮盡無方體處亦已有見
及夫子指示從視聽言動中討求默契此道
原是貼身物故曰博我約我云云蓋以道自
不離我我自不能罷也卓爾云者胎骨渾然
脫化矣欲從來由見至此乃為真見或謂此
是未達一間夢說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全

人與賢者論政惟體要之崇而已夫為政有

而後事理刑也知人而亟舉之斯尤其要
哉昔魯政在季氏而仲弓爲之宰彼其敬簡之
學固可與議政者夫子因其問而發之蓋以詔
世之願治者若曰彼執政柄者矜獨運之智以
理衆則叢脞而罔功是惟有司先之因事授任
錄其成焉可也捺一切之法以繩下則煩苛而
刑溢必於小過赦之議獄以情肆其青焉可也
乃若錯事理獄惟其人匪得人焉鮮不隳厥職
者是故舉賢才政尤要矣而雍顧疑知之爲難
者豈謂必已盡知之而盡舉之自己哉蓋取賢
歟材歟之國本爲公非以爲德也好賢愛材達
之人人之知亦已之知也爾知之爾自舉之惟
自盡其心耳由是人知之人亦舉之何必于盡
知哉無以有已而已是則開誠布公而延攬之
度以私更相汲引而顧後之途滋廣始集天下
之屬見羅天下之賢才終以天下之賢才任天
下之政理由是庶事以應庶獄以平願治者執
此以往即宰天下可也於魯政乎何有

文之以禮樂

道以潤衆善學之不可已也甚矣禮樂之道大
也即萃衆善而有諸躬者匪文以是曷克盡善
哉夫子語子路意曰夫人而命之曰人必有所
以成乎其入者乃全也彼闇昧而多欲委靡而
固陋如而夫者貌人也而實非人矣乃若類如
武仲不欲如公綽勇如下莊藝如冉求兼而有
之若足稱人矣猶未也蓋氣質之所稟能無偏
而弗先乎弗完不可以言成也習業之所移能
無駁而弗純乎弗純不可以言成也故必文之
以禮樂焉由其禮之散見於質與制者而進之
於無體之禮以治其躬著誠去僞務不詭於大
中之矩斯已由其樂之發舒于情與官者而反
之無聲之樂以治其心平情理性務不戾于太
和之真斯已也罔以偏才自徂而陶鑄其質思
以會其全弗以一德自封而渾化其迹思以極
其備智擬武仲而匪微也顏比公綽而匪劇也
勇齊下莊藝如冉求而匪暴也支也持衆善而

效之躬粹然其無疵類乎匪徒以知名為武仲而已也匪徒以廉名為公綽而已也匪徒以勇名以藝名為子莊冉求而已也悉衆善而有諸已渾然其為完德乎夫是而後稱子天下曰成人庶乎其可也由也毋徒自負其衆人之資而以學為無益也哉抑子路監嘗藉口於南山之竹不操自直之說矣夫子禮樂之教盡括而窮之獲而砥礪之謂也而世以學道為詬病者蔽矣乃談學術者又或耽虛寂而視禮樂為升髦

卷字

五

又蔽也是則道術之裂天下所以毀成人也嗟嗟吾人寓形為人而弗思所以自成其人自棄亦已甚矣乃并吾孔氏之道術而滅裂之亦獨何心哉惟昔程伯淳親異教律儀而嘆曰三代

當仁不讓於師

聖人望人之任仁甚言以作其勇也蓋仁為已任厥任惟重矣非天下之大勇孰能與於斯夫

子意曰仁之難成也久矣非仁之難也蔽于虛無之見而未始以身當之也人弗當仁者亦非仁之難任也適于委靡之習而托之於謙讓未遑也豈知當仁者即師亦不讓耶夫學必有師尊信而嚴事者莫如師而何以言不讓也蓋仁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既有以與我必有以命我仁而曰當則天地之心自我而立參贊齊論之業實統會於一心而不容于外假民物之命自我而寄範圍曲成之責實負荷於一身而匪

卷字

六

可以他求器固重也自力舉之未可以為難勝藉師分任以息肩也道故遠也當力致之未可以為難至因師却步而不前也當斯道大行之日毅然以天下為已任出而宣獻贊化固所以為仁也奮起無疑于邁往當邪惡縱橫之時惕然以后學為深念作而關抑崇止亦所以成仁也特立不嫌于為先何則仁者天下之表也人而未仁無責爾也吾而仁則表天下者我當之矣天下未仁于誰責而可師者先覺而仁者也吾而

不能不資于師以求仁也吾而覺則亦仁
人將我師矣斯世實非予覺而誰也曰不
讓者意蓋如此吁堯舜當仁而仁覆天守孔孟
當仁而仁疏萬世古今聖賢之當仁也如此斯
世何世洋洋宇宙當仁者誰哉識仁者可憬然
思矣

佛胎名子欲往 全

聖人達權應召其所自量者審也蓋惟聖人可
與權也其關召欲往自量之審則然耳由奚以

朱子

七

疑哉嘗謂聖達節次立節立節者恒慎動而不
傷于匪此達節者則順應而不扭于故常夫子
於佛胎之召而欲往者是其仁天下之心無已
也而子路執往聞以泥之是以好脩立節之士
察聖人之達節也夫子于是詔之曰世之經經
自守者將以歸於天下曰吾堅矣不知曰堅是
有堅者在不善之黨或慮其我磨也吾道之堅
貞不渝者故與乾健同運確乎堅矣而忘其

堅吾不曰堅得而辨之世之假假曰

以歸于天下曰吾白矣不知曰白是有白者
不善之黨或慮其我涅也吾道之純白無瑕
者故與大虛同體瞞乎白矣而忘其所為白吾
不曰白得而淄之夫持堅白以自鳴者是瓠
瓜之類繫而不食可以自善而未可以善天下
也吾則雖堅而不繫于堅推其廣運之神元周
不窮蓋將舉天下之不善而陶鎔之是則吾之
所以為堅也雖白而不繫于白極其昭臨之用
圓神不倚蓋將舉天下之不善而潔雪之是則

朱子

本

吾之所以為白也樂則行憂則違進退出處一
隨其所遇仕而行卷而藏意必固我渾乎其俱
忘是則借乎時而不膠于時超乎物而不囿于
物吾道固當然耳由執不入不善之黨之論為
疑蓋過廉其未可嘗試于磨涅而瓠瓜我也吾
之自量豈其倫哉吁夫子之欲往仁也終不往
者智也仁且智非夫子瞻能用之抑叛逆巨憝
也佛胎教矣夫子往也將何如蓋吾孔氏之學
原本求仁大一統以尊周所以為仁也孔氏之

道術明則周尊周尊則召王請隧之悖晉且無
之何有乎佛跡跡其明王制墮三都推之魯而
準者可槩知已輓近師異道人異論統紀弗一
而叛亂滋起有以也識微之士能無念乎哉

下展水土

至聖俯察有以盡地之理焉夫水土有一定之
理也仲尼襲之則所以俯察者盡其理矣斯仲
尼之所以兩地也與且夫仲尼之進退古今也
帝玉異世而同神矣其出入造化也豈直與天

卷三

九

同運哉抑又見其與地合德焉何則仲尼之爲
生固鍾水土之靈秀而首出而水土之功用實
賴仲尼之表裏以成能秉智以曲成萬物高下
淺深象地中之有水其仰流承澤者沛乎周施
之無匱蓋圓神不倚之妙與水之周流無滯者
同機矣敦仁以範圍天下東西南北見於土之
皆安其因質鈞陶者確乎裁成之有方蓋直方
以大之德與土之厚重不遷者是匹休矣書紀
禹貢見辨方之政焉詩列國風見維世之情焉

或未得其方乎而凡所以扶其傾通其蔽以廣
吾愛者何弗至也是存諸心者本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其愛之施也原無人德我之望其及于
人也以一夫不獲爲已辜人雖不親也終無我
尤人之私蓋以天下之望仁于吾者爲無窮而
吾之所以仁天下者其心亦無窮是必達之天
下而並生並育通之萬世而俱立俱達君子之
心斯已矣吁此君子所以得正己之盡而爲仁
之至也與抑堯舜帝天下而百姓親以五臣也
吾孔子師天下而門人日親以顏子也聖人之
仁豈占占煦煦爲愛者哉爲天下得人可謂
子廋巷寡矣耳孟子躋之華禹稷復其仁天下
者視堯舜猶遠也

卷三

九

先生文
山水李交馬
朱

耿天臺文集二十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明耿定向撰定向有碩輔寶鑑要覽已著錄是集
爲其門人劉元卿所編凡詩賦一卷雜文十九卷
末一卷爲時藝蓋用宋文鑑收張才叔經義例也
定向之學歸宿在王守仁故集中第十三卷以薛
瑄諸人爲列傳而以守仁爲世家此蓋陰用史記
孔子世家之例不但以守仁封新建伯也黃宗羲
明儒學案列之泰州王艮派下摘其與張居正論
趙用賢吳中行等書以爲雖欲少殺其禍亦近於
誦六藝以文姦言又摘其劾御史王藩臣疏以爲
鉗制言官考與居正書在第六卷中核其詞意蓋
求寬言者之罰不得不先解居正之怒求解其怒
不得不先順其意而使之喜於是借伊尹之任以
獻諛頌遂爲天下口實

案明史定向本傳稱居正
奪情定向貽書友人譽爲

伊尹而貶言者時譏會之蓋偶未檢此糾王藩臣
集誤以與居正爲與友人謹附識於此

疏今在第二卷中大旨愠藩臣劾巡撫周繼未以
揭帖送都御史使藩臣所劾不實定向糾其妄奏
可也乃因遺誤送揭閱一月之後始糾其不實此

爭私憤非爭公論矣顧允成作客問以詰定向定
向不能答厥有由歟大抵定向之學兼講作用觀
其全集大畧可知宗羲所論要不可謂之無因也

濟美堂集四卷粵西疏稿三

卷留都疏稿一卷

〔明〕吳文華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耿定力刻清印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濟美堂集

八卷》提要

濟美堂集序

歲己卯閏部舉士大司

馬吳襄惠公見賢書而

喜指小子為名曰是子

當有定寸吾先為之徵

進士讀中秘書

公節兩粵每貽書述

前意時先通議公守養

伯為公屬吏公露章尉

薦之父子並受公殊知

未甯以報公捐館舍為

乃為狀論述公之盛德

鴻烈以傳于世又後十
條年乃從公嗣君輩檢
其遺文若詩騷為若干
卷授之梓而為之叙
曰自三代而下名世大
至有聽望垂業昭垂
許并去文辭而傳焉者
何斯少也而文人學士
馳騁著作之場空所樹
立又寡之無可表見此
微獨降才各異亦以精
神智慮不能盡從此有

注則彼有遺其勢然耳
襄重公自為曹郎即以
名流重縉紳間出而為
學使者于楚于粵人士
稟其教毋敢越轍臨吟
思慕聲至今未已其
後督粵東西所創平林
等巨憊累世為患害者
不可勝紀粵人尸祝之
不在韓襄毅王文成下
赫乎厥矣蓋之頌之清
率以其姱修偉樹卓然

為一代名臣而不知之
之嬾于辭章其所結撰
本經授史縱橫群博粹
乎一出于正有近代號
稱作者劇心刻意所不
能及而公固從容出之
高常反覆讀公之文而
深惟其指因有感于文
章得失之故蓋自昔能
言之士衆矣要惟出于
不得已者為至未至乎
不得已而欲求其言者

詞雖工非其質也所以
謂之不得已者有為而
作由中而發詞不迫切
而意已竭至是故至悅
常簡而通至氣常和而
平不然則必有夸詡震
盪不勝自持者矣辭之
水濫之激而涸之平亦
其勢也且非獨言焉而
已即其措之事業亦然
世固有保大定傾功強
宇宙者多矣者亦有竭

歷以赴功僅能得之而
 櫟杌無以居之者此其
 故可知也夫以之文雅
 其鑪錘鍛鍊之甚工而
 其出于有為而作由衷
 而發者則其大發固執
 然矣至乃以兩達樹小
 者治辦大者勘定悉數
 之來易更僕然大約以
 省事之意集事以止兵
 之多詰兵要于功成事
 定國享其實而已不必



吳襄惠公集序

吾師襄惠吳公遺稿若干
卷少宰葉先生為之輯定
而予刻以傳作而歎曰嗟友
予今益知吾師之難也自予
為諸生受知於師至今四

清美堂集

序

十三

十餘年見師所校楚士高等
者多不鵲起或一邑連八九
人相次取大官往而是猶
謂師神識獨異耳至其臨
見諸生風範詳整造次有
法終日色笑藹若春風諸

清美堂集

序

十三

生成有過端不厲聲色從
容一語使人神悚而意奪若
不能自容其於負行誼者
雖布衣子弟禮下之如賓
友能使全楚十五郡十六州百
七縣之人委誠輸服至今
猶然是時先兄恭簡公校
吳嘗絕嘆以為賢師公以恭
簡能作人于文字外開豁成
就有斯道功歆然若自以
為不及者其相為引重如此
後師歿歷中書南制百粵

五額訖于翔南功伐偉然且
夕且召用矣竟以將母一念
陳情得請天下難之再起留
樞未及一年輒去其官

朝命累起不應而恭簡之以

是年歸卧天臺山中恭簡

美堂集序

西

與師故同榜當

國家文治極隆之會同出督學

興起多士一時吳楚相望為

天下冠其後至為大僚至出

處進退之節大率不異恭

簡有集為弟子梓行於時

師不言而使人意消非蘄以

文著者顧其生平論撰歌

吟皆窮寢極工本性情而

澤道德卓然足列于作者

之林而世不盡知師以余之

早侍門牆執經稟業六不

濟美堂集序

主

能窺其著作之盛至此然

後知師之豐於居實而虛

於取名於世之薄蓄厚炫

沾沾自喜者所可望其萬

一宜其處功名終始之際

純白無瑕如威鳳祥麟

出為世瑞而終不可以樊籠
蓄也蓋自師既沒後世道
一更以臣進退不得自由常
有觸藩之苦而操文柄者
或占士子不相中至相為
詬厲以視吾師當日之綽
綽餘裕與所以感動人心愈
久不衰者何以相去若星
時耶運耶將之道之隆替
存乎其間耶吾師真可謂
雖之雖已余少受學恭簡
幸稍有聞長受知於師

而出而授士於師之鄉步趨
咫尺莫之解及時以為媿晚
佐留樞想像風采夢寐
從之而師已不可見矣獨
捧誦遺編披玩吟繹庶幾
淵源凝靜方潔雅正之操与
夫經國之餘謀起塵之逸
韻如或見焉故為略序梗
概以志吾思且以慰世之慕
師而不得見者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
兵部右侍郎楚黃門人

耿定力頓首撰



濟美堂集

序

大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一

五言古

贈李丹邱還增城

咏紅梅得草字

題壽贈友人楊少愚還連川

感懷二首

贈養拙山農蔡玄谷

七言古

鳳臺篇贈曾雙羅長卿考九載績北上

贈陸蓉江赴徐龍灣之約遊嵩少諸山

濟美堂集目錄

題七星巖時將赴北召

贈寫照王應陽兄弟

五言律

桐江秋泛

北嶺懷省城諸友

談空亭

石門讌集

留宿山口

寄趙合沙表叔浦江司訓二首

歲暮

過陳東山翁見一亭

贈李丹邱

陪趙合沙訪石門僧得茶字

過徐公子東園遊塘長數十畝從飛雲閣登
船

贈台州侯醫入楚訪真

雨全劉仁山陳象溪登芙蓉閣聯句

遊天界寺投半峰斌上人

夏日過林侍御涵澤亭

聞斌上人遊楚歸

濟美堂集目錄一

二

過天界振宗堂先大夫嘗蒞南禮曹余從宦

幼登此堂嘗記以果擲猴爲戲時斌上人方

住持山門爲題扁卽先人手筆也愴然有作

題張洛源清懶窩

遊金山

題朱仰英鴻臚詩冊余時督學楚行遇鴻臚

北歸聯舟湖口酌別于石鍾山寺因出示鎮

翁老師弟至志喜詩奉和一首

便道還里

飲陳月湖宅對雪卽席次楊九山林汾洲韻

次韻谷系藩黃毅所三首

同孫台山侍御飲玉泉寺二首

荆守趙汝泉年丈賜三品服俸過而贈此

又分韻得二首趙汝泉李龍岡同賦

過漢西杜工部祠

與史禮齋太守遊朝陽岩望九嶷山用鄒穎

泉年丈韻二首

寄督學林石洲

贈莊石坡賁捧北上

劉仁山在告養病南嶽

濟美堂集目錄一

三

華景洞用韻

贈李山人之陽朔

衝雨過少林觀達磨面壁處

謁中嶽

天仙宮白松

喜歸

送邑侯張襟江擢倅廣西太平

走筆答吳蓮陽別駕用來韻

送閻慕胡子代還

贈劉凝和邑侯入 觀兼聞冢郎之捷三首

子陵釣臺

荅張羽王來韻

卽事

同李棠軒宗伯王鳳洲司馬飲桃花塢分得

桃字

又登雨花臺同桃字

和陳振狂過東園之作

用韵贈振狂

喜雨

喜振狂至

濟美堂集目錄一

送振狂粵遊

四

振狂客余東園偶畱季立小酌悵未能從詩

以憶之四首

輓林文譽

七言律

遊玉泉寺

石門寺

過杜棠廢址

羅源道中

送袁邑侯擢上元尹二首

送吳少尹還進賢

送陳鷺江親家之任臨高

又秋江別意贈別二首

早朝

贈唐別駕入賀還池郡

贈節推徐鳳竹前南侍御

宿清湖王宅出詩譜觀之附題

過嚴陵

同劉仁山李斗岡吳芝山黃質山徐斗山會

半峰精舍卽席賦得浮字

濟美堂集目錄一

病中憶城南別業

五

贈別賀胡龍岡考最北上

贈李斗岡年丈致最北上兼侍太夫人便歸

自蘭陽河渡候舟未至命射沙上

考滿北上阻雨時張月山李抑菴同行

出京適同年吳六橋侍御蘇劉西錦承奉

命巡視中路晤於雄縣遣使護行書此畱之

劉仁山年丈使楚催督工料寄贈

送丁槐江擢守順慶暨還省視

登雨花臺用韻

登牛首和康礪峯韻

寄贈傅丁戊

吳芝山山人長閣吟用韻二首

送邱止山明府之柘城

題費小石輓冊

題黃毅所侍御具慶冊二首

送惠州黃別駕

東園燈宴次雙羅長卿韻二首

和蘇韻對雪二首奉荅武岡殿下

贈戚南塘

濟美堂集目錄一

行部蛾眉阻雨夜宿德山寺

荅陳槎江夜話用來韻

再遊玉泉寺用韻

陳友丁子過訪投詩索和次韻荅之

贈楊見魯參戎瓊雷

贈內齋余年丈齋捧便省

王參戎維舟象鼻山訪而賦此

贈李雲臺山人

荅謝郭東皋次韻

登爽臺爲佳南邦君作

六

同年劉仁山兵憲自南韶寄訊次韻奉荅

幾斗城宅賞海棠次川樓韻

趙吉所都閩燕集魚陽王京園賞牡丹用韻

二首

謁武穆祠次吳川樓寅丈二律

子陵釣臺

同陸敬齋侍御觀龍隱洞

送岳伯高大湖年丈還蜀

送李山人

和蓮陽宗丈飲青郊別墅二首

濟美堂集目錄一

贈黃孔昭山人

同呼總戎重過七星巖

邀汪侍御飲浮邱亭

遊端州星巖

送中表林懷賓還閩

期友還舊林

寄廣信貳守族侄子貢

壽范天然九十

爲趙澈陽少宰題靈洞山房

永思圖爲孫侍御題

七

遊燕磯

生日自述二首

感事

送陳甥邦敬之瀘溪掌教兼懷潛谷鄧丈

和荅葉臺山太史

又賞牡丹懷舊仍雲韻

送葉臺山太史還朝

暮春雨後邀劉廣文陳徵君酌于東書樓是

日余以病未陪

書樓自嘲

齊美堂集目錄一

賞牡丹小集用韵是日再得趣任之旨

立夏日憶諸君舫遊之樂

余表兄林懷賓學論七十六歲復得一子詩

以賀之

江南菊信稍遲今重九喜庭菊數本盛開數

賞賦之用花字二首

乙未初度荅謝劉粵愚謝翠屏諸君寄奉

宗祠新成輝忽產一瓜結十二實剖之色亦

而甘美異常人曰此瑞徵也余適爲七言律

一首志喜因屬能詩者並詠焉時乙未中元

日

前從子郡丞自宦所遺我雙鶴蓄之有年不復鍛翎亦不思颺去真吾庭中物也

余蓄白鵝爲野人籠致久而益馴淨潔可愛對之欣然成詠

又爾錫以舅青田年丈書來頗感夷警似導

余再出乃次原韻奉荅末兼屬青丈

辱省城諸公祖壽餽次施二華來韵奉荅

壽月沙陳翁七袞有六

荅季立賞菊兼及時事

濟美堂集目錄一

季立過東園賞菊投以新詩謬爲稱許依韻

答謝

贈李郡侯賓卿六首

黃懋春繪六姚圖見遺覽而謝之詩

贈車春涵公祖

讀陳季立薊門兵事有贈

季立歸隱築室西郊

林純卿上築孤山題贈

遊武彞

送董崇相北上春官

剪紙白

月下白

雀金黃

金鳳毛

醉西施

沉香毬

金盞銀臺

金菊闌芙蓉

玉萬鈴

金萬鈴

湖口送朱鴻臚淳

與永州守史節之遊朝陽岩二首

過邯鄲

詠牡丹燈屏二首

六言

濟美堂集目錄一

十一

訊友

東園四首

七言絕句

送陳鷺江親家出尹臨高二首

真定道中

武岡德輝館賞牡丹三首

贈張都閫入賀四首

汴藩書懷四首

送世本中表還閩

命棹訪幼溪司馬接筍峰

爲若龍孝廉詠號一絕

七言絕句

和朱晦翁權歌十絕

蜀茶

木簞

繡毬

陳甥邦敬邀遊雲居石塔觀日出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一終

濟美堂集目錄一

十二

濟美堂集卷之一

五言古

贈李丹邱還增城



丹邱增之勝也李子結廬居焉邂逅談玄知爲仙籙中人秋雲行色作詩賦意

南嶽繁名山丹邱處其一輕靄拂虛洞寒泉飛峭壁昔聞飛仙人曾此鍊瓊液李子冰雪姿飄然踵前跡嬉遊日夕還遂覺氛埃隔笑吸花間露醉憩松下石種成白玉芝忽長排雲翮因過武夷宮逍遙隨所適含情引素手招我玄談劇願言就九還濟美堂集卷之一

詠紅梅得草字

名繁長生籍寒余區中緣尚苦浮榮役一笑怡形神再語滋精魄遺之雲母丹令能駐光澤烟鸞不可留長風吹四陌遙指蓬瀛東惆悵秋山碧

題畫贈友人楊少愚還連川

越臺經高商白雲起長甸金飈揚輕舟羽杯惜離

燕石門開青葉胥江橫素練摩挲穗石存登臨海珠濺行行歲月道怍怍桑梓眷篇草光淋漓衣荷郁葱繚九曲還三山雲霞隨巾升嘉客良足謀真詮端可誤君去鴻已冥余飛翼亦倦緬懷巖桂叢因之益深戀

感懷二首

巍軒陟太行未若康遠屣八珍羅高堂未若尊鱸古淺渚蹲絲綸良疇秉耒耜龐德鹿門期方朔金馬仕心賞各有宜庸伐等螻蟻足止貴先知殆辱乃亡訾懿彼聖詰言顯愚良可跋卓哉柴桑公向

風永千祀

偶築東臯園引水江之涯樹陰澹清露逆漪搖素霞僊叟隱叢橘鼓吹鳴羣蛙朝夕致足樂邱樊與云賒失足塋埃塲轉盼室已遐古人帶礪盟容易生噴瑕如何解天弢滿散嘿無譁榮華豈常保不見東籬花

贈養拙山農蔡玄谷

名時宜對人

蔡玄谷夙負奇抱余病未晤今偶過山城爲定一壽藏因得旁扣之兵畧玄機纒纒悉貫已屆望八之年而精神不減少壯足

詎當以弗試終老巖穴也耶于其旋書此
遺之

呂公年八十茲泉持釣竿鯉腹得其文管印已開
端一旦載後車非熊始應鑽兵權與奇計消息五
行碑千古有奇士魂處懷中丹寄意簾肆間天人
隨所安疇昔風塵色化爲水雪寒瑤草行獨拾五
石頻加餐鷹揚縱未酬兩腋良可翰吾但青囊扣
玄關透猶難

七言古

鳳臺篇贈曾雙羅長卿考九載績北上

清美堂集卷之一

三

鳳臺突兀城南隈平臨百二山河開丹苞一去已
千載獨餘蒼翠相盤迴與君欣際昌明會時向此
臺邀一醉長江萬里瀉前襟詩成叱咤風雲隊夫
君英妙鳳爲姿文章五色備心脾足躡長虹枯上
佐手持芳桂凌康達幾年共署復隣好平生意氣
窮青吳空虛白草子雲玄嚴廊未惜馮唐老行石
九載三奏績理舟又向江頭別正逢佳節泛蒲新
豈堪遠道垂楊折君不見昨朝臺下同尊俎紅花
爛熳周籬圃今日重來能幾時紅花已謝白花吐
昨朝今日事難齊名花開晚落應遲請君莫嘆燕

山路會見雲霄着羽儀

贈陸蓉江赴徐龍灣之約遊嵩少諸山

白門苑李月花開燦如錦重逢話夙昔悵此花下
飲千樹萬樹黃鸝鳴慙慙別我情非淺翩翩一葉
從東來飄飄逸氣凌空緬爲言杖劍驅中州故人
招手嵩少遊暮樓烟霞石樓底朝扳笙鶴綠嶺頭
震澤泝滌虎邱躡浮躡魄礪非遐睇乃茲有感向
平心五嶽還遠畢生計余聞此言躍然起壯心飛
度長河水有足不登名山巔塵網汨汨空復爾多
此此行真神仙因君先寄青苔篇

清美堂集卷之一

四

題七星巖時將赴北召

南粵標七巖北斗懸七星斗杓酌元氣巖石鍾巨
靈鴻濛真宰從肇盡天上人間兩輝奕列宿參錯
舒文章羣峰周遭森衛戟虛洞玲瓏杳不窮瓊瑤
萬象羅其中駭心眩目未可狀自開天巧非人工
灘江拖練紆前岸蒼崖倒射霞光爛從此仙棹倘
可乘直拂招搖溯銀漢我今念載三度來遊蹤遐
逅真奇哉柄文仗鉞了無効但饒勝蹟摩襟開泥
鴻又指燕雲去安得斯山長可預身依北斗更
瞻惟留翠壁鐫題處

贈寫照王應陽兄弟

土生兄弟雙名峙海壖妙得丹青理和墨含毫趣
聘新古稱虎頭無乃似貌得衣冠到處真七賢九
老人皆是儻然槩礪自成天從茲日見聲騰起

五言律

桐江秋泛

初發富春渚灘流帶棹飛山迴江勢盡風靜浪花
散露涼初入楓林景漸稀子陵磯石近延眺自
依

北嶺懷省城諸友

濟美堂集卷之一

五

雨霽初登嶺微茫一徑開日光生海嶼山色隱蓬
萊舊葉翻風去新泉落澗迴碧榕留社處雲斷首
重回

談空亭

駐杖翠微平林巒四面清山花遙弄色岩溜近聞
聲坐袖沾雲濕穿松帶霧輕空香紛落處始覺道
情真

石門讌集

身世元如寄尋玄夙有期寺餘千劫地人賦六朝
澗水鍾聲和松雲鶴夢宜躋攀殊未已願色上

高枝

留宿山中

綴席衡門下清尊笑語同管調青嶂裏人醉白雲
中夢與星辰近臺臨水月空明朝結山侶懶復出
林叢

寄趙合沙表叔浦江司訓

憶別廣文艤端居感歲華霞明浦陽水春暗婺州
花憂國江湖切披文宋屈佳鄉書堪遠達漸合鳳
橋沙

又

濟美堂集卷之一

六

停雲千里外玄思一尊前羊石初平異麟蹊鄭綺
賢濕簾看杏雨攬勝入蘿煙懸試瑤華句應多在
月泉

歲暮

朔氣捲霄殘幽棲易感嘆功名三策賤身世一杯
寬碧簡寒燈淨朱顏曉鏡完聖朝繁雨露何日起
泥蟠

過陳東山翁見一亭

見一有新亭山林隱市城自從朝鷺隔常與海隰
并離菊黃金砌江蓴碧玉羹卽茲堪自快寧數五

疾鯖

贈李丹邱

魯識丹邱勝夫君此結緣地存金龜藥人近洞天
仙草熟原無火芝生別有田秋風吹鶴馭相贈紫
霞篇

陪趙合沙訪石門僧得茶字

青雲來古洞愛竹到僧家累劫身猶寄三天望轉
餘靈經餘不韻挂衲折松芽坐石破孤悶東巖新
種茶

過徐公子東園遊塘長數十畝從飛雲閣登
濟美堂集卷之一

船

勝地紛奇賞公餘結駟過千花園繡幕雜吹導前
珂傑閣憑虛度迤塘貯月多從茲泛槎去儻可按
銀河

贈台州侯醫入楚訪道

之子亦城彥真詮自得師言尋十洲侶因過九江
涓上地宜栽杏行山獨採芝一官應婉汝無計起
荆疲

雨同劉仁山陳象溪登芙蓉閣聯句

共上芙蓉閣憑欄野望通雨來山氣合城濠

龍幽鳥吟邊度佳僧樹杪逢遲留意無限莫惜酒
杯空

遊天界寺投半峯斌上人

經年淹盡省初識遠公名竹日搖壇席蘿雲覆石
屏詩情歸正始法性證無生惆悵山門去依然塵
慮營

夏日過林侍御涵澤亭

方井通玄派靈源自不窮捲簾虛壑具高枕遠江
空流沸難成月濤驚不爲風已能凉沁骨况復栢
亭中

濟美堂集卷之一

聞斌上人遊楚歸

獨負遠遊意瞠然物外身空門元不住塵劫豈辭
貧振錫匡山月浮杯楚水春祇今還舊社倘許數
相親

過天界振宗堂先大夫嘗歷南禮曹余從宦

勿登此堂嘗記以果擲猴爲戲時斌上人方
住持山門爲題扁卽先人手筆也愴然有作
憶自垂髫日曾從法界遊據床看師錫探果鄰爾
候重來叅上乘回首已卅秋忽親留先蹟潸然雙
涕流

題張洛源清懶窩

憐君幽築意蕭散，絕人羣塵垢門難入。莓苔徑不分自成招隱賦，無復解嘲文他日。弓旌下終當出隴雲。

遊金山

突兀金山寺，紛塵四面收。祥光連北極，梵影散中流。日月雙輪遶乾坤，一鏡浮扁舟。來復去隨處觸輕鷗。

題宋仰芙鴻臚詩冊，余時督學楚行，遇鴻臚北歸，聯舟湖口，酌別于石鍾山寺，因出示鎮

清美堂集

卷之一

九

翁老師弟至志喜詩奉和

亭憐謝玉倚纜共江濱，絕磴鳴鍾石高風動白雲。千峯杯外入二水，檻前分莫謂相逢遇離愁轉欲焚。

爲問雙征旂，新從北極迴。棠花依禁發，鴈影別鄉來。春草歸池夢，金莖憶露杯。欣逢及門士，暫得好懷開。

作客逢搖落，天涯意自親。五雲姜被遠，孤棹季裘新。別驟情難限，恩多報未伸。壯懷勞北望，劍氣滿勾陳。

便道還里

十年驅宦節，萬里繫言歸。玄髮難留鏡，緇塵易染衣。松蘿閒自老，村郭事多非。舊侶時相過，無妨敝夜扉。

飲陳月湖宅對雪，卽席次楊九山林滄洲韻

同雲千里合朔氣，九霄來黃竹歌塵動。春梅競臘開光分，蟬窟影人是兔園才。酒罷還乘興，凌風上玉臺。

筵間不夜天，桂醕坐相憐。白鳳盤樓月，寒鷗亂野烟。倚欄皆玉樹，作賦認瑤篇。不待親姑射，心神已爽然。

清美堂集

卷之一

十

次韻答蔡藩黃毅所

秋色臨官道，爭傳法從過。紫微初建羽，滄海已澄波。舊是乘驄使，新聞騁駟歌。清霄生顧盼，光彩逼星河。

臨邛年逾甚，重逢叔度過。春來朱轂雨，朝長劍津波。才富君能見，時情必有歌。甲兵今盡洗，寧用挽天河。

却憶追隨地，春風幾度過。雀航垂柳鳥，府漾湖波得意還。相語忘言亦白歌，粒今同志者多已隔。

關

同孫台山侍御飲玉泉寺

禪房響幽竹泉玉細相和香剎逢初結熊軒喜並
過前尊開石壁高調散烟蘿欲去還延佇山山莽
露多

回首烽烟地偏驚祗樹林正逢搖落候其奈眺遊
心古木留殘照寒鴉帶遠岑終當選幽勝相卧白
雲深

荆守趙汝泉年丈賜三品服俸過而贈此

故人勞出牧千里擁朱輪作賦飛湘水聞歌動郢
陽

幾人
學空堂雙鶴午烟郭萬家春漢室推韋服循良見

又分韻得二首趙汝泉李龍岡同賦

舟出江陵道童華章復新柳條如待客沙鳥故依
人地主頻相問天涯意獨親風塵從去任惜別奈
茲春

孤棹來三峽重檐下二賢名高趙氏壁色借李膺
船燈火沙連市星河月接天臨流相對意脉脉詎
能宣

過漢西杜工部祠

大雅人千古荒祠自漢西朔風吹度急寒雨上坡
遲楚蜀疆初圻乾坤望欲迷鄉心無處著况復有
猿啼

與史禮齋太守遊朝陽岩望九疑山用鄒穎
泉年丈韻

尋玄度水涯巖洞競幽奇禹蹟何年鑿虞山是處
疑湘蘭堪共佩春草託遙思未惜琴尊力猶從水
鏡移

城市一江分悠然絕世氛鳴空宜鳳吹躍獻有仙
琴坐袖沾雲氣磨崖擁溜文凭欄起漁唱松際澹
清美堂集卷之一

寄督學林石洲

蒼梧瓊樹隔誰續舊時歡星斗垂天遠江濤起夜
寒斷雲鳴禹穴孤月下嚴灘此地多乘興能忘託
羽翰

贈莊石坡賁捧北上

建章期重入萬里度星車親捧春宮表還循夜直
廬靡無南去路鴻鴈北來書賦就無人問因君達
子虛

劉仁山在告養病南嶽

南嶽扶筇去誰人遠過從青山停紫蓋白鶴遲英
蓉習靜井中散辭榮且上封懸知豁心處泉樹坐
來重

華景洞用韻

洞窅多幽賞尊坐晚風石牀通月白澗水浴沙
紅野色間岩桂秋容上露桐官衙看咫尺紛寂迥
難同

風洞用韻

宛然城市裏躡磴得清遊杯送千山雨臺臨萬井
秋禪雲凝不散鶴馭去難留斯會寧常續明珠爲
酬
濟美堂集卷之一 十三

贈李山人之陽朔

仙踪何地着靈洞有天成紫氣千年在青山此日
盟晨炊芝自給晚步鶴相迎爲憶灘江上秋風桂
子生

衝雨過少林觀達磨面壁處

曙色啟禪林鍾聲繞翠岑空香紛雨落淨宇結雲
深壁面西來影燈傳上乘心蒲團如可託吾意欲
抽簪

謁中嶽

靈阜從中起巡遊自漢年隆提環四嶽綿遠亘三
川顯氣陰陽會璇題日月懸小臣遙獻壽嵩祝微
諸天

天仙宮白松

時傳軒轅三女葬其處

靈根傳帝子素質映珠林已訝霜爲幹還將骨作
琳夜栖迷鶴影風度起龍吟幽賞何人會姮娥夜
夜心

喜歸

定省隔朝昏看雲憶倚門除書瓜及代掃逕蒨猶
存菽水歡今遂漁樵事可論便令江海遠一飯詎
忘恩
濟美堂集卷之一 十四

送邑侯張襟江擢倅廣西太平

荒邑三年宰賢聲四處聞花留江上雨烏度嶺頭
雲別駕今題坐邊城自息氛却慚麾節地欣助待
慈君

走筆荅吳蓮陽別駕用來韻

陵瓜原似邵溪柳可名愚共作林間客連開竹裏
厨久停燕路轍寧戀克園株本是明農者欣看雨
稻蘇

送閭幕胡子代還

入境來三善從民借一年麥畦看雉狎竹署見魚
懸甘澍隨虔禱清風穆頌篇瓜期逢代至無計駐
旋轡

贈劉凝和邑侯入 覲兼聞家郎之捷

仙令朝天去飛霜引佩爰向春趨漢闕帶月聽吳
歌史冊循良紀才華鮑謝俱弓裘今復紹摠是廟
廊需

越東多雋杰瀟灑更如君得句輝朝日枯毫動綵
雲無妨邱壑賞偏遣簿書紛劉寵前身是流芳自
昔聞

濟美堂集卷之一

十五

已製三春錦何慚百里符雲霄看起鳳天路正飛
鳧世業傳青紫民謠足袴襦桑陰留坐處童引雉
將雛

子陵釣臺

羊裘偶然着桐宇至今開白日雙臺古青霄一鶴
迴郡名猶借姓炎祚已無灰入夜藤蘿月清光到
酒杯

谷張羽王來韻

清秋聞雪唱仙闥與雲關因叩高人語來乘下浣
閒欣然傾盞入杲爾拾珠還爲惜相逢偶躊躇木

月間

卽事

旱潦胡頻見憂懷忽並侵蘊隆畿輔郡昏墊粵江
潯民力征求盡天心譴告深拊時無上計真覺媿
吾簪

同李棠軒宗伯王鳳洲司馬飲桃花塢分得
桃字

出郭尋芳塢中春盡放桃仙源迷錦障遠水寄漁
舸飛雨紅霑袖蒸霞暖入醪花前不共醉徒使笑
霜毛

濟美堂集卷之一

十六

又登雨花臺同桃字

舊是談空地猶連法座高天花疑點席壇草欲侵
袍遠水明江練斜照觀寺桃傳觴殊未已劇語慰
同曹

和陳振狂過東園之作

新啓郭邊村周遭竹作垣柳齊元亮宅瓜似邵平
園病起多檣杖交疎少扣門欣逢高士駕題贈耀
郊原

用韵贈振狂

野水隔芳村蘆中出短筇蒙莊甘漆吏司馬息文

園長喜車留轍何妨席作門
祗愁旌櫓下無計戀邱原

喜雨

炎鬱當中伏煩襟如未醒
纔欣來爽氣忽聽瀉簷
楹敢副爲霖望聊舒抱甕情
年豐堪報國長祝泰階平

喜振狂至

不孤芳杜約命駕及春來
下榻憐今雨談詩倍舊
裁一樽消永漏八斗失羣才
蔣逕從開後還重雍草萊

濟美堂集卷之一

十七

送振狂與遊

言有東遊興羊城試寄蹤
石門晴引酌珠寺隱聞
鍾荔正紅綃綴囊惟綠綺
從羅浮携杖去相憶幾層峰

振狂客余東園偶留季立小酌
悵未能從詩以憶之

茲園久澹寂何得駐車音
穉穉環添綠高松互送
陰吟揮達塵塵坐聽初夜砧
欲會忘言意都將託素琴

自憩青門墅雲霞日暮空
城廻煙樹斷橋轉海潮

通載酒從浮蟻揮絃任送鴻
賞心能不厭且莫問西東

地主慚非稱徒勞企想生
千山疎雨過孤樹片雲
橫飲落芙蓉色談多薜荔情
喧塵應不到甕可息將迎

幽還接沙汀臨流意並醒
視君書是素覺我眼逾
目萬竹明初日羣峰到此
亭世情雖可念吾嗣已冥冥

輓林文譽

愁看寒日落誰挽逝波回
樓賦成天上文星到夜

濟美堂集卷之一

十八

臺雲霄推健翼華表記清
哀縱拭延陵劍幽思不可裁

七言律

遊玉泉寺

寺入松關路轉賒宜春風
物媚交加青林曉映千
章樹紫殿晴飛五色霞
池引流泉寒嫩玉臺依香
界細開花遠公玄度俱清
逸一聽談空月每斜

石門寺

隱約烟霞見佛宮石門雙
峙任過從巖頭琪樹輝
相映洞口瑤泉到自逢半
月池涵蒼蘚色五臺石

護日雲蹤欲憑指點搜靈異應開荆榛更幾重

過杜棠廢址

橋通流水出青林與客尋幽逕深占象有臺迷
草色砌花無主漫春陰鶴歸東海千年月人在斜
陽百代心舊事荒涼不可問閑凭湖石聽山禽

羅源道中

千樹繁廵古道長和風習習正青陽入眸嫩綠山
回燒拂面輕紅埜送香具食頓甘芹蕨味幽期多
在水雲鄉趨方勝事堪誰語獨把新詩付草堂

送袁邑侯擢上元尹

清美堂集卷之一

十九

化滿連陽淑氣開遙傳天語日邊來何民借冠終
無計京尹徵黃獨有才海月夜明蝴蝶渚江雲春
繞鳳凰臺御屏姓字今題品列宿元看接上台
棠樹陰陰夾岸垂幾年相許重相違金銀闕在青
霄迴冰玉壺高白日知幾輔疲黎還薄賦漢家良
牧更先誰秣陵消息三千里定見民風勝昔時

送吳少尹還進賢

仙旆臨風啓曙烟感時惜別意茫然白雲已許隨
雙鳥玄鶴還招伴五絃酒熟陶公應到宅賦成潘
令易歸田拂衣莫謂關山迥早晚扁舟向曲川

送陳鷺江親家之任臨高

出宰臨高萬里秋蒹葭白水送仙舟行看瑞色浮
三島笑取聲名冠四州官舍遠從黎嶺出人家多
傍碧龍流由來薄海俱王土况值慈君抱軫憂

又秋江別意贈別代作

墨綬清材眾所宜黃花卮酒度旌時入江水色分
閩粵落卷風流陋晉隋千崖碧草隨新鷁十載青
黎媿舊知它日海山公事了還誰携折刺桐枝
淡庭仙吏壯遊初立馬含情萬里餘嶺外氣炎梅
早天南寒少鴈來疎惟將文教調蠻俗日對波

清美堂集卷之一

二十

海理簿書 聖朝次第推良牧露冕南荒亦暫居

早朝初進作

嚴踰金輿曙色開鏘鏘玉佩接三台威遲仙仗迎
雲合縹緲爐薰逗霧迴彩鳳高盤明殿闕祥鳥低
連傍蓬萊百年何幸昇平會獨向鵷鸞覩不才
贈唐別駕入賀還池郡為座主小漁從叔

傳家簪紱冠中州佐郡聲華壓上游金鏡獻回天
路迴錦京燕罷帝恩優九華月色遙相待三殿龍
光羨獨收菊酒一杯桃李別猶餘聲韻鳳池頭

贈節推徐鳳竹前南符節

三年諫草重臺評，淡歲旌旄滯建城。暫出賈生絲涕淚，終還蕭傅待鈞衡。埋輪意氣鍾山薄，投轄襟期劍水清。塵世鳳麟難便得，知君端不媿簪纓。

宿清湖王宅出詩譜觀之附題

仙翁愛客席頻開，庭鬱三槐手自栽。鶴去峯頭難再問，水流洞口記重來。擁堦蘭玉俱新長，載譜珠璣盡異裁。濁酒一杯今昔異，不堪驅節故徘徊。

過嚴陵

宦從已是廿餘秋，歷歷風煙感再遊。萬木蕭森卿落日，二江浩渺認行舟。召棠舊爰新陰長，峴石初

濟美堂集

卷之一

三十一

確古道留父老相過談往事，不堪淒思滿滄洲。

同劉仁山李斗岡吳芝山黃質山徐斗山會半峯精舍卽席賦得浮字

乘休約伴上方遊，臺殿涼生五月秋。說法竹間逢惠遠，論詩薊下見應劉。疎林鍾梵諸天近，曲逕松杉翠靄浮。卽此便成招隱地，微名不擲更何求。

病中憶城南別業

城南樓榭枕江濶，鄉思遙天望不禁。塙荔薦丹當座出，海螯斫雪佐杯深。藥畦雨足宜斑杖，橘圃風清入素琴。今日園燕三徑寂，悔將名姓挂朝簪。

贈別駕胡龍岡考最北上

幾年白下慰同棲，把酒江干惜解携。作令淮南棠盡長，爲郎署裏鳥閒啼。帆開宿霧三湘遠，旌拂晴雲五鳳齊。莫訝此行多雨露，姓名先有御屏題。

贈李斗岡年丈攷最北上兼侍太夫人便歸

君家未數薛河東，霄漢承恩紫綬重。獻賦金門同躍馬，含香粉署遂登龍。身披綵服樓船別，手捧泥章禁陛逢。自笑迂疎成底事，亦隨鷓鴣驚佩聲。中時

同給由赴京

自蘭陽河渡候舟未至命射沙上

濟美堂集

卷之一

三十一

霜天水落見沙濶，問渡河津雙旆臨。舟楫豈能忘濟世，桑蓬聊復試初心。荒原野雀餘銅瓦，斜日寒枝白遠林。小立轉成今古恨，西風徙倚一長吟。

考滿北上阻雨時張月山李抑菴同行

出門五日三風雨，馬足深泥不可前。無計揮戈能却日，誰人煉石可完天。三年坐食慙樗櫟，千里歸心到隴田。頗有同行佳品在，一樽聊與慰塵緣。

出京適同年吳六橋侍御蘇郵西錦衣奉

命巡視中路晤於雄縣遣使護行書此畱之驅車千里去還來，忽枉雙旌霽景開。射虎將軍橫

意氣乘驄御史動風裁旌旗曉拂霜華重劍戟霄
迎斗象迴從此川梁平若砥更容何地有飛埃

劉仁山年丈使楚催督工料寄贈

使君西去楚雲秋白日鄉園建節遊水色山光俱
入賦民艱國計摠關憂風迴陽鴈依湘浦月滿寒
潮到石頭此地相思不相見令人惆悵寄書郵

送丁槐江擢守順慶暨還省視

官舍比隣梓曲知頻從書史見心期九年滯白人
皆惜四十拖黃宦豈遲問俗未臨巴子國望雲先
過越王祠漸聞西路今多事翻識文翁蜀可師

登雨花臺用韻

絕頂携攀欲忘旋人天杳靄息諸緣鑣連南國誰
非客袖拂東風我亦仙浪泯江流斜抱郭依依春
樹暝含烟重來十載成踈髻見種林松蓋已圓

登牛首和康礪峯韻

一望山如湧地蓮却從仙梵悟塵緣逕通古洞堪
銷日僧指長松不記年樹雜烟霞浮萬壑風傳鍾
磬落諸天三生何事空纓冕洗鉢焚香覩爾禪

寄贈傅丁戌

十載相思湖海秋風塵無地可追遊知乘鶴背歸

丹穴定叱羊羣滿舊邱雲外吹笙王子過山中
石稚川留刀圭欲乞身難遠空惜年光似水流

吳芝山人長吟閣用韻

縱居朝市亦身閒海鶴高姿不可攀爲客漸應忘
甲子逢人猶自說吳山半生愁破一杯綠千首詩
成兩鬢斑未厭塵客從駐馬數聞玄論日西還
讀罷南華白晝閒稜層孤閣信躋攀涼陰半畝添
來竹蒼翠滿床分到山紫未已知儲內火青銅無
問變顧斑因君轉覺箕由僻曾似夔龍日往還

送邱止山明府之柳城

十年虎觀惟陶士此日龍城始牧民行向桂山雲
似墨到來花縣氣如醇農懼稔歲先雞卜童狎芳
圳見雉馴二傳風流君不忝邱家疑卽是前身

題費小石輓卮

自承黃閣作箕裘三十才名動帝州入讀秘書逢
太乙出居華署俯時流豈堪投鴈辭金馬爲有雕
龍壯玉樓南國太微賢者在清光應得到泉邱

題黃穀所侍御具慶冊二首

秣陵西望眇祥煙聞說仙翁字偉佺身袖早勝萊

袖舞法星長飭壽星縣玳筵晴啟匡山色玉液春
浮掌露鮮歲歲花源申樂事數看恩寵下堯天
雲林佳氣鬱青葱雙壽筵開勝會同上築遠齊高
士宅逃名重見鹿門翁鯉庭趨對聞詩禮多史聲
華著錦豐莫道丘園堪澹寂新看白首賜乘驄

送惠州黃別駕

朔風吹雪送行車把酒分携萬里餘嶺足梅花堪
寄鴈湖多藤菜可懸魚卽看布令調炎海豈負談
經在石渠聞說羅山新政美因君珍重渭陽書

東園燈宴次雙羅長卿韻

清美堂集卷之一

三五

人間何處有仙州一入名園卽勝遊地主不殊秦
貴介座賓寧數晉風流花邊玉勒嘶相向水面文
鷺舞未休莫道夜遊還秉燭滿前燈火爛山邱
別有樓臺映綠洲不局朱戶許頻遊筵開璧月衣
疑濕燈迎銀河彩欲流臨水更思纓可濯當花每
判醉方休笙歌沸處珍禽起飛過蓬萊第一邱

和蘇韻對雪二首奉答武岡殿下

屋角寒枝繞亂鴉玉龍百萬轉天車陽春郢客未
成調瑞木月娥先散花得似映讀者誰子強如負
薪能幾家欲呵凍筆排幽思無那枯腸愧八叉

東雨凝雲積縞緞堪悲酒力敵寒嚴卞和獻罷山
皆玉猗氏功成地盡鹽挾纈謾知勞遠塞擁袍猶
自念窮簷鬼園共說多豪俊此日何人賦最尖

贈戚南塘

將軍威武復攻文萬里橫戈氣不羣自起風雲開
八陣親分甘苦並三軍每探豺虎山中穴盡掃鯨
鯢海上氛銅柱天南標第一伏波功後未曾聞
行部峨眉阻雨夜宿德山寺

衝雨行山逕轉微夜深猶自扣禪扉竹邊淨几鳥
皮在遠外寒塘白鳥飛玄想欲隨杯錫度素心原
濟美堂集卷之一

三五

杏陳槎江夜話用來韻

五星高聚切三台重喜清霄訪舊來司馬文園淹
伏枕淵明栗里負銜杯雲間共識三芝秀薊下虛
傳八斗才匣裏雙龍君自護莫令風雨暗相催

再遊玉泉寺用韻

巾舄相隨躡紫烟閒從鳥徑訪金仙宦情迢遞浮
雲外梵影依稀落照前古洞蒼鱗涵霽月香厨青
玉控靈泉坐關得悟如蓮偈萬賴空無一事懸

陳友丁子過訪投詩索和次韻答之

言遊廬嶽度澤陽衣帶煙霞氣自芳
翰偶爲苑客校書猶滯石渠郎
入門凡鳥從題字出水芙蓉
葉儼並行一聽罪談珠錯落
肯容魚目混行囊

贈楊見魯參戎瓊雷

龍書新拜上將軍建纛鳴鏑
飭海雲到處出師常
盡敵平時閉戶獨披文腰橫
紫艾千麾肅手劈金
符八陣分想到滇南傳令
罷妖星迅掃淨無氛

贈內齋余年丈齋捧便省

翩翩旌旆引涼颺雙捧金函
上玉墀槎泛湘原星
共遠路經秋浦鷁還移身披
彩服趨庭早面對邊
濟美堂集卷之一

主七

籌出陞遲鳳沼知承新雨露
願分清潤到南枝

王參戎維舟象鼻山訪而賦此

桂林象郡傳名久此地猶存
象鼻山臨水水輪浮
欲動依巖瑤魄迥相關似從
梧野歸耕後尚識王
門導駕還不爲貳師停盡鷁
塵顏那得慰躋攀

贈李雲臺山人

白鹿山人野性便未容蘿服
混塵緣閒開竹徑鋤
青玉長對芸窓理素絃書就
萬言慚自獻註成六
籍待人傳偶從身滯征西府
漸惹聲名動八埏

荅謝郭東臯次韻

早投簪紱謝工朝黃鶴秋風信
九霄海上停雲思
杖屨燈前聽雨共杯杓金仙
棗熟堪留馭玉壘棠
高憶去軺十載交期一霄話
不勝清韻起英韶

登爽臺爲匡南邦君作

層臺削玉倚園林曲榭迴塘
愜賞心座有郢歌飛
白雪地非燕築賤黃金雲霞
忽散千峯色花樹交
橫十里陰勝閣徐亭分勝蹟
自今誰不費招尋

同年劉仁山兵憲自南詔寄訊次韻奉荅

嶺雲漠漠草萋萋空署懷人
但鳥啼天外五羊憐
舊雨江干雙鯉寄新題斗牛
氣轉龍猶合湖海秋
濟美堂集卷之一

主八

生馬未齊岐路風塵十年事
層樓迢遞夢常迷

凌斗城宅賞海棠次川樓韻

綽約名林海上移喜從仙署
對仙姿臨風試豔輕
含顰宿雨回醒半未支清飭
紫微堪作伴影搖銀
燭故催詩芳菲梁苑春無數
未勝樽前綴錦枝

趙吉所都閩燕集魯陽王東園賞牡丹用韻

二首

路繞夷門紫巡開錦雲堆裏
簇車來嬌枝欲學平
陽舞艷盡長依帝子臺出幔
施嬌俱國色投毫公
應憶仙才惜歡不待揮戈日
隨處銀蟾伴醉回

千花紛待綺筵開別苑尋芳雨後來共護靈根圍
繡幕競將檀暈上仙臺風前似破華清夢亭北空
憐李白才摘取一枝香露濕人於馬首帶春田

謁武穆祠次吳川樓寅丈二律

殘樹蕭森岳廟東一杯懷古酹西風凱歌竟負黃
龍飲封誓虛傳白馬功無復翠華回漠駕空餘碧
草觀行宮英雄恢復千年恨長逐河流迥未終
一自鳴鑾下浙東中原日日起悲風三千直擬驅
長騎百六誰能挽上功寂寞諸陵無野戍呼嘯孤
鎮有王宮紹興事事堪沾臆每讀遺編未忍終

齊美堂集卷之一

三九

千陵釣臺

來尋高躅正朝暾一醉清酤出澗繁太史從占星
象異故人那識帝垣尊雙臺直與重霄並九鼎誰
爲兩漢存此地塵紛原不到行舟虛自費攀援

同陸敬齋侍御觀龍隱洞

神龍飛蛻是何年天矯猶懸石洞天平野風雲騰
劍去澄潭星月抱珠眠留題乍動蒼鱗色坐嘯全
銷紫岫烟一出城闌塵自遠猶耽選勝不知旋

送岳伯高太湖年丈還蜀

廿年霄漢共騰翔雲隱峨峨別意長直向曉堂娛

鶴髮寧知世路有羊腸菊松不改柴桑舊鱸能
如丙穴良聖主賜環非遠事垂綸未便老江鄉

送李山人

雲母山高拂翠華仙人曾此醉流霞丹房舊注三
元秘玉井新開十丈花人過羅浮秋樹碧地臨衡
嶽晚雲斜看君峰頂蟠龍虎何日重乘上漢槎

和蓮陽宗丈飲青郊別墅

吾宗季重枉旌干相對林園意自寬作宦功名難
切鼎羨君詞賦已登壇鴈飛四座霞長滿玉映孤
小夏亦寒廿載驅車塵擾擾何當此日慰交歡

齊美堂集卷之一

三十

開亭勝友日躋攀林麓依然城市間吟社可能追
洛社爐山應不減香山有時漁唱中流起向晚鷗
羣傷渚還江上白雲吾足老夢飛那復到鷓班

贈黃孔昭山人別號吾野

瑤篇曾寄嶺雲西歲晚過從慰獨栖江上片鴻頻
在望梅邊杯酒日堪携兩都賦出南金重四字名
高北斗齊爲說向平今事畢五遊天地一青藜

同呼總戎重過七星巖

靈洞穿尋勢轉奇七巖儼並七星垂仙源易向塵
中得幻景遙從天上移琪樹石林端自好鸞鶴在

馭香難期重過賓從風光似一笑峻嶒兩鬢絲

邀汪侍御飲浮邱亭

西出禪關色界幽法星高聚動林阪雲來虛閣樵
山近泉浴還丹葛井留翠長壽龍分梵雨影橫彩
螭落靈湫浮邱公去浮邱在巖得朱明作勝遊

遊端州星巖

孤亭斜與翠微連曉日澄鮮散紫烟岩拱七星高
出地湖成千頃碧涵天人穿蘿逕便初服風送花
香撲午筵窈窕幽尋殊未極幾行歸鳥夕陽邊

送中表林懷賓還閩

濟美堂集卷之一

三十一

閩山東接白雲來千里追驢十日回燒燭且無驚
漏促啣杯寧復惜顏頰華雷舊是傳經地聽雨今
爲仗鉞臺銅柱自雄甌自適浮榮從古任相推

期友還舊林

一出崇關越嶺分松臺遺社漫相聞每緣鄉夢生
春草無那車塵隔望雲竹帛縱書成底事驚鷗有
意且爲羣兒童重掃求羊逕五柳低垂併待君

寄廣信貳守族侄子貴

梅嶺折梅使幾逢信州緘信來千峯朱幘佐政爾
能美紫闕報書吾已慵將效二但願卧雲舞白鶴

何時乘月過黃龍東門門外花樹滿野服角巾
楮瘦筇

壽范天然九十

任對鍾山紫氣偏委看龍馬共翩然浙東經術傳
三百河上微言悟五千裾曳朱門聊玩世籌添碧
海自忘年吹笙跨鶴它時事且作塵寰陸地仙

爲趙潑陽少宰題靈洞山房

一從鳴玉出鵷班是處松蘿掩舊關雪護洞門春
縹緲風吹石洞水潺湲地連楚剎烟霞古峯對危
日月閒正喜靈龍逢世泰未應容易夢青山

濟美堂集卷之一

三十二

永思圖爲孫侍御題

深槍肯容去日分荆山寂歷夜猿聞身承雨露沾
黃壤手把丹青當白雲喜見鸞章酬牙史無因龍
劍覓徐君賦成風木歌聲咽不是沅湘楚些文

遊燕磯

帝城遷倚大江隈吳楚風烟一望開石骨雲生蒼
蘚濕波心霧捲白龍迴尊前同結千年賞吟底翻
憐六代才浮世合離原不定塵踪知得幾回來

生日自述

冉冉流光度七旬初筵猶殢病中身遭逢幸挂

三朝籍事業徒存兩鬢銀問壑尋邱無意緒澆花
洗竹亦經綸自今約向粉榆伴長作堯天擊壤人
乞身歸卧忽踰秋惟覺恩崇分未酬習靜只應依
白社探玄何處覓丹邱魚鰾淺渚偏驚餌鶴舞空
階解送愁廝罷藥畦聊引酌巖廊多少代分憂

感事

十萬旌旗細柳勻幾回尊俎運籌頻山氛電掃千
巢淨海鯨驅驅片檄馴但爲蒼靈除猾猱何知舟
艤有麒麟邇傳當日儲胥色猶得吾皇獎借新
送陳甥邦敬之瀘溪掌教兼懷潛谷鄧丈

濟美堂集卷之一

手主

剡溪移鐸向瀘溪一片春雲帶雨西泉接二姑晴
漾玉堂瞻五老夜燃藜滋蘭九畹清芬合調驥分
羣汗色齊最善康成居止近可能折簡共招携

和荅葉臺山太史

南畝時行一課農北牕高卧漫拋筇楮書鄭重來
鳬使灑墨淋漓識翰宗自喜白頭歸塞馬其期黃
閣屬人龍藥玉奉外無它事慵性于今覺更慵
又賞牡丹懷舊仍雲嶺

園林春濠百花紛爲信花王只此君容似英皇湘
浦見名從姚魏洛中聞月娥影妬常籠霧風鐸聲

閒自結雲因憶舊京同賞伴倚欄今日惜離羣

送葉臺山太史還朝

飛鷁中流細浪分楊於負弩摠如雲薊門雪色衝
寒入禁苑鶯聲到曉聞綵筆石渠遍麗藻青藜天
祿授玄文欲知披錦旋轅日槐蔭盈庭可迂君

暮春雨後邀劉廣文陳徵君酌于東書樓是
日余以病未陪

花樹春芳雨乍晴東樓載酒意縱橫青山白鳥樽
前出碧草澄江檻外明一曲浩歌迴閒寂千秋雄
藻共鏗鉤應劉鄴下元同調獨恨文園臥馬卿

濟美堂集卷之一

三四

書樓自嘲

數楹高結傍城東講德名賢不易逢架軸于常
飽靈軒車三錫獨懸熊羆臨北斗浮雲散簾捲東
皐紫氣通炳燭亦知能自適年來無那病交攻

賞牡丹小集用韵是日再得趣任之

弱態依欄似洛神聞粧雨後賞逾新霞杯影泛饒
供咲露幕芳籠穩駐春色借明妃傾屬國香隨
天語下嚴宸莫嫌幽園邀歡少貴客嘉朋共此辰

立夏日憶諸君舫遊之樂

倚坐殘春覺少娛最憐扁舫共招呼汀蘭岸芷從

舉佩劒石鍾潭可命酤香遠層臺參大士詩催暮
雨駭天吳一川烟景須畱勝堪與王維輞並圖

余表兄林懷賓學諭七十六歲復得一子詩
以賀之

乾鵲成橋才十日喜來雲路報垂弧西庚正映青
蓮色東海今開紫綬符出水神駒渾是汗迎秋老
蚌又輝珠已知不作金簾計只待濟大長著書

江南菊信稍遲今重九喜庭菊數本盛開邀
賞賦之用花字一首

今年菊喜開如節却勝常年節未花濃蔬疎枝方
清美堂集卷之一

三十五

飽日深黃淺紫漸舒霞離邊雅况誰陶令座上雄
談有孟嘉翻惜投簪京國後幾回空使嶺暉斜

重陽佳日開相約爲賓黃鵠強對花人似龍山筵

裏集芬從栗里逕中賒詩成欲寄隨陽鴈酒到無
煩畫足蛇采采恍同金作埒石家別谷未須誇

乙未初度答謝劉粵愚謝翠屏諸君寄奉

累疏從天乞朽殘一邱逾識主恩寬初衣最習

烏皮几別墅尤便紫簪冠酬客豈能情爛熳步行

不厭足踈踈盛年事業須公等還向榆桑倚杖看

宗祠新成輝忽產一瓜結十二實剖之色赤

而甘美異常人曰此瑞徵也余適爲七言律
一首志喜因屬能詩者並詠焉時乙未中元

日

啖啖嘉瓜應禱祠塔堦蔓引綠陰滋天遺靈種祥
方遠地近青門實總奇切向霜盤齊絳玉薦供水
枕等儂芝但今執殯東陵似不必通侯也自怡

前從子超承自宦所遺我雙鶴蓄之有年不
復鍛翎亦不思颺去真吾庭中物也

仲容從奇九臯禽立並高風抱遠心蓬海蒼茫迷
去望芝之田杳霽息追尋蘭堦對舞逢人解到曉雙

清美堂集卷之一

三十六

鳴警夢深思浴九丹如可就還當使問閨風峯
羽鶴爲九轉還丹之使

余蓄白鸚爲野人籠致久而益馴寧寧可愛
對之欣然成詠

雙壁曾聞買白鸚珍禽幽思本相關身擬雪片同
哀髣髴帶丹砂恍醉顏棲自高枝涵桂影步從芳
徑破苔斑吾今懶復尋鷗伴賴汝晨昏杖屨間

又爾錫以舅青田年丈書來頗感夷警似導
余耳出乃次原韻奉答未善屬青丈

憶日投簪幾閱秋病中風景夢中遊懶從白社聽

三乘學傍青門灌一邱北極浮雲凝未散東溟驚浪退還畱欲籌前箸須名碩爾舅應期濟巨流

辱省城諸公祖壽餽次施二華來韵奉答

昨夜明河布瑞烟曉從秋霽賦初筵山中久服便羅薛天上猶勞問歲年鸞彩有書傳紫府鶴丹何處訪真僊今成林叟依農事惟願長濡雨露偏

壽月沙陳翁七袞有六

為振狂文

生年同是四朝身未趁蓬山作會人官為折腰先棄秩顏緣煉液得完神日鋤方圃移名卉親製孤桐識夔新只此已堪鵬晚歲况兼三鳳正振振

清美堂集

卷之一

三七

答季立賞菊兼及時事

庭除又見菊叢秋對此間行得自由食取落英堪却老飲尋佳伴併消憂長安誰道棋枰似洛社終輸雅韻酬一自招尋談笑後不須塵跡更回頭

季立過東園賞菊投以新詩謬為稱許依韻

答謝

蕭森秋氣滿朝昏獨艷寒花縱品論節鉞久將雙鶴改形骸惟抱寸心存更無車馬驚羅雀只許漁樵叩葦門况有良遊過二仲眼前何物勝開尊

贈李郡侯賓卿

清朝七載侍承明暫為蒼黎借冠行山指登高嶺山堪作賦溪連冲鶴易通瀛巡春柳甸隨駟鹿問俗茨簷卸駕驛乘暇莫辭麟紱譏况聞先紀御屏名

其傳德政是翁歸計國憂民總不違搜蠹豈能妨諷詠懸魚無意及輕肥簾通鳥語塵難入庭設鞭蒲訟亦稀公稅相將輪輓罷齊聲高祝極星輝鳴珂逢下白雲邊朱轂金章照曙烟梅近簷爭吐暖棠花盈野倍生妍文鸞玄鶴開尊集甘露嘉禾入座傳盡說使君多異政潁川今認是樵川

清美堂集

卷之一

三八

上紀初看縮玉符英英聲問徹宸都黃來盡曉勤耕耨范至俱歎足袴襦但使化民更佩犢未須察吏及途烏于今政底謳吟日遙獻佳辰酒一盃合沓羣峯擁郡堂榮潔一水下橫塘春回綠野桑麻長秋霖黃雲黍稻香吏散公庭無識面農來城郭只輪糧如此便堪稱卓績當筵宜壽百年觴使節翩翩集瑞鴉歡傳甘澍逐熊車西曹吏是神僊籍南國人爭父母誇氛爭山山無枳棘風清處處有棠花逢辰定約瀛洲伴相對青尊泛紫霞

黃愁春繪太姥圖見遺覽而識之詩

宦塵馬首易西東太姥空懸咫尺中一展丹青披
宿霧可煩巾舄駕長風千盤直蹬天關近雙竅深
窮海氣通忽覺操絃羣響應少文先與此心同

贈單春涵公祖

握蘭春署盡歸賢剖竹專城又獨便推轂鄭莊頻
第一賜金黃霸可誰前刺繁轉覺吳鈞迅表瑞常
看越石妍喜見政成庭似水只饒歌頌向人傳

讀陳季立薊門兵事有贈

急思報主換征袍神劍雙飛意轉豪親鼓貔貅
消大漠兼團鵝鵲淨洪濤旌旗影動軍聲壯刀戟
齊美堂集卷之一 三九

光橫殺氣高百尺樓成難可及元龍本自共吾曹

季立歸隱築室西郊

浮雲世事總紛紛聊向城西作隱君雨足春犁常
自理月窺巖牖每平分投林袖剩三邊畧閉戶襟
披百氏文多爾顏齡看獨健即求穩臥未堪云

林純卿卜築孤山題贈

君家和靖迥相依築室孤山傍翠微鶴放中霄來
客少海濱淺水賞心稀鏡懸亭榭從高下圖寫烟
嵐認是非獨有西湖湖上月照人千古共清輝

遊武夷

松檜陰森倚碧空烟雲蔥鬱護玄宮漢皇碣表瑤
壇祀宋代書傳玉簡崇何歲幔亭開夜宴至今控
鶴說仙翁登臨指點搜靈蹟多在層巒峭壁中

送董崇相北上春官

二月晴江送碧濤久知文賦重詞曹風高雪路寒
雄關日閃天池載彩毫花滿湖堤迎曉棹月明燕
市醉春醪故人得意青霄去可泛鴻書問野蒿

邀天長陳春池同錢慎吾父母酌于藏書小樓奉遺詩用韻爲答

苦不掃印晴雲青桂叢中閱歲華有客堪齊高
齊美堂集卷之一 四十

士傳聚書難埒鄭侯家風前郭曲將鶯度樓外山
光爲燕加却憶四郊春欲滿河陽樹裏半棠花

因舉春觴向晚霞得從賓坐見瑤華駕飛千里無
中駟詩在三唐有大家酒對南山青自入月臨東
圃色偏加若非暗令雷雙轄忍笑閒庭兩砌花

五言排律

詠雪二十四韻東孫侍御及縣學諸君子

巖陰初布夕瑤雪喜浮空皓色凌紈素寒威襲綺
櫺聯輝非借月斜舞自因風乍見臨關愁看入
蒼蓬投壺成幻術烹水助談宗應訝堆墮虎還誰

黑白虹沙淙迷去鴈凍合僵枯桐灑路吠村犬仍
惜猜夏蟲近花殊皎皎遠嶼更濛濛雨零仍結
臨流集復融靚粧隨隱現飄泊任西東影亂蟻池
水光搖銀樹叢龍從河伯化鶴共緣山逢宜麥真
如卜窮簷亦自公深隱迴地脉點綴見天工已恆
農人望懸知燮理功潔清耿孤抱的矚眩雙瞳屬
倚疑彤陛謳吟似郢中謝庭才俱逸袁臥逕難通
刻棹何人至程門幾輩同映書多上士披覽有仙
翁彩並郎官宿珂明御史驄畱題依壩上遙思託
耶尚時將對此堪持贈聘將代玉珏

清美堂集卷之一

四十一

寄及門新進士

嶺服傳嘉捷心期發喜容飛騰看萬里探討出三
冬辭賦卑楊馬功名疑契龍官袍唐典重陞戟漢
儀雍姓字金閨入趨踰盡省恭康達聯駿驥清廟
總璜琮書案分更漏朝門聽鼓鐘勿將溫飽意永
荅 聖恩隆

七言排律

贈叅知前文宗徐匡岳

遐邇正學欲澶漫喜觀儒宗起大觀直接尼淵傳
魯泗卑看屬宋步騷壇環門桃李春爭長入室芝

蘭瑞並團五緯珠聯奎聚采三山柱立海迴瀾各
高舊識南洲孺耆碩長依北斗韓太姥臺公朋作
壽自懷真訣注客丹

五言絕句

秋圃吟有引

菊有修潔之操故君子重之吾連菊元無多
自外父十竹公得于雲間始增至十餘種即
余早歲所戲詠者是也近余甥邦敬又從嵯
庠得十八種視前逾倍且又善于栽培獨至
茂盛茲秋移余供玩殊為恬寂中之一快其

清美堂集卷之一

四十二

稱名或比金玉或比姝媛亦姑以形容珍愛
之意而非本色其能晚榮獨立不伍羣卉則
其真性存也余閑中仍各謾為詠之以續舊
作非關詩品特以代奕賢于無所用心云耳
御袍黃

金尊觸寒開霜娥自紉裁暗香浮酒袖恍恍覲天
來

萬卷紅

萬里風雲思十年燈火心聚芳搖落後聊汝寄清
吟

紫袍金帶

金紫本相須寒蔽品自殊豈必誇秦世長松爵大夫

大金黃

采采出雕欄黃金映曉寒幾回風雨夕疑作櫟陽看

鶴翎紅

昨夜涼颼動僊人鶴馭經不然鼓薄裡何以聚紅翎

鵝毛白

清美堂集卷之一
弱翰長冰膚芳姿絕可圖羽客如相識黃庭肯換無

羅山紫

嘉品發羅山秋葢總耐寒洛中傳魏紫此日孰爲看

沉香

沉水名來遠餘香在菊園祗林如有植端可並旃檀

金鈎絲

路欹金縷重雨裏碧枝纖秋色看無限西風一捲

簾

醉楊妃

奉帚入明光酣歌幾夕陽空餘秋圃色猶帶昔年粧

紫毬

團露心如結舒霞色自殷秋風蕭索裏容易奪朱顏

雪毬

瑩淨搖銀海輕盈照素袍絮資原自定詎肯向人拋

蜜雀舌

清美堂集卷之一
纖萼暗蜂宿芳英啄雨開更看寒露濕疑是拾珠來

白雀舌

素雨向風披蝶過人不知啼春如未徹更此弄秋曦

狀元紅

曾占杏園春秋葢色更新掄英原第一羣品未堪倫

四面觀音 一名四面錦

觀音空色相猶許借花名不奈凡人眼還疑錦成

白玉英

白玉元無價秋英色比瑩若教逢賞識直可抵連城

黃玉英

黃玉如蒸粟誰將並菊英由來中色貴莫作麗華評

火煉金

四圍饒燄色中獨抱貞姿化工元自妙初不假爐鍾
濟美堂集卷之一 四十五

桃花紫

桃紫當春艷如何寄菊枝欲添陶圃色聊復向東籬

桃花白

白桃呈素質着菊晚逾香蕊綻渾凝雪枝存總傲霜

玉露白

露下霏如玉沾枝皓作團金蕊爭得似秀色自堪餐

剪絨白

霜女弄冰絨依依象畫欄金風輕試剪皎潔綴絲團

月下白

娥影迴花色清光覺倍妍晚妝非獨異娟貞本天然

雀金黃

赤光聞浣石雀閭變黃金何期金作瓣兼與雀留馨

金鳳毛

朝陽金鳳集毛彩異凡禽未向池邊見輝光下菊陰
濟美堂集卷之一 四十六

醉西施

西子畱酣色猶存菊上枝且供庭榭賞莫但逐鴟夷

沉香毬

沉香攢作朵開獨占羣芳圓蒲毬能似誰將趙蹴場

金盞銀臺

金盞注銀臺寒花一樣裁未堪登宴席只自傍筵

開

金菊開芙蓉

芙蓉元姝品秋高並逞芳欲投彭令好幻作一花
妝

玉萬鈴

神宮傳漢武玉樹細聞鈴今向花團聚無聲也自
馨

金萬鈴

花用金鈴護飛禽不敢停何如花朵裏自蓄萬金
鈴

濟美堂集卷之一

四七

湖口送朱鴻臚淳

惜別依湖口相將自石頭回看纖月夜猶自映清
流

與永州守史節之遊朝陽岩

巖洞當湘勝招携有美人流泉與惠政迸作楚江
春

江棹從來往幽巖自古今畱題多白雪半為綠苔
侵

過邯鄲

未息塵中鞅猶爲夢裏身炊梁還似昔授枕更何

人

詠牡丹燈屏

誰撥三春錦移來五夜中丰神初不異信可奪天
功

國品由來冠雲霓巧樣裁花時遲未發先傷雀屏
開

六言

訊友

茆草亭前細雨海棠花外輕風兀坐但聞啼鳥寄
書不見征鴻

濟美堂集卷之一

四八

東園四首

應對礪山成趣几橫圖史銷憂時任燕鴻來去景
從紅綠稀稠

縱步藥畦蓮畔入耳竹籟松濤泉汲旋烹新茗花
開正熟香醪

池涵天光上下簾捲樹色參差客有求羊容與門
無車馬追隨

亭寬草蘿蒼翠市遠盡絕賢譚倦時半枕蝴蝶興
到數幅龍蛇

七言絕句

送陳鷺江親家出尹臨高

初綰銅章出鳳城長堤疎柳繫離情天南傳與黎岐信到得神君莫弄兵

秋風嫋嫋度行旌粵水閩山萬里程明歲此時黃菊信臨高知動故鄉情

真定道中

寒威乍起怯征衣漠漠同雲旅鴈稀日暮滹沱風正急雪花楊葉一齊飛

武岡德輝館賞牡丹

梁園歡賞寄餘春撩亂名花故向人十二雕欄凭清美堂集卷之一

月色明妃西子定誰真

綽約風前試豔粧清平一曲度流芳年來久謝看花眼此口猶追綉轂場

繁絃急管動賓筵傷后移花坐七賢自是東平多樂事非關臺榭得春偏

贈張都閫入賀

張名成已姑蘇人

知君才畧本鷹揚列帳分符靜楚疆玉劍自隨金旆卷遙持章表賀君王

奕奕龍樓玉漏清翩翩虎將祝呼聲班中拜舞皆夷長驚見威稜問姓名

百祿宮添萬葉芝旌旗鐘鼓六龍隨傳宣綵仗頒周燕虎拜同展湛露詩

北闕晴空紫氣開斗魁色象近三台聖朝正切求頗牧親賜黃金鵲印回

汴藩書懷

沙鴈連翩度北羣尺書遙寄宦情紛川原渺渺平無際何處登高望白雲

薔薇花發燕雙飛簾捲斜曛案牘稀推却素琴成小憇東風吹夢到漁磯

東墅新開遠市廛棠花綠酒事應偏親朋相聚還清美堂集卷之一

相憶汴邸春風又一年

春曉春禽到處鳴梁園誰似故園情碧漪池上聞千外種得名花幾樹成

送世本中表還閩

楚江漠漠征鴻遠吳樹青青去馬遲遊子可堪重送別臨岐空益盤餐中絲

命棹訪幼溪司馬接筍峰

挂冠神武易綸巾到處仙源恣采真君岸已登吾在筏應從峰頂看迷津

爲若龍孝廉詠號一絕

三年晦養傷江潮一日高騰直九霄看自育鱗人
未異風雲始信阿龍超

和朱晦翁權歌十絕

六六峰迴擁萬靈三三溪逶徹流清此山此水原
難寫應發歌聲和權聲

一曲溪頭引小船慢亭飛影下寒川初平未入閩

關路誰叱羣羊臥石烟

二曲齊看玉女峰鏡懸清碧照朱容有時變幻成

三髻總攬烟雲翠黛重

三曲懸崖尚架船疑從漢使返槎年濟川已罷楫

濟美堂集卷之一

五十一

無用問渡人稀祗自憐

四曲溪邊峙二巖仙人題詠髮毛穆偶來把釣拋

綸下惹得金鷄起碧潭

五曲雲烟此獨深松陰連洞鳥啼林中涵道脉窈

千古誰辨微危止一心

六曲天遊且水灣塵踪未易扣玄關空餘仙掌難

承露清隱居前草色閒

七曲斜曛射石灘水簾飛洞玉雲看居外猿啼三

峽曉壺天梅插一枝寒

八曲鼓鐘相應開遊櫟二教更沿洞源流一線憑

何極始識波瀾有自來

九曲將館思惘然船如訪戴剡中桃花源津迥疑

無路星漢橋分別有天

倚權歌殘月正明一歌一曲意從賡爲傳汨汨緇

塵者且聽扁舟舫上聲

蜀茶

朶朶紅妝刺眼明靈根來自蜀江城時經細雨騰

脂濕還得人傳濯錦名

木筆

春風舒蕊盡朝天似插金莖浥露鮮欲漫書空渾

濟美堂集卷之一

五十二

不語一齊散作樹頭蓮

繡毬

聯蒂分枝雪簇團暗香輕欲上人衣東皇縱報收

春事猶作梅花逐片飛

陳甥邦敬邀遊雪居石塔觀日出

逕轉山迴見梵廬相將不覺近天居夜殘忽動扶

桑影正是曛曛日上初

濟美堂集卷之一終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二

賀總督凌洋山公膺 恩賞序

賀大中丞許敬菴老公祖擢南大理序

賀大司馬二華譚公還 朝序

賀大中丞郭華溪督 留都掌院序

賀洋山凌公兩廣功成膺 錫序

總督兩廣軍門題名記

廣東條鞭全冊序

湖廣鄉試錄後序

湖廣同年錄後序

濟美堂集 目錄二

恩貢廣西貢士齒錄序

山東武舉鄉試錄前序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湖廣武舉錄後序

原壽篇賀汪藻瀛臺長

壽伯子國禎七袞序

贈德一孫子偕配陳孺人雙壽叙

賀呼母太夫人壽序

賀陳母楊宜人七十二壽序

賀陸母顧太孺人壽誕序

賀姊陳母七十八壽序

壽吳母楊孺人八袞叙

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曾泉

林公墓誌銘

明中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莊石

坡先生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椿石

葉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江西廣信府同知吳君暨配

宜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濟美堂集 目錄二

明文林郎廣東博羅令西洲陳公墓誌銘

明故臥雲孫隱君墓誌銘

誥封淑人袁氏墓誌銘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二 終

濟美堂集卷之二

賀總督洋山凌公膺 恩賞序

粵介在南服古用武之國也間者山海寇匪茹不可制賴 聖天子寵靈悉卉服而毗隸之民稍稍息踵稱寧宇矣惟羅旁鎔兩粵之交負嶺抱江廣袤幾千里而山嶺又入諸亡命爲淵藪恃險固往往出剽江干執戮無算兵急則獸奔緩則猘突亡有已時自史稱略定楊越後雍獮不及焉 上脩太平之業銳意安攘銷萌固本爲萬世基乃采朝議以太倉洋山凌公輟近班總制兩粵 賜匾書

濟美堂集卷之二

便宜從事公拜 命遂兼程至不敢以旦夕故厯宵旰之懷衷議徵卒會東西省兩大帥授略誓師督以憲臣統以總率重兵十道並進凡三閱月斬捕首虜一萬六千級有奇俘獲倍之兇渠悉面縛致械下諸走匿墜崖谷竄林莽焚溺歿者不可悉計粵吏民相語謂兩省軍興未前覩也提聞 上大嘉悅筮吉告 廟公卿大夫宣賀 大廷晉公秩右都御史仍兼司馬冑廕錦衣一人又特 賚飛魚服以明褒寵其餘爵賞有差蓋異數云某不濫竿制閫之末再拜稱曰懿哉樂乎公之伐在

社稷遠矣方廟堂議首事時聞者卻步談者辭舌孰不稱難一謂崇岡茂菁驚踞虎踞卽勁卒不能前深入不能大索得地利難一謂土酋玩命徵調多愆期日久春深瘴雨毒霧堅瑕殊操主客異執安能日與之持嘔咤也得天時難海島谿峒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轉饒繕守罷于奔命靡有寧歲得人和又難自開府以來仗鉞視師若襄毅文成兩公者其勲猷燁赫可著錄而遺羅旁至今豈其慮獨後哉竊以爲兵先制變功在遭時當襄毅時急在藤峽文成時急在思田八寨置羅旁是標本之

濟美堂集卷之二

說也今 天子德流方外威振殊俗晏然無烽燧之警粵雖遠在萬里眇猶臥閨可復置乎辟有患疥瘍之疾日廢月削失而不治扁鵲何施固 當寧所爲拊髀也公力排盈庭之言恭行 天討誓滅此而後朝食義氣所指川湧山推破者若崩歸者若赴天助其順地讓其險人人用命爭叩首迎敵七旬來格六月于襄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謂公有 社稷功信矣初公 陛辭會舊制府殷公請征羅旁上機宜方略悉如公指推轂公可屬大事乃今符右券矣夫有決策任事如公又有讓能

體 國如殷公者交翊贊以隆懋伐佐洪圖何太
平不可冀乎夫戢亂保大相須者也開始善成相
濟者也襄毅文成相去六十餘載藉令後先繼及
謀議胥咨粵可千百年亡卻詎有今日公料敵制
勝動合神機未還師卽馳上善後數萬言鑿鑿中
大計而又繼殷公居制府潤色恢張益闕以密所
保大善成爲 國家畫長治之規樹永寧之業此
豈獨粵人世世賴之也公與殷公同嘉靖中年所
拔士兩公雅以身任天下之重出入均勞寔天純
佑命以畀贊 今上中興之烈且將有大庇區寓
濟美堂集卷之二

累績旂常者在焉某又烏足以闡繹之哉

賀太中丞許敬菴老公祖擢南大理叙

夫譚學術治功豈二乎哉天下有正學斯有真儒
有真儒斯有善治其要在完本體識化樞公其道
以風之而已然非真以萬物爲體以天下爲度則
未之能行焉浙西許敬菴先生之撫全閩也旬月
而政舉暮年而化洽固於初莅進閩士而與之言
矣猶多自蒞性靈執泥窠臼而未有廓然於曠耳
之譚者先生憂之慨謂上理未登由人才之不具
才之不具由正學之不明學之不明則在位未有
實而倡之者爾於是謀之學憲興廢校爲書院而
額以共學羣俊髦餽焉導其所本有出其所自得
兼欲身振而新之以大學一書孔門傳心正脉也
述其義條貫之口繹其旨而身證其事手握鑄士
之器胸橫待問之珎卽一周旋顧盼其間而諸士
皆瞿然化矣先生坐進以此重拱璧先駟馬庸可
易及哉是爲以身風士而以士風天下者也吾聞
風之生也起于青蘋之末布于激水之上渺乎微
矣而寥寥而刀刀遂達之千百里之外披靡萬衆
莫不至焉故白沙氏倡道江門而累身之風在南
海陽明氏倡道會稽而同仁之風在四方豈其闢

一戶牖增一枝葉爲名高平其風固有自爾先生之於閩士亦旣風以動之矣然非止於閩而已也固必有響應焉蓋先生之學以格致爲入竅以真修爲實際以治平爲實驗而要皆主一誠以運之原諸翼翼昭事之心持以耿耿不折之氣發爲正俗祛浮之政通以兼濟並成之功故司銓而銓平守旰而旰惠師陝而陝士服尹京而京輔寧此先生之已效大人之餘緒而非其精也其精者則藏之於沉冥而可以準四海彌宇宙卓立天壤徐收位育所謂止善之極致蓋如此江右李見羅氏先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五

生之同志也被逮寃圖毅然以去就爭之擯而不顧吾閩癸巳之旱暵禾立槁矣旦虔禱而霖霈猷萌蘇焉蓋先生之誠也通於彼我而格於穹昊者也今吏之虛憍而自營者且懾縮矣窮簷之困鬱而未紓者汜可康矣庾廩之乏缺而未足於備濟者日豐裕矣諸城之頽弛而虞有戎者飭矣士卒之愜怙而不振者思奮矣廼先生之功旣成而大理之命已下凡此多士固依依不能忘教也其能忘先生之勛勩哉然而先生之風固在也先生之誠之周浹於人心者常若左右先生也 聖天子

方且遲先生以宿所當居之位區區海邦特過化者爾顧鳥足以稽先生于節鉞之將戟而諸生徵言於不佞慙朽且病業久不能爲言姑於先生之學而言其大並誦早麓及九罭之章授之

濟美堂集

卷之二

六

賀大司馬三華譚公還朝序

今上臨御元年法令修和截海來威薦臻至理御以匡攘之略未具用言官議召今兩廣督府大司馬譚公入鎮昌平敷求長策簡閱燕趙武勇繕之爲備屹然西北樹垣屏焉嗟乎意深遠矣愚嘗觀于二雅六月常武諸詩所以明周室中興之輔甚盛至云文武爲憲萬邦者吉甫一人而已抑何其難也夫以翺鳳之士方職其離階號虎之臣力政於曄燁而疊疊番番能左右宜者又未必身勞四方而歷有成績則文武兼之而多其經營者萬濟美堂集卷之二

邦非吉甫信誰憲哉然自大原既凱入爲卿士也城齊之師待其風誦以慰永懷至於程伯有事淮徐亦仰而受成焉王朝之利賴之也其視萬邦又加遠矣故大臣者在邊陲則邊陲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則在朝思之在朝則在邊思之非爲是一人以勞於天下而天下之重輕固有繫於一人之身者如今之譚公非卽其人耶始倭難起吳越間民益蒿然無所歸命矣公時由南司馬卽出守赤城固醇然儒者彰布威信杖馬銜驅之已爲大憲伯讀禮家居起而平江右流寇數千百已遂授

鐵于閩閩倭方陷大郡上下恒懷不知爲計公至一鼓而殲自是吳會甌閩之間人有寧宇重知生遂之樂者伊誰賜也公既請終制載起督撫關陝疏道會獨妖寇之變復改鎮蜀至則已平迺下教令施舍補助振百姓之急境內大定已卽總督兩粵東西人殊苦峒寨稔毒囑囑延頸埃廓清而命至矣凡公所至皆屬艱大有不可必除之患皆談笑而弭之夫豈其智畧足多哉良由公以任天下至忘利害而凝定淵博有古人之未易者此其爲有本也今天子念公什九在外廼召入本兵爲京國恢久安之畫寧遂忘外服與蓋王朝餘也天下支也吉甫不入爲卿士則周之餘必不能赫業公不入則前此所以經營四方者其支已疆矣而餘未之疆非計也之行也其在萬邦非不欲私公以爲憲而勢有不能得者所重固有在爾雖然則何以慰邊萌之思曰公旣入司政本而植王國則風誦山甫受成程伯以弼赫大業之順治者不亦有攸屬乎語曰幹盛支茂茂者遠矣又何以爲不得私也華嘗事公於蜀茲復從諸大夫后宜有執筆之役於是乎書

賀大中丞郭華溪晉留都掌院序

今都御史卽古御史大夫之職秦漢以來或亞丞相或典司空必其風采宣颺審固不撓九卿高第者拜之蓋其重也我朝兩都並建提衡而治南中去輦轂遠法度紀綱整齊而繩約之國家神氣在焉故其任尤重萬曆癸未冬南京掌院都御史員闕上簡中外大僚以御史大夫華溪郭公往踐其任又數日復璽書命不佞代公督二廣疆事是集于木而臨于淵也其何敢爲公屏粵石介萬山山林菁蔽虧煙嵐鬱異族穴處其間

濟美堂集卷之二

九

根據蔓滋莫之誰問至古田沒極矣公自釋褐負文武材及爲晉興牧一入境歎曰此腹心之疾也不治則中潰繼之矣其後古田賊果劫帑金戕藩臣以去又數年公歷臬藩三使每歎曰門庭之冠利於用禦不翦此敢朝食乎是時不佞方督學侍公耳公言故知其有當也往粵藏無能支終歲公爲減汰肥理庀餼糧繕攻戰具而殷中丞適奉詔專征伐底有成績論者謂公決策豫故給食不乏功侔蕭相國云又後二年公繼殷公受節鉞一號令一謀畫信如合節捷如建瓴震如風霆固如

濟美堂集卷之二

十

扁鵲征府江則府江平征洛容則洛容平征懷遠則懷遠又平柳城永福陽朔之師土酋黃賢相募金彪之禽或撲於方熾或杜於未萌而割四都建新寧則不費一鏃糜一饌南寧太平倚爲屏蔽論者謂銅柱燕然之勲福矣公晉少司徒不佞以公官代撫亦惟微公之惠以有辭于粵人迨不佞疏請歸侍其後十寨之師經理未竟上厯霄旻復詔公以少司馬再撫粵劬精殫慮設鎮以彈壓之招携以拊循之移偏將於要地以控禦之三江波恬萬山塵掃是公之成也公晉御史大夫總督兩廣不佞以公官又代撫又惟微公之惠以有辭于粵人公駐節蒼梧一掃舊故而更新之聲色寂如堂皇官如而威聲振疊廉問効流叛者束首墨者解組民得樂生士得宿飽卽羅旁兩山陸川臨賀間有不諛之孽異時所必捐數千緡以從事者直以勁卒齋尺一攝之駢首就縛若束犬豕然斯豈微幸旦夕可致哉公勤勞餘二紀輪蹄踐跡盡東西而履歷之遺粵以千百年之安萬億人之福功何烈也上念公久歷於外召入留院微獨卹臣勞蓋重屬公云留都帝業根本而御史大夫則

羣工之所承式庶績之所稟裁也今吏治近窳誰俗凋敝令好煩而閭閻日索水旱相繼而麥溢亡節庶幾藉公俄頃之化以表帥廣厲之上仄席俟公矣夫垂紳之士登崇躋臚何地無之顧其取重於時而時不能不資以爲重者則誠股肱之託古之所謂社稷臣也 明聖在宥遐邇一體粵重則藉公一撫又再撫東西粵重則藉公總督留都重則藉公坐鎮而綱紀之 黼屨之念又有重於留都者能令晏然留都已哉公行矣不佞且繼公事事兩粵矣所以酬公與慰粵人者則有柳侯之清美堂集卷之二 十一

賀洋山凌公兩廣功成膺 錫序

皇上御極之四年 詔吳門凌公以少司馬總制兩粵有事羅旁越明年羅旁平 詔晉公右都御史經理成事又明年公所畫繕守諸便宜告竣又檄粵西討柳慶諸若告捷疏并上 聖心優嘉錫金幣以初蔭錦衣世其襲蓋赫然稱盛際矣華用是復得以再揚公之休烈先是羅旁之役 主上首推轂公旌旄入粵進言者猶然道謀築舍也公肅將 天威獨運廟算倜然奮朝食之慷慨 聖上威德遐暨四垂率賓卽黠虜且內附羅旁舊在清美堂集卷之二 十二

我版圖奈何恣其阻梗置勿問尅日而進無阻我師蓋公之斷也其地東西交錯犬牙千里猺浪中弱羽翼萬山至狡悍矣公誓諸將無貪功無殺降其不悔罪者則授方略以肅雍之千崖如砥係繫歸命卒以關武夫之口而釋 南顧之憂蓋公之武也我師方大舉日兵未血刃公預陳九事馳至闕下皆善後今畫其略以爲媿一時之卻而虧九仞之業與藉寇兵齎盜糧亡異 廟堂悉如公請繕城濠設屯戍置郵舍分將吏畫田通賈織磨遠以方寸運之而不爲勞不旬月間底有成績

樹萬世之不基復邊服之故物益公之忠懇也公
首事在斷已事在武而復以忠懇成之故無智名
無勇功而兩粵益享平寧之庥議者謂是山爲剖
判以來所未圖則是舉亦剖判以來所未覲也夫
國家疏爵受采非恤其私將社稷是毗士大夫折
珪垂組非夸其榮將艱難是力當羅旁進師卽將
吏私相語謂攻未必克克未必守以今所覲見垣
堞屹乎金湯戍卒奮於貔虎平荆棘爲廬舍化刀
劍爲牛犢何其盛也蓋公以此始亦以此終故能
輯無競之烈而建有截之勲如是然 羅旁爲西
粵東部府齒輔車執相馮倚羅旁靖則三江靖而
粵以西可安枕亡恐頃者河池咆哮北三之師仰
成決筴坐收全捷實微什一之獲於公而南丹歸
地府江縛面皆未有一矢以逆顏行則公之聲猷
寔先之華不佞亦獲藉是以薄譴責公豈惟大有
貺於粵人哉夫畢知宜猷以弘尊庇之略臣之上
計也疇庸詔祿以疇匡攘之勲國之大典也公懋
不世之功固宜懋不世之賞 綸恩寵渥川注日
升入踐樞衡上贊 密勿今朝野方翹首企踵俟
之垂長久之謨以佐 明朝之治環海內外均受

其賜華則安敢私公敬馳以賀

總督兩廣軍門題名記

一廣故百越地也秦置桂林南海時東西惟一尉一監裔漢唐漸齒於侯服之設官迄五管詳矣

明興東西分藩時命御史中丞監方伯之國各稱撫臣不常設已更總督提督督理或兼撫不兼或專撫皆有專命官平即罷如王忠肅公勦以總督主葉文莊公盛以巡撫至是也成化改元韓襄毅公雍始專總督開府蒼梧嗣後遂有定員顧自襄毅歷今百三十餘年臣茲者四十九人而題名之石缺焉萬曆甲申余小子某託上制府幸藉廟濟美堂集卷之二

畧式靈以戎事之際閱舊志覈其姓氏命諸守林喬楠勒碑樹之中堂而並記之夫古今譚邊思輒急胡越我朝疆理域中制置之臣南北並建蓋其重也其在越東兼惠山海西獨惠山置郡鎔壤渤海叢箐之險與賊共之西率仰給東饒東亦借兵於西藉令事權非一此聖後牽道謀是用委曰分土疆事棘故督臣縣衡控制左右折衝於勢良便初猶並遣內臣勸臣中不能無得失廷議畫一悉裁去督臣始獨奉聖書將事機務重矣顧其任定難間常策之地方幅員水陸數千里譬之

人身擁腫血脈渺不遑閱文至檄詰又烏得以

日期會也道理疎迷之難所領備兵使者十有四守慈稱是郡二十有一州邑百四十有五大將部護道材官專治兵者三十有七武衛二十有四戎所信之號令調度必悉中機宜案牘羽檄相關白在立揮遣無闕滯稍有弗當瑕璽易生政令捷給之難古二千五百人為師今二垂組練乘腐居若餘皇水犀卒幾十萬衣食縣官平居坐糜一有徵發雲集而需易糗糒罄辦無已時也供億毋乏難土酋獷悍自恣爭疆域系宗庶擅兵相攻無歲濟美堂集卷之二

無之此固用羈縻治難以一切乍定乍構故息紛塗糞情法枘鑿而駁夷為難稽入叢薄中與禽獸處此捕彼出譬之見醫撲去復來今視嘉隆間頗稱小康餘孽竊發詎一一芟薙而禽獮之故招徠為急無論首功東郊頑民畢公保釐凡以升降俗革云爾則剿撫得宜為難民財匱訕藏庾空虛最有大舉至請內帑今山海林藪關市之租悉佐軍興一領於司計之經費鍾釜入之必以圭撮出之其或弗節漏卮類矣故節用又難夫難之不圖猶之不遠而猥握重權以立千吏士之上簡書

之謂何不佞以乘諸君子後用是懼焉故殫神却慮拮据舊租防緝戶糞以無厯 胥肝憂而未之能稱也而主恩而思酬繹前修而茹服茲石之建其敢曰徒爲觀飭要以昭揚往烈慰勵來者思難以圖其易則有微意存焉詩不云乎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惟敏且似則祉且及之矣敢以諗諸同志

廣東條鞭全冊序

昔董生傷秦漢之際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李唐下達租庸調興師古遺畫終不可罷夫輕則稍重則桀從來遠矣我朝什一中正布在令甲有司奉行惟謹籍可攷鏡也余入粵稽覈國賦籍缺焉未備豈有司征求無藝惡害已而皆去其緒耶會侍御吁江邵公至顓求利病可罷行者亟檄藩司議之藩伯雲間蔡君旣齋滕君咸以精明治事討故蒐遺直漏濬蠱躬親勾勘業有條議上余與邵公咸報可無何而西蜀汪公繼至申覈如前旣竣則命登剗刷布竟內云大抵先括全省之總賦歲額之委需次及稅邑適合遞分列爲綱目籍具矣余喟然嘆曰古今有土而治曷嘗不以賦稅哉顧物任於土而盈縮弗齊勢必絀弊生於徂而消實不防流必殫詩賦碩鼠甚楚蓋有以也當世之賦責基於今士初試驟居吏民之上多目眩心痺不開握算往往以吏爲師徂栗屢更算事日繁區區齊民又烏能忍肌膚陷錐楚與上爭錐末之利勇去天萬里民愚而惟居抄藏蓋蓄積漢初置稅番禺十七皆以故俗治民賦稅至各以地比給之乃

今侯尉楚立隱爲田武之國屬有軍與卽山海關
市之租悉以佐賦無論田里矣故經費出入歲有
常數上簡下供無不急可罷者股之枵之業劇而
財匱夫安得按堵蕃阜不蠹塚也郡國有司以百
十數賢而素官固多有之或廉明稍不逮更夸毗
而進浮食奇名塗民耳目弊且不支是故籍之不
可以已也余心憫之今乃快觀其成而數千里土
田所生遠近賦入貢篚以迨調度興廢如在目中
雖有貪墨之夫城社之蠹欲上下其手一切巧奪
無所用之而齊民亦得奉畫一之規畢力以輸公
濟美堂集卷之二 十九

上庶幾無嘆息愁怨之聲哉昔陽道州有言撫字

十九

心勞催科政拙而趙葵釋之曰催科不擾是催科
中撫字也要以並行而不悖有法存焉則是籍謂
撫字之書其可也嗟夫雖有離朱不廢繩墨今繩
墨具矣遵而不廢吾以望之粵之賢有司信

湖廣鄉試錄後序

聖天子御寓之四十三年爲嘉靖甲子天下鄉試
之期湖廣則監察御史徐某監臨之飭度展采矧
簡咸稱錄旣成某以職事宜有言以序諸末某維
荆楚南服之國熊繹氏之故疆也迺一變而臻道
教文治之盛斯非基隆之極會哉蓋天生聖人
寔起南離受圖錫紀遠邁前烈稽三五之道勸學
興禮周浹四表而楚以首善霑被融液最厚士之
生於是也其甚幸矣某等應聘始至則相與視神
禹疏鑿之功繹周文作人之化瞻衡嶽之峻極望

濟美堂集卷之二

二十

荆郢之嘉氣廼作而嘆曰於休哉山川之勝區也
所稱名士者不在茲乎入闈三試之得盡觀其所
爲文類皆根極理要發抒治程廣而不諱罔而有
獲穆乎簡夷則清風之頌也鬱乎深思則湘騷之
麗也綜括羣籍則典墳之富也憲經闡微澤之於
道則春陵之詣也颯颯乎其治世之音太平之具
也非感聖化之深其能若是也哉故神龍出見
則滄雲從聖人在位則多士附類求聲應機使
然也今我皇上純德格之一念所動百神效職

天瑞地符雜然並至矧曰多士有不依託景曜思
自表見乎屬俞禮臣之請申飭黨序敦尚本實節
縮濫溢屏褻就正卽殊取遐壤喁喁向風又矧是
邦親沐 勳華之光淪濡菁莪之澤者乎是宜有
以率先它服茂翊昌運而斌斌翼翼若是其盛也
某之得履斯地與斯役也不微有餘榮哉雖然竊
復有懼焉蓋國之求士甚於士之求用然而有用
之弗效焉則梲蠟之行多而趣舍之塗取也今士
之進第文爾異時且奉 大對服庶寮磨職而行
其所知抑何以成茲言之信耶夫遭 聖明而不
濟美堂集卷之二 十一
能宣揚風雅樹立勛庸者是負時也希道德而無
以堅砥節行自淪卑鄙者是蔑教也若是則典文
之懼方大其曷以爲榮故某願多士之以楚良日
勗也藻不如屈博不如倚相非士之患而忠匪古
甫學匪周程則士之深耻也蓋觀諸下玉澧蘭乎
是楚所紀也然玉不加采而重蘭不加飾而多其
質至美物不足以勝之也爾多士進矣亦爲蘭玉
乎爲砥蕭乎某懼其質之易勝也故又深以爲念
俾知所勵云

湖廣同年錄後序

茲歲甲子楚解士以明經計者易二十有七書十
有九詩三十春秋八禮六人不同也其隸諸路則
武漢卽襄與荆之東西湖之南北同里籍者亦甚
鮮焉夫二三子非有執經聚首之素又非盡朝夕
比密投分者也乃乘一旦之會津津相好戎戎相
得若此豈非以同年舉之故哉旣公錄之矣則又
率故事醵金爲會紀歲年宗系以別長少備世講
齒長矣少者卽魁首退遜不敢越其父祖皆伯叔
眎之卽邂逅肩不敢隨焉曰茲會始矣此顧不斷
濟美堂集卷之二 十二
斷有序哉夫序之義大矣以居則學以進則仕莫
不有之余獨慨夫序之大者有三而今廢盡也蓋
古之學者先旨歸不以文辭急實用不以速成孔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夫明經者誠求至於
興而立而成而學之序在焉學旣成善聞一鄉矣
然後得一鄉善士而友之而一國而天下而友之
序在焉及其仕也九官岳牧拜手咨讓周之時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協恭和衷弼成治庥此序
之至也今之舉明經者果能先旨歸急實用而無
以文辭速成爲乎舉於鄉盡友一鄉矣及舉進士

且友天下矣果皆反諸已瑩瑩然善乎其最下者
博新交而遺故知調外榮而略內比甚則利而若
掇害而若棄雖或同年罔顧憎抑間有之乎嗚
呼執空經以載贊聯未同以延譽此義利之幾也
一有未慎則其末流固宜有此二三子遘昌售之
盛志道德之故蓋以此幾微之初相與講之母以
經之已明者自喜更求如何以爲實用母以友之
已盡者自多更求如何以爲善士母替初終母獵
榮名惟誓以古師師者自期而一祛今之弊則茲
會也庶幾乎以文輔仁之助亦代巡南川公申命
濟美堂集卷之二
大何言

恩選廣西貢士齒錄序

隆慶改元明年詔郡國各貢士有差從臺臣之
請以儲國學而效之用也凡國之貢歲進日常須
賜命乃貢曰錫今貢稱恩者前此未有錫之自
上也賓燕之矣復齒錄何士重其進志弗忘也先
王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射之爲
言繹也繹已志也故有鳴於射日中者予千金則
罔弗志於購矣又改而鳴日中得與於祭則罔弗
志於禮矣辟廱之射以禮也儲士于此蓋所以定
志也士齒於鄉禮有合乎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濟美堂集卷之二
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序齒其禮
之遺也然則何以爲志古者上之養士與士之自
養有分地而無易嚮士學于鄉也業斯道也履斯
節也其學于國亦業斯道也亦履斯節也學成而
官之政猶之乎鄉國所業所履也則庶其有以答
上之恩也若正學而表施廣求而依應是禮命而
購赴之矣將可乎哉其以重主司之不明抑亦士
之耻也諸士其務爲弗忘也已齒序自張生閩而
下爲四十五人以余柄其事請言志之

山東武舉鄉試錄前序

隆慶庚午十月諸省郡當校武士如令甲代巡泰
泉盛公來按東土憲度既飭迺申科條戒事惟謹
先是邊警內戢撫臺鳴泉梁公躬率諸道駐兵安
惠精神折衝先聲輝赫顧醜虜氣奪遁去驥宇枚
寧而是舉適與凱旋會迺齊魯諸世胄良家子咸
抱藝思奮以癸卯校騎射丙午校步射已酉以兩
射入等者鎖院文試之拔其尤五十人豹蔚龍驤
杰杰然盛矣某以執事宜序諸首簡序曰山東渤
海泰岱宗表天下昔人謂地當山河兩戒之會雲
濟美堂集卷之二

十五

漢升降之中其雄渾盤鬱之氣發爲文人材美以
流耀於世始可鏡而述也蓋自周公太公裂土剖
封戮力王室張皇克詰懋樹勛庸其云尊尊親親
尊賢尚功所垂教遠矣下逮叔季盟會攻伐日尋
茂宿廊謨郎較之間而二姓之英修辭禦侮代不
乏士至若孫武穰苴之倫遂以其術擅於列國其
視墮都卻萊以道制勝者卽未可並域而議然亦
一時之雄也地靈氣應亘古恒新諸士中獨無庶
幾斯人者哉夫士當昌明之運沐聖神文武之
化遇至隆也生周呂孔子之鄉所習者韜鈴而所

尚者道術趨至審也居間巷相高軒眉舒腕感風
雲而自効氣至激昂也迺一旦身與事交稍取寵
貴頽脫無驗而雄圖易銷曾不得窺武莛之外闕
何論詰士此其志弗立而私念殷也夫兔罟野人
至僕遯也起起之質可爲腹心豈非被聖化而然
與今天子數用言者疏搜羅將畧懸金拊髀思
得瑰奇不貳心之臣將推轂而遣之德音甚盛爾
諸士得無意乎昔有市駿骨而良馬至式怒鼃而
猛士來氣有觸於所類也多士出名藩伯什之選
勤以燕享優以禮勸則非特市駿式鼃而求也然
濟美堂集卷之二

二十

而未有知奮是霸國之士所羞也夫使爾士志誠
豫屹屹忠赤毋奪爾私居則兔罟出則鷹揚感良
駿之遇應式勇之意壯國熊羆爲王虎臣卽策助
玄塞馳聲竹帛爲古名將無難而邦之山川固有
相爲雄勝者豈如世稱直以相顯云哉詩曰桓桓
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願以是勗云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國家並用文武率三年論進罷國之士期以稱任使備禦侮之列爲制甚盛甲子之歲八月癸酉侍御南川徐公敬典茲規旣拔雋彥九十人錄之以獻乃月乙亥復如例登諸執事合十五罷材官良家子二百有奇三試之得四十二人燕之如賓興至隆渥也維時撫臺華原徐公綏救全土奮武揆文士咸思奮寔觀厥成焉事竣命某告士某曰此四十二人者非盡楚武弁之英哉何蒸蒸乎豹蔚而驥驥也蓋所涵育者遠矣我聞西伯明德修和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七

化行江漢兎置之詩言多賢也曰肅肅兎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械櫜之詩言綱紀也曰周王詩考遐不作人夫兎置公侯而作人之化始廣也當是時邊寇侵阮伐崇戡黎文豈一日忘武事哉然而賢才足用也今荆郢江漢我獻考燕翼之所貽皇上龍飛之所肇也桴振機激鼓舞而培植之非一朝一夕矣而士之依託風雲乘時以自見可不謂之遇乎乃其甄收之有司也超乘挽強比耦釋括科射嚴矣料度權奇揚藻抒臆論對善矣猶若有進於是者以冀之也夫三楚之地

雲徒洲非有敗於舊也金木竹箭龜角革羽之饒非有之於用也至若閭廉之勇爲賈之謀對珩之圍射楊之基則未甚加於昔也抑奉德意之未至而爲報塞者薄乎何得十於一二之甚難也故提鼓援枹聲控趨捷此一劒之任非士所期也爲國謀安以身許之濟以忠誠出不反顧蓋士之上務也有以之激叩感縶者乎則括搭之良矣裊身櫛節者乎則梗楠之具矣邁往矜奮者乎羽之礪矣堅貞靡撓者乎金華之質矣庶幾哉古之所稱名將平亦山川貢瑞獻琛之效也蓋人之勇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二十八

毅膂力絕伎奇功限之於稟有能有不能也若所云忠誠者天性所植激之而動鼓之而從並慮殫精皆得自效宜無不可能也趙文子不勝衣入也遭衷甲之變談笑而當之杜預射不穿札何可論勇乃率士八百平吳數萬之師豫於忠誠而爲君計盡也今漢虜島夷猶時屢宵旰南北之憂正志士所當輟殮而圖者夫上有拊髀之嘆則下有枕戈之思郊有烽壘之耻則士有裹革之願爾多士方將升之大司馬以獻於上何不及其鋒而善用之應思文之德抱中林之感率綱紀之治

申闢薦之能後卑卑一劍之任焉文子欸欸之忠
則楚之寶誠不在譁器之珩而在爾多士之身項
可以爲社稷之衛而釋侍御公之意矣爾多士其
慎念哉其慎念哉

武舉錄後序

楚武舉錄成其宜有言於末簡甚媿不敏不能遠
引通御史之意竊惟文武非二道也文以章順譬
其陽舒武以彊隱譬其陰肅天合而成歲聖兼而
成治軒黃以降未越斯理已今上法天立極綏
奠函夏制禮和樂以文舉士十有四以武舉士十
有三明威之盛暢於四遐可謂至治頃邊徼醜類
時復闕我疆場輒麾督而驅除之矣猶遑遑夙夜
以安懷未著非文之乏而不武之虞所需材畧跼
跼之士不戴心之臣蓋至棘矣顧出是科者未盡

爲國家建壯猷出勇力紆爪牙之憤刷馬於三
關五嶺之間豈其得士之難效而聲伐之微鮮也
其所應上者未盡爾昔唐選舉志言武舉不足道
故不復書然郭汾陽李臨淮皆由是出宋制武科
蘇洵氏詆其疎矣而岳武穆寔與斯選斯兩言者
豈足徵信哉今於多士之進試之弓矢射麋超距
之遺也試之論議借箸聚米之略也或藉勛蔭李
西平之愬也或邁側微起行間之蒙也殆桓桓然
其盛矣果無若郭李若岳者出於其間乎宜有之
而卒未聞大應茲選者則變于習而眩於志也方

士於負郭繩樞也委頓而跼蹐欲以逞而無繇則將倜然而不樂見平岡則思介馬而驟遇廣圃則思決拾而起時其未有試之一心也既遴選而售售之而用揮以雞羽之檄親以魚麗之隊齊以檀車之聲則瞠目而仗劍奮其強義而馳之時其初試又一心也及授之齋介司命天目巍然以當一面之寄則或以資其甘濃而羸其橐載於以規倖免而凱虛伐時其大試之又一心也若是則何以焚老上龍庭而標庸銅柱哉蓋無能以身繫安危而精忠著背也故多士之秩可徙也險巇可蹈也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其忠藎之心弗可使貳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以示擊也然使不搏雉兔而窺腐鼠人且為鷗之矣又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虎以服猛也然炳然毛華而其質則羊童豎且鞭綫之矣爾多士方且兆熊羆而沐寵靈上之出統戎麾次亦未失為偏師其母重負聖天子文武設科至意以專美郭岳之烈否則幾何不為童豎所笑某敢以是終告焉

原壽篇賀汪藻瀛臺長

夫御史者所以闡宣化脈緝疇彛章恢闡皇紘牖沃天庥抗威靈以耀四遠納軌物以齊三能者也是以衆庶為鴻神明所祚嘉譽格於詔繳直節顯於糾繩微猷建於鴻昌豐績垂於閭閻益協氣繇之延長多歷信其自詣者矣粵若大臺長汪藻瀛先生毓西極之醇精奮間代之閎藻自圖記握河之所述義軒姬宣之所傳神有默受業以覃精故擢拔菁華攬鑄意象則收壘鬱於宋荀肆恢昇於班左綸經醞藉牢籠茹涵則辨政要於二賈達天濟美堂集卷之二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人於董傳方其褒舉適書簡置中秘校鴈圃潤色歲編襲六為七於羣經閱甲至丁之四庫聊問津於藏室直翺跡於登瀛既而出綍楓陛分席栢埤惠文八印風憲賴以持衡太微四星景緯為之動色睠彼百粵逖爾遐荒載錫龍光往裁斧斧遂竭本以肇末爰陳憲以布常突伏伺察之憂絕微汙蔡之外凡出令之平頗泊庶獄之祥濫廉貪貞淫之異狀上蒙中猾之殊情靡不大觀朗燭縷析網提大者奏裁次者立斷德刑於是乎不暢氓風於是乎清夷余不佞留滯西南于今三載閱逢

沿灘之禩竊以如月規制二土而公以修明
五羊承顏接解則陽休春溫振規植表則餘檢
肅計吏激揚平羣品六察之法必行論士取衷於
衆材人倫之鑒允叶余寔共念獲茲蒙成間以闢
公誠泰元之錫美而六幕之嘉生也歲在大梁月
之玄口次冀爲公覽揆之辰則不佞前此嘗拜壽
章之辱矣茲烏得以無言禱蓋聞文物啓于山川
而人杰繇於隆禱余曩系蜀藩按圖經美天府之
沃饒詫蠶叢之迴廓山則表以大峨包以玉壘錦
屏水則導以岷山會以巴淪巫峽故其鐘之於人

小美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三

也介特雋偉浩博瓌奇蜚響騰聲却期引筭在昔
神禹錫圭吉甫爲憲勛勛揭乎寓縣芳軌達于今
茲迺若司馬淵雲雄文振代彭山長資玄詣離塵
斯其藻績猶新真詮可覆不亦鴻洞開造之契嶽
降川至之符哉公生應井蹕秀炳文昌非天篤祐
曷光前修故行冠羣倫則婉於崧高胸欽九流則
埒于江永誠可貫金石而形氣安得不與之流通
名可窮霄壤而眉壽安得不與之齊久故曰德者
必得仁者必有其公之謂矣 今上富於春秋公
孤疑永率茂年齒鮮我方將旅力方剛公從茲且

赤韞玄華鹿帶豹犴殊命荐膺純嘏滋既相與導
在宥雖和之休輦 國家靈長之業洵券取著決
也其疇能竟之哉

小美堂集

卷之二

三十四

壽伯子國禎七袞序

往余兄遵翁稱素封而慕義至今鄉人德之曰古之長者也丈夫子三人仲若季咸入貲一爲楚藩相一爲國子生獨伯子國禎縣文殖學蜚聲士林當其時有從弟國欽子貴皆並有爲吾宗之雋二從既先後登薦書爲罷爲邑稍自售其才能伯子顧獨守一經澹如也人多爲伯子惜而伯子亦自安焉今年七十高矣目不離編細之圃手不廢吟哦之章口不出雌黃之言躬不憚酬應之節人無識與不識稱之咸曰長者也子廷試廩干庠矣秀

濟美堂集卷之二

三

而能文厥父懸弧之辰與昆弟舉觴而壽已復請言于余余年雖長國禎二齡知之爲深何可自內誦其賢哉然嘗聞諸鄉人矣鄉之言曰吳伯子古心人也匪時趨者也篤行人也匪俗競者也時也嗜茗若飴而伯子聞然其好修時也鶩利若奔而伯子恬然其弗聞時多譏刺人如含沙而伯子嘿嘿若了無憾否於胸其事嚴君而謹甚或怒之而勞則唯踣然自艾以請曰得無傷親之心乎昆季間或色校半通之銅而伯子廢著不問多寡居之怡然曰得無傷吾手足乎處戚鄰一主敦厚而和

甚有負其恩私乘昏眊僂而去者亦唯脫然自遺竟隱其踪曰得無傷其面目乎歲饑矣積儲之家多秘糴自豐而伯子獨念之曰此何時而可射利爲也乃平若直公若量傾困庾以出之靡有遺焉撫臺周公聞而嘉之特馳檄以旌邑大夫復致冠帶敦請爲鄉賓鄉人又嘖嘖交稱之曰此禮服也而人足稱矣据吾所耳者若此此顧不足以佐壽觴乎哉又奚俟於余言余嘗睹老聃之論久視永年大都以專氣致柔爲旨乃世之遵用其術往往取效於雄雌谿谷之間及觀箕子洪範所著五行

濟美堂集卷之二

三

德福之際又何其詳詳也由斯以語國禎固庸在區區名位之榮與售不售之素哉盖有名之名光一時者也不名之名光世世者也使深繹箕子之旨妙悟柱下之玄導培引之真源迪欽福之錫極則不必逃形去知以爲高崑邱軒宮以爲適而所謂百千壽當在茲矣子請于尊人以爲何如某曰同壽如于人列于左

贈德一孫子偕配陳孺人雙壽序敘

夫吾邑之譚巨閥莫不屈指首孫氏孫故盛冠裳
卽無論前代迺明興以來三爲臺吏者流光尤
炳其裔彬彬多髦譽之士孫子德一少爲博士業
中謝去陶情山水間時或命草效章誕鍾元常之
書法以寄意而暢懷嘗語人曰士貴得一藝自適
耳安能向故紙堆中敝此精神耶遂以舊業付子
若孫自視灑然曾訪余於西粵制府試與決筴上
下古今一一中機竅又欲窺羅浮而東之以漸副
其向平之志迨余蒙恩予告家居數燕接談吐
濟美堂集卷之二 三十七
愈益見其天真步趨循循曾未越渠孺年加高而
心加冲吾固知其有養而善息者也茲屆七十三
月六日寔其懸弧之旦厥弟文學德辨先生丐言
稱觴余莞然曰而兄亦羨余言乎吾聞煉形者形
康煉神者神王抱真修者形神俱怡而兄寡笑語
多謙恭樂施予藏垢匿瑕至見人一善恭恭誦不
絕口其事母盡力又能盡禮未嘗與諸弟姪輩屑
屑校鉢費賓朋讎集一局一詠爲歡竟日課稚誦
讀優游卒歲所謂真修者非耶且情者物之機也
身者事之質也内外之感日軫于前耳目之用其

端無止下焉者困形以搖神先物而敝其次握形
以用神齊物而敝其上委形以游神後物而敝辟
之蹈水火未有不焚且溺者也而葆真之士乃獨
不蕪不濡焉庸可卜其壽之所至哉厥配某孺人
夙以婦德稱並美齊白偕躋耄耄無貳也矧奕奕
雲仍它日儻亦有論著乎鄙言宜爲之先矣請納
之賓筵

賀呼母太夫人壽序

閭太夫人者先贈金吾將軍呼潛菴公元配而今都護征蠻大將軍之母也嚮大將軍建牙鄉國太夫人副笄六珈烏奕畫錦之堂大將軍衣紫貂尚無兩乃今受新命移鎮粵西以粵瘴氛惡不敢迎就養則屬養於令妻曾嗣而以時從粵中介起居修鼎祠之節於是太夫人年六十有九而八月日爲其誕辰會 馳封之典自 天而下奎章寶發光芒交耀海東之滋將軍北面稽首拜 天子

濟美堂集卷之二

王九

龍榮而豫致玉漿珍脯青精琅萊東嚮稽首授使者以羞母氏膝下自縉紳材官虎旅靡不同聲祝太夫人壽願睹將軍旂常之銘若康侯之寵於無窮此之爲驪視在閩之日豈固貶損乎哉余於將軍梓里也今同官西粵既習將軍又習知太夫人之誼不能無一言以佐壽觴因稍叙其繇附諸使人而致之夫世之稱母慈者曰萱葢風人所欲樹之堂背謂可緩憂云爾至於壽則未有聞豈非婦德之難任而壽類斯不幾者耶閭太夫人親世祿子既殯于呼祇事蘋蘩滌瀟爲內嫗羽儀潛菴公

登世夫人亢稷水霜閱鬻遺孤以存呼氏如綫之緒劬勞萬狀不啻大將軍生而魁梧性資沉鷲乃其明習韜畧用兵若神輒奏奇勛海上唬然昭代之名將則母之訓迪素豫也昔唐婦乳姑於崔門共姜矢節於栢舟湛媼攻苦於截髮柳母助動於和熊此數者懿衷孚冥漠淑行契神明於以迓續遐齡猶之券取况太夫人兼履其全而有不爲壽笑之徵者乎余昔嘗以憲臣兩視學楚粵間於孝慈節義之族未嘗不亟褒崇之以勵世風而植人紀如太夫人之賢節爲吾鄉乘之所列閭坊之所

濟美堂集卷之二

四十

表者蓋於心實有當焉乃今再撫粵師深仗元戎戮力襄夷以救寧西土寔覲及之矣則所以陳辭佐觴稱慶於呼門者豈其梓里相習之私好已哉日將軍懷孝思不置輒欲引疾乞身爲將母聞余恣憑之以彊塲事顧其意不善也太夫人幸釋然如萱怡神彊飭紓將軍數千里外人子之懷訪誠將軍一意經營南標銅柱北勒燕然以貽令名於母氏以雄視千古其脉膝下婉孌爲孝葢遠矣莊生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大年壽母之謂也若負垂天之翼從榆枋之守亦何貴大知哉

願將軍母自康其知益拓前勛厚樹不朽是又將軍之以八千歲春秋爲太夫人之年者也

賀陳母楊宜人七十二壽序

萬曆丁亥陳母楊宜人壽七十二矣十二月某日寔設帨之辰其冢子一是余壻也將壽宜人而先請於余曰一是遭家不造當先子之令臨高已業五稔旣擢守蜀之嘉定未行而勤于公事涉海而物董董以清白遺吾母氏肄劬茹苦以存我諸孤皆僕然也今母年幸喻耆不肖孤且鞠臙奉不腆之觴爲母氏壽以不泯先子之清勤念無以當母心者願藉手於夫子之一言惟夫子寔貺利之宜人聞一是之請也則介使人辭曰昔我夫君受職濟美堂集

十年往矣余檄新其祠宇而民且欣然應也將所云不朽之功子大夫有焉迺其當日之所以砥礪清操以休其民者則宜人寔佐之宜人之於臨高亦既有淑譽迨稱未亡人而共育孤也若父訓之字孽也若已出之舉陳氏之宗祊而再造焉至於睦妯娌樂施予楸家率作自首猶勤諸婦行一無所虧媿此天之以孺人爲報也而屋畀孺人之壽以終所以造陳氏之勞不其固然哉昔魯自隱桓以來不謂無變故矣僖公親嘗家難遐不悼恤而燕喜壽母詔之闕宮之頌世咸侈言之況臨高有濟美堂集卷之二 四十三

濟美堂集卷之二

四十三

匪懈之節宜人軼成風之賢奈之何其闕誦述廢燕喜以拂諸子之請也抑其所以期臨高君者母乃與不朽之說異乎一是等其以是復於宜人宜人將曲聽余言坐柏舟之堂受若鞠臚一舉觴焉而時藉此以當母之心則必獎率諸昆勵自表樹以振式微之祚而恢常許之業夫是而後喜可知也若余言何能遂有當於宜人之心哉

賀陸母顧太孺人壽誕序

萬曆歲丙子雲間陸敬齋公以名冢史奉天子璽書巡行西粵有母顧太孺人年逾六袞矣於仲冬十八日爲設悅之辰屬冢史大比文武士告成功西粵諸薦紳大夫率文武士環冢史臺歌棧樸之作人觴冢史又歌闕宮之燕喜壽冢史母歌棧樸答鹿鳴也歌燕喜史克多魯侯宜大夫庶士參而頌之歸于壽母純嘏遠矣迺粵西古荒服地也一旦閭閻宣朗斌然詠歌頓還周魯之觀果誰作而誰貽之由斯以談冢史母不啻魯侯母並矣夫濟美堂集卷之二 四十四

濟美堂集卷之二

四十四

昔小雅不作四夷交侵陰陽淑慝相爲消長勢也今粵非昔粵西矣家棧樸戶闕宮氓風日恬夷氛漸肅文明之化蓋庶幾焉余不佞拊循茲土與冢史共事聞絃誦而鼙鼓聲宛若身遊周魯之鄉寔冢史枚寧之惠太孺人之餘也其賦燕喜爲粵人士倡庸敢後乎太孺人相先冢史續菴先生有鷄鳴之規教敬齋君有九熊之範故陸氏父子以文名行誼著吳中敬齋性至孝每念先冢史抱璞不一售卽舉進士榮矣若不知有軒冕之貴今爲冢史先冢史養不逮卽官執法尊顯矣若不知有鼎

釜之共按臨西粵太孺人在堂瞻雲挹戀又未嘗
一日不心神往也余有母春秋高亦越在萬里外
相對問起居卽恨不生羽翰達親舍履履走使一
再候萬里兩家母舉眠食毋恙則手額賀又間出
兩家母語相印證其曰兢兢佐天子理百姓毋
徒嚴三尺失心則若合符契也余兩人者則
又手額相誓無以忘母慈之訓初余入粵前豸史
凡三朔諸峒夷方擾人而奪之金報者旁午至心
疑焉曰可以舍三尺與民圖更始則何以謝吾母
美迺豸史亦奉太孺人指按部所至則欽聲色飭
清美堂集卷之二 四十五
紀綱約法數章令吏民無犯而已惟是百十郡邑
不肅而威不嚴而治粵未之前覩焉余方籍豸史
稱塞上意謝母命是太孺人之大有造於西粵
也漢塞侯爲京兆每行縣治獄多平反其母輒進
飲食同語言史稱其所臨居官如故惟恐人知其
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徒以塞侯學老
子言豈知母教則爾乎豸史自司理古杭歷比部
改今官皆掌邦憲其治獄營微暖稽法比一意洗
冤疏滯蓋奉太孺人慈令以壽國家元脉彌贊
聖天子好生之德不獨以粵治粵然也然老子壽

二百餘歲而其養壽大指曰大成若缺大盈若冲
曰不以治國國之福余聞太孺人貞善穎敏耽書
史其教豸史進於是矣斯壽徵也豸史以是壽太
孺人昌熾耆艾之祉直如詩人頌魯侯母已哉余
不佞祝太孺人偕吾母同百千歲壽尚與豸史共
圖之

奉賀姊陳母七十八壽序

吾姊陳母今年七十有八矣蓋長余十齡焉其少也猶及見吾王父甚憐愛之余父大中丞方爲諸生每夜讀吾姊必在側承膏燈餘照以工麻京口則佐吾母太夫人操井臼蘋藻爲供養祀事無曠當是時年方八九歲聞史書大義必貫于心稱敏慧家中丞筮令廬陵攜母夫人及姊氏與俱在官廨中益得習女紅覽孝經列女傳諸書間觀屏幃所圖畫山水人物花卉諸狀試模效之絕似家中丞嘗詫曰此恨不爲男子也然必得名門嬪之乃

濟美堂集

卷之二

四十七

歸山堂梅坡陳君瀚梅坡君長厚君子也其翁父爲眉州守罷政歸與太姑兩尊人在堂董家政甚嚴而姊以貴家女往事之並事舅姑婉嫕承順靡不得其驩心日潔羞中饋調置諸纖巨事皆有倫人歸姻則焉修婦道餘二十年而送往事居並臻靡悔又越十年而梅坡君卽世遂毀鐙稱未亡人以經紀家政督訓余二甥勉旃自樹母忝厥先慈聞之絕肅然曩余之撫西粵被召也念太夫人春秋高疏歸終養姊則時時歸寧與余並稱壽觴添下逮太夫人以九十考終而姊已隕七袞猶然

孺子泣且慕也迺今則望耄之期矣尚躬紡績兼味時取書史觀之以娛心目未嘗倦焉蓋余嘗觀范曄所傳列女隆家人之道引清淳之風其徵美未殊也而吾姊少不減馬倫之才識中不失少君之共命晚益隆惠班之典訓諸徽之備若是藉令得託於史氏之筆聲施庸有既乎然余與姊氏皆奉家中丞暨太夫人二親之教以日兢兢今姊老而余亦老矣雖自粵歸且有留都之行而姊之設輓初辰在五月十有四日宜不獲稱觴迺預爲之焉夫以姊之茂德百神所相壽固未艾也矧甥濟美堂集

卷之二

四十八

賓方以文學登仕于嶠而諸孫翩翩亦多干霄之姿不啻桂玉每當是日惟有對朱明緝彤管以頌遐祉而已此余之得藉以爲慶也

壽吳母楊孺人八袞敘

夫儒生言氏族者衆矣率辟引譚議謂爲厚善之徵此微獨以丈夫顯也亦有婦德焉以余觀於東塘氏莫如吳著而吳則慎齋君之伯仲爲尤著然默相慎齋君者楊氏孺人也孺人之先公謙曾成進士于鄉爲名家女歸於吳婉嫕而稱婦順甫三十餘而夫君實祿諸子皆纍然在疚季猶未離襁褓也乃孺人獨以身棟內政指摭其詒業訓厥嗣以孝弟力田肄習詩禮以世其家攻苦飲和以先妯娒於是閨門之內稱雍睦焉已而居毀於回祿

濟美堂集

卷之二

四九

再毀於倭變問關託處卽丈夫有心計猶難之也而孺人矢操益礪慮盡益周上成先士之志下開貞子之賢孜孜昕夕構拓而一新之家殷隆矣而不以晏安華飾惰其素躬勤織紉雖老不廢距其孀居之始逾四十年如一日也語云是蘆是藁必有豐年若孺人之勞於吳氏者其用力也勤故取效也遠優游難老揆之天人諸際其有參合而成之者哉今其子四皆以長厚聞於鄉寶稿肯堂以事洗腆之供孫而稱曾者數十指恂恂謹飭悉聚而共饗靡所間言孺人方日安享於上有啖桃

丹之容比之崔婦柳母無讓德焉謂上天福善之徵非耶是年壽八袞矣二月某日爲設悅之辰于世華等與余壻一是姊兄弟也而其仲世義悼禮好文於余尤習咸謀稱觴而徵言於余余惟婦道之難不難於相夫慈子而難於以孑然之養都宗祊之重植于而節振于而家真若勁柏修筠凌霜逾茂視彼桃李僅藹然春榮者異矣此其爲壽方駿尋而來固寧有艾哉然以諸子之賢而能歲致恭輶鞠跼之祝則亦可以爲善養者矣詩曰蟿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其以是爲咒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五十

觥之侑可也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肖泉

林公墓誌銘

蓋司徒馬公曰今海內縉紳以世顯者衆矣一門四卿則靈保許及吾晉安林耳而三世相承父子相見又許所未有也於戲盛哉茲某廼得讀大宗伯林公狀而不揣固陋遂志之公諱庭機字利仁別號肖泉南司馬贈太子太保文安瀚之子於司空少保康懿庭樞爲弟而南宗伯燦之父也其先當五代時自光州固始徙居濂江推右族會大父觀篤行而稽隱至大父元美始由文學起家知撫濟美堂集卷之二 五十二

州以文安公貴俱贈南吏部尚書後加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文安公初室黃氏累贈一品夫人繼朱累贈夫人凡舉九子皆貴而康懿宗伯其最著也正德丙寅文安方柄南銓會改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命而朱夫人適誕宗伯因以名焉幼敦敏不類里塾兒年十四執文安公喪哀毀踰於禮已輒發憤下帷思濟前美十七補郡諸生督學仁和邵公試獨奇之乙酉甫弱冠舉于鄉乙未成進士肅皇帝御文華殿以詩論試進士選入讀中秘書二年授檢討將母朱至京師 覃恩始封太隔人

而康懿公適拜司空朱益喜謂兄弟祇力事事忝若父兄足矣無何而仲子貢士卒于家朱日夜泣思歸因謁告還襄葬事數請留待不許既就列俄奔朱夫人喪一慟幾絕終卯釋禪仍入守史局預脩大明會典分校甲辰禮闈得臨海秦宗伯大對第一餘多知名丁未伯子燦亦舉進士父子並列爲檢討詞林榮之而所居與嚴分宜隔環堵時方握熱柄門下謁客如市或有風以宜通慝勤自爲地者輒謝不敏其人弗懌去曰唉拘儒謹守幅尺令世皆若父子相門且可羅雀安所明得意濟美堂集卷之二 五十二

乎久之遷國子司業其訓掖要東大都嚴而有恩會建安李太宰以輿論推擇疏陟南祭酒而分宜意雅不在公又欲予所睨者坐是數月卽轉太常大常秩稍尊而清華視祭酒不逮公獨無幾微見言而地也奉職三載始擢南工部侍郎時振武軍變戕殺黃戶侍尚書亦緣坐罷而軍故驕恣稍詰問必羣起而譁諸公卿皆內憚亡署戶篆者廼與銓獨舉以授公至則擇屬任事檄給餉毋後期務持大體不苛細衆心始安諸郡國轉粟異時必屬已鱗集俱畢輸方遣歸人人苦滯莫肯前乃下令

所司令諸邑母相及也事畢當卽遣耳四方聞之
舟爭銜尾而至諸將漕吏卒又多援權貴人爲擇
近水諸厥以省轉輸費至駢填露積水次稍不測
卽所損非細而遠者或銖粒不入官吏坐守空庾
公因置籌手自探之卽令持籌赴厥輸粟徧而且
均諸老吏感泣曰微籌吾屬久餒死矣繼改禮侍
晉南工部尚書主 內府歲供器皿及織造 御
服費至鉅萬帆察諸濫溢者裁之中貴人偵其潔
慎至斂手不敢爭故事歲以次遣主事一人權蕪
關稅久而餽緣牟奸利因疏言錢穀大計不宜以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五三

關茸充位請擇科甲之有才望者給符信得檄用
廉辦郡邑佐以司委輸從之歲增課二萬餘初公
之視戶工二曹也衆且謂善持文墨已爾及察其
所注盾輒若素習始皆歎服謂其志不近名而所
事顧出名上真大用才也尋改南禮卿而伯子燦
已由洗馬擢祭酒仲子燧亦成進士爲戶部員外
郎於是貽書力勉二子圖報 國恩吾義當知足
矣會 莊皇帝卽位遂從道中上疏乞骸骨歸七
年而子祭酒亦以吏待往踐宗伯位值母李夫人
憂遂謝不起父子八座咸抱完名而歸士論遽焉

其至性天植既貴事母猶躬奉七箸上食唯謹與
母兄司理同居垂二十年閨內無間言比司理卒
于官視諸孤如子既得請杜門匿跡閑從賓客飲
酒賦詩爲騷或課子姓脩故業圖史一室踵上世
素風雖位至孤卿未嘗以驕貴加人服御無異寒
士念滌江祖居燬于倭爲搆一堂以處族人聞宗
嫗有不能婚葬者必力爲周卹視人之急若蹈湯
火雖涉嫌援之不避也居未嘗彈射人過亦不屑
屑責報諸人載誠信以爲取于然諾每不逆詐而
其人久益愧屈謂公長者奈何任數御之愈加輸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五中

誠愛重焉歲庚辰六月子宗伯以暴疽歿公哭之
慟居嘗不樂而仲子適副臬廣右因解職還侍僅
數月及暮饋祥肉益悲愴不勝轉加頭風而逝始
余聞之先大夫及從縉紳於甯曹也猶及時待公
其外和而內剛一切喜怒不形諸色甫田康司空
居史局時至額其齋居曰學林或詰之故輒對以
林君雅量吾不及也至分宜父子專政獨徇鄉南
服且十年其深堅不可奪卽勇稱資育安所論贊
力哉姚江孫宗伯文恪亦嘗言不忤不求吾友足
言之矣其後分宜罷相始晉拜司空在南中以考

績三入京師諸同事及後起者率躡致樞要或據鼎軸見公必慰藉踴躍不自安以名德愧先之爾然竟未有居 上前推轂者乃公亦自安曰是固有命何孤介博達也使致位宰司得畢所志諸建樹豈不更輝赫闊遠被當世哉卒之先一夕星隕有光嗟嗟語所謂參天地之化者非夫卒爲萬曆九年辛巳六月二十四日距所生丙寅五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六晚進一階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計聞 詔賜祭葬贈謚宜有瘳焉所著有世翰稿藏于家金陵許符卿嘗論敘之不具著配李氏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五十五

封夫人故同知南安李公廷儀女以孝謹慈惠稱先公七年卒 賜祭葬如儀子四長卽嫌南京禮部尚書娶鄭氏贈淑人太守鋼女繼黃氏封淑人主事鏗女次煙廣西按察副使娶陳氏封恭人御史褒女次光庠生娶陳氏官允謹女次斌庠生娶鄧氏儒官世暘女女二長適馬司徒森子燮太學生次適洪副憲世文子舜賓庠生孫男七世吉官生娶陳氏大叅柯女世勤娶馬氏都事燮女世陞娶陳氏都憲省女世教娶張氏太守邦彥女世越聘鄭氏太守倬典女世壯世推世僑孫女五曾孫

男女各十餘人孤煙等卜以是年某月日啓壙合葬于東山之原後改卜沙溪拜郊山之麓云銘曰士有醇和或靡靡而媵阿世風則那士有節介或悁悁而獨邁未俗增駭不靡不悁是謂德全胡不鼎鉉遇合有命厥見素定此生奚競厚德所蒸三世四卿身兼顯承耆碩已矣 帝用悼只載卹載謚東山之阡不獨牛眠過者式焉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五十六

明中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莊石

坡先生墓誌銘

余昔視學粵西蓋與石坡莊君同僚好云嗣後數
跡睽迕不相聞問者十有餘年而君竟捐館舍比
年余制全粵每睹君所爲西泉東藩最蹟猶存則
未嘗不撫牘嗟悼也屬余再轉南兵曹君之子某
持劉給諫所著狀謁余於宦邸泣請爲之誌若銘
余故稔知莊君其何敢讓以負長逝者於幽冥乎
按君名應禎字希周石坡其別號也莊寔惠安名
族世德有聞自其四世祖廷愛公始從芳樹徙居
濟美堂集卷之二 五七

于上田霞曾里廷愛生元璣元璣生瑋是爲君父
以君貴贈尚寶司司丞陳義甚高稱長者有子四
君其季也君賦資穎甚業制舉爲文援筆立就諸
名士皆嘆不及丁酉得雋年才十九主考薛公應
旂閱其文嘆曰天下奇才也間邁母安人何氏喪
以丁未年成進士初授紹興府推官未任而喪父
服除補袁州府治行著於精敏每部使者按部必
以君從率倚而諮決焉三載最爲江右第一得薦
者五被徵入選授刑部尚書郎是時當分宜賄
成之日君雅自持不爲動故僅得此擢而固益修

束獻議惟允刑署稱平家宰建安李公獨加器重
焉歲餘轉尚寶司司丞以職務之簡愈得肆力於
古文詞雖官久不得調而聲華藉藉起矣其年出
爲廣西叅議風裁凜然有賊吏懼細也陰置金蔬
詭中雜他蔬以進君發覈得金召其吏詰還之吏
慙服自投効去羣盜掠下村無辜而連逮者數十
人君鞠知而釋之西粵數苦徭夷君爲之厲將士
嚴哨捕徭卒蛾伏無敢逞者甲子擢湖廣副使司
郵政會景王薨國屬內徙供億甚繁皆仗君
之籌畫以濟諸璫校所過輒依憑以恣齟齬至君
濟美堂集卷之二 五八

境內獨歛戢無所犯歲秋楚編郵役君條興革便
宜八事兩臺交薦之蓋君司理袁州之日亦已條
上節省里驛之宜於監司其勤恤民隱也如此無
何改備兵漢黃其屬邑麻城當河南汝寧之交古
五門之域而長江下接潯蠡劇賊出沒流劫無虛
歲君日討其軍實置營設偵多方撲滅之自是氓
有寧宇川無駭艦焉 斬世子橫於部中君痛繩
其下世子祈免不可曰吾終不以世子故枉 高
皇帝三尺法矣丁卯擢廣西右叅政分守蒼梧故
者經費一切倚辦于商賈君務爲節省未嘗有

所需沒諸驗交口頌之至于設法以甯歲供清查
以汰冗食種種可爲後事程焉邇年擢按察使余
得日侍君親記其行事如履 靖藩奏計之獄懲
郡豪侵漁之臬無不殫然當心者已已冬擢廣東
右布政使攝視司篆時當亂略助勦之餘公私並
絀君閔閔焉拊循調度凡所出綱一委諸州邑之
賢長吏宿靈爲之一清下以甦民瘼而上以應幕
府之軍需綽然不匱君又素有廉約東粵犀象珠
貝之奇曾不以秋毫染入 覲時有堂吏進庫羨
千餘金亟麾而籍貯之抵京時一無所藉手爲贊

清美堂集

卷之二

五十九

侃咸謂君之器業當致大用而竟以舊臬霄人之
謗拂拾之論報罷此其故難言之矣君性孝友嚴
事諸兄如父視姪如子兄歿爲之殯葬姪孤也鞠
而立之遇其老嫠之姊若諸族鄰姻屬皆備極周
卹展親之誼斯以厚矣邑故有畱公岐與晉水合
流溉沾萬戶爲洪濤所囓歲久不修君白於所司
首自捐金而倡樂之兩邑竟享其利它如灶籍額
外之徭與機戶解輸之役皆爲之請而已之豈所
稱急病讓夷義形於色者耶家居惟課子經藝而
自與邑中諸耆英約爲社會晚年復習靜芝園蒐

羅謨述所著有芝園摘藁十四卷君素健亡恙一
夕奄逝傳茹芝而蛻化者與生于正德己卯三月
三十日亥時卒于萬曆己卯九月初五日亥時娶
某氏子以薦以蓋以茂以蒞各娶某氏某氏孫毓
廉毓慶毓彥毓賢毓序毓寅某某出諸子孫皆恂
恂向學能世其家

銘曰迺泉迺藩靈光歸存迺坡迺園洛社犧尊迺
子迺孫禹服瑤琨迺卽九原旣阜孔殷吁嗟哉未
祚爾後昆

清美堂集

卷之二

六十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椿石

葉公墓誌銘

往葉都水之丞南雁也余方在駕部屢相過從已別去迨請告歸田餘三十年所未再晤而公今已矣其子起春等持陳奉常公所爲狀來請銘誼不敢以疾辭廼勉誌之按狀公諱廷莘字允升別號椿石高祖諱區區生外森外森生贈公彬卽公父也嘗夜夢人昇大石置之庭曰以此拓而宗厥明實始生公爲正德戊寅正月十四日公生而穎敏過人性孝友七歲就外傳日能誦千餘言長益濟美堂集卷之二

六十一

刻勵總非試於督學使者才之入省闈補弟子員以嘉靖癸卯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因喟然曰昔賢仕莒粟三秉而樂爲及親也吾母春秋高而尚何埃耶遂從乙榜授陽山學博無何孫安人違養哀瘠扶襯南還服闋補順德擢南京國子監丞先是官學官者率多因循待遷未實有勤懇爲之嚆矢者公獨飭範振模斤斤奉法令惟謹兩枝士因以興起其丞太學也又逾倍焉環橋之俊咸樂歸依謂公真人師也者七年轉南京繕部主政出權稅蕪湖商舶所轄公晨夕籍其所入悉寄之外帑

指無纖染暇則登龍山臨牛渚吊李白於采石懷

謝眺於青山意翛如也商人德之祠公於蠓磯寬

惠之感蓋如此逮修鳳陽諸陵實公往督其役

費可十之七工可十之五而六閱月而告成事上

聞欽齋金幣優之秩滿得追贈父爲工部主事

封母孫氏爲安人廼樹棹楔于公之初地溫泉鄉

以彰褒寵里人榮之尋遷都水司郎中與理監

廠織造之出納會肅皇帝趣織貢幣機戶業領

料價將報竣矣屬官車晏駕停止部議欲追機

戶償其直衆各皇皇搏首哀控于路公惻然爲達

濟美堂集卷之二

六十二

其情寬之廼同官亦竟用此齟齬公公曰吾泯羣

怨以獲辜甘之矣遂拂衣歸年才五十盡傾所歷

橐中裝置宅一區田數畝謝客掃軌與三四同志

約爲社觴咏自如卽郡邑大夫稱故人者亦于旌

自絕未一接蓋公長厚坦夷不設城府與人交如

飲醇酒而喜愠鮮見尤好施子無問識與不識窘

迫輒思扶之當罷春官寓京邸尚未離寒素適鄉

赴襲二武弁日久資罄困矣廼從他人貸子錢脫

之逆旅有椽某某扶妻孥入京負囊落拓失所公

亦爲措資斧附之歸某子甲貌寢而頽倭遠遊江

淮間適倭戒嚴爲邏者所得置之園土公亦白而出之大都極人之急多類此也及歸田儉樸無營耳目斥絕鮮靡冬裘夏葛僅取自適敝衣可服脫粟可飽飲非對客不兼味也雅善聲詩字作行草有度不欲示人人亦少知之公長身朗鬚儀表昂然於法當躋期頤未艾而是年竟以微疾終爲萬曆甲午四月九日也距其生年七十有七疾革呼諸子誠之曰若曹母習紛華母蹈恣睢爲汝父辱則吾瞑矣傷乎公殆出則殫心於國處則惇行於鄉力爲好脩者哉配卽陳氏安人賢於內佐副室

濟美堂集

卷之二

六十六

鄭氏先公卒丈夫子四起春王府引禮娶三水令周文燦女陳安人出起鵬庠生娶建平令倪服休女起鳳娶大庾令林文瀚孫女起龍娶都御史林廷玉孫女俱鄭出女三長適京府經歷黃鑑子庠生養正次適長史鄧原玉子庠生一龍次適南京刑部郎中張煒子庠生瑞華俱鄭出孫男七紹魁聘縣尉郭濱女紹慶紹科紹卿紹武紹文紹川俱幼孫女四長適庠生張應秋子夏周餘幼起春等以是年九月十五日葬公于白嶠山之陽墓坐辛向乙銘曰

於惟椿石頌然而碩者形耶溫然而可卽者容耶蕭然而靡遺者廉耶鬱然而森拱者塋耶蓋所宅真而毓靈者耶

濟美堂集

卷之二

六十四

明故奉政大夫江西廣信府同知吳君暨配
宜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嗚呼此吾宗廣信郡丞奉政大夫之墓郡丞諱尚
誠字子貴筆山其別號父諱德春母陳氏生子四
郡丞爲次高祖廻曾祖傑祖琪皆弗仕而發於郡
丞蓋於余爲姪幼而穎敏就學屬文有奇思余每
稱之謂必亢吾宗者總角補邑庠弟子員督學使
者屢試高等辛酉領鄉薦五上春官弗第廻嘆曰
命也遂勉爲祿仕授泰州學正泰故多雋才至則
羣聚之爲期日布席橫經娓娓說要義嚴稽督
濟美堂集卷之二 六十五

其課業然不以文稅先德行其有志而貧輒推惠
以助故人人自以爲得師逾年擢知碭山縣事縣
當黃河下流遇霖潦驟發即薄城水深數尺民田
廬多受巨浸令乃躬親拊循問疾苦而亟爲捍拯
靡遺餘力於是下自相慶不爲魚鼈者以有賢令
在也續聞當道交章薦之滿三年授文林郎贈
父如其官母陳暨配孫氏俱封孺人已擢和州知
州戒行攀轅者如千人各戀戀若失慈母和古楚
陽地介江淮水陸之衝洪水時至弗減於碭民尤
苦之益爲綴集勞來而增修其圩岸諸被留者請

倉粟數千石散賑民賴全活亦猶之碭而布令施
惠稍得顯操舍之往徵條輒太半爲主者乾沒又
每按戶責輸民倍困則憐慮設法一湔前弊自是
鮮寘貧者俗尚競而囂訟兩造必面決大小必以
情胥史咸斂手伏以至鄰封軍衛之訟皆不之它
而願質成于和以和之有賢守也三年臺使者交
上其績加授奉政大夫封配孫爲宜人父母加之
捧 龍章津津喜見顏色曰夙願其少麟乎無何
擢廣信同知行日士民遮留一比于碭然其志亦
頗有翩然之舉矣既抵廣信司江防清軍伍尺籍

濟美堂集卷之二

本六

雖稱逸於州縣而宦情亦淺薄且念太宜人春秋
高遂得歸養計托疾言狀請于當道皆惜其賢固
留之坐是鬱鬱忽得疾悉符其所請狀有若前知
然者亦異矣其年春仲五日奄忽卒于官上下並
傷悼之時余總鎮在粵得報爲驚顛累日顧自少
時何期許之深而其位與年竟止是耶郡丞生平
遇戚友族黨甚厚在官亦時時周其匱且饒者政
有暇晷則寓意於篇章所爲近體亦出入長慶寶
晉之間嘗寄余數詩俱鏗然有致至於優學校興
斯文一念則由秦庠以逮和碭未之少弛先後膺

薦剡五膺獎三十有一居碭以河功蒙 欽資者

一此足徵其治績之所存矣生于嘉靖丙申年十一月初五日卒于萬曆丁亥年二月初五日年僅五十二配宜人在邸持其喪朝夕哭奠幾不欲生及仲季奔計始護櫬以歸宜人出孫豸史名閻與郡丞生同庚而懿行備當食貧常至脫簪珥以佐俱具羞饋祀迨從宦凡郡丞之惠及於人多宜人相之其待妾媵和而有恩庶幾小星之行然室有姪多不育竟乏嗣迺遷其宜為後者得伯兄尚謙次子仕廉繼焉宜人後郡丞二年亦病卒是為萬曆美堂集卷之二 六十七

舊己丑五月某日自宜人之卒也而紛紛內盡巫咸益不可問矣側室李范二氏各女一長許聘游東州子為大叅少石公之孫李出次許聘孫守忠子范出嗣子仕廉聘儒官孫孔褒女孫卜是年二月六日廉奉郡丞與宜人合葬於九龍山之陽以其叔庠生尚訓狀來請銘余方抱病不能文姑次其大者為之銘銘曰

維守若令名鮮其全兩續而懋是曰能賢年胡弗延其莫詰者天婉婉宜人厥德惟一遵嗣管家允執其秘繼逝偕交將春秋乎並極

明文林郎廣東博羅令西洲陳公墓誌銘

嘉靖癸亥正月余方居爾曹舅氏西洲公自粵貽之書曰吾茲且歸老矣當是歲舅年始逾艾正服官政時也而遽欲以一令歸余甚訝焉逮秋忽得內弟桂奕等之計狀來請銘則舅以嬰疾疾謂銘舍矣不覺長慟廢眠食者累日夜嗚呼公素余厚而知之獨深乃于卒不得視歛含今且卜葬又莫能躬執紼徒以泣濡毫銘其墓石余忍乎哉顧誼不可辭迺按狀誌之舅陳姓諱秉謨字文卿西洲其別號五代季曰德者朝散大夫自光州固始從濟美堂集卷之二 六十八

王氏入閩居候官再傳曰坦卜遷于連家焉高祖保太學生曾祖箴潛惠弗耀祖文珍壽官父元憲號石谿奉直大夫雲南提舉母黃氏生舅昆季八人自以鉛槧為師友公性最穎異日能誦數千言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嘉靖乙酉甫壯角來視諸元應舉于省適御史景公羅八閩遺才預試獲首選入塲是歲兄秉誠領薦第七鄉人榮之以為書香始未量也明年督學璞溪潘公試高等廩于庠徵入五經書院肄業自是益殫精墳典及百家子史每試輒出時輩右聲謫然起泊己酉始登鄉榜試

春官不第歸設講帳於天王寺名士重踵其門著
易經總會牛毛挾析有翊傳之功丙辰就仕授廣
東新寧諭寧濱海而俗儻庠士歲不一二至公端
架殘嚴規約士始寢寢知學焉直指徐公督撫王
公交薦其賢擢博羅令初博有強寇夜突入城殺
邑牧縱焚掠緝捕久不能得公至廉得其人密授
災盡獲之民咸躍然快邑有額外餘羨千計舊歸
之令公曰是安得免我也悉蠲以克公費卽一薪
一蔬不以取辦於民邑有寇莫村者頗猖獗爲民
害公廼選銳設謀以身先兵壯雍藩之斬渠誠二

濟美堂集

卷之二

本十九

十五生俘者十脫被虜數百而餘黨悉平直指潘
公稱其能錫金幣焉繼值歲饑甚又請發倉廩賑
卹民多賴全活然素性簡重不能爲妍阿以媚上
尋有量移之報百姓咨嗟相告語若失怙恃公獨
恬然不色慍或勸抵京就銓補公應曰陶云帝鄉
不可期矣遂拂衣歸父老遽道脫靴以識遺愛尾
其舟送者相屬有白叟黃童揮淚悲之謠後二十
餘年縣之里老庠士始各具申呈請于當道祀名
宦祠其畧云先任知縣陳某性稟醇和政崇簡易
除濫賦以拯流移捐俸金而脩學校約已則嚴絕

苛苴賑饑則大均廩粟旣獲越城之通寇復殄
境之渠魁解綬愜邑不形攀轅一錢弗受蓋實錄
也屬余在制府嘉嘆其事公天性孝友接人胸胸
周慎承父兄世濟之美畧無亢戾容事二親能以
色養遊疾醫藥必親夜或未嘗交睫釋父石路翁
之喪日藉苦塊以處少飲饘粥而已繼丁母宜人
憂守禮如初越三月柴毀骨立而病作冢子微以
肉進嬰然曰母以不孝加我竟撤之族旣蕃衍乃
立家訓俾子姓咸識禮教又傷族譜散逸大加纂
輯凡玄遠世德悉脩錄弗遺伯仲間恬然道義相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七十九

成視躬砥行於公庭不干一私士論高之胡天不
憖遺意患痰疾以物寔嘉靖癸亥七月二日也距
生正德己巳正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五屬續
之晨猶惓惓以清白家風勗二子焉配林氏同庠
恪女子男三長桂發庠生娶游氏同庠諤女先公
卒次桂奕庠生娶林氏都事希元女少桂襲娶趙
氏春坊庶子恢公裔女女二曰雍適孫夢暘曰肅
適孫懋賞孫男三士煥娶林氏學諭詔女士炳娶
江氏士耀女孫女玉英適孫斌英適孫德美瑞
英許聘庠生黃良瑞子興國以是年臘月十二日

定于新安里西泉山公生時所管也嗣是堪輿家
多譚是山弗利至萬曆癸巳年 月 日季子
桂馥始遷于斗南先塋之前左阜蓋余爲兆之公
故孝廉及爲令愈介特有聲卽漢循良奚讓也若
如周灋必位以宅才則躋膺仕易耳而竟不得大
其展鑄之業董道下壽以終世天其謂何夫材則
梗楠不棟梁而棟材人終不以少其用騏驎千里
止于一蹶遂駘駘伍然駿骨自重千金焉則公之
奇才瓌德廼世固有定論哉銘曰

嗟嗟舅氏厥賦既異厥養彌蔚寧庠化敷羅城惠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七十一

暨孝敬篤于宗門廉慎洎乎世味嗟嗟舅氏而亦
何遽止于是四十始仕不謂之蚤五十長逝不謂
之老然其德未究施才未終造在舅氏之心則恬
然而獨抱始域西泉繼遷斗南後有過而式者曰
此其所毓靈而鍾顯者耶

明故臥雲孫隱君墓誌銘

選侍御十竹王公之門受甥室者六人而孫隱君
最後君曰哲而守醇然竟恬逸其終身數圍之矣
其先世從光州固始入閩居連之土墩後周御史
曉遷治之金壁 國初曰端者明經起家爲刑部
司務子貴晉封御史端生鈞鈞生完愛東湖山水
家焉饒穉事用詩禮啟其後完生楠楠生炯炯生
孔彥爲君父以室煨于寇敗卜治城之西暨母趙
氏昕夕拮据而魁龍之居復與舉丈夫子三人君
其次也諱守忠字可蓋別號臥雲其仲父孔席無
子擇爲後君事之一如所生養業舉于己而棄去
若有藉以自樂居恒慕嘿不作脂韋亦不喜彈射
人不逐什一亦不徇耳目好日屬其內人置醇醪
數升飲之酣而止嘗送其女兄之碭山任因訪漢
高所爲雲覆處歷虎丘西湖之勝見謂生公說法
石爲點頭則慕佛理見謂林逋從湖畔縱鶴逐客
則又慕高逸心洒洒曾不滯於埃塵其配王氏卽
余先室 贈夫人之季媛也賢而內佐之或留賓
治具輒咄嗟辦亘歲常若比翼琴瑟在御絕無乖
音故君亦了無內顧最意得因獲成其恬逸庶幾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七十二

於古達者之致畢茂世云一手持蠶盤一手持酒
杯便足了一生君歛不如茂世甚而一生固未離
杯中物如是而少而壯而未及於衰卒未見一日
之憂可謂自足跡持心計而營營窮晝夜不休能
無遜乎是見其爲人矣君生子五人長孝先娶正
郎陳公孫女次茂先娶楚府典寶應詔女次續先
娶應豸女楚先聘郡丞尚誠女皆余族光先幼未
聘然競習博士家言後宜必有雄飛也者女二長
適庠生陳喬桂次適大叅游公會孫時恒孫男二
匹畢匹申孫女一俱幼君生於嘉靖甲辰三月十
濟美堂集卷之二 七十三

一日卒于萬曆辛卯九月二十日年四十有八孝
先等將以是年臘月念七日葬君湖山之麓持狀
來請銘泣曰先君幸於大司馬有連也願賜之一
言以光宅余不能辭廼爲銘

湖滙于斯祠室于斯已復析斯終則窆斯嗟嗟臥
雲安且苾斯

誥封淑人袁氏墓誌銘

袁淑人者余同年友李君廷觀明文之元配也父
坡稱邦夷先生以學行重里中淑人生而莊又嫻
於教幼時已通女訓內則諸書婉然一女士父愛
之爲擇所適宜以如卒生者於是竟歸于明文明
文於寶應令封通議大夫右齊先生璣爲冢子
雅承家學覃精書史遂得致其聲以乙卯丙辰連
舉進士以內顧憂者淑人寔相之淑人初歸李有
尊人棟家政日夕廬廬奉顏色修婦事適官二尊
人驩其贈淑人祖姑龔若伯祖姑熊皆娶熊子二
濟美堂集卷之二 七十四

嫗相依年八十餘矣而淑人拊摩之若嬰孺靡弗
若也當熊嫗疾淑人躬湯藥至移寢第就侍已侍
龔疾復爾又加勤焉廼嫗念淑人孝輒祝天願報
袁新婦德此其事即唐之在崔門寧異哉明文既
通籍授南京兵部尚書郎淑人從之官爲東僮僕
視局餉惟謹時余授官同曹每過明文則見嫗以
內雍如也嫗以外事并如也或爲供俱款余必獨
潔多手所自詒余每歸語室人咸媿不及故人知
職方君之有賢內佐也已明文稍遷爲溫州守六
一握閩運長再起河東所至著冰蘗操室中無所

聞間謫是成明文之清譽者淑人也明文雖宦於外時時遣信歸省工尊人則淑人未嘗不手紉衣履爲壽而河東之起淑人卽躬制代明文任子舍事不復從矣淑人體素弱善病事明文十餘年所僅一再乳在畱都輒從更置側室爲蕃嗣計廼自舉一子側舉三子皆字之如一烟黨託以爲難初旣奉侍二嫗晚更崇篤事二尊人不少懈一日以省姑嫜歸而蹶奄忽遽隕蓋其於婦道有均身焉者淑人生嘉靖己丑卒于萬曆癸未年未滿德而以明文之秩累封至淑人於袁公所以相攸之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七十五

意良亦亡負矣子四長啓隆庠生有傳聲譽黃氏廼再乳而育者次啓嘉娶甘氏次啓啓啓朝俱聘未娶并女三皆側室出孫男二承禧承祚啓隆子也啓隆輩以乙酉歲十一月之吉葬淑人于黃坑場靈山之原丙戌春廼以其尊君之命及所撰狀詣粵謁余銘余於明文備年好且稔淑人之德與狀符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孝敏服勤稱良婦相夫樹名置佳偶字等無猜賢哉母相則微祥貽不朽楊靈之阡氣其隆從歷永久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三

賀大中丞吳南洲晉南京工部侍郎

贈叅伯李梅臺陞戎政都御史序

贈司馬中丞帶川劉公平寇序

贈方伯三川劉公陞南京兆序

贈叅伯泗橋陶公擢福建按察使序

贈耿叔臺擢河藩左叅序

贈憲副王白厓入觀序

贈賀少龍擢廣西按司副使序

贈潘雲龍擢楚督儲少叅序

濟美堂集目錄三

贈許東水擢廣東少叅序

贈陸敬齋侍御奏績還朝序

贈望長鄧純吾按粵事竣還朝序

刻二程粹言序

朱簡齋公奏議序

廣西陽明先生祠致祭文

祭魏國公文

祭座主呂期齋相公文

祭張鳳馨相公文

祭大司空朱鎮山宗師文

祭南大司馬陰月溪文

祭南大司馬郭華溪文

祭大司馬陳文峯文

祭南大司寇王鳳洲文

奠太常王麟洲文

奠座主僉憲詹範川文

祭盧星野宗師文

祭孫太夫人文

祭張太夫人陶氏文

祭王太夫人景氏文

濟美堂集目錄三

祭呂師母夏夫人文

祭鄧母太孺人文

祭姊陳母太孺人文二篇

雜著

存應篇贈徐東臯別駕

北岡漫藁序

荅陳季立論一貫

志對

洗心說

引毅說

濟美堂集卷之三

賀大中丞吳南洲晉南京工部侍郎序

萬曆十五祀之春詔考京朝吏更置諸大臣於是

雷都缺少司空以聞上特遴粵西御史中丞南

洲吳公任之往余自西遷也公寔代余有交承之

誼總制居東若分陝然軍國大事責在疆場居常

便宜災利害當否惟公是咨報至公當行余悵然

若失顧公方以宏才結特知駸駸嚮用良欣艷之

乃肅一介爲賀曰公之勞苦於西也三年矣乃自

西陲多事建開府迄今乘二十禩民未息肩是當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五額右偏路崗深阻叢菁櫛比草食鳥言之民羸

羯易動志所稱民三盜七蓋其凡也禁網疎濶百

弊蝟興郡邑之吏鹵莽爲政習用益嬾地方磽瘠

罕積聚惟正不足以供軍興率借資他藩故自

國家置撫臣監方伯而粵西難之難者也公蓋三

仕粵西備兵古田詰戎陳臬屢著奇勳遷右轄綜

餉徵發拮据勦勦不遺餘力及其晉中丞也不啻

輕車熟路視之於是視躬肅憲察俗劑宜已薄責

薄歛苴窳接蠹手批口量峻防緝圯禁宗藩之袞

說者繩羣吏之虎而冠者鋤勇酋之出柙者屬有

水旱之災爲酌損益集轉徙民不知無歲蓋興利
若流濕爬疵若振落蕙戶寢人若沐之以春雨而
上豪中猾則濯之以秋霜矣甲申府江不讓余與
公驛奏以聞有 詔急擊勿失余殿茲東土勢難
迺度凡軍興調度率倚辦于公公宵籌畫容出秘
矢奇厚集狼土漢達批亢扼險我師騰呼虎哮猱
擲而餘黨之在四郊者皆縮頸吐舌自縛投款部
中悉定余亦蒙成用徵 天賚寔公以也憶余在
西時頗亦展其四體少敘綢繆之微勞卒無能布
德意以周境內而公之在事規隨畫一相與張旣
濟美堂集卷之三

上始采廷議行之公昔都京兆視衡三尺不減
張人人想望風裁舊矣今得公之重而臨之以儀
刑百司檢察非法一時人士且翕然顧化坐令畿
輔首善復觀 國初之舊是周公之所以營洛而
申伯之所以入謝也豈非 當宁簡任至意哉不
然以公敷運助勞亦既有年超躋大拜諒非速化
而胡令且南也不佞幸公偶置其濟以無虞封圉
今當別去何能一言以爲公贈顧古之純臣不以
去而忘規則居者於行者實有殷望不知公何以
教予哉

贈叅伯李樹臺陞戎政都御史序

今 天子四十二年秋九月竄酋入薊薄通州京師戒嚴上廕 宵旰憂旣詔逮撫臣易置之復以內兵未耀咎在主者下其議曰拘常格不足以得非常才茲一二佐戎未稱任使其博采可者以聞於是諸公卿大臣皆言山東李公才疏上而公以之藩參政入爲僉都御史協理戎政故戎政以兵試今從中丞誠重之也部使旣至楚公乃藝香北而稽首而拜 命趣裝告行於時同官楚者咸治鴈鴈公曰是召也榮矣抑足稱難哉我 國家營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

兵之設雖爲七十二衛總而三營已又析爲十二已復爲三制蓋數變矣卒不免於蠹且敵而善是職者至罕觀焉然其患莫甚於虛兵又病羸也夫謂虛兵者兵具而無其人有其食也無人而有食是其食必有私之者矣彼執籍而覈之蟻聚鳥散靡可猝詰法而按之則梗不可施也乃其存者率又罷弱不任旌鼓亦唯糜廩無以雄敵治內之指不其遠與故以爲難也在釐而正之者什其五六焉振厲者什其二三焉語曰拯溺者濡是唯公哉小子華曰事有幾智則乘之務有時謀則赴之今

世持文墨議論大言無當獵取聲譽以之干寵徼榮庶幾矣一不幸有郊圻之警欲以發舒志意仗鉞定功其道無繇也始李公第進士爲行人名隆然起時令姍姍速化如登越瑟於清廟安足疑者顧獨遽巡晦縮就一計曹釋清華弗居也及有事邊薊歸言實情兵狀山川斥堠夷險甚具一時聲動薦紳間稍稍徹 宸聽矣後公出居藩臬十餘年所而勇警再至乃召公入公故博大剛明卓軼豪杰之業與持文墨罷故常者旣異乃又秉獨出之智建后畫之謀頗見劍施斯非其會哉故曰御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五

者使人端射者使人恭語形便也且今之饗兵廩以克私索消耗什五獨非儋祿王朝者乎彼其習見戈馬休閒以爲林林之衆隊遂營趨祗塞故事無益虛實之數肘掣而唇稽之不甚顧忌乃茲烽火內燭至勤 聖慮誠臣辱之時耻壘枕戈之日非大恣睢冥惇孰不却思內愧前日之非以拱聽於新戎政者也矧中丞於法無所不得問而國之大事莫先於戎託重之意蓋有在焉李公以其忠猷洞然 君上之知而精誠摺注已前信乎羣志則事權集矣事權集則華氣震華氣震則尊俎

折衝而國家之勢奠於九鼎惡覩其爲難也或以前此宣大缺撫臣上嘗降手札問公名乃未遽用今始召謂何曰漢宣於望之已識東海蕭生矣雖屬以爲相而馮翊之行再於平原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此明主人之微權與藩長三川劉公授簡命序遂僭書之以贈公之行

贈司馬中丞帶川劉公平寇序

嶺以外介在南服多采阻巨海瀕其東南環而治者數十郡縣風潮迅蕩奸宄所憑易爲寇攘蓋自昔多變之國也非得文武材有成惠可畏懷者則不易以救定始曾酋起海上一逋俘耳山谷亡賴轉相和應剽氓生殖以自雄郡縣長吏不蚤制機牙醞釀其毒延畎內地至憚矣事聞下廷臣僉謂非今兵部侍郎帶川劉公莫可往鎮者疏名上請遂以公爲都御史兼侍郎總督兩廣福建軍務會師討之是時兩省將吏勢分進止機宜未知所出公至則申約誓師以十事布兵間而以厚賞格積糧餉禁接濟疏行之於是閩廣師皆集巡撫熊公自廣駐潮州塗公自閩駐漳州而征蠻俞將軍李郭二驍騎將軍咸受命從事於漳潮島嶼之間士卒聞賞饋日至飽嬉而買勇皆不難以歿力搏戰六月丙子征蠻合李將軍兵敗賊於銅山甲申追戰於柘林庚寅又戰於蓮渙皆大破之賊亡殲什六七南遁馬耳械殫食盡求濟奸人而畏公交通之誅莫有應者郭驍騎迺督偏師一鼓擒之致之戲下分撲餘黨東土迺平公獻狀聖心嘉悅

晉公秩其餘爵賞有差於是西粵吏士聞之皆動色相慶以爲是役也非獨以戡亂蓋有銷萌奠安之功焉粵當嘉靖中山海盜數起勞將士誅伐物力大詘民嗷然忘生而股削之令口搖吻之曾賊再變羣思起而從亂此東南旼本也公一舉而紿宵旰憂雪生民憤弭反側疏壅墊導康利釋戈鋌爲閩粵貽世世安古所謂社稷臣者非耶夫社稷臣者入而謨弼道居衡鼎出而匡定功表疆場中外詎有常也昔周公東征召伯南國方叔采芑山甫城齊豈其獨居朝著而以爲賢哉公之晉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八

貳本兵蓋自蒞鎮入也居中調度矣廼天子閔南土念非重臣出而莅之則無以奠遠人明威德於是節鉞再授儻亦周召方仲之意乎蓋公剔歷旣深文武經畧若運之掌股前後三備兵及今開鎮者四功在南北不可勝道而華則閩人也常聞閩父老所爲頌公者公來鎮閩倭方熾卽多益賦厚徒旅孰非宜者廼公獨首䟽言閩兵食浮餉甚而民苦貧誠爲閩計請莫若求兵於兵求食於食也於是縮兵老弱之食以多予壯士而蠲食者亦盡去民幸休其餘力得不亡徒卽寇來公卽督所

練士親冒矢石出擊累奇捷終不欲多費財募以苦民云或曰公在西浙著海防議意多類是用以窺仁人弘濟之所存其不專於武成如此旦日典政本以衡加天下可也豈其覆露於一方之氓諸寮吏以華職在學校宜與聞獻馘飲至之事授簡便書之謹次其語爲賀

濟美堂集

卷之二

九

贈方伯三川劉公陞南京兆序

自昔名世之臣所以依風雲流駿業者豈易致然哉惟天欲有以厚屬之則必淬練其經世之用而夷沮勞逸遞相禪軫甚或以損爲益莫可膠測玄樞所司何微眇也以余觀於三川劉公蚤齡登第推廣平卽聲光灼灼伏一時以陟銓部薦歷四署七年而始柄文選公旣在署久凡時之卿屬岳牧百舉罔一失也是時建安李公爲冢宰亦雅志清宦路而公超然承之每有可否卒歸於正然大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十

不便於貴要人公亦自謂盛氣方溢猶駕堅機奔踔乎烈風震濤之中特彼之來而不吾敗也旣擢問卿貳會自陳忌者竟得出公外藩無幾微動意色然公由參議大叅又觀察正副皆在山陝則又斤斤日奉其職輦弊起務惟所注措而居之若一凡五陟而爲楚左使蓋至是八年於外矣盡更天下之故曲嫺民情之隱上天處公以此安可謂無意也在楚適新藩奏討土田初下有司羣議莫可決者公據理擘畫以紓民困而定長策功爲最鉅它美誠衆未可縷指之矣頃聖天子慎飭有

位以振起事功每召方岳長貳人叅左右而楚以梅臺李公爲戎政中丞永石張公爲大理丞茲公復入爲南大京兆旬月簡命三被於楚甚盛初諸大夫皆知公且必擢宜遂有重履樞或開府一方釋天子外顧憂及有是命咸謂處以閑佚非所以究宣其材能愚華竊以此正深知公而大用之也夫人臣結髮事主惟義之從時有順沮事有劇易出入內外乃以均勞南都稱國家根本之地猶周豐鎬漢西京也光宅遠馭宜有所重昔周公在內召公分陝廵行南國江漢汝墳遵化周道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十一

燦然大行詩人歌之方今西北剌遼諸邊困於戎馬而轉輸供億半出江南乃如畿輔數大邑民無完土久矣往脫巾之變雖賴輿輶而間閭隱鬱之情豈盡蘇鬱橫目睢盱之衆豈盡衰止則留都之可軫念者豈微哉故幹局之任才者勝之疏剔之略敏者效之至於爲國家實元氣銷未萌肇苞桑之業非有弘受練識如公者疇當之哉今夫樹誠碩然蕃條蠹中則塲師憂之矣天下誠安然脩外虛本則哲士患之矣誠使根本固內地民恒飽卽南北交警六師問罪賞罰有經飢餉靡乏雖

殷之三年周之六月不害稱治而天下可晏然無
恐故是行也而謂以閔佚處公殆非所以表隆
明天意也天惟大用之故先有以厚成之而公
厚施之則位益尊勛益崇所以繫天下之本者
自有在華也惡足究其用哉於公之行爲述上天
生材之意以告於諸大夫咸以爲然遂用華言爲
之贈

贈叅伯泗橋陶公擢福建按察使序

夫談理道者標顯聲施取效至博猶必考信本始
明之於躬行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夫聖人不垂難能之訓不期難成之功取諸躬
以率之至易且近也今天下按察之司以提刑名
也其爲使非止提刑也百司所臧否舉刺好惡興
廢惟其使得專焉委襄振領應感之勢則爾也愚
往聞長老言成化弘治間號稱隆平民老死不識
兵革吏治蓋蒸蒸焉當其時類崇簡質以勿擾爲
上務興臺不見威而田野愉快民實受其福乃上

觀察之亦不以睚眦責効者固若此以後難言之
矣使按方國則右猥捷而左循厚吏聲日盛民日
益瘠此其要領患不得躬行長者風勵之爾不在
繩邑吏也今年閩使闕以楚藩大叅泗橋陶公往
代焉報至閩之宦楚者咸舉手作賀曰甚幸陶公
長者也 天子以爲閩使意至隆遠矣閩其瘠乎
比海上苦島夷至陷大郡三農半兵以蒼赤棄室
而遁居者罄蓋藏役者踣于道可謂困劇甚矣
天子仁望不鄙夷其民大發內帑益之文武重臣
効力並慮始一大創今日之閩瘠瘡初定乃更思

痛固知不可以繁誅操切勝也吾陶公往必首下
令郡邑念民至苦願與休息百司廩廩承式亦咸
以長厚之治治其民民不擾則田里安則冠氛息
四封之內井落虛而復聚室廬燼而復完雞彘得
長畜獄犴不豐滋太平之風易易覩見福民之福
盛矣語曰得良劬百不如得歐治一誠重其率也
或以按察奉 天子明威守三尺法先擊斷無所
事拊循休養者是安所論於繩墨之外乎故世傳
秦越人善醫能生人非也當生者能使之起也秦
越人望人即見五內瘕結然湔擷熨醪之法不混

濟美堂集卷之三

十四

施乃奇爾今閩之病在靡瘠而其法在緩養乃公
固以仁人長者覆露我民竊幸有瘳者寔以此何
則長厚之治與操切異趣操切者以法繩削鈎擿
毛舉以爲勛庸若所稱長者則唯恢恢存大體與
民爲好惡視之亡日計之功督之亡電迅之效顧
繩國便安不爾今楚藩雲麓潘公舊令椒營爲公
屬淺原萬公濟陽人故又詳公備兵事大抵兩公
言公之治潔白貞清嫻習法令然能寬恕人即巨
憾則捷枕不得肆嘿不言事即事有宜建立則屹
屹不可奪其在南臺中率類此故不以驪民民無

不戴不以嚴吏吏無不伏不希聲而聲隨不微名
而名崇此謂躬行而民化之也然何有於吾閩愚
言既具又問萬公昔廉察閩百姓亦最受福是遵
何道哉萬公曰始如子言乃愚愈益信長厚有利
於治甚鉅即 當宁數發帑益閩閩歲募精銳數
萬不博公一往也

濟美堂集卷之三

十五

贈耿叔臺擢河藩左叅序

往不佞校士湖湘耿叔子方以諸生就余試異其
文業以公輔期之比余蒙 恩予告歸則叔子已
奉 聖書督閩學閱歲矣不佞故無德于楚屏楚
人士謬余思不置而叔子念之尤深叔子入閩聞
士爭喜得人師謂嘗聆余言是雅負當世望能以
道德獎進吾曹者下車先後合閩士試者再其所
鑒拔皆諸生所望爲標鋒無不心折也今歲賢書
上其衰然舉首纍纍而登者盡所推轂士閩于是
多叔子得人廼叔子不欲以文盡諸生每進以聖

賢美堂集

卷之三

十六

賢之學間置便坐相與揚扆大義諸生益蒸蒸嚮
往聚而旅語吾曹鄉者事督學先生先生晨起坐
堂皇吾曹聲折而趨堂下唯諾惟謹脫稍欲吐其
奇口未囁嚅侍吏從旁呵之耳今覲先生方正自
矩雖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不吐不茹人自不敢干
以私然每埽吾曹以聖賢未嘗不循循善誘若其
家人子弟也者益自吾曹獲奉先生始識制科之
上有正學又自吾曹獲奉先生而始識師弟之誼
如一體已有言于列曰昔楊中立起閩服讎驕而
毛河洛立雪程正叔之門竟載道南以彼開先之

功豈不甚鉅然其時親受正傳亦董董與游定夫

昆弟耳猶然化被遐陬庶幾鄒魯風矧吾曹微

天子寵靈畀以先生朝于型而夕于範視躋屬下

里者何如先生提衡吾曹咸望以載道之器視侍

二三君子者何如吾曹敢不左提右挈無重貽師

門羞不佞聞之而嘆曰善哉耿叔子之教閩也有

由來矣君之伯子先嘗督學 留都最號知人能

得士日與都人士倡絕學迥河洛而上之直欲凌

杏壇之緒都人士藉以成德去者未易更僕數迨

登三事則風行四海矣海內願一日而師伯子閩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十七

士昔嘗拜開府下風今復親承印證于叔子顧不

甚厚幸歟其彬彬而興有以也叔子既擢叅知河

南政事河南故洛中二程闢里也閩諸生就余請

言爲賀且以志別曰惟司馬先生教之某等小子

其何以藉手而報吾師噫不佞何能言第聞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正朝廷以正百官寔此焉繫今

伯子所提衡門下士布列中外號稱名卿者隆隆

起閩士行且有隨之接踵于 朝共奉其師選斗

約而回元氣令天下精白乃心默被濯而嚮道以

成蕩平正直詎不爛然聲施自附見知之未哉諸

君

君

君

君

生第勉之無忘叔子之教則所以報叔子者將在斯矣將在斯矣

贈憲副王白厓入覲序

今天下藩臬罷邑之長皆得以其職三歲入覲制也藩長視古方伯罷視大國州次國邑小國職咸有專焉若臬司則主按察視古之監其所述異夫臬不親操政在糾政之得失而舉刺之不煩民事在求民之利害而興釐之彼羣有司亦唯惴惴夙夜曰是將按察我也於以表其所樹而戢其所不淑適民之便而剋其所甚惡則激勸具已蓋臬之職也 上四十四年乙丑寔考政之辰諸宜先期入如制乃楚臬長由貴藩徙官未至白厓王公濟美堂集卷之三 十九 以憲副攝率屬長吏以行於是諸大夫供帳治觴而授簡于余俾序之余辱公知久竊欽風烈甚著何可辭惟昔虞舜南巡狩至於南嶽爲楚封內南方諸侯皆至而受命其務在慎科察修慶讓以明好惡而已自天子不巡方而代於臺史臺史不獨任耳目於支視而委成于臬是臬司之與御史臺皆得稱察而下按百司也王公抱和履介單思六籍旣以正學鳴於時乃其注措援法闡道無所不當其用初爲令碭山也其治損訟獄崇節孝不下堂圯而化已召入爲御史按東西粵已按貴陽已

巡視京三營封事凡十數上斥回梳垢炳炳耳目
方公之按兩粵按貴代巡待事也又皆南方百執
事之長貳靡不惻服思輝其職既擢楚雖釋御史
權固亦憲官也公莅之數月而今修諸凡楚之社
懸情偽無不洞灼長吏基置星列五方之民維銘
其間或芬結而難紓或汚穢而難濯或隱痛而難
額或禁脔而難詰無不如芒刃藻鑑一廉之而悉
得其情百執事之仰憲于公猶之東西粵貴陽者
也語曰越人善游未嘗離水燕人善馳未嘗離騎
公先後居中外臺固未嘗離憲也今楚爲 聖天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二十

子龍潛之鄉異時大符達孝明倫敷言厚俗非直
修有虞氏之業德意所加宜亡先於豐鎬者公行
將牘其土之泰且甚與二三大臣議可否而甄絀
之以昭示法典惠安黔黎循復曩昔侍從之班親
覲宸陛召對前凡如問故時父老疾苦問田里
污萊問戶口登耗則公於治屬所臨道路所經嘗
所盱衡擊節者其無可言乎詩曰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是諸大夫所望於公也故以贈

贈賀少龍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序

廬陵賀大夫少龍自廣東備兵僉憲擢楚藩少叅
逾年復擢廣西按察副使戒行同衆諸大夫徵言
于余余何足益賀大夫哉夫大夫之學于古也奉
教尊人龍岡先生沃仁義而掇菁英黜乎深積沛
乎順施也若春江之溶而莫測其渙也大夫之爲
令於建安爲兵諫於南給垣也安利而字之靖確
而肅將之祁祁乎若膏雨之被僅仡乎若丘嶽之
靡所撼也余之與大夫處也則聽其敷論察其周
折若鑑之照刃之刺無不中窾肯得度而知計也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二十五

若大夫者豈不誠淳備於道哉方大夫命至則諸
大夫皆咨嗟以爲楚之病在餉甚匱不可以遠京
南北部檄朝夕至比歲稍登一倚辦大夫區畫緩
急舟輜鱗鱗覩成效矣乃遂煩大夫以西粵則何
以處是邦者蓋震海方部諸州西粵僻介荒遠番
夷酋長與銓流雜建吏冗而多端奸宄易萌法令
非行也乃 天子念大夫亮直誠信往諫垣屬島
夷躁伺數具大疏易置兵柄元臣戎事夙預重地
恃以無恐雖爲忌者左出外服而精神風采著於
天下久矣不卽爰直要近以備聰明且試之甲兵

試之儲饌至是又試之糾察豈獨無意耶程
則刑獄易而繭絲難較事權則催督屑而紀綱重
故藩於臬猶春於秋也春主孽秋主肅其道各有
所紀而四寓亦各有所宜乃大夫之理儲也令不
疎民財不愆賦煦煦然若或傷之以治邑之道佐
藩也於按察也則不然肅諸侯控列罷飭律析刑
登其賢良而銷其姦慝此以給諫之侃侃歸歸者
佐臬也柔剛中行非有道術若大夫者孰可西粵
哉大夫茲試矣 聖天子方且虛寧拂鈞以示顯
逐凡諸直與能者思濟然並效於昌明於是行占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二十三

之矣夫卜式不以巧宦終譽汲黯不以淮陽隕名
大夫以此出宜亦以此入今時不易然哉敬書以
贈

贈潘雲麓擢楚督儲少叅序

自昔帝王憫斯民之阨危則必爲之建慈惠忠信
之長以佐其不能而卹其不足阜其財賄以致其
用是以民不窳而上下贍也嘗觀往牒卽西漢盛
時蠲田租議賑貸以惠安元元其取民甚約乃大
司農錢穀陳因貫朽而不可校此曷故哉其所阜
之者豫也比南北繕兵國民具絀司農計量簿責
有司夫有司聯于民命司農關于國脉而儲司介
是二者並難之間瘡塞肉穿襟挽肘見勢不至於
二者交訾不已前此有操切者矣枝辭巧負與吏
微督不及數者各坐法然鞭撻桁校良牧惻心不
已則與民誹之曰衆逋一償無失重乎歲逋巨償
無失驟乎是又有恫瘝者矣然入詘出贏度支懸
籌不繼則與上怒之夫下誹之上怒之竟未得中
法茲所爲難也雖然是又莫難於楚矣楚地襟江
帶湖幅員數千里其儲饌歲運京南北至重然江
漢以北水勢迅激淫雨逾節則千澗會流河瀕江
皇之地隨濤徙者不可勝紀故民常有租無田
湘以南地勢平衍湖溢則包原隰跨州郡舟行數
百里不能窮其流之所止故其田常有租無禾一

遇歲祲非轉徙則困且斃耳而當事者猶然按籍
刻期異其必集誠難乎誠難乎 聖天子龍飛荆
郢楚爲湯沐邑楚之故 天子盡知之而吾同年
雲麓潘公由休寧令擢侍御按屯田皆有聲烈甚
著至是又就湖北僉憲拜儲司參議是 天子以
方全楚之民厚託于公矣公其勿忘所欲阜楚民
者哉昔人有以馬千匹飼之圉人者圉人日節其
芻粒歸之然未逾年而馬之僵者半矣夫約其所
節不盈數馬之直而所傷甚多斯可謂良圉人者
否耶潘公膚敏而端亮廉直而惠和其居湖北也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二十四

邊接川貴民苗錯處漢土雜隸公巡本路持誠秉
法御之中宜雖素驕將士罔不懷畏刻日徵攝輒
裹糧負芻面請約束指事遣發則外生架阻務畢
心力嗟乎公蓋知所以阜楚矣公之素楚人知之
矣其將以威義勝操切以恩信遂恫瘝郡邑之牧
民者必皆良圉應之矣惡覩其上下胥病爲難也
故事擢有賀乃諸寅長屬書之爲楚人慶焉

贈許東水擢廣東少參序

嘉靖甲子東粵缺督糧參議以楚江防備兵僉憲
東水許公擢補之拜 命且行同官于楚者宜有
言以贈屬華執役廼序曰天下凡四大水而楚居
其二楚之水北出秦中西通巴蜀南亘百粵東盡
吳會爲海內通津五方之人往往操奇贏出入沅
湘荆漢間若洞庭九疑風帆竟日之力不能窮其
涯渙楚之故俗民多怵悍皆窳而偷生一遇饑祲
則采菱芡烹橡栗網魚鰕以苟須臾疆者輒復起
而聚萑葦隱見於烟波杳冥之中莫可究詰故治

濟美堂集卷之三

十五

楚以江防爲難五嶺之南稱炎州其紀綱俗尚鮮
克由法比山海之氛肆起奸氓引匿野其虔劉壘
盈於郊業荒於壘增戍守給犒餉板幹戈矛之役
徹於窮簷賦無從出烏得而弗遁於茲督之則民
益困不督則操戈而待哺者無以給朝夕故東粵
以治儲爲難斯二者備兵則患食匱治賦則患兵
冗是兵食常以相病而其法不相爲能非得剛正
廉平明練之材固莫能相濟爲理也東水許公少
抱奇節熟周當世之務而明達大體守正不阿由
廷尉來秉兵憲于楚寔當洞庭巨防捷旆姦冒

不動聲色而水怪肅清蓋公之治戎也整齊訓練除器比伍權量其錙銖尺寸不使有一兵之冗一食之浮至於撫憲剽繁戒墨去貪訊民疾苦而爬搔之一出於至誠而輝慮極力以爲之所此非獨明於兵事爾也而民儲寔賴之以豐於以治儲吾固知公之易舉矣蓋天下之患常起於彼此形勢之相格而當事之臣每徃於所見而局於所司夫錢穀甲兵固通儒事也何至不相爲能而適以爲病哉向之嶺南物衆地饒宦于土者未必皆良也資緣而至者有矣至多因循玩愒以幸無事今資緣無自而至必選賢有能者爲之所謂剛正廉平濟之明練者非公其人邪蓋聞之河內有寇恂則轉輸不絕蜀有孔明而耕者雜於渭上公之司兵職旣不以兵而病食其司財計也詎肯以食而病乎兵哉茲往矣必將措注以先之仁慈以出之通其好惡安富而恤乏母或竭澤寧疎其網使遠方谿谷之民不困于急徵亦不至虧縣官之租賦蓋衆之視所爲難者而公方兩易之不惟東南民力賴以少紓而海上之寇窺利逐便者行亦 忌干保障於公平攸屬矣敢於是行也上之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

贈陸敬齋待御奏績還 朝序

公之持繡斧出監方岳督郡國吏奉行 爾書六事豈不惟志所欲爲與才智所能爲卽毅然當之哉夫 天子代天御史代 天子巡者也天酌陰陽之中以成歲功御史酌仁義之中以宏治理仁義而偏其用也猶之陽過而亢陰過而肅非不可雪煜一時而績用底于成也蓋鮮矣待御敬齋陸公以萬貫丙子春來按西粵不佞幸忝在事旣兩月矣會有地方剿撫之宜昭平復縣疏畱存賑之議每就公決所當取慨然開心誠盡利便其宜撫其宜勦泊所復者畱者悉中窾郤而當機宜余固知待御之能用中也西粵僻在南徼夷獠盤錯其俗輕悍易怨以變治之稱難待御旣竣文武試出觀三江之風鳴驄所至緣俗與氓而酌吾仁義要歸宣 上德紓下情問所疾苦與之興革上論名城空谷堯舜繼結之倫靡不被霜飈而澤雨露惟厥顧指應時清寧績効灼然著矣然猶夙夜於周爰咨諏之勤此其所至蓋宰割河山不爲才全活溝壑不爲惠剗硤鯨鯢不爲威寧僅表豎南服已哉故粵人得公若天幸迺余之幸甚於粵人則志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

慮協劑量調而治効逸也夫善操舟惟舵之運然必工師唱和樞夫奏功而後水道曲折無不如意善御者惟衡之正亦必齊轡銜轡緩急張吻故行地致遠而氣力有餘今嶺海水陸也民夷舟車也公涉必須友載無棄輔俾粵人欣旣濟頌得輿者不休則可不謂之善操與善御也乎頃 詔天下巡按御史令有司毋輕入重辟其獄成而當者決無畱公固仁人善平反者也獨能義以權之決所應決者二十餘舉快西人特 旨優嘉紀銓部則公已深結 主上之知而聲光隆隆著于天下始

清美堂集卷之三

二九

公行矣方將以宇宙爲水陸以億兆爲舟車所以副徽前軌而引濟蒼生者不佞試矯首竚之

清美堂集卷之三

二九

贈臺長鄧純吾按粵事竣還 朝序

夫御史奉寵靈出省方岳毋論庶司良窳與羣黎之息耗諸部中纖鉅皆得用惠文執其重以馭之豈不誠凝峻哉嶺以南故稱隩區軍興以來物力詘矣邇轉徙凋瘵雖寢甦復然非盡去殘黷之政始未易以振起歲癸未盱江鄧公寔被 命按茲土則不佞方從田間再拊西粵道長沙而聞公前司理聲藉甚既徵爲御史居殿中謦謦諤諤一無所避于時上疏條論計吏 天子立改容更置焉代而東巡蓋其重也公至則下約約所部謂理道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猶醫爾夫民情下壅而上澤弗流此開閣竅絡妄意軒岐之理者也於是每按歷輒延見諸父老問疾苦竟其所以非便之故爲之明徵輸蠲橫歛厚安集已濫醵絀吏之墨而殘者以儆于有位且勅諸監司共去拘攣以覈吏治之寔破觚斷雕驪驪平具矣又至於鹽筴營伍里社狼狽杜奸遏盜之方靡不殫精注厝凡十郡七十州邑之隱靈風垢一朝剔快無遺諸所號大猾上豪卧不帖席刀儻之倫奉首貨命而無所容其田塾閭巷之惠民固晏然不知有聽轡至也蓋公才請頌發而雅持大體

不以毛犢爲功雖奉三尺無所假借然探情忠厚選選見於繩墨之外獄故有久繫者餘百十人其負巨艦直金以數萬計且瘦貼矣公廉知其可原狀遂會疏出之微獨其夥且大者思加其心卽鬼薪以上亦安所弗盡此其張弛得宜憲度無頗風行蕉崖枕林之墟部中文武吏士若氓隸鮮不渾心滌慮變其所謂奎淫而黷貨之習以求母負於明使君斯非見德化之成哉比不佞代置東鎮獲以境內監部事相關白卽繆有所可否無不得當於公卽公先所財定不佞因循其指以追於魯盤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志灑然慙也茲公且報 命而難於留公之行願獨念還見 天子奏皇華之 成以治績所慶讓差錄百吏乃采擷程美利病省成諸事書御引對且膺 褒寵洊躋大用間從容獻納卽其所以表東西粵者將行其意於朝著海寓之間此之爲烈又寧獨如東人所被者昔秦越人視病盡見五臟癥結論得病之陰陽決者至衆而不可曲止夫國是蓋亦有陰陽其待決於公者何限慎毋秘精良驗方爲 國脈靈長計是不佞於公復有厚微而終蒙其成不佞幸哉

刻二程粹言序

甚哉談道術者之不可不慎也昔人有云誤註本草其歸抵傷人之生談道術者差毫厘而謬千里將至於盡心戕性禍亂橫流而莫之遏斯爲害不又烈哉秦漢而下聖學榛蕪墜緒微言千載莫續宋周元公拔起南服遠紹聖真河南二程夫子授業及門多所自得一時從遊之士如呂楊游侯輩咸負邁出之資服無隱之教廣譬博喻損過就中師友淵源其載諸語錄全書者可覆已粹言十篇則又取語錄而文之卽無論其出於誰氏之手要

齊美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可畧云

朱簡齋公奏議序

溫陵朱簡齋先生當英廟時以名御史按東粵激揚糾詰紳著風裁平反冤獄以千數粵人德之所爲出巡錄塾師家長老至今以訓童蒙比法家言云巡按山西值已巳之變募薄郊關九邊震動公助勦填壓獨以身捍鴈門胡馬爲之北却邊陲晏然已乃乞骸骨歸歷官三紀奏議居多余生也後仰止芳烈緝緝衷慕之今年秋公雲孫比部君以慮囚至粵備詢公世亟索其遺草而歲久散佚多不存惟載天順各宦實錄若干篇洎按粵條約

齊美堂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七年遂晉巡撫久任超遷稱其功能及得代召對陳說便宜則盡發腎腸不爲蠟趨回互言者無所避而 上聽易入無諭立臺端撫邊陲卽叅藩時猶得時進讜言家居遇 大慶不遠萬里詣 國門稱賀猶有先漢之遺盡破拘攣堂陛靡隔公之得行其志而建匡時之勲非獨臣紀懋也蓋亦有資適逢世而然者旣懸車奉錫廩進階任子恩凡三壽享大耋優游太平之賜者二十餘年匪特朝廷酬勸之隆卽天所陰隲公者亦厚此非明忠純之應哉余初識公玄孫肖簡君於水部今又識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七

廣西陽明先生祠致祭文
惟宇宙之靈氣固造物之所闕非時運之相值則或數千載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葦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先生之有生寔精英之所萃厭俗學之支離揭真心以從事收奇功于一原發天光于靈智功融博約悟參道器濔濔沙之得金彼糠粃之盡棄雖其教言貽世若得諸關閩濂洛之淵源而至於良知宗旨則獨契千聖不傳之秘故先生之一唾一笑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彷彿者猶足以耀名而誇視迺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五

比部君皆醇雅好修志不欲隨其先人而比部尤能宣 上意監于祥刑開繼公起科第任貢者又數十人矣是其所以昌厥後者始寢寢未艾也昔周命君牙世篤忠貞羊舌職十世勸能汲之著先於衛至長孺世爲卿大夫韋玄成述祖德輒以車服爲懼夫美彰於前盛傳於後祖德之詒後大之紹皆盛事也余於比部君亦云

祭魏國公文

於鑠 龍飛元勳斯翊延厥靈長世臣忠力赫赫
魏國諸嶽之嵩神明世胄有斐君公惟君溫良厚
於天賦既續元封虔共臣度 畱都撫撫豐芒萬
年餐錢奉邑雨露滋偏厥爵雖崇乃心翼翼勵篤
忠貞靡回厥德元帥卻穀謨略孔嘉我乘既輯我
士無譁祖武克繩敏功是似鏐鑰畿南長城萬里
矧聯定國花萼交輝丁公世美更掩前徽 上聖
當陽眷垂勳舊展布雍容膚功益懋魯侯燕喜朋
壽岡陵今斯享算遐爽厥恒某等聯事畱都紹蟬
濟美堂集卷之三 三六

又

我聞尚父肇建齊彊象賢呂汲虎賁衛王睦惟魏
國昭代膺揚君公嗣服紫綬金章不驕不溢渾如
圭璋 天威咫尺夙夜張皇首宅軍府師律告臧
協恭居守計悉安懷能罷齊力天駟騰驤保茲
畱甸鏐鑰金湯翊我 皇祚肇于苞桑在師中吉

天寵穰穰委蛇退食好德承筐纂幘仗鉞具美在
堂碧梧翠竹風致飄颻云胡乙夜倏霄繁霜某等
同膺 簡命戮力相將翕稱令德嗟哉云亡棟摧
城壞上叫 帝閭 卹贈優渥窀穸燁矧諸
似麟鳳禎祥箕裘伊屬先代允光委運乘化可慰
俗鄉鍾雲郁郁江水洗洗靈乎不昧鑒此豆觴

濟美堂集卷之三

三七

祭座主呂期齋相公文

繫稽山與鏡湖兮擅扶輿之靈奇天純祐於國家
分生哲人之岐嶷早奮翼於雲遠兮掄玉署之宏
詞宣英藻於執圉兮佩月露而乘霓博遠古於皇
墳兮羌鴻漸之羽儀承顧問於朝夕兮或諫疏以
論思遂晉秩于成均兮儼多士之是師猗 皇祖
之厲精兮簡鉉軸以余昆蓀揆席之熙綽兮爾梅
翹之兼資十載經邦燮理兮底世運於雍熙慨家
難之計遘兮歛苴蓁而載悲叩 帝闈而抒愍兮
謝宥密之衡機指於越以歸來兮 帝輟直而悽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十八

其當東山之未起兮翹蒼生之虛遲息三紀之扶
搖兮握鄉邦之蔡著屨重瞳之屢問兮羌堅臥於
希夷娛平泉與綠野兮謝寵利於盛時覩孫子之
繼芳兮躋省華而委蛇嗟鯽生之遭逢兮柔兆吾
以辱知愧樸遯之猥才兮豈沆瀣而一之望登堂
之趨隅兮天南北而異岐被 皇恩之存問兮喜
共祝于維祺憶徂歲之炊臼兮靈傷心于柵帷羌
卯書之及遠兮羨蔗境之永綏胡二暨之遽嬰兮
嘆一老之慙遺 帝輟朝以震悼兮咨功宗之視
不召眾宰與宗伯兮備 卹典之休滋命司空以

窀穸兮錫塚田之疊崇某嶺徼之間哀兮夕傍徨
其漣而顧官守之匏繫兮阻臨木之無期負大治
之深恩兮酬未報其髮絲惟靈瑣之弗淹兮斯百
年之花支竟理美之莫藏兮樹令名於鼎彝爰陳
詞而絮醅兮擷芳芷於江離冀騎箕之在天兮當
愔悅而鑒斯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三十九

祭張鳳磐相公文

虞都佳氣傳築名區惟公疑梓夢齋斯符夙對公
車儲英中秘東壁垂芒玉堂樹幟裁成 熙典陶
鑄人文清階累陟茂著忠勤宣哲我 皇冲年訪
落 簡宅四鄰斗杓均酌旋膺獨任首秉軸樞更
張化瑟翼贊軒圖 聖學日新細旃密勿卸理登
閔綸扉黼黻柱擎九漢霖霈八荒外夷相戒欵塞
梯航 帝眷方隆佇終相業忽遘閔憂輟茲調燮
東山養晦益繫肝衡匪朝伊夕喜起重膺汾水風
號台垣曜墜相杵斷音紳綬掩淚惟公之出卷阿
濟美堂集卷之三 四十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

鳳梧歸而居瘠夜啼慈烏公既騎箕時傷亡鑑
卹贈殊恩霞蒸露湛某也叨起南邦誼懷推轂仙
計遙聞悽其可掬公有不沒鐘鼎旂常名亮忠孝
寵渥存亡矧是階庭紛森蘭玉載德象賢總紹芳
闕公惟惻只余爲獨悲陳詞束帛靈其鑒茲

祭大司空朱鎮山宗師文

嗚呼大江以西匡廬矗矗彭蠡湯湯篤生我師鍾
凝英特爲世禎祥雒陽妙年公車掄秀司牧稱良
既陟秋曹內平外讞雷電爲章主持闡鐸文還篆
鼎士飭珪璋藩臬梁齊載膺節鉞勳伐巍昂廼貳
冬卿廼宰銓部明哲煌煌爲大司空河渠底績永
賴歌颺忠簡 帝心秩崇官保鼎軸繫望蛾眉起
如介石先幾抗志徜徉吁嗟夫子有德有業可行
可藏世運更新 聖明求舊席虛廟廊胡然無祿
商霖薨歛箕尾忽翔某也不敏蚤從青衿濫竿門
濟美堂集卷之三 四十一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一

牆微惠通籍馳驅周道靡奉清光時修起居輒承
翰誨輝若球瑯屬有積私方圖遣布以介壽康條
爾得報山頽樑壞我涕沾裳悲動縉紳痛延 宸
扆 恩卹殊常吁嗟夫子神工寂閤羣品賸芳振
哉長君象賢趾徽遙羽鵠行詰季賢孫欣欣蘭玉
慶藉未央禹蹟興思龍圖有後師乎不亡謹述榮
哀薄羞蕉荔禱使代將有赤者靈遊遊廬蘇降鑒
我觴

祭南大司馬陰月溪文

眉山聳秀夔峽迴瀾坤靈鬱聚淑氣攸完代有碩
彥挺毓其間嗚呼惟公神由嶽降才本淵沈承家
簪笏行粹玉金名冠桂苑聲蜚杏林起家郎署出
爲儒宗粵西關右矜佩翕從登階方岳茂著嘉庸
入尹京兆三輔還淳容臺晉踐咸推鉅人擁旄嚴
綸南牧絕塵并貳圻父戎政克修 帝乃南顧俾
總鴈鳩僉曰樞務匪公孰籌特進司馬中臺秩殊
公思京人強半荷及適遭歲青枵腹待哺憫茲時
艱憂色在眉乃議餐廩士飽而嬉脫巾潛弭民亦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二

真居胡民之肥貌瘦在躬形雖外壯神竭于中手
猶披瀝倏焉告終樞垣殞曜泰山頽我望峴有淚
相杵罷歌嗟天不憖遺日無戈其附驥借進三十
餘年如公德福幾何人焉幸茲南國昕夕聯翩苟
星聚里孔夢在楹朝殘柱石士失鈞衡吾儕酸痛
倍百恒情傳其已駕季劒執懸生芻用束以寫哀
虔靈不可即使我涕漣

祭南大司馬郭華溪文

嗚呼公胡溘焉逝耶主盟世道可一日無公耶公
之歟並中外幾四十年峻績遠猷半在兩粵而凝
重之氣貞亮之節獨屹若山立而弗遷蓋其身也
允爲 國家之輕重而其出也寔繫蒼赤之生全
是以巍然勛伐上結 主知下孚羣望卽無論薦
紳而窮簷僻壤靡不知有令公之賢一硯不持方
之孝肅焚香可籲比之顯道威振百粵又將與韓
范炳耀於後先顧余何以哭公余自督學粵右侍
公於臬臬味相期已非偶然繼復殊塗分轍千里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三

論心公倡我和我關公箴嗣余代公西撫而公以
憂還余復疏養泊乎再起又兩代焉則我咨公度
我謀公行如石投水莫之逆也如八音五味相濟
而迭宜也已而公改畱院遂晉南兵而余也多幸
復得以循懿嫺襲芳躅守成渠道餘督方期公駸
駸大用以副余昕夕之私懸奈何樞筦未究公且
抱疴累疏乞休辭懇情堅雖屢蒙 溫留而竟不
可延然疾中尤惓惓以風廉吏厚民生爲獻皆據
所實踐而効之 宸聰公之用意一何淵也比歸
人謂公疾將不可爲余以公所馮厚理必永年忽

一夕夢公來訪黯然色凋余覺而疑則計傳矣嗚呼傷哉公之雅方載在版曹公之循良溢於郡治公之助勳殫於屏藩公之勛名標於銅柱惟公爵位則既崇矣公之胤子將次庸矣卹典贈諡萃厥躬矣母曰匪耄名安窮矣獨余所深悲而無以云者自今以往又誰我提我翊而終發其顛蒙也哉夙誼新悲臨風涕洟械辭寓奠公其鑒之

祭大司馬陳文峯文

繫吾閩之鉅閥兮翁推樂邑之有陳敦詩書於奕葉今聯圭組以振振懿惟公之有作今挺翹楚於錯薪早通籍而受事今比雙南以許身簡行馳而貞度今累蒲臬而奏循比建牙於全楚今亦牧寧之暨臻掌 匪都之邦禁今頌明允之惟均更控制乎全粵今淨嶺海之氛塵旋投簪以歸臥今高鴻翼於秋旻紹洛社之芳軌今侈月旦於縉紳厚冥冥之積慶今類煦物之陽春宜壽祺之永介今胡遽乘化以還真寒余夙叨世講今更踵鎮于朱

於昉饗兮式鑒余之薄禮

祭南大司寇王鳳洲文

南京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以萬曆庚寅冬十月某日卒于家其舊賈閩連江侍弟吳方臥病在告邈處下邑無從得計越明年六月始聞南畿撫臣有請卹典之疏既爲位以哭又悵匍匐之未能也於是修辦香束帛力疾抒臆並日交奠于几筵而申以辭曰嗟夫君之矯脩兮曠宇宙而軼倫挺英門而毓粹兮匯具區之潏潏略扶桑之寥廓兮澤泰岱而嶙峋括富藏於二酉兮掩武庫之森陳上下古今數千載兮播萬品於鴻均將衙官乎班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六

馬兮且奴僕乎先秦瓊瑤琚與玉佩兮爛雲錦之紛綵條彙馳而電掣兮力亡費於組紉勒成一家之論誤兮詫充棟而摧輪揮揆明月之千首兮極風雅之彬彬鏤金石而諧韶濩兮薄牛斗於蒼旻擅秣林之嚆矢兮執牛耳於齊盟諸屬橐鞬與鞭弭兮罔不避舍而逡巡履交滿於戶外兮日攝子墨而蕭賓蓋與仲氏而並建旗鼓兮亶瑞世之鳳麟夙際風雲之會兮起奧渫以攀鱗似渥洼之汗血兮騁周道而絕塵懿哉先公之趾美兮樹鉅伐於邊垠邁遭閔繫之不造兮君痛毀而沈淪旣

主恩之昭雪兮被求舊之溫綸更奮庸於案服

兮造開府而來旬懋救功之膚奏兮紀竹帛而方新羌蛾眉之起妬兮逝遐舉于江濱旋賜環於卿貳兮咸扼腕於前薪竭忠力於畱政兮余寔仗爲同寅寔余旣遂乎初服兮公晉八座以紆紳峨臯陶之淑問兮佇虞相之舉仁胡傲屣乎鼎軸兮遂抗疏而乞身塊獨養病而索處兮懷棄葭之伊人荅胡不少畱兮騎箕尾以還直曩余有先二人之立石兮賴鴻藻而弗湮暨余制粵而數用武兮再徵勒於貞珉邇南曹之稅駕兮荷贈言之諄諄紛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七

美人之繡段兮傳永世以爲珍懷雉膏之未究兮噴槐蔭之鬱素惟鷄雛之絢彩兮將滾滾於昌辰矧三立之不朽兮亶天地以爲春厭塵世之不可久處兮掛倥傯而與鄰已矣哉巫陽招兮何所樹白楊兮幽窆憶同遊兮白下藥公暇兮舒神指泰淮兮爲釀援北斗兮爲尊憇桃塢兮賡詠寒幽蘭兮佩紉忽冥鄉兮永隔令涕泗兮沾巾更下方兮修阻闕弔唁兮未伸歲云徂兮往苒心怛怛兮憂忉驚露下兮搖落聊遠寄兮江蘋滿屋梁兮夜月恍顏色兮可親

箕太常王麟洲文

嗟乎大雅已希皇風漸熄牛耳孰尸砥柱誰力生
以運典言爲世則二百年來彬彬斯極君與伯氏
奮起南國濟溺起衰規隨進式溟海洋洋吳山岌
崩家有機雲人稱轍賦君所撰造兩間氣塞障流
而東空羣皆北騁若電奔寂若淵默翕張如神遷
固闔閭君所厝施萬夫意得士有餘師人亡失職
出則儀庭歸則賦戢進退唯宜夔龍物色 帝重
秩宗奉常是陟典禮司存台垣望丞蟬蛻豈難鴻
冥何弋徜徉林臯茂滋槐棘上壽長公崇毘 社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八

稷茅拔斯征井渫不食有見有潛奚昂奚抑玄髮
竟非青藜俄蝕曷畀之靈曷折之翼豈真大鵬以
六月息憶先司馬受鉞閩域帶棠之陰貞珉永勒
及今司馬投分子墨山嶽時瞻金蘭在側況君輜
軒惠我拂拭銜鑑堂高桃李手植一聆訃音能不
心惻薦惟江離寫此哀臆馮雲附星靈爽可卽

箕座主俞憲詹範川文

嗟哉先生鍾姑蔑之靈秀自髫齡以稱奇漱芳液
於枕苑摭奧窵於摘辭採精思以述造擅斯文之
在茲沐皇澤之休薦遂聯第於雲臺初筮令於閭
嶠將卓魯其羽儀晉池陽之佐政藹宅生之春滋
晉觀察於楚封儼英蕩之光輝慨直道之迂俗奄
賦歸于式微開一徑之蓬蒿列左圖而右詩屏軌
迹於公門表鄉邦之蔡著課詰嗣之一經伯鵲起
而聲馳付經綸於肯綮蓀樂事之無涯宜百歲之
未央胡二賢之來欺忽日月之不淹夕稅駕于崦
濟美堂集 卷之三 四十九

嗟慟水部之蹴奔宅草土于總帷嗟渺渺之猥才
何沆瀣之可副辱棘闈之甄收旃蒙吾以入穀升
輪囷于萬乘藝揭車以終畝憶典學於楚湘拜芳
塵於車右肯回路之未能叨規隨之末遑奉營款
以諄諄揆不敏之質陋別二紀之星霜嘆羽鱗其
難又意登堂之有緣凱洪鍾之終扣歛聞訃之北
來羌徬徨其如疚繫生成之罔極誠未報其萬一
負生平之素期而後先之名實念長寐之弗回擲
江籬之香餽惟吾師之如在庶連蜷而鑒恤

祭盧星野宗師文

嗟夫龍從粵峯溟泮桂海搜秀鍾靈麟文鳳采惟
師應運天植雄姿現行琦意揆藻摘辭作噩闕茂
甲科聯耀三百人中師最年少平亭西署績最爽
鳩督學南閩俗化魯鄒遂晉卿寺遼海棲鶴爰陟
參知滇池擁鵲旬宜薇省蔽芾棠陰拂袖歸來龍
臥江潯息輶解樊師年未艾綠野平泉真率是會
方擬耆願爲世著蔡一朝乘化賦鵬乘箕噫嘻嗟
哉胡不單厚位不酬才德未滿壽始師督閩某在
諸生見收渤溲再博虛名伯樂風胡我心內愧咏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五十

沫仰流獨違瞻對曩撫西粵几杖非遙兩擲溫翰
惠音孔昭比某疏歸日月無幾遽聞僊逝益此傷
懷念惟令德后必有興蒸蒸嗣胤步武是繩今茲
東土闕然躬唁庸寓一觴薄陳蘊薦冰壺秋月想
像如存鑒茲膈臆叩饗來臻

祭孫太夫人文

國有將興資臣世德家慶所繇亦云內則於惟忠
烈貫日凌霜既維 皇祚長發家祥天降婺精光
流越渚德掩少君才薄謝女閑姆名聞嬪千元公
貞靜婉嫕靈範聿隆元公起家掄魁禁從八座崇
登寅清翁誦當年表豎誰實相之鷄鳴交微猶似
垣麓蕙帷珪璋賢胤斯啓瑞鳳祥麟振振濟濟敷
華要並楫勲猷并須大用作霖爲舟人亦有言
木曰於地斷機和九功存百勩前代女士推轂大
家女誠漢書嘖嘖齒牙歷論諸曹無所睹記方之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五十

於今霄壤奚啻公功伊濯婦順明彰矧伊式穀母
儀仍光得全全昌古稱任姒吁嗟夫人麻嘉亦似
俗流歆豔景翟重褱夫人有是而非所期惟佐而
家忠貞世篤彤管載傳千年芳躅咸謂福德算協
九如云胡乘化倏還太虛設瘞北堂烏啼玄夜聲
徹 帝閭 恩卹優下某也附驥令子稔知母賢
計聞切怛靡唁几筵薦薦蘊蘋爰陟哀靈平有
情鑒此微臆

祭王太夫人陶氏文

惟天命之純祐兮篤生賢以輔毗。源慶源之所自
今宜有藉於坤儀嗟碩人之婉孌兮表德苑之瓊
枝求庶士於迨吉兮續鸞膠而結褵采蘋蘩而祇
肅兮報維佩以咸宜方司馬之髫齡兮恃阿母之
深慈匪徒慈而能教兮飭機九之芳規用斷成乎
大器兮蚤邁羽於雲逵累敷整乎中外兮服帝載
而咸熙懋勳庸於藝鼎兮隆聞望於華彝固詰人
之自樹兮亦慈訓之式貽余博稽乎往牒兮悼奇
竊之遭罹羨高陵之織履兮啟相譜而俾彌嗣徽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五十一

祭王太夫人景氏文

瞻寶婺于雲漢兮羌烏奕于昂墟合靈和於碩媛
今塞德音之不渝夫豈獨嬌節以好脩兮又雜佩
大芳蘭纓寶璐之嫵媚兮辨明月以爲環待寒脩
于中閨兮洵儷美於伯鸞傳鸞膠於朱紵兮允賓
儀之婉孌肆雞鳴之靜好兮慶既叶于令居體鴻
鳩之均愛兮將竭懽於菽魚荃祠之昭質兮趣
國造之昌符入簡在於帝心兮爰載筆於石渠
遂參和乎鼎寶兮揭斯世于唐虞繫碩輔之篤斐
兮皇瞻念此母劬紛馳恩而三錫兮佩翟芾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五十三

與瓊琬調介祉之色康兮綿景福之未央何青鸞
之遄駕兮忽朝華之易僵晨齊轡於麻姑兮夕金
母之相羊望蓮鐙之夜間兮泣蕙帳而摧腸叩九
阊而抒慇兮謝樞衡之宥密指黃花而駢祖兮奔
馳爾以柴瘳動宸扆以悼憫兮俞從禮而輟直
議殊卹以厚終兮啓石窀以窆窆繼之臺之冥冥
兮賁天寵之煥赫也德音之如在今永榮被于
金石某恭承嘉命兮待罪粵中思棘人在疚兮匍
匐無從傷慈顏之不可駐兮增結憎于悲風酌蘭
酌與蕙殺兮嗽蕪詞以寫衷儻靈脩之不昧兮庶

連蜷而疊棕

美堂集

卷之三

五十四

祭呂師母夏夫人文

倬彼華閭稱姚之彊矧惟相國內政彌光蓋匪淑媛曷襄碩德倚嗟夫人其儀不忒婉懿夙植姆訓是循聲自芳蘭蕙爲紉曰嬪君子左右琴瑟勸業劬文人倫出奉對丹陛選讀秘書玉堂起草金璫助晉大司成英猷爲爽爰拜相庠論思共夙夜必偕服勤中饋勝御無猜願系願矢篤忠貞以荅殊眷鷄鳴問

濟

卷之三

五十五

孫繩武通籍嚴廊方圖大齊儵從金母枯椿是存凡區有翟輪在笥恩卹在庭天章疊被榮與泉並其自師門雅聞聖善匍匐無繇臨風增泣庸將絮酒申以此辭有蔚鸞駟其格之

祭鄧母太孺人氏文 侍御純吾尊堂

嗟母氏之娉嬀兮表柵則之蓀蘅既結稱於德偶
今姬鸞曜以齊聲傲鷄鳴於夙夜兮報雜佩之紛
益采蘋蘩而芳潔兮承託重之宗祊迺篤生乎賢
嗣兮回漢表之長庚振風猷於持斧兮式恢張乎
帝紘接夔龍而獻納兮亶篤棗之周楨邇發祥於
淑媛兮貢 褒寵之殊榮服霞帔之炫爛兮映
鳳絳以光榮悵不遑於四牡兮頻陟屺而興情竣
閨事而 請告兮將戲綵於歡承僉祝齡於金母
兮永瑤池之泛觥胡繁霜之夜隕兮改背護之蔥
青美堂集 卷之三 五十六
昔仰惠文之哲舍兮羌居藩而輒筑詎里閭之私
戚兮寔痛延于紳纓某也念當年之制粵兮倚牙
節之同盟比南曹之轉秩兮樂鄉國之澄清蓋習
觀胤嗣之彪炳兮因稔聞母譽之鏗鞳嗟總帷之
倏謝兮余心駭而怛怛懷侍御之明德兮益仰母
氏之令名睠輝懿其不泯兮足自慰於九京寒余
蒙 予告而南旋兮靡躬唁於高閣爰馳東芻而
祇薦兮更抒述乎哀誠惟慈靈之歆格兮幡然下
於雲旌

祭姊陳母太孺人文

嗚呼是月之吉寔名嘉乎日在婺女應王坤貞於
惟姊氏悅然晨征雲輻星駕遐即玄扃爰自厭世
儵及三冬如駒過隙如電掣騰悵矣總帷兩祥告
終假茲病骨薦豆靡從今臨窆旁之山之茲距室
滋遠距世滋長余心益悲余涕浪浪瞻顧恩豐迄
何能緩姊質于陳佩玉珩琮裡絮蘊藻和揖羽龜
內壺承式母儀攸宗音容已矣而德斯崇塵世既
逝疇其尋盟璇洲瑤島西母雙成我嚴我慈先後
上僊姊篤孝思於焉逢迎所畱人寰彤管是聲聲
濟美堂集 卷之三 五十七
認斷織九憶和苓大家比賢太史著銘世稱不朽
丰備哀榮矧茲孫子玉樹輝妍吾姊純淑曷云弗
延某也凝誠一奠幽明永懸瞻戀筵几衷難詞宣
嗚呼痛哉

祭姊陳母太孺人文

嗚呼痛哉姊竟何之乎吾姊以琮璜爲德蘅蕙爲
紉箴史爲師而又嫻女紅之極則表閨範之徽資
迨嬪于陳事尊嫜而孝佐夫君而宜子也伯成文
學仲譯耘耔祗服懿誨兼稱嚴慈誠何遜于山南
之婉冀野之莊與申國之芳規壽既踰耄漸望期
頤人問純嘏庶幾備之而余亦奚姊之悲所悲者
吾父吾母止育姊及吾迺姊挈我恩斯勤斯馴通
麻籍以有今茲邇旣寢疾吾方在告董董三四走
問加損而儻已不支吾旣不得如李僕射之躬粥
濟美堂集卷之三 平八

療鬚微燭厥臆又是夕不及在側承永訣而憫其
衷私嗚呼痛哉姊竟何之矣將如世傳驂縣圖燕
瑤池乎殆幻不足憑而亦詎吾之所知獨前此之
夕見夢吾父中丞暨太夫人自龍山召之若將爲
重會之期而今不可復質矣嗚呼生死晝夜其理
不移姊之視死含笑如歸然所未亡者婦則所不
泯者母儀如月之蝕而輝存如蘭之萎而馨詎矧
餘慶流漸頤孫曾楚楚亦咸玉立而芝蕤 龍
章紫泥其當身後之游至無疑也而余又奚悲有
崇俎有酒盈卮臨柩一奠涕泗漣而

雜著

存應篇贈徐東臯別駕 代家君作

嘉靖辛丑東臯徐公旣城連竣事明年連有洪水
之變城圯者半巡臺疑而臯之卒以去位或有問
者曰貴立功者爲上下之所聞也今明公動構羣
會恢宏遠謨遺不滅之令蹤輯當世之豐利而又
潤以美政扇以廉風千室鳴紆飄塵衰止則旣効
矣然不表之於清觀不懸之於高聽當道迷於所
受羣望悼於非辜蒙垢含愴淹久後白是何民被
樂而已貽其憂名登榮而身離於辱也予應之曰

濟美堂集卷之三

五十九

子不聞乎四時之序造物之所明也負下之累道
家之所慎也文王齊聖辱於羗里絳侯顯臣下於
請室考之前古豈獨斯人若夫姦出竅言災生無
妄至於鵲鳩彫丹薏苡惑示秦相破名於盜壁直
生訕意于償金由是言之形似者疑功厚者忌自
非賴辯釋之士超久之懷未有能遠跡者矣故曰
屈位不以標能則位去而益顯籌度不以要功則
久之而后定辟猶夏后之璜隋和之寶輕塵加之
惡足掩其光耀頓其聲重哉迺若有遠際賤士倚
庸常流則俛首承眉可持位祿然存與草卉同榮

卒亦蜉蝣並化斯謂之瓊瑤者爾安可比談至若
虎冠鷹擊之倫又復雄視夸張鍾鏞蒸庶榮枯生
於腐吻禍福出其胸懷功非不耀也志非不遂也
及夫怨行止下惛然傷之良亦爲過已語云天道
周星物極必反是以書稱惠迪易著餘殃聖訓所
明略同一揆若夫孔門后達定於明德樂氏先亡
兆於盈侈或嗇侯於誘降或期報於無殺或高其
門而容駟或掃除墓而迎喪斯有朝飛暮沉始凶
終吉或敷其華或收其實前事若徵則豈但扶寸
之間哉予於是廼覽問者之意究今往之規權榮
濟美堂集卷之三 六十

悴之二途表後先之殊畫既暢其所託筆之篇章
思所以克播遺塵光傳無極命曰存應云爾

北岡漫藁序

北岡者有岡隆焉在縣治之北盤複青蓮俯瞰綠
疇蓋吾連一勝區焉乃余長公開雲卜築兆壽域
其上蒔四時之花果芬錯翠交頤而樂之遂以自
號人亦稱北岡翁云北岡翁早孤無贏資仲季尚
弱乃用計然之術以裕比素封焉而其孝友因心
敦義好施尤出天性故於是岡也滄然而與行雲
謀冷然而與流泉俱興之所至或擊缶自歌漸成
韻什然秘不以示人而晚亦往往流播里社人始
知北岡翁蓋亦詩翁也時余先大夫憲副公與少
后大叅游公十竹侍御王公清和命駕燕集岡上
輒有吟咏而翁亦取次酬之自是達人騷客時復
往來追躡芳躅倡和遂盛後十餘年而余由湖湘
督學假道南歸始獲全帙觀焉篇聯韻綴蓋不啻
數百首矣余雖族子亦初不知翁爲詩翁也乃叙
之曰詩之道遠矣三百篇詩之始也然多出於閭
巷田野之間卽后之摘菁揆藻白首音律者曾不
得窺其柙與何以故哉發乎性情止乎禮義爾已
非外至也故春陽而鳥嚶秋候而蛩響颺動而葉
韻流激而瀨聲此孰爲之迎於氣觸於感其真機

濟美堂集卷之三

六十一

也今夫咨咨而興陰陰而思鏗鏗而鳴則曰詩在是矣果詩云乎哉卽葩且碩亦何以異於催羯鼓而剪紋綵也生意則索矣乃北岡翁之詩或以暢其性靈或以攄其幽致或以寄其感惋或以道其景象未嘗描意而架解弗合未嘗琢句而音辭弗諧誠天機之動與止乎禮義者與三百篇之遺與然可以明自然矣其真詩哉其真詩哉翁年八十高矣其聰明健康不減少壯人望北岡翁蓋又僊翁也其性真之樂爲陶詠者始未有量矣

荅陳季立論一貫

近辱教言皆直據所見敬服細玩之內指一貫之一爲一言謂卽忠恕也忠恕斯無不貫矣意亦相通然愚見以此一字正孔門傳心要訣所未肯輕發未易語人者朱子註解一理泛應兩句似無復可疑矣蓋聖人本體生來靈瑩空空洞洞心卽理理卽心故一指理可也只言心亦可也聖惟此心故任從萬事萬變萬感萬應端如明鏡絕無纖塵絕無毫力物來自照物去不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渾然而已夫子亦自覺得如此因曾子可語故

實功謂由忠恕以求一貫則可而不可謂忠恕卽一貫也聖人之心本難形容如程子所謂百官萬務金鼓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庶幾見之矣來示又就子貢問一言終身行之者以證一言原子貢之問非必明求一貫也故夫子止告之以恕雖類近譬之語乃它日子貢以博濟求仁方用此爲仁之方以救其過高之病其實子貢之學未及曾子之深乃其平日究心於見聞至此博學強識用功亦久猶未得其本源肯綮故夫子又以身啓之因其疑而復告

濟美堂集

卷之三

李四

以此欲喚醒如曾子而竟未能如曾子之唯是於疑尚未徹也豈有問行而夫子遽肯以一貫輕授之乎若謂一是一言則夫子訓人有兩三言者皆爲贅辭恐或不然至云忠恕可格天地鬼神其理本是如此程子亦曰克己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克己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必功深者知之聊此再質以爲何如

志對

客有過而問焉曰所貴於士者何哉爲邁時而伸道也今聖皇御極道久化成尚爾夢寐賢豪嚙吞鼎載而維嶽降神申甫在列陳轡病之忠奮卓蹕之才亦不爲少矣子也方釋褐帝廷觀光上國瞻明良之末韻嘉二五之昌期揚樹勛名此非其時哉而云胡以自効也應之曰智力不可以強進聲華不可以虛襲愚固海濱之鄙夫而江南之眇士也其將何能客曰昔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夷狄猾夏爰命徂征明君之求也若聲羣賢之應也

濟美堂集

卷之三

李五

如響故士患身弗庸也不患庸而弗伸患道弗充也不患充而弗庸今子之筮仕也入義利之分關履邪正之岐陸得則龍游失則鼠視殆亦異事以稱斯責乎曰賢臣不違世而立名志士不出位而建功是誠無所事也端志云爾矣客曰何哉子之言志也連城之璧不炫於鬻不足稱寶家曹之器不試於割不足稱利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喻錐囊以服楚終軍漢之旅臣願請長纓而致越誠欲適於用也方今六合未康隔并屢見豺狼抗爪牙之勢羣黎蹈顛沛之艱此謀士所以輟餐武臣未能

安枕也不於此時飛辨陳辭解疑釋結上之揚聲
紫微垂休天壤下之突刃觸鋒騁舟奮驪亦足稱
奇矣而顧局影於凝嚴之地偃息於篇章之圃同
明相見同聽相聞是進無裨於時而退無損於數
也然則子奚志耶文繁矣將復靡也其能刻乎俗
漓矣將復薄也其能正乎財渙矣將復置也其能
裕乎兵弱矣將復脆也其能振乎助不顯於及時
而道不伸於見知猶之無志云爾曰不然重璧無
因而前鮮不按劍利器試於頑石非折且缺也今
天下資賢甚亟矣然有自行之行則其志鮮有能
濟美堂集卷之三 六十一
終者也吾請爲子言志夫志之立也隱於淵淪定
於冲默歛之無形廓之無極可以貫星辰羅山嶽
流江河潔霜雪不以盈而豐不以損而約不以顯
而伸不以晦而落用之則銘著景鍾不用則身恬
邱壑豈必馳競以徼榮越分以高耀哉茲吾弗能
求之人也顧無礪於躬乎弗能得之外也顧無植
於內乎文繁莫可節弗敢仍習而敝俗尚莫可返
弗敢隨風而流國計之莫裕也居其位弗敢使之
愈耗六戎之靡飭也當其事弗敢使之愈弱蓋志
立則百務可張志萎則一毫莫補斯志也金張不

能貴倚頓不能富老不能使之虛無釋不能使之
幻妄功利不能感利害不能移執此終身族用而
伸若夫競功名之會效錐刀之能攘攘而趨戚戚
而悲是下士之所尚聖哲之深鄙也惡足陳哉惡
足陳哉客曰至哉子之論也謹躋足而觀其成矣
於是作志對

丙辰釋褐同試政吏曹者五十餘人時大宰爲嘉
木吳公左少宰爲安陽郭公一日命司廳傳諸士
取閱素所撰著余無以應退而作志對上之吳公
置不省及余擢南駕部主政詣別郭公乃延坐曰
濟美堂集卷之三 六十二
向兄志對醇雅足占異日事業矣嗟乎士仲知已
余時方新進何遽蒙斯語哉昔僑拔醜明於堂下
桓譚寧戚於車前亦若此耳文本淺陋廼以此獲
受鉅公之知因存以志遇

洗心說

大學之道明明德先焉洗心所以明其明德也心之虛靈瑩然纖翳不容萬理悉備故成己成人人生天地莫非心也心不待洗而有待於洗者已之私德不待明而有待于明者物之蔽譬之太虛無形雲游霧薄本然之象固未嘗易也然而清風時發陰霾改剝高明之體一復其常則日月行焉星辰列焉雲漢章焉而天不自爲也故君子之於治心也復其天焉止矣彼其矜志紛紜散精詞執支離於訓詁沉溺於囂榮一切外塵心之垢也而非

齊美堂集卷之三

六六

心也是以君子戒慎恐懼日新又新必有事焉於忽忘勿助之間皆所以濯污垢而還之清明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至矣乎蓋德之盛也洗心之極也聖人洗心本體即功是爲誠明天之道也君子洗心功在本體是爲明誠入之道也是道也顯之爲德藏之爲業幾之爲賢過之爲聖極之爲天天者太虛而已而或蔽之而或撓之豈得爲天之本體也乎是故爲天之道去其障爲心之道去其垢故面垢不忘頰衣垢不忘澣入之情也試以驗之念慮察之隱思

天眞易馳六鑿相攘區區澡雪終不勝其塵擾之私主使生心害事流弊無窮則源之不清而末流濫也嗟嗟心學晦也久矣自陽明先生倡道于虔直指全體首揭良知而洗心劉君蚤歲卽與伯兄晴川先生親受學焉於是一惟尊事其心而扁所居之亭曰洗心相與反覆研究參透幾微久之而知天下之道不外乎此因自號曰洗心志不忘也迺君之學抽關啓鑰發自陽明而剝蘊浸灌之益則得之晴川爲多余生也晚不及二先生之門獲竊其微言緒論於糠粃糟粕之中當其有得欣然

齊美堂集卷之三

六九

會心而欲質無從也今年夏適有歸省之便而君適司教吾連因以其暇數相往來得以盡聞其所未聞卽二先生之教儼然在目益信其道之簡易廣大而所得純密之學其有資於師兄者遽矣未幾爲兄晴川乞休歸葬弟子員留之不能得余甚惜焉迺君洗心之功卽去就孝友之間而亦可槩其生平矣返而雲津之亭益洗吾心以彰吾亭無愧吾亭以全吾心吾不知此心此亭也與舜之美壻湯之盤銘武之几闢又孰爲先後孰爲上下哉因爲說以贈請復訂於他日

弘毅說

曰弘毅者孔門求仁之學也求仁所以盡性也大其心之謂弘致其心之謂毅故以一心而涵萬象一身而肩萬世此士之所以爲弘毅也弘則能受毅則能請揔之在我人無與焉如是而斯可爲仁矣仁則克己已克則禮復而心虛仁則公已公已則達順而理裕無不容亦無不至無間斷亦無止歇是爲能實用其力者也此卽子思所謂不貳不忘之誠子輿所謂至大至剛之體人之本然固如是特蔽於欲而寢隘故稱弘焉以廓之遂欲如逐逐美堂集卷之三

七十

靜食息之頃事不越褻倫言行之恒理常寓經典禮樂之間用常周家國天下之施由近譬而人已之立達可俱由公物而老少之安懷可廣由敬恕而家邦之無怨可徵一身非小萬物非衆一息非近萬世非遠無物我無內外渾然一也善乎曾子之言弘毅也體仁至矣而吾猶以爲未若夫子之言仁者詳也夫子嘗嘆仁之難成矣亦謂其器重而舉之莫能勝其道遠而行之莫能至矣至它日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未見其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則未見其難美堂集卷之三

七十

強冠而必使之淨餒於氣而寢懈故稱毅焉以奮之求仁如求亡子而必使之復周元公之靜虛動直程伯子之夫公順應悉此道也非然者不牽躔於外誘必沉酣於近利愈蔽愈錮愈驚愈馳將置其心於澎湃無所歸宿之地而後已是尚可以爲人乎哉然其始也起於一念之肆而究且流於濟惡不才之甚有志於仁亟反而已是故居之欲弘而體之欲細期之欲遠而圖之欲近廣大以致之而精微以盡之高明以極之而中庸以道之則任雖重而德輶可舉道雖遠而允蹈可及功不離動

志以立顯揚之基嗜仁而不已焉則於李丈之意
庶有合乎請問其要曰自收放心始收放心者養
心而已矣

余年衰病困久不作文字雖強爲此說多覺未徹
聊復贅之蓋弘毅二字聖門自曾子始發曾子最
號魯鈍其於平時如自身三省君子三道操存真
積之久故直拈此示人亦止狀仁體若是至於所
以能弘能毅亦必有一段工夫俱似未及故未若
夫子訓仁如言克復言敬恕皆隨其資造淺深而
順導之揔期於用力最詳且切也原曾子之意只

清美堂集卷之三

七十一

要人體認弘毅使心志廣大堅定與此仁相爲周
旋相爲終始而已亦至教也

昔程子語此爲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吾
意求其人亦必如顏孟方是顏云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是真硬脊梁漢也然
顏之學惟在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孟則
養氣集義而已皆所以爲仁也其功循循具在是
惟有志者圖之

雖孔子嘗嘆仁之難成又曰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

若果以爲難成又不加好惡於其間但謬悠口耳
之學日纏性靈終身汨汨將至不知此仁爲何物
則孔門師徒眷眷望人之意益孤矣吾以爲仁本
難成姑且圖難於易仁本道遠姑且圖遠於邇如
有子所謂爲仁之本如孟子所謂親長之間精實
求之則仁民愛物天下平亦卽此而推廣幾人之
爲學終不至虛而無用也

清美堂集卷之三

七十一

近時陽明先生教人亦先以爲仁示同志其講說
良知正所以入仁之竅學者若非以仁爲事則此
心亦必它之如業舉猶爲本等倘無把持不沒沒
勢利便落坑塹又其高者驚於玄寂卑且溺於壘
墻甚至恣睢顛倒本心日斷日喪了不知非慾海
沉淪安得抽身向岸有志之士必不其然吾少不
知學至老無成姑書此相示正如震夫說金詎能
必信然人人自有良心爲之而已

以上數段皆就仁上講求欲與同志訂正而因疾
掃軌久無接構惟可與二三親知商之慨自應舉
制興士人從童穉卽業科是務父兄之所責望師
友之所傳習非是無爲也然亦安能脫去故雖英
杰名賢必從此進身方得行志雖習博士家言而

能志念常常向之不使有害仁者參乎吾心便可
作好人行好事異日爲一好官不難矣程伊川云
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名言哉然亦難爲
不知者道也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四
書

與趙晴溪

奉陳練塘翁

與朱鎮山老師

與黃玉巖

與耿楚侗

復張周田

覆徐鳳竹

與楊臨溪方伯

濟美堂集目錄四

與楊臨瀚

與呂豫所少宰

與俞虛江

與嚴陵父老

又與張周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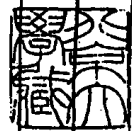
與嚴鄉宦吳珠川

荅王鳳洲

荅王麟洲

與趙汝臬中丞

與淮河總督王敬所



萬合溪清卿 思謙

凌洋山

又附柬

本兵譚二華附啟

與總督凌洋山副東

凌洋山小東

與李義河

與曾確菴

與馬乾菴

內閣

濟美堂集 目錄四

與蕭漢冲

與葉臺山

與畢松坡

與鄧潛谷

與滕少松

內閣

內閣

與王鳳洲

與潘印川

內閣

論

聖人之道猶天然

三代兩漢人才之盛

故者以利爲本

人君制御之術

君子矜而不爭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

聖人仁覆天下

聖人謹其微

元凱失左氏之意

濟美堂集 目錄四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君子依乎中庸

濟美堂集卷之四

書

與趙晴溪

別來西邇楚雲情，佇何極。昌郡故衝，博然不足以當明慈。獨時局多逆送，伺接之文日陰。幾何什九在熊軾中，恐於道躬爲勞耳。憶昔龔黃之倫政蹟，固大踔越，然皆稱卧理。假令二公處今，亦在昌郡，可能平惟丈負龔黃之材，而時勢艱窘，且復倍之。乃下車崇譽籍，甚不啻循良。此又能古人之所難也。昨便翔先附尺書，未久過承翰貺之辱，於勞擾濟美堂集卷之四

奉陳練塘翁

某質庸昧，髮歲幸侍筆研於異源長兄。又幸我翁時時獎引，摩首提命，思不可忘。丁酉就試還闕，得再謁於延津行臺。長公亦得覽晤，契濶嗣是音範。遂隔矣。先君以乙巳冬仲不幸捐世，而某苦孱弱，支持門戶，墮落泥塗，又復十年始領一第，殊出非

望。是翁餘庠所被也。自入仕版，每遇浙士夫恭詢，懸車以來，動定元祉，久之便羽可通尺牘。莫生至，留都伏荷翰儀，遠及拜賜，懷音感悚，參並祗展。一刻竊恐嘉履香山洛社，緬焉同情。千年間二三見而已。又異源牙負特出之材，海內雄豪宜未多讓。顧猶抱璞歛駿，未邁下樂然理數，且極直須償城空冀，非可小售者。我翁未寃之蘊，因得凭几以觀。其成山林鍾鼎，更復何羨。念某宦跡方如梗泊，若天假之便，庶幾一登堂序，瞻望杖屨，陳說微悰也。茲附莫生肅布，候私不盡。謹緩晨下新寒，惟祝崇濟美堂集卷之四

與朱鎮山老師

某無善狀，食粟南曹，歲弘藉庠，庇滿三年，攷入京數，獲伺候殿，曷莫知所任加之筆策，以爲可前。宜所奮勵，長鳴求其報效，而未能得者也。今天下士氣鬱而不昌，久甚乃者一變而新，皆彈冠延頸，爭自洗滌，轉臂爲詞，若靡而壯，真千載一時也。迺老師復以鼎鉉之姿，自結日月，收陟銓貳，海宇委心風議之益上，禪肝食端自有在。卽某至庸極昧，亦敢自委明世以負我師教育之恩，素耶觀衮末

期惟有依戀仰干照答涵拂

與黃玉巖

自借守名邦邇江漢之極西音候輒難達而自蜀來者則每聆新政焯焯嚴不近迫寬不入縱巨室短簷惟戴若一昔有黃頴川今則黃重慶異代同稱詎不盛哉故鄉氛孽仗新撫與三名將戮力勦平民始有安堵之望雖聞尚有數艘在沿海往來已莫能窺岸蓋襲於威兵聲氣頃之當亦盡矣吾儕桑梓久繫腸肺得此消息真喜欲狂想吾丈同之其竊俸南署有年人謂亦宜得一郡果爾則西

麻美堂集

卷之四

三

蜀間不識可分一播之地否此固願依清光之鄙私而未必能遂也

與耿楚侗

違教以來良苦大藩遯土奔走十五郡之間精力既罷謬鑿亦積迺日爲諸生評騭不越枚葉菁藻曾未有以振率之者於古人責已之學竊甚媿焉試黃時適兩江年伯來仰承翰旨宛若瞻對令弟偶名亞周生遂喜並提此不惟科第之憫尤將厚望之矣黃岡李生之用資學亦甚高美遂喜並提於二三子足稱同志矣劉生以異等待之強之應

試復不遇曾囑張郡守延之主會事卽未便出仕有裨士習功亦非淺小也楚榜今歲頗稱得人但不知盡能不負明時否然多賢者夾持宜不至落莫年任經學已明弟以其齒幼姑遲之入試所以大成之也

復張周田

昔平子內侍之年少孺扈從之日並以茂德英問矜視千古今復覩足下系出異代比肩而立也秋中建節北來僕首奉袂裾意與并會瞻曩景行於是儼焉乃紛囂難鮮良晤易淵輒復分駐一方瞻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四

言十舍勞何可言使來擲以琅函貽之縑疋申繹誨旨燦若明珠溫如春旭感幸甚厚語云鉛刀不可議斷割無鹽不可談朱金僕眇知識顧何所獲此於足下也念客冬入楚奔走職事精神散于蟲伎皮骨憊于驚驅兩循嶽麓三過湖濱無與舒嘯長風邀弄明月意竊嘆之以爲形槩在前固亦有待信非淨緣不可得也足下蘊風雲之智抱冰雪之姿分節岳陽實據重鎮俯繙黃輿仰幹玄堪藏數萬甲兵吞八九雲夢豈非丈夫壯遊戡項者描之風謠傳諸道路六條載布三事兼苞波瀾不生

崔蒲如拭士行却其勤電仲淹燭其隱憂燕公
于駿庸鄴侯遜其風績蓋官路之遐軌可畧而述
也至若奏軒皇之樂娛湘靈之絃賡郢人之歌聆
江叟之箴摛辭則顯白禁音蜚翰則繇義欽臂此
凝香之餘適列戟之清署也僕觀君山突兀中流
旁無附土呈其介特洞庭潏潏無際浮天沐日成
其恢洪足下得無助之乎齊安片崖蘇眺增華鉅
鉤微潭柳居垂耀若岳之山水旣雄得公並絕足
稱三矣言別以來每送遠臨流登高倚檻則未嘗
不西望美人增其遐想前不遺依繡有日願爲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五

三五之遊騁浩渺之觀杼毫折簡酌醴燔枯紉委
佩於芳蘭駐流光於若木抑亦人生之極歡所努
力於心期者也玄冥凌陰晨多凜颼幸護寢輿以
副虔禱

覆徐鳳竹

昨過雲夢傳宣使節且來喜得良會少選無的報
抱悵西去夜宿應城晨起阻風雨颺愍公署忽拜
翰教之辱兼之嘉刻蕃儀感領殊不可任念某本
謏陋寡知識濫叨前銜罪戾已盈一旦得釋重負
當路曲全之仁豈謂有成效甄錄之也恭遇翁

振刷其後正私幸容庇之託乃辱采其對非已有
餘榮復朗示虛襟寃所未盡是欲跋談趨踰豈所
稱乎然承來教崇雅黜浮只此便爲第一義蓋所
云浮者不獨文辭夸靡無當已也其於士之立身
行已尤爲鑒切翁誠以是爲黜必求其敦尚根本
之士而與之庠序幸甚楚風幸甚載觀饒集所稱
雙異此卽翁精誠之感矧多士秉有常之性於以
導之敬應何疑乃若鑑空衡平銖權毫照自翁餘
緒非不佞所容贊贊也草率附陳謝因布其愚
諸容至蜀專具惟茲方輿廣遠巡歷爲勞統冀崇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六

護寢輿以憫翹祝不宣

與楊臨溪方伯

不佞職守茲土無他可置念惟天全招討司高楊
二家構怨乘隙爲患未已其機括全在楊時譽得
報則其部落心志遂定而高定亦無如之何矣昨
會蒙山丈呈院欲免其赴京一節良爲地方計非
爲時譽計也時譽外有高定之深仇內有母弟之
伺讎誠一日不可離者况其蕃屬皆信服之一離
其地則管束無主它變皆難預測今查有邦政一
款土官應該設衙門設在荒遠兼有爭競讐殺

等項地方不寧者未可離撫按等官查勘是實亦
照極邊事例代爲奏請就便罷替事寧之日仍
照例起送赴部除授正與此合茲已會呈回覆伏
望轉達曲成爲邊土造福幸甚幸甚

與楊臨翁

下川吏還辱翁曉譬至再既感且愧然某非有他
也其願歸也魯與廬山面訂於始至之時其辭道
務已先懷按院於送行之頃固不敢以得代爲疑
亦非敢以艱難爲避也果爾則負知愛甚矣惟重
亮之令今仍代下川又不可再責求免姑候馬湖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七

事竣再嘗另陳兵餉議民免遠輸而士有宿飽
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初奉撫院有行議處又驟
聞滇兵北渡亦就倉川員糧恐兵多食寡爲是過
計誠未暇細訪深思也隨又查得寧番衛地方亦
頗產米與建昌及河西屯收糴約可得數萬斛即
萬兵數月之需無足慮者其銀取之各該衛庫貯
亦尚敷用如不足然後取州縣繼之已一面偕行
通判何朝佩等官矣適趨馬湖道遇齋咨舍人謹
附申謝諸草率不備

與呂豫所少宰

舊歲某從藩臬摺申之後獲數謁門屏通道德之
光雖飲河沐雨未竭私衷而引掖微言光啟困寒
服之周旋竟身爲感恭惟老先生以名世之輔上
結主知暨貳銓衡遂調鈞鼎卽幹旋之業豈足道
乎今海宇熙清盡臣黎士布列通顯可謂至盛寔
山二三鉅公協心量理以虛朗宏廓之心臨之翔
鳳游麟應氣而至非偶然也如某學未聞道仕則
曠官循省懷慙久宜引去顧以眷戀明時依依德
教未可自決敬緣藩司王經整齋捧之行肅勒申
候未盡輒縷統祈倍護興寢以對倚注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八

與俞虛江

聞海上之提怵躍欲狂不惟兩省蒼赤迷底寧宇
而公之精誠愈益累於天下彼嗷嗷者今何如也
惟節鉞去西土已久山峒一二小醜時復竊發得
延其游魂故西人之願公速歸尤不啻旱潦之望
膏雨飲至后冀卽榮還以順衆情以造西人萬禩
之福可也彼東省海氛雖靖而架阻餘孽所在而
是恐復有以暫留塵從之說進者終屬他人之田
未可聽也昔聞由基射楊葉百中未已旁有止之
者曰不則將墮前聲某願公之以是自況也李山

人馳使往賀敬附佈悰諸客挹三江以爲釀哀入桂以爲筵把酒勞苦以紆契闊之思伏祈鑒而從之不任光幸

與嚴陵父老

書貽嚴陵父老惟諸父老不以先大夫爲寡德每見思念碑之矣又合請當道俎豆春秋余小子則何敢忘父老之高誼願諸父老強飯無憂長享太平福以明先大夫之志甚幸

又與張周田

比有介使具尺書從從者而南去二日情悰惘然

濟美堂集卷之四

九

失也載拜手書始稍稍解暢忘身之遠宛若兩度汝水造勝受指甚幸祁書河泊亡恙乃今兩淚不辨馬牛意有如宓神者挾衆靈擁萬穀從之上下乎僕且呼海若爲公止之引之扶桑之表置之三神山之中以觀其所爲虛滿消息踟躕而屈伸者彼且旋其面目以藏於陽林之墟顧何能浸泛東陵乎卽今邳徐使者亦有事薪璧僕又將命精衛啣木石助之而汝水愈益安敢以此報命母爲故人憂也晨下庚初伏幸自愛別諭遠達西州使者

與嚴鄉宦吳珠川

先大夫之去嚴六年而卽世今又二十餘年矣去嚴之日其纔弱冠以應試先歸則聞有遮道雷尾行艘數百里攀送者遺愛畱郡豐碑在目每念嚴士民之報先大夫者已厚寧謂復有茲舉乎雖先人一念自計不愧神明而直道公衡今世罕遘顧安知身后碑其地而又祠祀之也昔劉繪敝牋羊叔比情於召樹尚馳勒石武侯徵愛於野祠千古侈之以爲盛事先大夫行蹟種種具在然非得名筆敷揚詢謀協吉卽朱邑貽歸桐之願季方負簪桂之能亦安所託志哉是先大夫之食報於諸公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

者又厚矣不佞承家無述出仕寡効且以朽樗病質日思引遁如得請過嚴當遂親展俎豆遍謝耆英而於門屏楷首一布荷載之忱則非筆楮所能聲矣公冗中潦率具報言無倫序冀惟鑒存之臨風惘惘

台王鳳洲

惟大雅遠韻朗然四字某夙願一望文履稱奇遭也塵軼相左龍門懸邈企風懷德如何爲心往居東土嘗以尺刺馳其鄉書西達晉臬而憲節已發片恨姓字猶不易通何論參對叔原遠過江藩則

出冊楚雄篇如燭龍啣珠詭暉萬狀意綴語未汲
引象外若忘其謫且陋者信弘度哉以名公之姿
吐鳳凌空牢籠百代一襲馨咳足侈榮于時而况
一日併獲菁英絕翰盈握充几浣誦直邇永和天
寶之間從數君者遊也抑何厚幸然當爲傳世爨
鼎什襲之矣叔原還敢以通謝因布其私並具韻
會一部奉登文苑卽有魚目何敢報琅玕也潦率
不莊仰冀委照

答王麟洲

某祇役外服容觀無繇每從交遊得名公隻字寸

齊美堂集

卷之四

十一

楮覽以爲珍嘗夢寐希之也乃叔原西來則出雄
篇寶墨渾然爛然曩實駢集應接不暇顧僕何當
抑逸少題筵之義乎感戢不可忘矣惟名公以文
章行業光明于時而長公先生復卓冠一世並苞
競躍足掩前古假令與晉之二陸宋之二蘇掉鞅
文圖將報鞭弭而先之未足肩也僕蕪劣特甚雖
嘗從事佔俾直督談黼黻何與山龍之觀隨衆好
慕而已敬緣叔原僭通姓字爲謝並同文備考一
部登覽伏冀辱而存之不備

與趙汝泉中丞

項肅介使之楚上起居狀旣行二日迺拜手劄並
詩疏二刻儼若對光顏晤教指甚感甚幸惟楚有
衡岳爲望江漢爲浸雲夢洞庭爲數大觀備焉乃
吾丈以碩猷遠略撫綏其間所爲建豎淪洽直與
之爲高深地茲愈益重矣若夫黃鶴白雲慷慨陳
迹孰與啟鎮事業千古不磨崔不能頌其烈李安
所贊其休顧青蓮數語託興雄觀非真爲詞人重
也如其錄錄無奇忝竊貢邦恐久則益深其過方
思引退之計若得卽還一渚出漢川一觀所爲傑
搆飛覺者然後放棹南歸休林壑之間挹水采
菽以遂其餘懽勿使煙波障目江草喚愁則於志
願畢矣丈其許之乎敬使僭具陳謝因抒其欲
言統惟慈鑒

齊美堂集

卷之四

十二

與淮河總督王敬所

近齋冊吏回仰荷手諭溫然東土之舊此誠明公
醇厚之度不忘敝履之心也倪誦魏激未知所任
往居東時竊以培塿依附泰岱被之駿榮失其畀
鄙陋今則屹屹晨興提弄錢穀公私交誼出入並
隨兩河幅員僅千里而鉅藩居其五無論趙鄭唐
宗卽省之周藩宗儀已幾六七千歲支祿米二十

餘萬正派纔四分之一耳諸皆多方搜括厯厯支
拄加以京邊起運督限森嚴部檄如雨皆鼓於司
某加孱弱當之上之無益公家下之莫寬民力恫
瘝徒切曠腴日滋而況中州距鄉遼邈風土未習
一月之間爲病者半非有乘雲灑潤如我公者亟
拯而力誨之方且顛躓是懇何復謬冀餘榮也頃
者恭聞榮推已詹台袞旦日旋朝孤逖之衷不勝
忭僣謹緣馳獻新香僭布其愚

萬合溪清卿

思謙

既辱翰問復叨腆儀某媿浮於感矣至垂民勇一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十三

體之論寔古人並生之心仁人一言卓犖千古敢
不拜金石之貺粵西蓋某所經行風土猶存朴沕
而山溪深阻殊類繁滋亦其地使然也迺徵昔賢
爲治虎可北渡驪能遠徙彼以異類猶若有知而
此出里之屬與吾民豈盡懸絕安養教化四字誠
今日化夷之上策矣大學述古一編不事贅語而
真體躍如要亦此理翁之所以成某者何至耶總
付銘鏤未知所極

凌洋山

卅歲東土將有事羅盤某株守桂林不能從二三

將吏躬領碩畫徒抱衷耿未知所効兩山羣醜盤
據爲毒已莫究詰從來迺今大興寔勤戲下豈非
非常之伐固自有屬卽誅討未加而先聲所警山
谷搖撼彼游餘息不足平矣土兵頻年疲于奔命
勢難取盈而餉有常供又不易卒辦誠有如台諭
所及者然廟堂旣厯南顧帑金之請宜必見命惟
是西省山川相繆越逸之防某當申嚴諸道爲之
外扞諸莫能別措一籌少裨前者悚愍又何喻也
右江功次遵命具草呈奉裁正敬勒申謝諸賜鑒
存不備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十四

又附東

謹啟右江功次在板寨者昨始開報茲僭具草上
裁各官勞爲可錄於例似止擬賞然亦稍明激勸
矣羅旁之師誠勞台神第聞兩山綿亘廣迤浪之
點者恐多鼠竄猺之悍者必且負隅蓋原疏分布
太晰未免稍妨兵機所恃翕廟筭宏猷自有出於
賴楮之外者彼釜魚亦安所幾幸耶不肖雅荷甄
植方茲大舉甚慚不能抱輶珥從事然更何以
示俾得少効尺寸不敢不竭其愚也土兵以兩江
力恐不能盈六七萬今西省竊擬留一二千爲

防截之計極知無益亦遙爲聲勢而已未識宜預
備否西司所儲卽竭以餉師詎足爲過但此中荒
薄最甚一出卽無復入東土雖暫稱訕乏稍積便
可饒裕幸翁主握干上真若大家王父爲子姓計
有無權量宜自有別今司議以二萬克解惟翁盈
縮之海上林鳳聞已故餘黨悉降伏似無足患此
正天欲盡殲醜類故得悉兵力於兩山間亦西土
之極幸也劉少叅近得滇中督學之報似可慰其
歸覲辱示宜不煩代題矣敬此附稟統乞鑒炤無
任悚仄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五

本兵譚二華附啟

廣右村巢此時雖稍畏戢然按圖而察其所伏猶
不下數千百故妄臆鵬剿常行則威信常伸撫處
益固數年之後所稱良犢皆可漸變爲編氓矣右
江尤多劇惡八寨方陽爲聽撫尚難輕動姑摘其
不服數處旋各掩撲寔皆受成欲議獲功雖未滿
四百已足爲羣醜一創非加賞資恐無以示勸遂
爲循例上請惟賜裁覆幸甚外小勘合火牌交收
無多今已用盡伏冀多發尤不勝感荷

與總督凌洋山副東

羅盤之舉聞張總兵議遣名色把總十餘輩入山
招撫因可偵其虛實其畫甚善以大勢度之我兵
盛集彼必以竄匿爲計而東省處處有備未若西
省之空虛且如懷賀雖隔大江蠟羣橫涉亦甚不
難今擬用防截之兵除岑溪界接西山爲征進哨
道與藤梧皆大兵經臨似非所慮獨懷賀花洞等
處宜分外得一二千土兵駐之乃爲可恃今奉令
大調之數於強大土司皆已溢額不敢復覲昨與
沈兵憲面商將原調向武二千更祈明文俯允加
于鎮安一千奉議上林各五百以補原數而向武
俾得全州而來則勢不渙散事有責成其議似長
但此州今歲方出兵一千五百戊梧又未知能加
調如數否耳蓋兩省俱隸節鎮防截亦用兵一事
茲幸憑藉寵靈又欲亟亟於賀者亦自有說近爲
府江請設招平縣治其富貲分割里圖多間于賊
村百姓卽欲赴納糧差未免梗阻爲患必用乘機
剿處一二乃可通達無碍而剿處又須使之不疑
然後克濟乃訪府江汪參將所募兵數亦有東省
水賊竄身其中與各堡耕兵俱多通賊之人官府
奉動賊無不預知故皆不可爲用意欲乘此良會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六

以把截爲名掩其不備除之否則新縣亦虛設耳
查去歲十月中富賀之賊常六哥黎福莊廖序辰
等攻圍后眉山捉去歐舉人皆勾引東省賊徒二
三百汪叅擁衆千餘坐而視之任其聚散莫可誰
何賊亦素窺其淺深矣平時既能勾之使來方茲
大舉焉知不預爲窩容之地蓋是時東賊雖多出
開建大羅而羅盤北渡者亦有之緣其山川綿邈
徑竇百出不可以常理論也兵部咨議此舉用兵
二十萬誠亦慮遠難周以西省土州之兵勢不能
盈七八萬必將取足於召募然募兵在東省者亦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十七

恐有無賴水賊及山中浪賊應之且林黨新降之
衆卽赴募而來俱無所識別若非馭之有方適足
爲累故妄謂湖省永順之兵尚可及今 請而調
也湖省土兵有永順保靖鎮溪俱名勾刀手而永
順者稍循紀律不擾道路昨懷遠嘗用之有効且
其兵數調一千卽可得二三千舊號父子兵是也
非此中土兵半爲虛數者比征懷遠時領此兵者
爲沅州衛指揮原任南韶守備孟儒其人才識亦
可委用彼時因押兵從靖州先回其功爲人所具
以致奏辦行勘竟亦未明今若仍取督兵則因後

功而併叙前績宜亦樂趨倘翁以爲可行卽今一
面具 題一而移文彼處巡撫行令整棚及期由
湖省宜章出樂昌一月可赴蓋欲足部議之數非
此不可猝集兼勝於東省召募者遠也敢附此一
議以備采擇又嶺西用兵則潯梧平樂之屬凡縣
分相近者正官似可預畱免其應朝乞賜疏摺尤
爲地方之幸率布欲言不覺纓纓統惟於原無任
悚仄

凌洋山小東

西省今歲旱荒各屬米直驟騰如潯州桂平告賑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十八

是其一驗目前米多東運公私稱竭而山峒村巢
之間荒窘特甚豈能忍饑待斃必思出而爲患少
延其生此下走前以一小州土兵慨畱於西竊嘗
慮之矣數日以來府江大桐及懷遠上窰皆報賊
徒倒牛聚衆欲出行劫若上窰則已殺軍三名勢
且大熾此或爲報復亦細小之饑困易動也所恃
近行該道募有土兵二千已集若疾趨之尚可恃
志而府江之舉又恐後時俱足繁慮不知繼此千
百峒寨竟作何狀茲懷遠有警止賴一分守在彼
相機調度而竄來逼於八寨道叅俱出又爲甚危

伏望將守道免其押兵遠出暫以一官代之俾得往來柳實以鎮人心甚幸甚幸米運一節既有東省成議不敢復贅第入瀧水者姑令交于封川德慶則百姓猶蒙不貲之惠蓋聞瀧水一線路道賊塚西山逆逆最難而該縣所獲亦自足供兵不煩外運以此稍省西民亦下走之受賜也無已則以界省之運抵數深入尚爲習知其地與隔壤之民冒昧而前者抑有間矣此皆腐心拙慮有關地方敢唐突以請

與李義河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九

近爲地方控陳小疏仰荷軫念得請自此西粵之民憔悴獲蘇而寇警遏截亦恃以無恐所受覆露之惠於我翁者至渥矣敢不拜賜錢法頒行其在地方尤爲利益蓋民間原資舊錢貿易而鼓鑄未行低昂在下茲既官爲布之市不貲價之風庶可立見第今收銅募匠皆取諸外省鑄發稍後亦其地使然也應行事宜奉部議已詳惟在遵行耳謹此隨揭奉覽諸惟照登幸甚

與曾確菴

歲地方之疏仰藉體念昇以機宜使得措心于

人情震蕩之中稍免罪譴迺所庶庇者大矣懷遠姑就其作耗者擒賊數重業已欽哉在昭平有稔惡流毒其勢頗張遂乘防截東寇之師因而撲之幸就克捷寔皆門下成畧餘筭所及也如其謫劣則何力焉茲謹循例具報並此隨揭登覽諸惟鑒照不任悚企

與馬乾菴

近爲邊州建學仰荷允行蠢茲夷風震還夏習尊慈所被明德遠矣卽某豈勝悃悃之賜迺茲粵藩諸道皆以地方多故重計攸司而文移徵發向未

濟美堂集卷之四

二十

頒給關防於陣奸稽弊竊有未便故援東廣之例爲請某因伏思今如沿海一二海防同知亦皆給有國防誠重之也在西省各道均主兵馬錢糧而漢土雜居奸僞茲有所陳似非過計如蒙議擬得照東省事例均給尤邊臣莫大之榮幸也謹此隨揭塵覽統祈特賜鑒管不宣

內閣

某待舉地方銷弭寒英卽今春汛告畢雖稍擒賊海氛已淨而潮之程鄉復有齎徒劉青山等以邪何惑衆揭竿稱亂所賴解諭之早督撲之速勢孤

黨構十數繫關陸續就縛惟惡首未得方在購捕
據該縣申文則云已在斬馘之內猶爲疑似難辨
大抵東粵盜區惠潮爲最其如程鄉平遠興寧諸
縣皆聯絡萬山與江西丹竹樓等處相近聚則便
于爲盜散即同于平民追逐則易匿藏行剿未免
濫及此正當以亂繩視之可以鐫解而不當盡用
斬艾以勝之者往聞蜀中蔡伯貫亦以妖術與亂
官兵愈迫愈聚至破數縣乃大加征所在齋人盡
運累受禍傷和已甚今不意程鄉復萌斯孽皆緣
近日効去知縣湯民仰者久病法弛醞釀而成故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其一聞變遂以蜀事曉諭愚民導之生路初報約
有數百後僅百餘蓋散者多矣然皆仰體朝廷好
生之仁及我翁止戈之武迺該道府因得踵其意
而行之前屢寢息勞亦足錄茲猶以失事併叅以
首賊未獲未敢輒爲請耳謹具疏揭並附防泐功
次馳報統惟慈登幸甚不宜

與蕭漢冲

客歲舍甥行復得所貽翰惠篤雅之懷便蕃之幣
殊非鄙劣所能稱者嗣此遂坐計事冗奪遲其報
音乃意念未嘗不時在玉署間也卽晨春和想

動定多祉前書來欲得請南往豈以京塵糾紛西
覲求之靜境此正有不必然者卽今日所往還孰
非名碩所講求孰非經綸而奚必漢濱綠麓之之
也如生力隨年邁寸豎無聞所爲細柳屯田非其
事矣如借餘光蚤遂恬養於一邱一壑之間自是
完計始辱之戒柱下史寧欺我哉敢私布其腹心
並以爲謝諸惟照亮不盡

與葉臺山

翰苑儲相地也乃吾閩往誥得居此者指不數屈
而同耄尤鮮焉昔謂釋筆研操化權豈不信然哉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二

今門下鍾百年間氣際一代昌時對鸞鵲于元之
之年咏死花于崔湜之騎蓋從蚤歲占之矣幸甚
珍重以培柱石姿以上繼文敏公之遐躅若生力
且憊矣頃將丐初服于林壑使得附擊壤抱甕之
夫以拭觀庶美卽足詫諸交遊以爲光寵它固無
可道也敬附便翔申賀不盡餘悃統惟涵照

與畢松坡

某待罪南鎮寔嶺海多虞之區每嫖婦聞無能稱
任使而爲當事者憂也近有江省吉安行鹽一節
欲歸淮南復初制言之誠爲有據而使無其功

於地方某亦無容贅矣今尚未聞貴部所覆江省撫按者云何第此東鹽驟墮窮民販載無聊遂各羣起而它有窺伺如疏揭所具者是於淮南固無多裨而廣民則大有隱患至若餉銀爲南顧之所取資廣右營堡之所仰給又皆其細焉者矣事屬兵防而鹽款顯隸台下敢肅此附請伏惟爲邊隅留神不勝厚願

與鄧潛谷

僕爲南兵曹郎內江高靈湫侍御左遷是官偶出其豫章所舉魁士卷閱之足下名在第三僕心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三

異其文曰此非經生也已穉川王先生來南司丞爲足下同里則又詢之知足下已下帷覃思上薄墳典旁逮百家子史與夫歷代典制之文盖有意乎繹先聖之微旨裒當世之鴻畧勒成一家之言爰立不朽之業鄙心日益嚮往而未窺其書去歲貴鄉邱叅知來謁又復詢之則知足下有清學函史諸編已成而不圖數月遂復得之盖論道極精論世務極備篇聯卷綴璀璨當前直若出玄珠于赤水而聚藻玉于泰畎之山盛矣盛矣然此則何可終變而不發遵晦而不章也方今聖明在宥

千鳳來儀箕頤爲空華巖並出卽粗見一班薄負一伎者猶欲竭蹶而思見矧足下抱魯閔之粹行摘左馬之雄桃裕伊傳之事功數十稔于茲獨奈何隱鱗九曲戢翼東巖不爲今之蒼黎一拯而衽席之也惟足下念之邱叅知以齋捧見卽別去因卒卒布其私若此未同之云亦庶或見亮哉

與滕少松

惟吾翁丈久淹風翼一圖南遂當九萬至天池今日之操江才水擊者也其從嶺服視之則惟蒼蒼正色耳近馳役通尺一書尚未返廼遽使重臨之睽愛譎然又宛若相對感戢奚如粵中從池氛掃淨稍覺寧謐第南雄濱江民居頗爲驟漲衝激雖距隣封而昏墊已多洎今梧肇之間猶苦西水未脫北旱南潦天意若此將如之何吾輩爲國家分憂所能盡力者人事而已江防有前人經畫之詳惟在振飭此正見朗襟虛度人所難及每觀近時諸有受事者必高自標署始爲焜耀不知耳目雖新元氣亦損豈必盡當寔用如來翰所云也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內閣

邇者海黨亡賴羣聚數百艘聲勢甚惡卽東粵續

紳士爲之晝夜紛然靡定也惟仗廟堂成畧使共得肅而將之誓以兵威申以文告開以三面之網或左或右或縱之潛歸獨防禁池勿使有觸觸而拒捕必殺無貸以威助撫以撫全威迄至底定誠朝廷之靈也亦諸將吏之力也第前此小有擒馘例未有報本皆在事効職之常而今乃輒爲請錄者緣於事初雖常嚴以偵謀之令督其齊心亦兼借以叙賞之權勵其銳氣幸而告竣理難盡泯故復冒昧稍爲甄別聞於殿陛庶後有類此或可藉以激勸而某之鹿鹿因人寔不敢沒人之勞伏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五

祈台登不勝惶仄待罪之至

內閣

廣東和平岑岡賊巢習亂已久往新建伯之征洎頭嘗旁及諸巢而此賊據險如故屢經征勦未有得志蓋自李文彪倡亂莫之誰何今其婿江月照復踵故智擅行殺戮虎視一方官府法令亦幾于不行矣邇因懼捕糾衆作威該縣恐其潛合諸巢將不易制迺議以賊攻賊始就擒縛尋卽自斃禍本始除第其部下稱總目者尚有二十餘人與惡首李珍又敢誘殺撫民恣其猖獗或突出江西定

南龍南之境或潛入本地崇山密箐之中黨雖無多患亦足慮第此巢路距定南龍南等縣不踰一程而徑通九連大帽諸山延亘千里必須乘其驍喙未定與南贛會兵共圖防剿斯可望濟業已一面移咨舉事不日宜可收功係干地方謹揭塵覽幸惟照登

與王鳳洲

前陸生行裁上尺一起居不謂其得疾困頃猶能以某之疆事致其懇誠而切痛矣迺荷不加鄙夷推厥愛以成其在生之託琬琰遙授遂令此蠹蝨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六

之蹟橫被無窮豈不踰涯望哉蓋某本非樂處於兵者而先後入粵屢會訂動皆萬不已而應寔無一毫愉覲之心非明翁孰量其微者昔充國老成謂不嫌伐一時欲爲後法而其精意所存卽同時猶未有盡識之者今某顧得瑤篇燁燁挾摘畢露卽鍾鼎未爲重而銅柱不足永使後之繼兩粵而鎮者固知有道所與原自有在某不佞亦何足以及此也鋏骨銜心未知報稱敬附申一言爲謝伏惟鑒而存之不勝馳溯

與潘印川

其一再奉書白雲仰荷

膏骨肉之愛而

賤姓名最不足齒亦獲遽廁清曹之貞石此爲謬存何能少選諉也我翁懸車以來已數閱居諸某錄錄苦戎務猶關尺一之候去木石有幾惟思河渠之患劇於砲子當事者累輟餐餐塞帷而謀莫之如何翁獨出其大智一舉而奏成績蓋崇伯子平成之後此其再見世方以治水之道祈大用於樞衡之間而輦轂下儵然令人扼腕於邑何能已已顧翁之所能者大矣定勝人今觀河洛誰不思禹功者某私亦以是爲解耳長公既通籍固於濟美堂集卷之四

二十七

內閣

某知識短淺謬司留京樞之寄嘗謂二三守脩臨營較武視軍卒之趨逐行伍之分布亦畧可觀然求其技精胆雄寔能衝鋒破陣者則甚無几可恃也今值湖省南京之交巨盜劉汝國等結夥倡恣流毒一方雖如釜魚假息聚兵合剿可易殄滅

此饑饉之后窮民思變所在而有唯南畿根本之地營兵素驕且弱驕則傲上弱則思敵欲稍加振飭以示之威汰羸弱以倡之勇則所請給旗牌簡練銳卒似皆其至要者前曾有陳及于此該部覆議見謂額外添兵例外頒給爲難尚格而未行茲用選練止取於各營之軍餘旗牌止比于大省之提督倘獲賜行則內可以銷積悍之習外可以豫緩急之備肅人心而弭隱患者似兩得之餘若增設器械修舉保障體恤遊巡亦皆其事之不可已宜在所併議者也伏乞台照俞允俾令遵行重地

濟美堂集卷之四

二十八

辛甚其臨啟不勝翹所之至



聖人之道猶天然

聖人其以天立教者乎是故無心也亦無言也惟無心也而無所於作惟無言也而無所於示無所於作則迹歛而不形無所於示則機潛而不露此天道也亦聖人之道也故道原于天未嘗不界於人而聖人者則天之所縱以爲先覺焉者也故負覺世之責而顧靳夫言之詳焉豈真聖人之有隱乎哉蓋天不能秘其象於不顯聖人不能藏其用於不彰見於象者天之動也天之至教也見於身者聖人之動也亦聖人之至德也故無行不與者

濟美堂集卷之四

聖人之心而至於所以行者聖人亦不自知也如曰吾必如是而行而爲三三子之教則亦作之而已未勉於有爲示之而已未勉於有意也夫豈聖人之所以合天者乎聖人之道猶天然此程子之言爲無隱而發也且夫天下之求道也其譬之登嶽然循麓而陟之卽巔可至也其譬之觀海然沿江而達之卽津涯可涉也至於天則誠有不可幾而及焉者天不可及而乃以夫子之道譬之欲人之執是以求聖也將無重人之疑阻畏縮而不敢進乎噫是不善學聖人而亦非所以知天也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語天而至於聲臭之無則可謂之高矣遠矣不可幾及矣然豈恍惚誕幻與人道相懸而莫可窮詰者哉冲漠無朕而五行之佐四時之吏宣其氣焉微妙無窮而天喬之倫肖翹需動之屬露其生焉皆天之形也運而不積爲而不宰渾淪焉而無端而颺之爲風和之爲雨震之爲雷奮之爲霆結之爲雲舒之爲霞照臨之爲日月推遷之爲寒暑以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操轉續變化無所壅閑皆天之迹也以爲無也而未嘗不顯諸有以爲遠也而未始不根之近以

濟美堂集卷之四

爲高也而未始不因於卑渾然一而已矣是故善觀天者不求之穹窿之天而求諸至一之理則其昭灼示人者未有不可及之者也而又何疑於聖乎故夫子之聖語其德則溫良恭儉讓也語其教則文行忠信也語其文則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也心通於千古神聖之微而言不出乎表著之位功極於綏來動和之化而視不離於結禴之間欲有爲而暴之使顯不能也欲有意而秘之使隱亦不可得也故嘗示子貢曰予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夫子之直以天自處也是

故於雨露見澤物之教焉於風霆見動物之教焉
於雲漢見成章之教焉於日月見文明之教焉於
寒暑見趨時之教焉一動靜一語默一作止一進
退一天而已矣天之所以在而教在焉矣未嘗抗之
而使高而亦不墮於卑未嘗推之而使遠而亦不
滯於近未嘗鑿之而使深而亦不淪於淺未嘗詭
之而使異而亦不得以庸病之也此聖人之道所
以爲至也夫以聖人之道而爲高也則何以猶天
之光明下濟然者也以聖人之道而爲遠也則何
以猶天之出王與俱然者也以聖人之道而爲深

濟美堂集卷之四

三

且異也則何以猶天之示人以易然者也一貫之
唯於魯卓爾之見於顏性與天道之聞於賜而皆
不皆唯也不皆見聞之也則雖謂之高遠如天可
也謂之無隱不可也然忠恕之旨卽一貫焉博約
之誨卽卓爾焉文章之見卽性道焉則雖謂之未
始高遠亦可也謂之有隱也可乎此非考迹求合
以必夫天之不我殊也道無遠近高深之異而天
不能異於道聖人不能異於天也天法道而五行
四時走飛草木雨風露雷之變微而彰聖人法天
而忠恕博約威儀文辭之化肆而隱雖欲三之而

可得乎哉昔者天子之贊堯曰巍巍乎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旣而曰蕩蕩乎無能名焉是卽吾夫子
之道之語不能顯也天道之運諸不可見者也又
曰巍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是卽吾夫子之道之默不
能藏也天道之形諸不可揜者也然夫子獨以已
承其統而不履其位卒使三年有成之治不少繫
見於當時而僅與二三子周旋議論於几席俎豆
之間則已戚矣矧其淺之乎窺聖者又且以有隱
疑之孰與夫康衢擊壤之夫之相忘於堯也格天
之化旣無由成而法天之教又無以自明於世乃

濟美堂集卷之四

四

發嘆曰莫我知也夫豈不謂吾之道昭然著見而
人自莫之察也歸之知我其天則夫子之心於是
乎又甚戚矣嗚呼此其所以欲無言也而卒不能
已於言也夫

三代兩漢人才之盛

人才之盛衰也豈惟關于世道哉蓋其作之也有機其成之也有自是故因俗之士待教而興園方之民觀法而善有以作之則存希世之心者無不滌也有以成之則爲比周之行者無不靡也故明聖之朝人皆飭義而服節污濁之時人多毀行而害守此作成之道不侔而盛衰之勢異也夫天之降才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千載而一君有才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然則天下未嘗無才無用才之君耳君亦未嘗不樂其用無作

濟美堂集卷之四

五

成之道耳地之磽也雖有善種莫能生焉江皋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物由於所成也是以隆盛之朝非不有小人也君子者盛則彼不得大其名衰亂之朝非不有君子也小人者盛則此不得成其忠要之盛衰之機作之者在上也愚請得以三代兩漢人才之盛與後世之所以衰而歷論之粵自三五創德羣臣輻輳武功文教迭用並施然驗之見聞考之得失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是故元愷興而世濟其美四凶生而世濟其惡夫用人一也而後世之美惡從之才與不才大致相遠也

故唐虞之際黜陟大明君臣同德不介而親得人
之盛天下歸之後世稱之莫可尚已自茲以降禹
王於夏湯王於殷文武王於周此數君者雖禪伐
殊科久遠異替然而股肱肆力元首緝熙未有不
究作成之道而專委任之方者也是以夏之盛也
有益皐陶及其衰也亦有龍逢終古殷之盛也有
伊尹傳說及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盛也有呂望
閔散及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而史臣之
稱夏者亦曰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職稱殷周者
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

濟美堂集卷之四

六

國克生惟周之禎由是觀之興王之臣非必皆賢
亡國之臣非盡不肖上用之則賢與上舍之則士
絕用舍之機理亂之應也故方伊傳呂望之未遇
也吾見三聘勤矣夢卜求矣萬乘輕而后車載矣
其作之也甚悉而其所以應上之求也亦各效其
才夫是以釋耕論道舍綵紵青校竿入相任耳目
之寄總百萬之師身起巖穴之中功濟廟堂之上
能使聲名施於後世而觀法不衰者則數人之力
也逮周德既衰侯伯方軌士無常君國無定臣風
教之靡漸於靈具辨詐之習成于列國酷烈之禍

積於亡秦是故粉下以之三黜仲尼以之削迹屈
原以之沉湘魯連以之赴海天下之士未聞有以
王佐之才而芳顯於斯時者則劫於勢而移於習
也及夫兩漢之興高帝光武解衣輟哺傾身散財
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於是羣賢慕響
異人復出有蕭何寇恂之徒爲之守良平禹異之
屬通其謀信布增嬰弁復漢援之備制其兵周勃
韓歆以質直顯義曹參卓茂以罷任幹職叔孫通
桓榮以儒術延譽雖創復異道而均爲得賢者昌
是以西據關中東制伊洛奇功偉績傳數百年而

濟美堂集卷之四

七

弗衰者不亦有由哉然當二君之未王也與之並
駕而驅者楚有項羽隴有隗囂蜀有公孫述天下
將相於此之時迺背楚而歸漢去囂述而從光武
遊者其用才與之同而作之者異也故延及中興
之士亦皆翕然景慕繼美先朝傑智瑰才彬彬輩
出下及芻牧賈豎之賤俱得以伸其志而奮其忠
嗚呼盛矣然當時之君或賜安車或致立繡或發
策於金馬或圖功於麒麟或臨雍而拜老或存檻
而旌臣其作之者不一其術而善於用才則同也
以而後雖以衰成之世桓靈之末猶有王嘉傅喜陳

蕃李固之衆特任之未適其方以至於國祚之穰
也亦可悲矣噫漢之君雖不以道勝御下羣臣得
以盡其忠漢之臣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亦不失
其業此其所以次商周而高視於後世也夫使桀
紂幽厲之用才皆能如禹如湯如文武也雖天下
至今存可也漢君皆能三代其道則佞化爲忠伊
呂復出又安有莽操之徒哉故曰明王之治也若
登賢才之應也如衡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
也此可以識盛衰之勢矣後世此義不明風勸不
立詞章之習興而德行之科塞簿書之務急而學

濟美堂集卷之四

八

校之教微苟直之門啟而衡鑑之公廢是故八關
十六子興而宗社虛矣元祐諸賢斥而輪軌南矣
歷年之長求如兩漢而不得况望其能三代也然
則如之何其可曰名實所以考其行也賞罰所以
端其趨也節義所以勵其守也名實辨則不羈之
才用賞罰明則不軌之臣懼節義勸則不賓之士
出是故丁公而誅雍齒而封威不加於四皓勢不
屈於嚴光以周勃之訥也而功躋宰輔以蒯夫之
辨也而位止虎圈則此三者兩漢亦嘗用之矣有
能舉而行焉是亦龜山立言之微意也

故者以利爲本

至哉性也其貞天下之一乎立天下之有乎神天下之感乎是故于至善有以見性之一于至著有以見性之有于至順有以見性之感有不生於有也而本之于無感不生于感也而原之於寂有無相生寂感相交而天下之至一於是乎始基矣一者何也道之宅也命之凝也貫動靜而無不在焉者也故不觀其有無以知天下之至無不觀其感無以知天下之至寂不觀其感應付物粲然而不一者不足以知天下之至一也孟子曰故者以利

濟美堂集卷之四

九

爲本其有見于性之一于善而情之原於性無有無無無寂無感無有乎不同無有乎或變者也何言乎彼性之初也蓋渾然穆矣淵然深矣窅然莫知其所竟矣吾何以觀之也觀夫性之著而已矣著則爲情矣是其無者非無也以其不可見而謂之無其有者非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無以爲貞一之原有以爲順感之地則性非淪於寂也情非一於感也感者非所矯強而寂者非所空虛也是故人見其散于天地列於鬼神竅于山川賁于草木敷于毛革通變於剛柔發揮於事業明備於

禮樂以爲是性之著也而不足以見性之真人見其五官之所運動五德之所維持五倫之所錯綜五紀之所布置以爲是性之著也而不足以見性之原性之端曰仁是也仁不可見見于惻隱者而已曰義是也義不可見見于羞惡者而已曰禮智是也禮智不可見見于辭讓是非者而已是故有一毫之意必則逆有一毫之勉強則矯有一毫之文飾則詐逆也矯也詐也皆私也情本無私而私則非情也性見於情而拂情非性也是故善觀性者必探本于靜虛之中燭微于有覺之頃效動于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

天機之發觀故於順應之時則於所應之順而情可知矣於情之善而性可知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言天地之道其能生物始物如此而於復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不可見而見於復何也蓋復爲一陽之動至此而始著也故於陽之動而可以見天地之心於情之動而可以見人之性是故貞而寂寂而感感而能應應而不窮出其渾然者以制動而非有所竅也出其淵然者以宰物而非有所滯也出其有然者以受虛而非有所偏也不涉於思不

膠於慮不作於謀莫非情也而亦莫非性也莫非性也而亦莫非善也其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乎而寂感一矣其諸性性爲能存神物爲能過化者乎而神化交矣其諸靜固定動亦定者乎而動靜合矣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中言性也和言情也謂之本而可以虛言乎謂之達而可以僞言乎是謂萬物之所歸也衆生之所息也堯舜途人之所一而禹桀之所同也其本之性而動於情見諸有而應之順固一理而貫通者也是故行墟墓而哀心生焉非爲生

齊美堂集卷之四

十一

者也入太廟而敬心生焉非以修儀也見牛穀鯨而不忍形焉非以有吝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生焉非以作僞也噉嘖之食而有弗屑焉非以棄生也凡此皆其自然者也利之也而非勉之也由利以觀情則情無弗彰緣情以觀性則性無弗一要亦歸於其善而已矣是故夏禹之泣刑可以觀故而宋襄之不殺非利也堯舜之揖讓可以觀故而季子之辭位非利也湯武之放伐可以觀故而祭仲之廢立非利也孔孟之辭受可以觀故而仲子之無取齊士之不食非利也順之則爲利矯之則

爲僞利則可以爲情僞則祇以賊其情而已矣今天水之爲物也淪漣停蓄天下之至靜也及發乎岷山轉于龍門放于淪濟淮海而洩于尾閭固天下之至順也然而其始也以禹治之則治以鯀則不治何哉禹得其性而鯀則逆之也惟是道之不明也於是始有爲湍水之說爲明心見性之說爲修心煉性爲墮體黜聰爲離形去智之說夫此數學者其性亦何以異於人哉特以其擇之不精語之不詳故不覺其辭之遁也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復復喪其於情實奪志於攻取倍量於見聞之小

齊美堂集卷之四

十一

馳情於毀譽之途是故其靜也不勝其多欲之私其動也不勝其物交之引而性道始爲天下裂矣故解蔽正名制作盛矣而有性惡之論太玄法言著述工矣而有善惡混之說雖以文見道起衰濟溺如韓愈者而三節之論興焉則是性之不明也其亦不深究孟子言故之教矣是故有見於吾性之大者而始不甘於詞章訓詁之爲業有見於吾性之有者而始不甘於富貴博雜之爲習有見於吾性之一者而始不甘於旁求遠覽之爲精由易牛之念而克之以保四海由無欲穿窬之心而擴

以其術乎哉故用術者起於後世之不得已而非所以御將之本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試之六術取之九徵觀之五權申之三至於是選將之法既選而得之也祝史致齋太廟卜吉操鉞受柄鑒凶門而出之於是有遣將之禮既遣而命之也國不從外治軍不從中御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成功乃返於是有任將之權而將之克敵奏功也則彤弓昭矢以饗之圭瓚和壺以錫之山川土田以爵之於是有報功之典固未聞以術而御之也夫御將之必以術如養鷹驥之喻則有應其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五

求者未必其才而賢者也昔舜之命師也以伯禹蓋惠迪人也故舜羽而苗格仲康之命師也以伊尹蓋威愛人也故征義和而允濟湯之命師也以伊尹蓋忘寵利人也故伐夏而邦家寧武之命師也以呂望蓋敬勝人也故誅受而大統集周公之東征也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以碩膚也方叔之北伐也陳師鞠旅執訊獲醜以壯猷也六馬首伊呂周叔蓋天下之賢聖也於是時敵愾之將即輔德沃心之英禦侮之臣即毗附左右之佐方且相忘於道而何有於御之之術耶故將而必以術御此

後世之不得已也甘茂之攻宜陽也思息壤矣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幾於投杼是秦王之不以見信也樂毅伐齊莒墨未下虛几以聽之可也用騎劫而代之柄何燕惠之不智乎由二君之事觀之而御將之術亦畧可觀已何則大將之受命也弛張大擅則上疑其志勲伐大顯則眾嫉其能明以計之則機泄而事債秘而未發則謗起而身危此將之所同患也是故捐數千里以與之則有以高逼上之疑斬使相而不與則有武士不競之嫌專而任之則啟藩鎮跋扈之憂分而與之則肩

濟美堂集卷之四

十六

荀林與尸之戒此御將之所同患也人君不可以不辨也辨之以智而後信可施也故蘇氏論漢高之御將謂其知大計矣愚猶以爲御之道未盡也然而卒以成功者何也其所遭者易也蓋漢高之興取之於秦秦民厭苦苛法如處湯火三章之約是拯而濯之清冰也其勢易行也當是時陳涉以竿鋤之雄項藉以叱咤之威從民望而先之皆未聞仁義者其敵易靡也韓彭黥灌之倫或起於行司或出於屠隸崇以連城優以賞賚誠若鷹驥然其欲易足也而漢高寬仁大度卑屈羣策爲義帝

編師又庶幾於王者之事此所以五載而成帝業也然欲舉其行賞之法孰爲才大而先之制之以養驥孰爲才小而後之制之以養鷹此其爲術誠工矣殆非所以盡將將之道也蓋亡秦之末智刀相雄長之世爾惟其無湯武也而後漢高得以善其略惟其無伊呂也而後韓彭得以竟其志若以伊呂而當漢高取其術而制之則有奉身而退爾豈能畢志於輔絡之間哉是故以芻粒之豐而後馳騫非良驥也至若鉗且大丙之所御則非芻粒之所能加也以雀鼠之飼而後擊搏非良羽也至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七

若楚文之所獻則非其雀鼠之飼所能安也何也蓋所謂賢才之將可以戡亂亦可以綏治可以持危亦可以治安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利之與害死之與生至大也而大將之心一無所繫焉淙於其道而任術者陋也曷亦觀詹何之釣乎剖粒爲餌而沈之其先得者陽橋也盈車之鯨過而不視又以豕之半則食之矣然皆逐餌而來者也若夫以道爲竿以德爲綸而揚之於海則其得豈已是耶吾知其有擊溟而徙者至矣是故人君以養鷹而御

將則頑集亡耻之徒出矣是陽橋之類也以養驥而御將則軼宕不羈之士用矣是鯨之類也皆非其大者也故人君之任將以道則亦以道應之而其信也易孚任將以術則亦以術應之則其智也易窮惟智以辨之而又用信以任之此三代之君臣所以相保而又安也惟不能信之而又用智以防之此後世之君臣所以相疑而多叛也然則御將之術其亦漢高不得已之計而任將者其可執之以爲訓乎雖然此自人君御將而言也若將之受命則委身徇國有死無二上御之不敢以疑上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八

不御不敢以縱惟國家之利而靡顧其私此才賢之將所以不易得也與請以是足蘓洵氏之意

君子矜而不爭

君子之道其責已也甚厚而其待天下也甚恕夫君子之身非一人之身也天下之身也以其身為天下作則而不能自置於無過之地則綱常自吾而廢名分自吾而斁天下之萬事萬物日至於潰亂散裂而不可禦是惟君子之責已甚厚故其所以待已者不得不莊也然天下之視君子方有畏而震焉者使其應世酬物之間一惟以凌厲矯亢之道行之則本以律已適以乖物本以正行適以忤世而人已之分有不得其平矣然則君子何取

亦美堂集

卷之四

十九

於矜而至乖忤之若是哉是故君子於此有中道焉于責已也見其莊而於處人也見其恕其怡然而可親者其陽之舒也其儼然而不可犯者其陰之肅也陰陽並用而嚴和不偏此君子之道所以垂之萬世無敝也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其示天下以人已之準而立中道之極乎今夫君子之於天下也民彞物則身綜其實文物事變身紀其繁皇帝王伯身膺其責詩書禮樂身荷其器是身之所任者為甚重也而且日斤斤焉與天下交酬於旁午紛沓之衝則必不可以孤而立矣於是乎有

出處之權有取予之節有臨使之分皆于君子之身焉取之使其卑辱賤屈蠅營苟且以求天下之同吾知君子之不為也使其絕物自高凌轢一世則又君子之不忍也故君子者雖有以自異而無不可同也雖有以自立而無不可親也雖有介冑之色而卽之無不溫也雖有簡確之辭而質之無不可從也亦惟出吾之中道以應天下之萬事萬物而已矣君子初無所與也是故人見君子之言必道動必法出乎天常入乎人紀以為君子之嚴矣而不知其嚴也中也一禮之著也又見君子之

亦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惡人可見鄉人可偕以為君子之和矣而不知其和也中也一樂之宣也蓋禮樂君子之所以治躬也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是人與已蓋兩得之者也匪禮則藝藝則惛惛之心生焉匪樂則乖乖則矯亢之行成焉是人與已蓋兩失之者也昔者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譏之何蓋結書公子而曰媵是輕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是重以失人也向使以君子慎重之道行之其何以有是失哉詩曰君子秉心實惟無競以是見君

千之矜正其所以不爭也何也君子之心一太虛而已矣太虛之應物何容心也而煖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則有以見育物之和震之以風雷烈之以霜雪則有以示全物之義天地者無心而順物君子者無爲而順事者也其發而爲剛也晉其嚴殺而不劇其發而爲柔也吾見其慈祥而不懦其發而爲剛柔之中也吾見其當嚴而嚴當和而和而人已之間庶其順施之而不悖矣是故鳴和鸞中肆夏坐以抱鼓立如磬折所以修儀而非以凌物也視不越結綯之間言不踰表著之位靡曼不

濟美堂集卷之四

王

入幻渺不聞所以肅度而非以絕人也正色於岩廊伸議於邦國是不爲威怵不爲利疚所以履貞而非以沽名也蓋天下之人之身莫不仰君子以作範而吾之持身一或不矜則已自淪於可賤若何而有以動衆軌物爲天下立則乎惟其矜也而又或以已私參乎其間則物我之勢分畛畦之形見於是乎是已非人之弊起矣夫天下方以君子之嚴爲莫可親而又以是已非人之弊乘之則同歸於矯激之私莫可捄止固不能以無爭而亦併失其爲矜矣嗚呼惟是道之不明也於是有溺

肆而喪已者矣喪已則辱而矜之道所繇失焉是故晉惠以執玉而徵情卻犂以傲享而兆亡宋閔以碁局而碎首子圍以大明而招亂良宵以鷄衣而喪家而持已之中始乖於是有尚權變而徇人者矣徇人則忤而爭之端所繇起焉是故田吳以功而爭圭璫以利而爭張蘓以辨而爭孫白以兵而爭髡衍公孫之徒以名而爭而接人之中始離此君子之道鮮而人已之衡所以不立於天下也然則楊氏之學其可以爲矜乎曰行善以爲名立名以爲利似矜而非矜者也老氏之學其可以無

濟美堂集卷之四

王

爭乎曰藏取於舍托予於奪不爭而爭者也又其弊也矜莊之道激而爲氣節氣節之變流而爲客氣蓋至於客氣之勝而天下之變有不可勝原者矣東漢之衰也儉人在位播弄威福士君子欲起而拯之其若郭有道之遠慮黃叔度之偉量可謂矜矣然俊尉顧及互爲標榜而一鳳衆鸚不可勝怒是矜而不免於爭也晉之俗賤名檢而樂曠達者也其間如祖逖陶侃慷慨激烈以赴事功庶幾賢者而卑阮之流皆善事清談宅心事外其不爲亂德之國乎是雖不爭而亦不能矜者也唐之德

裕始特挾私怨耳而牛李之黨布滿中外卒相傾軋四十餘年是又不矜而爭者也噫處唐之後者可以鑒矣而熙寧之間王安石創立新法更張無漸此非細事也一時君子平心易氣處之亦何不可挽者而乃各立黨與迭爲出入卒成亂本此司馬蘓呂諸公亦不能辭其責也然則夫子矜而不爭之論其爲天下後世慮也深矣雖然天下之道至中而止君子之學至聖而極聖人未嘗不矜而自不至於爭者以其有德以爲之本也是故欽明又思堯之所以如月如鑑也祗台德先禹之所以聲律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三

身度也緝熙敬止文之所以肅肅離離也公孫碩膚周公之所以赤舄几几也溫良恭儉讓夫子之所以申申天天也於以出入起居則罔不欽於以發號施令則罔不臧於以治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嗚呼至矣持已之道莫有加焉者矣至如顏之和風慶雪是亦和之中也而矜之所以不流也孟之泰山岩岩是亦嚴之中也而不爭之所以愈化也明道之坐如泥塑而飲人以和其顏之儔矣伊川以孟子爲趨而拂意於坐講之儀執議於西監之狀又得以乖戾而病之乎是故君子

中
之
爲
貴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

天下之道其會於心乎是故聖人之制其道於天下亦惟本諸心以出之而已矣蓋心者酬酢之樞萬變之主神妙致一之地也以藹然而蓄之則存乎仁以截然而宜之則存乎義以燦然而經緯乎仁義者則存乎禮是禮也者所以達心之文而昭事之紀者也其道大大則渾涵而不遺其道公公則推行而不拂根諸心矣心不得而滯也作於聖人矣聖人不得而與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甚哉禮之爲體深而其用大也故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四

鶴山魏氏曰禮者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以其節文乎仁義者其是之謂乎嘗觀之乾坤初分其俗渾渾其民喁喁如水未波如空未雲蓋邃古沌蒙之世斯何有於欲亦何庸於以道通之也逮夫需而飲食訟而爭鬪師而征伐于是乎日始多事矣廼聖人序卦則爲之顯比其德畜止其欲而履斯繼焉是履之爲言禮也辨上下而定民志者也人皆以爲聖人成之而已矣而豈知其原於天出於心殆有自然之秩而不可紊焉者乎是故藏於府揭於觀行於社達於冠昏喪祭人曰此禮之博也

而不知其藏之揭之行之達之者心也經而等曲而殺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人曰此禮之周也而不知其爲經爲曲爲連爲並行者心也降於天殺於地償於鬼神列於山川昭回於日月星辰以至於不可勝窮者人曰此禮之文也而不知其以降以殺以償以列以昭回者心也故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典五庸哉是秩之者天庸之者聖而聖人之所以庸之者則心而已矣聖人作之而聖人不私也天下行之而天下不私也是故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食而爲長者讓莫不欲安而

濟美堂集

卷之四

爲貴者役以有此禮以爲之而已矣何世之泥禮於外者則曰度數繁也而民揖讓周旋可以飾節而儀文之備忠信可以爲聖人之所崇者乎世也則何以曰至敬無文爲聖人之所崇者乎世之泥禮於內者則曰恭敬者不必於將儀心志苟一不必於外飾而禮之繁者亂之首也噫使禮而可遺外也則何以曰無文不行而爲聖人之所不廢乎要之禮非內也奉不顯之敬而行之者也禮非外也歛無體之禮而藏之者也內外之機合天人之道通天人之道通則顯微之用妙以之

立愛則吾心本有是仁也而所以節文其愛者非禮之良乎以之立敬則吾心本有是義也而所以節文其敬者非禮之施乎是故以薦父子則合族之爲怡而異膳之爲尊禮行於家也以正君臣則堂陛之爲等而都俞之爲合禮行於朝也以別軍社族里則旂旂之爲飾而服色之爲辨禮行於天下也向使非出於心之自然者而行之則必有推之而不通行之而不達恩者或淪於無別而嚴者易至於寡恩勇者或至於苦怯而衆者每至於暴寡推之仁義之間必有不得其當者矣而何足以

濟美堂集

卷之四

爲聖人之道哉蓋聖人之道惟其出之有本也是以達之而順也惟其達之而順也是以行之而久也賢智者可以俯而就愚不肖者可以企而及尊且貴者可以安于上卑且賤者可以役于下君有垂綃端冕之嚴而臣安之父有鳩杖問膳之儀而子安之夫有桑蓬弧矢之志而婦安之中國有範金合土之利而夷貊安之此愈以見禮之用大皆出於自然而無私也何也禮本無內外也無內外而可以勉強言乎無勉強而可以虛僞言乎是故可以則天之明可以別地之宜可以惇人之紀

可以貽物之則可以紹古之緒可以垂今之休至顯也而實至微也至博也而實至約也至煩也而實至精也大哉禮乎信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矣雖然禮之爲道由之則安舍之則危從之則治違之則亂學之者以本乎抑以文乎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忠信者本也禮文者末也以子游之賢閑於禘饗之節而不能以詣聖人之域者是遺其本耳遺其本者遺其內者也是故割刀之用而鑿刀之貴醴酒之設而玄水之尚善學禮者其亦合內外之道而已乎是爲論

聖人仁覆天下

論曰聖人所以弘繼天之業者曰政所以端出政之原者曰心所以妙因心之治者曰仁夫仁非他也由心生者也其存之則爲無間之理其發之則爲無私之謨民物待此以有生而後世觀此以作則者也故人見聖人者方勤思乎參天貳地馳騫乎兼容并包垂之堂下而有保天下之規創之一時而有擅萬世之利以爲此必有異術行乎其間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舍心與政固無以繼天而立久大之業也然則政也者其經濟美堂集

宮室器用也而民巢穴以爲安未有肴核管絃也而民土鼓壘以爲樂以血氣相噬也而未嘗爲之刑以爪牙相衛也而未嘗爲之兵以混居野處也而未嘗爲之限以百工之利則未興也以六府之用則未通也以天道民時則未著也是聖人之政固未甚立而聖人之心之仁固未甚顯也迨夫風氣開矣人文著矣淳者趨而入之薄厚者流而入之僞利之所在而爭起焉勢之所在而變出焉氓民莽莽而天下日多事矣聖人者出乃爲之長顧達覽先天下民物之憂而後江河世變之慮知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其不可以久也而政由此行知政之不可以虛行也而心由此達是心也何心也卽上天生物之心也以上天生物之心而融液貫徹旁通于政事之間是故聖人之心之仁方藉是而顯也憂民之饑也而爲之食焉於是有井田之政憂民之寒也而爲之衣焉於是有桑麻之政憂民之無教也而爲之師儒焉於是有學校之政憂民之顛困也而爲之扶焉於是有安居之政憂民之野合也而爲之貞飾焉於是有五禮六樂之政憂其相噬相角也爲五刑五兵之政以威之憂其相侵相凌也則

爲申畫郊圻之政以限之而又叙之百工所以前民用者防其匱也齊之六府所以底民生者防其戾也立之璿璣玉衡所以明天道者防其過也是則聖人之心亦已竭而聖人之政亦已大著於天下後世矣大哉仁之爲道乎爲堯惠民爲舜好生而所以齊政授時濟川教稼之政胥此焉達也爲禹泣民爲湯痼瘵而所以立貢施助建學設校之政胥此焉顯也爲文惠鮮爲武懷柔而所以體國經野制禮作樂之政胥是焉大備也此數聖人者豈不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惟存吾仁以立極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三十

而無所與於政哉而不知聖人之政固天下之民所恃以生也後世之民所恃以生也使聖人者惟有是仁心而無政以繼之則瓌瓌焉賑民之食食窮而仁亦窮貸民之衣衣匱而仁亦匱有所及亦有所不及有所施亦有所不施而聖人之心將日晦而不能達矣是故天下後世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之仁則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之政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之政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一日而不運於天下後世也何也聖人之心一天之心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言仁也天以一元爲心若無

以施諸萬物而雨露則以潤之也日月則以暄之也雷霆則以震之也是數者皆天之政也所以濟其心之所不及者也聖人亦以政而濟其心之所不及焉則天下後世之有任稼政簡稼器者皆取足于聖人之養章五服被山龍者皆取足于聖人之衣樂著義歌械樸者皆取足于聖人之教享宮室利器用者皆取足於聖人之居炫玉帛動千戚者皆取足于聖人之禮樂而至于兵刑以肅郊圻以固百工以叙六府以修天時以秩無不于聖人之心之政而有賴焉此其如天之仁所以覆于天

濟美堂集卷之四

三十一

下而無窮也柰之何三代以還聖人之政未嘗不在而闇君具臣相與變革其化先王膏澤之究幾于斬然無存碩鼠作而民不得安于粒食之仁杼軸空而民不得安于煖衣之仁青衿刺而民不得安於教育之仁於是作南箕北斗之章以求訴乎天匪兕匪虎之詠以自慙于物而雀錄鳥流之統其不可復振也久矣王通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禮變政作而帝制衰矣蓋至是聖人之仁與時俱否又惜不得有位之賢君一起而張之也故曰未有遵先王之道而過者孟氏之言豈欺哉

聖人謹其微

天下之變無常形而聖人之御之也有定術夫亦預以圖之而已矣何者變之生也固非一朝一夕而至者也蓋其積之也有基其成之也有漸聖人有見於此而不預爲之圖則勢重而有難反之機事成而有莫遏之禍其始也若漸漬微末而其終也將至於浸淫放溢莫可底止于是廼起而爲之則事煩功倍亦終於無所善其后矣然則聖人者將以制未形之患而晰未然之機者也乃可忽然爲一時玩愒因仍之政而與衆同視與衆同聽不

濟美堂集卷之四

三十一

思所以遠害却慮越變拘之見而馳域外之觀哉聖人謹微之旨吾嘗覽易書而有以反覆其消息存亡之理矣復之爲卦也一陽始生若未可喜也而聖人乃著其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不行蓋欲養此微陽而由之爲壯爲夬以至於純陽之乾者其機始此而已垢卦一陰始生若未可慮也而聖人乃憂之曰勿用取女蓋女陰屬也而由之爲比爲剝以至於純陰之坤者機亦始此而已夫陽之微未著也而馴至於乾陰之微未害也而馴至於坤則聖人謹履霜之漸而著

豕之戒者其意亦微矣哉何也蓋俗醫之所玩者倉公之所驚也衆人之所忽者聖人之所虞也然則聖人之兢兢以居而謹患於微者有先見焉而非衆之所同見也有先憂焉而非衆之所同憂也同憂同見者于其著焉者也先憂先見者其微焉者也何言乎微也時不有治亂乎而有起之者矣勢不有盛衰乎而有兆之者矣機不有剝復乎而乘之者矣是以古之明哲不懼時之亂也恃吾有防亂之術不慮勢之衰也恃吾有興衰之固不患機之剝也恃吾有復泰之道如是而後可以言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三

謹微之功俾天下常安萬世常治彙孽不作而舊害不生也是故滌器之有諫謹奢侈之微也庭燎之有箴謹怠惰之微也朽索之有訓謹勝予之微也桑土之有備謹侵侮之微也戶牖刀劍之銘謹微於世邇也主寶鈇鉞之賜謹微於僭越也而猶以爲未也於是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誓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則可謂已謹矣而猶以爲未也於是申之話言陳之藝極別之章程道之軌物嚴天澤之分辨爵位之等立階陛堂殿之制著旂旒鸞纓之飾凡以慎微而無

不至矣蓋微而不已必至於著迨已著而後惕然思惶然懼曰吾何以弭衰亂也何以杜僭陵也則雖有黃虞之君稷契之佐吾知其不能矣何也輕者重之端也小者大之源也隱者顯之機也遠者近之漸也未然者將然之兆也既往者未至之徵也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火之微也而莫撲於燎原水之微也而莫障於川決嗚呼亦嚴矣君子而能去媒孽之私慎名器之漸攬威福之柄杜驕假之端則幾微者固而擗注者密巧者不能奪強者不能窺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三

以積漸却也天下豈復有篡弑之變而人主又安得榻外之虞也哉是故以仲叔之勳也而繁縷不可請以文公之霸也而隧道不可求以楚子之強也而世鼎不可問一話言天下從而稟令一舉措天下從而步趨三重在我天下罔不欽八柄在我天下罔不服三冢當魯將爲純臣而六卿在晉終稱良佐矣夫使一命之馭一爵之布以爲此細故耳天子而可以濫賞臣子而可以冒受則變之生也而豈其微哉下堂不已必至不朝不朝不已必至交質交質不已必至有中肩之慘天下總總恐

恐而衰周之難作矣雖然豈惟周之季也顧漢之變孰有過於外戚者乎然使謹微而不任祿產不寵行成以下十五人則外戚之禍息矣惟不能然此篡弑之所以作也唐之變孰有過於藩鎮者乎然使謹微而不授田悅節鉞則藩鎮之禍息矣惟不能然此河北之所以叛也宋之變孰有過於金元者乎然使謹微而宣和不遣使成金以伐遼開禧不遣使成元以伐金則夷狄之禍息矣惟不能然此渡江航海之所以亡也善乎程子之言曰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數孽萌故人君當泰之

濟美堂集卷之四

三十五

時而謹復隍之戒居豫之日而存介石之心制治於未亂此天下之所以常治也保邦於未危此天下之所以常安也嗚呼古之帝王所以不降皇序而運天下者職此之由又何以防微之論非經國之亟謀也而常貽後事之憂乎是故哲王每慎微而獲福庸主常玩變而凶

元凱失左氏之意

人臣之以身殉國可以爲忠乎曰忠矣而要之於正斯天下之大忠也人臣之以言足志可以爲信乎曰信矣而比之於義斯天下之大信也何也忠者臣之紀也正則立紀之幹也信者臣之質也義則踐信之基也是故君子之當人國効忠非難善其忠者爲難履信非難成其信者爲難以是而制身則可以爲一代之純臣以是而論人則可以昭天下之公是夫然後國家之大分不淆臣子之大節不奸君子於是乎有一定之衡矣昔獻公之安驪姬而立奚齊也俾荀息傅焉晉拂經矣而荀息顧死之是息之忠也不足以善其始而信之復也徒欲以善其終此其所以易於其言而卒莫之救於死也左氏引詩而惜之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是息之死言之玷也而元凱乃以爲得詩人重言之義何耶此司馬氏所以不能無議於凱也何則天下有三大分也大防也大義也故立子以嫡立嫡以長此非古今之常經乎其分不可踰也母以小加大母以賤凌貴母以新聞舊此非可重鑒者乎其防不可

濟美堂集卷之四

三十五

毀也人臣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見可則進不可則止此非吾身之珍乎而其義不可昧也今荀息之歿奚齊於斯三者咸無居也而君子何以冒與之耶蓋世子者國之本也君之二也建之者所以重宗統而一民心也前乎晉者幽王嘗黜宜臼子伯服矣後乎晉者高祖嘗欲廢子盈立如意矣故成則有犬戎之招不成則有人薨之酷此其明效大驗蓋較然而可觀者也獻公之君子晉也申生之立有年矣晉之臣子其愛戴也舊矣一旦驪姬寵而奚齊立則嫡庶之易位小長之相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三

軋者可駭也息以晉國正卿而苟謹之於始也則曷不以辛伯之言而道之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申生久專隆焉斯社稷之固也而君欲易之亂本成矣其孰能說之則獻公之蔽或可解也若是而公弗之聽也又曷不以勢懼之曰公迷於寵無以善子齊不遜而逃無以善兄晉人之議其後也無以善國若是而幸公之聽也則贊襄弼直以其傳奚齊者而傳申生是吾之忠貞可完也不幸而公不吾聽也則有嘉遯正志奉身而退耳是吾之信義亦可以無毀也顧不出此而曰臣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歿繼之嗚呼申生尚在重耳未亡息何以爲奚齊歿哉息欲爲奚齊歿申生其無處所矣始而苟不合而苟於狗君是坐窮而待僇其志不足哀也忠操已遣而姦於効托是矯激而明徵其實不足塞也然則息亦徒歿而已矣息之歿也息無重言也使息而重言也則前之言可以無言而后之信不爲徒信也昔春秋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天王子朝者景王之寵少子而毛召之黨固當時之顯諸侯也然卒人心不附而蒙塵荆狄者何也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三

以其所輔者非正而所行者非順也夫使息也不輕于言而以正輔之不徇於逆而以順行之則長幼之義明嫡庶之分辨彼奚齊固亦有人心者爲遜國之叔齊未可知也爲逃位之泰伯未可知也而何有於里克之變耶茲晉之有里克之變也吾故曰苟息爲之也息之卒被茲禍也吾故曰失言始之也是其言也玷之於傳齊之始而不可救于弒齊之終玷於獻公未殺之先而不可救於既殺之後此左氏白圭之刺所爲發也彼元凱者其足以知之乎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是息之言也

也而不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則忠之大也送往
事君耦俱無猜是息之言貞也而不知以享宗廟
以保子孫則貞之良也委質不二繼之以死是息
之爲信也而不知事變靡常惟義所在則信之通
也息不能有其矣其何以爲重言也耶夫息之玷
於言也已莫挽於始矣猶可救之於後乎曰曷爲
其可也夫言以立信信以立義義以成身人之道
也故有所不言無有言而弗踐者如生既許之而
歟即背之以身任焉而旋以利害遷焉是又反覆
詐之尤者耳又安足以爲息乎是息之失固始
於初之不慎而其後卒莫之如何也然則春秋書
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是與孔父仇牧
而齊名也夫息與孔父仇牧而齊名是亦春秋之
所與乎曰不然也文同而意異也夫意何以與仇
牧孔父異也仇牧孔父之君與荀息之君異也二
子之君國人之共君二子國君之臣也荀息之君
荀息立之國人不與也是卓者荀息之私君也荀
息卓子之私人也亦猶奚齊而已矣書弑書及所
以罪克也而豈以與息哉噫觀是則春秋之旨左
氏之論元凱之過與者于是乎有一定之衡矣

濟美堂集

卷之四

三十九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甚哉人臣之不可以才顯也輔治而以才則純王
之道不立而至治之風下矣夫人臣之當國家上
以承弼直之任而下以敷阜成之典者也苟非王
道行乎其間則心術之微未免一出入一公一
私偏駁溷淆而終不可以聘隆古之轍是故古之
人臣所以濟天下之變者存乎才而所以運致理
之機者存乎德德以出治而後悖叛之虞不生才
以應變而後敵國之釁不作斯可以稱天下之良
佐而一代之純臣也故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
晏嬰可謂才矣而德有未至吾是以知伯晷之興
而王風之愈泯也嘗觀人臣之道於三代矣臯陶
之陳謨也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襄于帝盖不敢計
功於已而惟以贊襄於君卓哉其忠於夏也傳說
之望高宗也曰唯聖時憲唯臣欽若而且禪之以
啟心沃心之治篤哉其賢於商也樊侯之輔宣王
也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思以保王之躬補王
之闕懋哉其有聲於周也夫此三臣者亦豈不知
速治之術以求炳耀一時而顧爲是紆徐之謀格
心之論曾不及於操切之弊習者何哉亦以臣之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四十

弼治寧使王而不足毋寧伯而有餘寧使王而治
效深長毋寧伯而治效簡促此古之所以興道而
治者固若是其大而後之人臣亦難乎其等埒
之也奈何世之變也王趨而伯矣道德下而功力
矣人心由厚而之薄矣風俗由淳而之漓矣黍離
降於國風邦君侵乎王德苟是時有抱王道之才
者出乎其間切靡其俗而匡拂其君條其紀綱而
正其盈縮踵臯傳之懿矩陳化理之玄機敷經濟
之弘猷伸尊王之大義則治平之效或者其有機
乎而何賢如叔向如子產如晏嬰者亦且爲是早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四十一

卑名實之政急迫難繼之功是果王畜之大終不
足以抗其功利之衡哉蓋三子者核其所自出素
非聖賢之學也攷其所由施則非正大之紀也其
政每回過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足以經方致遠
成化軌物卽有就焉亦祇見其伯習之餘謀而已
而果可以三代之治異之乎自今觀之向以晉伯
倚以鄭強嬰以齊顯若是乎其國之殊也晉以悼
平鄭以成簡齊以景莊若是乎其君之異也向也
而直僑也而惠嬰也而智若是乎其行之弗類也
然則君子均才之矣又以爲等埒者何也蓋古人

於三代之上則求其全論人於三代之下則取其
節春秋之世以行能見者多矣而三子其優乎故
向之所處非晏之國也而公室將卑之慮政在陳
氏之憂見相參也晏之所事非僑之君也而毀關
去禁之諷寬征與材之令忠相並也僑之所值非
如二子之強國也而其毀晉國之垣輕諸侯之幣
與弭衷甲而省繁刑者功相侔也故避祈奚之見
向之直也而晏嬰得之則爲后父之免辭叩殿之
賜嬰之儉也而子產得之則爲六邑之讓以是而
弗謂之等埒焉豈得爲尚論之精乎然此其才耳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四十二

而吾之所責備於三子則有出於是者故君子之
於人國也利於已而悖於人則事有所不立利於
今而害於後則功有所不成夫以三子之才近主
兼鈞使舉王德而措之則必爲之歌明良而賦卷
阿矣而何究其所施不過私相盟會私相侵伐夾
輔之功不聞而一匡之義何在合晉楚之成而已
矣善與國之令而已矣免諸夏之憑陵而已矣譬
之硃砥雜陳而皆不足於圭璋之質瓦缶並擊而
皆無與於韶濩之音以時臣視三子則不能爲之
等埒以三子視王者之佐則固爲之遜志而讓德

矣何則列國之臣勢均者以智勝智均者以才勝才均者以德勝所貴乎德者謂其上當君心中協臣隣而下和民俗也故大臣之德人君視之以淑慝其心者也大臣正則君心從而正何也有以格之也百官視之以作止其惡者也大臣忠則百官從而忠何也有以宰之也兆民視之以污隆其俗者也大臣和則民俗從而和何也有以倡之也今三子者當列國之政矣居大臣之位矣而果能正是君耶肅是臣耶和是民耶是故六卿盛矣惟政可以弭之而卒不能化叔魚之惡七族忿矣惟政

濟美堂集卷之四

四三

可以制之而卒不能弛刑書之怨田氏強矣惟禮可以已之而卒不能止簡公之禍則雖有遺直之稱誰嗣之謠顯君之譽而吾固不能爲之軒輊也或曰子產之德不勝其才則其德之視二子者宜若有過然而何等埒之耶曰子產之德似矣而非也故濟濟清似愛而非先王普遍之仁褚衣冠似禮而非先王章服之制辨駘沉似智而非先王不寵物之知制參辟似義而非先王議事以制之中以其不純於德者而與二子較焉此吾不能爲之軒輊也然則有異乎曰叔向晏嬰處富強之國其

施才也易子產處弱小之鄭其施才也難介乎大國而華然修辭終僑之身不聞有遺缺之擾君子曰此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是故向嬰強乎強也子產以弱爲強也無優劣而微有難易者焉故夫子稱之爲惠人與之爲遺愛亦猶春秋之與桓文昔之取秦穆彼善於此之意也向使三子釋氣質之少疵而循王者之至道則請命勤王天下之大忠也扶危拯弱天下之大義也竭忠委命天下之大節也奉茲三者而翼戴天子加之以其則雖埒以臯傳樊侯之流亦奚不可而春秋之佐其何足以限之故先正曰三代人物純是偏才用事

濟美堂集卷之四

四四

其有以識此矣雖然三子伯佐耳故其所就止如此是時吾夫子方且濟河於趙問津於楚而三國之民誠一遇焉則帝王之治將不可復見乎而何尼谿之封反爲嬰嬰者沮之是嬰之責視二子有甚焉當年不能窮其理累世不能殫其學嬰知之矣知之而不用果天乎人耶叔向能振蔽明於一言而嬰顧不能進夫子於相位此其功之二年有成者亦卒悲於無成而已不然則吾夫子之姑試於魯也威行於三都而何田恒之敢肆戮加於聞

人而何刑書之敢怨化漸於懷漬之徒而何叔魚之敢貽此其王化之盛數子終身馳驟而不可致者夫子乃得之三月之間則才德之辨由茲決矣故愚嘗爲之說曰三子之得行其志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也吾夫子之不得位此春秋之所以不得爲三代也噫

君子依乎中庸

論曰道其會於中乎君子萃道之精而無間焉者亦惟率其性而已矣何者道之流行也統民物貫終始良知而良能者也易知而易能者也固非有私於君子也道不私於君子而君子者乃能會天之精立人之紀垂今之休貽後之則天下卒望之以爲不可及者是果有絕天下之德而其初與人異耶君子無以絕於天下而獨有以萃其道全其性會其中則雖謂君子之大異於人亦可也何也天下之道本不越於中而中之爲道亦卒不離於性也人惟以迷求君子而不知以道求君子知求道於君子而不知以中庸求君子之道執其似而不得其微則將有陷於詭流於僻漫焉而求率焉而作忽焉而止性不可復而君子之道亦于是乎敝矣嗚呼君子依乎中庸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所以憂世之外性以爲道也今夫天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而性也者所以冒天下之道者也是故其主宰謂之帝其流行謂之命其統之謂之心其具之謂之性其不偏之謂之中其有常謂之庸是中庸之爲道也不入於虛不

淪於無不溺之於卑不滯之於有其高極于天地其幽入于鬼神其遠也通乎往古來今其近也體乎妻孥兄弟淺之爲庸言庸行之常而深之爲神化性命之與形之爲鳶飛魚躍之機而致之爲中和性情之德始之爲致曲而終之爲至誠之化基之爲尚綱而充之爲天載之神夫婦之所能知行者此道也而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亦此道也是道匪他也一中庸而已矣中庸一性而已矣何世之求道者不有所過則有所不及不有所甚過則有所甚不及過生於偏內不及生於偏外內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四

外岐而知行判有無分矣於是異學並出雜然分肆其說淪吾道于高也而不知其已荒矣引吾道于難也而不知其已滯矣將謂天地幻妄政教芻狗而其下者乃持堅白之說肆談天之辨此則蒙莊龍衍之徒爲之然道而可以隱索也則何以曰易則易知而爲聖人之德乎將分形骸爲異混物我爲同而其甚者或抱木而立乾負石而赴河此則楊墨鮑焦之徒爲之然道而可以行性也則何以曰簡則易從而爲聖人之業乎將謂道爲高大聖本性生而其弊也畫地登天阻功願息舉之而

不勝行之而不至此則冉求公孫之徒爲之然道而可以小成也則又何以曰純亦不已而爲聖人之德之純乎此其故皆由不識吾中庸之道而以私意爲之閔閔焉日交鶩於三者之中而莫知所從是故多聞達以爲泛力行達以爲俯仰之愈峻達以爲孤求之愈堅達以爲固向使以君子率性之道反而求之則吾道之明如日中天宜朗振耀而何不知也吾道之行如水行地布護衍衍而何不能也然而有不知不能者非道之弊以過與不及之偏眩於理而不能擇也故君子者則惟純之

濟美堂集

卷之四

四

以天而人弗得以襍之慎之以獨而動弗得以撓之廓之以公而私弗得以間之揆之以理而欲弗得以汨之其知也一率性之知也雖周萬物不自用其明也其行也一率性之行也雖窮宇宙不自任其術也何者以吾中庸之道固如是也自今觀之曰好問好察也曰明善也曰學問思辨也曰道學問也孰不以爲此君子之知也然而非以爲虛矣曰服膺也曰誠身也曰篤行也曰尊德性也孰不以爲此君子之行也然而非以爲矯矣曰至誠無息也曰溥博淵泉也曰不愧屋漏不動不言而

敬信也孰不以爲此君子知行之至也然而非以爲異矣是故以兼乎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以總乎進退去就死生之節以權乎順逆安危之途以究乎先後緩急之序何莫而非率性之道亦何莫而非中庸也何也君子者本心天地之心性天地之性者也性與人同而能盡其性則與人異也盡性雖異於人而實非有出于性之外也曷不觀之天地乎天之道有日月之和風霆之振雨露之潤經緯錯綜不可勝紀而卒非有外于氣也地之道流爲川峙爲山數爲草木列爲土石燥濕原衍不可

濟美堂集卷之四

四九

勝窮而卒非有外於形也君子之道具爲三德布爲九經施爲三重闔闢弛張不可勝變而卒非有外于性也天有是氣而運之者陰陽地有是形而凝之者剛柔君子有是性而依之者中庸也夫使幾微之介辨之不審反之不力則不覺墮于一偏而視天下之事舉無一可者矣又曷以稱君子之道哉是故君子所以及之以知者知此者也守之以仁者守此者也終之以勇者強此者也安此之謂聖盡此之謂賢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中庸之道固若此其大也蓋至於是而建之天也

不爲高質之鬼神不爲幽貫乎古今不爲遠効于和樂不爲近庸言庸行之謹非淺也而盡性至命之極非深也鳶魚之飛躍非粗也而中和之致非精也致曲非始之易而能化非終之難也尚綱非下學之顯而天載非上達之精也由夫婦之所知而可以至聖人之所不知由夫婦之所能而可以至聖人之所不能嗚呼極矣而要之非有出於吾性之外也是謂義之精也仁之熟也勇之裕也天下之能事畢於此矣聖修之極功盡於此矣故夫子曰唯聖者能之夫子以屬之聖而吾以歸諸夫子也蓋夫子之道嘗以識萍實辨商羊詰磬石之矢察墳羊之性知周萬物矣而非已甚之知也誅正卯戮侏儒歸鄆田却萊兵行蓋天下矣而非已甚之行也一中庸而已矣然夫子之中庸也由一貫而致之者也先孔子而傳者堯曰執中舜曰精一後孔子而傳者顏曰博約孟曰反約孔孟之後蓋有漸而唯者矣於是有障於情裂於性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此道之所以敝也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嗚呼幸有子思之教在也

濟美堂集卷之四

五十

粵西奏議序

儒者以其心運用於天下



世為易治亦不視世為難治其所以隳括於宵中者已犁分而析解之故雖事變之雜還議論之紛紜貳百出而指畧一捷皆環聽而翕伏順之者成遂之

粵西疏稿序

者敗蓋以仁義為用而善運其機也西粵之區古桂林象郡崇岡疊嶂林菁叢薄其人多侏僂雕椎為蛇蝎毒吾赤子故隨撫隨叛則德有所難周每加兵詰捕如鬼蜮魍魎倏忽移匿莫窮所之則威有所未戢其在於今

視昔頗驚異

大中丞小江吳公秉鉞茲土當狶突狼奔之時近而財賦逮而甲兵無一非公精神心術所運日孳孳焉講善後之長慮議擒剿之計畧豫積蓄之遠猷復開墾之區畫諸凡安邊足用尊

粵西疏稿序

二

主庇民者患條而止之

聖天子嘉納咸見之施行其間神謨妙算出羣疑而決之莫不中其竅竅如昭平上下四屯右江土三諸寇皆素號鴛鴦茶毒四境自昔用師鮮克得志雖虢將虎臣莫不結舌垂首而付之無何

公密授指略不旬月而先後奏
級巨萬願附者悉撫之農不變
耘帑不轉輓人稱爲神功岑溪
連城六十三山猺獞蔓延騷然
弗寧蓋怵於羅旁之師議者謂
合二省兵力勢同破竹功可探
而取也公謂搏牛之蝱不可以

粵西疏稿

序

三

破蟲名曰其畏怯可揮手而定
也令下居無何而諸酋誓伏一
如所畫雖諸葛武侯之定南夷
裴晉公之平淮西曷以加焉至
於郵傳之供億爲之清省逋負
之錢糧爲之蠲豁賦役之定則
爲之刊布貪墨之弊吏爲之懲

粵西疏稿

序

四

創腫然動於忠愛之懇其視
一隅之泰清一民之沾墊真若
納溝之恥瘼身之憂窺其本源
隱微之地粹然仁義之相濟而
嘆王道之易行也然頌公之奏
議繹其旨尋其奧正大如魏鄭
公剴切如陸宣公經畧如韓魏
范文正二公真足以規宵次之
廣大學問之淵源而傍之觀者
曰公督學西粵政教素孚風俗
之澆漓土夷之煩梗山川之夷
險患得而更張之故其言動中
機宜而民易從今公之措畫存
於簡籍矣然公去或慮其湮泯

則茲奏議者固西粵當軸者之
寶鑑乎噫此殆知公而未謂知
公之深也公惠澤在西粵而議
論在天下今

天子特詔褒嘉寵蔭蕃庶以為粵人
報功酬德又以少司徒徵公入
朝必有

粵西疏稿

五

溫顏頤問將揆度其忠悃信任而勿
貳而公之所圖報者益得以推
廣其德意弘敷于海宇則所為
仁義功用豈惟西粵一方之規
畫哉故雖不文敢不揣而闡述之
萬楚戊寅歲秋九月吉廣西布
政司右叅政嶺南王原相謹序

粵西疏稿目錄

卷之一

到任謝恩疏

設縣治建州學疏

欽奉勅諭疏

叙報鵬剿獲功人員疏

地方旱災議留錢糧賑濟疏

地方賊情疏

剿平上下四屯捷音疏

卷之二

粵西疏稿目錄

查覈民屯田糧分別三等疏

請給關防疏

異常火災疏

條陳地方疏

謝恩資疏

請復宗祿疏

撫處地方事宜疏

題報地方賊情疏

卷之三

題請蠲免錢糧疏

恭謝 恩賞疏

剿平北三等處地方 捷音疏

議處減編驛傳疏

恭謝 天恩疏

侍養陳情錄

王疏稿 目錄

二

粵西疏稿

到任謝 恩疏

欽差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吳文

華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臣由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陞應天府

府尹赴任間於萬曆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准

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吳文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地

方 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隨於十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二月十一日至全州地方與前巡撫廣西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戶部

右侍郎郭 交代並將

欽降關防一顆

符驗一道

令旗牌八面副各咨送到 臣收掌接管行事當

卽望

闕叩頭謝

恩恭候

勅諭至日欽遵外 臣惟西粵廼嶺服要區撫臣為

封疆重寄况當民夷雜處貴綏輯之多方自
非文武兼資詎責任之克稱念臣性本迂滯
材乏經綸昔嘗督學是邦人文未振今復領
符斯鎮理效尤艱蓋蒙

聖恩不遺葑菲之收遂令庸蹇載效犬馬之力捐
糜靡惜兢惕奚勝敢不彌勵初心恪共厥職
布綱陳紀務先表率之圖昭德蓄威期底教
寧之績臣下情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黃世美齋捧稱

謝謹具奏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二

設縣治建州學疏

題為設縣治建州學以圖久安以廣風教事據
廣西按察司整飭府江兵備副使徐作呈稱
隆慶六年大征府江地方後蒙提督撫按三
院會疏題

請善後事宜內一欵預定縣治看得府江自平樂
至梧鎮相距五百餘里向因猺獞竊據無一
州縣以聯絡其間使聲教不通官旅無宿令
格不行等于異域由來久矣查得府江在唐
宋時有龍平思勤馬江沙亭等縣後皆為猺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獞窟穴今昭平即古龍平地也其縣印尚存
府庫茲議於昭平對江西岸設復縣治其地
形勝寬平夷衍可容民庶可通商賈且公私
棲泊夫役更替俱為適中詢之士民咸以為
便其分管里分先該道府查勘應割平樂之
昭平馬江二里該額糧一千九百餘石又割
富川縣之二五都該額糧七百餘石又割賀
縣之招賢鄉下半里及上半里該額糧一千
餘石總計該糧三千六百八十餘石並仙迴
土司田糧咸以屬之地既相鄰糧亦足用以

此建縣並置城郭衙宇而又聯之官師風之
學校立之墟市編之保甲衛之兵將則平梧
之間隱然一重鎮矣但今日所急尙在屯兵
設將必俟一二年後兵旅足食商賈輻輳然
後卽以所省軍餉之餘移爲各項建置之用
其縣印雖存起自前代茲當創復相應更始
之日另行題

請更賜新名然後張官置吏漸次經理所當預定
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今照府江一帶江道平寧商賈
粵西疏稿卷之一

疏通正可有爲之時及查原議善後餉銀尙
存梧鎮借支銀五千兩在庫足堪建築之費
合無仍乞題

請申明建設等因又據提督學校副使高則益呈
奉撫按衙門批據太平府養利州申請建學
緣由內稱本府所轄流州二處一爲本州一
爲左州本州自宣德六年改土爲流輿地稍
廣左州改於弘治年間人民土地俱所不及
今左州已蒙題

准降印建學設官獨本州未蒙議及以故土民逸

居無教鮮知向方遇有奸人煽惑流言易爲
騷動職此之由且地界四土之中密邇交南
修文未遠比之他州爲急備查左江道屬上
思新寧各州改流今皆有學則本州編籍之
民寧忍使其陷溺之久不爲鼓舞作新之地
所有建學諸費除本州捐俸倡率通州目老
商民各願輸助銀米共成盛舉其齋膳等項
近有議革舊例供應銀三百餘兩可以充數
是不必加賦而用已足矣批行到道議得養
利州越在邊徼隸屬太平關聚甲於諸部物

粵西疏稿卷之一

五

力殷于曩時改流已久學校尙闕是雖版章
其地而猶鄙夷其民也今據該府州勘得本
州城北吉地一區寬平秀麗堪以建學而該
州官民歡然捐俸輸財卽其樂事勸功之心
咸有興行鄉方之願近該本道巡歷考校州
送童蒙一百餘名已經試驗量取數名准給
衣巾寄社習讀下次歲考必有可觀相應俯
順輿情題

請建設以化夷習各呈到臣隨批行布按二司覆
議停妥呈報前來該臣會同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陸 議照

治莫先於舉要事尤貴於因時西粵民屯錯居素稱多故屢煩兵力迄難久安雖其山川風氣使然亦或限於政教所未及也頃當廓清諸務漸舉所據該道議呈設縣建學誠於時爲至要事在可行案查先因府江積寇剿平議於昭平西岸設立縣治分割地畝悉具前疏今及水陸稍寧商旅漸集蓋宜建置之時也況沿江諸崗餘孽猶繁喜人怒獸待鐔而動若于中得一賢令蒞之則可就近聯絡營堡撫戢民猺政令既行盜源自窒府江善後誠莫過是所度工費既有餉餘委宜亟舉

粵西疏稿卷之十

六

請改賜縣名鑄給印信照裁減縣分銓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教諭一員合將縣官遴選到任責成經理正官依例免其應

朝教諭姑俟人文漸興另議銓除其分割平樂等縣昭平馬江等里並仙廻土司各田糧悉遵原定屬之管轄但照建縣處所初議西岸

粵西疏稿卷之十一

七

地雖寬衍原無人烟旋欲誅茅闢土招集居民恐安土重遷人情難強其對岸昭平廬舍環聚地亦平曠龍平舊縣遺址猶存不若因而展拓立爲縣治於力頗易於事爲順合無聽臣等臨時再行勘定並一應吏典徭役保甲未盡事宜以次舉行誠亦弭患爲安化暴爲良之一機也再照養利州舊與左州均屬改流隸于太平而養利之有流官又爲最久風俗由質而文人性綠習而變亦勢然也且以左之關聚素出其下業已建學而該州獨無尙爲闕事既經該道考驗州童資可進益又其州民樂於趨事思振文風用夏蠻夷誠莫過是合無將養利州比照近

題新寧左州事例銓選學正一員鑄給印記掌理教事該州生員如原在府學及寄外學者通行改充其官牆齋膳等項亦聽臣等督同道府等官酌處則僻陋之壤悉爲聲明文物之區而邊氓視聽一新矣如蒙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俯賜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設縣治建州

學以圖久安以廣風教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李允惠親齎謹題請

旨

粵西疏稿卷之一

八

欽奉 勅諭疏

題為欽奉

勅諭事萬曆四年三月初七日據冠帶舍人徐大
遠齎捧

勅諭一道

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文華今特命余巡撫
廣西地方駐劄省城督理軍務剿除山寇撫安
徭獞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團練保甲整辦
器械選補行伍一應軍務須與鎮守總兵官計
議而行如遇地方盜賊生發即便調度官兵相

粵西疏稿卷之一

九

機撲剿務期盡絕以靖地方合用兵糧悉聽從
宜區畫其副參遊守府衛州縣等官俱聽余節
制敢有貪殘及退避不用命者文官伍品以下
徑自拏問伍品以上叅奏處治武官自都指揮
以下悉以軍法從事一應未盡事宜聽余經畧
具奏如有重大事情應與總督軍門會議者須
從長計議而行不許偏執已見有誤事機近又
該總督官題准運鹽足餉事宜亦要悉心計處
務在經久可行余為憲臣受茲簡任須持廉秉
公正已率下以副委任如或處置乖方致生他

戮責有所歸介其勉之慎之故諭欽此欽遵齋

捧到臣當卽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臣就經案行廣西都布按三司及守巡兵備糧儲兼理鹽法各道並叅備府衛州縣等官各一體欽遵施行外爲此今將齋捧到日期並差役姓名緣由具本專差承差黃世美齋捧謹具題

知

粵西疏稿卷之一

叙報鵬剿獲功人員疏

題爲叙報鵬剿獲功人員以彰激勵事據廣西

布政司分守右江帶管分巡道右叅議陳應春呈稱先該守巡二道議照粵西弭盜莫善於鵬剿而鵬剿機宜莫熟於狼兵議於秋冬之交調取東蘭南丹那地三州土兵一千五百名戍守柳州擇地方之梗化者相機剿處去其太甚出其不意若疾風迅雷不及掩耳等因通詳議允應給行糧於右江存留銀內支給節奉軍門牌行督催各州土兵依期戍

粵西疏稿卷之一

土

守呈報出兵間隨據慶遠守備王堯臣稟稱查得慶遠地方爲惡村巢惟南鄉爲最積惡有年猖獗日甚先劫虜鄉官家眷截奪大戶軍餉及今搶劫何知縣行李罪惡滿盈法紀當誅今三州狼兵經由本地乞借就便鵬剿事完督赴柳州聽用該本道會同分守柳慶等處地方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倪中化許以便宜剿處去後續據本官報稱將調到左中并鄧承印彭大武等兵行令領隨指揮陳良瑩鍾鳴遠程梁千戶上天龍百戶李璋分

哨刻定萬曆四年正月初九日抵巢斬獲賊級一百零五顆又自初十日起至十八日止接山斬獲賊級七十顆解送委官紀驗外又該本道會同叅將倪中化查得六平六谷在柳州之極東與府江修仁接壤依負險阻內則勾修仁中板之賊以爲羽翼外則藉潯水適中之村以爲窩容節次行劫鄉官張侍郎徐通政上羅落簑豐軌黃泥新定寨頭等村又劫生員戴希聖石橋船埠等村殺虜男婦劫掠牛畜各告到道案積如山不服撫追俱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主

應鵬剿隨行令領哨指揮金策苗振邦密授方畧督剿本年二月初二日據各官報稱奉令部領東蘭南丹那地等州及永順長官司冠帶土舍彭大武三都土舍韋萬快等兵剿六平六谷二村斬獲首賊韋金線韋勝貞韋萬銀韋錢掌韋仲金等首從賊級六十二顆生擒韋扶福一名本月初十等日又據金策苗振邦報稱先剿六平六谷當時潯水賊村聞風逃遁尚未舉兵續蒙密令將東蘭州并韋萬快兵由陸路掣回柳州併爲班師之

狀各賊聞兵已退盡挈妻子回村遵令部領南丹那地併彭大武兵復由間道再搗潯水掩其不意盡行撲滅斬獲首賊韋法管韋文秀韋扶七等首從賊級共六十一顆解道俱委官查驗外又據督備遷來地方指揮孫世寶呈稱有武緣不知姓名民人糾引遷江威岸村首賊潘公壇等前往武緣縣劫庫等情當卽行仰遷江哨千戶韋起雲會同防守龍降堡指揮黃肅督兵裝伏斬獲賊級三顆生擒賊徒周公葛樊特四二名賊婦二口審得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主

周公葛係八寨剽策村樊特四係梁喬村糾衆賊首樊公朋樊公翠等越出要復石碑劫村等語查得樊公朋等俱係有名積惡屢年出劫鄉村爲害今奉督兵擒斬軍民俱皆忻躍等因又據土舍韋萬快緝事楊可一等報稱奉令督兵斬獲都惡村首賊韋伏海韋萬全韋天亂韋扶弄韋扶曜桐木村首賊韋公殿韋甘全韋扶板韋萬仲韋公臨韋公屯韋扶茂韋扶秀韋扶戰韋郎要旗山村首賊韋公廣甘崗村首賊韋公船共一十七名顆解

送紀驗外緣照三都韋伏海等據險負隅窮
兇極惡橫行二十餘年流毒三四州縣先年
曾劫布政司庫有名近又糾合桐木甘峒等
村時通非三非五諸巢或伏官路突劫商旅
或攻鄉村肆虜人畜士民談及無不切齒其
第韋萬快屢行勸阻竟不聽從先該道叅牌
仰韋萬快預招徭兵一千名相機聽處責以
大義諭令計殺其兄姪以報官府決不相負
隨即密令緝事楊可一彭觀凍宮與萬快設
計秘謀詭令原招徭兵假聽韋伏海等勾引

粵西疏稿卷之一

西

伏海不疑與韋天亂韋萬全及韋公殿韋郎
要韋公廣韋公船等糾合徭兵與非五叛賊
韋明府期約前往來賓南四地方打劫韋萬
快陽與同行即自韋伏海家起身至三十里
屯營做飯其時首賊畢集韋萬快舉火為號
各徭兵兩噉一聲將各賊斬殺諸頭盡落內
韋伏海係韋萬快親兄韋天亂韋萬全係其
親姪俱稔惡有年而韋天亂勇猛膂力可敵
百人彼時徭兵單朝喬刀砍其頸喉管幾斷
猶能強奔數里兩脫追兵後為兵韋朝鳳所

及始被戮僅仆使非行間計獲即興兵數千
未易得其首領迺韋萬快能授密令不私庇
其兄姪亦庶幾乎大義滅親者又據土舍韋
萬快報稱奉令密移徭兵楊益韋仲武等一
千名直搗阜嶺之周塘板寨等村斬獲有名
首賊潘千兵潘公勞潘天倒潘萬兩潘七角
潘反復潘扶傍潘朝浪潘王論潘大蓬潘公
臘潘銀庫潘三陣潘公把潘銀線潘九鑒等
一十六名及從賊三十三名共首從賊級四
十九顆其餘殺死懸崖落箐約有六十餘賊

粵西疏稿卷之一

主

緣積雨陰谷難以取功等因并將解到功級
查驗外為照周塘板寨環萬山之中據阜嶺
之險在賓州八寨倚為脫兎之後戶在遷來
非三非五藉為負隅之深穴自永樂年間築
堡屯守至景泰末為潘姓惡賊攻敗據堡為
巢見有石碑可據嘉靖二十五年移兵征剿
迄無成功至嘉靖三十三年該前任叅將戚
振調土兵三萬深入大征各賊據險拒敵已
不得進僅獲四功而還嗣後無有議剿之者
聚眾行劫縱橫於馬平象武之間府江三

每入右江招賊必主於周塘潘家近如韋郎中周公管等首賊六名俱於潘家購獲擒解此固天誅所不宥者今韋萬快又能密移所募犒兵千有餘人搗其巢穴一鼓撲滅卽其舊堡以爲屯兵之所耕其腴田以爲糧餉之資卽里高東甌諸夸皆願聽招降而八寨北三北五巢賊亦可絕糾合之後患懾震鄰之餘威矣且本舍傾資募兵不動官銀屢獲奇功尤當另議除將各賊首級陸續委官驗明俘獲賊屬牛馬先後約共三百餘數遵照原

粵西疏稿

卷之一

議悉給各兵充賞賊遺田土分給募兵耕種外所據前項有功員役相應分別獎賞以示激勸及照議調土兵以九月戌梯二月發回每兵月支行糧銀一錢七分歲計該銀一千餘兩呈蒙議允於右江存留銀內照數支給今各兵自入境以來撲滅各巢禾倉糧米食之不盡多半轉鬻於民原議行糧一毫無所支費卽今遠近諸夸莫不畏威震懼相率投降悉給榜文撫諭盡皆賊來求官惟吾所命非若他日之官去招賊者比已各責令編甲

認糧等因并備開獲功員役姓名數目呈報到臣卷查先爲酌議善後事宜以保固地方事准兵部咨該前巡撫廣西都御史郭

會

題內一欵一議行鵬剿該本部覆議備行查照嚴行各兵備道及叅將守備等官將各營堡軍兵勤加訓練遇有殘孽爲患卽便督集官兵密行鵬剿或俟其出沒相機截殺獲有功級數多聽該省撫按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奏

粵西疏稿

卷之一

請陞賞如或怠緩貽害地方從重叅治等因題奉欽依移咨前來通行欽遵在卷又爲酌議地方事宜以安殘庶以固邊防事內開一復舊兵以便鵬剿據右江守巡道議稱粵西大征之後稍就安戢但屯性難保馴伏一或出沒爲患截捕鵬剿常苦無兵查得柳州府城先年歲調那地州兵二千名九月上班四月放回每兵月支行糧一錢七分歲該請梧鎮餉銀二千餘兩專備防禦鵬剿之用今那地州兵與東蘭南丹二州兵既改永寧三鎮而梧餉又

難復請是柳州鵬剿之兵與餉兩失其舊但
三鎮之兵原議每州二千實數方免別處歲
調今查鎮兵不及千名相應責令每州再出
五百共一千五百名專戍柳州九月初旬上
班二月初旬放回不過五月在戍計該行糧
一千二百有奇如有猶獵出沒聽本道及叅
將相機督發以靖地方其應給行糧於右江
存留銀內支給等因已經會

題及行該道遵照外續該 臣 莊鎮之初節據稟
報各處殘孽出沒為患地方 臣 仰體

粵西疏稿 卷之一

大

聖明好生之仁開其更新之路牌行各司道叅等
官通行撫諭令其洗心向化安分住種保守
身家以免殺戮如有仍前不悛摘其尤者相
機撲剿懲一戒百獲功議報去後今據前因
該官兵鵬剿擒斬首從賊人賊級除懸崖落
等難以取功者不計外前後通共實功三百
七十名顯該 臣 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
餉帶管鹽法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凌 議照西粵剿賊村巢不下千百而
右江諸賊憑險負固流毒尤甚頃藉三征餘

威稍各斂戢獨慶遠之南鄉柳州之六平六
谷溯水三都風塘板寨猶然肆其桀驁時出
劫掠為百姓豺狼若非量行剿處則諸夸觀
望相做為梗勢將復熾今該道叅目擊其害
遵用前議督率官兵定計掩撲雖獲功未逾
四百而所擒斬多渠兇所搗平皆險巢且不
費斗糧不遺片鏃功倍尋常威暢遐邇落夸
獠之膽堅聽撫之心實亦一時之奇績也除
將各該軍兵先行給賞生擒賊犯勒審明實
遵照兵部題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九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處決梟示所獲功級仍
候巡按御史紀覈外為照廣西分守右江帶
管分巡道右叅議陳應春志切攘夸才能制
勝拮磨定而劇惡之就殲勢若摧枯威信行
而醜類之乞降情同响沫當其預請戍兵已
覘成筭宜其不煩餘力坐致全功分守柳慶
等處地方右叅將倪中化弭患同心分猷共
念羣夸之向背靡不周知諸賊之殄擒多其
指授四民安堵有賴一方保障攸資以上二
臣勞勩茂著似應優加賞資又如慶遠守備

王堯臣領哨指揮陳良璧鍾鳴遠程梁金
苗振邦千戶王天寵百戶李璋等或密謀順
剿或授計出奇與三州土官韋應龍莫之臣
羅忠輔永順長官司冠帶土舍彭大武等
奉令惟謹功有可嘉三都土舍韋萬快輸誠
用命尙義滅親所向多功自效尤力似應
行激賞以勵人心如蒙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叅議陳應春叅將倪中化
特賜賞資守備王堯臣以下行臣等分別獎賞庶
使將來任事諸臣咸知感奮而地方永有岿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矣緣係叙報勦獲功人員以彰激勸事理
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世美
親齎謹題請

上旨

地方旱災議留錢糧賑濟疏

題爲乞

恩軫恤地方旱災以固邊防事據廣西布政使司
呈奉臣等批據左右江各分守道呈詳潯柳
等府桂平賓州柳城等州縣各自夏徂秋亢
陽爲沴禾盡稿秕赤地彌望賓州柳城馬平
洛容羅城遷來及八寨非三壯五地方尤甚
目今秋成之候禾米價值已視往歲不啻三
倍衆口嗷嗷實切隱憂呈乞預備賑濟等因
奉批仰布政司查議報隨該本司查得兩江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所屬除慶遠思恩南寧等府象州懷融武宣
等州縣小民猶可自給無容別議惟賓州柳
城馬平洛容羅城遷來桂平等州縣委實荒
歉相應預爲區處但照本省每年額徵錢糧
原不敷一省支放之用尙賴廣東橋稅湖廣
糧銀協助况此凶歲各集猶種出沒不常增
兵截遏合用糧餉倉庫空虛尤難措給隨查
事例等項銀兩上年因爲大征善後奏
准留用今已限滿復當起解自本年正月初一日
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收過吏農舊例脚銀

一千七百零五兩七錢二分五釐知印承差
例脚銀一百九十九兩援納儒官義民陰陽
訓術例脚銀三百五十一兩七錢五分稅畝
銀一百六十六兩五錢六釐零商稅課程酒
稅魚課銀共四百七十八兩零度牒銀一百
九十三兩四錢缺官柴馬銀共六百五十五
兩二錢二分零防夫銀三十二兩撫按各衙
門贓罰其在南寧潯梧及賓州應各解司銀
兩爲羅旁大征奉兩廣軍門准給監督各道
充作軍門犒賞共該銀六百兩在司貯除按
院已於前月起解六百兩今存撫院贖罰銀
一百五十五兩零通共銀三千九百三十六
兩六錢內缺官柴馬又緣土官衙門設有流
官如鎮安府同知上石西州知州與除授土
州吏目通無衙門其俸糧柴馬悉賴司庫關
支前項尙難作缺剩之數每年所收商稅課
程酒稅魚課大約僅有五百兩缺官柴薪大
約六百餘兩防夫扣解工食銀一百兩共銀
一千二百餘兩合無軫念邊方窮困請乞會
題請前派永留本司支作土郡流官俸薪及水

給各營兵月糧之用免行起解其知印承差
吏農舊例援納儒官義民訓術度牒贖罰事
例等銀再留萬曆四年分賑濟支發委官於
鄰省豐熟地方及時收買禾米照民間事體
運赴各倉收貯俟明年春末夏初或照今價
減糶或全賑給臨時酌量庶不使貧民流移
失所地方攸賴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議
照粵西地方頻年用兵和氣傷損旱魃爲虐
今歲特甚田禾焦枯秋成失望如柳州之柳
城遷來潯州之桂平等縣多者收未及半甚
者顆粒全無見今斗米值銀一錢明春宜益
翔貴蓋緣此方地本瘠薄民雜夸獠田少陂
塘器乏車舟卽遇豐稔尙鮮蓋藏加以旱荒
悽惶何若頃者瘡痍未瘳流逋未復新撫之
衆心懷兩端漏卮之徒警報四出該臣等蒞
粵以來目擊心惟夙夜兢惕勉力東撫西綏
未免跋扈寔尾值此荒歲勢益難支且兩廣
從來材官芻粟相資此處告饑賴彼糶濟今
廣東見征羅旁商船鮮通土兵俱出粵西水
運半皆取辦在東省者難資在本省者愈匱

饑寒切身忠生意外猶獲俟舉動在目前此
臣等所為甚懼不遑寧處者也欲要照例奏
蠲第兩江州縣田糧歷年拖負難完一行停
免徒惠奸猾惟有賑濟貧民目今最急臣等
隨行各府州縣查理積貯皆稱庫藏連年用
兵撥括殆盡倉廩又緣地氣蒸濕禾把難收
雖贖罰備賑扣留二分所存無幾又行該司
通查各項錢糧雖近年為古田懷遠等處征
進奏留事例贖罰稅課等銀目今年限已滿
又應起解該巡按御史陸 於九月內先奏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五

解贖罰銀六百兩及 臣巡撫項下見年止據
開報銀一百五十餘兩在庫卽今衆口望哺
無異赤子待乳雖欲動支備賑非如該司所
議前銀誠難別處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困苦特

勅該部從宜酌議將萬曆四年分原留庫貯事例
等銀仍留一年預行轉運禾米俟來歲青苗
不接之際或減糶或全賑容 臣等會委守巡
及府州縣慈詳有心計官員設法分理庶幾
民命可甦邊防有賴惟復以後年分仍乞

上

贖罰商稅課程酒稅魚課缺官柴薪防夫扣
解工食四項為此窮荒破例特免解京留備
本省土郡流官俸薪柴馬又添助兵餉備荒
之用其餘依期解部是在京儲所捐甚微西
土所資甚重存湏渤之涓滴潤涸轍之殘鮒
固本保民不勝幸甚緣係乞
恩軫恤地方旱災以固邊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承差黃世美親齎謹頌請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五

地方賊情疏

題爲地方賊情事本年九月二十日據府江兵備道揭稟據賀縣申報有大羅山流賊一宗約一千餘徒越來本縣桂嶺地方劫掠該本道隨即嚴行該縣督令巡檢李廷墀起集附近營堡目兵蘓全尹玉秀等截殺斬獲賊級二十七顆餘賊潰散奔逃去訖有功員役相應照格給賞賊級醺候解驗本月二十八九等日又據該道呈稱大桐江殘徒倒牛招聚各處撞賊及昭平各屯民賊糾黨三百餘徒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聲言欲出攻打地方除一面調募并督行營堡各兵防剿理合具報等因又據右江守巡道報稱懷遠窰龍猖賊上年大征之時原係名色把總李材招撫議令搬家住守坡頭向爲羈縻近有部下緝事江水差往下窰龍取水修營窺探老出外姦伊妻女比回知情登時殺害懼怕李材稟官起兵擒剿卽於九月二十八日糾衆乘夜入坡頭堡殺虜李材家口李材無備倉皇奔水溺死各賊仍各歸巢去訖查緣李材平日恃其招撫之恩在彼擄

索恨深乘機報復乃其自取本堡原未設兵

又隔把總王鸞板江一日之程應援不及且賊巢險遠我兵未集合候另議剿處十一月十七日又據右江分守道報稱洛容縣荆峒北賽原高等巢糾賊三百餘徒突劫里號村意圖挾退平頭新堡便其出沒村丁俱投堡避住各賊見今屯劄後山密使人往永寧招賊同出攻劫該本道見得軍門調募防截向武州并土舍韋萬快等各兵齊集赴省卽從宜分哨順道撲剿賊因兵到畏懼各願就保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洛容一帶官路取具木刻結狀在案其據險負嚴不服聽招者督率各兵登山剿捕生擒首賊一名斬獲賊級三十四顆又永寧常安富祿二鎮土兵共截殺奔逸賊級十六顆各有功員役合請照格先行給賞賊級另候解驗等因各陸續呈報到臣卷查於本年三月內准兵部咨開廣東羅旁動調大兵舉事顯奉

欽依移咨到臣隨行該司道議照羅旁接連西省平梧地界大兵旣出非惟應剿者有奔突之

虞卽未議剿者亦不無乘虛糾聚之患况今
昭平新設縣治建築伊始其分割里圖又多
阻隔賊巢防禦之兵勢不容已咨行總督兩
廣軍門移將向武一州土兵及行右江守巡
道就近添募土舍韋萬快等兵前來分發防
截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前項緝獲賊徒
征剿之後雖稱斂戢大都豺虎之性反側靡
常惟伺我兵以爲作止兵強則伏兵弱輒張
蓋其常態頃者賊遺土田招兵承種漏刃殘
徒日食無計動因讎忿輕爲報復又見東省
大調土兵盡出兩江兵備與柳慶永寧叅將
皆赴東征地方空虛乘機糾聚所據賀縣申
報大羅流賊隨經營堡目兵截殺奔遁洛容
荆峒諸賊正值調募防剿官兵適至擒斬多
功乞招安撫昭平各屯民賊猶賊不啻二千
餘家路通大羅諸山笏年招聚易於爲患今
雖聲言出劫姑宜防堵待兵多集相機進剿
惟懷遠窳龍叛獠目今雖已退散夸情尙難
逆覩查其地界原屬貴州黎平距懷遠縣治
約數百里山谿險阻村巢聯絡善惡未分一

力未盛遽難深入除督行該道嚴加防範
面暫行撫諭外及照名色把總百戶王鸞駐
劄板江與李材坡頭勢可相援乃賊至未聞
揀應賊退不行追捕失事之罪實不容緩但
二堡相去百里變生倉卒情似可原合無
勅下兵部酌議咨令王鸞戴罪立功自贖姑俟
省羅旁班師事體稍定或就中調集摘剿村
巢或計擒首惡正罪隨宜舉行庶爲穩便緣
係地方賊情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黃世美親齎謹題請

剿平上下四屯 捷音疏

題爲官兵剿平稔惡劇寇叙報功次事據廣西

按察司整飭府江兵備副使徐作呈奉 臣 牌

行將調募向武州等漢土官兵分發各要隘

地方并昭平新縣防禦如有東省賊徒流空

及附近村巢糾聚爲患就便督率相機撲剿

以靖地方等因依奉查得萬曆四年九月

九日據賀縣申稱廣東大羅山流賊一千

徒越來本縣桂嶺地方劫掠該本道遵行督

令巡檢李廷輝起集各管堡目兵蘇全等截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殺獲級二十七顆餘賊潰遁去訖本月二十

等日又據防守廣運堡指揮劉希武報稱大

桐江殘徒倒牛招聚各處獲賊及昭平各屯

民賊糾黨聲言欲出攻打地方十月初十日

又據平樂縣稟稱上四屯賊首黎福莊父子

黎天龍下四屯賊首周淋湘韋萬相等同牛

聚衆欲行出劫府江并將昭平新割富川縣

二五都賀縣招賢鄉經行路道阻塞不通往

來等因各到道看得賊首黎福莊等糾黨搆

亂爲謀叵測誠恐猖獗滋蔓難圖俱經通行

呈報一面密行各該官兵嚴加防截及納級

指揮何伯堂假以清查昭平新縣田糧開路

爲名先將稔惡黎福莊計擒解赴廣西軍門

審發按察司監候又奉牌行曉諭黎天龍將

賊首韋萬相韋六哥購擒送官贖罪及耽保

道路不許梗阻去後比黎天龍等仍復聚衆

於上龍福村立寨糾集樊家三屯獲賊攻打

地方報復屢差排年何友信等撫諭不遵解

散該本道見得賊勢已張就經呈請將前發

防截向武州等官兵相機撲剿緣管昭平黎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將事都司韓文啓未任缺官統理該鎮守廣

西地方總兵官李錫會同本道議呈總督兩

廣軍門批發原被參論惠潮參將吳京前來

暫理兵務并催都司韓文啓赴任隨奉本院

并奉兩廣軍門各差指揮把總童元鍾等官

齎捧

令旗牌前來仰道收掌督令官兵分哨尅期將

前項肆惡賊徒嚴行協剿獲有奇功卽與紀

報重加叙錄其聽撫良村差的當軍兵執旗

分投護守不許一毫擾害內有賊黨乞招就

保地方開通道路不致後患者就聽撫處不必窮治依奉該本道將指揮孫世寶陳良璧金策千戶陳嘉猷原領向武州土官黃瑚報効官父黃九澤遷江所土千戶吳棟土舍韋萬快等兵及續發百戶楊秉中名色把總黃鍾部領田州永寧戍守各兵又添委指揮何栢堂千戶朱濂吳朝臣巡檢陳大經名色把總呂邦器繆齊賢屠應乾部領本道標兵水漣營土族岑仁遊兵及調到桂嶺等處土兵共七千餘名分爲二大哨下四屯哨以管昭

粵西疏稿卷之一

三

平叅將事都司韓文啓上四屯哨以立功叅將吳京各呈允統督尅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寅時開刀進剿去後隨准下四屯哨都司韓文啓報稱指揮孫世寶陳良璧千戶吳朝臣朱濂百戶楊秉中把總呂邦器繆齊賢黃鍾等各於本月二十八等日督向武田永各兵進剿水東李村上下尖山秧家板燕東西章峒白壁陶唐白馬等山巢斬獲賊級一百七十三顆生擒三名十二月初一等日指揮陳良璧千戶吳朝臣把總黃鍾并白霞鄉兵李

粵西疏稿卷之一

三

祿等擄剿矮山白馬等巢斬級二十九顆生擒一名指揮孫世寶陳堯卿千戶吳朝臣朱濂百戶楊秉中并隨征旗達伍漢等擄剿白馬貢山赤馬板燕六勒等山巢斬獲首賊一名周淋湘并從賊級共九十二顆萬曆五年正月初五等日指揮孫世寶陳良璧陳堯卿千戶朱濂吳朝臣百戶楊秉中把總呂邦器黃鍾土族黃仲拙各督兵擄剿六勒寺巖李村東西章等山冲斬獲賊級一百四十八顆共斬獲賊級四百四十二顆生擒四名俘獲賊屬七十六口牛六十三隻馬一匹器械一百五十三件又據上四屯哨立功叅將吳京報稱各官兵依期分哨進剿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初九等日指揮何伯堂督標兵於福村等巢斬獲賊級三十顆生擒二名擄山斬級三顆指揮金策督兵於茅花大梁斬獲賊級二十二顆追至白竹爆山等擒獲首賊一名黎老羅從賊一名王力蘇冷水岑斬級六顆風門隘擒獲一名單公昆千戶陳嘉猷督同吳禎兵擄剿大山巢斬獲賊級九

顆生擒一名餘俱奔入五指巖裝伏斬級三顆隨劄兵巖口圍攻又分據地凍巢斬級七顆巡檢陳大經分兵搜剿苦竹等巢斬獲賊級四顆何伯堂帶兵哨至白馬巖遇賊二百餘徒衝敵當陣斬級二顆又追剿親斬級一顆部斬一顆賊俱敗歸巖內將兵劄住巖口各賊聚衆來援勢甚猖獗隨擊守巖兵三百名衝鋒大戰一鼓斬獲五十二顆生擒二名賊勢大敗奔入文洞等巖當懸賞衝擊殺獲賊級十八顆生擒一名初十日至正月初九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等日百戶楊秉中把總黃鍾兵又從下四屯卑到攻打牛仔巖斬獲賊級七顆賊負巖險抵敵有名色哨官王奇奮擊被滾石打死部兵各抱忿奮勇衝進斬級九顆餘賊勢敗俱奔入巖內自行放火燒死又督兵圍鐵釘巖未破該京親抵巖下率令各兵搭起敵梯用噴筒鳥銃打入斬級十三顆巖內有水潭二口深黑餘賊盡投入淹死不能取級指揮金策又督兵搜柳山脚斬級十顆攻打高低水穿等巖并搜茅花表峒大峒大梁山等斬級

六十四顆生擒二名把總祝順通等督堡兵於風門等山斬級六顆巡檢陳大經於木梳巖遇賊對敵督兵斬級二十六顆生擒一名又攻破黃竹二巖斬級三十顆樊家中下二屯斬級八顆土舍莫棟兵攻打大橋頭巖斬級十二顆把總屠應乾兵攻牛捧巖斬級三十顆總旗周以道親斬獲賊首任員首級一顆土族莫夏於風門大山追剿斬獲賊首陸苟六首級一顆何伯堂又將原守陳陂巖計用煙熏攻入斬賊級二十五顆用火箭噴筒

粵西疏稿

卷之一

三

打進黃竹巖斬級二十五顆內二顆查係賊首黃公旦羅公定又攻破大洞巖斬級二十顆原守白馬巖斬級六十二顆猪頭巖斬級四十一顆上蒲苦竹斬級六顆生擒一名千戶陳嘉猷吳樸兵又將五指巖打進第二層殺獲賊級十一顆奪出長竹鎗十餘根鐵鈎五把賊退入三層伏暗射明鎗箭如鏃仍用重柵拒閉正月十二日復擊何伯堂標兵前來夾攻懸賞衝鋒復奉本院責令指揮童元鎮同名色把總王仞總鎮差把總毛鳳本道

差把總李英各到哨督陣宣諭威令官兵齊加奮激用木發煩各器具更番攻打并挖地透入至二十九日夜始將木柵閘枋攻破各兵乘勢擁進斬獲賊級六十顆審據生擒賊屬執稱本巖內有一洞名活命牢餘賊被火噴驚駭俱遁入牢內洞口窄小盤曲兵力難施隨將巨石封塞待其自斃又審據排年張本滔等執稱本巖附近劇賊恃爲營窟於正德年間曾動大兵攻圍二次各三箇月一次六箇月俱不能克故屢招屢叛向難帖服等

因計本哨共擒斬首從賊級六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口牛六十九隻馬三匹器械四百二十二件其餘在洞內閉塞及淹溺燒死難以取功者不計其數前後被傷兵四十五名陣亡名色哨官一名又據平樂縣知縣莊希益申報責差民壯沙貴督率排年廖植等起集鄉兵并昭平巡司弓兵於圍寨十里上下山口冷水八位下山巖湧源冲等處把截斬獲賊級三十六顆生擒五名俘獲賊屬二十六口牛十八隻器械二件龍平巡檢

司巡檢杜拯申報督弓兵馮國用等把截弄塘畫眉山斬獲賊級一顆生擒一名俘獲賊屬四口署白霞巡檢司富川所吏目聶汝相申報督弓兵李廷秀等把截黎冲口斬獲賊級六顆生擒二名賊屬三口器械一件富川縣知縣李元鳳申報督兵把截水柳江邊斬獲賊級三顆生擒一名賊婦二口又上中峒把總齊凱下峒土舍覃文舉於十二月初二日遵督各該堡兵亦將埤頭積惡賊首韋扶求村巢攻剿斬獲賊級六十七顆內一顆查係下大地賊首黃晚富因來幫助爲惡被殺又提調遇龍等堡指揮顏道清在饒頭嶺隘口督截斬獲賊級二顆生擒三名續又奉本院訪得劇賊奔逸多藏白冒山巢若不乘時撲殄是猶薙草存根蔓延必速但今各兵已掣大半勢恐單薄牌仰照行都司韓文啓即將添發省城標兵并富祿常安二鎮目兵共六百名協同見在官兵刻期進剿先遣精銳於要路伏截然後督率併進務要一鼓殲滅以杜後患其餘一面申明撫諭勿使驚鼠依

奉行准都司韓文啓報稱白冒巢素稱險峻
山賊強悍嘉靖八年官兵進剿失利嗣後屢
年大征皆未及此自奉明文晝夜籌畫細行
廳探明白將續到各兵協同各哨官兵懸賞
鼓勵分四小哨於三月初四日申酉時各發
從要路限次日黎明一齊進搗各賊因聞官
兵漸掣不意驟至皆倉卒應敵當有把總黃
鍾等標兵衝鋒斬級十二顆千戶吳朝臣督
向武州土官兵斬級十一顆百戶童承祖督
標兵斬獲大賊首盤福成并從賊首級共四
顆生擒從賊二名百戶楊秉中督田州戍兵
斬級四顆陣亡頭目一名被傷兵二名土族
岑仁等兵斬級三顆名色哨官陳海金子賢
標兵斬級九顆被傷兵三名富祿鎮兵斬級
一顆餘賊四散奔遁隨嚴督官兵連日搜剿
白冒後山及追入周家腦各冲隘斬級四十
顆共擒斬八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二十四口
水黃牛四隻各將賊級解報到道俱行委正
樂縣知縣莊希益驗明生擒監候審詳處
陣亡被傷各兵先行給卹醫藥外及照焚屯

各賊稔惡負固皆爲上下四屯之黨亦應
加剿處但其地廣賊散兵力不敷已經遵照
明文責成巡檢陳大經始爲撫安并據排年
莫應生等帶領各屯老赴官投見聽撫勉保
道路取結在卷看得昭平上下四屯界于平
茶富賀之間田土原載版籍自賊首黎福莊
以來與各屯民種賊徒占據蠶食已數十年
其地接連焚屯遠通大羅諸山頻年糾黨肆
出剿掠一方生靈久被荼毒隆慶三年十二
月內黎福莊同男黎天龍糾合種賊攻劫富
川縣羊橋等寨四年十月內攻劫鄉民鍾用
質等寨五年正月內攻劫霞江龍眼二寨頃
雖大征府江祇以各屯巢險賊勢力難遍及
姑事撫處羈縻故黎福莊等得以愈肆桀驁
於萬曆二年二月內又攻劫鄧塘廖屋二村
三年十月內糾同種賊韋六哥攻圍石向山
村捉去歐舉人勒贖放回虔劉之禍甚慘神
人之憤未消近乘昭平建築復謀倡亂道途
因之梗塞黨衆幾於蔓延而白冒一巢尤其
退遁連結之地山徑陡絕如賊首盤福成者

又與同惡相煽營爲窩藏先年曾以數百金購之未得且屢用撲剿迄無成功至如五指巖險固天設羣醜憑恃從來亦未有窺其門域者今奉密授方畧順將防截各兵分布進剿首擒元惡勢已彰乎迅雷繼搗諸巢功遂成於破竹妖氛蕩滌士庶驩騰咸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除善後事宜謹遵成畫屯守要害開通江道處分田糧兵費酌議停妥次第呈詳外所據前項員役効忠用命致茲克捷均乞優叙以勸將來并將功次叙報

西疏稿卷之一

罕

到臣案查萬曆四年三月內准兵部咨開廣

東羅旁動調大兵舉事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該臣照得羅旁接連西省平梧地

界大兵既出非惟應剿者有奔突之虞卽未

議剿者亦不無糾聚之患况昭平新設縣治

建築伊始其分割里圖又多阻隔賊巢防禦

之兵勢不容已隨咨總督兩廣軍門移將向

武一州土兵會行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同知

李錫并分守右江道右叅議陳應春分巡

江道右叅政兼兵備副使沈子木督調及

近添募遷江等兵前來分發防截隨據該道報稱洛容荆峒非賽等巢糾賊突劫里覽村請將各兵順道撲剿生擒首賊一名斬級三十四顆常安富祿二鎮土兵截殺奔逸賊級十六顆餘聽安撫訖又據府江兵備道揭報昭平各屯等賊糾黨欲行出劫該臣卽將調募各官兵督發該道分布防剿及將地方賊

情具

題去後今據前因通計前後擒斬首從賊人賊

級共一千三百七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二百

粵西疏稿卷之一

罕

一十五口牛一百五十四隻馬四匹器械五

百七十八件除生擒賊首黎福莊并各從賊

覆審明實遵照兵部題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各押發處決梟示其斬

獲功次聽巡按衙門紀覈賊屬馬匹變價充

賞牛隻發屯守各兵耕種器械收庫外該臣

會同議照昭平上下四屯剿賊黎福莊等依

侍山巢盤結黨類素爲府江之根抵寢成內

地之癰疽間者大征戈矛未及雖從撫處桀

驕愈張土田恣其占寇民村被其虐酷神怒

人怨惡稔數盈頃緣建設新邑阻彼巢居輒
敢煽引羣兇聲言出劫若或假以旬月且將
至於燎原矣幸而防截官兵時正雲集遂爾
乘機進撲疾若颺馳各賊驟聞轉相驚駭或
奔深箐或據險巖首計擒其渠魁遂分擊其
支黨故如五指一巖正德年間屢攻未克白
冒堅巢嘉靖初載經剿無功今皆一舉殲之
道路自此疏通谿峒無不震警版圖漸復禍
本頓消實仰仗我

皇上

粵西疏稿卷之一

聖

聖武遐布

廟筭弘敷故臣等得以奉揚

明威便宜從事幸茲坐收全捷豈其綿力所能惟
是與勞文武諸臣例應叙列以明激勵有得
鎮守廣西總兵官征蠻將軍右軍都督府署
都督同知李錫忠誠素著勇畧夙成時方勵
勦於東征念每勦渠於西顧卽其臨戎請將
具徵決策先機茲已羅旁奏功所宜茂膺
殊典府江兵備道副使徐作智慮精詳才猷整暇
督數千輾合之衆克累年難破之巢因糧於

敵而轉餉不煩以守爲攻而沉機靡測臻茲
俘馘之績悉其發縱之勞此一臣者心爲獨
苦功最稱奇所宜優叙者也分守右江道右
叅議陳應春分巡右江道右叅政兼兵備副
使沈子木同心剪惡先事籌戎土狼調集順
遏荆峒之猖狂紀律申嚴禁絕民村之騷擾
分巡桂林撫屯道副使彭文質永寧兵備道
副使吳善民困盱衡時艱共濟前籌借名每
攄犂掃之師謨奮義纓冠兼助標鎮之兵戎
以上四臣調發旣豫贊襄尤勤所宜併叙者

粵西疏稿卷之一

聖

也統督下四屯哨管昭平叅將事都司僉書
韓文啓甫蒞任而疾趨備歷巖箐之險繼督
師而窮剿連收獮薶之功統督上四屯哨立
功叅將吳京憤厲益切于桑榆上屯之據捕
殆盡督攻親冒矢石五指之克捷尤奇以
上二臣均任統督協成襄戡俱宜優叙內吳
京原係廣東東路巡海叅將該兩廣軍門叅
論提問今有前功相應議處領哨南丹衛指
揮僉事孫世寶柳州衛署都指揮僉事金策
慶遠衛署指揮同知陳良璧納級松門衛指

揮同知何伯堂南丹衛中左所實授千戶陳嘉猷平樂所副千戶吳朝臣正千戶朱濂桂林中衛百戶楊秉中達官百戶童承祖沙田寨巡檢陳大經名色把總黃鍾呂邦器屠應乾繆齊賢心同懷於敵愾志咸銳於策勲或奪險而摧鋒或邀遮而角逐均有斬馘所宜併叙內何伯堂首擒渠惡歷破堅巢其功尤偉平樂府署印同知林焜章平樂縣知縣莊希益富川縣知縣李元鳳昭平縣知縣凌東京或司餉計而措畫有條或稽功次而詳明

粵西疏稿

卷之一

四

不與或峙糧以給兵或用撫以爲剿俱應叙及而莊希益出奇設伏俘斬尤多領兵向武州土官知州黃瑚報効官父黃九澤遷江所土千戶吳煥統馭咸遵紀律攻剿並著辛勤俱當叙錄內黃瑚先爲羅旁調取後移西省防戢今宜仍照大征優處以償其勞其餘督陣提調隨征指揮百戶把總土巡檢等官童元鍾等皆馳驅戎行奮勇趨事間有斬馘功俱可尙道應候覈實類叙者也伏望

軫念邊方用武之地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前項有功人員分別上

請蚤賜施行庶賞不逾時而人知競勸矣再照各屯賊徒剿馘雖多不無漏刃除黎天龍黠悍未獲仍用購擒餘係脇從及爲惡未著者俱經榜諭聽招安揀並於福村等處要害處所添設營堡摘留土兵卽撥賊遺田土住種防遏議委納級指揮何伯堂往來提調督率耕守如果有功准與一體保薦給剩餘田通令排年領佃輸糧其昭平富川之間疏江鑿石及平梧經行之路刊木通山務令血脉通貫往來無阻乃可全收平寧之効諸客等從宜查酌舉行地方幸甚緣係官兵剿平稔惡劇寇事叙報功次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世美親齎謹題請

青

粵西疏稿

卷之一

聖

查覈民屯田糧分別三等疏

題爲仰奉

德意酌定降罰官員事例以一政體事准戶部咨該臣等會題所屬府州縣衛所土官衙門萬替二年分民屯田糧未完分數官員乞寬降罰緣由又該戶科給事中劉魯題稱廣西未完錢糧應該降罰官員乞要照例參罰以飭徵輸以重

國計等因該本部議覆爲照錢糧正額不容少欠前項查參明例欽奉通行本難輕議今

粵西疏稿

卷之二

據廣西撫按之所開陳備言偏方貧瘠之區民夸疾苦之狀中間寬假調停之意無非重於爲民及據科臣之所奏駁備言

明例之不可變更政體之不宜姑息中間明罰勅法之意無非重於爲國意雖各有所主其於足

國安民之道實以相成而非以相背也但議法固不可不嚴至於地方民力之必不可爲者則又難以一律繩之用法固不可不恕至於地方民力之猶有可爲者則又難以一律貸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之如來賓遷江柳城脩仁永安永寧全茗等州縣百里絕無人煙膏腴盡成草莽苟催科必於取盈則雖峻法嚴刑斷指跛足勢亦必不能焉况民夸之性易動難安中間有不可勝言者又如橫州平南貴縣全州并各千戶所融縣上林潯州衛南寧衛等州縣衛所拊荒雖不盡無而深耕者猶十之九賊占雖不盡無而被占者僅十之一苟催科亦聽其逋負則供輸之政弛拖欠之弊滋法在必不可也况貪官污吏乘機侵盜中間亦有不可勝言者合酌地方人力之異同議爲適中可行之變例如橫州平南等州縣當以科臣之議爲主務遵明例盡法處分不然則於惟正之供令出惟行之義相背馳矣必不可也如永安遷江等州縣當以撫按之議爲是稍加劑量薄示寬假不然則於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之意或少爽矣亦不可也盡法如前則與欽依定例所開二四六八之分數以爲住俸參降之等差者不相矛盾矣劑量如後則與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等原題

所謂素稱凋疲或罹兵災情有可原者不相
矛盾矣合無備行廣西撫按轉行司道各府
將所屬州縣衛所詳加查議某為上等某為
中等某為極疲分別明白從實具題前來本
部酌議覆

請定奪俾各遵守及照畫一之法遵行已久非敢
務為更張以行私意切緣廣西一省較之直
隸各省誠若霄壤故萬不得已而有此議其
在各省俱不得藉口此議援之為例凡有犯
例者嚴查照例降罰必不輕易議減以犯治

粵西疏稿卷之三

三

名市思之罪也今查題內應該照例降罰地
方官員未完二分以上除橫州知州鄭一濂
陞任貴縣署印通判李鎰閑住縣丞施惠病
故未完四分以上融縣知縣李邦仁丁憂上
林縣署印經歷葉斯芳致仕俱應免究外其
現任未完二分以上橫州管糧判官鍾平
南縣知縣嚴全州千戶所千戶畢
貴縣千戶所百戶姚俱應住俸督催未
完四分以上融縣主簿鄭上林縣署印
教諭周潯州衛指揮使楊俱應降俸

二級戴罪督催未完六分以上南寧衛指揮
使孫應降二級革任差操其餘官員候
查報至日另議題請恭候

命下移文廣西撫按遵照仍咨吏部停止行取推
陞及咨兵部查照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已經備行各司道通行遵照及將
所屬各府州縣衛所并土官衙門逐一查議
某為上等某為中等某為極疲作速分別從
實詳報去後隨據廣西布政使司呈該本司
掌印左布政使高察右布政使李鳳會同督

粵西疏稿卷之三

四

理糧儲兼理鹽法右叅政朱奎按察司分巡
桂林兼理撫旌帶管驛傳清軍屯田道副使
彭文質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夏尚忠查
議得桂林平梧等府所屬全州賀縣鬱林平
南橫州宣化等一十八州縣梧州馴象等一
十四衛所田多膏腴人知耕納荒占無幾應
為上等臨桂平樂岑溪桂平新寧賓州思恩
養利等二十四府州縣桂林南寧全州等一
十一衛所田土腴瘠相半拋荒賊占尚多應
為中等永寧永安馬平河池永康等一十七

州縣柳州來賓等三衛所田本瘠薄人復蕭疎拋荒賦占居其六七內如永寧懷遠洛容等州縣大征之後新民初附來賓遷江馬平柳城等縣所界連峒寨尤難經理至於土官衙門頻年征調兵力瘳瘁俱爲極疲應例下等及查原叅官員平南縣知縣嚴 已故南寧衛指揮孫 先係未完六分自查叅之後隨即完過八分以上合無姑准復還原職仍令住俸督催等因備開呈詳到 臣該 臣會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陸 議照稅賦

實惟正供徵儲本爲 國計但廣西民徭雜處既異中土平寧之區地曠人稀又非江南庶富之比若欲一槩責成則善地尙易于取盈而疲民徒費乎鞭朴輾轉逃徙輕趨巢窟其患誠未可言也前據司道之所開陳 臣等實不得已爲調停之請而求以安輯之意至于計部覆議有司怠玩之狀粵地腴瘠之等蓋已燭照數計洞然得情矣今據該司道會議明白分別前來 臣等覆加叅酌停妥及查指揮使孫 管徵該年

屯糧委自查叅未久即已完至八分之上於情似有可原相應姑准復還原職仍令住俸督催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酌議上

請定奪行 臣等遵守施行地方幸甚緣係仰承

德意酌定降罰官員事例以一政體事理 臣等未

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黃世美親

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上等民糧

桂林府全州 靈川縣

平樂府賀縣 富川縣 恭城縣

梧州府鬱林州 蒼梧縣 藤縣

懷集縣 興業縣 博白縣

潯州府平南縣 貴縣

南寧府橫州 宣化縣 永淳縣

武緣縣 隆安縣

屯糧

梧州所 鬱林所 容縣所

賀縣所	向武所	馴象衛
武緣所	南丹衛	奉議衛
賓州所	象州所	融縣所
武宣所	太平所	
中等民糧		
桂林府臨桂縣	陽朔縣	興安縣
永福縣	灌陽縣	義寧縣
平樂府平樂縣		
梧州府岑溪縣	容縣	北流縣
陸川縣		
潯州府桂平縣		
南寧府新寧州	上思州	
柳州府賓州	象州	融縣
武宣縣	上林縣	
慶遠府思恩縣		
太平府養利州	左州	崇善縣
思恩軍民府九土巡檢司并止戈二里		
屯糧		
桂林中衛	桂林右衛	護衛

全州所	灌陽所	平樂所
富川所	懷集所	潯州衛
南寧衛	貴縣所	
下等民糧		
桂林府永寧州		
平樂府永安州	荔浦縣	脩仁縣
柳州府馬平縣	柳城縣	羅城縣
來賓縣	遷江縣	懷遠縣
洛容縣		
慶遠府河池州	天河縣	荔波縣
宜山縣		
思明府上石西州		
太平府永康縣		
屯糧		
柳州衛	來賓所	遷江所
慶遠衛	河池所	
上官衙門		
鍾安府	思明府	思明州
憑祥州	下石西州	田州
泗城州	向武州	奉議州

都康州 利州 江州 龍州

思陵州 上林長官司

安隆長官司

南寧府歸德州 忠州

慶遠府東蘭州 那地州 南丹州

永順長官司 永定長官司

忻城縣

太平府思同州 全茗州 結安州

茗盈州 太平州 上下凍州

思城州 萬承州 都結州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九

鎮遠州 佶倫州 安平州

龍英州 陀陵縣 羅陽縣

請給關防疏

題爲

請給關防以專責成事據廣西布政司呈奉臣批
據分守左江道前任左叅議秦舜翰呈稱照
得

朝廷設官分職凡內外大小衙門各有印信正
官掌之二三寮屬協理庶政以責其成權統
於一也在外則按察分司如分巡兵備提學
屯鹽茶法水利皆有印信關防蓋以法紀之
司事權所係故特重之獨布政司止堂印一

粵西疏稿

卷之三

十

顯而分守糧儲各道職司錢穀幸用空頭公
文雖有私刻關防止行所屬不敢上呈撫按
各省皆然相沿已久但廣西歲常用兵一切
兵馬糧餉皆由稽覈且近例專責巡歷地方
考察官吏盤查倉庫清審獄囚操練軍馬等
事欲其脩明法紀關係既重責成匪輕查得
廣東分守嶺南等道不以兵糧倥偬已蒙議
給關防今本省各道比與事體相同通應呈
乞會議施行奉批仰布政司會議詳報又奉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 批同前

事奉批仰布按二司會議通詳定奪又蒙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陸 批布政司議報蒙

此看得該道所呈比照廣東分守嶺南等道

事例請給關防以重道務事委相應但未經

查覈難以輕議隨行准廣東布政司咨稱先

為嶺海兵糧重務議設關防以便文移以弭

詐偽事該本司會議得分守各道未有印信

關防先年地方寧謐文移簡省奸偽未滋可

以安常守舊頃緣禦倭平寇兵務倥偬守道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十一

與巡道各自分鎮一方皆有地方重計糧儲

一道提督全省錢糧近今嶺海多事督運糧

餉尤為緊要已經呈蒙總督并巡按衙門會

本題

請鑄頒關防分守嶺南嶺西糧儲三道各一顆海

南海北二道兼管共一顆前來掌用外合行

咨報等因到司續准本司糧儲道咨稱本道

緣奉督理糧儲巡察邊務近又兼理鹽法亦

屬軍餉催徵稽覈通轄一省分守桂林道咨

稱本道駐劄會城分轄桂平二府城池戎馬

倉庫錢糧地方事務與分巡撫夷府江永寧

兵備各道互相轄制關係匪輕分守蒼梧道

咨稱本道轄守梧州一府十州縣每歲額徵

錢糧與右江柳慶賓州府江平樂等處營堡

官兵軍餉歲以數萬計而廣東買運鹽銀通

經本道查發且駐兩廣重鎮之下正當兵務

繁劇之秋分守右江道咨稱本道管轄柳慶

思恩三府催徵錢糧請發軍餉支給兵食催

調土兵更為緊要各道往來文移俱係空頭

通應議給備咨前來隨該本司掌印左布政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十二

使高察會同按察司掌印提學副使鍾繼英

分守桂林道左叅政湯仰議得本司糧儲一

道雖駐省城事關通省分守四道各駐一方

皆與兵巡等道相兼行事催科錢糧支發兵

食督餉理鹽俱係重務向各未有印信惟用

私記關防故文移難督于有司奸弊或起于

意外揆之政理殊為未便今既查有前例相

應呈請會議施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議照

國初設官巡察責在憲臣故按察司各道皆有

印信而布政司官聯署省城未有在外者止

統以後叅政叅議始立分守之名乃至近年
地方有事類皆守巡均任其責又不專在憲
臣矣廣西民夸雜居干戈歲講兵馬之徵發
非各道分理不便於責成文移之往來非印
信關鈐尤難於防偽查得全省原設糧儲一
道分守四道左江則巡道駐南寧而守道自
駐潯州右江則巡道駐賓州而守道自駐柳
州桂平守巡雖共駐會城而所轄兩府各州
縣蒼梧守巡雖共駐梧州而所轄一府十州
縣中間道路相去動輒千里而遙分鎮者既
各統事權同處者須分行巡歷至於糧儲遙
制九府催督最爲艱難而鹽法通行三省支
發尤當慎重若非專給關防止用私刻鈐記
豈惟上下之承行萬分不便而奸徒之詐偽
更有可虞者蓋責任與分巡等則印信不可
獨無邊方與內地殊則事權不可不重况廣
東既已

頒給兩省委屬相同合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比照廣東事例將廣西督理糧

儲分守桂平分守蒼梧分守左江分守右江
五道各請

欽給關防一顆鑄頒前來行使庶奸偽既杜責成
可專其於政體邊防兩爲長便矣緣係

請給關防以專責成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秦宗親齎謹題請

旨

異常火災疏

題為異常火災事據廣西布政司分守蒼梧道
右叅政王原相呈據梧州府申報本年六月
以來天時亢旱忽於七月初四日未時據外
城淳政坊地方總小甲李秀卿等走報本坊
住人甘師良家不遵禁諭謹慎火燭失火延
燒民房時兵巡道僉事王一卿奉委帶管府
江兵備道印務先往平樂駐劄料理昭平善
後事宜隨該本道即督同梧州府署印思明
府同知周易本府管糧捕盜通判黃杞彭大
翼推官蔣上欽坐管官司梧州州所掌印指
揮李汝賢并府縣內外城巡捕各官前去率
領兵夫救護時值西風大作火勢益烈自外
城德政門東邊起延至府門驛燒燬東南重
鎮尚書牌樓二座併稅課司與館驛皇華堂
鼓樓二座軍兵奮救止存後廳兩廊廂房見
在又自驛前西邊起至浮橋頭西門十字街
口止民房神廟俱各延燒又轉南風燒及府
前城上左邊鍾樓并南薰門城樓串樓共八
十間火星飛入城內燒去世守忠勤牌樓火

粵西疏稿卷之二

五

粵西疏稿卷之二

六

勢分投延燒察院坊牌頭儀門又延至兵巡
道燒吏書文卷房當時救護各門樓廳堂俱
存又延燒本府大門儀門各一角東西兩廊
卷房前後堂公廨通判推官等衙舍及府巷
四牌樓都憲坊等處通計城內外共燒燬民
房三百五十四間燒死男子何自任婦女蒙
氏鍾亞妹三名口各官奮力撲救因燒傷領
哨千戶胡崑頭面跌傷蒼梧縣巡捕主簿唐
良積左足隨將西門城樓救滅本府倉庫獄
囚俱保護無虞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兩
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左侍郎凌 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陸 看得梧郡失火固出意外而巡捕
地方總小甲員役各失先事之防罪亦難免
此行該道與失火正犯一併查究招詳外其
署印同知等官周易等各因先出督救城樓
及道院衙門不期火乘風煽飛延府衙各即
奔回勢已難及倉庫獄囚保全無虞情有可
原蓋緣今夏亢旱已極一戶不戒遽至延燒
莫可撲撲實皆 臣等奉職乖方災無術所

致除督同各官痛自脩省及將燒燬城樓衙門行該道一面委官估計整朔外緣係異常火災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董大祐親齎謹具題

知

條陳地方疏

題為酌議條陳事宜以安民庶以固地方事據廣西布政司呈奉^臣等批據蒼梧左江守巡道右叅政王原相僉事王一卿李一廸慶遠府同知蕭騰鳳各陸續條陳地方事宜緣由俱奉批仰布政司會議通詳依奉該本司左布政使高察右布政使吳椿會同按察司掌印清軍副使周舜岳逐款酌議停妥備開呈詳到^臣該^臣會同議照治常墮於因循事每資於先備蓋因循則玩愒易生而備豫則變孽可弭粵西地雜土夸俗多犷悍易於為變先年道屬之駐劄未分邊郡之統轄未盡地方綜理鮮效州佐協贊乏人歲久害滋法刑氓瘁誠有不容不為之講求者所據各官條陳四事皆目擊其弊而為之變通宜在可行既經該司會議僉同相應題

請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再加詳議覆

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酌議條陳事宜以安民庶以固地方事理

爲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董大祐親齋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分駐劄以重彈壓據蒼梧守巡道議稱梧
郡地方最爲遼曠東南綿亘環以蠻峒盜
賊出沒於鄰省尤難防禦如博白與石城
爲界岑溪與瀧水信宜爲界鬱林陸川與
合浦爲界各邑離府近者四五日遠者六
七日一遇地方報警調兵追捕而賊已遁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九

至數百里外矣非得一道移近彈壓則武
弁不知懲創人心無以警警況該府錢糧
甲于廣右百姓頑梗連負爲常有司因循
姑息日甚一日不率有貪縱不檢者出於
其間遠地小民何從控訴登得左右兩江
及廣東嶺西守巡各道俱分地駐劄而蒼
梧兩道共守一城似於政體無裨合無比
照各處事例將巡道移駐鬱林以便經理
等因該臣等看得梧屬一州九縣壤接東
省峒蠻流寇之警虞無虛月各屬離府既

聖裁

遠遇有急報策應不前是所謂鞭之長不
及馬腹者也將領以偷惰爲得計營伍以
信地爲推調地方殘敝職此其由今議分
守道仍駐府城移兵巡道于鬱林州駐劄
凡兵馬錢糧詞訟盜賊一應大小事務皆
得就近管轄自鬱林以及北流興業博白
岑溪陸川一州五縣地方盡責成于巡道
自蒼梧藤縣容縣懷集四縣地方盡責成
于守道至於梧州府照舊兩道兼制各屬
文移照舊兩呈但以近者爲主其該道并
吏書庫糧等項悉照梧州府事規程于鬱
林州官銀支用誠于民隱兵防兩有裨益
伏候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十

一割縣屬以全府治據左江兵燹遺孽累
恩府原係土州正統間土官岑瑛有功陞
爲府尋改爲軍民府添設流官佐貳弘治
末年瑛孫濬叛討滅之改流官知府設鳳
化縣隸焉嘉靖初年土酋王受作亂新建
伯王守仁撫平之始遷府治于荒田割南

寧府武緣縣止戈一二圖爲之編戶裂思
恩舊治爲九土巡檢司以分散其黨乃數
十年來種類日悍蔑視漢官亡輪軍符不
以時赴卽桀驁亦未易宰制譬之蓄養驕
抗孽奴緩急未易得力且漸成尾大不掉
之憂所以然者該府無衛所少編民一旅
一卒皆出自九司其操縱之勢原未有恃
也嘗考新建伯奏議復鳳化縣移于三里
及割柳州府屬上林縣以隸思恩蓋三里
爲八寨咽喉上林爲八寨門戶欲壯思恩
尅近彈壓故耳旋以反側未定議寢不果
職謂此議實思恩萬世之利在今日尤所
當行者上林距柳州五百餘里距思恩五
六十里而近割屬思恩豈惟思恩有所資
輔卽上林之民亦大稱便及查武緣縣止
戈四五圖地方與原割止戈一二圖交錯
錯落距思恩亦止二三十里若去南寧其
地既遠民又頑愚往往不聽勾攝連年道
負無怪其然然則割此二圖編戶思恩而
又以上林縣屬焉豈惟民之情願卽思恩

之權日重九司之勢自輕矣該等看得
思恩府自改土爲流分立九司并割武緣
止戈一二圖附屬迄今幾六十年較之當
時事體頗爲寧帖惟是郡城孤懸別無一
州一縣以資保障而環城以居盡是武緣
之民其去南寧在二百里之外內永寧二
里膺墟舊墟諸處民素慄悍甚有勾引八
寨流劫者徒使該府束手莫敢誰何夫以
環城之衆近在几席顧屬之他人緩急不
得其用而頑梗之徒外煽內訌又以非其
統轄置而不敢問此所謂舛也且該府城
守服役皆取給九司而近年九司頭目日
悍且成尾大則二里之民已不足恃而使
八寨反側卽九司又不足恃該府將何以
善其後哉今議欲上林縣并武緣縣止戈
四五圖割屬思恩庶成府治但上林係賓
州屬邑先年已經停罷不必議割查得南
寧府屬有三州三縣土司不與焉若以武
緣一縣割屬思恩止戈二里仍併于武緣
則南寧於近年增一新寧州去一屬縣于

郡治固無所損而思恩全得此縣則環城之卑有臂指聯屬之情九司之悍免恃強跋扈之憂八寨之雄有畏威懾伏之勢南柳二郡有藩籬唇齒之固而該府經制既備體勢日尊屹然爲右江一巨鎮矣一轉移之間而爲百千年可久之計非有更張拂民之舉動也伏候

聖裁

一移府佐以固邊防據慶遠府同知蕭騰鳳議稱慶遠府治之西有德勝鎮爲宜山所

粵西疏稿

卷之二

轄民居千家商貨四集東北控思恩之都亮堡西南扼永順之紅嶺白土諸巢近接懷遠河池金城江之界遠塞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之衝本一重地也惟南峒有賊徒千餘距鎮五六十里時時百十爲羣劫商截路騷掠牛馬焚燒室廬禍非細也舊設有平定堡距賊十里屯兵其地且發且制賊猶知畏後緝堡官剝削部兵潰散乃招思恩惡獠重爲民擾賊益深入無忌近議環築關牆牆邊掘壕以止衝突一時稍

幸無事然非久遠計也查得本府設有同知一員主收廣盈思恩二倉糧米歲不過四五千石而思恩倉設在河池所距府八十餘里收支不時若遇公委署以首領雜流弊端百出民頗不堪合無以同知駐劄德勝鎮督糧之外兼管督捕另于附近衛所委千百戶一員立千長一人百長四人照依民舍編立甲長平時則修牆挖塹保甲相聯有事則集兵禦寇守望相助仍將一鎮分爲四區視賊所入以行連坐再募兵一百名月給銀四錢五分常川在鎮百戶統領操練前銀歲計五百餘兩該府近議鹽錫稅并存留餘糧內湊支宜可贍給而地方亦保無虞等因臣等看得該府地僻事簡同知一員止歲收廣盈思恩二倉糧米數實不多而思恩倉原設在河池所距府遙遠收支常艱若將此官移駐德勝鎮專以糧捕二事責之經理又與河池所守備聲息相援犄角爲用賊寇德勝則懼河池窺河池則憚德勝自有隱然難犯之

粵西疏稿

卷之三

形其委官編甲募兵操練等項俱容_臣等督行道府酌議修舉誠可以壯河池之孤危可以制三土州之強橫爲地方計宜無便於此者伏候

聖裁

一設州佐以理邊氓據慶遠府同知蕭騰鳳議稱河池州屏蔽慶遠控扼三州頗稱要害該州惟有知州吏目二員更代不常或知州員缺署以吏目則不威署以他官則不諳往往土酋乘機肆侮吞噬無厭如三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五

旺六里爲東蘭所侵中里下里江邊里爲那地所侵北鄉四里爲南丹所侵皆緣統理乏人經畧失策任其蠶食莫可爲計查得彼中地勢廣闊谿嶺峻深該州勢難遙制且被占村分受其荼毒日有懷歸之願惟去州治隔遠卽歸莫能自固若添設州同知一員就寫遠村分及被占願歸適中地方駐劄將所轄地面責令巡捕招安視職修廢顯加黜陟如遇知州員缺卽以署管印務其於邊防不爲無助等因該_臣等

看得昔稱三耗穴官其一若慶遠河池則壞於官之不備其來久矣該州介東蘭南丹那地三強州之中本以控制土酋屏蔽府治責任至重廼止設有知州吏目各一員正官偶缺卽吏目學識亦得署掌以致土州之吞併難制邊氓之受害不已今議設州同知就彼適中地方駐劄則撫綏控馭之意誠爲兩得如蒙添設選才幹官一員給憑前來到任撫戢遺民巡捕盜賊編立保甲平時操練有警捍禦仍編與打手二十名以資保障知州員缺卽署州印則事有專責民有藉賴遠鄉僻里之遺黎庶免侵削兼併之危苦其爲孤州協贊之助邊郡藩籬之守良亦不細也其合用衙宇俸糧等項俱容_臣等另行司道酌處伏候

聖裁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六

謝 恩 奏 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五年七月十九日准兵部咨為官兵

剿平稔惡劇寇叙報功次事該本部題覆

等奏報昭平屯寇功次并於羅旁奏捷覆疏

叙及臣同事地方徵兵助餉應從併叙緣由

奉

聖旨吳文華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於本年閏八月初十

日據承差黃世美齎捧前項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七

欽賞銀兩表裏到

臣

當即祇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惟昭平黠寇倚恃險巢敢稔毒於生靈寔

久通於

天討項緣東征防截幸爾一舉掃平蓋皆

神武之不揚豈其人謀所可與至於羅旁上境臣

尤深愧無功運餉徵兵雖稍資於粵右執戈

振甲曾未效於行間願以同事茲方亦得優

從併錄是謂一朝之饗遂成

三錫之榮俸級叨增幣金洊及偃僕拜

命驚惕省躬臣敢不敬事為心素餐是戒矢無忘

於百鍊求自比於五紵除戎器以嚴鎖鑰之

防恤繭絲而收保障之效臣無任感激屏營

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董大祐齎捧

謝謹具奏

聞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夫

請復宗祿疏

題爲乞憐俯察勸示遵例頒祿少懸困苦事據
廣西布政司呈奉 臣等批據鎮輔奉國中尉
任昶等狀告前事稱各宗不幸生長邊藩駁
查有年哀求顛沛方叨封爵如昶等俱自十
六之年出閣習禮朝參淹守至今於本年三
月內授封先奉有咨各照本等食祿今奉勸
合將各府舊例且支三分之一待習學五年
方行奏

請出學付思昶等出閣非止五年授封多逾三十
粵西疏稿 卷之十一

貧窮無倚度日無資告乞全給以濟困苦等
情俱批行本司查報間又奉批據任昶等狀
催爲懇乞施恩急救邊藩陷溺危迫事告稱
邊宗常祿百費所需揭債累深倚祿爲命今
遭減革衆何聊生若候五年非見松邱終
白首今查先次任訂等一百二十員原奉
合止給祿米三分之一終身尙蒙奏給全
昶等應支全祿恩無偏薄事體相同伏乞
情急賜代奏拯援陷溺等情奉批到司案
萬曆五年閏八月初十日爲乞

恩請封選婚事承准戶部廣字八號勘合照會本
司將鎮國中尉任昶任腆等五員各該歲支
祿米四百石輔國中尉經懋經譚等十五員
各三百石奉國中尉邦葦邦英等一百五十
員各二百石俱四分本色六分折鈔各照例
且給三分之一待習學五年該府卽與奏
請出學以正本等祿爵仍查各的于何年月日出
閣授封如授封在前出閣在後以出閣日爲
始若出閣在前授封在後以授封日爲始其
授封日期務以明文到彼實授之日爲始不
粵西疏稿 卷之十一

許先期冒支等因題奉

欽依照會到司通行欽遵在卷今奉前因該本司
查得 靖藩諸宗僻處西徼初以擅婚子女
請名既不合格繼以勘駁往返
請封多至違期兼之地方貧瘠治生爲難仰給有
司告無虛日隆慶元年權宜議處將已名者
借支三分之一十五以下量給月米有差候
授封之日扣祿還官積歲相沿遂爲故事今
任昶等

名之後借支三分之一已屬有年而得授

封爵在二十歲之外者十嘗七八據出學習禮
不止五年授封逾時皆因奏報之難勘駁之
煩實非諸宗故違明例查任訂等先爲久
困邊宗叨授封爵懇乞遵照

祖宗恩典賜給全祿事初以擅婚減革祿米三分
之二旋因控訴題

請全支夫擅婚革祿既蒙優處以示破格之恩出
閣過期寧肯習學以待五年之後且廣右祿
價石止四錢本色之支亦畧相當通計一歲
之祿鎮國中尉歲支本色八十石折銀折鈔

粵西疏稿

卷之十

圭

四十五兩七錢輔國中尉歲支本色六十石
折銀折鈔三十四兩二錢零奉國中尉歲支
本色四十石折銀折鈔二十二兩八錢零卽
使全支養餐俯仰猶稱不敷又令候于五年
之久資生實爲無策填門告討降禮乞哀豈
諸宗之得已哉職等遵奉條例恨不卽節縮
以甦民供而坐視貧宗又不得不變通以廣
聖澤隨查 玉牒冊開載鎮輔奉國中尉邦苦等
一百二十二位俱年二十歲以上係屬過期
之數鎮輔奉國中尉任昶等四十七位俱年

二十歲以下係年歲未及之數相應分別議
處以定將來合無將二十歲以上者憫遠道
請封之遲姑免其習學照授封勘合到日爲始給
與本等全祿二十歲以下者照

宗藩見行之例仍令習學照年扣滿免行
親王奏

請呈詳撫按衙門查覈准與開支其以前借支三
分之一祿鈔逐季扣算還官呈乞題

請等因到 臣該 臣會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孫

議照

粵西疏稿

卷之十

圭

宗室年至十五照例

請封先給祿米三分之一習學五年奏

請出學以正本等全祿載在

宗藩條例所當世守者也粵省諸宗名封原以

地方僻遠勘駁愆期既難比於近地各藩而

年至十五以上亦皆隨衆朝參已自等於習

禮之列據稱年之長者有逾三十始祿業已

後矣又令五年而始全支白首松邱之嘆良

非過激況其一分所得之祿僅足以扣數

口仰給之資別難以自贍備陳迫切之狀

等得于目擊尤有不能以盡言者故必習學五年而後正本等爵祿此例之正也該司因其控訴不得已而復有此議亦情之所可憫也伏望

皇上俯念邊藩

勅下該部特為詳議將任昶等所告祿糧曲賜酌處仍乞自今各宗

請名之後如果查勘明白者憫其貧窘奏報之難卽與題封以彰親親之恩其有駁查航死授封年過二十以上者姑免其習學給與全

粵西疏稿卷之三

書

祿以體邊宗困苦之情年未及者照例習學

及期開支庶

朝廷敦睦之典有司經費之節似為兩得而邊宗既慰待哺之望地方亦無意外之費矣惟復別奉

定奪緣係乞憐俯豁勘示遵例頒祿少甦困苦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奇親齎謹題請

上

撫處地方事宜疏

題為積年劇寇畏威向化并議撫處事宜以久安地方事據廣西分守蒼梧道右叅政王原相兵巡道僉事王一卿呈稱奉軍門案驗為查議地方賊情事照得梧州府地方有六十三山連城鄉七山那留等處皆為猺獞巢穴與廣東羅旁諸山壤界相連自昔結夥流劫兩省之間為害已非一日近者大舉征剿屢據士民紛紛呈告懇請乘時一併剿除但看得羅旁東西山險萬重賊徒繁眾加以兩省一時並舉誠恐兵力有限分布難周且使各賊聞風彼此結聚據險拒敵為勢益大遽難收功乃委官齎發榜文分投曉諭今

粵西疏稿卷之三

書

朝廷命將出師止於問罪羅旁其餘有能革心歸化願就招撫者俱照舊安生樂業聽候事寧處分不許官兵一槩殺戮仰道將前項各巢賊徒細加酌議如乘大征之後兵威方振彼懷有戒心可以施招撫之計卽遣的當員役諭以禍福令其將占據田土盡數報官量納糧差因委官坐鎮其地聽我約束奉我法

度因而改行從善齒於編氓則不煩兵而服是爲上計卽將處置事宜呈報以憑裁處如或此輩怙終不悛必不可撫卽覆查各賊巢穴共有若干處賊夥果有若干欲加兵剿除須用狼兵若干土兵若干分爲幾哨大約師期幾月合用錢糧若干應於何處出辦通計議的確具由詳報以憑會同題

請舉行等因依奉查議間續又奉軍門案驗爲酌議撫處事宜以安地方事案查六十三山連城鄉七山那留等徭獍賊徒已行該道會同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三

將剿撫機宜計議呈詳去後未報近據岑溪縣申解連城鄉獍人總目潘積善總甲黃積泰甘朝安潘廷礙岑仕鑑莫良種梁朝善赴軍門投見隨據狀告稱懇恩超罪歸業事積善等願將本鄉耕住田糧比照本縣糧民當差乞賜文武官二員坐鎮永爲長治均沾德澤等因看得潘積善乃連城鄉酋長自號平天王往昔執辱縣官糾通羅旁各山徭浪四散流劫爲患已久今告願納糧當差委官坐鎮蓋怵大征兵威故束身投見乞哀求生但

旣首罪投招若再加兵又非廣

朝廷好生之仁而開此類自新之路除已照軍法痛打輸以禍福省令悔罪改圖外若不乘此撫處停當恐狼子野心畏威則乞憐恐後久之則故態漸萌且潘積善爲一方赤幟此酋旣服其餘巢穴可知相應俯順請官坐鎮之意於連城鄉等處每處設謀勇指揮一員守禦其地一以通達彼情一以行我約束久之年復一年自可化其頑梗爲我編氓然止設官坐鎮而不設將設兵以示彈壓似非萬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三

全看得潯梧叅將向駐劄潯州無甚干繫如以移駐岑溪縣合用官兵查得營堡哨守軍民之兵原爲防禦各賊巢而設今旣受撫就將各兵聽叅將合營團練以備調用庶武備旣飭賊之懷畏益堅其於控禦猶爲得策案仰各道卽將連城鄉等處各先委能幹官員分投親至其地查占據田地若干一體編派糧差不許欺隱以後每處設官一員坐鎮果否相應其潯梧叅將移駐岑溪將營堡官兵聽其團練調用有無便於控禦抑或別有良

策及未盡事宜務要計慮周悉具由呈來以憑會議裁處等因依奉行據梧州府申據岑溪縣申稱本縣六十三山七山地脉聯屬聲勢相倚前之殺掠今無論矣至於連城賊首潘積善諸猺獍倚爲聲援凡羅旁各賊所以藏伏竊發者皆此會爲之也卽今兵威已振寢而不治他尙何望等因又據北流縣申稱本縣那留那田等猺與岑溪六十三山七山各處巢峒黨惡互相構引流毒生靈舊年羅旁大舉兵戈雲集百姓惶騰謂可一鼓蕩平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三

不期漏網愈加驚惶等因又據容縣申稱本縣僻在山谷猺峒橫山冬瓜賊首名曰聽撫實則連結岑溪之連城六十三山廣東之信宜二十四山猺浪巨寇劫村截路攻營燒寨流毒年久乞賜剪除等因又據蒼梧縣申稱查得七山連接岑藤嘉靖三十二年間本山賊首盤宗昌等猖獗已經大兵征剿撫存餘黨立營防守近因征平羅旁羣賊破膽各願聽撫不敢爲非已經守備周勳編立牌甲鈴束等因又據藤縣申稱本縣接連蒼岑

各山猺賊自前任知縣蘓瑚招撫之後有滑石等六巢歸順納糧其平盤等八巢存性不悛罪貫盈滿宜當誅滅等因各申詳到府該署印通判彭大翼議得前項猺獍各賊流毒多年神人共憤本當滅此朝食今據各縣所議俱乞加兵征剿是以寇在門庭利用禦之意也但西省並無貯庫錢糧必須仰給東省且近日連城鄉會長潘積善等旣已歸款軍門待以不死正諸巢畏威懷德之時若復加兵征剿不惟此輩悔罪無由而瘡痍之民

粵西疏稿

卷之二

三

未得息肩之望今奉明文撫處誠爲弭盜安民之計合無將連城鄉并三十三山等巢委岑溪縣知縣葉詩七山諸巢接連蒼藤二縣委蒼梧縣知縣葉龍一菱藤縣知縣陳雅言那留那田等巢委北流縣知縣徐易橫山冬瓜等巢委陸川縣知縣彭懋祖各親至其地查各猺獍占據田地若干盡數報官與編氓一體辦糧當差不許欺隱每處各添設謀勇武職一員坐鎮其地仍將潯梧參將移駐岑溪各該營堡軍兵悉聽團練調度庶彈壓有人

而我之約束可施控馭得策而彼之狂謀自
寢申詳到道隨會同廣東分守嶺西道叅政
蔡汝賢兵巡道副使徐時可議得禦盜之方
惟剿與撫剿於未撫之前則聲威壯而賊之
唇齒以寒撫於既剿之後則懲創深而賊之
歸順愈固自昔用兵者未有不以此二端而
相爲倚伏者也查得六十三山連城鄉那留
等處徭獮賊徒倚山據險招集浪徒以人民
則被其劫殺以田地則被其占據遠邇相呼
聲勢相倚地方之遭害已久百姓之怨憤日
深誠有如各縣所言者但今羅旁旣已蕩平

粵西疏稿卷之二

五

破膽稽首效順或願歸所據之田或願輸稅
糧之入今奉明示欲廣

朝廷好生之仁開此類自新之路聽從歸順而
使之編戶輸糧設立將領而因之通情譬歷
安邊保民計無出於此者合依該府所議分
委知縣葉詩等各親至山內將各賊占據川
地備查明白一體編派糧差不許欺隱但野
狼野性恐一時畏威則順久之故習復萌若

粵西疏稿卷之三

四

不乘此選將練兵以制其死命終非久安長
治之策今奉文議移潯梧叅將駐劄岑溪合
營團練彈壓一方極爲得宜然遠方遼濶控
制難周統領旣得其人四境亦宜應援查得
七山爲蒼藤岑要地連城爲羅定信宜岑溪
諸獮嘯聚之數六雲乃容縣非流適中之衝
非科乃六十三山咽喉之處及查懷集縣與
賀縣開建爲界而五里村一寨山嶺每恣出
沒雖與各巢相隔通合設謀勇指揮千戶共
五員於各地方分兵劄營屯守查得梧州所
指揮李汝賢劉朝棟千戶杜熊兆五屯所千
戶朱絲懷集所千戶何兆麒俱堪委用合將
李汝賢劄七山朱絲劄連城劉朝棟劄非科
杜熊兆劄六雲何兆麒劄五里村各常川坐
鎮則首尾相應臂指相使緩急無乎可恃其
合川團練之兵查得蒼梧縣營堡三十一處
共目兵打手一千五百五十名岑溪縣營上
三處共兵六百五十七名藤縣營十六處共
兵五百六十六名懷集縣營十六處共兵四
百一十六名鬱林州營四處共兵一百四十

八名容縣營五處共兵二百九十三名博白縣營二處共兵八十名興業縣營二處共兵一百零五名北流縣營二處共兵三十名陸川縣營一處兵五十名五屯所營七處共兵八十二名通共該兵三千九百七十七名通融分撥各該指揮千戶於分定地方立營坐鎮俱屬叅將調度無事則設法操練有警則督發截遏至於梧州府城原有靖夸營募兵六百名則專在叅將部下其各兵工食原有舊額無容別議叅將廩給與應用人員亦有定規惟新設指揮千戶五員日用廩給每員每日應給銀一錢二分紙劄油燭柴炭每季給銀三兩俱於梧鎮餉銀內支給如此庶幾控馭周密彈壓得人兵威自揚而地方可圖寧謐等因會呈到臣該臣批諸猺雖盤據山箐其好生惡死趨利避害猶夫人耳今既懾於兵威願出輸納宜與開並生之路行編甲之規委查田土而勿浚其求使知向化之樂久且與編氓等矣武以止戈為義其在此時此地休息為長異日果有變動馳方尺之檄

調集撲剿彼亦安逃所議撫馭事宜已悉仰候通示另報以憑會

題施行巡按御史孫批看得諸猺習性兇殘亦可化誨懷服況粵中遞年大征卽師稱全勝而餉費不貲死亡亦衆與民休息此其時矣賊首潘積善待罪轅門願同編氓輸納而落梧上下未聞寇警正當與其自新一意招撫若必欲議剿恐歸順者亦生異心爾矧此等么麼原不難治俟其有變而圖之猶未晚也各州縣委勘地土亦要量為寬處仍約束下人不許騷擾其團營合練改設叅將俱如議候通詳示報以憑會

題施行去後今據覆詳前來該會同議

照國家制馭蠻夸之法不越剿撫二端叛則剿之以振威武服則撫之以布恩信兩者不可偏廢也今梧州府所屬地方各巢猺種雖稔惡有年近因羅旁蕩平之後怖

天威之震叠知

國法之難容莫不悔禍求生乞為編戶相應宥

其既往咸與維新除行該道督催知縣葉詩等親往各山將占據田地備查明白編派糧差外但此類冥頑不靈反側靡定必乘此時處置得宜足以制其死命庶操縱在我可無後虞所據設將分兵必不容已據查各縣原設營堡額有兵三千九百七十七名原爲防禦各賊而設但備多力分向無實效委應合營團練今查要害五處曰七山曰連城曰北科曰六雲曰五里村每處擇委謀勇指揮或千戶各一員每員撥與前兵六百名共三千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四

名其工食皆照舊額無客別議餘存九百七十七名查得廣西養兵素從儉薄各兵工食每月止銀四錢五分惟梧州府募兵一營每名每月工食銀六錢今宜將前項餘存兵九百七十七名止選存六百名立爲一營汰去三百七十七名就以扣餘月糧量爲加增與梧州府靖甯營募兵六百名一體支給銀六錢此二營者專屬參將部下以備調遣截殺之用參將專駐岑溪往來調度以示彈壓指揮千戶分屯五處各守信地以扼要衝如各

巢果真心向化並不許官兵生事擾害如有乘間竊發仍出劫掠者賊寨則徑自擒捕賊衆則互相應援務在杜漸防微使不得逞或有陽順陰逆已撫復叛者聽臣等相機調兵剿除其於地方乂安之計似有裨益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議相應覆議上請將各巢擒獲宥其既往之惡開其自新之門暫免加兵俾得全活一面將潯梧參將改駐岑溪原領

粵西疏稿

卷之二

四

勅書換給明白俾欽遵行事其七山等處指揮千戶五員目前將指揮李汝賢等權宜委用以後截入軍政遇考選之年聽臣等會同選擇謀勇指揮五員如指揮不足以千戶補數著爲定規稍重其事如能安輯各巢保衛黎庶有功地方者破格薦舉錄用以示激勸如此庶武備旣脩恩信益著剿撫並用地方乂安之計端必有賴及照蒼梧守巡等道右叅政王原相等協議殫勞撫馭得宜已經督臣叙列仍乞

勅該部併加酌議陞資以爲賢能任事之勸惟復

別有 定奪緣係積年劇寇畏威向化并議
撫處事宜以久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稟銳親齎謹題請

旨

西疏稿

卷之二

望

題報地方賊情疏

題爲撲剿經

奏劇賊以除民害以靖地方事萬曆五年八九月內據分守廣西柳慶叅將倪中化揭據督備遷來指揮孫世寶哨守雄迎等堡百戶陳維翰稟報有北三等峒馬賊百餘突出仙皇山龜鼉塘有雄勝堡兵七名撞遇對敵射傷一名又賊首譚公柄韋三層韋三丈等糾約二千餘徒倒牛欲出剗劫鄉廂占殺地方又據右江守巡道揭據慶遠府稟報河池橫嶺莫地等巢賊首韋宋武覃公海等養亂日久近愈跳梁傍江結巢道路梗塞掃除之望萬姓一心等因又據永寧兵備道揭報義寧縣叛獍韋總管韋千里等殺占江北寨地方不聽撫散又永寧州大巖上下二村首賊黃向平黃明虎等殺死客人李四等五名劫奪財物殺傷新民黃銀花捉虜良獍莫東王等鎖禁在山永福縣上平村首賊廖勝明廖銀快等先年僭官稱亂劫殺軍民大征漏丹姑行撫揅聽其改圖今復糾聚劇賊肆劫不常

粵西疏稿

卷之二

渠

乞示密剿等因又據帶管思吉叅將王瑞揭據思吉長官司土官黃如金等呈萬曆元年內被叛僮殺逐土司退出三里今啼咳等巢賊首藍公潺等復肆猖獗百姓遭殘乞共協助恢復土司等情各陸續揭報到臣該臣看得本省地方經秋以來警報四出防剿之計勢不容緩隨即督行各守巡兵備道及叅將哨守等官嚴行加謹防截一面移咨兩廣軍門會議於東蘭那地南丹等州除原歲調戍守之外各州再加調土兵五六百名及於

附近永順白山等土司共添調土兵各三五百名前來聽川續該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凌看得各賊肆惡不悛鵬巢之舉相應亟行一應調兵進剿機宜惟賴就近指授以收全功咨覆到臣該臣遵照先年題

准事例密行永寧右江守巡各道并叅將王瑞倪中化將加調戍守土狼併以營堡各兵將大巖上平橫嶺啼咳等巢剿賊先後撲剿陸續收功惟照非三地方徒繁巢險號剗馬賊每出百十為羣毒弩命中強悍素著非加密議

萬全卒難輕動又經牌行去後隨據帶管分守右江道副使吳善兵備兼分巡道副使陳俊叅將王瑞倪中化等會議得非三劇賊自殺本管土官黃勝父子以來叛惡已數十年其地接連非五八寨東歐阜嶺橫亘柳慶中界時常突出官道禦貨戍人士民被害難以次數上年曾經

奏剿時以有事懷遠姑准撫馭茲復大肆劫寇阻梗道路為害益甚失今不處遷來縣治殊有隱憂等因呈詳到臣照得此賊據非五八寨之中後通東歐阜嶺諸巢糾結恣惡連誅已久右江遷來之民腐心切骨咸願戮鼓而前共圖剿滅特阻於事機隱忍至今况經前撫臣郭

奏剿復逾五年賊見莫可誰何愈益猖獗懲創之舉委非得已若俟再

請行事切恐聲跡彰聞必致衝突奔竄雖厚兵糜餉輒難收功適今添調戍守之兵方集河池啼咳兩地鵬巢舉事彼謂意有所指弛備不疑機正可乘除遵奉

勅諭如遇地方盜賊生發即便調度官兵相機

剿事理一面督行剋期會哨進剿外緣係業

剿經

奏剿賊以除民害以靖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

差承差秦淮親齎謹具題

知



題請蠲免錢糧疏

題為欽奉

聖諭事據廣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該

本部覆議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年止雲南

貴州四川廣西錢糧俱存留本處應免應徵

分數咨各巡撫查覈有無拖欠斟酌地方盈

縮具本

奏報題奉

欽依移咨到院案仰本司即將發去書冊備抄通

行分守各道及所屬府州縣查照欽遵各將

粵西疏稿

卷之三

見年應徵錢糧俱要盡數完納不許分毫拖

欠其自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年止中間有

無拖欠務各斟酌地方盈縮應免應徵查明

通詳以憑會議題

請等因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孫案驗亦同前事俱依奉行准分守桂

林等道咨據桂平等府造報已未完錢糧數

目到司查議造冊繳報間又奉憲牌照得各

年拖欠錢糧數多未必俱係小民逋負中間

恐有豪猾收頭人等通同侵匿合再牌仰本

司嚴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務要逐一清查內
有已徵在官未報循環者卽令開報應解司
者截數起解收頭已收未納者勒限納完毋
得緣此蠲免致有欺隱情弊各速詳報施行
奉此又經遵行查覈陸續申報前來該本司
查得各項錢糧自隆慶一年起至隆慶六年
除已完不開并奉

詔書蠲免三分外桂林平梧潯南柳慶太平思恩
等府州縣衛所共拖欠本折米四十一萬九
千二百三十八石四斗四升二合三勺六抄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二撮五圭折糧均係料單地租水夫民壯翠
毛等銀一十萬零六百六十七兩七錢二分
三厘三毫內除桂林府屬興安縣欠隆慶二
年翠毛藥味銀二十八兩三錢五分九厘五
毫隆慶三四年翠毛銀二十八兩一錢八分
隆慶五年翠毛胖襖銀三十三兩六錢四分
照例帶徵外其餘俱係節年逋負相應比照
盡數蠲免又查得萬曆元年起至萬曆二年
止桂林府全臨等州縣衛所未完本折米六
萬二千四百零一石二升一合三勺折糧銀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二十五兩六錢三厘二毫均係差簾地租商
稅銀一千八百八十八兩七分七厘平樂府
平富等州縣所未完米八千九十四石二斗
一升九合三勺折糧銀三十一兩九錢九分
四厘五毫均係水夫民壯協濟銀一千三百
一十七兩五錢七分八厘四毫梧州府鬱林
蒼藤等州縣所未完米七千八百一十一石
八斗一升二合二勺折糧銀四千六百一十
五兩七錢六厘一毫係差料簾水夫民壯等
銀六千九百七十一兩三分二厘一毫潯州
府桂林平南貴縣等衛所未完米一萬七千
四十六石二斗二升四勺折糧銀二千二百
二十二兩七錢四分五厘四毫係差料簾丁
糧銀二千二百八十七兩四錢九分二毫南
寧府橫州宣化等州縣衛未完本折米三萬
四百五十七石六升一合二勺折糧銀二千
六十兩六錢四分八厘三毫均係料簾丁糧
胖襖翠毛銀三千二百八十六兩一錢七分
八厘六毫柳州府賓象馬平等州縣衛所未
完本折米三萬六千四百六十一石八斗一

升一合六勺折糧銀一百一十二兩一錢二分四厘四毫均糴料簞丁糧香料翠毛胖襖等銀五千四十兩七錢五分七厘二毫慶遠府河池宜山等州縣衛所未完米九千四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九合二勺均糴藥味翠毛胖襖等銀一千五百四十六兩七錢五分八厘太平府未完米一千四百四十二石八斗二升五合均糴料價銀三百一十二兩思恩軍民府未完米六千七百七十二石七斗四升二合四勺內除南寧府屬永淳縣欠萬

廣西土田瘠薄戶口稀微徭墮占據拋荒未墾者十常四五可耕可稅者實亦無幾隆慶四年方征古田六年征府江萬曆二年征懷遠前此永寧永福義寧陽朔永安脩仁荔浦柳城洛容融縣懷遠等州縣錢糧久不完納有司視瘴鄉爲畏途民間以逋欠爲常事本年起解本司者宗祿軍餉所關十猶完納七八而協濟各處存留本處者自官吏俸糧僅支之外皆視爲長物催納不前司府之文移徒勤參降之明例甚重有司亦甘心焉加以荒旱相仍師旅數動土狼往還辦餉運糧民亦稱累以致年復一年積欠愈夥官更數手催科愈難卽今見年之糧尙圖覓免遠年之徵其何能辦查得淮揚等處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年止未完京邊起運錢糧已蒙戶部議覆蠲免矧廣西邊氓比之腹裏內地困苦旣甚存留本省較之京邊起運緩急稍殊呈乞酌議題請蠲免等因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司監傳奉

聖諭朕奉

諭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近來各地方官雖頗知守已奉法然虛文粉飾舊習未除今朝觀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虚文事趨謁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語雖優必竄下等並撫按官一體論黜近又聞各有司官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槩嚴併又畏縱富豪姦猾偏累小民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今後除見年應納錢糧不免外其以前拖欠著

粵西疏稿卷之三

六

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具奏蠲免萬曆五年清運糧米暫行改折十分之三以寬民力各著實奉行欽此欽遵該本部覆議起運京邊本折色各項錢糧在江西廣東福建湖廣山東河南并直隸順天應天等府州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二年止通行查議外雲貴四川廣西俱存留本處部無的查難以懸斷亦咨各巡撫查覈有無拖欠斟酌地方盈縮應免應徵具本奏報等因題奉

欽依咨來臣卽案行廣西布政司通行分守各道

及所屬府州縣等衙門一體欽遵查照續具開造隆慶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二年止已未完數目冊報到臣查得各年拖欠數多中間恐有豪猾收頭人等藉此蠲免通同侵隱又經牌行該司嚴加覈覈及斟酌地方分別應免應徵通詳以憑會議題

請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孫議照廣西各項錢糧歲有定額民有

據頻年用兵凶荒隨之鄉無上農之戶邑無

粵西疏稿卷之三

七

中產之家追呼徒煩轉徙愈甚有司非不求以撫之而

國計所關勢有難遂茲荷

皇上慨然軫念特發

綸音數年積逋悉與蠲免百姓道路相傳室廬

慶成以爲

朝廷浩蕩之恩其全活窮民也如此故臣等因

得以奉宣

德意分別科徵其在豪猾包侵回靡所容其由小民負欠實非得已所據該司開報各府屬積

年拖欠之數內除興安縣隆慶二年欠翠毛藥味銀二十八兩三錢五分九厘五毫隆慶三四五年共欠翠毛胖襖銀六十一兩八錢二分永淳賓象馬平羅城融縣河池天河思恩各州縣欠萬督二年藥味翠毛胖襖生銅熟鐵等銀二百六十兩九錢六分零原係解京之數照舊徵解無容別議外其餘各府州縣自隆慶二年起至隆慶六年止未完本折米共四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八石四斗四升有零折糧均直料簞等銀共十萬零五百七十七兩五錢四分三厘八毫俱係節年逋欠勢難完納應乞比例盡數蠲免萬曆元年二年未完歲月頗近應照分別議處如桂林府之全州靈川永福灌陽平樂府之富川恭城賀縣并賀縣千戶所梧州府之鬱林蒼梧藤容懷集博白井流陸川潯州府之平南貴縣南寧府之橫州宜化武緣永淳隆安柳州府之上林各州縣所共未完米七萬九千四百四十七石九斗九升五合四勺零折糧銀八千一百六十兩九錢一分零猶差料簞等銀一

粵西疏稿卷之三

八

萬四千三十九兩九厘三毫零其地雖有拊荒賊占民力尙堪出辦本折米銀相應每年帶徵二分猶差料簞等銀皆係支用已過追剩之數亦應盡行豁免其次太平思恩二府并臨桂興安義寧平樂岑溪興業桂平新寧賓州象州武宣融縣思恩縣桂林中右護潯州南寧柳州各衛全灌平樂富川懷集貴縣來賓遷江各千戶所共未完米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一石八斗七合零折糧銀六百八十九兩八錢八分二厘猶差料簞等銀五千二百十四兩二錢六分八厘二毫其地荒占居半兼有旱災本折糧米相應蠲免十分之五猶差料簞等銀亦應盡行豁免又其次永寧陽朔永安脩仁荔浦馬平羅城柳城來賓遷江洛容懷遠河池宜山天河荔波各州縣慶遠衛河池千戶所及各土府州縣共未完米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七石二斗三升折糧銀二百一十八兩二分九厘零猶差料簞等銀三千三百二十五兩六錢二分七厘零其地素稱盜區人民凋瘵且連歲早荒爲甚應乞盡

粵西疏稿卷之三

九

行蠲免以上萬曆元年二年分共應徵米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三石八斗九升九合四勺折糧銀八千五百零五兩八錢五分一厘七毫應免米六萬六千五百四十三石一斗三升三合五勺零折糧銀差料筆等銀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一兩八錢七分零蓋以地方則如該部所謂十分貧瘠宜莫有過於西粵以錢糧則因兵荒負累以至失所宜亦莫甚於西粵之民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前項應帶徵者仍照粵西疏稿

帶徵應蠲免者悉數蠲免覆

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其萬曆三年以後各項錢糧嚴督有司明立簿籍每年帶徵與見年糧差俱要盡數完納再有拖延及怠玩姑息照近例從重查叅庶有司之催科可專責成於將來而小民之輸辦不復持疑於既往國計民生非小補矣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云

恭謝 恩賞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六年三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積年劇寇畏威向化并議撫處事宜以久安地方事該本部題覆臣等奏報撫處梧州府所屬岑溪等縣地方猖獗緣由奉

聖旨這各猖獗既畏威伏罪姑准赦宥著傾心聽撫遵奉約法如再作惡撫按官奏來定行調兵剿除不宥各地方官撫處有功凌雲翼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吳文華三十兩二表裏王原相王一卿各陞俸一級賞銀十兩蔡汝賢徐時可賞銀二十兩還著吏部紀錄叙用其餘俱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據原差承差穰銳齋捧

欽賞到臣臣當卽祇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惟春生秋肅並運以成歲功仁育義行相資而隆

聖治願茲蠻夸異類宜剿撫兼施彼非終枯于冥頑心猶庶幾其改格况當羅旁振旅之候

克輸轅門投款之誠蓋仰體

朝廷之好生遂俯從徒黨之效順是爲撫綏常

職詎意

恩賜重頒被

命驚慚省躬戰惕惟

皇上神武不殺德化深洽於寰區如微臣綿蕞何

知

寵榮已溢於涯分兼金若璫敢虛

鴻造之陶鎔繡裳在笥勉服鵷梁之紳佩臣無任

瞻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七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卽用齋

捧稱

謝謹具奏

聞

剿平北三等處地方 捷音疏

題爲仰仗

天威剿平經

奏剿賊大除民患恭

報全捷事據廣西按察司整飭永寧兵備副使吳

善右江兵備兼分巡道副使陳俊布政司分

守右江道右叅議尹校呈稱先奉臣憲牌據

各道并永寧叅將王瑞柳慶叅將倪中化揭

報北三河池哱咳江北大巖上平等處地方

賊情仰行加謹防截一面遵照先年題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七

准事例督責各州土官除原歲調戍守外再各加

調東蘭南丹那地田州上林縣及附近永順

思吉興隆等司土兵各五六百名挑選精銳

齊集聽發所指地方防剿一面會同叅將王

瑞倪中化再加查議分別開款通詳施行又

准憲牌准總督兩廣軍門咨覆本院咨據各

道叅揭報地方警急緣由看得各賊肆惡不

悛鵬剿之舉既有定議相應亟行一應調兵

進剿機宜惟賴就近指授以收全功准此仰

道密切會議剿處非係撲剿村寨臨期齊發

旗榜差官護守勿使驚疑等因奉此案查萬
曆五年四月內右江兵巡道員缺分守右叅
議陳應春齋捧赴京該布按二司議委副使
吳善帶管分守道左江兵備僉事李一廸帶
管分巡道各於本月接管又八月內思恩叅
將亦孔昭被論回衛議委永寧叅將王瑞帶
管陸續據稟前項地方有警情由到道轉報
隨奉前因就經備行各土州司遵照如數出
兵聽用時該各道叅會議得河池平定橫嶺
等巢首惡韋宋武自稱天羅大王及覃公海

粵西疏稿

卷之三

四

等糾黨剽劫歲無寧月近復跳梁傍江結巢
阻塞道路蚤應掃除昨咳惡賊羅公通等先
年糾衆越劫賓州庫藏殺死千戶吳良輔及
軍兵數命繼又逐殺土司黃如金等燒燬衙
門及攻劫周朝舉覃席等家百姓遭殘相應
請兵協剿恢復土司通詳批允又該副使吳
善叅將倪中化據三都土舍韋志隆稟報首
賊韋勝中糾同北三歸村首賊韋金牌本都
首賊藍錢財等欲來攻打本堡譚村隨督發
守城軍兵并永寧標兵委百戶蔣文斌督領

到彼截殺果遇

台兵抵敵當陣斬獲韋

金牌藍錢財韋

藍公表等并從賊共八

十八顆又據緝事軍人楊可一報稱龍簍村

賊首藍公葵同韋勝中并冲南村首賊韋金

庫等前去北三招賊爲弟藍錢財報警攻堡

隨委指揮苗振邦督領堡兵撲剿斬獲韋金

庫韋金藍韋金勝韋萬將韋公峒并從賊共

三十二顆又裝塘斬級六顆至十二月初旬

催據各土州司陸續出兵已齊委官查點共

得目兵五千七百名就彼分地屯劄新任兵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五

巡副使陳俊亦於本月到任交代奉到本院
密諭北三地險賊多素稱強悍未易輕動應
將東之昨咳西之河池各巢先行撲剿俟再
添調土兵出其不意併力夾攻庶收全捷隨
遵原定哨道委慶遠守備王堯臣指揮陳良
壁李鳳千百戶王天寵李璋蔣文斌等分領
東蘭永順等官兵以叅將倪中化統督定期
十二月十五日進剿河池橫嶺莫地平定八
弄等巢斬獲極惡首賊韋宋武覃公海藍必
胡藍龍旺韋顯文韋福韋王將藍廷洪覃公

牌并從賊級共三百七十顆俘獲賊屬一百五十三名口牛馬七十五頭匹又委指揮李時中千戶陳嘉猷名色把總伍志等分領州上林那馬等官兵以叅將王瑞統督限十二月十六日攻剿啼咳云揚潑硬上下那班白衣古掌等巢擒斬首賊羅公傑羅公通羅公權羅公零羅公倫羅公將藍公潺并從賊級共三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一百零五名口牛六十八頭已上功級詳允分委同知梁直朱成武趙汝誼知州鄭應齡判官姚光泮經歷梁天啓各紀驗先後撲剿巢寨陸續收功惟北三諸巢又奉牌仰再加密議務圖萬全該各道叅會查得前賊巢峒東聯北五西引八寨內連東歐阜嶺忻城外接木士古瓦良央等村久肆劫掠禍遠邇嘉靖年間趕殺千戶呂希周貢生周松黃朝京打劫南丹衛指揮甘棠戍本管土官黃勝父子越劫賓州來賓城庫剽劫分巡道官扛又劫勇百戶陳維翰入峒勒銀收贖前後殺死軍兵四百餘命隆慶五年又糾黨行劫武宣縣捉勇生

員米如銀入峒禁故萬曆元年劫勇軍識劉德仁四年又勇撫諭旗軍李冬兒各入峒殺死人民被害難以次數往年曾經奏剿時以有事懷遠姑准撫馭茲復大肆荼毒阻梗官道爲害滋甚失今不處遷來縣治必有隱憂等因及分別哨道通詳批允征剿間又奉差官解發餉銀一千兩仰將五百兩發柳州府五百兩發賓州各庫收備官兵糧賞并添發烏銃火箭火藥前來照發各哨收用查得見在各處之兵未足分布催據南丹州并下旺白山舊城各司兵共一千六百名又奉發省城下雷標戍各兵共六百八十七名永寧道選各營鎮精勇慣戰標兵五百名各至柳州聽用復詳委同知朱成武紀驗北三功次并奉本院牌差名色把總馬應祖黃元興擎捧令旗牌前來仰道嚴督各哨官兵速將各巢剿賊剋期撲滅獲功卽與叙報以憑覈實會題照例陞賞等因依奉遵照密授方畧分定官兵哨道遷來三哨委指揮孫世寶百戶陳維

翰督領由迎恩堡指揮李時中百戶何應秋
山中店村千戶陳嘉猷百戶卜興一由沙坪
俱以叅將王瑞統督柳慶三哨委守備王堯
臣指揮李鳳督領由忻城指揮苗振邦冠帶
總旗趙士常千戶張汝能把總胡德忠由二
都指揮陳良璧百戶李章蔣文斌由都博俱
以叅將倪中化統督又委把總典史等官各
照分定隘口把截一面分發旗榜守護良村
及差詣事員役前去八寨北五東歐阜嶺三
都四都等峒撫諭各種不許越出助惡以斷
非三羽翼以絕奔逸之路剋定正月二十六
日開刀木發兵之前連日陰雨臨期啓刀天
色開霽陰翳全消各哨官兵踴躍六道並進
直搗巢寨二十七日分守叅議尹校到任交
代就奉三院行仰永寧道仍舊住劄柳州會
同新任該道務將各巢惡賊嚴督攻剿又奉
差總兵標下坐營以都指揮朱文達督領標
兵前來策應該遷來三哨於二十六七等日
攻破社頭官田狗零屯何木托車路新安則
村木土古瓦徭村黎村柴村等巢官兵

衝擊擒斬首從賊級三百五十二名顆各賊
奔古鐵大山據險結巢叅將王瑞親督官兵
分布環攻二月初一初四等日擒斬首賊韋
三層譚公柄韋公錢譚公寒譚公傲韋和現
譚公達譚公傳等及從賊首級共四百二十
八名顆餘黨又奔聚虎伏上嶽大山當有督
陣把總馬應祖領兵把總伍志率死士數人
冒險先登攀援接戰馬應祖伍志手刃強賊
三顆各兵乘勝連破二巢擒賊首從賊級三
百二十四名顆墜石墜崖不知其數賊徒譚
仲謀等奔走非四地方有衣巾獲生凌葵同
姪凌大化在被把截捨命對敵斬級一顆登
時被傷陣亡又大宋小宋小桃上下吉風何
廖巢賊各遁聚吉風官田牛尾大宋山嶺據
險拒敵攻剿數日未下該叅差人尋覓徑道
於十三日嚴督官兵以火箭統炮前衝諸兵
繼進連破四巢把總馬應祖生擒有名首賊
譚公狂斬級四顆把總朱紫伍志李道基擒
斬三四名顆不等各兵併力協攻諸巢悉克
當日生擒首賊譚生庇韋公占等斬獲首賊

嚴萬星韋仲高韋錢募韋公屯譚公贊韋公樂韋公墩等并從獲首賊廖公岫廖廷平并從賊級共二百八十九顆初五日攻擊穿岩銅甌二巢穿岩巢結在巍險山巔重列排柵一路半腸僅容單人當有領兵千戶張汝能把總胡德忠督率標兵梁勝梁明鄭德等奮勇接戰被大石打中梁明身死箭石標鎗如雨鄭德等二十餘人頭臉身足俱被傷重急攻不下張汝能胡德忠痛恨將銀十兩選令勇士韋興陳柳莫廷凡等十餘人領賞密令偷巢至初六日夜前兵冒險入巢後兵接應衝擊二巢俱克當陣生擒那和村有名大賊首韋三丈韋七丈斬獲韋朝賓韋公勞韋公結韋公貴韋法昭韋仲升韋公蟠并從賊級共一百零四名顛墜崖焚死者不計各賊屯聚福波大巢攻圍五日未下卽以下雷峒下旺司各兵助攻有督陣坐營官朱文達把總黃元興黃鍾率領勇士當先各兵接戰至初七日攻破斬獲首從賊級一百四十三顆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攻破大零板王羅寨等巢

斬獲賊級一百八十賊首級共八百零五名顆十七八等日撥扒山等及二十一日攻剿丹零弄洪弄添三巢各賊滾木擲石打傷兵六名有坐營官朱文達親冒矢石先登麾兵奮擊立破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七十三顆又撥獲原劫柳州衛指揮應襲吳奇親供一張二十三十四等日撥扒斬級一十七顆柳慶三哨正月二十六七等日攻破古軍黃蠟下葛中滿福波等巢斬獲首賊廖廷才廖尙知廖三教廖仁祿廖仲把韋三唐韋法通韋公養韋扶棟韋萬保併從賊級共一百五十二顆又發把總童大鳳領板江堡兵二百名下旺司兵五百名協哨至長嶺峒口遇馬賊數百奔衝隘路卽時擊殺斬獲賊級三十五顆各賊奔聚馬嶺古鉢水寨福波下寨等巢據險抗敵領兵官懸賞銀牌各兵用命黑夜透至山上二十八九等日克破斬獲首賊黃公峒韋王彪廖公令韋長譚并從賊級共二百八十三顆二月初二初四等日攻破雞列劍開龍村上下桐木等巢斬八顆又攻馬幹官田

二巢賊恃險固下寨對敵把總黃元興黃鍾親率勇士衝鋒當陣斬級二十三顆賊退上巢插木滾石不能上攻伐木豎柵先絕汲道土官舍彭大武韋志隆等各出頸圖銀鐲金簪懸賞用計誘招各兵連夜三方攀藤附葛而上十三日黎明連破二巢斬獲首賊韋金墩韋公丙韋王蠻并從賊級連前共一百四十八顆十七二十二等日各官兵克破青梅寨并挖扒大河木留石村新村楞村等處山箐斬獲賊級二百零一顆把截油蘆獨峒東歐長墟雄迎三印等處隘口生擒首賊韋扶潑韋返喜斬獲首賊韋公僚王三將王將星并擒斬從賊共一百零八名顆各處巢穴掃蕩殆盡隨奉本院憲牌仰行各哨於二月二十五日班師查得北三自正月二十六日開刀起至二月二十五日止遷來三哨并把截攻破社頭官田等五十餘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二千二百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共一千八百二十六名口牛馬共六百九十五頭匹賊使一千八百五十二件搜獲親供一張陣

亡目兵十七名被傷目兵四十六名柳慶三哨并把截攻破古車黃蠟等四十餘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六百五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口牛馬共四百一十二頭匹賊使六百六十二件陣亡目兵二十二名被傷目兵一百三十四名恢復民屯田糧一千二百餘石而四鄰八寨并五東歐阜嶺三四都諸巢皆落魄銷魂相率攜挈酒漿踴躍勞兵士逐途擡送功級亦從前所無者又行二叅將招撫過北五八寨東歐等峒共二百八十二村擒人章扶妹韋公良等四千餘徒各認納糧洗心向善爲照廣右諸種蟠據如二永之殘孽三都之劇惡河池之橫嶺諸巢賓州之唏咳諸巢猖獗水陸魚肉軍民均之罪在不宥至於北三峒賊居則峭壁層巒出則壯馬毒弩攻城焚堡劫庫殺官據我民屯屠我婦孺子尤爲右江最強之寇遠邇受禍至慘者也茲者仰荷協猷決計招授羣材一舉蕩滌前後俘敵已逾八千歸復土田奚啻萬畝且民不知兵官無煩費諸夸

懾警以請命三郡歌舞而騰歡此誠征剿之奇績足稱大得志於橫外矣除陣亡被傷兵士遵奉先行給卹善後立堡屯守事宜另議呈詳效勞人員相應叙勸并將功次開報到臣案照先為水陸未靖亟加剿處以圖廓清以安反側事該前任督撫諸臣殷 郭等題剿府江兩岸三峒猖獗及右江壯三壯五獍賊緣由該兵部覆奉

欽依移咨前來將府江右江之賊上明天時下察地利中順人情應先應後相度機宜如時勢

粵西疏稿卷之三

吉

果便即當分道進兵一鼓殄滅如時勢未便亦當長顧却慮以收全勝至於應調土兵應發糧餉及委官監統等項事宜悉照原擬施行務使諸孽盡除一方寧謐等因通行各司道叅等官覆議先將府江兩岸三峒各賊剿處已經前撫臣會疏奏

報訖右江北三諸賊始行撫馭萬曆五年八月內該臣照得本省地方經秋以來警報四出防剿之計勢不容緩隨移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凌 會議於東蘭等州加調戍守及添

調附近承順白山等司土兵前來聽用一面督行各該守巡兵備道叅議將各巢剿賊先後撲剿收功惟壯三地方徒繁巢險強悍素著非加密議萬全猝難輕動又經牌行各道議詳到臣看得此賊糾結恣惡逋誅已久近愈猖獗懲創之舉委非得已若俟再

行軍事切恐聲跡彰聞必致衝突奔竄雖厚兵糜餉輒難收功見行加調戍守之兵方集河池昨咳兩地舉事彼謂意有所指弛備不疑機正可乘臣即一面具本題

粵西疏稿卷之三

吉

知一面調度官兵督行剋期進剿去後及府江大小亮大小桐江等巢原漏刃殘徒復報越出勾劫又行分守桂林帶管府江道左叅政湯仰督發官兵直抵各巢撲剿斬獲賊級十七顆餘俱畏威求掠永保江道今據前因通計前後剿過河池昨咳壯三等巢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四千八百四十名顆俘獲賊屬三千二百五十六名口奪獲牛馬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頭匹賊仗二千五百一十四件搜獲指揮應襲吳奇親供一張除生擒各賊覆審

明實遵照兵部題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處決梟示其斬獲功級
聽巡按衙門紀覈賊屬馬匹照給各兵充賞
月糧餘者變價入官牛隻畱給屯兵耕種器
械收庫及行該道議設善後營堡河池責令
東蘭州官目出兵耕守哱咳責令土巡檢黃
如金韋觀恢復土司領兵屯劄并三責令遷
江所土官黃肱黃鉦土舍黃登庸各集甲兵
分屯耕復舊地外該臣會同 議照前項
僅賊并三最鉅上年雖經

粵西疏稿

卷之三

美

奏處然或慮大征之軍費過繁或憚鵬舉之奇
功難就我則持議靡定向示羈縻賊益怙終
不悛橫行劫寇是誠惡貫已極法所必誅者
也廼茲上申

九重撻伐之威下舒萬姓憤懣之氣大巖拔而上
平繼誅江并芟而冲南旋滅河池之孽既殄
哱咳之禍全消因以併力於并三遂爾收功
於一擊啓刃則三旬開霽而蹊隘無阻天時
地利之咸宜麾兵則六哨齊驅而螾跡效命
將畧兵情之俱奮疾如迅雷驟雨勢若拉朽

摧枯并五聲援遂孤八寨右臂已斷蓋攻一
巢而百巢盡伏除一逆而諸撫益堅官道自
此肅清地方以之寧謐名為鵬剿固已夷嶮
而蕩川較之大征不啻事半功倍此豈臣
等智力所能及哉實皆仰仗

上

武布昭

密勿精誠默贊是以

心助順氣氣克清不然何以百年稔惡之寇萬
餘湊集之兵費餉僅千金夾剿彌一月而成

粵西疏稿

卷之三

美

功若是之全且速也所有與事之臣如前任
提督兩廣今戶部尙書殷 巡撫廣西今
陞戶部右侍郎丁憂郭 曾憤此賊跳梁
建議征剿今循遺略克臻厥功非臣所敢隱
嘿亦非敢擅議者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凌

文武並運謀斷兼資威震百蠻渠酋胥已
落膽綱維兩粵將吏莫不輸心故東捷以來
連收戡定之偉績自臣愚而下悉受指畫之
訐謔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孫 綱紀具劄
夙夜分憂志切除兇功必期於共濟心同拯

溺誼每藉於相成憲度既已肅張士氣因而
鼓勵綠皆爲憲臣遵奉

明例不敢樂叙惟茲效勞人員宜有甄別以明激
勸看得整飭永寧兵備副使吳善兵甲藏胸
莠形在目區壽借箸六哨奮雷霆之師援拯
纓冠百集收難彌之績非賴忠猷之獨贊幾
阻良會於羣疑分守永寧叅將王瑞卓越雄
材桓赴偉質一鼓而殲肺咳刃若發矧再舉
而淨邇來勢成破竹始終悉中其布畫奇正
咸協於機宜以上二臣俱以永寧代攝右江

粵西疏稿卷之三

手

出謀制勝功爲首論以應並從陞賚而吳善
資俸已深曾經陪推二次猶應超格以酬勞
勛王瑞在任最久威名素懾諸蠻所宜加陞
副總兵職銜以隆事權者也右江兵備兼分
巡道副使陳俊韜畧素嫻猷爲克壯審機議
哨臨事若熟路之馳驅簡卒督師奏功如探
囊而攝取分守右江道右叅議尹校四方閔
歷滋深百務注厝咸當芟亂適愜其襄夷之
素志善後兼資其保固之良圖分守柳慶叅
將倪中化始雖猶豫於架阻之艱繼遂奮迅

粵西疏稿卷之三

光

於攻克之果分方督哨往來寢食俱忘執訊
鐵魁連絡堅瑕盡下以上三臣守巡該道雖
均爲甫任然陳俊在非三未舉之前調度甚
密尹校正進兵之始督率惟嚴似應與倪中
化分別陞賚者也布政司左布政使高察右
布政使吳椿分守桂林左叅政湯仰督理糧
儲右叅政莊國祐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李
一迪按察司按察使楊世華管理驛傳清軍
屯田副使周舜岳提學副使鍾繼英都司掌
印署都指揮僉事夏尙忠分守思恩叅將李
應祥皆與民同憂敵時所愾在省諸臣襄贊
居多湯仰帶管府江有督發斬馘之功李一
迪先署右江建調兵進剿之議李應祥蒞任
方新預善後屯堡之勞似應通加賞賚者也
及照鎮守廣西總兵官署都督僉事王世科
秉鉞受符沉機蓄慮料敵勢繁見分猷發標
兵亦爲有助似應併叙者也領哨慶遠守備
南丹衛署指揮同知王堯臣夙練戎機兼通
文事橫嶺先驅戮力忻城深入收功策應坐
管官以都指揮朱文達忠勤邁衆勇敢兼人

督陣親自請行攻堅險難不避其餘領哨賓
州所納級指揮李時中柳州衛署都指揮僉
事苗振邦南丹衛指揮孫世寶中左所正千
戶陳嘉猷屢遠衛署指揮同知陳良璧以上
七員或衝鋒以破堅巢或捐貲以賞銳卒材
勇並奮擒馘俱多應俟照功議叙者也柳州
府知府鄭吳慶遠府知府趙成妥柳州府同
知朱成武慶遠府同知趙汝誼河池州知州
漆文昌賓州知州饒敬承判官姚光洋遷江
縣知縣邱鍾來賓縣知縣尹厚宜山縣知縣

粵西疏稿卷之三

三

林若桂師在其境百需取給或倡謀以滅賊
或贊議以圖成或紀驗詳明或招輯勤苦均
應賞資內趙成妥請兵獨力經營備至猶應
優錄饒敬承兵後事宜多藉綜理方以違限
被參相應免其起送留任終事者也思恩軍
民府知府侯國治調兵如期原任慶遠府同
知今陞潯州府知府蕭騰鳳條議預設永寧
州知州鄭應齡抽兵助鄰似應一體併賞者
也此外協哨督陣把截指揮千百戶把總等
官李鳳張汝能蔣文斌伍志胡德忠馬應祖

縣丞彭士英典史黃大任等或督兵鼓銳而
計賊兇渠或扼險防突而賊無遁逸功俱可
尙通應候覈實類叙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將前項應陞應賞人員通行覆議上

請特加勸典以勵人心再照東蘭州土官知州章

應龍那地州土官男羅謙端田州土官知州

岑大祿上林縣土官男黃允章永順正長官

司土舍鄧德揚官族鄧承寶副長官司司土舍

彭大武那馬司土巡檢黃如金白山司土巡

檢王觀興隆司土巡檢韋觀舊城司土巡檢

粵西疏稿卷之三

三

黃正下旺司土巡檢韋顯威等出兵固有多

寡効力則同亦應併叙覆覈功次議准冠帶

署職實授賞資以酬其勞內韋應龍見該兩

廣軍門提問似應另議贖罪南丹州土官知

州莫素性桀驁應調推托兵不及數出

且愆期似應暫革冠帶俟其省悔報效另行

議給庶勸戒攸彰人益兢奮矣緣係仰仗

天威剿平經奏劇賊大除民患恭報全捷事

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稜銳親齎謹題請

議處減編驛傳疏

題爲敷陳末議以仰神

聖治事據廣西布政司呈奉 臣批據驛傳道副使

周舜岳呈先奉本院案驗仰道卽查所屬驛

遞夫馬座站紅船鋪陳等項各若干稟給館

夫防夫各若干要見遞年作何出辦原額編

銀若干自奉例清查之後各項節省若干見

在何庫堪否免派一年以蘇民困以後年分

應否減編或應仍舊酌量地方分別上邑可

減幾分下邑當減幾分逐一議處停妥開具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三

的數造冊詳報以憑參酌等因行查間又爲

查處驛遞銀兩以昭

聖恩以寬民力事仰道卽照部文題奉

欽依并後開條款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又蒙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孫 案驗亦同前事俱

依奉催據桂平等府查將驛遞船馬水館防

夫廩給應減應編并萬曆元年起至五年止

支剩銀數及梧州府萬曆六年免派一年各

緣由到道隨該本道查得廣西地非通衢所

屬驛遞設在水次者什九在陸路者什一原

額錢糧因地異宜編派不一有驛傳同均徭

里甲丁糧編食者有十年一輪編糧不編丁

者有小民親身應當者有計日給銀召募應

役者如慶遠府宜山縣驛僻使解站銀原編

不多柳州府屬驛多編米小民親自應役太

平思恩二府驛分原係改土爲流並無編有

站銀桂林府屬東江大龍白雲山棗城南三

里蘓橋等驛每驛編馬多不過二三十匹少

者十數匹俱係中下原無上馬平梧潯南四

府驛遞多在水次水夫多寡不等俱係徵銀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三

在官雇募額編稍有贏餘遞欠率多不繼每

年編銀共三萬八千七百零五兩八錢八分

六厘六毫七絲五忽內驛傳項下該銀二萬

八千零四十一兩六錢六分六厘六毫七絲

五忽均係項下該銀一萬六百六十四兩二

錢二分先年差使往來僅足支用自奉例清

查之後裁革加嚴各年支剩共銀一萬一千

九百八十六兩一錢一分一厘三毫見貯各

府州縣庫計各支應比前所省已多若復照

額編派非所以下寬民力上昭

聖恩寬恤之意然欲拘例裁減恐遇荒歉逋負供

應難繼今該本道遵奉明文分別地方高下

酌前所省之數以定減編站額庶小民得以

均霑除各驛鋪陳船隻內有動支官銀隨時

修補與水馬夫向係小民親當者俱照舊聽

從其便外查本省實徵米三十二萬五千零

六十七石九斗桂林府每石原編銀一錢六

分二厘今議減一分八厘八毫平樂府每石

原編銀一錢二分八厘今議減三分五厘梧

州府每石原編銀一錢一分七厘六毫今議

粵西疏稿卷之三

減一分七厘五毫潯州府每石原編銀九分

三厘六毫今議減銀二分二厘南寧府每石

原編銀一錢二分八厘六毫今議減一分九

厘二毫柳州府每石原編銀三分二厘六毫

今議減六厘四毫慶遠府宜山縣每石原編

銀一分六厘今議減八毫武緣縣近奉割屬

思恩府每石原編銀七分七毫今議減一分

七毫計驛傳項下減編銀四千四百四十七

兩三錢七分實編銀二萬三千五百九十四

兩二錢九分六厘六毫七絲五忽均係項下

減編銀一千四百一十九兩二錢實編銀九

千二百四十五兩零二分二項共減編銀五

千八百六十六兩五錢七分實編銀三萬二

千八百三十九兩三錢一分六厘六毫七絲

五忽計各減編蓋十之一二矣前項支剩銀

兩應令抵補下年支用緣桂平等府額派有

限逋欠成風各年支應之外其實所存無幾

惟梧州一府見有積剩銀一萬三百有奇比

今議減編實數除足一年支用尚有贏餘該

府係兩廣重鎮之地上年大征羅旁兵馬聚

粵西疏稿卷之三

集百需取辦民頗稱疲今萬曆六年應扣七

千六百五十八兩八錢給發答應免派一年

以示燕息其餘與各府支剩銀兩合俱令存

貯以備不虞萬曆元年起至四年止共未完

銀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六分二厘

五毫近奉勘合均係水夫等銀在萬曆二年

以前已盡數蠲免三年四年者俱係支應已

過之數亦應比照一體豁免以寬疲困萬曆

五年未完俱要如額追納以後年分照今實

編銀數徵派務全完解如有拖欠照例查參

等因奉批據議減省項目誠可少甦民困但
事貴經久不厭詳慎仰布政司再加會議停
受速報以憑會

題行繳又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孫 批據

議甚有條理雖裁減無幾小民亦得寬一分
矣但事干題

前允宜慎重布政司再加酌議停受詳報依奉該
本司左布政使高察右布政使吳椿會同驛
傳道副使周舜岳覆議得本省驛遞各項銀
兩原額不多隨地派編難于聚論今查各府

粵西疏稿

卷之三

美

實徵之數重者一錢四分輕者三分七分雖
若相懸然或丁米相兼或與均徭同派其實
相去不遠據今次所定之額驛遞儘足支持
據今次裁減之銀視舊已紓什一其各年剩
銀梧州府扣數支發答應宜免派一年桂平
潯南柳慶各府支剩無幾應存貯備用萬曆
三四年逋欠係歷過之數應比例豁免俱經
該道斟酌委已妥當呈乞會

題等因造冊詳繳到 案照先准兵部咨前事
欸開一查額設經費行各撫按通將屬驛夫

馬支應數目逐項清查要見原額正數若干
今減省若干應否量增及全復若干叅酌停
受開具的數報部以憑覆

請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案行該道查理續又准本部

咨該巡撫保定都御史孫 巡按御史賀

一桂題為查處驛遞銀兩以昭

聖恩以寬民力事本部覆奉

聖旨畿輔驛遞疲敝至極該府銀兩既積有剩餘

准免派一年以蘇民困各該驛遞衝疲地方都

粵西疏稿

卷之三

美

着照例查議行其餘依擬欽此欽遵行間又准

本部咨該巡撫保定都御史孟 巡按御史

劉良弼題將河間府并天津等衛萬曆四年

以前存積見在站銀抵充萬曆六年分應徵

之數免編一年等因本部覆議得節奉

明旨軫念小民期需減省之實惠無徒務節省之

虛文凡在臣工各宜仰體

朝廷恤民除蠹之至意深思公私經久之良圖

據實議

請方可均惠小民昭蘇站役若不覈節省之實不

究徵派之額不恤站役之累不慮後時之難而樂議一年減編以將順

德意將至

聖恩未溥站役偏累而將來必至經行阻難公私兼病矣今將定議查覈減免優恤事由開列條件題奉

聖旨減編驛傳原為寬恤小民這所議著各撫按官悉心查處務使民需實惠毋事虛文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隨又督行查照酌議呈報前來批行該司再加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會同

粵西疏稿

卷之三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孫 議照驛遞供億

悉民膏脂向緣勘合濫行流弊已極仰荷

皇上加意困窮肅然裁節民間重負為之頓釋又

慮諸省過於刻削事難經久未免仍累小民

復

下部臣之議多方講求無非期於惇實政弘永圖

甚

盛心也廣西僻在邊隅驛使稀鮮額編支應數本

有限然民之貧瘠特異中土一銖之費重於

兼鑑今該司道就中調停所省雖僅十分之

一二而所寬于民已若不勝其多矣計豐約以為裁減之多寡則節省不為虛文別衝僻以定減編之站額則苦樂不致偏累以梧郡之積餘而停派梧屬一年所以蘇附鎮之煩疲以歷過之欠數而豁免棄及通省尤以均寬恤之汪惠要皆仰體

皇仁而周及遐裔以臣等覆加叅酌似應依擬再照前項銀兩各年支剩數少實緣逋負之多節行查追率在窮戶今萬曆四年以前歷過欠數既議豁免自五年未完與以後年分皆

粵西疏稿

卷之三

係實編支應之數俱要逐一完徵不得再有

分毫拖欠容臣等責成驛傳道通行各府屬

查照設法按季追比務令先期解發方免稽

悞若有怠玩延欠照依管糧官員事例一併

查叅今將所屬驛遞額編水馬船鋪廩給等

銀應減應編與支剩銀兩遵照開具的數造

冊報部并摘簡明數目開坐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相應將本省驛傳事宜

悉如該司道所議

俯賜允行庶幾小民既受一分之賜而驛通亦無
匱乏之累矣緣係敷陳未議以仰祈

聖治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
奇齋捧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桂林府屬東江城南山棗山角建安

柳浦蘇橋南亭大龍白雲古祚三里

橫塘一十三驛本府全州二通運所

額編銀一萬五千九百二十四兩三

粵西疏稿

卷之三

四

錢二分除拖欠外支剩銀九百二十

九兩六分一厘今議減編銀一千八

百四十五兩二錢實編銀一萬四千

七十九兩一錢二分

一平樂府屬昭潭昭平龍門廣運四驛

本府通運一所額編銀三千七十一

兩四錢除拖欠外支剩銀一百三十

兩今議減編銀八百五十四兩四錢

實編銀二千二百一十七兩

一梧州府屬府門龍江藤江黃丹金雞

雙競繡江自良西甌富陽永寧寶圭

一十二驛本府井流二通運所額編

銀八千九百九十八兩八錢除拖欠

外支剩銀一萬三百九十一兩九錢

一分九厘今議減編銀一千三百四

十兩實編銀七千六百五十八兩八

錢

一潯州府屬府門烏江懷澤東津香江

五驛本府通運一所額編銀三千零

四兩三錢七厘七毫除拖欠外支剩

粵西疏稿

卷之三

四

銀三十兩五錢七分五厘一毫今議

減編銀七百零三兩六錢實編銀二

千三百兩七錢七厘七毫

一南寧府屬州門烏蠻凌山建武大灘

施灘黃范永淳火煙那造十驛長山

一公館本府海棠橋二通運所額編

銀四千八百六十九兩四錢二分五

厘七毫除拖欠外支剩銀三百九十

二兩四錢七分六厘七毫今議減編

銀七百二十七兩八錢實編銀四千

一百四十一兩六錢二分五厘七毫
一 柳州府屬雷塘穿山在城清水思龍
象臺僊山在城洛容江口東江東泉
羅思馬頭一十四驛本府一遞運所
額編銀一千四百六十兩三錢除拖
欠外支剩銀一百零一兩八分九厘
八毫今議減編銀二百八十五兩八
錢實編銀一千一百七十四兩五錢
一 慶遠府屬宜陽大曹德勝三驛額編
銀七百八十五兩除拖欠外支剩銀
十兩九錢八分九厘七毫今議減編
銀三十八兩實編銀七百四十七兩
一 太平府屬左江駄朴駄柴隴茗四驛
原係土驛並無食編額派銀一百一
十八兩一錢二分照俗出辦夫馬答
應

一 思恩軍民府原設荒田一驛裁革遇
有夫馬照俗輪撥九土巡檢司出辦
答應近奉勘合將南寧府武緣縣割
屬該府原派協濟銀四百七十四兩

二錢一分三厘二毫七絲五忽今議
減編銀七十一兩七錢七分實編銀
四百零二兩四錢四分三厘二毫七
絲五忽

以上各府屬原額共銀三萬八千七
百零五兩八錢八分六厘六毫七絲
五忽萬曆元年起至四年止未完銀
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六分
二厘五毫又元年起至五年止支剩
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兩一錢一
分一厘三毫今議減銀五千八百六
十六兩五錢七分實編銀三萬二千
八百三十九兩三錢一分六厘六毫
七絲五忽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六年九月初二日准吏部咨為缺官

事該本部會推題奉

聖旨吳文華陞戶部右侍郎欽此又於本月初六

日准兵部咨為仰使

大威剿平經

奏剿賊大除民患恭

報全捷事該本部題覆臣等奏報剿過河池吓咳

非三等賊功次緣由奉

粵西疏稿卷之三

臣

聖旨吳文華已陞了廕一子入監讀書還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各備咨到臣除欽遵望

闕叩頭謝

恩恭候

欽賞銀兩表裏至日祗領外伏念臣綿蕞賤資槩

鉛末品曾無卓卓逾人之績每懷欽欽圖事

之心會右江劇寇方張正應調戍兵甫集眾

未滿萬機適可乘果若人言咸謂負隅之勢

難料竊有天幸遂令遊釜之魂靡迹偶得筭

於戎昭本藉籌於

廟勝況復因人成事詎敢貪天為功遽蒙

三錫於師貞殊撫寸衷而震惕蓋惟

聖神廣運方折筮而咎四奔雖使庸劣微臣可使

鉞而平諸寇迺茲懋官延賞猥被

渥恩加以彩幣兼金並叨

蕃賜在

熙朝為惟重之典於臣職實効勞之常豈直鵬在

梁為羞抑亦蛟負山是懼謹當益堅精白仰

副

裁成如頑鈍之質尚存務勤磨礪以報

粵西疏稿卷之三

臣

國苟箕裘之緒有託誓勉忠孝以傳家無任

感激屏營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許學樂

齋捧稱

謝謹具奏

聞

留都疏稿

南京工部到任謝 恩疏

謝 恩資疏

南京兵部到任謝 恩疏

條陳增飭留都營務保固根本疏

代請 卹典疏

敷陳愚見以裨營務疏

議處舊京軍資法獎永保治安疏

議處倉糧善後疏

會劾權璫申救言官疏

留都疏稿 目錄

患病乞休疏

謝 恩資疏

吏戶部浴疏附

留都疏稿

南京工部到任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臣先任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

法兼巡撫廣東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萬曆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准吏部

咨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吳文華陞南京工部尚書欽此欽遵十月初

九日在蒼梧與新任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交代起程

留都疏稿

中途患病具本乞休萬曆十六年三月初二

日復准吏部咨該 臣奏奉

聖旨吳文華着遵新命赴任供職不准辭吏部知

道欽此移咨到 臣隨扶病前進於五月初

三日望

關叩頭謝

恩到任管事外伏念 臣行不逮古用匪適時再試

鎮符循省深懸於瘼曠甫陳滿積濫叨連陟

平崇臚領南土為豐鎬重都而起曹寶常伯

優秩 臣有何績乃登茲階夙疾未痊已瀝雨

章之肝膽

宸綸忽下何恤晚步之髮膚勉効馳驅惟知

恩重旋懷兢惕徒媿望輕敢不亟勵靖共思表帥

乎冬屬益殫罷蹇冀稱塞於秋毫臣下情無

任感戴

大恩激切屏營之至為此具本稱

謝謹具奏

同

留都疏稿

謝 恩奏疏

奏為恭謝

恩賚事臣先任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

題為仰仗

天威剿平積年經奏險巢劇賊恭

報捷音事該兵部議行廣東巡按御史勘叙原剿

岑岡巢賊功次緣由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吳 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萬曆

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據舍人王珊齎捧前項

留都疏稿

欽賞銀兩表裏到臣即祇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叨重鎮向乏寸長偶緣岑峒之連

酋肆行稀突爰整惠陽之標戍幸就禽獮蓋

蹤指使

廟算之

成謨而犄角藉鄰封之協力功立奏於旬日曾無

饋糧徵卒之勞馘不滿於千俘悉杜滋蔓深

根之讞僅因人以成事敢貪

天以為功

良鏐出大冶之藏

榮頒九牧

不綺分天孫之麗

寵冠五章

賈錫有加異私莫已惟當席上珍而砥礪永肩精

白之盟尙其佩初服以周旋庶効絲毫之補

臣無任瞻

大仰

聖威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稱 謝謹具奏

聞

留都疏稿

四

南京兵部到任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 臣原任南京工部尙書萬曆十六年九月

二十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推題奉

聖旨是吳文華改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寫勅

與他欽此備咨到 臣隨於本月二十六日

望 闕叩頭謝 恩到任管事仍恭候

勅書至日欽遵施行外伏念 臣質本凡庸年滋遲

鈍謬承起部方支楮之未遑驟被

新綸愈驚惕於非據矧茲根本重地在兵曹爲最

留都疏稿

五

艱兼以機務崇樞必強敏而始稱廼逢人乏

奚取 臣愚受事若切於履水拊躬重懸於肩

乘敢不勉加淬勵務周東南鎖鑰之防思竭

綱繆益豫昕夕桑土之計此 臣之所畢志駑

散而藉以仰答

鴻慈者也 臣荷戴

天恩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稱

謹具奏

條陳增飭留都營務保固根本疏

南京兵部尚書吳 等謹

題為增飭

留都營務以保固根本事竊惟制治者不以隆盛而忽桑土之防經國者不以全善而廢區畫之術今

留都設有大小

神機等營又有浦子口及池河營設置江北各編以行伍領以將校臂指有相使之便期會有訓練之規可謂至密何復容喙顧方隅廣

留都疏稿

六

而捍禦之難周因循久而補葺之尙畧兵驕而玩不無積薪厝火之虞衆恬且嬉實重莫夜有戎之恤邇者太湖宿松之間劇盜劉汝國等結聚剽掠業經數月尙未聞蕩平則南中武備之虛亦畧可見金陵距彼地千里而近患在震鄰矧當饑歉荐臻之餘窮民易於搖煽萬一更有么麼伺釁而逞突及畿甸雖

朝廷威靈無足深慮然此根本攸繫所為詰戎兵而計安攘者誠不可不豫固之也謹用廣

集衆思敷陳一得條為六款上干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

俯賜施行南都幸甚 臣等幸甚緣係增飭

留都營務以固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千戶梁潮齋捧謹題請

計開

計開

一練精兵以備調遣竊照軍不練習與無兵同南都三大營近立選鋒五千非

留都疏稿

七

不林林衆也芾春秋二季分班操練既習藝之不專而各營教習皆非身歷戰陣之人又教練之無法萬替十一年該先任本部尚書王 條議添置標兵三百名每名給銀一兩五錢擇空閑官地操練專聽叅贊大臣并右侍郎調遣誠為遠慮時該兵部覆議惟於三大營都督各添家丁一百名但勢既分隸稔難統率故至今未行加增茲欲將選鋒軍士毋拘常期

勤加訓練則月糧有限而勞苦獨倍人情似有不堪欲盡增口糧以賞恤其勞則名數既多計費頗繁國賦恐難常繼合無仍於南都三大營除祖軍外將投充軍丁并選操餘舍就中挑選拔其精壯之尤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力舉二百斤及堪備戰陣者得五百名名為遊兵合用利器本部造給共列置二哨擇城外寬廣處所量設營房選武勇指揮等官二員為哨總分領責令勇畧坐營把總各一員兼督俱帶練兵職銜各官合用掌號執旗塘健書記等役另外撥給仍行閩浙邊海備倭地方擇取素經戰陣教習數名前來不拘上操歇操每日大加訓練演習武藝各軍餘除本等月糧外每日加給口糧銀三分教習五分以示優處比藝之日仍照激賞坐營月加廩給銀四兩把哨總二兩俱於本部草場租銀動支俟教練

有成然後分班休息口糧廩給隨宜遞減以省繁費本部不時程比稽查中有疾弱者即行汰易儻遇警報切近聽本部隨宜調遣或邀截或協剿則朝聞警而夕可發常使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若歲稔時平內外寧輯即同選鋒軍士操練糧賞仍照選鋒一體支給及照小教場坐營許國威把總胥尙行俱給鈴素詔驍勇著稱堪以兼管練兵俟教練果有成效特為薦揚加銜以備超擢如此庶營卒之勇力可賈而重地之嚴守有資矣

伏乞

聖裁

一利器械以壯敵愾竊照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南都三大營惟

神機營兵一枝專司火器故有鞭銃五百把鳥銃一千門神鎗五百桿頗為足用大小二營兵二營兵共六枝太教場有鞭銃五百把鳥銃止二百門居常演

放不敷緩急禦敵奚賴至於各營軍中鎗刀短棍鉞鏡亦徒取文具視閩浙楊家鎗俞家棍劉家鉞鈎鐮刀犀利大相懸絕若塘牌用木爲之尤不能蔽身而殺敵皆非折衝之具合無動支本部草場租銀添造鳥銃一千七百門大小二營合舊共鞭銃一千一百把鳥銃二千門每兵一枝共給鞭鳥銃五百更餘二百聽給遊兵春秋操練每日計演三分之一其各營

聖裁

一增選鋒以重要地竊照浦子口池河二管係

留都藩屏屹爲要區乃浦子口疲卒僅二千四

百池河營羸弱操余亦止三千武備單弱非所以嚴防禦而資擁護也令無比照三營事體各就中挑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力可舉二百斤者每管連管貼隊共五百二十名如就中不敷浦子口於應天等五衛池河於飛熊等三衛在冊精壯餘丁內選補足數另立隊伍嚴加操練免其雜項工差每年秋操犒賞弓矢銀三錢照三營選鋒於南京戶部屯糧銀內支給稍示優異庶武備飭而屏捍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修江城以資保障竊照浦子口南拱

留都北控淮泗當南北之咽喉爲江表之門戶國初建置城垣設以五衛三倉屹然重鎮奈迤南一帶城垣闕入大江節經科臣建議修築覆行勘計緣江流衝激地逼江干城垣未敢輕議目今安慶地方有警本城當水陸要區內有五衛三

倉城廓不完深屬可虞合無行令南京工部勘計先將城缺處所置立木柵舊城崩頽者修補沿江要害地方多設敵臺聽守禦官撥兵哨守庶防禦有資要地鞏固矣伏乞

謹

一重事權以肅軍心竊照南京兵部尚書冠以叅贊機務

二道一則曰南京五軍僉書都督等官分管神機大小教場者俱聽節制一則曰但遇賊寇

留都疏稿

上

生發隨即調兵相機剿捕毋令滋蔓此其名號責任比之各省總督提督等官尤為重大顧督撫於多警地方例有

令旗令牌許以軍法從事故得以懾姦宄而成

甚定之績乃

留都軍士素驕悍成風環畿甸郡邑又多山藪驍黠之姦隱伏叵測萬一有事督發非假

給給旗牌將何以肅號令而示軍威該前任尚書

王亦曾具疏陳

請本兵覆議因恐內外守備衙門比例奉

旨停罷臣今在事真見此委非可已之舉前者王之疏非浪

請也合無仍

俯賜比照總督提督各官事例造

令旗令牌六面副給付本部收掌居常可以彈

壓諸營而消其獷獍之習一遇有警

聽隨宜調發以申嚴折衝破敵之威

勢無便於此者伏乞

留都疏稿

上

聖裁

一議家丁以重巡邏竊照委任要在責成而鼓舞必先體恤南都各營把總例有家丁二名選鋒衛總一名惟巡邏把衛總徹夜偵巡寒暑無間而家丁獨未議給彼各官既無廩餼之優復鮮僕夫之藉獨膺勞瘁踣蹢霄征則亦何所利而令其樂趨也以故每選補巡邏把衛總百計規避至有自其住俸而不願就委者合無酌議各巡

選把總每員議給家丁二名衛總一名月糧照各營把總事例移文南京戶部關支庶政體平而巡總競奮是亦鼓舞責成之一道也伏乞

聖裁

御疏稿

古

代請 卹典疏

南京兵部尚書 臣 吳 等謹

題爲

卹典事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原任南京兵部尚書今病故陰武卿男官生陰鏞通狀告稱有父陰武卿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授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丁母憂復除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陞本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本省按察司副使隆慶四年

卹部疏稿

主

改廣西提督學校副使福建布政使司左叅政萬曆二年陞江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本司左布政使應天府府尹太常寺卿萬曆十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本年六月內陞三品俸三年考滿具奉

聖旨陰武卿着就彼復職蒙給

誥命後通議大夫蔭一子入監讀書時因剪衆內

附叙錄軍功獲蒙

欽賞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兵部右

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十三年三月內歷三品
俸六年考滿具奏奉

聖旨陰武卿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屢因軍功俱蒙
紀錄十三年八月內陞南京工部尚書十五
年循例自陳奉

聖旨卿職司留土宜益用心供職不准辭尋改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不幸於十六年七月
二十九日在任病故緣照

國家舊典凡兩京文官二品見任并致仕病故
者例有

留都疏稿

六

贈官賜謚祭葬况歷尚書實俸已經三十三箇月

偶因

王事勞瘁染疾身亡相應遵例奏

請緣鎔隻身扶襯還鄉并無丁男堪以詣

闕不得已謹將履歷緣由備狀赴告代爲題

請等因送司案呈到部卷查本年七月二十九日

尚書陰武卿病故隨該臣某等題報去後今

准前因臣等看得本官才識精詳行業端慎

入仕三十三載無公私纖毫之議居官一十

九政有樂利久遠之績視學則弘菁莪之化

屢騰薦書撫畿則著保障之猷數蒙

上賚追贊留務逾展計謀緩輯流移馴擾驕悍人

但見其鎮靜之底績而不知其拮据之苦心

至於羔羊之節終始不變易簣之際垂橐蕭

然伊男匍匐奔喪間關扶襯勢不能叩

關陳情懇乞身後

卹典臣某有交承之誼臣某托僚寀之末知之最

直憫之實至查得萬曆初年本部尚書劉承

吳嶽致仕身故俱蒙

聖恩備予贈謚祭葬又上年內南京都察院右都

留都疏稿

七

御史海瑞病故右副都御史王用汲代爲題

請卹典今陰武卿歷官深於海瑞勤事著於承繼

臣等代

請又與用汲相同爲此據實具

題伏乞

勅下吏禮工三部

俯賜給與贈謚祭葬庶幾

恩造有終勞臣知勸緣係卹典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都齋捧謹題請

敷陳愚見以裨營務疏

南京兵部尚書 臣吳 等謹

題為敷陳愚見以裨營務以固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南京兵科給事中徐尙奏前事該兵部覆奉

欽依自隆慶三年為始查照京營事規添設巡視科道各一員每年終將南京各營坐營等官會同南京兵部從公舉劾等因備咨到部送司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照萬曆十六年終例應舉劾呈乞施行案呈到部 臣等會同南

留都疏稿

太

京巡視營務兵科給事中杜廉河南道監察御史方萬山將各營官員逐一評品除應該獎勵戒飭并應革哨衛總等官查照舊例不敢瀆

奏外看得

神機營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張先甲桓桓武畧矯矯英姿當事任怨任勞而利害罔計馭下克威克愛而賞罰惟明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徐時雍雅負鷹揚之氣雄標虎奮之容端操足懾平

豪強惠信更孚乎部曲小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許國威鸞孤百步命中擲管千言立成陳兵則攻守之畧盈懷整疆則南北之形指掌南京巡視屯田緝捕盜賊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使周會力足馴兇射能洞札除苛擾士卒樂于拊循燭機立畿輔賴其彈壓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潘居敬操履超于凡輩雅度恂若儒生恩威為士伍所畏懷直諒起僚屬之敬信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

留都疏稿

太

行事署指揮僉事楊元胸藏經畧性植忠誠運籌綽有裘帶之風敷陣立變旌旗之色守禦浦子口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彭紹賢技擅穿楊才工摘藻嚴緝捕荏苒怠警勤拊恤貔虎騰權小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伍美才識明逆性資磊落振刷則綱維悉舉簡蒐而部伍一新大教場把總南京鷹揚衛署指揮僉事田有成遣大投艱之具折衝應猝之才賈勇而叱咤風生視躬而操持冰潔小教場把總南

京府軍左衛署指揮同知姚德芳藝畧甚優稜角不露以誠應物險夫無不傾心以廉生威悍卒亦皆用命

神機營把總南京羽林前衛指揮同知黃應科接人謫如冬日遇事晰若秋毫意態不流于妍阿法令靡傷于苛刻大教場把總南京留守後衛指揮同知趙應元性儉約而處家孝友素聞識英明而馭卒寬嚴得體不茹不吐有守有爲小教場把總南京驍騎右衛指揮僉事舒文俊倜儻有志英偉多才偵巡而闌

留都疏稿

干

堵並享輯寧簡練而士伍咸知警服小教場把總南京犧牲所署指揮僉事張天秩性資狷介射藝精閑三尺令肅于奸頑一介守堅于澹泊大教場把總南京興武衛指揮使許倫一心任事諸技擅場勇往而旗鼓之建無前嚴明而苞苴之微弗入浦子口營把總南京興武衛署指揮僉事陳質世胄英才武闥高選釐宿弊猾書欵手陳操法靡卒生顏池河新營把總南京英武衛署指揮僉事甘澤處事閑整守已端方武捷志邁于等夷營規

首明乎步伐小教場把總南京瀋陽左衛指揮僉事胥尙行深沉氣槩練達才猷鼓士常致桀石之雄擔事不憚鏃金之口浦子口營衛總南京武德衛百戶張瀾射藝韜鈴俱善操守政事兼優夔穎已脫武闥屏并允資江浦

神機營衛總南京金吾右衛百戶陶文泰體貌修長幹才明爽教選鋒而授署各當司火器而布法獨精大教場衛總南京府軍右衛百戶史載道久歷戎行夙嫻將畧居已獨甘乎

留都疏稿

主

水藥樹士咸感于續醪新江口哨總南京興武衛指揮同知朱應科韶齡壯貌雅志雄才無擔石而晨昏甘脆不缺嚴刁斗而水陸隄備無虞大教場衛總南京鷹揚衛指揮僉事戴應舉年資穎秀心術和平裁芟劇無不當機守清廉有同介石以上諸臣均之有裨營務所當循資擢用者也又訪得小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金材才本凡庸行多驕蹇初濫竿于閭寄已貽蛟負之差又漏網于輿評益肆鯨吞之欲日操比較

本以飭法也每日掣比數隊不到者索錢三十文識字上門齊錢細紀何在歇操免點本以恤軍也每月發放二次不到者索錢五十文家人廣祥逐名科歛怨讟難勝脰削營軍則火器七隊每人索錢七十文馬隊四隊每季索錢三千文每歲所得何止萬緡貧軍潛有剝肉之嘆占用常伍則挑水每日四名人索錢三十文挑柴每月七十名人索錢五十文每歲所役動以千計尺籍了無息肩之期至于熊昂欲求王益管隊則納銀二兩委見

留都疏稿

三

兒欲脫術總識字則納銀一兩鋪鉢之求不厭聲言親姪回籍每術總索銀四錢指稱上司咨訪每把總索銀五兩溪壑之欲難盈物議久已沸騰營務豈宜濫屬此一臣者所當革任回籍者也備兵營把總南京留守後衛署指揮僉事張龜剛愎之性躁妄之資昔以守備而激民變復以鑽刺而得備兵任積識于阿所以設機謀直成發蹤之犬仗軍餘田立以將威勢不殊假虎之狐侵本營之操賞則每季四十兩半入私囊難拚識字賈輓等

之指目索班操之常例則二衛六十兩皆從稱貸不顧衛總張振先等之煩言役占宜清矣乃用軍餘田垓等七十名每名納銀二錢管廟應榮等二名每名納銀一兩名曰答應人役類送者田楫也冗費宜裁矣乃二季閱操每隊科銀二錢三司選軍每隊科銀三錢名曰公費使用徵收者周密也蓋本官素席紈袴而習為豪侈方欲藉苞苴以快心乃營卒既荷戈爰而復困誅求恐將竭膏脂而解體此一臣者操守雖多訾議才力尚可馳驅

留都疏稿

三

所當改用以全器使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先甲等循資擢用金材革任回籍張龜聽改別用庶勸懲明而營伍有裨矣緣係敷陳愚見以裨營務以固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劉忠齋捧謹題請

旨

議處舊京軍貧法弊永保治安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吳等謹

題為舊京軍貧法弊懇乞

天恩早賜議處以永保治安事職方車駕清吏司
案呈卷查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南京兵
部尚書王奏前事議將南京巡邏把衛總
及黃馬快平船造撥廠把總比照三大營事
例每年終俱聽南京兵部會同巡視科道官
一體舉劾等因又該先任本部尚書郭
題為選銳卒增巡軍以固根本重地事內開

留都疏稿

五

巡邏添設坐管官一員年終本部照例考覈
等因俱該兵部覆奉

欽依備咨本部通行欽遵去後今照萬曆十六年
終例應舉劾呈乞施行案呈到部臣等會同
南京巡視營務兵科給事中杜縻河南道監
察御史方萬山將各官逐一評品除應該獎
勵戒飭并應革衛總查照舊例不敢賣

奏外看得南京都城巡邏坐管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指揮使劉葵心履滿而益虔事更嘗而愈
練統遊偵勞動不問寒暑精鈎覈操持無間

始終巡邏東城把總南京金吾左衛指揮同
知徐大賓志向不群才名素著偵巡久而風
雨不更其常統馭嚴而左右一稟於法巡邏
西城把總南京龍江右衛署指揮僉事譚經
局量沉宏氣魄豪邁巡緝恒勤於午夜才猷
可副於干城巡邏東城把總南京鷹揚衛指
揮同知任重賦性疏通宅身儉約久勞不懈
於兢惕多功每著於捕巡馬船廠把總南京
濟川衛掌印指揮僉事魯應麟膚敏軍鋒之
選溫文儒將之風任勞怨而船政事新溥惠

留都疏稿

五

威而輿情允服快船廠把總南京府軍衛掌
印指揮僉事毛邦憲壯齡雅度潔守長才殫
憂勤千艘著績祛奸弊萬口騰懽馬船廠把
總南京江淮衛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王誥事
精於諳習之乂才雄於閱歷之多人心胥樂
其廉平船務相安於靜定巡邏西城衛總南
京龍虎左衛百戶張守恩却饋不以貧寒易
節遊巡罔因暮夜偷安雅有儒將之風可儲
虎臣之選以上諸臣均之與地方船政有裨
所當循資擢用者也又訪得巡邏中城把總

留都疏稿

美

南京興武衛署指揮僉事陳言一心狐媚百
事蠅營屢戒飭而不悛實頑鈍而無耻夫甲
李恕等二十八名每名索銀一錢免點火夫
徐鸞之計有據巡軍王相等三十餘名每名
索銀二錢免其發放唐勝之告有因巧漁獵
之謀則實在軍伴盡行賣放矣乃每日把軍
仍撥四名跟用卽怨姍如罔聞爭刀鏹之末
則新換總甲已索見面矣每月結狀亦令十
文折乾何廉隅之盡喪所藏不恕難制軍人
甘雨之強梁有欲不剛以致屬官桷重午之

刺之通神終難逃乎輿論此一臣者所當照
劍革任回衛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葵等循
資擢用陳言革任回衛庶勸懲明而地方船
政兩有裨矣緣係舊京軍貧法弊懇乞

天恩早賜議處以永保治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千戶劉忠齋捧謹題請

議處倉糧善後疏

南京兵部尙書臣吳等謹

題爲倉糧不堪軍情謹念已經處分仍圖善後
懇乞

聖明裁斷以安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據南京
牧馬千戶所百戶屠揭稟本職係放糧
委官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有本所軍人齊赴
天策南倉支領二月分月糧倉攢軍斗作弊
米俱水泔更多土灰各軍不肯受米憤急與
軍斗互爭拋擲土塊謹詳當稟放糧主事驗

留都疏稿

美

係糧米水泔灰土糠粃傳散各軍改期支領
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倉糧既不堪
支各軍自合前赴該部稟告豈容在倉與軍
斗互相喧嚷漸不可長當卽查將爲首軍餘
傳馬吳楊各重治改發江

操放糧委官百戶屠約束不嚴亦行責

治革任仍行令各衛所編立什長統率支糧
其作弊攢典軍斗人役南京戶部處究外臣
等出示曉諭人心各已帖然爲照軍士養贍
惟靠月糧近值四方荒歉米價騰湧方多司

悴遇當支放又目擊倉米雜有灰土腐泥遂致逼壓忿爭羣然誼譁殊乖法紀雖經處治已定但

留都爲根本重地糧餉爲士卒所天善後之計宜詳先事之防貴慎爲此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

請恭候

命下轉行南京戶部及巡倉御史將各倉驗看糧米泥爛最甚者宜稍爲篩揚地勢低窪者加

留都疏稿

天

行鋪墊年久耗折者多准寬豁毋使攢斗藉口作弊今後如有軍士再行誼譁者親管官并什長人等一併連坐以軍法重處庶兵食兩宜弊端永杜而重地保安矣緣係倉糧不堪軍情誼忿已經處分仍圖善後懇乞聖明裁斷以安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周乾齋捧謹題請

旨

會劾權璫申救言官疏

南京兵部等衙門尙書等官臣吳等謹奏爲懇乞

聖明俯順輿情特伸

國法明

賜乾斷以全大體以光

盛治事臣等竊觀邸報該科道衙門交章論劾提

督東廠辦事官校司禮監太監張鯨及錦衣

衛提督辦事官校左都督劉守有等罪狀

皇上於御史何出光疏辭

留都疏稿

光

批下法司將事內有名人犯提問劉守有革任回

籍張鯨策勵供事該法司問明奉

旨邢尙智監候處決李登雲張繼德烟瘴地面永

遠充軍獨於張鯨止

令痛加省改策勵供事而鯨第都督張書紳所犯

亦從免究以故中外洶洶不本法司抗辭執

奏九卿大臣科道等官聯章論劾而吏科給

事中李沂辭尤愚戇不根致觸

聖怒下鎮撫司用刑嚴究其

訛論內閣九卿雖云張鯨已有處分而所謂處分

者則但聽其引疾乞休准令私宅調理而已
夫私宅調理者所以處中貴人老疾之辭而
非待罪人之體也張鯨罪至無將法所不容
皇上之意不過念其供事日久侍奉微勞故不免
屈法以示寬未必予假以需用而遠邇物情
傳聞驚詫意張鯨必多方以求復進蓄毒以
思一逞且謂劉守有重臣也已經斥逐邢尙
智等餘黨也已擬死戍而元惡大慙之張鯨
乃寬假之優恤之不一而足臣等未測

聖意所在第竊聞之書曰從諫弗拂去邪勿疑又
都疏稿

先賢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黜陟臧
否不宜異同今

皇上之待言路若此其待近習又若此臣等不知
於從諫去邪官府一體之誼何如也且三尺法
者

高皇帝所定以貽

皇上者也九卿大臣

皇上所與其理天下者也法司

皇上所用以正綱紀者也言路

皇上所用以發奸伏者也今以一張鯨而仇三尺

之公法以一張鯨而屈盈

廷之公論切為

皇上惜之臣等職在疎逖見多後時特以備員部
院誼切股肱上不忍累

皇上之聖德中不忍釀

宗社之隱憂下不忍叢天下之指議為此激切具

實上

請伏乞

大奮乾綱將張鯨仍行盡法究問或謫發南京閒

住遺下監厥職事急選老成清慎之人代之

留都疏稿

明示中外不復收用其李沂見奉

廷杖生死未分儻蒙小減俾以微職効用邊徼

則

陛下雷霆之威更為解澤而日月之明無不離

照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俯順輿情特伸國法明

賜乾斷以全大體以光

盛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臣等不勝悚慄殞

越之至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患病乞休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吳 謹

奏為衰病交侵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鑒憫俯容休致事臣本一介豎儒濫躋臚仕

獲蒙

恩放終養再起田間洊登今職

聖恩之覆被罔極微臣之涯分已逾自誓此生敢

辭盡瘁乃今顧有願與初違列難苟就者不

得不瀝誠為我

上籲之蓋於萬曆十五年十月內以前任督撫

留都疏稿

聖

交代發自梧鎮赴南京工部新任中途陡患

眩暈之疾隨具本乞休蒙

聖旨吳 着遵新命赴任供職不准辭臣銜戀

恩私蹶然思奮亦幸前疾稍愈即勉行前來該部

到任甫半載更叨改南京兵部又既數月曾

無絲毫可仰裨治安俯稱報塞而衰朽之軀

抱病日甚邇益痰火交攻肢節疼痛不時嘔

吐數日前同僚公會陡又眩暈賴人扶掖方

免顛仆皆由向者病根未除稍感復發即今

耳目漸成昏聩應事輒多遺忘已覺形神之

就枯自揣驅策之難強況茲部為戎樞之所

繫重機務之所分猷而欲以困憊之力展磨

於其間此其必不能勝任明矣夫職之有曠

而冒焉苟祿耻也鐘漏已盡而又冥行不休

殆也上之有負

明時而下之自昧進退之誼詎以臣謬廁九列之

后而可一日安于此者乎伏望

皇上察臣微衷原無矯飾

俯容照有疾例致仕庶賢路不致久妨而晚節亦

或少全矣臣無任逼切懇祈悚慄之至緣係

留都疏稿

聖

哀病交侵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鑒憫俯容休致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千戶周乾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謝 恩資疏

南京兵部尚書 臣 吳 謹

奏為恭謝

恩資事 臣 先任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

題為黎猗黠賊並出為患官兵奮勇剿捕類

報功次事該兵部議行廣東巡按御史勘叙瓊州

黎賊羅定猗賊功次緣由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吳 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萬曆

十七年四月十八日據 臣 原差千戶周乾齋

留都疏稿 奏

捧前項

欽賞銀兩表裏到 臣 臣 祇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念 臣 本乏通材 制鎮屬彼負隅黎寇

披猖瓊島之區更有漏刃猗蠻竊發羅旁之

境用齊陳乎我旅肅致

天誅幸悉殲其巨魁並馳露布豈伊 臣 力能滌

穴以靖遐陬實仗

王靈遠震龍荒而截海外乃蒙

宸旒之誤獎又叨

金幣之榮

頒追惟受

命西師之初以至總督全粵之季籌兵已幾于八

載

懋賞亡慮乎九微而皆剿以代征抑且撫多于戮

自非

明聖好生之度曷

垂鑒知然特封疆效職之常敢希

資予矧茲既解乎事任詎宜重厘于

宸懷稽首而拜

留都疏稿 奏

賜尚方俯仰難名乎

高厚宣力以仰酬

隆遇頂踵直許于捐糜 臣 下情無任感激屏營之

之至為此具本稱

謝謹具奏

聞

再上患病乞休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吳謹

奏為患病增劇痊可無期再懇

天恩亟賜放歸少延殘喘事本年四月二十四日

准吏部咨該臣

奏為衰病交侵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鑒憫俯從休致事蒙

命下吏部覆奉

聖旨留樞重務吳才望素著着照舊供職欽

此欽遵備咨到臣伏祈

留部疏稿

天言猶

憐臣疲駕不欲遽棄此

皇上覆育之德重同

天地臣叩首感泣即就隕斃亦復何辭但臣狗馬

之疾原起于兩廣用兵焦勞過度觸冒炎瘴

致成痰火損尅脾胃積漸至今轉加沉重前

惟手臂作楚猶堪步武今則股足酸軟動止

須人前雖飲食向減猶能少進今則嘔逆頻

作食氣厭聞前遇諸營操會部事處分猶能

勉同內外守備與侍郎王閱視整理

惟杜門伏枕更難支持延醫問藥全無奏功

氣息奄奄數晷待盡縱蒙

皇上留臣再至時日必不能復效毫末而臣之完

轉牀第猶然冒祿戀榮是重負

恩造而滋辜譴也况叅贊之在留省實切緊關而

兵部之視六卿尤為繁重誠不容一日缺人

豈宜使病人卧理臣百骸盡廢本無可療之

期第一息尚存竊有生還之覬伏乞

聖慈俯鑒臣衷十分迫切亟

賜放還使遂首叩即臣不得早志于捐糜猶當矢

寧都疏稿

心于嚼結臣無任籲

天哀懇悚越之至緣係患病增劇痊可無期再懇

天恩亟賜放還少延殘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

吏部咨疏附

吏部為衰病交侵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鑒憫俯從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兵部尚書吳

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萬曆十六年正月內該本官奏為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奉

聖旨吳 着遵新命赴任仍職不 吏部知

咨疏

欽此已經咨行本官欽遵該部因查

呈到部看得南京兵部尚書吳 奏稱衰

病日甚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為照

南都為根本重地樞府為

社稷重臣本官久負才名大有經濟參贊機務倚

賴方殷詎得以衰病言去況其條議鑿鑿可

行又非甚有精力抱負者不能卽有眩暈微

疴諒不至疾痛害事也所據奏詞似難准從

合無恭候

諭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庶機務不至乏

大臣進退出自

伏乞

四月初八日太子太保本
題本月初十日奉

2094927



ZW 21181888584869

G
Z121.5
16a

濟美堂集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吳文華撰文華有粵西疏稟已著錄是集凡詩
文四卷頗沿臺閣舊體後四卷卽粵西奏議及詔
都奏議其初別本各行後又編入集中也